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天边外

〔美 国〕尤 金·奥 尼 尔

（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天边外

〔美国〕尤金·奥尼尔

（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荒　芜　汪义群等译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　　帧　何礼蔚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天　边　外

〔美国〕尤金·奥尼尔

〔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荒芜　汪义群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9.375 印张　插页 5　444 千字
印　数（平）1—32,000 册　（精）1—1,400册

书号：10256·107　　定价：（平）2.65 元
（精）4.15 元

# 执着地反映严肃的人生

汪义群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美国现代著名戏剧家，1936年“由于他那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剧作所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激情”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众多剧作家中，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迄今还只有他一人。他的戏剧创作不但在美国影响深远，被认为是美国戏剧的奠基人，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不少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将他列为二十世纪世界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

## 一

奥尼尔于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生于纽约。父亲杰姆斯·奥尼尔是位著名演员。奥尼尔从小就和母亲、哥哥一起跟着父亲的剧团走南闯北，过着颠沛不定的生活。他的经历相当复杂，在康涅狄格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只读了一

年书便于一九〇七年中途辍学。从此以后便开始了他那充满冒险精神的生涯。他曾先后到洪都拉斯淘过金，到非洲和南美当过水手，还当过演员、导演、新闻记者、小职员等。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接触的都是水手、码头工人、妓女、流浪汉，亲眼目睹了人间的不平，饱尝了世态的炎凉，因此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无着、悲观绝望，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的命运的不可知等有着切身的感受。早期的社会生活给予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对他日后的戏剧创作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九一二年是奥尼尔一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该年圣诞节前夕，他得了轻度肺结核，被送到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疗养院住了五个月。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有机会静下来回顾自己以往的生活经历，并潜心研读了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斯特林堡等戏剧大师的作品。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好几个独幕剧，并选择了戏剧创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奥尼尔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是奥尼尔创作的第一阶段，也是习作阶段，主要从事独幕剧创作。许多作品取材于作者早年的航海经历，反映水手的生活。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作品有《东航卡迪夫》、《加勒比斯之月》、《漫长的归途》等。然而总的说来，早期的创作在艺术上还比较幼稚，风格比较单一，表现的题材也偏于狭窄。

一九二〇年，奥尼尔创作的第一个多幕剧《天边外》获得巨大成功，为他赢得了首次普利策文学奖，同时也开始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这是奥尼尔对各种题材进行深入开拓的阶段，也是对各种表现手法进行广泛实践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有《天边外》、《安娜·克利斯蒂》、

《琼斯皇》、《毛猿》、《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榆树下的欲望》、《大神布朗》、《奇异的插曲》、《悲悼》、《啊，荒野！》、《无穷的岁月》等。

就题材而言，第二阶段的作品不仅仅停留在反映海洋生活上，而是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开拓。这些作品有刻划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的，有反映种族歧视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的，有揭示精神与物质的对抗以及人对理想的追求的，也有表现现代人无所寄托、无所依附的精神状态的。这样，这一阶段的创作就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现代生活的广阔画面。

就表现手法而言，作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创新。这一阶段的作品几乎包含了现代戏剧的一切风格和流派。

《天边外》和《安娜·克利斯蒂》是两部写实主义戏剧。作者将人物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揭示了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琼斯皇》和《毛猿》是奥尼尔的表现主义代表作。在《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无穷的岁月》等作品中，也部分地运用了表现主义手法。在这些表现主义作品里，作者不是去摹仿外部事物，反映客观实体的真实形象，而是转入到人物的内部，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

《大神布朗》是一部象征主义作品，剧中人物都比较抽象，代表着一种类型、一种概念，甚至连人的名字也带有象征意义。《榆树下的欲望》、《毛猿》、《悲悼》等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

除此之外，作者在《奇异的插曲》中还大量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将对白和旁白交织一起，在揭示人物心理动机上，达到

了新的高度。在《大神布朗》等作品中，作者借助面具来表现人物的潜意识以及“深藏在人们头脑里的冲突”。在《榆树下的欲望》中，作者运用分隔演区的方法来表现剧中不同人物在同一瞬间的心灵感应和交流。这些戏剧表现手段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划都有独到之处，构成了奥尼尔创作中期的一大特色。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是奥尼尔创作的第三阶段，也是他最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品包括一个独幕剧（《休吉》）和三个多幕剧（《送冰的人来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私生子的月亮》）。这时，经过各种风格和流派的实践，奥尼尔又回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来。然而，此时的写实主义与作者早期的写实主义不完全相同，它更着重于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更善于深刻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在这最后阶段，作者的创作技巧越来越趋于纯熟，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也日臻深入。后期剧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情节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越来越强调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戏剧性。戏剧冲突不是剑拔弩张、呈猛烈的状态，而是悄悄地、藏而不露地进行。这一点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剧本写的只是一个美国普通家庭的平凡的一天，故事从上午八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当天午夜。一家四口在这段时间里吃饭、聊天、喝酒、寒暄，回忆过去、互相抱怨、背诵波德莱尔的诗句、谈论医生、商量去疗养院养病的事……在这里没有激烈的动作，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紧张的冲突，一切都平淡无奇。然而就在这极其平凡、毫无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的日常生活中，悲剧产生了。这种悲剧在观众心理上产生的不是惊惧，不是强刺激，而是对人物悲惨命运的同情所引起的窒息感。当然，奥尼尔不强调情节的离奇曲折，不刻意追求矛盾冲突的表

面性和激烈性，这是他一贯的创作特征，只是到了后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 二

在奥尼尔为数众多、风格迥异的作品中，要选出有限的几部来反映作者的创作全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本书选译这六部作品，主要是出于以下的考虑。

《天边外》是奥尼尔第一部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同时，这个作品又是作者对自己第一阶段创作的一个总结，它标志着作者脱离了早期的习作阶段，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琼斯皇》是奥尼尔表现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它有助于我们对表现主义这一戏剧流派的认识和借鉴。《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是一部反映美国种族问题的剧本，这一主题在奥尼尔的剧作中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而且本剧中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交织使用，和《琼斯皇》的纯表现主义又不尽相同。《榆树下的欲望》尽管在刚刚发表时受到不少非难，引起极大争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公认为作者前期的一部杰作。《啊，荒野！》是奥尼尔唯一的喜剧作品。全剧富有生活气息，乐观向上，这在奥尼尔的剧作中很有特色，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奥尼尔处理喜剧题材的独特风格。最后，《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则一直被认为是奥尼尔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一九五六年二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次演出即获得世界性的注意和赞赏，并使沉寂十多年之久的奥尼尔在美国剧坛上重新崛起，形成了迄今未衰的所谓“奥尼尔复兴”的现象。而奥尼尔的作品能经受时间的考验，经得起新一代的“再发现”，

正证明了他作品所具有的永久价值。

下面，我们试将这六部剧作分别作一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天边外》是奥尼尔的成名作，写成于一九一八年，上演于一九二〇年。这是一出三幕悲剧。主人公罗伯特是个充满幻想、具有诗人气质的青年。他从小就梦想着离开闭塞、单调的田庄，出海远航。终于，他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当船长的舅父路过田庄，答应带他出海。临走前罗伯特一时冲动，向他哥哥的心上人露斯倾诉了爱慕之情。不料露斯竟接受了他的爱情，并向他表示自己心里爱的是他，而不是哥哥安朱。安朱知道后伤心极了，感到在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于是决心代替弟弟去出海。许多年以后，安朱成了富有的商人，早已将露斯忘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回到故乡，发现田庄已经荒芜，罗伯特身患肺痨，奄奄一息，整个家庭笼罩着惨淡的阴云。对于安朱的到来，露斯又惊又喜，因为她很早就觉察到自己心里原来爱的是哥哥，而不是弟弟。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最后，病入膏肓的罗伯特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偷偷地来到山上，眺望着远处梦想已久的天边外，在悔恨和渺茫的希望中死去。作者既赞赏主人公对理想的执着的追求，又用充满同情的笔调写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不可避免的悲惨下场。整个作品带有一种宿命论的色彩。作者曾经谈到，“《天边外》有三幕，每一幕有两场，一场室外，见得到地平线，暗示着人的欲望和梦想。另一场在室内，地平线消失了，暗示着人和他的梦想之间横着的现实。用这一方法我试图造成一种节奏，一种渴求和失望的交替。”

《琼斯皇》是一出八场表现主义戏剧，描写布鲁托斯·琼斯从一个黑人逃犯爬上原始部落的皇帝宝座，最后被当地人民

推翻的悲剧。琼斯是个生长在美国的黑人，因杀人罪被判处监禁。他越狱后潜逃至西印度群岛的一座小岛上，用他从白人统治者那儿学到的狡猾手段，欺骗当地善良无知的黑人，爬上了皇帝宝座。作者着力表现在当地人民揭竿而起、四下缉捕的形势下，琼斯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全剧除第一场外，均以原始森林为背景，表现出琼斯在当地黑人追捕下只身逃进原始森林后的恐惧、紧张、悔恨、内疚等复杂心理状态。剧中多次出现回忆、幻觉与梦魇，借助布景和道具的变化，将人物的内心活动诉诸观众的视觉。例如，当琼斯在森林里疲惫不堪时，眼前多次出现一幕幕往事，令人毛骨悚然，坐立不安。但当他拔出手枪用枪声驱走幻觉时，却发现树林从两边合拢来，组成一垛阴森可怖的高墙，将他包围在一片黑暗的寂静之中。无疑，合拢的树林是主人公精神高度紧张时产生的错觉。作者在舞台上将人物的内心感受加以外化，来揭示人物的复杂心理。此外，作者还运用咚咚的鼓声来加强主人公心理冲突的紧张感。这鼓声表面上是当地黑人追捕逃犯的战鼓，实际上却是琼斯仓皇逃跑时内心感觉的外化。鼓声由慢而快，由远而近，几乎贯串全剧。这一表现手法确实有其新颖独到之处，一直为评论家们所称道。

《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是一出反映种族问题的戏。作品通过主人公杰姆和埃拉的爱情悲剧，揭示了美国种族偏见对人们的毒害以及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

故事发生在纽约底层的一个街角。一条白人街和一条黑人街汇集于此，互相毗邻。不同种族的人尽管鸡犬之声相闻，却互相间充满敌意，从不往来。但是他们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却没有受此影响，照常一起嬉戏。黑人男孩杰姆和白人女孩埃拉就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第一场戏发生在他们的幼年时代，主人公两小无猜，结成了纯洁无邪的友谊。一晃九年过去了。随着年岁的增长，两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偏见和习俗的影响。虽然他们最终还是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结合了，但这一婚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在埃拉一方面，和黑人青年结婚意味着抛弃自己原有的社交环境，昔日的亲戚朋友再也不愿和她来往，而在黑人中她又始终感到不得其所，因此一直为孤独寂寞折磨着。同时，长期形成的种族偏见时时在她身上作祟。她爱杰姆，却又恨他身上的黑人血统，将自己和黑人结婚看作是一桩见不得人的丑事。在杰姆一方面也是如此。长期处在被歧视被侮辱的地位，使他从小自惭形秽，恨自己生而为黑人。他想学法律，将来当一名律师，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摆脱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但埃拉出于偏见和不可理喻的优越感，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最后杰姆没有考上律师，对埃拉的爱情也落了空，而埃拉则因为长期精神折磨而发了疯。

这是一出心理剧。作者着重表现的不是社会状况本身、不是种族歧视的过程，而是它的结果，即它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创伤，在人的心理上引起的反应。它不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而是通过对人的扭曲的、复杂的心理描写来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

在表现手法上该剧也十分大胆。从第二幕第二场我们看到，随着主人公内心矛盾的激化，他们房间的天花板越压越低，房间显得越来越小，叫人喘不过气来。而挂在墙上的那个象征种族遗传的刚果面具则显得异乎寻常的大，占着支配的地位。这样就十分形象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胁迫感，表现了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

《榆树下的欲望》是奥尼尔早期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剧本讲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一个农场上的故事。七十六岁的农场主伊弗雷姆·凯勃特又结婚了，娶了第三个妻子——年轻美貌的爱碧。第一个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彼得和西蒙对农场的艰苦生活极为厌倦，眼看着继承农场财产的希望随着继母的到来而破灭，决定离家去加利福尼亚谋生。老凯勃特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伊本却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怀着对后母爱碧发自本能的仇恨，留了下来。爱碧嫁给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老头，当然有她个人的目的，一方面是要继承农场这笔财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结婚后凯勃特年迈无法使她生孩子，眼看继承权要落空，于是她便施展媚力，诱惑伊本和她发生关系，最终占有了伊本，并生了个儿子。但是，就在她诱惑伊本的过程中，却对伊本产生了真正的爱情。当伊本怀疑爱碧对他并无感情，只是为了生个继承人夺取继承权时，为了表白自己的爱情，爱碧忍痛杀死了亲生婴儿。这样便消除了伊本的疑虑。最后，两人面对现实，承担自己的责任，自愿地跟着警长去接受法律的制裁。

剧本深刻地揭示了在金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类的真正感情、人的本性被压抑、被扭曲了。凯勃特一家几乎所有的人都乌眼鸡似地盯着那份遗产，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围绕着田庄的一场争权夺利。什么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全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连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没有了。然而作者所追求的，仍然是人的真正感情。在伊本和爱碧身上，我们看到了两个互相冲突的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感情世界。伊本和爱碧都对田庄垂涎三尺，都作出种种努力想把这笔财产攫为己有。正因为如此，他

们互相视对方为仇敌，这是他们冲突的基础。但作者又写了他们心中属于人性的一面，写了他们之间强烈的爱情。这种炽热的、不顾一切的感情，终于冲破了对财产的占有欲。当爱碧为了财富而嫁给七十多岁的老凯勃特，为了获得继承权而不择手段地勾引伊本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贪婪、狡诈、邪恶、虚伪的女性。但当她的心被真诚的爱情所燃烧，当她不惜牺牲一切来获得爱情时，她却变得真诚、热烈、大胆甚至善良了。然而，在这金钱的世界里，真正的人类感情是不为所容的，伊本和爱碧终于走向了毁灭。整个作品悲剧气氛很浓，往往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题材。

《啊，荒野！》是奥尼尔作品中唯一的一部充满乐观、欢愉，对青春和家庭带有田园诗式描写的喜剧。作品以康涅狄格州的一个镇为背景，给我们展示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图景、描绘了小城的风俗和人情，以十分赞赏的笔调对人们之间和睦、宽容和善良的道德加以肯定。纳特·密勒是康涅狄格州《环球晚报》的业主。他有四个孩子，其中最叫他们夫妇操心的是老二理查德。理查德生就一副桀骜不驯的脾气，又读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书，思想十分激进，但又没有定型。他对社会现实不满，对美国的宪法、言论自由、习俗都很不以为然，动辄加以嘲笑挖苦。在爱情问题上也是如此，表现得非常大胆甚至有些粗鲁。他爱上邻居的姑娘穆丽尔，于是便写了许多热烈的情书给她。姑娘的父亲麦科姆伯是个顽固、刻板的老头，对理查德倔强、不受管束的性格本来就没有好感。当他发现了理查德写给穆丽尔的那些“秽亵”、“粗野”的情诗，更是大为震怒。于是将女儿禁闭家中，逼着她给理查德写了绝交信。理查德误以为穆丽尔真的对他薄情，内心极为痛苦。为了报复，

竟赌气跟着别人去酒吧间寻欢作乐。他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还大着胆子去和妓女接近。但他始终不习惯那儿毫无真情实感的调笑打闹，妓女贝尔的那种放荡粗俗的挑逗更是把他吓得逃回家里。最后，理查德终于和穆丽尔消除了误会，得到她的谅解，同时也取得了父母的信任和宽恕。

作品中理查德的父亲密勒是奥尼尔理想中的人物。他被描写成一个慈祥和蔼、通情达理的父亲。在思想深处，他和年轻人是相通的，因此他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他们怀着宽厚的爱和真诚的信任。即使当麦科姆伯前来向他告状，并出示了理查德的“罪证”——那些“不堪入目”的情诗时，他还是宽厚地认为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甚至认为那些诗本身写得并不坏，还颇有点赞赏之意。对于理查德的弱点他又善于引导，能平等地和他谈心。在这个人物身上实际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同样，从作品所描绘的那个和睦的家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淳朴、恬静的家庭生活的向往。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是奥尼尔后期以自己家庭为素材的一出自传体剧本。该剧成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六年才首次上演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一经演出便轰动剧坛，获得世界性的注意和赞赏。

对于这个剧本，奥尼尔倾注了他的泪和血。他的妻子卡洛塔在回忆奥尼尔创作时曾说：“他那时身体已经不好，晚上经常失眠……他向我解释他不能不写这部关于他青年时代和他家庭的戏。这些往事就象幽灵一样纠缠着他，逼着他非写不可。就象在他心灵深处跟他作祟，不倾吐出来他便永远不得安宁。”正因为倾注了作者如此炽烈的感情，作品才具有那种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

整个故事发生在蒂隆家的起居室里。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围绕着母亲的戒毒和小儿子埃德蒙患肺结核这两件事上。母亲玛丽原是一位“大家闺秀”，从小在修道院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细腻的精神要求。由于爱上了著名演员杰姆斯·蒂隆而和他结合了。然而，跟演员结婚完全不同于她所梦想的生活。她得成年累月地跟着剧团到处奔波，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没有安定的生活。这一切使她十分苦恼。长期的孤独压抑，导致她产生变态心理，甚至多次想自杀。尤其由于产后病痛，误信庸医的话注射过量吗啡而染上了吸毒瘾以后，更是常常处在自责和悔恨之中，不但自己精神上极度痛苦，并且使整个家庭也为之笼罩了一层悲哀的阴云。

剧本一开始，玛丽刚从疗养院回来不久，一家人见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健康状况大为好转，都感到十分高兴。幕启时阳光从窗外透入，大家有说有笑的，家庭气氛十分融洽。但是，无情的打击接二连三地来临——先是埃德蒙的咳嗽引起家人的忧虑和不安。后来又是母亲的整夜未睡，使大家忍不住要回忆起可怕的往事，担心母亲吸毒瘾并未戒掉。于是一家人在暗中监视她的举动，这引起玛丽的极大反感，也使他们自己感到内疚和羞愧。接着杰米和埃德蒙又责怪父亲，埋怨他吝啬，舍不得花钱请好医生，耽误了母亲的病情。从第二幕起，阳光逐渐消逝，窗外雾气越来越浓，屋子里的气氛也由轻松、充满希望而转为沉重、压抑、失望、猜疑。众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母亲旧病复发，在吗啡的刺激下心理变态、神情异常。医生的来电又证实埃德蒙确已患了在当时被认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父子三人绝望之余，借酒浇愁。到了第四幕，已是夜深人

静。父子三人仍在那里喝酒。一面互相责怪，一面深自悔恨。每一责怪引出另一责怪，每一忏悔和自供引出另一忏悔和自供，这样就将他们各人的内心痛苦和以往的悲惨经历一一重现出来。最后母亲再次出现，此时她已深深地麻醉了，完全沉浸在幻觉之中。恍惚之间她又回到自己少女时代那快乐的、无忧无虑的修道院的生活。一家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等待着他们的是渺茫的前途、永无止境的漫漫长夜……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不仅仅是奥尼尔对自己生活的总结，也是对他那个“支离破碎、没有信仰”、“失去了自己的灵魂”的时代的精神危机的曲折反映。在这个剧本中，作者对人物的心理剖析达到了新的高度，每个人物都表现出不同层次的心理活动，人物间的对话包含大量细腻而深刻的潜台词。国外一般都认为这出戏对演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只有那些在演技上炉火纯青并具有真正内在深度的演员才能胜任。因此，在美国玛丽一角一直是女演员们争演的角色，不少演员甚至将一生中能扮演这个角色看作是莫大的荣誉。一九七一年英国国家剧院排演了此剧，饰演蒂隆的是闻名世界的剧坛明星劳伦斯·奥利维。一九七三年美国广播公司通过电视播放了这次演出，使《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这一家庭悲剧进一步打入千千万万美国家庭，使奥尼尔的声誉和地位，在他逝世二十年以后，又一次得到巩固和提高。

## 三

在奥尼尔之前，美国戏剧舞台上风靡一时的都是些将欧洲戏剧加以改头换面而成的情节剧，这些情节剧以布景的豪华、

剧情的离奇曲折招揽观众。由于奥尼尔的出现，美国才真正有了自己的严肃戏剧，美国戏剧才逐渐赶上世界的水平。一位美国戏剧史家骄傲地指出："随着尤金·奥尼尔的闻世，美国戏剧进入了成熟的时代。美国人再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当代最优秀的作品了，本国的作品完全可以和欧洲所能提供的最好作品媲美。"由此可见，奥尼尔在美国戏剧史上是一位先驱者和拓荒者。

奥尼尔的功绩首先在于他通过自己的戏剧创作，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美国人民的生活与思想，迷惘与追求，揭示了他们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现代美国社会的图画。

奥尼尔的功绩还在于他一贯坚定、执着地反映严肃的人生，并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与当时以消遣为目的的商业性戏剧作不妥协的斗争。美国文艺批评家甚至认为，"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在奥尼尔之后，美国才有戏剧。"此话切中肯綮地道出了奥尼尔在美国戏剧史上的独特地位。

奥尼尔的功绩同时还表现在他对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的广泛实践和探索上。这一实践和探索，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既继承了自希腊悲剧以来的欧洲戏剧传统，吸取了旧形式中的合理部分，又勇于革新创造，对旧形式加以改造，使之适应表现新思想、新内容的需要。这样，就使他的创作呈现出多姿多采的面貌，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扩大了戏剧的表现范围，使戏剧成为探索人的内心世界、表现现代人复杂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为后人开辟了新的道路。

当然，奥尼尔对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的实践，并不都是成

功的，有些手法的运用还不很成熟，带有很大的实验性质。有些作品在刚搬上舞台时，由于它表现手法的新颖奇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手法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很难普遍加以采用、推广，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另外，由于奥尼尔世界观的局限，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相当软弱的。尤其在三十年代，当美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剧作家都积极投入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去，大胆地表现深刻的社会冲突，直接反映广大人民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以戏剧为武器宣传人民、组织人民、鼓舞人民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时，奥尼尔却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成了这一斗争的局外人。这就使他的作品缺乏他同时代的左翼剧作家的那种迫切感和社会感。

我们还应该看到，作者在某些作品中过多地强调了人的自然本性的作用，过多地从人的生理乃至病理因素中去寻找人的精神、欲求与行为的动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在肯定奥尼尔的杰出贡献，学习、借鉴他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对他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我们也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加以扬弃。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授奖演说”。



〔美国〕尤金·奥尼尔（1888—1953）

〔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目　录


·译本前言·

**执着地反映严肃的人生**……汪义群

天边外 ……荒　芜译（1）

琼斯皇 ……茅百玉译（101）

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 ……汪义群译（139）

榆树下的欲望 ……汪义群译（193）

啊，荒野！ ……沈培镉译（275）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汪义群译（419）

·附录·

**授奖辞**……佩尔·哈尔斯特龙（573）

**受奖演说**……小詹姆斯·E·布朗（580）

**自　传**……尤金·奥尼尔（583）

**奥尼尔创作与生平年表**……汪义群辑（586）

**奥尼尔剧作首演系年**……汪义群辑（591）

# 天边外

荒芜译

# 人　　物

**杰姆士·梅约**　农民

**凯特·梅约**　杰姆士·梅约的妻子

**迪克·司各特**　圣代号的船长，凯特·梅约的哥哥

**安朱·梅约**　杰姆士·梅约的儿子

**罗伯特·梅约**　杰姆士·梅约的儿子

**露斯·艾特金**

**艾特金太太**　露斯·艾特金的寡母

**潘　恩**　农业工人

**傅嘉特大夫**

# 幕　　次

**第一幕**

**第一场**　乡下大路。春天某一天黄昏时候。

**第二场**　农家。同一天晚上。

**第二幕**（三年以后）

**第一场**　农家。夏天某一天正午。

**第二场**　农庄上可以眺望大海的小山顶上。次日。

**第三幕**（五年以后）

**第一场**　农家。晚秋某一天黎明。

**第二场**　乡下大路。日出时候。

# 第 一 幕

## 第 一 场

乡下大路的一部分。大路从左前方向右后方斜穿过去，远处可以看见它象一条淡色丝带，在矮矮的、起伏的小山之间，蜿蜒向天边。几道用石头垒成的墙和粗糙弯曲的栅栏把新耕种过的田地明显地划分开，成棋盘形。

被大路切成三角形的靠前面的那块地是田地的一部分。黑土里生长着秋麦，绿油油一片。一条散漫的乱石坝，矮得不能叫做墙，把这块地跟大路隔开。

大路后面有一条沟，沟那边有一道堤岸，斜坡上绿草如茵，堤上有一棵节节巴巴的老苹果树，刚刚吐叶，把拗扭的树枝伸向天空，衬托着远方的灰白色，显得黑压压一片。一道栅栏沿着堤岸，经过苹果树下，由左向右横伸过去。

五月里的一天，静悄悄的黄昏刚刚开始。天边的小山上还镶着一道红边，山顶上的天空闪耀着红霞。随着表演的进行，红光逐渐暗淡下去。

幕启时，罗伯特·梅约坐在栅栏上。他是个高高的、细长的青年人，二十三岁。饱满的前额和大而黑的眼睛带有一种诗人的神气。他的容貌清秀文雅，嘴和下巴的线条显出他意志薄弱。他身穿灰色灯芯绒裤子，裤脚塞在长筒皮靴里，一件青色法兰绒衬衫，打了一条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正就落日余光读一本书。他阖上书，把一个手指头插在刚读过的地方，转过头朝着天边，目光越过田野小山，眺望出去。他的嘴唇微微张动，好象他暗自背诵什么。

他的哥哥安朱从右边沿着大路走来，从地里干活回来。他二十七岁，跟罗伯特相反，是又一种类型的人——粗壮，古铜色，有一种魁梧的男性美——一个农家的孩子，聪明能干，但是没有一点文才。他穿一件罩衣、皮靴、一件灰色法兰绒敞领衬衫，戴一顶泥污的软帽，推在脑后。他停下，靠在手里拿的锄头上，跟罗伯特说话。

**安朱** （看见罗伯特没有注意到他来到跟前，大喊一声）喂！（罗伯特吓了一跳，回过头来，看见是哥哥，他微笑了）嗨，你真是个第一流的白天作梦的人！我知道你又带一本旧书来啦。（他跨过沟，坐在罗伯特身边的栅栏上）这一次带的是什么，诗，我敢打赌。（他伸手要书）让我看看。

**罗伯特** （很不愿意把书递给他）当心，别把它弄脏了。

**安朱** （瞟瞟他的双手）不脏，是最干净的好泥土。（他翻了几页，默默念了几句，于是发出厌恶的声音）哼！（他故

意地朝他弟弟嘻嘻一笑，然后用一种悲哀的、唱歌的腔调朗诵起来）“我爱上了风和光和明亮的大海。可是神圣而最不可侵犯的夜呀，不象我爱您爱得那么厉害。”（他把书递回去）来！拿去埋起来吧。我猜，因为你在大学念了一年书，你才爱上那种玩意儿。我真高兴，我念到高中就不干了。要不然我也许会同样发疯。（他笑嘻嘻地在罗伯特背上亲热地拍了一下）想想看吧，我一面读诗一面耕地那副模样！我敢打赌，牲口会跑掉的。

**罗伯特** （大笑）或者想想看我在耕地。

**安朱** 去年秋天你就该回到大学去，我知道你想回去。你干那种事合适，就象我不合适一样。

**罗伯特** 阿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回去。爸不喜欢，尽管他嘴里不说；我知道他想拿那笔钱来整顿农场。还有，你别看我整天读书，我并不想当一名大学生。我目前想干的是到处跑跑，不在哪一个地方扎根。

**安朱** 好吧，明天就要动身的旅行会叫你跑个不停的。（一提到旅行，他们俩都默默不语。一顿。最后还是安朱打破冷场，尴尬地，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舅舅说，你一走要三年哪。

**罗伯特** 他估计差不多要三年。

**安朱** （闷闷不乐地）时间相当长哪。

**罗伯特** 仔细一想，并不算长。你知道，圣代号要绕康恩角先到横滨，就一条帆船来说，那就是很长的航程了。要是我们还要到迪克舅舅说的其他一些地方——印度、澳州、南非、南美——那些航程也是很长的。

**安朱** 不管怎么说，你能把那些外国地方都跑一遍，总不坏

吧。（稍停以后）阿罗，妈会很想你的。

**罗伯特** 是的，我也会想她。

**安朱** 你一走，爸也不会觉得好受，尽管他装着若无其事。

**罗伯特** 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难受。

**安朱** 你可以断定我也不会感到高兴。（他把一只手放在靠近罗伯特的栅栏上。）

**罗伯特** （几乎是羞怯地，把他的一只手放在安朱的手上）我也知道，阿安。

**安朱** 我想，我会象别人一样想念你。你知道，你和我跟大多数弟兄们不一样，他们总是打架，总是长时期分手，而我们只有兄弟俩，始终在一起。我们跟他们不同。所以分起手来，特别难受。

**罗伯特** （带着感情）请相信我的话，阿安，我也感到同样难受！我不愿意离开你和两位老人——可是——我觉得我非走不可。好象那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叫我——（他指着天边）啊，阿安，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清楚。

**安朱** 不需要，阿罗。你想走，那就是一切理由。我可不希望你错过这个见见世面的机会。

**罗伯特** 你能那么想，你是太好了，阿安。

**安朱** 嗨！要是我连这点情分都没有，那我不是成了一个混蛋吗？我知道你多么需要这海上航行，来变成一个新人——我是说，在身体方面——来完全恢复你的健康。

**罗伯特** （有点不耐烦）你们大家老是说我身体不好。你们从前看见我生病躺在家里，看惯了，你们就总是认为我是个长期病号。你不知道在过去几年里我的身体已经好起来了。如果我上迪克舅舅的船，只是为了健康的缘故，而没

有其他的原因，我宁可呆在这里，开始种田。

**安朱** 不成。种田不是你的天性。我们两人对于农场的看法完全不同。你呀——哼，你喜欢的是家庭的那一部分；作为工作和生产的地方，你讨厌它。是不是？

**罗伯特** 是的，我想是那样。对你来说，那就不一样了。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梅家后代。你跟土地结了缘。你也是土地的产品，正象一株麦穗，一棵树一样。爸也是那样。这个农场就是他一生的工作。当他知道，梅家的另一个子孙，怀着同样的热爱，将要继承他遗留下来的工作，他是幸福的。我能够理解你的态度，爸的态度；而且我认为那是了不起的，真诚的。不过我——哼，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安朱** 对了，你不是；不过讲到理解的话，我想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观察世事的角度。

**罗伯特** 我怀疑你真知道。

**安朱** （自信地）当然我知道。你见过一点世面，你就觉得农场太小了，你想去看看整个大世界。

**罗伯特** 还要多一些，阿安。

**安朱** 噢，当然。我知道你要学航海和船上的一切，好作个海员。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想，海员的薪水是相当高的，当你考虑到你总算有了一个家，又有了吃的和喝的时候，还有，如果你想旅行，你可以到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不用花一个船钱。

**罗伯特** （苦笑）还要多一些，阿安。

**安朱** 当然罗。在某些外国港口或其他地方，常常有好机会给你碰上。我听说在那些刚开放的新兴国家里，一个青年人只要睁着眼睛，总会碰到好机会的。（愉快地）我敢说你

心里一直在打着这个算盘，尽管你不言不语！（他笑着拍拍他弟弟的背）好吧，要是你突然成了百万富翁，常常回来看看，我会向你募捐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农场上花一大笔钱，对它只会有好处，不会有什么害处。

**罗伯特** （勉强一笑）阿安，生活实际方面的事，我一分钟都没想过。

**安朱** 啊，应该想。

**罗伯特** 不，不该想。（指着天边，作梦似地）假如我告诉你，叫我去的就是美，遥远而陌生的美，我在书本里读过的引人入胜的东方神秘和魅力，就是要到广大空间自由飞翔、欢欢喜喜地漫游下去，追求那隐藏在天边以外的秘密呢？假使我告诉你那就是我出门的唯一原因呢？

**安朱** 我得说你是个傻瓜。

**罗伯特** （皱眉）别开玩笑，阿安。我说的是正经话。

**安朱** 那么你还是呆在这儿好，因为你追求的东西，我们农场全有。空间大极了，天晓得有多大；你走一里路，走到海边上，大海全是你的，要多少有多少；可看的天边多得很，美也够多的，除了在冬天。（嘻笑）至于神秘和魅力嘛，我还没有碰见过，大概躲在附近什么地方。我要叫你知道，这是一个第一流的农场，各种设备齐全。（大笑。）

**罗伯特** （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跟你讲也没用，你这个笨蛋！

**安朱** 上了船你最好不要跟迪克舅舅讲什么怪事，否则他会把你当作倒霉鬼，把你丢到海里的。（他从栅栏上跳下）我得赶回去，洗洗干净，露斯的妈要过来吃晚饭哩。

**罗伯特** （直截了当地，几乎是尖酸地）露斯也来吧。

**安朱**　（慌张，东张西望，避开罗伯特，装作不相干的样儿）是的，露斯也要来。哼，我想，我得赶快走啦——（他一面说，一面跨过沟走上大路。）

**罗伯特**　（他好象正和内心的某种强烈感情作斗争——冲动地）等一等，阿安！（他从栅栏上跳下）有点事我想——（他突然打住，咬着嘴唇，脸色变红了。）

**安朱**　（面对着他，半挑衅地）什么？

**罗伯特**　（慌张地）哼，不要紧，没关系，没有什么。

**安朱**　（目不转睛地望着罗伯特掉转开去的脸，过了一会儿以后）也许我猜得出——你要说的是什么——不过我想，你不说出来是对的。（他拉着罗伯特的手，紧紧握了一下，兄弟俩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了一会儿）阿罗，那是没法儿的事。（他突然放开罗伯特的手，转身走开）你马上就来，是不是？

**罗伯特**　（闷闷地）是的。

**安朱**　那么，等会儿见。（他向左边大路走去。罗伯特望着他的背影，望了一会儿；随后又爬上栅栏，眺望小山，脸上带着深为痛苦的表情。过了一时，露斯从左面匆匆上场。她是一个健壮的、金发的农家姑娘，二十岁，身材优美、苗条。她的脸，尽管近于圆溜溜，却很美丽。深蓝色大眼睛和风吹日晒的古铜脸色成为强烈对照。娇小玲珑的容貌中带有一种力量——一种深沉、坚强的意志力隐藏在坦率动人的青春魅力后面。她穿一身纯白衣裳，没戴帽子。）

**露斯**　（看见罗伯特）哈罗，阿罗！

**罗伯特**　（吃惊）哈罗，露斯！

**露斯**　（跳过沟，坐在他旁边栅栏上）我正在找你哩。

**罗伯特**　（直截了当地）阿安刚才离开这里。

**露斯**　我知道。刚才，我在大路上碰见了他。他告诉我，你在这里。（温情地调皮地）你以为我在找阿安，你这个机灵鬼，我并不是在找他。我是在找你。

**罗伯特**　因为明天我就要走了吗？

**露斯**　因为你妈急等着你回家，叫我找你。我刚刚用小车把我妈推到你家去。

**罗伯特**　（敷敷衍衍地）你妈好吗？

**露斯**　（一丝阴影掠过她的脸）老样子。好象从来不见好，也不见坏。阿罗，我真希望她逆来顺受，得过且过。

**罗伯特**　她又在跟你唠叨了吗？

**露斯**　（点头，随后发作起来，抗议地）她总是唠唠叨叨。不管我替她作什么，总要挑错。要是爸还活着——（她不说了，好象因为她的感情冲动而感到不好意思）我想我不应该这样抱怨。（叹气）可怜的妈，天晓得她是多么难受。我想，一个人寸步难行，自然要发脾气。噢，我真想跑到什么地方去——象你一样！

**罗伯特**　留下为难，走开，有时候也不容易啊。

**露斯**　瞧！我多傻气！我赌咒不提你出门的事——要等到你走了以后才说；现在一张嘴，就说了出来！

**罗伯特**　为什么你不愿说呢？

**露斯**　因为这是你在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不愿意把它破坏了。噢，阿罗，我会——我们大家都会非常想你。你妈到处乱转，好象随时都会哭出来似的。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阿安和你和我——我们似乎总是在一块的。

**罗伯特**　（勉强微笑）你和阿安还会守在一起，我没有一个亲

人才格外难过。

**露斯** 可是你会看到新的风光，新的人，感到开心；我们还是呆在这里，一天到晚跟平凡的老地方打交道，才无聊哩。偏偏你又在这个时候走，春天啦，一切都变得这么美妙。（叹气）我本来不应该讲这种话的，因为我知道对你来说，出门是一件最好的事。你爸爸说，你一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上进机会。

**罗伯特** （冒火）我才不在乎那个哩！爸爸想到的那种世界上的大好机会，就是迈过大路就能捡到，我也不会去干。（他因为自己生气好笑起来）露斯，请原谅我发脾气。因为阿安已经跟我讲了一大堆实际利益了。

**露斯** （慢慢地困惑地）那么，如果不是——（突然紧张起来）噢，阿罗，你为什么想走呢？

**罗伯特** （赶快转身对着她，吃惊地——慢慢地）你为什么要问那个，露斯？

**露斯** （在他的探索眼光之下低下头）因为——（半半节节地）太不应该了。

**罗伯特** （追问）为什么呢？

**露斯** 噢，因为——一切。

**罗伯特** 现在即使我不想去，也不能抽身了。过了不久，我就会被忘记的。

**露斯** （气愤）不会的！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她打住，转过头去掩饰她的窘态。）

**罗伯特** （温柔地）你答应不会忘记我吗？

**露斯** （躲躲闪闪地）当然。你以为我们会那么容易把你忘记，可不象话呀。

**罗伯特**　（失望地）噢！

**露斯**　（故作轻松）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要出门的理由。

**罗伯特**　（闷闷不乐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懂得。就是对我自己也不容易解释清楚。也许你感觉得到，也许你感觉不到。我记得我第一次感觉到的时候，我还是个娃娃。你没有忘记，那些年代我是个多病的孩子吧？

**露斯**　（打了一个寒战）不要去想那些吧。

**罗伯特**　一定要想，你才会懂得。那些年里，妈妈作饭的时候，为了不碍事，把我坐的椅子推到西面窗口，叫我向外看，不要闹。那并不难。我想我向来是安静的。

**露斯**　（怜惜地）是的，你向来安静——你也受了那么多的苦！

**罗伯特**　（沉思地）所以我常常越过田野，眺望那边的小山——（他指着天边）过了些时，我就忘记了我身上的痛苦，开始作梦。我知道那些小山后面是海，——许多人告诉过我——我就常常奇怪，海是个什么样儿，并且想在头脑里形成一幅海的图画。（微微一笑）那时，在我看来，那个遥远的海，无奇不有，现在也还是那样！它当时叫唤我，正象它现在叫唤我一样。（稍停以后）有时我的眼光随着大路弯弯曲曲转到远处，转向小山，好象那条路也在寻找海似的。于是我就许愿，等我长大了，身强力壮了，我就随着那路，跟它一道去找海。（微笑）你瞧，我这次出门只不过是履行以前的诺言。

**露斯**　（给他讲童年梦想时那种低沉而又有音乐性的声音迷住了）是的，我明白。

**罗伯特**　坐在窗户跟前作梦，就是当时我的生活中唯一的快乐

时刻。那时，我喜欢孤独。各种形色的落照我都记在心里，太阳全都落在那儿——（他指着）天边外面。所以我逐渐相信世界上一切奇迹都发生在小山外面。那里是上演美妙奇迹的漂亮仙女的家乡。我那时相信有仙女的。（微笑）也许我现在还相信。不管怎样，在当年，她们可是千真万确的。有时我确实能听见她们叫我出去跟她们玩，在黄昏时候，叫我到大路上跟她们跳舞、捉迷藏，去寻找太阳藏身的地方。她们跟我唱小曲儿，歌唱那山背后她们家乡一切神奇事情的小曲儿。她们还答应带我去看，只要我能去！可是那时我不能去。有时我哭起来，我妈还以为我因为病痛才哭哩。（他突然大笑）我想，那就是我现在要走的原因。因为我现在还能听见她们在叫唤。但是天边还是和往常一样遥远，一样引人。（他转过身来，对着她——温情地）现在你明白了吧，露斯？

**露斯** （入迷，低声地）明白了。

**罗伯特** 那么，你也感觉到了？

**露斯** 是的，是的，我感觉到了！（她不知不觉地偎靠到他身边。他的手臂偷偷地搂着她，好象他也没有意识到似的）我怎么能不受感动呢？你讲得那么美！

**罗伯特** （突然察觉到他的手臂搂着她，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他轻轻挪开他的手臂。露斯惊觉，手忙脚乱）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走了。就是为了那个缘故——那个还有另外一个。

**露斯** 还有另外一个？那你也得告诉我。

**罗伯特** （探索地望着她。在他的凝视下，她低下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不管是什么，你答应不生气吗？

**露斯**　（轻轻地，她的脸还是扭开的）好，我答应。

**罗伯特**　（坦白地）我爱你。那是另一个原因。

**露斯**　（把脸埋在手里）噢，阿罗！

**罗伯特**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告诉你。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我要走得那么远，那么久，也许永远不回来了。我爱你爱了这么多年，但是直到我同意跟舅舅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真地爱你。后来我想到要离开你，那种痛苦象闪电一样启发了我，我爱你，早在我能记事的时候就爱上你了。（他从露斯脸上轻轻拉开她的一只手）露斯，不要把我跟你讲的放在心上。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办不到的，我还懂得：因为我发觉了我自己的爱情，同时我也就发觉了别人的爱情。我看出了阿安爱你，所以我知道你也一定爱他。

**露斯**　（象暴风雨突然发作）我不爱！我不爱阿安！我不爱！（罗伯特惊呆了，直瞪着她。露斯歇斯底里地哭起来）是什么东西把这种糊涂念头装进你的头脑里的。（她突然伸出两臂抱着他的脖子，把头贴在他的肩膀上）噢，阿罗！不要走开！你现在一定不要走！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你走了，我会伤心的！

**罗伯特**　（痴迷转变为狂喜。他紧紧抱着她——慢慢地、温柔地）你是说，你爱我吗？

**露斯**　（哭泣）是的，是的，当然我爱你，你怎么想的？（她抬起头来，带着颤巍巍的微笑，注视他的眼睛）你这个傻瓜！（他吻她）我向来就爱你。

**罗伯特**　（疑惑）可是你和阿安总是在一起！

**露斯**　因为你好象从来不想跟我一块到什么地方去。你老是念

一本旧书，一点也不理睬我。我也太骄傲了，不愿让你知道我关心你，因为我想你上了一年大学，自以为有学问，自高自大，就不愿意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罗伯特** （吻她）我正在想——（大笑）我们俩都是大傻瓜！

**露斯** （突然害怕起来）你不会再走了吧，是不是，阿罗？你告诉他们，因为我，你不走了，好吗？现在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罗伯特** （为难）也许，你也可以走。

**露斯** 噢，阿罗，别那么傻气了。你知道我不能走。谁照顾妈呢？难道你不明白，为了妈的缘故，我不能走吗？（她抱住他恳求地）请不要走——现在不要走。告诉他们你已经决定不走了。他们不会在意。我知道你妈和你爸都会高兴。大家都高兴。他们不希望你走得那么远。求求你，阿罗！我们一起呆在这里十分幸福，这里是我们熟悉的家乡。请告诉我你不走啦！

**罗伯特** （面临一个明确的、最后的决定，流露出内心的矛盾）可是，露斯——我——迪克舅舅——

**露斯** 当他知道，你留下是为了你的幸福，他不会在乎的。他怎么会呢？（看见罗伯特默默不语，她又哭了起来）噢，阿罗！你说过——你爱我的！

**罗伯特** （被这种要求征服了，声音里显出下定决心）我答应你，露斯。我不走了。好啦！别哭啦！（他紧抱着她，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稍停以后，他说起话来，带着快乐的希望）也许阿安是对的——比他知道得更对些——他说我要找的一切东西，在这里，在农场上家里，都能找到。我想那个秘密，从世界边缘上向我叫唤的秘密，天边以外的

秘密，一定是爱情；我没去找它，它找我来了。（他紧紧搂住露斯）噢，露斯，我们的爱情比任何远方的梦还要甜蜜！（他热情地吻她，跳到地上，把露斯抱在怀里，带到大路上，然后放下。）

**露斯** （快活地大笑）哎呀，你真有劲！

**罗伯特** 来！我们马上去告诉他们。

**露斯** （惊慌）噢，不，不要，阿罗，等我走了以后再说。大家全都在那里，一定会起哄的。

**罗伯特** （吻她，愉快地）随你便吧——有心眼的小姑娘！

**露斯** 那么，我们走吧。（她拉着他的手，他们开始向左面走去。罗伯特突然停下，转过身来，好象要向小山和正在消逝的落日霞光看上最后一眼。）

**罗伯特** （向上看，指点着）瞧！第一颗星。（他俯身温柔地吻她）我们的星！

**露斯** （轻轻地低语）是的。我们自己的星。（他们站了片刻，仰头望着星星，他们的手臂互相搂着。随后露斯又拉着他的手，领他走开）来吧，阿罗，我们走吧。（他半转回身来跟她走，眼睛又一次注视天边。露斯催他）阿罗，我们要赶不上晚饭了。

**罗伯特** （急不可耐地摇着，好象要摆脱什么恼人的思想——笑着）好吧。那么我们跑吧。来！（他们笑着跑下。）

〔幕落。

## 第 二 场

同一天晚上九点钟，梅约农场的会客室。左方有

两扇窗户可以望见田野。两窗之间，靠墙放了一张老式核桃木书桌。后面左角里放了一个带镜子的碗橱。碗橱右边后墙上有一扇窗户可以望见大路。窗户旁边有一扇门通庭院。更向右，放了一张用马鬃填的黑色沙发，沙发旁边又有一扇门通卧室。右墙角放了一张靠背椅。右墙中央有一扇门通厨房。更靠前面，有一个两用煤炉和煤桶等等。新铺了地毯的会客室中央，有一张橡木餐桌，桌上盖了红色桌布。桌中央有一盏大煤油灯。餐桌四周放了四把椅子——三张摇椅，椅背上铺着桃花的小罩布，还有一张靠背椅。墙上糊着涡形花纹、深红色的壁纸。

室内一切东西都整洁，放得恰是地方，没有一点拘谨的感觉。全家有一种安闲舒适朴直的气氛，那是大家通力合作，从勤劳兴旺中共同得来的。

杰姆士·梅纳、他的妻子、他的妻舅迪克·司各特和安朱都在屋里。梅纳的身材和相貌跟他的儿子安朱一模一样——他是个六十五岁的安朱，生着短短、整齐的白胡子。梅纳太太是个小个儿、圆脸、一本正经的女人，她五十五岁，一度当过教员。农家妇女的劳动使她受到操劳，但是并没有压垮她。她的言谈举止还保存梅纳家庭所没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罗伯特跟他父母的相似处可以从她身上找出根源。她的哥哥船长是个矮矮粗壮的人，有一张久经风霜和快乐的面孔，一绺白髭——一个典型的老水手，说起话来声音很响，指手划脚。他五十八岁。

杰姆士·梅纳坐在餐桌前面，戴着眼镜，膝头放

着一本正在读的农业杂志。船长坐在后面一张椅子上，身子向前探，两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安朱靠在左边的靠背椅上，下巴抵在胸口上，眼睛瞅着地毯，皱着眉头，若有所思。

幕启时，船长刚说完一个海上的故事。人们装着感到兴趣，脸上却摆着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

**船长** （格格地笑）那个女教士，当我靠岸时，在码头上跟我招呼，她说，——她那张傻里傻气的脸绷得紧紧的，严肃得象裁判官一样——“船长，”她说，“劳驾请告诉我海鸥夜里在什么地方睡觉？”这要不是她的原话，我情愿天诛地灭！（他用双掌拍桌子，放声大笑。其他的人也强作微笑）真是个傻瓜女人的问题，是不是？我也就非常严肃地望着她。“太太，”我说，“我可没法正确地答复那个问题。我还没见过一个睡在铺位上的海鸥哩。等下一次我听见海鸥打鼾时，我一定记下它睡在什么地方，再写信告诉你吧。”随后她骂我是个真正不怀好意的笨蛋，赶快离开了我。（他又哄然大笑起来）我就是那么打发她走的。（其他的人微笑，但马上又郁郁不乐了。）

**梅约太太** （心不在焉——觉得她得说点什么话）既然说起海鸥来，究竟它们睡在哪儿呢，迪克？

**司各特** （拍桌子）哈！哈！听她的，杰姆士。又是一个！哼，你这一问真把地狱都问住了——请原谅我又发誓了，凯特。

**梅约** （眨着眼睛）它们卸下翅膀，铺在波浪上当一张床。

**司各特** 然后告诉鱼儿，到了应该起身的时候，给它们打个口

哨。哈！哈！

**梅约太太** （强笑）你们男人真是太聪明了。（她又缝起衣服来。梅约假装读杂志。安朱瞅着地板。）

**司各特** （莫名其妙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再也受不了那死气沉沉的静默了，脱口说）你们好象正在装裹一具死尸似的。（故作关心地）老天爷，难道这里死了人吗？

**梅約** （严厉地）迪克，别胡说八道了！你跟我们同样清楚，我们并没有什么兴高采烈的事。

**司各特** （辩驳地）我也看不出有什么披麻带孝的事呀。

**梅約太太** （愤怒地）你怎么可以说出那种话来，迪克·司各特。你不是要带着我们的阿罗，深更半夜，离开我们，准时去搭你那条老船吗？我想也许你会等到明天早晨，让他吃了早饭再走吧。

**司各特** （无可奈何地向大家求情）你们看，那岂不是女人家的见识吗？老天爷，凯特，我不能命令潮水，要它按照我的意思，高涨起来。我熬夜受罪，等到六点钟才去开船，又有什么好玩的。（抗议地）还有，圣代号并不是一条老船——至少，不算太老——她和往常一样漂亮。

**梅約太太** （嘴唇发抖）我希望阿罗不走。

**梅約** （从眼镜上方瞧她——安慰地）好啦，凯特！

**梅約太太** （反抗地）哼，我真的不希望他走！

**司各特** 照我看来，你不应该太难过。这次航行会使他成器。我会尽心教他学习航海。叫他很快就能领到一张大副的证书，要是他愿意旅行的话，他这一辈子就有了一个职业。

**梅約太太** 不过我不希望他旅行一辈子。这次航行一结束，你一定要把他带回家来。那时他的身体就会完全好了，他就

会想——结婚——（安朱坐在椅子里身子突然朝前一俯）——在这里安安稳稳住下去。（她瞅着膝头上的针线活——一顿）我没有想到，让阿罗出门，会使我这样难过。否则的话，我连一分钟都不考虑。

**司各特**　凯特，现在一切都定下了，老是那么嘀嘀咕咕有什么好处。

**梅约太太**　（几乎要哭出来）你当然可以那么说。你从来没有过孩子。你不知道跟他们分别是个什么滋味——何况阿罗又是我最小的一个。（安朱皱皱眉头，在椅子里烦躁不安。）

**安朱**　（突然转身面向他们）有一件事，好象你们谁也没有考虑过——那就是阿罗自己要去。他是下定了决心的。自从这次航行第一次提了出来，他就一直梦想出去。不让他走是不公平的。（好象他突然感到不安）要是他的想法还是象今晚上他跟我说的那样，不让他走，至少是不公平的。

**梅约**　（带一种决定的神气）凯特，阿安说得对。你看得出来，一切争论都可以结束了。（看看他的大银表）不知道罗伯特是怎么回事？他推车送那位寡妇太太回家实在太久啦。今儿是他最后的一个晚上，难道他还能跑出去望着星星作梦吗？

**梅约太太**　（微带责备口气）阿安，今晚上你为什么不推艾特金太太回去。往常她和露斯到我家来，总是你送的。

**安朱**　（避开她的目光）我想今晚上罗伯特也许想去。她们走时，他马上提出来要送她们。

**梅约太太**　那只是为了礼貌的缘故。

**安朱**　（站起来）我想，他就会回来的。（转身向他的父亲）爸，我想去看看黑牛——看她是不是还在痛。

**梅约**　对——最好去看看，孩子。（安朱走进右边的厨房。）

**司各特**　（他出去时——放低声音说）这个小伙子会成为一个好样儿的棒水手——要是他愿意干的话。

**梅约**　（严厉地）迪克，你可不要把那种糊涂念头装进阿安的脑袋里——要不然我们会扯皮的。（随后他微微一笑）你引诱不了他，你没办法。阿安从骨子里是个梅家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庄稼汉，而且还是一个好极了的庄稼汉。他会象我所盼望的那样，生在这个农庄上，死也死在这个农庄上。（带着自豪的信心）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把这个农庄变成本州最漂亮、最有出息的一个农庄！

**司各特**　我看现在就已经是个很漂亮的地方了。

**梅约**　（摇头）太小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土地，使它变得更了不起，可惜我们没有买地的本钱。（安朱从厨房进来。他戴了帽子，手里提了一盏点亮的风灯，走向通到外面去的后门。）

**安朱**　（打开门，停下）爸，还有什么别的事要做吗？

**梅约**　没有，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安朱走了出去，关上门。）

**梅约太太**　（稍停）不知道今晚上阿安是怎么回事。他的举动那么古怪。

**梅约**　他确实有点闷闷不乐、无精打采。我想是因为罗伯特就要走了吧。（向司各特）迪克，你不会相信我的两个孩子彼此多么亲热。他们跟一般的兄弟们不同。他们向来是相亲相爱的，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

**司各特**　你用不着告诉我。我能看出来他们是多么要好。

**梅约太太**　（追踪她的思路）杰姆士，你注意到了吗？他们吃晚饭时，每一个人都多么古怪。罗伯特好象为了什么事很

激动；露斯又是满脸通红，格格地笑；阿安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象他失掉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三个都只吃了一点点东西。

**梅约** 我想他们都在想着明天的事，象我们一样。

**梅约太太** （摇摇头）不对。我恐怕出了什么事——出了别的什么事。

**梅约** 你是说——跟露斯有关吗？

**梅约太太** 是的。

**梅约** （稍停——皱眉）我希望她和阿安没有闹什么大别扭。我早就希望他们两个早晚订上亲。迪克，你说呢？你不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一对吗？

**司鲁特** （点头表示赞成）他们会成为很美满的一对。

**梅约** 对阿安来说，这件事有许多好处。我不是人们所说的精打细算的人；我还认为年轻人的婚事，应让他们自己作主。不过这件婚事对于双方都有不可轻视的利益。艾特金农庄紧挨着我们。两家合并起来，这一块地方就相当可观，就有很多的事可干了。艾特金太太是个寡妇，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又长期生病，应付不了田里要做的事。她需要一个男人，一个第一流的庄稼汉，来管事；阿安正是她需要的人。

**梅约太太** （陡然地）我不认为露斯会爱上阿安。

**梅约** 你不认为？好吧，在这些事情上，一个女人的眼睛也许看得更尖锐些，不过，他们总是在一块儿。如果她现在还不爱他，到了一定时候，她会改变过来的。（梅约太太摇头）凯特，你好象很有定见似的。你怎样知道的呢？

**梅约太太** 只不过是——我的感觉罢了。

**梅约** （若有所悟）你的意思是说——（梅约太太点头。梅约轻蔑地格格笑了）笑话！我觉得你的眼力并不高明。罗伯特没有时间去追露斯，不过是普通朋友罢了。

**梅约太太** （警告）嘘——嘘！（通向庭院的门开了，罗伯特走进来。他快乐地微笑着，哼着一支歌，可是当他一进屋来，他的态度上便流露出一种隐然不安的神情。）

**梅约** 到底回来了！（罗伯特走上前来，在阿安坐的椅子上坐下。梅约对他的妻子暗暗微笑）这一阵子你在干什么来着——又在数星星，看它们是不是全都出来了吧？

**罗伯特** 爸，从今以后我要找的就只有一颗了。

**梅约** （责备地）就连那一颗你也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找它——今天晚上是你最后的一个晚上。

**梅约太太** （好象是在跟一个娃娃说话）晚上这么凉，你应该穿一件外衣出去，阿罗。

**司各特** （厌烦地）天老爷，你把罗伯特还当作一周岁的娃娃看待哪，凯特！

**梅约太太** （注意到罗伯特精神上的不安）阿罗，你好象为了什么事很激动，什么事呢？

**罗伯特** （费劲地咽气，把每一个人都飞快地看了一眼——然后下决心说出来）是的，是有点事——我一定要告诉你们——你们大家。（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安朱悄悄地从后门进来，随手带上门，把那盏灯放在地板上。他站在门口，叉着两臂，听罗伯特说话，脸上有一副忍痛的表情。罗伯特只顾说话，没有注意到安朱在场）有件事只到今天晚上我才发现——美极了，妙极了——我以前没有考虑过，因为我不敢希望这种幸福会落在我的头上。（恳求地）请

你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实，行不行？

**梅约**　（皱眉）言归正传吧，孩子。

**罗伯特**　（带一丝挑战口气）好吧，事情是这样的。爸，我不走了——我是说——我明天不能跟迪克舅舅走了——将来也不走了。

**梅约太太**　（尖声叹了一口气，高兴地放心了）噢，阿罗，我高兴极了！

**梅约**　（惊讶）你不是当真的吧，罗伯特？（严厉地）我看，今天晚上到了这个时候，你突然把一切计划都推翻，已经太迟了。

**罗伯特**　我请你记住，直到今天晚上我自己才知道。我从来不敢去梦想——

**梅约**　（烦躁）你讲的是什么傻事呀？

**罗伯特**　（红着脸）露斯今天晚上告诉我——她爱我。我承认我爱她以后，她才说的。我告诉她，直到出门的事安排定以后，我才发觉我的爱情，我才明白我要离开她了。那是真话。我以前不知道我爱她。（好象要向别人证明自己有理）我并没有打算要跟她说什么，可是突然之间，我觉得非说不可。我认为说说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就要走了。我还认为她爱上了的是别人。（慢慢地——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可是她哭了起来，她说她一直爱着的是我，可是我一点也没看出来。

**梅约太太**　（冲过去，张开双臂抱住他）我知道！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跟你爸爸说哩。噢，阿罗，你不走了，我真高兴！

**罗伯特**　（吻她）我知道你会高兴的，妈。

**梅約** （迷迷糊糊地）嗐，真是岂有此理！你真有本事，把我们大家的脑子全都搞糊涂了，罗伯特。还有露斯！她怎么会突然想得起来的呢？哎呀，我还正在想——

**梅約太太** （赶忙接上话音——带点警告口气）别管你怎么想的了，杰姆士。现在告诉我们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了。（有意地）结果跟你所希望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是不是？

**梅約** （沉思地——开始悟会争论的这一方面）是的；我想你说得对，凯特。（困惑地挠挠头）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我真没有听见过。（最后他站起来，忸忸怩怩地笑嘻嘻地走向罗伯特）我们，你妈和我，很高兴你不走了，因为毫无疑问，我们会非常想念你的。你找到了幸福，我们也觉得高兴。露斯是个好姑娘，将来会成为你的好妻子。

**罗伯特** （很感动）谢谢您，爸。（他紧紧握住爸爸的手。）

**安朱** （面孔绷得紧紧的，走上前，伸出手来，强作微笑）我想该轮到我来贺喜了，是不是？

**罗伯特** （他哥哥的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吓得他叫了起来）阿安！（惊慌）噢——我——我没有看见你。你在场吗？刚才——

**安朱** 你说的我全听见了。我祝贺你们，你和露斯，幸福无量，万事如意。

**罗伯特** （拉住他的手）谢谢，阿安，你真好——（他看见安朱眼里含的痛苦，他的话说不下去了。）

**安朱** （最后紧紧握了一下他弟弟的手）祝你们俩一切顺利！（他转身回到后面，俯下身子去抚弄灯笼，不让别人看出他的情绪。）

**梅約太太** （向船长，罗伯特作出的决定吓得船长目瞪口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迪克？你不向阿罗道喜吗？

**司各特** （发窘）我当然要道喜的！（他起身，跟罗伯特握手，含含糊糊地喃喃说）祝你称心如意，孩子。（他站在罗伯特身旁，好象想多说点什么，可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罗伯特** 谢谢，迪克舅舅。

**司各特** 那么你不跟我上圣代号了？（他的声音表示不相信。）

**罗伯特** 不能去了，舅舅——现在不去了。要不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说什么我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不知不觉地叹口气）不过你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美梦。（然后兴高采烈地）有一件事，我希望大家都明白，我不再依靠你们，作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了。这就是说，我要从各个方面，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我要安心住下来，真正关心农庄上的事，干我应干的活。我要向你证明，爸，只要我愿意干，我会跟你，还有阿安一样，成为一个好样儿的梅家后代。

**梅约** （体贴地但又怀疑地）精神是对头的，罗伯特。我们谁也不怀疑你愿意干，不过你从来没学过——

**罗伯特** 那么我马上就开始学，你教我，好不好？

**梅约** （安慰他）我当然愿意教，孩子，我也高兴教。只不过一开头要从从容容地干。

**司各特** （他怀着惊慌加惊奇的复杂心情，听着这场谈话）难道你当真要让他留下吗，杰姆士？

**梅约** 嗐，事情既然是这样了，罗伯特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吧。

**梅约太太** 由他去吧！就是那个主意！

**司各特**　（越来越恼）那么我要说的是，你是个软弱的、意志力薄弱的家伙，竟让一个孩子，还有女人，来随意安排你的生活道路。

**梅约**　（故意捉弄人）迪克，我也和你一样。你不能命令海潮来依顺你，我也不冒充我能约束青年们的爱情。

**司各特**　（轻蔑地）爱情！他们还太年轻，就算见到爱情，也不懂什么叫做爱情！爱情！罗伯特，我真替你害臊，你让瞎地里的几次拥抱和接吻，就把立身作人的机会给破坏了。缺乏常识——一点常识都没有！（在愤激中用拳头敲桌子。）

**梅约太太**　（讥笑她哥哥）迪克，象你这样一位古怪的老光棍，也配谈什么爱情。看在老天爷面上，得了吧！

**司各特**　（被他们的嘲笑激恼了）如果你指的是结婚，大多数的人都当了大傻瓜，我可没有当过。

**梅约太太**　（嘲笑地）酸葡萄，是不是，迪克？（她笑了，罗伯特和他爸爸也格格地笑。司各特说不出话来）老天爷，迪克，你真傻气，无缘无故你也发脾气。

**司各特**　（愤慨地）无缘无故！你说得好象我对于这里的事毫不关心似的。我觉得我有权利说出我的意见。我不是为了罗伯特跟船主们办了所有的交涉，另外还储藏了一些特别的食物吗？

**罗伯特**　你一直待我很好，迪克舅舅；我很感激。说真的。

**梅约**　当然，我们大家都感激你，迪克。

**司各特**　（没有消气）我一直指望，这次航行带罗伯特去作伴——可以跟他讲讲话，指点指点他，教教他，我一心一意要带他一道走，这么一来，这次我出去，我就会感到格

外寂寞了。（他拍桌子，企图遮掩他承认的弱点）这种傻里傻气的恋爱真是混账透顶。（气恼）可是说来说去，并没有解决怎样处理我已经收拾好了的那间房舱的问题。房舱全油了白漆，床上还铺了一张新垫子，床单、毯子等等都是新的。木匠还做了一个书架，罗伯特可以把他的书带去，书架前面装有可以拉动的横木，不管船如何颠簸，书都掉不出来。（惊慌地）你们想想看，没有人上船去使用那个房舱，我手下的那些船员们会怎么想呢？替我布置房间的那些人，又会怎么想呢？（他气愤地摇摇手指头）他们可能怀疑，我打算带一个女人到船上去，到了最后一刻，她把我甩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痛心，擦擦冒汗的额头）老天爷，他们正想找那样的事来笑话我。他们那些家伙，什么事都会相信！

**梅约** （眨眨眼）那么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跑出去，从什么地方找个老婆，去住那个新房舱。她还得是个漂亮的，才能配得上。（他摆出过分关心的样子，看看表）去找老婆的时间不多了，迪克。

**司各特** （大家微笑，他绷着脸）杰姆·梅约，去你的吧！

**安朱** （他一直站在后门旁边沉思，现在走上前来。面带严肃坚决的神色）迪克舅舅，不用为那个多余的房舱担心，要是你愿意带我，我代替罗伯特去。

**罗伯特** （急忙转身向他）阿安！（他立刻看出哥哥眼里的决心，马上就明白事情的原因——惊慌地）阿安，你不能去！

**安朱** 阿罗，你作了你的决定，现在我作了我的。记住，这件事你管不着。

**罗伯特** （哥哥的口气伤了他）可是阿安——

**安朱** 不要干涉，阿罗——那就是我的要求。（转向他舅舅）迪克舅舅，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

**司各特** （清理清理喉咙，不安地斜瞟了杰姆士·梅约一眼。梅约瞪着他的大儿子，好象他觉得安朱忽然发了疯）我当然愿意带你去，阿安。

**安朱** 那么，就定下了。几分钟内我就能把我要带的几件小东西收拾好。

**梅约太太** 不要做傻瓜，迪克。阿安只不过是跟你开玩笑罢了。

**司各特** （不高兴）在这间屋里，究竟谁是在开玩笑，谁又不是，可就难说了。

**安朱** （坚决地）我不开玩笑，迪克舅舅。（司各特怀疑地望着他）你不用害怕我说话不算数。

**罗伯特** （他觉得安朱话里有话，伤了他的心）阿安！那么说是不公平的！

**梅约** （皱眉）我看，这不是个开玩笑的题目，阿安向来不开玩笑。

**安朱** （面向他爸爸）我同意你的意见，爸。我再跟你说一次，一言为定，我下定了决心要走。

**梅约** （目瞪口呆——不能再怀疑安朱话音里的决心——无可奈何地）可是为了什么呢，孩子？为了什么呢？

**安朱** （避开）我向来就想走。

**罗伯特** 阿安！

**安朱** （半恼）你不要乱说，阿罗！（又转向他爸爸）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阿罗既然要走，我知道讲了也没有用处。

现在阿罗留下了，我就没有理由不走了。

**梅約** （喘气）没有理由？你竟敢站在那里对我说那种话吗，安朱？

**梅約太太** （看见暴风雨要来了，赶快插话）杰姆士，他的话是随便说的。

**梅約** （做手势叫她保持沉默）让我说，凯特。（用更为温和的腔调）你怎么突然变了样呢，阿安？你跟我一样清楚，现在正是我下死劲拚命干活的时候，你打一声招呼就跑掉，那是不公道的。

**安朱** （避开他的目光）等阿罗学会了，他会作好他的工作的。

**梅約** 罗伯特就不是种田的材料，你才是的。

**安朱** 你很容易找一个人来干我的活。

**梅約** （极力克制自己，不生气）阿安，听你说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向来认为你是懂事的，竟会说出那种昏话来。（讽嘲地）找一个人代替你！你在这里干活，并不是谁雇你来的，阿安，你可以跟我打一声招呼，象你作的那样甩手不干了。这个农庄是你的，也是我的。你在这个农庄上干活，你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你刚才说你要作的，只是放弃你应尽的责任。

**安朱** （望着地板——简单地）爸，对不起。（稍停之后）再谈也没有用了。

**梅約太太** （放心）瞧！我知道阿安会明白过来的！

**安朱** 别误会了，妈。我不放弃我的主意。

**梅約** 你是说你还是要走，不顾——一切吗？

**安朱** 是的，我要走。我非走不可。（他顽强地望着他的爸

爸）我觉得不应该放过这个机会，去逛逛世界，开开眼界，而且——我想去。

**梅约** （冷嘲）原来——你想去逛逛世界，开开眼界！（他的声音提高了，气得发抖）我没想到，会有今天，我的儿子睁着眼睛当面跟我撒下弥天大谎！（发作）你撒谎，安朱·梅约，而且是个最坏的撒谎家伙！

**梅约太太** 杰姆士！

**罗伯特** 爸！

**司各特** 冷静些，杰姆！

**梅约** （不管他们的反对）他撒谎，他知道。

**安朱** （满脸通红）爸，我不跟你辩论。你想把我想得怎么坏，随你的便。

**梅约** （对阿安指手划脚，气极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老实话——所以你不敢辩！你说你想走开——去开开眼界，你是在说谎！你并不喜欢去逛世界。我看着你长大的，我知道你的脾气，你的脾气就是我的脾气。你是在跟你的天性对着干，要是你真的走了，你将来会大大后悔的。好象我不知道你逃跑的真正原因似的。逃跑才是合适的字眼。你逃跑是因为你自己的弟弟得到了露斯，因为你被刷了，你受了气，所以你——

**安朱** （脸红——紧张地）住嘴，爸！我不要听你的——就是你说的我也不要听！

**梅约太太** （冲向安朱，双臂抱着他，保护他）亲爱的阿安，不要睬他。他说的全是胡说八道！（罗伯特僵硬地站着，两手攥得紧紧的，愁眉苦脸。司各特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安朱安慰他妈妈，她快要哭出来了。）

**梅约** （气得一不做二不休）安朱·梅约，那才是老实话，想想那些老实话，你应该感到羞耻。

**罗伯特** （抗议地）爸！

**梅约太太** （从安朱身边走向梅约；把双手放在他双肩上，好象要把他推回到他原来坐的椅子上去）你不要说啦，杰姆士。请你不要说，好不好？

**梅约** （从他妻子的肩头上望着安朱——倔强地）老实话——地地道道的老实话！

**梅约太太** 嘘——嘘！（她想用一个手指头去封他的嘴，可是他把头掉转开。）

**安朱** （他已经克制住感情）你错了，爸，事实不是那样。（带着反抗的断然口气）我并不爱露斯。我从来没有爱过她，那种念头我从没想过。

**梅约** （怒冲冲地不相信，说话带着鼻音）哼！你是谎上加谎！

**安朱** （发了脾气——尖刻地）我想，要让你来解释一个人想离开这个宝贝农庄，除了用那种外部原因，你就无法可想了。我讨厌这个地方——信不信由你——我喜欢有个机会出去走走，就是这个道理。

**罗伯特** 阿安！不要走吧！你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安朱** （阴沉沉地）我才不管。我在这里已经尽了我的一份力。我不想干了，我有不干的权利。（突然又气又恼；情绪越发激烈）这一整套倒霉的事，我厌烦透了。我恨这个农庄，我恨它的每一寸土地。我讨厌象个奴隶似地挖掘脏土，在太阳下面流汗，连一句感谢的话都得不到。（愤怒的眼泪浮上他的眼睛——力竭声嘶地）我不干了，一刀两

断。如果迪克舅舅不带我上他的船，我另外找一条。不管怎样，我都得到别处去。

**梅约太太** （声音里夹着惊慌）不要搭腔，杰姆士。他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一句话都不要跟他说，等他神志清楚的时候再讲。求求你，杰姆士，不要——

**梅约** （把她从身边推开，他的脸因为盛怒变得紧张、铁青。他怒视安朱，好象非常恨他）你竟敢——竟敢象那样跟我说话？关于这个农庄——梅约农庄——你——你出生的地方——你说出那种话来——（他高抬一只攥紧的拳头威胁地走向安朱）你这个该死的狗崽子！

**梅约太太** （尖叫）杰姆士！（她用双手蒙住脸，无力地坐落在梅约的椅子上。安朱站着，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而坚定。）

**司各特** （站起来，从桌子上面把两臂伸向梅约）算了吧，杰姆！

**罗伯特** （用他自己的身子隔开他爸爸和哥哥）停手！你疯了吗？

**梅约** （抓住罗伯特的手臂，把他推开，然后在安朱面前站了一时，喘气。他用一个发抖的手指头指着门）好吧——走吧！——走吧！你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你下地狱去，只要你愿意！明天早上，不要让我在这里再看见你——要不然——不然——我会赶你出去！

**罗伯特** 爸！看在老天爷面上！（梅约太太放声大哭。）

**梅约** （他抽风似地喘不过气来，瞪着安朱）你走吧——明天早上——上帝在上——不要回来——你敢回来，上帝在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要不然我要——我要——（他

因为喃喃的威胁而浑身发抖，大步走向后面右边的门。）

**梅约太太** （起身，用双臂搂着他——歇斯底里地）杰姆士！

杰姆士！你到哪里去？

**梅约** （语无伦次地）我去——睡觉，凯特。不早了，凯特——不早了。（他走了出去。）

**梅约太太** （跟在他后面，歇斯底里地恳求着）杰姆士！收回你对阿安说的话吧。杰姆士！（她随他出去。罗伯特和司各特睁大吃惊的眼睛瞪着他们。安朱直挺挺站在那里，两眼向前直视，放在身边的拳头攥得紧紧的。）

**司各特** （第一个开口，大声叹气）唉，他发起脾气来，简直就象个魔鬼！阿安，关于那个倒霉的农庄的事，你不该跟他说那些话，你知道农庄的事最容易使他恼火了。（又叹了口气）哎，他在气头上说的那些话，你不见怪吧。等他的气消了一点，他会后悔的。

**安朱** （口音确定不移）你不了解他。（反抗地）话既然说了出来，就收不回去了。我已经作出了选择。

**罗伯特** （强烈抗议）阿安！你不能走！这太傻了——也太可怕了！

**安朱** （冷冷地）阿罗，过一会儿我再跟你谈。（他哥哥的态度使他受不了，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双手捧着头。）

**司各特** （走过来拍拍安朱的背）阿安，我非常高兴你能跟我走。我喜欢你的劲头，还有你跟他说话的那种态度。（放低他的声音说悄悄话）象你这样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海洋上才是个用武之地。（他又拍了拍阿安的背，表示赞许）你和我会成为好伙伴的，要不才怪哪。我要去睡觉了。不要忘记收拾你的行李。能睡就睡一时。在他们起身

以前，我们就早早地溜出去。那就会避免许多口舌。罗伯特可以赶车送我们到镇上，然后把马车赶回来。（他向左后方的门口走去）好吧，晚安。

**安朱** 晚安。（司各特走了出去。两兄弟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安朱走到他弟弟身边一只手放在他背上。他低声说话，充满了感情）阿罗，振作起来。牛奶泼了，哭又有什么用。让我们希望，将来一切都会大吉大利。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办法呢？

**罗伯特** （发狂地）可是那不是实话，阿安，不是实话！

**安朱** 当然不是实话。你知道我也知道，——可是只应该我们两个知道。

**罗伯特** 爸永远不会原谅你的。噢，这件事从头到尾太没有意思了——太惨了。你为什么认为非走不可呢？

**安朱** 你不用问也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气势汹汹地）我可以希望你和露斯得到世界上的一切幸福，我真心诚意地祝福你们。不过你不能期望我留在这里，看着你们两个天天呆在一起，而我却孤孤单单的。我受不了——何况我原先定下的要在这里进行的所有计划都和那个想法有关——（语不成声）我以为她是爱我的。

**罗伯特** （把一只手放在他哥哥的手臂上）上帝！真可怕！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是相亲相爱的，一想到我竟然成了你受苦的原因，我感到非常罪过。要是我早就预料到会出这种事，我向你发誓，我绝不跟露斯说一句话。我发誓我不会说，阿安！

**安朱** 我知道你不会说。那就更糟，因为露斯就会受罪啦。（他拍拍他弟弟的肩膀）现在这样最好。也只好这样，一切困

难我顶住，就是了。过些时，爸会明白我的想法的。（罗伯特摇摇头）——要是他不明白——唉，那也没有办法。

**罗伯特** 可是想想妈看！上帝呀！你不能走，阿安！你不能走！

**安朱** （凶凶地）我非走不可——一定得走开！我告诉你，非走不可。我呆在这里会发疯的，因为每一秒钟都会叫我想起，我扮演的是个多么愚蠢的角色。我一定要走开，想尽办法，忘掉一切。要是我呆下去，我就会恨这个农庄，因为它让我回想起一切事来。我不可能对工作再感到任何兴趣，因为看不到任何目标。难道你还看不出，那会叫人多么难受吗？阿罗，你也爱她，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要记住，我到现在还是爱她的，要是我呆下去，我还会爱下去。那对你或者对她不是太不应该了吗？设身处地想一想（他抓住他弟弟的肩膀猛摇）那时你会怎么办呢？跟我说老实话！你爱她。你会怎么办？

**罗伯特** （哽咽地）我——我会走的，阿安！（他用双手蒙住脸，哆哆嗦嗦地哭起来）上帝！

**安朱** （似乎全身突然轻松了——声音低沉而坚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我非走不可了，那就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罗伯特** （疯狂地反抗）为什么这种事一定要出在我们中间呢？真他妈的！（他发狂似地四下张望，好象要寻找应该负责的命运来进行报复。）

**安朱** （又把手放在他弟弟肩膀上——安慰地）不必要再大惊小怪了，阿罗。事情就这么定了。（勉强微笑）我想露斯有权去挑选她喜爱的人。她挑选得不错——上帝保佑她！

**罗伯特** 阿安，我觉得你真是个好人！我想告诉你，但是又词

不达意。

**安朱** （赶忙打断他的话头）别说了！我们睡觉去吧。太阳出来以前我就得起身。要是你赶车送我们，你也要早起。

**罗伯特** 对，对。

**安朱** （把灯光拧小）我还要收拾行李。（他乏透了，打呵欠）我疲倦极了，就象一口气犁了二十四个钟头的地。（沉闷地）我觉得好象死了似的。（罗伯特又用双手蒙上脸。安朱摇摇头，好象要把他的思想甩掉，他竭力想做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我要熄灯了，来吧。（他拍拍弟弟的背。罗伯特不动。安朱弯腰吹熄了灯。从黑暗中传出他的声音）阿罗，不要坐在那里伤心了。事情总会见个分晓的。来吧，睡一会儿，一切事情终究会好起来的。

（人们听见罗伯特磕磕碰碰地站起身来，人们看见兄弟俩的黑影摸索着向后面的门口走去。）

〔幕落。

# 第 二 幕

## 第 一 场

跟第一幕第二场一样。农庄的会客室，三年以后，仲夏里一个阳光灼人的热天下午，大约十二点半钟的光景。所有的窗子都是开着的，但是没有一丝微风吹动肮脏的白色窗帘。后面挂了一面补过的门帘。从那里可以看见院子，院里有一小片草地，草地中间有一条泥路，从大路旁边白栅栏门通向后门口。

屋内有了改变，不在于它的外表上，而在于它的一般气氛上。从意味深长的琐事上表明粗枝大叶、没有效率和懒懒散散。椅子因为没有油漆显得破旧；桌布斑斑点点的并且铺得歪歪斜斜；窗帘上现出窟窿；一个小孩的玩偶，缺了一只胳臂，躺在桌子下面；墙角里靠着一把锄；一件男外衣丢在后面的长沙发上；书桌上乱堆着许多杂物；许多书乱堆在碗橱上。中午烤人的闷热似乎透进室内，使得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带上一副没精打采、精疲力竭的样子。

餐桌的左端留出一个地方是预备给什么人摆午饭

的。从开着的厨房门里传出洗碟子的声音，时时夹杂着一个女人的烦躁声和一个娃儿的暴躁哭声。

幕启时，梅约太太和艾特金太太面对面坐在那里，梅约太太坐在餐桌后面，艾特金太太坐在餐桌右边。梅约太太的脸已经失去了所有特征，解体了，变成了一副虚弱的面具，带着一种经常要痛哭流涕的无可奈何的悲哀表情。她说起话来，声音犹豫不决，好象失去了所有的意志力。艾特金太太坐在轮椅里。她是个瘦瘦的、脸色青白、看样子并不聪明的女人，大约四十八岁，眼睛冷酷而有光彩。许多年来生着半身不遂的病，过的生活是坐在轮椅里天天被人推来推去，因而养成了慢性病人的自私而烦躁的脾气。两位太太都穿着黑色丧服。艾特金太太神经紧张地缝衣服一面说话。梅约太太面前桌上放着一团没有用过的线，线团上插了几根针。

**艾特金太太** （不高兴地望了一眼留在桌上的碗盏）罗伯特又和往常一样，没有赶回来吃午饭。我真不懂露斯为什么要将就他，我早就叫她不要将就。我不止一次跟她说，“这种胡闹的事不应该继续作下去了。难道他认为你是在开旅馆吗？又没有人手帮忙。”可是她不睬。她跟他简直一样糟糕——她以为她比我这个老病人懂事。

**梅约太太** （闷闷地）阿罗向来拖拖拉拉的。莎拉，他也是没法儿。

**艾特金太太** （嗤责）凯特，你总替他打圆场！只要下决心，谁都有办法——只要他们身强力壮，不象我这样可怜巴拉

的。（想了一想又加上一句虔诚的话）——我弄到这般地步，也是天意。

**梅约太太**　阿罗可不行。

**艾特金太太**　不行！凯特，上帝给了他们好手好脚，可是他们吊儿郎当，浪费时间，不干一件好事，我呢又没有力量帮忙，反而听他们摆布，真把我气疯了。我不是不给他们指点正路。我跟罗伯特说过几千次，我告诉他应该怎样办事。这你是知道的，凯特。你以为他注意我说的话吗？就连露斯，我自己的女儿，也不注意。他们认为我是疯癫的、古怪的老婆子，已经死了一半啦，越是早进坟墓，越是不妨碍他们，越称他们的心。

**梅约太太**　莎拉，不要那么说，他们并没有坏到那种程度。你还有好多年好活哩。

**艾特金太太**　凯特，你跟别人一样，不知道我活不久啦。至少我良心清白，死得瞑目。我尽了全副力量不让这一家垮台。可是他们还是要垮台的！

**梅约太太**　（带着绝望的漠不关心）事情也许变得更坏。罗伯特从来没有种田的经验。你不能希望他一天就学会。

**艾特金太太**　（尖锐地）他已经学了三年，不是学好，而是学坏了。不但你的地，连我的也在内，全都毁了，我毫无办法去挽救。

**梅约太太**　（带着一丝肯定的意思）莎拉，你总不能说阿罗不努力工作吧。

**艾特金太太**　我倒想知道，如果什么事都干不成，努力工作又有什么好处。

**梅约太太**　阿罗的运气太坏。

**艾特金太太**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凯特。空谈不如实验。你不能否认，自从你丈夫两年前去世以后，事情越来越糟了。

**梅约太太**　（用手帕揩去眼泪）他的去世是上帝的意思。

**艾特金太太**　（得意地）那是上帝对杰姆士·梅约的惩罚，因为在他的罪恶一生中，他亵渎了、否认了上帝！（梅约太太低声哭了起来）唉，凯特，我知道我不该提醒你。让我们祷告，让他那个可怜的人得到安息和饶恕吧。

**梅约太太**　（揩眼泪，单纯地）杰姆士是个好人。

**艾特金太太**　（没有理睬这句话）我说的是，自从罗伯特管家以来，事情就一天不如一天。你还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出了什么事，罗伯特并不告诉你。事情摆在你面前，你自己也看不见。不过，谢天谢地，露斯还有时跑来跟我商量商量，因为他的那些名堂把她烦恼得要死。你知道昨天晚上她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差点忘了，她叫我不要告诉你——不过我以为你应该知道。而且不让他们在你背后捣鬼，也是我的责任。

**梅约太太**　（无精打采地）你愿意你就告诉我。

**艾特金太太**　（探身向她——低声地）露斯快要发疯了。罗伯特跟她说，他要把农庄抵押出去——他说，不抵押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支持到秋收，他又没有别的方法弄钱。（她直起腰来——愤怒地）现在你知道你的罗伯特是一块什么料了吧？

**梅约太太**　（听天由命地）要是非得那样——

**艾特金太太**　凯特，我向你提出警告以后，你还愿意签字把农庄抵押出去吗？

**梅约太太**　阿罗说需要怎么作，我就怎么作。

**艾特金太太**　（举起双手）哼，真是傻得出奇！——哼，那是你的农庄，又不是我的，我也就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梅约太太**　也许阿罗会支持下去，直到阿安回来料理家务的那一天。反正不会太久了。

**艾特金太太**　（非常感兴趣）露斯说阿安随时会到。罗伯特认为他什么时候会到这里呢？

**梅约太太**　他说圣代号是一条帆船，他算不准。他收到的上一封信是从英国寄的，就是他们动身回来的那一天。也有一个多月了，阿罗认为他们已经过了期了。

**艾特金太太**　感谢上帝，他回来得正是时候。他在外面跑，应该觉得腻味，急着要回家安下心来重新干活。

**梅约太太**　阿安一直在工作。他写信给阿罗说，他在迪克的船上担任管事。你知道吧？

**艾特金太太**　在船上胡闹一气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到现在他准是腻味透了。

**梅约太太**　（沉思地）我不知道他的变化大不大。他向来是很漂亮、很强壮的。（叹气）三年啦！似乎比三百年还要长些。（眼里噙满眼泪——可怜巴拉地）噢，要是杰姆士能活到他回来——能原谅他，该多好啊！

**艾特金太太**　他永远不会——杰姆士·梅约才不会哩！尽管你和罗伯特想尽办法，要他回心转意，他不是硬着心肠，一直反对他到底吗？

**梅约太太**　（微带一丝怒意）你竟说出那种话来！（伤心地）噢，我知道，在他的心坎里，他原谅了阿安，尽管他太倔强，不愿意承认。正是弹脾气要了他的命——他的顽强自

尊心扯碎了他的心。（她用手帕揩揩眼睛，哭了起来。）

**艾特金太太** （虔诚地）那是上帝的意思。（厨房里响起小孩的大哭声。艾特金太太厌烦地皱皱眉）那个小娃娃真讨厌！好象她故意叫人神经紧张。

**梅纳太太** （拭眼泪）天气热，热的。玛丽这两天不大舒服，可怜的小娃娃。

**艾特金太太** 她的病是她爸爸遗传给她的——老是生病。罗伯特小时老是闹病，你总不否认吧。（深深叹气）他们两人结婚是个大错。我当时是竭力反对的。可是罗伯特的荒唐梦想把露斯迷住了，正经话她听不进去。阿安倒是个能跟她相配的人。

**梅纳太太** 后来我也常常想，也许换个样子好些。不过露斯和阿罗呆在一块，好象也很幸福。

**艾特金太太** 不管怎样，那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意思是要兑现的。（两位太太默默地坐了片刻。露斯从厨房里进来，手里抱着两岁的女儿玛丽，一个美丽、多病、贫血的娃娃，满脸泪痕。露斯老了许多。脸上已经失去青春和新鲜的颜色。她的表情里带有某种严酷和愤恨的东西。她坐在餐桌前面摇椅里，疲劳地叹气。她身穿一件印花布衣服，腰里系一条有油斑的围裙。）

**露斯** 哎哟，真热得够呛！那个厨房就象一个火炉。可了不得！（从额头上把汗湿的头发往后推。）

**梅纳太太** 你为什么不叫我帮你洗碟子？

**露斯** （干脆地）不行。那里会热死你。

**玛丽** （看见桌子下面的玩偶，在妈妈膝头上挣扎）娃娃，妈妈！娃娃！

**露斯**　（拉她）是你睡午觉的时候了。你现在不能跟玩偶玩。

**玛丽**　（开始放声大哭）娃娃！

**艾特金太太**　（恼怒）你不能叫她安静吗？她哭得把耳朵都震破了。放下她，让她跟玩偶玩去，只要她不闹。

**露斯**　（把玛丽放在地板上）　去吧！我希望你满意，不要做声。（玛丽坐在餐桌前地板上默默地玩弄玩偶。露斯望望桌上摆碗盏的地方）奇怪，阿罗总是不按时回来吃饭。

**梅约太太**　（闷闷地）准是又出了什么岔子啦。

**露斯**　（无精打采地）恐怕是的。近来事情好象总是不顺心。

**艾特金太太**　（反唇相讥）要是你有点胆量，就不会那样。饭是你一个人作的，你由着他随便什么时候回来吃！这种事情，我就没有听见过。你太好说话了，毛病就出在这里。

**露斯**　别唠唠叨叨啦，妈。我听厌啦。我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谢谢你，不要干涉我吧。（她揩揩额头上的汗，没精打采地）哎呀！太热啦，没有心思吵架。讲点叫人高兴的事吧。（好奇地）我刚才听见你们谈论阿安来着。

**梅约太太**　我们在猜他什么时候到家哩。

**露斯**　（精神奕奕地）阿罗说，现在他和船长随时都会来到，叫我们大吃一惊。看见他又回到农庄上来，实在是件愉快的事。

**艾特金太太**　等到他也来管管事，我们希望农庄上的事也会显得愉快些。目前真是乱七八糟！

**露斯**　（恼火）妈，别再叨叨了，好不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搞得不理想。老是抱怨又有什么好处呢？

**艾特金太太**　瞧瞧！凯特！可不就象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连对自己的女儿都不能提一点意见，她就是那么倔强任性。

**露斯**　（用双手捂住耳朵——愤激地）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妈！

**梅约太太**　（闷闷地）不要放在心上。阿安回来以后，会把一切都收拾好的。

**露斯**　（满怀希望）噢，是的，我知道他会的。他懂得怎样办好应该办的事情。（苦恼地）要他回到家来，从头收拾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真是丢脸。

**梅约太太**　阿安会料理的。

**露斯**　（叹气）我认为事情出了漏子，并不是阿安的错。

**艾特金太太**　（轻蔑地）哼！（她心神不安地扇着自己）天呐，这儿简直烤人！让我们到后院树荫下面有点风的地方去。走，凯特。（梅约太太顺从地站起来，推着轮椅向后门走去）露斯，你最好也来。对你有好处。教训教训他，让他自己弄饭吃。不要再当傻瓜啦。

**露斯**　（走到门口，拉起门帘——无精打采地）他才不在乎。他吃得不多。可是我走不开。我得打发孩子睡觉。

**艾特金太太**　我们走，凯特。（梅约太太推着她从左边下去。露斯回来，在椅子上坐下。）

**露斯**　（机械地）过来让我脱掉你的鞋子和袜子，玛丽，好一个乖娃娃。你现在得睡午觉啦。（孩子继续一心一意地玩她的玩偶，好象什么都没有听见。一种焦急的表情掠过露斯的疲乏的脸上。她偷偷地望望门口——然后起身，走向书桌。她的举动表现出害怕给人发现，自觉有罪的神气。她从信格里拿出一封信，赶快带着信回到她的坐椅上。她打开信封，很感兴趣地读着信，两颊上升起兴奋的红晕。罗伯特顺着小路走来，悄悄地揭开门帘，走进屋来。他也老

了。两肩下耸，好象负担很重似的。眼睛暗淡无光，脸给太阳晒黑，有好几天没光过了。两颊上一条条汗水和着尘土。嘴角下垂，给他添上一种绝望、消沉的表情。三年的时间使他的嘴和下巴更显得消瘦。他身穿工装裤，长统靴子，开口的法兰绒衬衫。）

**罗伯特** （把帽子丢在沙发上——精疲力竭地长叹一声）唉！今天的太阳热得厉害！（露斯吃了一惊。最初，她本能地想把信藏在胸口。接着她想到更好的办法，她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信，用反抗的眼光望着他。他俯身吻她。）

**露斯** （摸摸他的脸——恼火）为什么不光光脸呢？你的样子真可怕。

**罗伯特** （不在乎）我忘啦，天气这么热，光脸太麻烦了。

**玛丽** （丢开玩偶，快乐地叫喊着向他跑去）爹爹！爹爹！

**罗伯特** （把她高举到头顶上——钟爱地）今儿这么个大热天，我的小宝贝怎么样，呃？

**玛丽** （快乐地喊叫）爹爹！爹爹！

**露斯** （不高兴）不要那么作！你知道现在是她睡午觉的时候，你会弄得她毫无睡意；我就只好守在她身边，一直守到她睡熟。

**罗伯特** （坐在餐桌左边的椅子上，把玛丽抱在膝上）不用操心。我会叫她睡觉的。

**露斯** （简略地）我想，你还得回去工作吧。

**罗伯特** （叹气）是的，我忘记了。（他望见露斯膝头上打开的信）又在看阿安的信？我敢说你现在都能背下来了吧。

**露斯** （脸红了，好象受到责备似的——挑战地）难道我没有权利看吗？他说，这封信是写给我们大家的。

**罗伯特** （带一丝恼意）权利？别傻里傻气了。根本不发生权利的问题。我只不过是说，读了那么多遍，那里面说的你一定全都记得了。

**露斯** 哼，我记不得。（她把信放在桌上，没精打采地站起来）我想你现在要想吃饭了吧。

**罗伯特** （萎靡地）我不想吃。我不饿。

**露斯** 我还给你热着哩。

**罗伯特** （不耐烦）噢，那么好吧。拿来我尝尝看。

**露斯** 我得先把她弄去睡觉。（她走过去要把玛丽从他膝头上抱起来）来，亲爱的。早就过了时候啦，现在你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玛丽** （哭喊）不要，不要！（哀求她爸爸）爹爹！不要！

**露斯** （责备罗伯特）瞧！现在看你把她惯的！我告诉你不要——

**罗伯特** （简略地）那么，由她去吧。她呆在这里也顶好。要是你不打扰她，她在我的膝头上就会睡着。

**露斯** （发火）不许她那么作！她得学着听话！（向玛丽晃晃手指头）你这个淘气的小丫头！妈妈为了你好，叫你跟妈妈走，你走吗？

**玛丽** （抱住她爸爸）不，爹爹！

**露斯** （发脾气）你要挨一顿好揍，我的小姐——要是你不好好听话，我马上就揍你一顿，听见没有？（玛丽吓得哭了起来。）

**罗伯特** （突然生气）让她去！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不要拿打来吓唬她。我不答应。（安慰哭喊的玛丽）好啦！好啦！小宝宝！娃娃是不哭的。要是你哭，爹爹就不喜欢你啦。

爹爹抱你，你一定要象个好孩子答应睡觉。爹爹叫你睡，你睡吗？

**玛丽**　（偎着他）睡，爹爹。

**露斯**　（望着他们，她的苍白的脸绷得紧紧的）你还有脸教训人家怎样做事！（她咬紧嘴唇。夫妇两人带着近似仇恨的表情，互相瞪视；随后露斯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转身走开）好吧，要是你以为容易，你照顾她好了。（她走进厨房。）

**罗伯特**　（抚摸玛丽的头发——温柔地）我们做给妈妈看看，你是个好孩子，好不好？

**玛丽**　（渴睡地哼哼）爹爹，爹爹。

**罗伯特**　我们来看看：你妈妈在你睡觉以前，脱掉你的鞋子和袜子吗？

**玛丽**　（半闭着眼，点头）好吧，爹爹。

**罗伯特**　（脱掉她的鞋子和袜子）我们来做给妈妈看，我们知道怎样去做那些事情，好不好？一只鞋脱下来了——又一只鞋脱下来了——一只袜子脱下来了——又一只袜子脱下来了。脱完了，多么好，多么凉快，多么舒服。（他俯下身去吻她）现在要是爹爹带你上床，你答应马上就睡觉吗？（玛丽渴睡地点点头）那才是个好孩子。（他小心地把她抱在怀里，带她走进卧室。可以隐隐听见他哄孩子入睡的声音。露斯从厨房出来，拿起桌上的盘子。她听见屋里的声音，蹑脚走到门口，向内看。随后她走向厨房，但是站住想了一下，脸上现出难以掩饰的忌妒的颜色。一听见屋里有响声，她赶紧躲进厨房。过了一时，罗伯特又进屋来。他走上，捡起鞋子和袜子，随便丢在餐桌下面。看见

四下无人，他走向碗橱，挑选了一本书。回到椅子跟前，坐下，马上专心读起书来。露斯从厨房回来，端着一盘食物和一杯茶。她把杯盘放在他面前，坐在原来的位子上。罗伯特继续看书，忘记了桌上的食物。）

**露斯** （气恼地观察他片刻之后）喂，放下那本书吧！你没看见饭都凉了吗？

**罗伯特** （阖上书）请原谅，露斯。我没注意。（他拿起刀、叉，慢条斯理地吃起来，没有胃口。）

**露斯** 我觉得你也要替我想想，阿罗，不要老是过了时候才来吃饭。如果你以为在那火辣辣的厨房炉灶旁边，替你热菜热饭，是件好玩的事情，那你就错了。

**罗伯特** 露斯，对不起，真是对不起。每天都有事情拖我的后腿。我本来想按时回来的。

**露斯** （叹气）“本来想”不算数。

**罗伯特** （带着和解的微笑）那么，惩罚我吧，露斯。让饭凉去，不要为我麻烦就是了。

**露斯** 等你吃完以后，才能洗碗，还不是一样。

**罗伯特** 我洗。

**露斯** 那会弄得一塌糊涂！

**罗伯特** （想故作轻松）这种天气能吃凉饭凉菜，倒也不坏。

（露斯既没有搭腔又没有微笑。他又打开书，读了起来，时时勉强吃一口饭。露斯恼火地瞪着他。）

**露斯** 你还有自己的非作不可的事。

**罗伯特** （心不在焉，眼睛还在看书）当然有。

**露斯** （怨恨地）老是看书，你是不会把事情办好的。

**罗伯特** （砰的一声把书阖上）我看书消遣消遣，你为什么唠

叨个不停呢？难道因为——（他陡然打住。）

**露斯** （变色）我想你要说的是，因为我太蠢了，看不懂书。

**罗伯特** （惭愧地）不是——不是。（气恼）你为什么老是逼我，要我说出我不想说的话呢？我在这个倒霉的农庄上干活，你不来给我增加麻烦，已经够我受的了。你知道我为了支持下去，费了多大的劲，尽管运气不好——

**露斯** （轻蔑地）运气不好！

**罗伯特** 我还要加上一句，我自己明白，我干不好庄稼活。不过你也不能否认，运气也确实不好。你为什么不能把事情想得全面些。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作呢？我们从前合作过的。我知道你也有困难。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互相帮助，反而互相为难呢？

**露斯** （阴郁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罗伯特** （起身，一只手放在她肩上）我知道。不过让我们俩干得更好一些。我们两方面都可以改进。事情出了毛病，即使是我的错，也要常常说点鼓励的话。你知道，自从爸去世以后，我吃过的苦头。我不是一个种庄稼的人。我从来也没有想当过。由于环境关系，我没有别的事可作，我只好支撑下去。你帮我的忙，我还能对付下去。你不帮我的忙——（他耸耸肩膀。一顿。随后低头吻吻她的头发——故作轻松愉快）那么你答应啦；我也答应一到钟点准回来——你叫我作什么就作什么。话就这么说定了，行吗？

**露斯** （闷闷地）我想就那样吧。（厨房门口有人大声敲门，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有人敲厨房门。（她赶紧出去。过了一会儿她又进来）是潘恩。

**罗伯特** （皱眉）不知道现在又出了什么事？（大声）请进来，

潘恩。（潘恩从厨房里懒懒散散地走进来。他是个高大、笨拙的年轻人，有一张迟钝的面孔和一对东张西望狡猾的眼睛。他身穿工装裤、皮靴等等，头戴一顶粗宽边粗草帽，推在后脑勺上）潘恩，什么事？

**潘恩** （慢吞吞地）割草机坏了。

**罗伯特** 不会吧。上星期才找人修理过。

**潘恩** 还是坏了。

**罗伯特** 你不能收拾吗？

**潘恩** 不行。不知道那个鬼东西出了什么毛病。反正是干不了活啦。

**罗伯特** （起身拿帽子）等一等，我去看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潘恩** （鲁莽地）有没有问题跟我没关系。我不干了。

**罗伯特** （着急）你不是说你要扔掉你的工作吧？

**潘恩** 一点不错。今天我这个月满期，我要拿我的工钱。

**罗伯特** 你为什么现在要走呢，潘恩？你知道我手上的活忙不过来。你一打招呼就走，我要另找一个人可就难了。

**潘恩** 那是你的事。反正我不干了。

**罗伯特** 但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虐待了你，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吗？

**潘恩** 那倒没有。（晃晃他的手指头）我不愿给人家笑话，就是这么回事；我在蒂姆士家里找到了事，我不在这里干了。

**罗伯特** 给人家笑话？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谁笑话你呢？

**潘恩** 所有的人。早上我赶车运牛奶的时候，他们全都笑话我，拿我开心——哈里士家的小子、史落根家里新来的人，还

有米德家的毕尔·伊文思，还有其他一些人。

**罗伯特** 因为怕人家笑话，你就干脆离开我，你这个理由真怪。

你替蒂姆士作工，他们不同样笑话你吗？

**潘恩** 他们不敢。蒂姆士是附近最好的农庄。他们笑话我，是因为我替你干活，就是这么回事！“梅约家里的事情怎么样啦？”他们每天早上吆喝说。“罗伯特在干什么——在玉米地里放牛吗？他今年还跟去年一样，用雨水搅拌干草吗？”他们大喊说。“还有他发明了什么电动榨奶机，去糊弄那些没有奶水的母牛，给他下固体的苹果酒吗？”（非常恼火）他们说的就是那种话；我可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了。附近谁都知道我是第一流农业工人，我可不愿意他们把我看扁了。所以我离开你。我想支我的工钱。

**罗伯特** （冷冷地）要是那样，你就去你的吧。明天我从镇上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拿到你的工钱；现在没有。

**潘恩** （转身走向厨房的门口）那行。（他走出去时，回过头来说）一定要把工钱给我，要不然会有麻烦的。（他走出去，可以听见厨房门砰然关上的声音。）

**罗伯特** （露斯一直站在门口，现在走过来没精打采地坐在老地方）这个傻头傻脑的倒霉蛋！现在草怎么割呢？这就是我碰到的鬼事的一个例子。谁也不能把那种责任推在我身上。

**露斯** 对别人他才不敢那么放肆！（怀恨地，向桌上的阿安的信瞟了一眼）幸好阿安回来了。

**罗伯特** （并不怀恨）是的，阿安马上就会看出什么是应该作的。（带着亲切的微笑）不知道他的变化大不大？从信上看，好象不大，是不是？（摇摇头）经过这些年的奔波，

我总怀疑，他还想定居下来，再过这种单调的农庄生活。

**露斯** （憎恶地）阿安不象你。他喜欢农庄。

**罗伯特** （沉浸在他自己的思想里——热情地）上帝呀，他见过并且经历过多少事情呀！想想他到过的这些地方！我过去梦想过的所有那些神奇、遥远的地方！上帝，我多么羡慕他啊！多么美妙的旅行啊！（他跳起来，本能地走向窗前，注视天边。）

**露斯** （辛酸地）我想你没有走成现在后悔了吧？

**罗伯特** （过于沉迷在他自己的思想里，没有听见她的话——报复地）噢，那边那些可恶的山啊，我从前以为它们会答应给我带来很多希望！现在我已经变得仇恨它们了！它们就象一个狭窄的牢狱天井的四面围墙，把我关在里面，跟生活当中一切自由和神奇的东西隔开。（他转过身来，面对房内，用一种表示厌恶的姿态）有时候我想，要不是为了你，露斯，还有——（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小玛丽，我会扔掉一切，沿着大路走下去，心里只抱着一个想头——把整个天涯海角放在我跟那些山中间，能够再自由呼吸一次！（他坐在椅子上，自嘲地苦笑）我又作梦了——从前的傻梦。

**露斯** （用一种低沉、抑郁的声音——眼里冒着怒火）作梦的不止你一个！

**罗伯特** （沉埋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尖刻地）阿安倒有了机会——他得到了什么呢？他的信念起来就象一个——一个庄稼汉的日记！“现在我们到了新加坡。那是一个肮脏地方，比地狱还要热。两个水手发烧躺下了，干起活来，人手就不够了。我但愿再开船，尽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颠

来簸去也是一件苦事！”（嘲讽地）他就是那么总结他的东方印象的。

**露斯** （她的受抑制的声音有点发抖）你不必嘲笑阿安。

**罗伯特** 我想起——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你知道我并不嘲笑阿安他本人，但是他对事物的态度——

**露斯** （她的眼睛冒火，勃然成为不可控制的愤怒）你也嘲笑他！我才不听你的那一套！你应该感到可耻！（罗伯特吃惊地瞪着她。她怒冲冲地说下去）你也有资格去评论别人？你游手好闲，把一切事情都弄得稀糟！你办事的那种愚蠢方法！

**罗伯特** （生气）不许你说那种话，你听见没有？

**露斯** 你在你哥哥身上挑错。他比你高明十倍！你忌妒，就是那么回事！你忌妒他，因为他成了一个象样的人，而你只不过是一个——一个——（她气极了，说不清楚。）

**罗伯特** 露斯！露斯！你竟说出那种话来，你要后悔的。

**露斯** 我才不后悔！我永远不后悔！我只不过说出了我想了多年的话罢了。

**罗伯特** （吓呆了）露斯！你真是那么想的吗？

**露斯** 你以为好受吗？——跟你这么一个人过日子——一天到晚受罪，因为你不成个人样，不能象别人那样作工、办事。可是，你从来不承认你不行。你以为你比别人好得多，你受过大学教育，其实你在大学里什么也没学到，你整天念那些无用的书，不干活。我想，你以为象我这样一个贫穷、无知的人，作了你的老婆，应该觉得光荣！（猛烈地）可是我才不觉得光荣哩。我讨厌！我讨厌看见你。噢，要是我早就知道，该多好！要是我不那么糊涂，听你的那些廉价

的、愚蠢的、从书本上学来的诗意的废话，该多好！要是我早就看出你的本来面目——象你现在这样——我宁愿死掉也不会嫁你！我们同居不到一个月，我就懊悔了。等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已经太晚了。

**罗伯特** （提高嗓门）现在——我才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人——跟我同居的是个什么货色。（发出一种刺耳的笑声）上帝！并不是我没猜出你是多么卑鄙和渺小，可是我一直对自己说，我一定是猜错了——我真是个傻瓜！真是个该死的笨蛋！

**露斯** 你刚才说，要不是为了我，你会顺着大路走下去。好吧，你可以走，越快越好！我不在乎！没有你，我更高兴。农庄也会好一点。自从你管事以来，它算倒了霉。所以走吧！去作一个浪荡汉吧，那是你向来想作的，你也只配作那种人。没有你，我也可以过下去，你不用担心。（兴高采烈地）阿安回来了，不要忘记！他会料理家事的。他会做出一个男子汉应该做出的事来！我不需要你了。阿安就要回来了。

**罗伯特** （他们俩都站着。罗伯特抓住她的肩膀，瞪着她的眼睛）什么意思？（他使劲摇晃她）你在打什么主意？你那个坏脑子里想些什么——你——你——（他的声音成为一种刺耳的喊叫。）

**露斯** （尖声反抗）是的，我打的就是那个主意！就是你杀了我，我也要说！我爱阿安。我爱他！我爱他！我向来爱他。（欣喜若狂）他也爱我！他爱我！我知道他爱我。他向来爱我！你也知道他爱我！所以走吧！要是你想走，就走吧！

**罗伯特** （推开她。他摇摇晃晃地靠在桌子上——口齿不清地）

你——你这个下贱女人！（他站在那里，怒视她。她的身子依靠在餐桌上，喘着气。卧室里被惊醒的孩子发出吃惊的大哭声。哭声不停。男女二人站在那里恐怖地互相观望。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的争吵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一顿。屋前大路上传来车马声。两个人突然得到了同样的预感，屏息静听，好象听着梦里的声音。车马声停了下来。他们听见阿安从大路上拖长声音大叫——“哎咳！”）

**露斯** （带着透不过气来的欢呼声）阿安！阿安！（她冲过去，抓住门把手，就要把门打开。）

**罗伯特** （用强制服从的命令口气）住手！（他走向门口，轻轻地把浑身发抖的露斯推开。孩子的哭声更高）我去接阿安。你最好进去看看玛丽，露斯。（她不服气地望了他片刻，但是他眼里有种光芒使她转身慢慢地走进卧室。）

**阿安的声音** （更高的喊叫）哎咳，阿罗呀！

**罗伯特** （用一种故作高兴的呼喊来回答他）哈罗，阿安！（他打开门走了出去。）

〔幕落。

## 第 二 场

农庄上一座小山顶上。第二天上午大约十一点钟。天气热而无云。可以望见远方的大海。

山顶微微向左方倾斜。一块大石头立在中央后面。更向右有一棵大橡树。从太阳晒白的草丛中，可以隐约看见一条小路，从左前方通向山顶。

罗伯特坐在大石头上，双手托着下巴。向着海上

的天边眺望。他的脸色苍白憔悴，他的表情极度沮丧。玛丽坐在他身边树荫下的草地上，玩她的玩偶，独自愉快地唱歌。随后，她好奇地望望她爸爸，把玩偶靠在树上，走过来爬到他身上。

**玛丽** （拉他的手——关心地）爹爹病了吗？

**罗伯特** （望望她，强笑）没有，亲爱的，为什么呢？

**玛丽** 跟玛丽玩吧。

**罗伯特** （温柔地）不，亲爱的，今天不玩。爹爹今天不想玩。

**玛丽** （抗议地）要玩，爹爹！

**罗伯特** 不，亲爱的。爹爹确实觉得有点不舒服。我的头痛得厉害。

**玛丽** 让玛丽看看。（他低下头。她摸摸他的头发）讨厌的头。

**罗伯特** （吻她——微笑）瞧！现在好点了，亲爱的，谢谢你。

（她偎近他。他们俩都向大海望了一会儿。最后转身向她，温柔地）你愿意爹爹走开吗？——走得老远，老远的。

**玛丽** （含着眼泪）不要！不要！不！爹爹，不要！

**罗伯特** 你不喜欢阿安伯伯吗？——昨天来的那个人——不是有白胡子的那个老头儿，另外一个。

**玛丽** 玛丽爱爹爹。

**罗伯特** （作出果断的决定）他不会走的，孩子。他只是在开玩笑。他不会离开他的小玛丽。（他紧紧搂着孩子。）

**玛丽** （发出一声痛叫。）

**罗伯特** 噢！痛啦！对不起，小宝贝。（他把孩子放在草地上）去跟玩偶玩去，那才是个好孩子；要当心躲在树荫里。（她不大情愿地离开了他，又拿起她的玩偶。片刻之后，她指

着左边山下。）

**玛丽** 人，爹爹。

**罗伯特** （朝着那个方向望去）那是你伯伯阿安。（过了一时，安朱从左面上来，愉快地吹着口哨。外表上他很少改变，除了他的脸，在热带晒了几年，已经变成古铜色，但是在态度上却大有改变。从前那种平易温和的性情，一部份消失在实事求是的活泼而敏捷的声音举止之中。他说话时有一种权威的口气，好象习惯于发号施令，并且一定要贯彻执行。他身穿一个商船船员常穿的蓝色制服，戴一顶便帽。）

**安朱** 原来你们在这里呀。

**罗伯特** 哈罗，阿安。

**安朱** （走向玛丽）跟你单独呆在一起的这位小姑娘是谁呀？这位漂亮的小姑娘是谁呀？（他用手指头搔逗又笑又扭动身子的玛丽，然后抱起她来，高高地举过头顶）飞呀飞！（他又放她在地上）好好玩吧！（他走过来，坐在罗伯特身边大石头上，罗伯特向旁边挪动，给他腾出一个地方）露斯告诉我，大概会在这个山头上找到你，不过她不说我也能猜得到。（他亲热地戳戳他弟弟的肋骨）还在玩你的老把戏，老伙计！我记得从前你常常跑到这里来发呆作梦。

**罗伯特** （微笑）我现在上这儿来，因为这是农庄上最凉快的地方。我早就不作梦了。

**安朱** （嘻笑）我才不相信。你不会改变得那么厉害。（稍停之后——带着孩子气的热情）我说，在这个山头上，又跟你单独谈心，确实把陈年往事都带了回来。回到家来我觉

得快乐极了。

**罗伯特** 你回来我们也觉得高兴。

**安朱** （稍停——有意地）我跟露斯到各处看了一看。事情好象并不——

**罗伯特** （脸红了——简略地打断他哥哥的话）别管那倒霉的农庄吧！让我们谈点有趣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和你单独谈话。跟我讲讲你旅行的事。

**安朱** 我想我在信里什么都讲了。

**罗伯特** （微笑）你的信，不妨说，太简略了。

**安朱** 噢，我知道我不是个作家。你不要怕伤害我的感情。我宁愿经历一次台风也不愿再写一封信。

**罗伯特** （深感兴味）那么你是经过台风的了？

**安朱** 经过——在中国海。只好下了帆让它吹了两天。我以为我们一定会见到海神的。作梦也没想到浪那么高，风那么大。要不是幸亏我们有一个高明的船长迪克舅舅，我们大家早就喂了鲨鱼啦。就那我们也损失了一根主桅杆，只好回到香港去修理。这些事我在信里一定都写过。

**罗伯特** 你从来没有讲过。

**安朱** 唉，台风过后，有那么多肮脏活要干，才能把船收拾停当，一定是我忘了写了。

**罗伯特** （望着安朱——奇怪地）连台风都忘了？（带着一丝讽嘲）你真是个怪人，阿安。难道你告诉我的全是你记得的事吗？

**安朱** 要是我想尽量跟你说，我能说出一大堆的细节。全是叫人毛骨悚然的玩意，我告诉你吧。你应该去那里亲身经验一番。我记得最糟心的时候，我想起过你来，我对自己

说："阿罗把海想得那么美，要是他看见了，就会治一治他的空想。"我敢打赌，真会的！（他加重语气地点点头。）

**罗伯特** （枯燥无味地）好象海洋给你的印象不大好。

**安朱** 我应该说，是不大好！要是能办得到，我绝不再上船去，除了要到不通火车的什么地方去。

**罗伯特** 可是你还学过当船员哩。

**安朱** 不学点什么，我就会发疯。度日如年呀！（他笑了）至于你常常梦想的东方——你应该去看看，并且去闻闻！他们那种又脏又窄的街道，经过热带的太阳一晒，你走在那样的一条街道上，你往常所梦想的"神奇和神秘"会让你恶心一辈子。

**罗伯特** （厌恶地瞟他哥哥一眼，畏缩地）原来你在东方发现的就是一股臭气呀？

**安朱** 何止一股臭气！一万股臭气！

**罗伯特** 从你的信上看，有些地方你还是喜欢的，比如悉尼、布宜诺斯艾利斯——

**安朱** 是的，悉尼是个好地方。（热情地）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才是最好的地方。在阿根廷，一个人大有成功的机会。你说得不错，我喜欢那个地方。我告诉你，阿罗，等我看望过你们，能搭上一只船，我就到那里去。我在船上可以当个小职员，到了那里，我就上岸。我要把迪克舅舅给我的每一分工钱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做生意去。

**罗伯特** （瞪着他哥哥——慢吞吞地）那么你不在农庄上呆下去了吗？

**安朱** 当然不呆。你以为我要呆下去吗？那有什么意思？料理

这么个小地方，有一个人就够了。

**罗伯特** 我想这个地方现在在你看来实在小得很。

**安朱** （没有注意到罗伯特话里的讥讽）阿罗，你想象不到阿根廷是多么好的地方。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个经营海上保险的家伙。他给我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他的哥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作粮食生意的。这个人很喜欢我，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回去的话，他会给我找个工作。我本想当场就接受下来，不过我不能使迪克舅舅为难，而且我又答应过你们要回来看看。但是我要回到那里去，你瞧着好了，我会成功的！（他拍拍罗伯特的背）你想，那不是一个顶好的机会吗，阿罗？

**罗伯特** 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阿安。

**安朱** 我们把这个叫做农庄——可是你应该听听那边的农庄是个什么样儿——我们这里的一亩田，在他们那里就是十平方英里。那是个新兴国家，大事业正在开展——我想在去世之前干一番大事。讲到种庄稼，我不是外行，粮食我也懂得一点。最近我又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他注意到罗伯特心不在焉的神气，笑了起来）醒醒吧，你这个诗人书呆子。我知道我讲的生意经使你感到讨厌，是不是？

**罗伯特** （窘笑）不，阿安，我——我刚巧想起别的事情来。（皱眉）近来我常常想，要是我能有些象你那样的办事才干就好了。

**安朱** （认真地）有些事情我想谈谈，阿罗，关于农庄的事，你不在乎吧。

**罗伯特** 你讲吧。

**安朱** 今天上午我跟露斯到农庄上走了一走，她跟我谈了一些

事情——（闪烁其辞）我看得出来农庄的光景不好。你不必责备自己，当一个人不走运——

**罗伯特** 不是那样的，阿安！是我的错。你跟我一样清楚。最好的年头不过是够本罢了。

**安朱** （稍停）我积攒了一千多块钱，你可以拿去用。

**罗伯特** （坚决地）不。你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作生意，你得拿那个作本钱。

**安朱** 我不要。我能——

**罗伯特** （下定决心）不，阿安！说一不二，不要！我不听你的。

**安朱** （抗议地）你真是个顽固的家伙！

**罗伯特** 噢，秋收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你不要担心！

**安朱** （怀疑地）也许会。（稍顿之后）爸没有多活几年替你支撑门户，真是太不幸了。（动了感情）听见他去世，我心里象刀割一样。他始终没有软化下来，是不是？我是说，关于我的事。

**罗伯特** 应该说，他从来不理解你。他现在总理解了。

**安朱** （稍停以后）使我不得不走的原因，你不会完全忘记吧，是不是，阿罗？（罗伯特点点头，但掉过脸去）当时我比你更不懂事。我毕竟走了，那也是天意。老天爷打开了我的眼睛，叫我明白我是怎样糊弄我自己。我在海上不到六个月，就把那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了。

**罗伯特** （转身注意观察安朱的眼睛）你是在说——露斯吗？

**安朱** （慌张）是的。我希望你不要误会，要不然我什么都不说了。（正视罗伯特的眼睛）我告诉你，我早就忘了，我说的是实话。说我那么容易把事情忘掉，听起来好象不象

话，不过我想当时支配我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孩子气的想法。现在我可以肯定我从来没恋爱过。我不过是闹着玩，自以为在恋爱，自以为是个英雄罢了。（他放心地长长叹了一口气）咳！我真高兴我把心里话都抖了出来。我自从回到家来，我一直觉得别扭，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他的声音里带有一丝恳求）你现在全都弄清楚了吧，阿罗？

**罗伯特** （低声地）是的，阿安。

**安朱** 我也要告诉露斯，要是我能鼓起勇气。经过从前的那一段，又不知道我对那件事的想法，现在我回到家来，她一定会觉得难受。

**罗伯特** （慢吞吞地）为了她，也许还是不告诉她好。

**安朱** 为了她？噢，你是说她不愿意我再提起过去那些傻事吗？可是我还是认为那会更糟，要是——

**罗伯特** （脱口而出——声音里含着痛苦）随你的便，阿安；看在上帝份上，这件事我们就不要谈了！（一顿。安朱莫名其妙，难受地望着罗伯特。过了一会儿，罗伯特继续说下去，徒然想故作镇静）请原谅，阿安，倒霉的头痛把我的神经都痛炸了。

**安朱** （喃喃地）好吧，阿罗，只要你不生我的气。

**罗伯特** 迪克舅舅今天早上没露面，哪儿去啦？

**安朱** 他到码头上去照料圣代号上的事。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也得去照料一下，所以我就穿了这一身衣服来。

**玛丽** （指着左面山下）看！妈妈！妈妈！（她挣扎着站起来。露斯出现在左面。她身穿白色衣服，说明她在打扮。

她显得漂亮，脸色通红，生气勃勃。）

**玛丽** （跑向她妈妈）妈妈！

**露斯** （吻她）哈罗，亲爱的！（她走向大石头，对罗伯特冷冷地说）杰克有事要找你。他先前干的活儿干完啦。他正在大路上等你。

**罗伯特** （起身——没精打采地）我这就下去。（他望望露斯，看见她衣着一新，他的脸色因为痛苦而阴沉下去。）

**露斯** 请你把玛丽带去。（向玛丽）跟爹爹去，那才是个好娃娃。奶奶已经把你的午饭准备好了。

**罗伯特** （简短地）来，玛丽！

**玛丽** （拉住他的手，在他身边快乐地乱跳）爹爹！爹爹！（他们从左面下山。露斯从后面望了他们一会儿，皱皱眉，转身向阿安微笑）我要坐下。来，阿安。这就象往常一样。（她轻快地跳上石头顶上，坐下）从家里出来，这上面又好又凉快。

**安朱** （半坐在大石头边上）是的，这里是很好。

**露斯** 为了欢迎你回来，我自动放了一天假。（兴奋地笑着）我觉得非常自由，真想生一双翅膀，飞到海上去。你是个男子汉，你不会懂得，一天到晚做饭、洗碟子多难受、多无味。

**安朱** （作苦脸）我能猜想得到。

**露斯** 另外，你妈妈坚持要作第一顿饭给你接风。你回来了她可乐坏啦。要是你看见她慌慌张张把我赶出厨房的那副样子，你准会认为我是在阴谋毒害你咧。

**安朱** 妈就是那样，上帝保佑她！

**露斯** 她非常想念你。我们大家都想念你。今天早上我们到处

看了一下，你看了我给你指点的地方，你听我跟你说的话，你不能否认，连农庄都想念你。

**安朱** （皱皱眉）情况不好，那是事实！担子太重，压得可怜的阿罗够呛！

**露斯** （轻蔑地）只怪他自己。他对任何事都不发生兴趣。

**安朱** （责备地）你不能怪他。他生来就不是个种庄稼的人。不过我知道，为了你，为了老人和小孩，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露斯** （冷淡地）是的，我想是那样。（欣喜地）谢天谢地，那种日子现在总算过去了。阿安，等你来接管下去，阿罗经常抱怨的那种“坏运气”就不会再有了。农庄需要的是个内行，有预见又能及时作准备工作。

**安朱** 是的，阿罗没有那种本领。他自己也坦白承认。我要想法替他雇一个好手，一个有经验的庄稼汉，在农庄上工作，一面拿工钱，一面按百分比分红。那就会把阿罗手上的事情接管过去，阿罗就不用担心得要死了。露斯，他的样子非常憔悴。他应该当心身体。

**露斯** （心不在焉）是的，我想是那样。（他开头说的几句话使她充满了预感）你为什么要雇一个人来管事呢？既然你现在回来了，似乎就没有必要那么作了。

**安朱** 噢，我在这里，我当然要经管一切。我是说我走了以后。

**露斯** （好象不能相信她的耳朵）走了以后？

**安朱** 我还要到阿根廷去。

**露斯** （震惊）你还要去航海！

**安朱** 不，不是去航海。航海的事我永远不干了。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作粮食生意。

**露斯**　那是个很远的地方，是不是？

**安朱**　（从容地）大约六千英里。很远的一次旅行。（热情地）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极好的机会，露斯。问问阿罗去，我刚才全都告诉他了。

**露斯**　（脸上露出一股怒色）他没有劝你不要走吗？

**安朱**　（吃惊）没有，当然没有。为什么要劝呢？

**露斯**　（慢吞吞地，怀恨地）他就是那么个人——不劝。

**安朱**　（不满地）阿罗这个人太好啦，他知道我下决心作一件事，他绝不阻拦我。而且我跟他一说，他就明白那是多好的一个机会。

**露斯**　（头昏眼花地）你一定要走吗？

**安朱**　当然。噢，不是马上就走。我得等候一艘开往那里的船，也许要等很久。不管怎样，我想在家里呆一阵子，看望看望亲戚朋友们，然后才走。

**露斯**　（愣住）哦。（突然感到苦恼）噢，阿安，你可不能走！你莫走。我们大家都想——我们大家一直都在盼望，都在祷告你回来呆下，住在农庄上，管管事。你一定不能走。想想看，要是你走了，你妈会多么难受——要是你把农庄交给阿罗去照管，它会糟成什么样儿。你看不出来吗？

**安朱**　（皱眉）阿罗干得并不太坏。我找个人来指导一下，农庄上的事不会有什么不妥当的。

**露斯**　（固执地）可是你妈——想想她吧！

**安朱**　我不在家，她已经习惯了。当她知道我出去，对她和我们大家都有极大的好处，她不会反对的。你问问阿罗。几年之内，我就会发大财，等着瞧好了。那时我就回来住下，把这个农庄变成本州中顶呱呱的一个。同时，我在那

边也能帮你们俩的忙。（恳切地）我告诉你，露斯，我一上岸，就好好干，我相信苦干和决心会成功的。我知道会成功的！（兴奋，带点夸张的口吻）我告诉你，我觉得我能作出比安安稳稳种庄稼更伟大的事情来。这次航行多多少少启发了我。它告诉我，世界比我从前想的大得多。钉在这里，象一个苍蝇叮着糖浆似的，已经不能满足我了。这里的事情似乎很渺小。你应该能够懂得我的想法。

**露斯** （沮丧地）是的，我想我懂得。（稍停之后，脑子里突然起了疑心）阿罗跟你说了些什么——关于我的事？

**安朱** 说了？关于你的事？没有呀。

**露斯** （紧紧瞅着他）你说的是实话吗，阿安？他没有说我——（她不知所措地说不下去了。）

**安朱** （奇怪）没有，我记得他没有提到过你。为什么？你怎么会认为他讲到你呢？

**露斯** （揉搓她的双手）噢，我真希望我能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

**安朱** （气愤）你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谎，是不是？而且为什么要说谎呢？

**露斯** （还不相信）你相信——你愿意发誓——（她的眼睛往下看、半转过身去）现在赶你再走开的原因和上次赶你出走的那个原因是相同的吗？要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我要对你说——你就不要走啦。（她说到末尾，她的声音降低到一种颤动、轻柔的耳语程度。）

**安朱** （困惑——强笑）噢，原来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呀？好吧，你不用再担心啦——（认真地）我不怪你，露斯。经过上次我作的那种傻事，出走以后，现在又回来，你自然觉得

为难。

**露斯** （她的希望破灭了，痛苦地喘气）噢，阿安！

**安朱** （误会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跟你说这种傻话。不过我总是认为还是说出来的好。说出来，我们三个就能象往常一样，呆在一起，不至于因为我们中间有人误会而感到担心。

**露斯** 阿安！请你不要说了吧！

**安朱** 既然开了头，现在就让我说下去吧。这可以帮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我希望你不要认为，作过一次傻瓜的人，一定得作一辈子傻瓜；也不要因为我的傻事，老是感到不安。我希望你相信，我早就把那些傻念头丢掉了，现在——好象是——你向来就是我的妹妹，就是那么回事，露斯。

**露斯** （受不了啦——歇斯底里地笑起来）老天爷，阿安——请你不要说了吧！（她又把脸埋在双手里，两个下垂的肩膀发抖）

**安朱** （懊悔地）好象我今天一张嘴就说错话。当我想跟阿罗提起这件事来，他几乎用了同样的话来封上我的嘴。

**露斯** （凶凶地）你跟我说的话——你也跟他说了？

**安朱** （惊讶）当然！为什么不能说呢？

**露斯** （发抖）噢，我的上帝！

**安朱** （吃惊）为什么？我不应该说吗？

**露斯** （歇斯底里地）噢，你要干什么，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不要管我！走吧！（安朱起身，从左面走下山去。她的行为使他为难，难过，莫名其妙。）

**安朱** （稍停之后，指着山下）哈罗！他们回来了——船长也

来了。我不明白，他怎么回来得这么快？那就是说，我得赶忙到码头上去上船。阿罗把孩子也带来了。（他回到大石头跟前。露斯转过脸不看他）咳！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爸爸象阿罗那样，和孩子那么亲热！她每动一步，他都在守着。我不怪他。你们俩都应该为她感到骄傲。她的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娃娃。（他瞟瞟露斯，想看看要取得她的欢心的明显企图有没有什么效果）我看得出来，她一身上下都象阿罗，你看呢？当然不可否认她也有象你的地方。她的眼睛里就有某种——

**露斯** （可怜地）噢，阿安，我头痛！我不想说话！请你走开，好不好？

**安朱** （站在那里，对她瞅了一会儿，然后走开，话音里含着委屈）今天这里的每一个人好象都有火气。我开始觉得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了。（他站在左边路边，用鞋尖踢草。过了一时，迪克·司各特船长进来，罗伯特抱着玛丽跟在后面。船长和三年前一样，还是那么快快活活，兴致冲冲，似乎一点没变。他身穿制服，和阿安的一样。因为爬山，喘不过气来，一面使劲在脸上揩汗。罗伯特迅速扫了安朱一眼，注意到他不高兴的样子，随后转眼望望露斯。她在他们走近时，转过身去，用背对着他们，双手托着下巴，遥望大海。）

**玛丽** 妈妈！妈妈！（罗伯特把她放下，她跑向妈妈。露斯转身，用一种突然爆发的强烈温情，把玛丽搂在怀里，又迅速转过身去，背朝大家。以后她一直抱着玛丽）

**司各特** （喘气）哎哟！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阿安。让我先喘一口气。哎哟！老天爷，爬上这座倒霉的山，比大风天

爬上桅杆还要吃力。我得休息一下。（他坐在草地上，揩脸。）

**安朱**　没料到你这么快就回来，舅舅。

**司各特**　我也没料到。我在海员俱乐部里碰巧得到了一点消息，我马上向后转跑来找你。

**安朱**　（焦急地）怎么回事，舅舅？

**司各特**　经过俱乐部，我想顺便进去，给他们打个招呼，因为你要离开，下次航行，我还缺少一个船副哩。管事的特别问到你。“你想他会考虑在一条船上当二副吗，船长？”他问。我正想说不会，忽然我想起你要再回到阿根廷去，所以我就问他：“什么船，开到哪里去？”“艾尔·巴索号，一条全新的货船，”他说，“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的。”

**安朱**　（眼睛发亮——高兴地）天呐，真走运！什么时候开船？

**司各特**　明天早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很快就走，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了。他说：“告诉他，我把位置给他保留到今天下午。”就是这么回事，你自己可以作出选择。

**安朱**　我想去。说不定要等上好几个月，才有一条船，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又有空位。（他的眼光从罗伯特身上转到露斯身上又倒转回来——犹豫不决地）可是，真混账，明天上午太紧了。我希望一个星期以后才开船。这倒是我的一个好机会——不过我刚刚到家，马上就走，总不好受吧。然而这又是千里挑一的好机会——（征求罗伯特的意见）你说呢，阿罗？你说该怎么办？

**罗伯特**　（强笑）你知道我也是犹豫不决的。（皱眉）这实在是难得碰到的好运气，我认为要抓住不放还得靠你自己。

但是不要叫我来替你作决定。

**露斯** （转身望望安朱——用一种非常怨恨的腔调）对，走吧，阿安！（她又赶忙转过身去。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默。）

**安朱** （沉思地）是的，我想我得走。这样到头来对大家都有好处，你想是不是，阿罗？（罗伯特点点头但没有说话。）

**司各特** （站起来）那么，事情就这样定了。

**安朱** （现在他已经下了决心，作出决定，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希望、精神和力量）对，我一定接受那个位置。早去早回，那是不错的。下一次我决不会空着手回来。你们等着看好了！

**司各特** 阿安，你的时间不多了。为了保险，你最好赶快离开这里。我得马上回到船上去，你最好跟我一道走。

**安朱** 我要回去把行李马上收拾好。

**罗伯特** （从容地）你们两个都来吃午饭，好吧？

**安朱** （心烦意乱地）难说了。时间够吗？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罗伯特** （责备地）妈妈特别为你做了饭菜，阿安。

**安朱** （红脸——不好意思）该死！我倒忘记了！我当然要留下吃饭，就是耽误了世界上所有的船，我也不在乎。（他转身向船长，轻快地）走吧，舅舅。跟我到屋里去，一路上你可以把这个空位的事跟我讲得更详细一点。我一定要在吃饭以前把行李收拾好。（他和船长从左边往下走。安朱回头叫道）你们马上就来，是不是，阿罗？

**罗伯特** 是的，我就下去。（安朱和船长走了。露斯把玛丽放在地上，用双手捂住她的脸。她的肩膀颤动得好象在哭。

罗伯特望着她，表情严峻而阴沉。玛丽惊奇的眼光盯在她妈妈身上，向罗伯特倒退过去。）

**玛丽** （她的声音里含有模糊的恐惧，她拉住她爸爸的手）爹爹，妈妈在哭，爹爹。

**罗伯特** （俯身下去，抚摸她的头发——极力不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刺耳）不，她没有哭，小宝贝。太阳刺痛了她的眼睛，没有别的。你觉得饿了吗，玛丽？

**玛丽** （肯定地）饿了，爹爹。

**罗伯特** （有意地）现在是你吃饭的时候了。

**露斯** （声音含含糊糊地）我来了，玛丽。（她赶快揩揩眼睛，没有看罗伯特一眼，走过来，拉住玛丽的手——用一种沉闷的声音）来，我替你弄饭去。（她从左边走下，她的眼睛望着地面，手里拖着跳跳蹦蹦的玛丽。罗伯特等了片刻，让她们先走，然后慢慢跟着走下。）

〔**幕落。**

# 第 三 幕

## 第 一 场

和第二幕第一场一样——农庄的起坐室，五年以后，十月末一天早晨大约六点钟光景。天还未亮，演出进行中，窗外的黑暗逐渐变成灰白色。

桌上有一盏煤油灯，玻璃灯罩上烟熏火燎的，就着灯光，可以看出屋里一副破落衰败的样子。窗帘又破又脏，还少了一个。书桌上积满了灰尘，成灰白色，好象多年不曾用过了。壁纸上都是霉迹，不成样子。旧地毯上，通向厨房和外门的那两段已经快磨破了。没铺桌布的餐桌面上留下许多碟印和倒出食物的污痕。一张摇椅的横木已坏，现在胡乱钉上一块白木板。没有刷过色的铁炉子生了一层黄锈。一堆木柴乱堆在炉子旁边墙跟前。

屋里的整个气氛，跟多年以前的完全不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贫穷，已经穷到不以为耻，甚至到不能自觉的程度了。

幕启时，露斯坐在火炉旁边，伸出双手取暖，好

象屋里空气又潮又冷。一条厚厚的围巾包着她的双肩，半掩着她身穿重孝的服装。她老得可怕。皱纹很深的苍白色的脸有一种麻木不仁的表情，好象对她这个人，一切都不存在了，她的感情能量已经枯竭了。她说话时，她的声音没有音色，低而单调。衣服邋遢，已经斑白了的头发乱七八糟，泥污的鞋子连后跟都踩倒了，这一切充分证明她对生活漠不关心。

她的母亲在炉子后边轮椅中睡着了，身上裹着毯子。

后面卧室的门是开着的，从那里传来响声，好象有人下床。露斯朝那个方向转过头去，脸上带着沉闷的厌烦神色。过了一时，罗伯特出现在门口，把虚弱的身子靠在门上。他的头发长而蓬乱，脸和身子都消瘦了。颧骨上有几块鲜艳的红斑，他的眼睛因为热病正在发烧。他身穿灯芯绒裤子，法兰绒衬衫，赤着脚，踏着毡子的破拖鞋。

**露斯** （沉闷地）嘘——嘘！妈睡着了。

**罗伯特** （费力地说）我不会吵醒她的。（他虚弱地走向餐桌旁边的摇椅，疲乏地坐下去。）

**露斯** （瞪着火炉）你最好坐到火炉边上，这里暖些。

**罗伯特** 不。我现在热得象火烤似的。

**露斯** 那是发烧。医生告诉你不要起来活动。

**罗伯特** （不耐烦）那个石头脑瓜！他什么都不懂。上床去，呆在那里，那就是他的唯一药方。

**露斯** （无所谓地）你现在觉得怎样？

**罗伯特**　（精神活泼地）好多啦！很久以来都没有觉得这样好过。我现在真的很好——只不过很虚。我想，到了转折点啦。从现在起我会很快复原，快得使你吃惊——而且跟那个老庸医毫不相干。

**露斯**　他总是照护我们的。

**罗伯特**　你是说照护我们去死吧！他照护死了爸和妈——（语不成声）——还有玛丽。

**露斯**　（沉闷地）我想，他尽了最大的努力。（稍顿之后）好啦，阿安回来，会带一位专门医生来，那该使你满意了吧。

**罗伯特**　（尖刻地）你等了一通宵，就是为了那个？

**露斯**　是的。

**罗伯特**　等阿安吗？

**露斯**　（没有一点感情）总得有个人等。离开家已经五年啦，总得有个人迎接他才对。

**罗伯特**　（带着尖刻的讽嘲）五年呀！时间可长啦。

**露斯**　是的。

**罗伯特**　（有意地）等了五年呀！

**露斯**　（无所谓地）反正现在已经等到头了。

**罗伯特**　是的。已经等到头了。（稍停之后）他打来的两个电报在你手里吗？（露斯点头）让我看看，好吗？电报来的时候，我的头烧得厉害，我看不出头和脑来。（匆忙地）不过我现在觉得好了。让我再看看。（露斯从怀里掏出电报，交给他。）

**露斯**　拿去。先来的在上面。

**罗伯特**　（打开）纽约。“刚登岸，因要事逗留，事毕即返。”

（他尖酸地微笑）生意第一向来是阿安的信条。（他继续念）“祝大家好。阿安。”（他讽刺地重复一句）“祝大家好！”

**露斯** （乏味地）他不知道你病了，我回电告诉他，他才知道。

**罗伯特** （后悔地）当然他不知道。我真傻。我近来好发脾气。你回电里说了些什么？

**露斯** （前言不搭后语地）我只好打了个收报人付钱的电报。

**罗伯特** （不耐烦）你说我得了什么病？

**露斯** 我说你得了肺病。

**罗伯特** （微微生气）你真傻！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我得的是胸膜炎。你好象弄不清楚，胸膜是在肺外面，不在肺里面！

**露斯** （麻木地）史密斯大夫怎么说我就怎么讲。

**罗伯特** （发火）他是个笨蛋！

**露斯** （无味地）反正都一样。我总得告诉阿安点什么，是不是？

**罗伯特** （稍顿以后，打开另一封电报）他昨天晚上发的。让我来看看。（念）“电悉。搭夜车回家。带专门医生为阿罗看病。从港口乘汽车回农庄。”（他计算时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露斯** 总快六点了。

**罗伯特** 他应该很快就到了。我真高兴他带了一个懂行的大夫来。一个专门医生马上就会告诉你，我的肺没有毛病。

**露斯** （生硬地）你近来咳嗽得很厉害。

**罗伯特** （不耐烦）胡说！难道你自己没有得过重伤风吗？

（露斯默默地瞅着火炉。罗伯特坐在椅子里心烦意乱。一顿。最后罗伯特的眼光盯在睡觉的艾特金太太身上）你妈

真幸福，能睡得那么熟。

**露斯** 妈疲倦了。她跟我一起守了大半夜哩。

**罗伯特** （嘲讽地）她也在等候阿安吗？（一顿，叹气）我怎样也睡不着。我数羊，从一头数到十万头，也没用！最后我不数了，干脆躺在黑暗中想心思。（他停下，然后用温柔的同情声调说下去）我想起了你，露斯——最近这些年来你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了。（恳求地）我对不起你，露斯。

**露斯** （死气沉沉地）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现在过去了。这些年我们大家都受了罪。

**罗伯特** 是的，大家都受了罪，只有阿安例外。（冒出一种病态的嫉妒）阿安得到了很大的成功——称心满意了。（讽嘲地）现在他回到家来，让我们崇拜他的了不起。（皱眉——气恼地）我胡说些什么呀？我的脑子一定是出了毛病了。（稍停之后）是的，这些年对于我们两个实在可怕。（他的声音降低到一种颤抖的耳语）特别是玛丽死后的八个月。（他浑身战抖，忍住哭泣，然后沉痛地说）我们最后的幸福希望！如果真有一个上帝，我要从我的心眼里诅咒他！（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摇摇晃晃，他赶忙用手帕捂住嘴。）

**露斯** （不看他）玛丽死了，倒还好些。

**罗伯特** （阴郁地）要是我们都死了，都会好过些。（忽然气愤）你告诉你那个妈妈，不许她再说，玛丽的死是因为我遗传给她的体质太弱。（软弱得几乎流下泪来）不许她那么说，我告诉你！

**露斯** （严厉地）嘘——嘘！你会吵醒她的；那时她不是跟你，而是跟我唠叨。

**罗伯特** （咳嗽，虚弱地靠在椅背上——一顿）你妈妈怨恨我，就因为我没有求阿安帮忙。

**露斯** （怨恨地）你本来是可以求他的，他有的是钱。

**罗伯特** 你怎么偏偏想起向他要钱呢？

**露斯** （沉闷地）我看没有什么害处。他是你自己的哥哥。

**罗伯特** （耸耸肩）跟你讲有什么用呢？哼，我不能那么干。（高傲地）谢天谢地，我总算维持下来了。你不能否认，没人帮忙我也能——（他苦笑一声，说不下去了）我的天，我吹什么牛呢？欠这个、那个的债，捐税和利息都没有付！我是个傻瓜！（他靠在椅子上，暂时闭上眼睛，随后低声说）坦白地说，露斯，我完全失败了，又拖累了你。平心静气地说——你恨我，我并不怪你。

**露斯** （麻木地）我不恨你。我也有错误，我想。

**罗伯特** 不，你爱阿安，那也难怪你。

**露斯** （迟钝地）什么人我都不爱。

**罗伯特** （不理睬她的话）你不必否认。那也没有什么关系。（稍停以后——带着温柔的微笑）露斯，你知道我躺在黑暗里梦想什么吗？（一笑）我正在打算，我的病好了以后，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前途。（他用一种恳求的眼光望着她，好象害怕她要讥笑他。她的表情没有变化。她瞅着火炉。他的声音含有一种热情的声调）说来说去，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有个前途呢？我们现在还年轻。要是我们能摆脱这个倒霉的农庄就好了！就是这个该死的农庄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现在阿安回来了——我要丢掉我的傲气，露斯！我要向他借一笔钱，让我们到城里去开辟一条新路。让我们到活蹦乱跳的人们当中去，而不是到一潭

死水的地方去，重新作起。（自信地）城里和乡下大不一样，我不会失败的，露斯。在城里，我不会再让你觉得丢脸。我要向你证明，我念过的书会有一点用处。（模模糊糊地）我要写点东西，或者作那一类的事情。我常常想写点东西。（恳求地）你愿意吗，露斯？

**露斯**　（迟钝地）还有妈哩。

**罗伯特**　她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露斯**　她不会走的。

**罗伯特**　（生气）那就是你的答复呀！（他气得发抖。他的声音显得如此古怪，露斯吃惊地回过头来望望他）露斯，你撒谎！你拿你妈作借口。你想留在这里。你那么想，因为阿安就要回来了——（他透不过气来，大咳一阵。）

**露斯**　（起身——声音里带着惊慌）怎么啦？（她走到他跟前）我跟你去，阿罗。不要那么咳嗽了，那对你很不好。（她用闷声闷气的话安慰他）你的病一好，我就跟你到城里去。说老实的，阿罗，我答应去！（阿罗靠在椅子上，闭上眼。她站着俯身看着他，焦急地）你现在觉得好些吗？

**罗伯特**　是的。（露斯回到她的原位上。过了一会儿，他张开眼睛，坐了起来。他的脸红红的，显得高兴）那么你愿意走啦，露斯？

**露斯**　是的。

**罗伯特**　（兴奋地）我们重新作起，露斯，你和我。我们受了那么多苦难，生活欠了我们幸福债。（激昂地）这笔债一定要还！否则我们受苦受难就毫无意义——那是难以想象的。

**露斯**　（他的兴奋使她担心）是的，是的，当然，阿罗，可是

你不能——

**罗伯特** 噢，不要害怕。我觉得完全好了，真的——我现在又有了希望。噢，要是你知道又觉得有了可以期望的东西，该是多么了不起啊！你能不感到那种激动吗？——经过这么多可怕年头，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又在我们面前展开的那种快感吗？

**露斯** 是的，是的，不过一定要——

**罗伯特** 胡说！我才不要当心哩。我正在恢复我的全部体力。（他轻快地站起来）瞧！我觉得身轻如毛。（他走向她的坐椅，俯身微笑地吻她）接一个吻——多年来的第一次，是不是？——来欢迎我们新生活的黎明。

**露斯** （让他吻——担心地）坐下来，阿罗！

**罗伯特** （带着温柔的固执——抚摩她的头发）我不愿意坐下。你真傻，有什么可担心的。（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椅背上）听我说，我们受的一切苦难是一种考验，通过考验证明我们应该过更幸福的生活。（狂喜地）我们确实通过了考验！它并没有打垮我们！现在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露斯** （用吃惊的眼光望着他，好象她认为他发了疯）是的，阿罗，我看出来啦。现在你回到床上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罗伯特** 不。我要看看日出。日出预兆好的运道。（他快步走到左后方窗户跟前，拉开窗帘，站在那里朝外望。露斯跳起来，赶快跑到餐桌左边，她站在那里用一种紧张、焦急态度观察着罗伯特。他向外看时，他的身体好象渐渐瘫软疲乏，要倒下似的。他说起话来，声音是悲伤的）太阳还

没有出来。不到时候。我能看见的就是白茫茫的背景上，那些该死的山头上的黑边。（他转身，放下窗帘，伸一只手扶墙，支持身子。一时的、虚假的体力消散了，他的脸色阴沉，眼睛深陷。他勉力想笑笑）不是一个很鼓舞人的兆头，是不是？不过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他虚弱地摇摇晃晃。）

**露斯**　（急忙走到他身边扶他）请上床去，阿罗，好不好？专科医生就要来看你了，你不要搞得精疲力竭吧！

**罗伯特**　（很快地）你说得对。不要让他认为我病得比实际情况更严重。现在我倒觉得，好象我能睡觉了——（愉快地）好好地、美美地舒舒服服地睡它一觉。

**露斯**　（扶他到卧室门口）那才是你最需要的。（他们走进屋去。片刻之后，她又出来，回头说）我把这扇门关上，你会觉得清静些。（她关上门，赶快走向她妈妈，摇晃她的肩膀）妈！妈！醒来！

**艾特金太太**　（一惊醒来）老天爷！你怎么回事？

**露斯**　关于阿罗的事。他刚才在这里跟我说话来着。我打发他上床睡觉去了。（现在她相信她妈妈醒了，她的恐惧过去了，她又沉入那种沉闷的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她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子——沉闷地）他的举动——古怪；他的眼睛看起来——那么疯狂。

**艾特金太太**　（疾言厉色）我睡得好好的，你把我叫醒，吓得我晕头转向，就是为了这种事吗？

**露斯**　我害怕。他说些疯话。我又无法叫他安静下来，更不愿单独跟他呆在一起。天晓得他会干出什么来。

**艾特金太太**　（轻蔑地）哼！我是个寸步难行的人，对你能帮

什么忙！为什么不跑去找杰克？

**露斯** （沉闷地）杰克不在这里。他昨天晚上不干啦。他有三个月没拿到工钱了。

**艾特金太太** （气愤）我不怪他。正派的人谁愿意在这么个地方作工呢？（突然恼怒）噢，我倒希望你从前没有嫁给那个人！

**露斯** （没精打采地）他现在病在床上，你就不要说他吧。

**艾特金太太** （气极了）你知道得很清楚，露斯，要不是我偷偷地用我的积蓄帮助你们，你们两个早就进了贫民院了，全都因为他的顽固的骄傲，不让阿安知道事实真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病老婆子，我拿出我积攒的养老钱来养活他，真是冤枉！

**露斯** 阿安会还你的，妈。我跟阿安说，不让阿罗知道就是了。

**艾特金太太** （鼻子里嗤一声）我倒想知道，阿罗认为你和他是靠什么生活的？

**露斯** （沉闷地）我想，他没有想过。（稍停之后）他说，他下了决心等阿安回来，就找他帮忙。（厨房里的钟敲了六点）六点了。阿安马上就会到这里。

**艾特金太太** 你认为这个专科医生对阿罗会有什么好处吗？

**露斯** （绝望地）我不知道。（两个女人沉默了一会儿，沮丧地瞪着火炉。）

**艾特金太太** （生气地打寒战）加几块木柴在火上。我冻得要命。

**露斯** （指着后面的门）说话不要那么响。他能睡就让他睡一时。（她疲乏地站起来，取了几块木柴放进火炉）这是最后的劈柴了。杰克走了，我不知道谁会多劈点木柴。（她

叹气，走向左后面的窗户，拉开窗帘向外看）外面天快亮了。（她伸出手去烤火）昨天夜里霜一定重。天气既然过早地暖和了一阵子，现在就要得到报应。（汽车的轰轰隆隆声音从外面远处传来。）

**艾特金太太** （敏感地）嘘——嘘！听呐！我听见的不是汽车声吗？

**露斯** （不感兴趣地）是的，我想，那是阿安。

**艾特金太太** （带着神经紧张的气恼）别象个傻瓜一样坐在那里了。看看这屋子乱成了什么样！那个新来的医生会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呢？瞧瞧那个灯罩上全是黑烟！哎哟！露斯——

**露斯** （冷淡地）我弄了一盏干净灯在厨房里。

**艾特金太太** （命令式地）马上推我到厨房里去。我才不想叫他把我看成一个怪物哩。我想躺在那边屋里。你现在不需要我，我也瞌睡得要命。（露斯推她妈妈由右边下。马达声更响，终于不响了，汽车在房前大路上停下。露斯从厨房回来，手里端了一盏点亮的灯，放在桌上另一盏灯旁边。小路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一阵厉害的敲门声。露斯去开门。安朱进来，身后跟着傅塞特大夫，手里提了一个黑色小皮包。安朱大有改变。他的脸色好象变得很紧张，由于果断的神气显得严峻，那是因为经常处于压力之下，非得当机作出精确的判断不可。他的眼睛更敏感，更机警，甚至暗示出无情的狡黠。目前他的表情却是焦急。傅塞特大夫是个矮矮的、黑黑的中年人，留着尖尖的胡子。他戴眼镜。）

**露斯** 哈罗，阿安！我一直在等——

**安朱**　（*匆匆吻她*）我尽快地赶回来。（他一面脱下帽子，大衣放在桌上，一面替露斯和大夫介绍。他穿了一身讲究的衣服，胖了一些）我的弟媳梅约太太——傅塞特大夫。（他们默默地互相鞠躬。安朱飞快地打量了一下屋子）阿罗在哪里？

**露斯**　（指着）在那里。

**安朱**　我来替你拿大衣和帽子，大夫。（一面帮着大夫脱衣服）他病得很重吗，露斯？

**露斯**　（沉闷地）他越来越虚弱了。

**安朱**　糟糕！这边走，大夫。拿灯来，露斯。（他走进卧室，后面跟着大夫和露斯。露斯手里拿着干净的灯。露斯进屋后马上又出来，随手带上门，慢吞吞地走向外面的那扇门，把门打开，站在门道口向外望。卧室里传出安朱和罗伯特说话的声音。片刻之后，安朱也出来，随手把门轻轻带上。他走向前，在餐桌右边的摇椅上坐下，头靠在手上。他脸上有一种惊慌、沉痛的表情。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伤心地望着前方。露斯转身，站着望他。随后她关上门，回来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挪动一下椅子，面对安朱。）

**安朱**　（赶紧抬起头来——粗声粗气地）这种情形有多久了？

**露斯**　你是说——他病了有多久吗？

**安朱**　（简略地）当然！还能有别的吗？

**露斯**　去年夏天，他就犯过一次重病——自从八个月前，玛丽死了以后，他一直没有好过。

**安朱**　（严厉地）为什么你不给我打电报，告诉我呢？你们都想要他死吗？看起来倒是真象那么回事！（语不成声）可怜的人！病倒在这个乡旮旯里，除了一名乡下庸医，又没

有人照料他！真是糟心！

**露斯** （迟钝地）有一次我想告诉你，跟他一说，他简直气得快发疯。他说，他太骄傲了，不愿意求任何东西。

**安朱** 骄傲？求我？（他跳起来，不安地走来走去）我真不懂你们是怎么搞的。难道你看不出他病得多重吗？你不知道——哎呀，我看见他的时候，几乎晕倒！他的模样——（战栗）——真可怕！（带着强烈的不满）我想你向来认为他身子单薄，习惯了，就把他的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上帝，要是我早知道就好啦！

**露斯** （毫无感情）寄一封信要很久才能寄到你那里——我们又打不起电报。我们欠了所有人的债，我不能再问妈要。她一直从她的积蓄里借钱给我，现在剩下的也没有多少了。跟阿罗可别提，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要是他知道了，他会跟我发脾气的。可是我只好那么办，要是我不借，天晓得我们会怎样活下去。

**安朱** 你是说——（他的眼睛好象第一次看清了屋内的穷相）你打的那份由我付钱的电报，是因为——（露斯默默地点头。安朱用拳头猛敲桌子）我的天！我这些年一直——我什么都有！（他坐下，把椅子拖到露斯跟前——感情激动地）不过，我想不通。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搞成这样的？告诉我！

**露斯** （迟钝地）没有什么可说的。事情一直坏下去，就是这么回事——阿罗好象也不在意。自从你妈死了以后，他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那以后，他请人来管事，那些人全都骗他——他又闹不清楚——后来又一个一个走了。随后玛丽死了，他就什么事都不再放在心上了，只呆在家里看

书。所以我只好求我妈帮帮我们的忙。

**安朱** （惊讶）哎呀，该死，真可怕！阿罗不让我知道，准是发了疯。太骄傲了，不愿意求我帮忙！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突然起了一种可怕的疑心）露斯！老实告诉我。他的脑子不会出什么毛病吧，会不会？

**露斯** （迟钝地）我不知道。玛丽的死使他非常伤心——不过，我想，到现在他也习惯了。

**安朱** （奇怪地望着她）你是说，你也习惯了吧？

**露斯** （带着死气沉沉的腔调）到了一定时候，你觉得什么——不管什么——都无所谓了。

**安朱** （盯着眼睛瞅了她一时——非常怜惜她）要是我错怪了你，原谅我吧，露斯。我没有懂得——一看到阿罗躺在那里，病到那种地步，我对每一个人都有气。原谅我，露斯。

**露斯** 没有什么要原谅的。没有什么关系。

**安朱** （又跳起来，走来走去）谢天谢地我及时赶了回来。这位大夫知道怎样治病。这是首先要考虑的。等阿罗好了起来，我们再把农庄工作好好调整一番。我走之前，我要把它办好。

**露斯** 你还要走吗？

**安朱** 非走不可。

**露斯** 你写给阿罗的信里说，这次要回来住下了。

**安朱** 我原来希望那样，到了纽约，我才了解到一些情况，不走不行。（匆匆一笑）说老实话，露斯，我已经不是象我信里说的，象你所相信的那个有钱的人了。写信的时候我还是个有钱的人。当我一板一眼作合法买卖时，我赚了

钱；可是我不满足。我希望钱来得更容易点，于是就象所有的笨蛋那样，作起投机生意来。噢，我很得手！有好几次，我几乎成了百万富翁——账本上的——随后又一败涂地。最后那个紧张劲使人受不了，我讨厌我自己，下定决心，抽身回家，洗手不干，重新过真正生活。（他发出刺耳笑声）现在讲到了故事的有趣部分。开船之前，我看到我认为又有了可以重新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他用手指头打榧子）就那么容易！我投了资，事情还未见分晓，我动了身。我自信万无一失。可是等我到了纽约——我不是打电报给你，说我有事情要办理吗？哼，事情倒办理了我！（他狞笑，走来走去，手插在口袋里。）

**露斯** （迟钝地）你发现——什么都失掉了吧？

**安朱** （又坐下）差不多。（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雪茄烟，咬掉一端，点上火）噢，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破产。从那个乱摊子里，我还剩下万把块钱，也许两万。苦干五年，就剩那么一点，未免太可怜了。所以我必须回去，（自信地）我在那里有一两年就可以把钱赚回来，而且不需要什么本钱。（一种疲乏的表情掠过他的脸上，他沉重地叹气）我希望我不用去。我讨厌作生意。

**露斯** 太坏了，事情好象不顺手。

**安朱** （抛开不痛快——轻快地）事情也许会更坏一些。不过剩下来的钱，足够在我走开以前，整顿农庄的了。在阿罗的病好转以前我不会走。同时我要赶快收拾这个地方。（满意地）我需要休息，我需要的那种休息就是田里的辛勤劳动，象我从前常干的活。（突然打住，小心地放低声音）关于我亏钱的事，一个字都不要跟阿罗说！记住，露

斯！你知道为什么。要是他变得那么好发脾气，要是他知道我穷了，他一分钱都不会接受。懂吗？

**露斯** 是的，阿安。（一顿。安朱出神地抽烟，他的脑子显然忙于思考未来的计划。卧室的门打开了，傅塞特大夫进来，手里提着皮包。他悄悄地随手带上门，走上前来，脸上带着一种严重的神色。安朱从椅子里跳起。）

**安朱** 啊，大夫！（他推了一张椅子在他自己和露斯的椅子之间）请坐。

**傅塞特** （望望手表）我得赶九点钟的车回城，非回去不可，我只有一点时间了。（坐下，清理一下喉咙——用一种敷衍笼统的腔调）梅约先生，令弟的病是——（他停下，望望露斯，暗示安朱）也许最好我跟你——

**露斯** （固执地表示不满）我懂得你的意思，大夫。（迟钝地）不要怕我受不了。我吃苦受罪到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猜得出来你检查的结果。（她犹豫一下，随后用单调的声音说下去）阿罗快要死了。

**安朱** （生气）露斯！

**傅塞特** （举起一只手要求他不要说话）关于令弟的病状，我诊断的恐怕跟梅约太太的结论是一样的。

**安朱** （呻吟）但是，大夫，当然——

**傅塞特** （平静地）令弟活不久啦——也许几天，也许只有几小时。他能活到现在，真是一件奇事。根据我的检查，他的两个肺都烂了。

**安朱** （伤心地）我的天！（露斯的眼睛出神地盯在膝头上。）

**傅塞特** 我很抱歉，不能不把这种话告诉你。要是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安朱**　难道没有办法了吗？

**傅塞特**　（摇头）太晚啦。六个月前，也许还有——

**安朱**　（苦恼）要是我们把他带到山里——或者阿里桑纳——或者——

**傅塞特**　六个月前，也许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安朱呻吟）但是现在——（他耸耸肩膀表示绝望。）

**安朱**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感到惊慌）天呐，这话你没有跟他说吧，大夫？

**傅塞特**　没有。我骗了他。我说，改变一下气候——（他又神经紧张地望望手表）我得走了。（他起身。）

**安朱**　（站起——固执地）总还是有点办法的——

**傅塞特**　（好象是向一个小孩子作担保）最后总有办法——奇迹。（他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向露斯鞠躬）再见，梅约太太。

**露斯**　（连眼睛都没抬——闷闷地）再见。

**安朱**　（机械地）我送你上汽车，大夫。（他们走出门。露斯坐着一动不动。车子开动了，声音越去越远。安朱又进来，坐在椅子上，双手托着头）露斯！（她抬起眼睛望望他）我们最好进去看看他吧？天呐！我怕去！我知道他会从我脸上看出来的。（卧室门轻轻打开，罗伯特出现在门口。他的两颊烧得通红，他的眼睛显得特别大而有光。安朱带着呻吟继续说下去）露斯，不会的。不会象他说的那么绝望。总能想出一个办法。我们带阿罗到阿里桑纳去。他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有办法的！

**罗伯特**　（轻声轻气）为什么一定会有呢，阿安？（露斯转过身来，用吃惊的眼睛盯着他。）

**安朱**　（转过身）阿罗！（责备地）你下床来干什么？（他起身向阿罗走去）听大夫的话，马上回去，要不然你会挨骂的！

**罗伯特**　（不睬）扶我到那边椅子上，阿安。

**安朱**　我才不扶你哩！你马上回到床上去，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呆在那里！（他抓住罗伯特的手臂。）

**罗伯特**　（讥讽地）呆在那里呆到死吗，阿安？（冷冷地）不要孩子气。我都躺厌了。坐起来更舒服些。（他看见安朱迟疑不决，于是强烈抗议）你把我一放到床上，我发誓，我马上就起来，除非你坐到我的胸口上，那对我的病不会有什么好处。来吧，阿安。不要傻里傻气了。我想跟你谈谈，现在就谈。（惨然一笑）一个快要死的人总该有谈话的权利吧，是不是？

**安朱**　（不禁打了个冷战）不要胡说！要是你答应不胡说，我就让你坐下，记住。（他扶罗伯特坐在他和露斯之间的椅子上）现在坐好了！就坐在这里吧！等一等，我给你拿一个枕头来。（他走进卧室。罗伯特望望露斯，她吓得往后缩。罗伯特苦笑。安朱拿了一个枕头回来，放在罗伯特背后）怎么样？

**罗伯特**　（亲热地微笑）好极了！谢谢你！（安朱也坐下）听我说，阿安。你叫我不要说话，等我把我的情况讲清楚，我就不说了。（慢慢地）首先，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露斯低下头，双手捂住脸，在这以后，当两兄弟对话时，她一直保持这个姿态。）

**安朱**　阿罗！不会那样！

**罗伯特**　（没精打采地）会的！不要骗我了。你回家之前，露

斯打发我上床之后，我就开始看清楚了。（辛酸地）我那时还在计划我们的未来——露斯和我的——所以觉悟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后来大夫来检查了，尽管他想瞒我，我还是知道了。为了证实，我在房门口听他跟你说的话，所以不要拿阿里桑纳的神话故事，或者那一类的废话来嘲笑我。不能因为我快要死了，你们就把我当作一个废物或者胆小鬼看。现在我既然确实知道我的前途，我也就完全放心了。倒是那种模模糊糊才使人难受。（一顿。安朱在痛苦中茫然四顾，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罗伯特向他亲切地微笑。）

**安朱** （终于脱口说出）并不是装糊涂，确实还有希望。要是你听见大夫说的全部的话，你就会知道了。

**罗伯特** 噢，你是说他讲的奇迹吗？（无味地）我不相信奇迹。还有，我比世界上任何医生都知道得清楚——因为我感觉到了。（撇开话题）我们已经同意不去谈它。跟我讲讲你自己吧，阿安。那才是我感到兴趣的事。你的信太简单，不大鲜明。

**安朱** 我本来想多写几封。

**罗伯特** （带着一丝讽刺）从你的信上看，五年以前，你打算要作的事都已经完成了吧？

**安朱** 那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罗伯特** （吃惊）你真的、确实地都作到了？

**安朱** 哼，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罗伯特** 不过，你发了财，是不是？

**安朱** （赶紧望了露斯一眼）是的，我想是的。

**罗伯特** 我很高兴。我在农庄上没有办到的你都可以办起来。

但是在那边干什么？告诉我。你跟你那位朋友作粮食生意吗？

**安朱**　是的。两年以后，我就入了股。去年我把股份卖了。

（他很不愿意回答罗伯特的问题。）

**罗伯特**　以后呢？

**安朱**　我自己作生意。

**罗伯特**　还是作粮食生意吗？

**安朱**　是的。

**罗伯特**　怎么回事？看你的神气，好象认为我是在责备你似的。

**安朱**　头四年我干得很出色。后来我就不敢夸口了。我作了投机买卖。

**罗伯特**　买卖小麦吗？

**安朱**　是的。

**罗伯特**　你用赌博来赚钱？

**安朱**　是的。

**罗伯特**　（沉思地）我正在想，你的变化实在不小。（一顿之后）你——一个庄稼汉——拿着几个纸条在小麦交易场赌博。阿安，这么一幅图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苦笑）我是一个失败者，露斯也是一个失败者。不过我们两个可以把犯下错误的责任推在上帝身上。阿安，你可是我们三个当中失败得最彻底的。你离开你自己的本行已经有八年之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爱农庄的时候，你本来是个生产者。你跟你的生活是和谐一致的。可是现在——（他停下好象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我的脑子糊涂了。我要说的意思就是，你拿你喜爱生产的东西来赌博，说明你在邪路上

走了多么远，所以你要受到惩罚。你得受受罪才能回到——（他的声音变得更弱，他疲乏地叹气）没有用啦。我说不出来。（他向后靠，闭上眼睛，喘气。）

**安朱** （慢吞吞地）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阿罗，你说得对。

（罗伯特感谢地微笑，伸出手来，安朱握住。）

**罗伯特** 我请你答应我作一件事，阿安，等——

**安朱** 我什么都答应，上帝作证！

**罗伯特** 要记住，阿安，露斯受了加倍的苦。（他的声音因为虚弱变得结结巴巴）只有接触苦难，阿安，你才会——觉悟。听我说，你以后，一定要跟露斯结婚。

**露斯** （带哭声）阿罗！（罗伯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困难地喘气。）

**安朱** （向她作手势，叫她迁就他——温柔地）阿罗，你累了，你还是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好，你看是不是？我们以后还可以谈。

**罗伯特** （带着一种嘲讽的微笑）以后！你始终是个乐观派，阿安！（他精疲力竭地叹气）是的，我要去休息一时。（安朱走上前去扶他）太阳快出来了，是不是？

**安朱** 六点多了。

**罗伯特** （安朱扶他走进卧室）关上门，阿安。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安朱又出来，轻轻带上门。他走到椅子跟前，又坐下，双手托着头。他的脸色因为欲哭无泪的痛苦而显得紧张。）

**露斯** （望望他——害怕地）他的精神现在有些不正常吧，是不是？

**安朱** 也许有点昏迷，烧的。（带着无可奈何的气愤）上帝

呀，真叫人难受！我们除了坐在这里干等以外，什么也干不了！（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向火炉。）

**露斯** （迟钝地）他跟往常一样——胡说八道——不过这一次听起来——不大合情理，你看是不是？

**安朱** 我说不上来。他跟我说的那些话，也有些道理，尽管按照他对事情的看法，说得天花乱坠。可是——（他敏感地望着露斯）你想想看，为什么他要我们答应——（混乱地）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

**露斯** （迟钝地）我想他是在胡思乱想。

**安朱** （自信地）不，他的话有些背景。

**露斯** 我想，他要弄弄清楚，在他去世之后，我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

**安朱** 不对，不是那个意思。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不用象他说的那样，我也会好好照料你。

**露斯** 也许他想起了——五年以前，你从外面回家时所发生的事。

**安朱** 什么事？你说的是什么？

**露斯** （迟钝地）我们吵了一架。

**安朱** 吵了一架？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露斯** 也可以说——是因为你。

**安朱** （吃惊）因为我？

**露斯** 是的，主要是为你。你知道，我跟阿罗结婚不久，我就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安朱** 错误？（慢吞吞地）你是说——你发现你并不爱阿罗吗？

**露斯** 是的。

**安朱**　我的上帝！

**露斯**　后来我想，等生了玛丽，事情就会两样，我就会爱他；但是事情并不象想的那样。他不会办事、又老看闲书，叫我受不了，我渐渐恨起他来。

**安朱**　露斯！

**露斯**　我没有办法受下去，没有哪个女人能受得了。所以那样，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爱上了别人。（她没精打采地叹气）现在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妨碍了——因为一切都过去了——不存在了——死亡了。我真正爱的是你——只是等我明白过来，已经太晚了。

**安朱**　（惊呆了）露斯！你胡说些什么呀！

**露斯**　一点不假。（突然声色俱厉）我怎么能受得了呢？没有哪个女人能受得了。

**安朱**　那么——上次我回家的时候——你就爱我了？

**露斯**　（固执地）我早就知道你第一次离家的真正原因——谁都知道——那三年里面，我一直在想——

**安朱**　我是爱你的吗？

**露斯**　是的。那天在小山上，你嘲笑你自己过去爱我是多么傻里傻气，我才知道一切都完了。

**安朱**　我的上帝，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停下，想起旧事不禁发抖）阿罗也——

**露斯**　那就是我刚才要说的事。在你到家之前，我们吵了一架，我气极了——我就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全告诉了他。

**安朱**　（张着嘴对她，说不出话来，过了片刻）你告诉了阿罗——你爱我吗？

**露斯**　是的。

**安朱**　（惊慌地避开她）你——你——你这个发疯的傻瓜！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

**露斯**　我受不了啦。不说出来，我实在受不下去了。

**安朱**　那么，我呆在家里的时候，他是什么都知道的了！可是他什么都不说，什么表示都没有——上帝，他一定受尽了罪！难道你不知道他是多么爱你吗？

**露斯**　（迟钝地）知道。我知道他喜欢我。

**安朱**　喜欢你！你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你不能不说吗？难道非折磨他不可吗？难怪他要死了！你们就这样三心二意地在一起呆了五年哪？

**露斯**　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

**安朱**　他现在还认为——

**露斯**　我不知道。自从那一天以后，我们一个字都不提。从他的举动上看，也许他认为我还是爱你的。

**安朱**　可是你并不爱我。太糟糕了！太愚蠢了！你并不爱我！

**露斯**　（慢吞吞地）即使让我再试试看，我也不会再有爱的感觉了。

**安朱**　（粗暴地）我也不爱你，那是可以肯定的！（他倒在椅子里，双手抱着头）真是该死，这种事情竟会出现在阿罗和我中间。在这个世界上，我爱阿罗比爱谁都厉害，而且始终爱他。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他有利的事，没有哪一样是我不愿意干的。可是偏偏我成了他的祸害——真是该死！我有什么脸再去见他？现在我对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他气急败坏地呻吟着，稍停之后）他要我答应——我怎么办呢？

**露斯**　你可以答应——只为了叫他安心——并不一定要照着

办。

**安朱** 什么？现在，当他快要死的时候，还要向他说谎吗？（断然地）那不行！要是一定得说谎，你倒是该说说。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去解除你带给他的一切痛苦。进去见他！告诉他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完全是错误。告诉他，你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你发了疯，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告诉他能使他安心的什么话和任何的话！

**露斯** （迟钝地）他不会相信我的。

**安朱** （生气地）你一定要叫他相信你。你听见没有？你一定要去——现在就去——快——说不定你会来不及的。（她迟疑时，他恳求地）看在上帝面上，露斯！难道你不知道你对不起他吗？要是你不去，你会永远后悔的。

**露斯** （迟钝地）我去。（她没精打采地站起来，慢慢地朝卧室走去）不过不会有什么好处。（安朱的眼睛焦急地盯在她身上。她打开门走进屋去。她在屋里停了片时，随后太声惊叫起来）阿罗！你在哪儿？（她连忙跑回来，吓得发抖）阿安！阿安！他不在了！

**安朱** （误会了她的意思——他的脸吓得发白）他不是——

**露斯** （打断他——歇斯底里地）他不在屋里！床上是空的。窗户大开。他一定是爬到院子里去了！

**安朱** （跳起来，冲进卧室，立刻又回来，脸上带着一副惊异的表情）来！他不会走远！（拿起他的帽子，他抓住露斯的手臂，推着她向门口走去）走！（打开门）我们希望——（门随后关上，切断了他的话。）

〔幕落。

## 第 二 场

和第一幕第一场一样——乡下大路的一段。东方的天空已有亮光，一条细细的、颤动的红线正沿着暗色小山的边缘慢慢铺开。大路旁边仍然浸沉在黎明的灰色中，隐约而模糊。前面的田野有一种荒芜未耕的面貌，好象是夏天留下来的休耕地。后面的蛇形栅栏有几部分坍了。苹果树没有叶子，似乎是死的。

罗伯特从左边摇摇晃晃走上，没有气力。他跌进沟里，躺了片刻；随后费力地爬到可以看见日出的堤岸上，虚弱地倒了下去。露斯和安朱从左边顺着大路急急忙忙跑来。

**安朱** （停下，四面张望）他在那儿！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在这里会找到他。

**罗伯特** （当他们跑近他身边时，他想抬起身子坐起来——带着倦容的微笑）我以为我可以溜掉哩。

**安朱** （带着和气的威吓）你溜不掉，你这个调皮蛋。我们要马上送你回去，回到床上去。（他预备要架起他来。）

**罗伯特** 不要，阿安。我跟你说，不要。

**安朱** 你痛吗？

**罗伯特** （简单地）不痛。我快要死了。（他虚弱地倒下。露斯一面哭，一面坐到他身边，让他的头枕在她膝头上。安朱站在那里无可奈何地俯视着他。罗伯特的头在露斯的膝头上不停地转动）再回到那间屋里去，我可受不了。好象我

这一辈子都关在那间屋里似的。所以我想我要试一试，象我希望的那样，来结束我自己——如果我有勇气——一个人——在开阔的大路旁边的一条沟里——眼望着日出。

**安朱** 阿罗！不要说话。你是在消耗你的体力。休息一下，我们就抬你——

**罗伯特** 还抱着希望吗，阿安？不用啦。我知道。（一顿。他呼吸困难，睁着眼睛竭力望着天边）太阳出来这么慢。（带着一种讽刺的微笑）大夫告诉我到遥远的地方去——我的病就会好。他说得对。对我来说，那永远是个好方子。不过——这一辈子——来不及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浑身乱战。）

**安朱** （带着嘶哑的哭声）阿罗！（面对命运，无可奈何，气得他攥紧拳头）上帝！上帝！（露斯痛哭，拿她的手帕揩罗伯特的嘴唇。）

**罗伯特** （他的声音里突然回响着幸福希望的调子）你不要为我难过了。你没有看见，我最后得到幸福了——自由了——自由了！——从农庄里解放出来——自由地去漫游——永远漫游下去！（他用臂肘撑起身子，脸上容光焕发，指着天边。）瞧！小山外面不是很美吗？我能听见从前的声音呼唤我去——（兴高采烈地）这一次我要走了。那不是终点，而是自由的开始——我的航行的起点！我得到了旅行的权利——解放的权利——到天边外去！噢，你应该高兴——为我高兴！（他虚弱地倒下去）阿安！（安朱俯身向他）记住露斯——

**安朱** 我一定会照顾她的，我向你发誓，阿罗！

**罗伯特** 露斯受了罪——记住，阿安——只有通过牺牲——天边外的秘密——（他突然用剩下的最后气力抬起身来，指

着天边，天边上，日轮的边边正从小山的边缘往上升）太阳！（他的眼睛盯住太阳瞅了片刻。他的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他喃喃说）**记住！**（他向后倒下去，不动了。露斯发出一种恐怖的喊叫，跳起来，发着抖，双手蒙住眼睛。安朱在他身边跪下一条腿，伸一只手摸摸他的心房，随后恭恭敬敬地吻吻他弟弟的前额，站了起来。）

**安朱**　（面向露斯，尸体横躺在他们中间——用一种沉闷的声音）他死了。（突然发怒）该死，你没有告诉他呀！

**露斯**　（可怜地）不用我骗他，他已经很幸福了。

**安朱**　（指着尸首——气极，浑身发抖）这都是你干的，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杀人凶手！

**露斯**　（哭泣）不要骂我，阿安！我没有办法呀——他也知道我多么受罪。他跟你说过——要记住。

**安朱**　（盯了她片刻，他的怒气消了，他的脸上逐渐露出深切怜悯的表情。于是他低头望望他弟弟，用一种哀怜的声音伤心地说）原谅我吧，露斯——看在他的面上——我会记住的——（露斯从脸上放下她的双手，莫名其妙望着他。他抬起头来望着她的眼睛费劲地结结巴巴地说）我——你——我们两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们一定要互相帮助——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会懂得什么是该作的——（不顾一切地）也许我们——（可是露斯，如果她听见他的话，却没有作任何表示。她默默不语，迟钝地，带着悲哀、惭愧和精疲力竭的神情望着他，她的头脑已经沉入麻木之中，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希望的干扰了。）

〔**幕落。**

**——剧终**

# 琼斯皇

茅百玉 译

# 人　物

**布鲁斯特·琼斯**　皇帝

**亨利·史密瑟斯**　伦敦佬气派的商人

**当地老妇人**

**莱姆**　土人酋长

**士兵们**　莱姆的随从

**无形的小恐惧们；杰夫；黑人囚犯们；狱卒；种植园主们；拍卖商；黑奴们；刚果巫医；鳄鱼神。**

故事发生在西印度群岛的某一海岛上，该岛仍受白人军队控制，尚无自决权。当地政府的体制目前仍为帝制。

## 第 一 场

皇宫的议事大殿——高而宽敞，洁白的四壁全无装饰，地面由白瓷砖砌成。大殿后墙的左侧有一宽大拱门，外接有白色圆柱的门廊。显然，宫殿座落在高地上，因为门廊之外空无一物，仅见远处的群山和覆盖山顶的稠密的棕榈树林。右墙正中有一稍小的拱门，通向内廷。靠近后墙的中央，面朝外放着一把大座椅。这是殿内仅有的家具，由天然的木墩子做成，漆成眩眼刺目的猩红色。座椅上放着一块鲜亮的桔黄色座垫，座前地上放了一块小的，权当脚凳。毋庸置疑，这是琼斯皇帝的御座。从御座到两扇拱门的地面上，铺着染成鲜红色的地席。

已近日落时分，但门廊外黄色的阳光依然亮得耀眼，空气闷热，使人困乏不支。

幕启时；一个当地黑人妇女小心谨慎地从右拱门潜入殿内。她年事已高，身穿粗劣的印花布衣，光着脚，头上仅几绺稀稀落落的白发，用一块大红印花布头巾包着。她肩上扛根棍棒，棒端挑着个花布包袱。她在门边犹豫了一下，回头凝视着，似乎极怕被人看

见。然后她一步一挪，毫无声息地朝后墙拱门溜去。正在这时，史密瑟斯出现在门廊下。

史密瑟斯身材很高，弯腰曲背，年约四十。他的长脖子顶着个象鸡蛋似的秃脑袋，喉结特大。他的五官小而轮廓鲜明，原本苍白的脸面被热带的烈日晒得蜡黄，而尖尖的鼻子被当地的土酒熏得通红。淡蓝色的小眼睛眼圈发红，滴溜溜地活象雪貂的双眼。他显得既怯懦又危险，神情十分卑贱。他穿一套又破又脏的白卡其布骑装，头戴白色软木遮阳帽，脚打裹腿，靴挂踢马刺。他手执马鞭，腰间挂着子弹带和左轮手枪。他看见那个女人，止步，怀疑地注视着她。他旋即拿定主意，急速却又小心翼翼地走进大殿。那女人不时地回头张望，但没有看见他，等她看见时，为时已晚。史密瑟斯猛地一下蹿上去，牢牢抓住她的肩头。她竭力挣扎，以图脱身，但又不敢发出声响。

**史密瑟斯** （更使劲抓住——粗暴地）且慢！别挣扎了，我的小鸟！给我逮住，你就甭想再溜掉啦！

**女人** （眼看挣脱不了，吓得几乎发狂，瘫倒在地，抱着他的腿苦苦哀求）别告诉他！别告诉他，先生！

**史密瑟斯** （极度诧异）告诉他？（接着轻蔑地）噢，你是说了不起的皇帝陛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干吗要往外溜？不定偷了什么东西吧？（他有意用马鞭敲了敲她的包裹。

**女人** （猛烈地摇头）不，我没偷。

**史密瑟斯** 撒谎！要不你就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准出了什么不

寻常的事，今天早上一起身我就意识到了。你们黑人全在捣鬼。皇宫里连一个人影子都见不着。下人们都在哪儿？（那女人绷着脸不吭声。史密瑟斯威胁地举起鞭子）怎么，你不说，是不是？我得给你点厉害尝尝。

**女人** （哆嗦着）我说，先生。您别打。他们走了——全走了。

（她做了个全跑上山去了的手势。）

**史密瑟斯** 逃跑了——上山去了？

**女人** 是的，先生。陛下——天父，（她立即机械地叩头到地）他吃完饭睡觉了。他们接着就跑了——都跑了。我老了。就留下我一人。现在我也要走了。

**史密瑟斯** （不再吃惊，卑劣地显得心满意足）好啊！妙不可言！哼，到底怎么回事，没有比我再清楚的事——那时他们还在往山上跑呢。汤姆—汤姆鼓* 马上就会在山里敲响。（以极强的报复心理）拿我来说，我对这件事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活该！摆什么架子，臭黑鬼！皇帝陛下！天知道！他们把他拉出去枪毙时，我能亲眼看看才好呢。（猛省地）他不是还好端端地在这里吗？

**女人** 他在睡觉。

**史密瑟斯** 他一觉醒来，一定会看出势头不对。他狡猾得很，知道自己快完蛋了。（他朝右侧拱门走去，把手指放在嘴里吹着尖锐的口哨。老太婆跳起来就跑，从后拱门急下。史密瑟斯随后追去，边追边掏手枪）站住，要不我就开枪啦！（当即又站住——满不在乎地）要逃就快逃吧，你这条黑母牛！（他站在门洞里，望着她跑去。）

---

* 汤姆—汤姆鼓，印第安人和印度人使用的一种狭长的手鼓。

（琼斯从右拱门上场。他身材高大，体格魁伟，正当中年，纯属黑人血统。典型的黑人面容，但脸上有某种明显的独特气质——潜在的毅力，使人肃然起敬的果断和自信。双眼机灵，目光敏锐，显得聪慧而又狡黠。他举止精明，神态多疑，让人难以捉摸。他身穿满是黄铜纽扣的浅蓝制服，肩佩沉重的金质肩章，衣领、袖口等处都饰有金质镶边。他穿了条鲜红的裤子，裤侧从上到下嵌着浅色的蓝条。脚穿挂着铜踢马刺的系带漆皮靴，腰束带枪套的皮带，枪套里装着把枪柄镶有宝石、枪管很长的手枪。这一身豪华装束虽不十分滑稽可笑，不过总有点不伦不类，但一上他身，却使人觉得尚可凑合。

**琼斯** （一个人都看不见——盛怒，睡眼惺忪——叫喊）是谁胆敢在我的皇宫里那样吹口哨？是谁竟敢把皇上吵醒？我不把那几个黑奴揍个皮开肉绽才怪呢！

**史密瑟斯** （上前——以半是惧怕半是挑战的神态）是我在对你吹口哨。（见琼斯怒蹙双眉）我有事向你报告。

**琼斯** （装出十分和蔼可亲的样子，但仍掩盖不住对白人的轻蔑）哦，是你呀，史密瑟斯先生。（他从容、尊严地坐上御座）有什么事向我报告？

**史密瑟斯** （走上前来，以好好看一看他的困窘）难道今天你没注意到事情有点异样吗？

**琼斯** （冷淡地）异样？没那事。我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不异样的。

**史密瑟斯** 这么说，你还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狡猾。你的朝臣都上哪儿去了？（讽刺地）满朝文武都上哪儿去啦？

**琼斯** （沉着地）进城喝酒吹牛去了——每次我一闭上眼他们就上那里去。（反唇相讥）怎么搞的，难道你连这一点都

不知道？你不是几乎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喝得烂醉的吗？

**史密瑟斯** （被说到痛处，却装得若无其事——眨眨眼）这也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嘛。我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为了我的事业呀！

**琼斯** （轻视地）你的事业？

**史密瑟斯** （勃然大怒）天啊！刚踏上这块土地时，你巴不得我让你进来参加一份。那时节你还没有这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吧！

**琼斯** （飞速地伸手掏枪——威胁地）说话客气点，白人！你听着，说话客气点！现在我是这里的头，你没忘吧？（伦敦佬似乎正想以事实来回敬他的最后那句话，但被对方的眼神镇住而软了下来。）

**史密瑟斯** （低声怯懦地）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呀，老首领。

**琼斯** （恩赐地）我接受你的道歉。（手从枪上挪下）你揭老底也无济于事。此一时彼一时嘛。那时你让我参加你那骗人的勾当，也根本不是出于什么好意。我为你干了那桩见不得人的事——为了那件脏事我没少费心思——那时我对你有价值，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史密瑟斯** 不过，天哪，是我帮助你开始谋生的，这不假吧？——那时谁也不愿意那么干。别人都不敢雇佣你，我不怕——因为据说你在美国越狱逃跑过。

**琼斯** 不，你不能以此为借口而瞧不起我。你自己也蹲过好几次监狱呢。

**史密瑟斯** （激怒地）撒谎！（接着试图以不屑置辩的口吻支吾其事）去他妈的！谁造的谣？

**琼斯** 有些事情，我用不着人家来告诉我。我能够从人们的眼

睛里看出名堂来。（稍停——沉思地）不错，是你给了我一条自主的生路。但从那时起，我没用多长时间就把森林里的那些黑人笨蛋制服了。（自诩地）仅在两年时间内，我就从一个偷乘轮船的人变成了皇帝。太了不起啦！

**史密瑟斯** （感兴趣地）我猜想你把大堆大堆的钱藏到某个安全的地方了。

**琼斯** （心满意足地）那还用说！我把钱存进了一家外国银行，无论有什么不测的风云，除了我谁也甭想把钱取出来。你以为我是为了当皇帝的荣耀才占着这个位置不放的吧？毫无疑问！当皇帝就免不了要哄哄闹闹，荣荣耀耀，那也只是为了把这儿丛林里的下贱黑奴搞得昏头昏脑罢了。他们就是愿意出钱瞧热闹。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东西，我拿到了钱。（咧嘴一笑）每次我还不都是为了钱！（然后责难地）但是你不应该反对我，史密瑟斯。你帮过我的忙，我也已经几倍地偿还了你。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干骗人的勾当，我装作全不知道，难道我这不是在庇护你吗？我这么干了——可我与此同时还在制订什么禁止骗人的法律呢！（他格格地笑将起来。）

**史密瑟斯** （咧嘴笑）可我不怀恶意呀。你不也在东捞一把西捞一把地搜刮民脂民膏吗？就说你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苛捐杂税吧，天哪，你把他们的血都榨干了！

**琼斯** （格格地笑着）不，他们还有油水呢。否则我还在这儿干吗？

**史密瑟斯** （想到琼斯还被蒙在鼓里，微笑着）他们现在已经灯干油尽了，你就会明白的。（突然话锋一转）说我破坏法律，可你呢？你边制法边犯法，早就把一条一条法律都

触犯了。

**琼斯** 我是皇帝不？皇帝无法无天。（裁判似地）听着，史密瑟斯。你干的是小偷的勾当，我干的是大盗的行径。小偷免不了进监狱，大盗则可以当皇帝，死后还可以在名人馆里占一席之地。（缅怀地）我在普尔门式卧车上干了十年，听到的尽是上等白人的谈话，我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和你讲的这一道理。当我有机会运用这个道理时，我终于在两年内爬上了皇帝的宝座。

**史密瑟斯** （抑制不住茅塞顿开后感到的由衷赞许）是啊，你这场戏演得可真不错啊。我还从来没见过象你这样走运的人。

**琼斯** （严肃地）走运？走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史密瑟斯** 我猜你也许会说，那次你拿那颗银子弹愚弄那些傻黑人时，并不是什么走运不走运的问题——可就是这件事首先使他们在革命的时候站到了你那一边，难道这不叫走运？

**琼斯** （大笑）啊哈，那颗银子弹！那次倒真是走运。不过，运气可是我靠自己的本事赢得的，你听见了吗？我要了个花招！一点不错！莱姆雇来谋害我的黑人凶手在十英尺外放的枪，但没打中我，而我把他击毙了。你听到当时我说什么了吗？

**史密瑟斯** 你说，你有一种魔法，铅做的子弹打不死你。你又对黑人们说，你的魔法太厉害了，只有用银做的子弹才能打死你。哎呀，很明显，你不就是靠你的傻福把他们给糊弄了吗？

**琼斯** （自豪地）我不糊涂，而且我的脑子转得快。这根本不

是什么傻福。

**史密瑟斯** 你明明知道他们搞不到银子来做子弹，而且那次没把你打死，就是你走运嘛。

**琼斯** （大笑）丛林中的那些傻瓜黑人当场就跪下了，头撞着地面不停地叩头，就好象我是《圣经》中的什么神似的。啊，老天爷，从那以后，我就使他们乖乖地听我的支配了。只要我把鞭子一甩，他们马上就变得唯命是从。

**史密瑟斯** （嗤之以鼻）这是美国佬用来吓唬人的伎俩罢了。

**琼斯** 有的人靠说大话当了大人物，只要他有办法使人家相信他说的大话就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当然，对那些毫无根据的事，我也说大话，但我注意分寸。我知道我有能力把他们哄得团团转——对这一点我很清楚——这就使我说大话时有了足够的资本。在语言不通之前，我学他们的土话，又教他们一部分人英语，我不就是这样做的吗？难道这样做没有奏效吗？史密瑟斯，虽然你也知道，如果你能说土话，和他们做买卖时准能发财，可你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十年，却连一句土话都没学会。你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过且过。

**史密瑟斯** （不好意思地）别管我了。听说你为自己造了颗银子弹，当真有这事？

**琼斯** 骗人骗到底嘛。我造了颗银子弹，而且我对他们说，到我该死的时候，我就用这颗子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还对他们说，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除了我自己外，没有第二个人能杀死我。不信的话他们可以试试。他们听了后就朝我跪倒叩起头来。（大笑）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无忧无虑地散步，用不着害怕会有什么忌妒心重的黑人躲在

树背后朝我放冷枪了。

**史密瑟斯** （惊异地）那么说，你真的造了颗银子弹——不骗我？

**琼斯** 不骗你，你看。（他掏出手枪，退出弹夹，取出那颗银子弹）五颗铅子弹，最后那颗小宝贝就是银子弹。它闪闪发光，不好看吗？（他用手指捏着，赞赏地看着它，似乎被奇异地吸引住了。）

**史密瑟斯** 让我看看。（伸手欲拿。）

**琼斯** （刺耳地）放老实点，白人！（他把子弹放回枪内，把枪插在腰后。）

**史密瑟斯** （粗暴地）妈的，你以为我是个该死的贼吗？

**琼斯**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还不敢偷我的东西，只是我不能让任何人碰这小宝贝，一碰我就没命啦。

**史密瑟斯** （嘲弄地）了不起的法宝，嗯？（恶毒地）不过我敢说要不了多久，你的全部法宝就得派用场喽。

**琼斯** （深思熟虑地）嗯，再过六个月他们就会讨厌我那套把戏，在这之前我还可以当我的皇帝。可是，我一看要出乱子，就会溜之大吉的。

**史密瑟斯** 哟，你这不是早就成竹在胸了吗？

**琼斯** 我又不傻，我知道这种日子长不了，因此我就得趁热打铁，能捞则捞，能刮则刮。你从前是不是认为我想当一辈子皇帝？不，我才不哩！花钱就是为了寻求刺激，呆在这穷乡僻壤，你有钱又有什么用？一旦我发现这些黑人蠢蠢欲动，要想把我撵走，一旦我觉得钱都弄到手了，我就赶紧收场，一走了之。

**史密瑟斯** 上哪儿去？

**琼斯**　你少管闲事。

**史密瑟斯**　我敢发誓，你不会再回美国去了。

**琼斯**　（疑虑地）为什么不去？（接着安然一乐）你是指有关我在美国越狱的传闻吧？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史密瑟斯**　（不相信地）哼，胡说八道！

**琼斯**　（尖刻地）你以为我在骗你，是吧？

**史密瑟斯**　（急急地）不，老天有眼！我刚才只是想起了你在黑人面前撒的谎，说什么你在美国杀了许多白人。

**琼斯**　（愤怒地）撒谎，你怎么知道的？

**史密瑟斯**　如果你真杀了白人，那你不早就在监狱里了么？（阴毒地）据我所知，在美国，黑人杀白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会用油把黑人烧死，不是吗？

**琼斯**　（冷酷、残忍地）你以为我会被私刑吓倒吗？哼，史密瑟斯，跟你说了吧，也许我确实在美国杀死过个把白人，也许我真的干过这码事。如果哪个白人自个儿不留点神的话，说不定就在这儿，我不久还要再杀死个把白人。

**史密瑟斯**　（勉强一笑）我只不过和你开个玩笑就是了。你连玩笑都开不得了吗？不是你自己刚才还在说，你从来没坐过牢嘛。

**琼斯**　（仍是原先那口吻，但稍有点自吹地）也许为了赌博吵嘴而动刀子，我在美国坐过班房；也许为了哪个黑人死了，我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也许为了筑路什么的，我和看管我们的当监工的狱卒又吵了一架，他用鞭子抽我，我就用铁锹铲得他脑袋开了花，然后我锉断脚镣，安全逃脱。也许这一切我都干过，也许我什么也没干过。这只是我对你讲的一个故事，谅你也知道我的为人，只要你走漏一点

风声，你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史密瑟斯** （惧怕地）你认为我会告发你？我不会的！我不一直是你的朋友吗？

**琼斯** （突然缓和下来）你当然一直是——你吃不了亏。

**史密瑟斯** （恢复常态——不无恶意地）为了表明我是你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个消息，就是刚才我想告诉你的那消息。

**琼斯** 说吧，快！看你那幸灾乐祸样，准不是什么好事。

**史密瑟斯** （告诫地）大概你这皇帝快当不成了——还得带着那颗宝贝银子弹一起走吧？（说完又挖苦地一笑。）

**琼斯** （困惑地）你说什么？讲明白点！

**史密瑟斯** 皇宫周围的卫兵和仆人，今天怎么一个也看不见，你看见了吗？

**琼斯** （不以为然地）他们正在花园里的树底下睡觉呢。我睡觉时，他们也偷偷地睡一觉，而我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我只须摇摇铃，他们便会飞也似地跑来，并且还会欺骗我，说什么他们一直在干活。

**史密瑟斯** （仍然以挖苦的口吻）你不妨摇铃试一试，就会完全领会我话里的意思了。

**琼斯** （吃一惊，警觉起来，但还是不以为然地）行，我这就摇铃。（他把手伸到御座底下，取出一只开饭时用的普通大铃，铃被漆成和御座一样的猩红色。他使劲摇一阵子，停下来听听，接着先后走到两个拱门边去摇，摇毕朝门外张望。）

**史密瑟斯** （隔岸观火，稍停，讥讽地）作鸟兽散喽。

**琼斯** （突然怒气冲冲地将铃扔到宫殿的一角）下贱的丛林黑鬼！（这时瞥见史密瑟斯正盯着他，便竭力克制，接着突

然迸发出一串低沉的格格笑声）看来这次我过高地估计自己手中的牌啦！人总不能老依靠投机取巧来赢牌嘛。我不是刚才还说我要再当六个月的皇帝吗？不过，现在我打消了这念头。我这就辞职，该收摊子了。

**史密瑟斯** （由衷地赞叹）哎唷，你真镇静自若，干什么事都不乱套。

**琼斯** 大惊小怪有什么用？到戏该收场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收场。他们都跑到山上去了，是不是？

**史密瑟斯** 是的，都跑光了。

**琼斯** 这么说革命已经开始了，那我这个当皇帝的，最好还是脚底抹油——溜吧。（朝后拱门走去。）

**史密瑟斯** 出去找你的马么？哪儿还有什么马呀，他们首先偷的就是马。今天早晨我去找我的马，它不知上哪儿去了，这首先使我产生怀疑，是不是担心的那件事终于发生了。

**琼斯** （惊呆片刻，搔搔头，然后达观地）那也好，那我就步行吧。劳你驾了，脚啊！（他摸出一块金表，看了看）三点三十分，离太阳下山还有三个来小时。（放回表——镇定、自信地）不用慌，我有的是时间。

**史密瑟斯** 别那样胸有成竹地了，他们会成群结队、不顾死活地追赶你。这事全是老莱姆教唆的，他对你恨之入骨。他不把你干掉吃饭都不香，你等着瞧吧！

**琼斯** （轻蔑地）那个一文不值的黑傻瓜！你以为我怕他？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他打交道了，可哪一次不是轻而易举地把他制得服服贴贴？如果他再来碍我的事，我还要制伏他——（残忍地）这次我非得送他上鬼门关！

**史密瑟斯** 你还得穿过那片大树林——而这批黑人能象猎狗那

样靠嗅觉来追踪你，黑夜都挡不住他们。即使你对林子里的所有通路都象当地人那样熟悉，你必须紧赶慢赶，十二个小时才能穿过那片丛林。

**琼斯** （又气又蔑视地）你听着，白人！你以为我是个天生的傻瓜蛋？请看在上帝面上，相信我还是个有头脑的人！你以为我鼠目寸光，什么准备也没有吗？我装作打猎，已经到丛林里去过好多次了，那里的哪一条路我不清楚？我闭着眼也能走出那片林子。（极其轻蔑地）这伙愚笨无知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的黑奴，你认为他们能抓住布鲁特斯·琼斯？嘿，我看未必！毫不可能！嗨，我从美国逃来的时候，白人还带着猎狗追我呢，我也只不过把它当作儿戏。要弄这儿的傻黑奴那简直太容易了，我倒反觉得有失自己的身份。你瞧着吧，朋友，我不会使他们满意的，不会的。天快黑时我就穿过平原到达林边了，一旦进了丛林，他们想在黑夜里找到我，那就难上难啦！明天天一亮，我就到了丛林的那一边，海岸边停泊着法国炮舰。我上了炮舰，它开到马尼提克岛去时就把我带去了。到了那里，我什么也不怕啦，裤子口袋里还装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呢。这一切简直易如反掌。

**史密瑟斯** （恶意地）要是万一出了差错，他们真把你逮住了呢？

**琼斯** （坚定地）他们抓不到我——这就是我的回答。

**史密瑟斯** 不过，只是议论议论——万一抓住了，你打算怎么办？

**琼斯** （不快地）我这枪里装着五颗铅子弹，足够用来抵挡一阵子那帮笨蛋——然后我就用剩下的这颗银子弹来做文

章，哄得他们不抓我。

**史密瑟斯** （嘲弄地）嗬，我竟然忘了那颗银子弹。我的天哪！难道你想用它来把自己体面地崩了不成？

**琼斯** （阴郁地）白人，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钱拿出来赌一赌嘛。我琼斯办事从来不虎头蛇尾，要走就该走得热热闹闹。说真的，用银子弹来为我送行，那就不妙啦。（摆脱了紧张情绪——自信地一笑）哈，我在胡扯些什么呀！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我也决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对付这里的这帮土黑人还不至于这样。（吹嘘地）银子弹从来没使我倒霉过。不论是动刀动枪，还是斗智斗勇，也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哪一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你等着瞧吧！（这时，从远山传来汤姆—汤姆鼓的微弱而又有节奏的鼓声，咚咚的声音低沉、震颤。起初鼓点如同正常的脉搏——每分钟七十二次——然后逐渐加剧，一直响到终场。）

**琼斯** （听到鼓声，为之一惊。他听着听着，脸上一度浮现出难言的恐惧神色，接着他又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态）怎么敲起鼓来了？

**史密瑟斯** （咧嘴一笑，神情刻薄）为了你呀，这说明那倒霉的仪式已经开始了。这事我从前听说过，因此我懂。

**琼斯** 仪式？什么仪式？

**史密瑟斯** 黑人们正在开会，跳战舞，在追你之前他们得鼓鼓勇气呀。

**琼斯** 让他们鼓吧！他们确实需要点那玩意儿！

**史密瑟斯** 他们在那里举行异教徒的宗教仪式，没完没了地念咒求魔，以此来和你的银子弹较量。（大声狂笑）老天爷，他们简直愚蠢得要命哪！

**琼斯** （不由自主地略呈畏惧、惊颤）哼！这一套连胆小鬼都吓不倒！

**史密瑟斯** （觉察到对方的情绪变化——蓄意地）今晚，当树林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他们就让他们的妖魔、鬼怪来追你。到天亮前，你会一直被吓得毛发悚然。（严肃地）那是个古怪的地方，即使在大白天，那片树林也使人感到讨厌透了。每次我一走进去就感到不寒而栗，不知道会有什么不测，都是因为那令人可恶的寂静。

**琼斯** （轻蔑地哼了一声）我可不象你，长了个兔子胆。林木和我是朋友，明月会来给我带路，既然这帮可怜的黑奴敬神信鬼，就让他们去求神请鬼吧。什么鬼呀怪的，全是老太婆见识，你真以为我会傻得相信那一套？去你的，白人，我才不听你瞎说一气呢！（暗自一笑）你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是一个有名望的浸礼会教徒。说真的，在没有经历那场小波折前，我还在普尔门式卧车上当装卸工，那时我就是是浸礼会教徒了。让他们去搞野蛮人的那套鬼把戏吧，浸礼会会保护我，而把他们统统打入地狱。（然后更自信、满意地）再说，我还有我自己的法宝呢，你可别忘了那颗银子弹。

**史密瑟斯** 嗬！自从来到这里，你都没大理会过浸礼会。我亲耳听说，你已经背叛了浸礼会，可和那些该死的巫医，或者说和那些该死的猪，随你叫他们什么吧，你却打得火热。

**琼斯** （激动地）我那是演戏！演戏就得这个样嘛！从我粉墨登场那时候起，这就是我那出闹剧的一部分。一旦我发现黑人指黑为白，我就跟着大叫黑就是白，而且叫得比他们哪

一个都响亮。替浸礼会传教，我啥油水也捞不到。我追求的是钱，不得不把耶稣暂时置之高阁了。（突然停下，看表——警觉起来）我没有时间再跟你胡扯了，我得马上离开这里。（他伸手到御座底下，取出一顶有鲜艳色带的昂贵的巴拿马草帽，洋洋自得地戴在头上）再见啦，白人！（露齿一笑）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在监狱里重逢呢！

**史密瑟斯**　我不会上那里去的，你决不会在那里见到我。哼，我才不会为了钱而弄得象你那副狼狈相呢，不过我还是祝你吉星高照。

**琼斯**　（轻蔑地）我从来没见过你那样的胆小鬼！告诉你吧，我在这儿就象在纽约一样安全。等他们鼓起勇气来追我时，天都黑了，可我早就跑在头里了，到那时呀，他们就别想再撵上我啦。

**史密瑟斯**　（恶意地）路上遇到鬼的话，请代我问好。

**琼斯**　（笑着）如果那个鬼有钱，我就告诉它，要是它不想输钱的话就别来找你。

**史密瑟斯**　（受宠若惊）哪里话！（接着好奇地）你怎么不带行李？

**琼斯**　要想走得快，就得轻装行。再说，我在丛林边早埋好了罐头食品。（自夸地）现在你不会再说我鼠目寸光、不动脑子了吧！（大方地把手一挥）我把宫殿里留下的所有东西都赠送给你——趁他们还没来，你最好把能弄走的东西都偷偷地弄走。

**史密瑟斯**　（感恩地）好，太感谢你啦。（见琼斯向后拱门走去——告诫地）喂，听我说，你不会从正门出去吧？

**琼斯**　难道你以为我会象个贱黑奴那样从后门溜走？现在我不

还是皇帝吗？琼斯皇从哪里进来就该从哪里出去，那群废物不敢来挡驾——至少现在他们还不敢。（他在门口站住，倾听远处不间断的鼓声）你听那召集黑人的鼓声，能传那么远，这个鼓一定大得出奇。（大笑）哈哈，他们没有齐整的铜管乐队来为我送行，这鼓声也总算是那么回事了。（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装作若无其事地踱到门外，折向左去。）

**史密瑟斯**　（迷惑、钦佩地望着他出走）我真佩服，你看他多么镇静自若啊！（转而愤怒地）呸！黑鬼，摆什么臭架子！我真希望他们把他抓住，给他点颜色瞧瞧！

〔幕落。

## 第　二　场

平原和丛林的交界处。前景是一片平坦的沙地，点缀着几块石头和几丛矮小的灌木。灌木枝叶缩紧，被信风吹得倒向一边，紧贴地面。后景是象一堵里墙似的丛林，林内林外，判若两个世界。只是在眼睛习惯了丛林的阴黑时，最近处那几棵分散的树干才依稀可辨，它们象漆黑、硕大的支柱似地矗立着。阴郁、单调的风声在丛林里减弱了，成了哀婉的萧萧声。但这风声却加深了林中毫无生气的严酷气氛，使背景的死气沉沉、一成不变显得尤为突出。

**琼斯**　（急步从左面上，快到林边时停下，急速地向四周打量，往黑暗深处窥视，象是搜寻某种熟悉的标记。他继而

显得很满意，显然这是他早先物色的地点；他疲惫已极，倒地躺下）好啦，总算到了。来得也正是时候。再晚一点儿，这一带就会象黑桃爱司那样一团漆黑了。（他从裤子后口袋里抽出一条印花手绢，擦擦满是汗水的脸）哎唷！上气不接下气啦！人都快累死了。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穿过平原走那么长的路，当皇帝的人缺乏这种锻炼啊。（格格地笑了起来）别垂头丧气，黑人，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他抬起头来，凝视着丛林，笑声突然止住，以敬畏的语调说）天啊，你瞧这丛林！那个分文不值的史密瑟斯说丛林里漆黑一团，还真被他说准了。（猛地转移视线，低头盯着双脚，借此转换话题——忧虑地）脚啊，你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你万万不能打泡呀。现在你该休息一会儿了。（他脱下靴子，竭力不看丛林，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脚底）你总算没出毛病——只是有点热辣辣的。你凉快凉快吧。别忘了，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他疲怠地坐了起来，听着有节奏的咚咚鼓声。他大声抱怨，以掩饰渐渐增强的不安）丛林中的黑鬼！我真不明白，他们这么个敲法还有个完没有！听上去这鼓声比原先响了一些，难道他们已经来追我了吗？（他急急忙忙爬了起来，望着平原的那一边）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就是他们在一百英尺以外，我也看不见他们。（象浑身是水的狗似地抖一抖身子，来摆脱这些令人沮丧的想法）哼，他们离这儿还有好几英里地呢，你干吗坐立不安呢？（复又坐下，忙不迭地系鞋带，一边嘟嘟囔囔，为自己打气）你知道什么？肚子里没有东西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该吃点东西了！肚子里除了凉风啥也没有，那你当然东倒西歪站不住了。好啦，

等我把这讨厌的鞋带系上，我马上就在这儿开饭。（系好鞋带）哎呀！让我想想！（双脚跪下，两手撑地，眼睛在四处搜寻）白石头，白石头，你在哪里呀！（看到第一块白石头，急忙爬去——满意地）你在这儿！我知道就是这地方。来吧，我的罐头。（他翻开石头，伸手摸索——沮丧地）这里没有！太可怕了！到底是不是这里？那边还有块石头，恐怕那地方错不了。（爬向第二块石头，翻开石头）这里也没有！罐头啊罐头，你在何处？不在这里，天哪，我不得不在丛林里整整饿一夜吗？（边说边从这块石头爬到那块石头，发疯似地把一块块石头翻开。最终，他兴奋地跳起来）是我搞错了地方？一定搞错了！可我是在大白天顺着平原上那条道走过来的，怎么会搞错地方呢？（似诉似泣地）饿了，我饿了！再不吃点东西就不行啦！我不吃东西，打哪儿来力气？天哪，不管上天还是入地，我也得把吃的东西找到啊！什么也看不见了，为什么天黑得这么快？（他掏出一根火柴，在裤子上擦亮了，往身前身后窥视。与此同时，远处鼓声的节奏明显地加快。困惑不解地自言自语）我记得这里只有一块白石头，这些白石头是怎么上这儿来的？（他突然害怕得喘不过气来，赶紧把火柴扔到地上，用脚踩灭）黑人，你疯了吗？你想点亮火柴把他们引到这里来吗？看在上帝的面上，动动你的脑筋吧。妈呀，我得小心谨慎些才是！（他手搁在枪上，忧虑地注视着身后的平原）但这些白石头是怎么回事呢？我埋起来的包着油布的罐头在哪里呢？

〔当他转过身来时，无形的小恐惧们从树林的漆黑深处爬了出来。它们又黑又无一定的形体，只有闪闪发光的小

眼睛尚能被看清。象爬着的婴儿那样大小的蛎蝲——这是对它们形体的唯一描述。它们无声无息地蠕动，煞费苦心地挣扎着要站立起来，但每次都失败了，结果又向前跌倒在地。琼斯转身面对丛林，抬头望着树梢，妄图以树的形态来确定他的位置。

**琼斯** 从这些树上辨别不出方向来！老天爷，这里的东西，我从前好象一样都没见过。我必定找错了地方！（带着悲痛的预感）神鬼莫测！不可思议！（猝然强作好斗而且愤怒地）丛林，是你在想着法子捉弄我吗？（在他身前地面上的恐惧们，突然发出一阵短促而又低微的嘲笑声，犹如树叶的瑟瑟声。这些无形的怪物向上蠕动着身子，歪七扭八地朝琼斯聚拢过来。他低头一看，吓得大叫一声，身子往后一跳，同时刷地抽出手枪——声音颤抖地）什么？谁？什么东西？走开，要不我就打死你们！你们还不走？——

〔琼斯开枪。一道闪光，一声鸣响，接着一切又归沉静，只闻远方加剧的鼓声。无形的恐惧们急急转身，退入林中。琼斯呆立原地，一动不动，出神地倾听着。耳闻枪响，手握枪把，这似乎使他消除了疑虑，恢复了勇气。他又自信地自语地说起来。

**琼斯** 它们走了。那一枪把它们都吓跑啦。只不过是些小动物罢了——我想是些小野猪吧。我的食品兴许就是它们扒出来吃掉的。肯定是这么回事。你这个黑傻瓜，你以为它们是什么？是鬼魂显灵？（激动地）天哪，这一枪就使你那套逃跑的把戏露了馅。黑人们一定听到了枪声！快到树林里去，不能再耽搁了。（他朝丛林走去，走到林边又踌躇不前，然后勇敢、坚定地催促自己）进去吧，黑人！你怕

什么？里边除了树什么也没有！进去！（勇敢地钻进丛林。）

〔幕落。

## 第 三 场

丛林里。月亮初升。月光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使林中弥漫着一种怪异可怕的微弱亮光。前景近处有一道由稠密的矮树丛和爬藤植物形成的矮墙，围起了一块三角形的小空地。远景是一片象屏障似地把小空地围起来的黑咕隆咚的树林。一条隐约可辨的小道从左后台通到小空地，又曲曲弯弯地延伸到右边。幕启时，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只听见鼓声咚咚，敲得比前一场终场时略急略响。除此之外，就只有每隔数秒钟响一次的奇怪的卡嗒声打破这沉寂了。接着，弯着腰蹲着的黑人杰夫的形象，渐渐地在三角空地的深处显现出来。杰夫已届中年，身材瘦削，皮肤棕色，身穿普尔门式卧车装卸工的号衣，头戴工作帽。他正在身前地面上掷两颗骰子：掷下——捡起——抓在手心里摇摇——又掷，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呆板而又有规律地重复着这一套机械的动作。从左边小路上传来某人渐渐走近的沉重缓慢的脚步声，同时也可听到琼斯的说话声。为了掩盖说话时声音的颤抖，他略为提高了些声调，竭力使声音听上去振奋一些。

**琼斯** 月亮已经升起。黑人，听见了吗？你到了那块空地上就

会看得更清楚了。头不会再傻呼呼地往树干上撞了，腿上的皮也不会再给树丛划破了。你现在看得清前面的路了。打起精神来！从现在起，你的任务就轻松喽。（他步入三角空地的后部，用袖子擦擦脸。巴拿马草帽丢了，华丽的制服被挂了几个大口子，连脸也给擦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才不划火柴看表呢。呸！真热啊，确实够热的了。（倦乏地）我在丛林里逃窜了多久了？一定好多好多个小时啦，长得没个头！但这不可能，月亮才刚刚升起呢。陛下，这对你来说可是个漫长的夜啊！（苦笑一声）陛下！现在这位皇帝乖乖已经没有多少帝王相了。（强打精神）没关系，这本是我意料之中的嘛。什么事都有个结束，这黑夜也不例外，总会过去的。等你平安无事地到了那里，手中有的是钱，你还不对这一切付之一笑？（他吹起口哨，但忽又止住）还吹什么口哨，你这个可怜的傻瓜蛋！想让全世界都听见？（他不说话，停下来听着）又是那鼓声！从这声音判断，他们越来越近了。他们还带着鼓追我呢，我快走吧。（他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住——忧虑地）我听到古怪的卡嗒声，是什么东西在作响？听，又响了！这声音很近！听上去象是——象是——看在上帝面上，象是个黑人在掷骰子！（吃惊受怕地）别想这种事了，还是快跑吧！（快步走进空地，看见杰夫就呆住了——吓得喘了口气）谁？谁在那里？杰夫，是你吗？（朝杰夫走去，一时忘了自己的困境，真以为看见了个活人——心情轻松、愉快地）杰夫！看见你，真是太高兴啦！他们对我说，你就是因为我给你的那一剃刀死去的。（突然住嘴，迷惑不解地）可是黑人，你怎么会在这儿出现的呢？（他

出神地注视着杰夫，而杰夫则继续机械地掷着骰子。琼斯的双眼盲乱地转来转去，结结巴巴地说）你不是死了么——把头抬起来——你怎么不和我说话？你是——你是——鬼魂吗？（吓得狂怒地抽出手枪）黑人，我已经杀死过你一次，难道还要我再干第二次吗？那你就等着吧。（开枪。待硝烟散尽，杰夫已经消失。琼斯站在那里直打哆嗦——接着又恢复了自信）他好歹不见了。是鬼魂也好，不是鬼魂也罢，我这一枪总算把它解决了。（远处的鼓声已明显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琼斯意识到这一点——大吃一惊，回头张望）离这儿不远啦！他们好快啊！看我还在这儿开枪，这不就等于告诉他们我在什么地方吗？哎呀，我的天哪，我得赶紧逃。（慌不择路，一头钻进了后面的矮树丛，消失在黑暗中。）

〔幕落。

## 第 四 场

丛林里。一条宽阔的土路从右前方直通左台底，斜贯整个舞台。两旁是挺拔高耸的树木，象两堵墙似地把路夹在中间。月亮高悬，照得路面微微闪光，使其显得不真实，并且还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朦胧感觉。似乎为了让土路通过丛林去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丛林暂且闪成了两半，待土路事成之后，丛林会自行合拢，复归原样，而土路也就不复存在了。琼斯从路右的林子中踉跄而出。他的制服已破烂不堪。他看见了那条土路，便神色惊讶、目光呆滞地打量着四

周，双眼在明亮的月光下灼灼发光。他精疲力竭，猛然躺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一会儿又突然火冒三丈。

**琼斯** 热坏了，我都快熔化了！跑、跑、跑，除了跑还是跑！这该死的上衣！简直象件囚衣！（他撕下上衣，远远地扔在一边，上身全然赤裸）瞧！这才不错！总算舒畅了些！（低头看脚，瞥见踢马刺）这尖得要命的踢马刺，就是你害得我栽跟头，把脖子都扭伤了，见你的鬼去吧！（解下踢马刺，憎恶地扔到一边）好啦，我总算摆脱了皇帝的这一套花里胡哨的装饰，跑起来可以轻快多了。上帝！我累垮啦！（停顿，倾听远处不断的鼓声）我以为和他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象这样没命的跑法——可是——该死的鼓声听上去还是一个样——甚至更近了。不过，幸好我还一直跑在他们头里。他们绝对抓不住我。（叹气）只要我这两条快不行了的腿能顶得住就好了。唉呀，当初真不该当这皇帝，现在是骑虎难下啊！（疑虑地环视）这条路怎么会有的？还是条平坦的路呢。我怎么不记得见过这条路？（忧愁地摇摇头）这丛林在夜间尽出些千奇百怪的花样。（突然惊恐地）我的天哪，别让我再看见鬼魂！它们会惹我发火的。（自言自语，以恢复自信）鬼魂？你这个傻黑人，根本没这种事！浸礼会牧师不是跟你说过好多回了吗？你还是个开化的人呢，你和这些无知无识的黑奴有什么两样？咳，毛病全出在你这脑袋瓜里。丛林里哪有什么东西，也根本没有什么杰夫！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肚子里啥也没有，饿得头昏眼花，糊里糊涂，因此你才不断地

见神见鬼。这道理傻瓜也知道。（热诚地恳求）上帝保佑，不管它们是真是假，可别让我再碰见它们呀！（稍停，小心告诫）休息！别讲话！休息，你需要休息！这样你才能再赶路。（举头望月）快半夜了，明天一早你必须赶到海边！到那时你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

〔一小队黑人从右前方上场。他们穿着条子囚衣，光头。每个人的一个脚上戴着沉重的锁链和金属圆球，走路时缓慢费力地拖着腿。有些人扛着铁镐，其他人拿着铁锹。一个穿着狱卒制服的白人押着他们，他肩扛温彻斯特式连珠枪，手握粗鞭。狱卒给了个信号，那队人便停在路上，正对着琼斯坐着的地方。琼斯一直抬头凝视着天空，没有注意到他们无声无息的到来。他忽然低头看到他们，惊恐得眼珠几乎要夺眶而出。他挣扎着要站起来逃窜，但又倒下，吓得呆若木鸡。他闷声闷气地祈祷，可哽住了。

**琼斯** 我主耶稣！

〔狱卒甩鞭——却无声音——犯人们一见这信号便开始在路上干活。他们挥舞着铁镐、铁锹，但仍然毫无声响。他们的动作象机械装置——呆板、迟缓、机械，和上一场里杰夫的动作相仿。狱卒用鞭子严厉地指着琼斯，示意他到用锹干活的人中间去。琼斯象在催眠状态中似地站起来，嘴里屈从地咕哝着。

**琼斯** 是，先生！是，先生！我马上就来。

〔他拖着一条腿走去入列，同时又气又恨地小声讥骂。

**琼斯** 愿上帝罚你的灵魂下地狱。我迟早要找你算账的。

〔他仿佛手里真有一把铁锹，无精打采、机械刻板地做着挖土、把土甩到路边去的动作。突然，狱卒气冲冲地

象凶神恶煞般走到他跟前，举起鞭子，狠狠地抽打他的肩背。琼斯痛苦地闪缩着身子，颓丧地萎缩成一团。狱卒转过身轻蔑地走开。琼斯顿即站直身子，双臂象举起棍棒似地举起铁锹，杀气腾腾地朝毫不戒备的狱卒冲去。琼斯用铁锹向白人的脑门劈下去时，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两手空空。他绝望地呼叫。

**琼斯** 我的锹在哪里？给我把铁锹，我把这小子的头劈开来！（向囚犯恳求）看在上帝面上，随便哪一位给我一把铁锹吧！

〔囚犯们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注视地面。狱卒背对琼斯，似乎故意让他去进攻。琼斯手忙脚乱地拔枪，惶恐、暴怒地吼叫。

**琼斯** 我打死你，你这白人恶魔！不打死你我死不瞑目！

〔他拔出手枪，就在狱卒的脊背后举枪平射。丛林顿时从两面合拢，土路和那队囚犯在黑不可测的夜色中隐去。只听见琼斯在树丛中疯狂逃窜时折断树枝的噼啪声，还有咚咚的鼓声。鼓声仍然很远，但音量更大、节奏更快了。

〔幕落。

## 第 五 场

一块圆形空地，周围是一排排密集的参天大树，高大得只见树身，不见树梢。空地中央有一巨大的死树墩，天长日久，烈日风雨使它变得和拍卖台出奇的相象。清明的月光撒满空地。琼斯从左边密密匝匝的丛

林里夺路而出，进入空地。他已被追逐得诚惶诚恐，目光急速地扫视空地四周。裤子已经破烂不堪，靴子也有了口子，已无原样，一走路便忽闪忽闪，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他蹑手蹑脚地溜到中央的树墩前，警觉地坐下，随时准备逃遁。接着，他双手抱头，身子前后摇晃，悲哀、呜咽地自语。

**琼斯** 啊，上帝，上帝啊！啊，上帝啊，上帝！（突然跪下，双手合掌，举手向天——极度痛苦地哀求）我主耶稣，请听我的祈祷！我是个罪人，一个可怜的罪人！我知道我做下了错事，我知罪！杰夫用灌了铅的骰子欺骗我，我抓住他后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上帝啊，我有罪！狱卒用鞭子抽打我，我一怒之下也把他杀了。上帝啊，我有罪！到了这里，这些傻黑人举我为皇，我却偷他们的钱，抢他们的财，无恶不作。上帝，我又犯了罪！我知罪啊！我悔恨！宽恕我吧，上帝！饶恕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吧！（接着恐惧地乞求）上帝啊，把鬼魂赶跑！不要让它们靠近我！让鼓声别在我耳边响个不停！那鼓声里也有鬼魂在作怪。（他站起来，显然祈祷使他镇静了些——强自抚慰）从此以后，上帝不会让鬼魂来欺侮我了。（在树墩上重新坐下）我不怕活人，让他们来吧。可这些鬼怪——（不由得不寒而栗——稍停，低头看脚，在靴子里动了动脚趾——呻吟地）唉，苦命的脚啊！这双靴子已一无用处，还磨得脚怪痛的，不如扔了吧。（解开带子，脱下靴子——双手提着破靴，哀痛地打量着）你们倒是货真价实的上等漆皮靴，可看看你们现在这副模样。琼斯皇，您的尊容也强不了多少啊。

〔他神情沮丧地叹了一阵子气，仍然弯腰坐着，低头看看手里的靴子，似乎不愿意把它们扔了。正当他看着靴子出神时，一群人不声不响地从各个方向走进空地。他们全都穿着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南方服装。几个中年男子，显然是家道富裕的种植园主。一位衣冠楚楚、颇有权威的人物——拍卖商。一伙好奇的围观者，其中主要是漂亮小姐、公子哥儿，他们来奴隶市场只是为了消遣、解闷。这群人不出声地、彬彬有礼地寒暄一番，又无声地交谈着。他们的举止象木偶，给人僵硬、呆板、失真的感觉。他们围着树墩站着。最后，一组奴隶由一个随从领着从左边上场。他们是三个年龄不同的男人，两个妇女，其中一个妇女怀抱婴儿正在喂奶。他们被领到树墩左边，挨着琼斯。

〔白人种植园主们评头品足地上下打量他们，就象他们是牲口似的，过后相互交换着各自对每一个奴隶的评价。公子哥儿们指指这个，点点那个，还不时说几句俏皮话。美貌的小姐们迷人地吃吃笑着。这一切都默默地进行着，唯独给人不祥预兆的鼓声在不停地响着。拍卖商站到树墩上，举起一只手，三五成群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拍卖商命令式地拍拍琼斯的肩头，让他站到树墩——拍卖台——上去。

〔琼斯抬起头，一看四处是人，便拚命想在人群中觅个空隙逃走，寻觅不到，疯了似地尖叫着跳到树墩上，竭力站得离他们远远的。他吓得呆呆地站在那里，直打哆嗦。拍卖商开始作无声的、江湖气十足的拍卖介绍。他手指琼斯，让种植园主们好好看看。论庄稼活，这可真是个好把式，身心健全，虽说已是中年，但身强力壮。看看他那

脊背，他那肩膀，请再看看他手臂上的一块块肌肉，那强劲的双腿，多少重活都不在话下。此外，他脾气好，聪明，听使唤。哪位先生愿意先开价？种植园主们伸出手指开价，很明显，他们都极想把琼斯据为己有。他们竞相出价，气氛活跃，围观者们看得津津有味。当这一切正继续进行着时，琼斯突然产生了在绝望中挣扎的勇气。他大胆地低头往四下里瞧瞧。痛苦、恐惧的神色消失了，他显得困惑不解，但渐渐地意识到了——结结巴巴地说起来。

**琼斯** 白人们，你们都在干吗？这一切是啥意思？你们干吗都瞪眼看着我？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突然怒恨交集，气得发抖）这是在拍卖吗？你们战前搞惯了这一套，现在也想把我照样卖掉吗？（正当拍卖商击锤把琼斯卖给某一种植园主时，琼斯猛地拔出手枪——目光从拍卖商转到买主）你卖了我？你买了我？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我让你们尝尝我这个自由黑人的厉害。（他先后朝拍卖商和买主开了枪，这两枪打得极快，几乎同时鸣响。枪声就象信号，枪一响，四周墙似的树木就合拢在一起。台上漆黑、沉寂，只听见琼斯冲出包围的声音，惧怕的叫喊声，以及更快更响的鼓声）

〔幕落。

## 第 六 场

一块丛林中的空地。周围的树枝在空地上空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离地五英尺高的低矮天棚。交错缠绕的爬藤植物顺着树身盘绕直上，从边上看去，仿佛

是一个拱形屋顶。树、藤围起来的这块空地，就象某种老式船上的黑暗、恶臭的货舱。月光几乎全被挡在空地外，仅透进一点昏暗、微弱的光线。从左边传来有人在树丛里时而跌跌绊绊、时而爬行的声音，此人边走边呜呜咽咽地唠叨着，从声音上能听出来这是琼斯。

**琼斯** 啊，上帝，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其他子弹都打完了，只剩下一颗银子弹了。要是再有鬼魂来缠住我，我怎么能吓跑它们呢？啊，上帝，只有一颗银子弹了——为了表示还没有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我务必留着它。一旦把它也打了，我就什么指望也没有啦。天哪，这里真黑！月亮上哪儿去啦？啊，上帝，这黑夜到底还有没有个头？（听声音，他正谨慎地摸索着前进）好啦！这里好象是块空地。我不得不躺下歇歇了。黑人真来抓我，我也顾不上啦，我非得休息休息啦。

〔他现在已近台前，可以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他的身影。裤子已经面目全非，成了块遮羞布。他直挺挺地往地下一趴，由于筋疲力尽直喘粗气。被围着的空地上似乎渐渐亮了起来，琼斯的身后显现出两排坐着的人。他们坐得很挤，躬着腰，显出绝望的姿态。两排人面对着面，他们的背部都贴着围墙似的树林，好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给捆绑住了。他们全是黑人，全身赤条条的，只系了一块缠腰布。起先，他们呆坐不动，默不作声。后来，他们动作一致地摇晃起来，似乎他们在船上随着海浪的缓慢起伏而摇晃一样。与此同时，他们发出一种低沉、哀戚的声音。这

声音好象受到远处鼓声的指挥和控制，在按音阶有节奏地逐步升高，成了一种缓慢、颤抖、绝望的哀嚎。当声音升高到尖锐刺耳、难以忍受时，便又音阶分明地慢慢降下来，最后归于寂静。这声音就如此周而复始。琼斯一惊，抬头看见这些人形，赶紧又趴在地上，不敢看这景象。这哀嚎声又在他周围渐渐升高，他吓得浑身颤抖起来。下一次声音又由低转高时，仿佛受了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的驱使，他也加入了合唱，唱着唱着坐了起来，以和其他人相同的姿势前后摇晃起来。他的声音悲哀、凄怆，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亮光渐暗，其他人的声音停止，最后台上一片漆黑。但是可以听到琼斯爬起来逃走的声音，他在森林中越走越远，他的声音也相应地越来越轻，最终消失。鼓声敲得更响更快，节奏明快、欢畅，预示着胜利将临。

〔幕落。

## 第 七 场

大河岸边矗立着一棵大树，但仅见树身的下端。树边粗粗拉拉地堆着一堆圆石，酷似祭坛。高起的河堤接近背景，河堤外平静如镜的河面在月光下闪烁发光，流向远方；远处的河面若隐若现，渐渐消失在浅蓝色的雾霭之中。从台左传来琼斯的声音，伴随着鼓声的节拍，时起时伏地夹杂在被锁着的奴隶们发出的缓慢、绝望的哀嚎声中。他的声音逐渐降低以至消失时，他走进空地。他的脸容呆板，毫无表情，目光呆滞，但双眼却象中了邪似地光采熠熠。他走路时神思

恍惚，若有所思，就象梦游者或者阴魂附身的人。他挨次看了看大树、粗糙的石垒祭坛、远处月光照耀的河面，他用手摸摸头，显出大惑不解的尴尬相。接着，仿佛顺从冥冥之中某种不可知力量的驱使，他在祭坛前虔诚地跪下。然后他似乎有所醒悟，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些什么，因此他站起来，惶恐地观望着四周——断断续续地咕哝着。

**琼斯** 我——我这是干啥？这是——什么地方？好象我见过这棵树——还有这堆石头——这条河。我记得——好象我从前来过这里。（颤抖地）啊，我的天哪，我害怕这地方！啊，我害怕。上帝，保佑我这个罪人吧！

〔他从祭坛边爬走，趴在地上，藏起脸，由于吓得在歇斯底里地啜泣，他的肩膀一起一伏。突然，一个刚果巫医从树身后出现，快得象跳出来的一般。他年龄很大，形容枯槁，全身赤裸，仅腰间围了块某种小动物的兽皮，多毛的尾巴在腹前耷拉着。他从上到下涂满了鲜艳的红色，头的两侧朝上斜长着两只羚羊角。他一只手中拿着一只骨制的拨浪鼓，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根魔杖，杖端扎着一束白鹦鹉羽毛。脖子、耳朵、手腕、脚脖子等处，满是玻璃念珠和骨制饰物。他一声不响、神气活现、一跳一跳地走到琼斯和祭坛之间的空地上。他往地上一跺脚便开始又唱又跳起来，这好象事先商量好的召唤性信号，咚咚的鼓声随之变得狂热、欣喜，仿佛整个空中都响彻着有节奏的隆隆声。琼斯抬头观望，接着从地上一跃而起，成半跪半蹲的姿势，他被这新的诡秘现象惊呆了，着了迷似地一动不动

地注视着。刚果巫医跺着脚，摇动拨浪鼓卡嗒卡嗒地打着拍子，开始摇摆起来。他怪诞、单调地哼唱着，声音忽高忽低，含混得连唱词都听不出来。渐渐地，他的舞蹈明显地成了一种叙事性的哑剧，他的哼唱则是一种咒语——一种缓和某个神对祭品决不宽容地凶猛索求的法术。他逃而群魔就追他，他躲藏一下，接着又逃。他逃跑得越来越快，群魔逼得越来越近，而他显得越来越害怕。他哼唱的声音越变越激，还夹杂着尖叫声。琼斯被这一切完全迷住了，他又念咒语又尖叫，用手打着节拍，身子也前后摇摆起来。整个哑剧的精神和含意驾驭了他的肉体和精神。最后，哑剧的这一主题在一声绝望的嚎叫声中戛然中止，接着转换成强烈希望的基调，哑剧又继续下去。这意味着尚有办法补救。群魔索取祭品，这不能不给它们。巫医用魔杖先后指了指圣树、远处的河流、祭坛，最终凶残地、下令似地指着琼斯。琼斯似乎懂得了这一指的含意——要他把自己当祭品贡献出去。他卑下地连连叩头，歇斯底里地呜咽着说起来。

**琼斯** **宽恕我吧，啊，上帝！宽恕我吧！宽恕我这可怜的罪人吧！**

〔巫医跳到河边，伸出双臂，呼唤水底的某个神。接着，他依然伸着双臂，开始慢慢地后退。一个巨大的鳄鱼头出现在河堤，眼睛闪着绿光，注视着琼斯。琼斯吓呆了，死死地盯着鳄鱼的双眼。巫医跳着来到琼斯身边，用魔杖触了触他，可怕而又命令式地示意他上等待着的大鳄鱼那儿去。琼斯肚子贴着地面，一步一步向鳄鱼爬去，一边不断地呜咽着。

**琼斯**　饶恕我吧，上帝！饶恕我吧！

〔鳄鱼的庞大躯体爬上岸来，琼斯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向它爬去。巫医欣喜若狂地大声尖叫着，鼓声如疯似狂地响着。琼斯声嘶力竭地哀叫，痛苦地一声声乞求着。

**琼斯**　上帝，拯救我吧！我主耶稣，听听我的祈祷吧！

〔上帝似乎听到了他的祈祷，使他猛然想起了还有一颗银子弹。他的手飞快地伸到背后，他挑战地喊叫着。

**琼斯**　我还有颗银子弹！你这恶魔休想吃了我！

〔他朝面前的绿色双眼开枪，鳄鱼头在河堤后消失了，巫医跳到圣树后也消失了。琼斯俯卧在地上，双臂前伸，恐惧地抽噎着。鼓声在他四周咚咚地响着，节奏阴郁，表示了复仇势力遭到挫折。

〔幕落。

## 第　八　场

黎明。景同第二场，即丛林与平原的交界处。最近处的树身隐隐可辨，但这些树的后面却是黑茫茫的一片。连续不断的鼓声近在咫尺，因此震颤的鼓声特别响。莱姆从左边上，后面跟着一小队士兵和伦敦佬式的商人史密瑟斯。莱姆又矮又粗，猿脸，非洲老土人的特点十分明显。他只围了块腰布，腰间挂着子弹带和左轮枪。他的士兵都程度不同地赤裸着，戴着阔边棕叶帽，人手一支步枪。史密瑟斯的穿戴和第一场一样。一个显然是追踪琼斯的士兵正急切地观察着地面。他指出琼斯进入树林的地点，莱姆和史密瑟斯走

过来观看。

**史密瑟斯** （看一眼后厌恶地转身走开）这就是他进入丛林的地方，错不了。你这是活该，现在他早就跑出去好几英里地，平安无事地到了海岸边。这该死的丛林倒帮了他的忙！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你会找不到他吗？浪费了整整一夜，敲那该死的鼓，念那愚蠢的咒！天哪，真是一帮子笨蛋！

**莱姆** （喉音很重地）我们会抓到他的。（士兵们成半圆形围着他，弯着腰蹲在那里，他向他们做了个手势。）

**史密瑟斯** （恼怒地）哎呀，你们怎么还不上丛林里去追他？在这里等着有啥屁用？

**莱姆** （他也蹲了下来——沉着地）我们会抓到他的。

**史密瑟斯** （轻蔑地从他身边走开）唉，活见鬼！你们这些人加在一起都斗不过他。虽然我连见都不愿意见他，可我还得为他说句公道话。

〔丛林里传出一下声响，士兵们呼地一下站起来，紧张地扳上步枪扳机。莱姆仍然蹲着，神色镇静自若，但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挥手发了个“快”的信号，士兵们迅速地潜行走近丛林，分散开从不同的地点走了进去。

**史密瑟斯** 我希望你不会认为这是他弄出来的声音吧？

**莱姆** （镇静地）我们会抓住他的。

**史密瑟斯** 一帮该死的笨蛋！（继而一想——将信将疑地）不管怎么说，也许他们真会抓到他。如果他在这可恶的丛林里迷了路，他也许会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地，而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莱姆**　（命令似地）别出声！（从丛林里传来几声枪响，一秒钟后，又传来一阵欣喜若狂的叫喊声。咚咚的鼓声突然停住。莱姆面带满意的笑容，抬头看着史密瑟斯）我们抓到他了。他已经死啦。

**史密瑟斯**　（莫名其妙地）你怎么知道就是他呢？你又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呢？

**莱姆**　我的士兵有银子弹。铅子弹打不死他，他有了不起的魔法。我给他们钱，让他们造银子弹，使他们也有了不起的魔法。

**史密瑟斯**　（一惊）噢，原来这一夜你们就在搞这名堂，对不对？在造出银子弹来以前，你们不敢去追他，是吧？

**莱姆**　（毫不隐讳地）是的，他有了不起的魔法，铅子弹不顶用。

**史密瑟斯**　（拍腿哄笑）哈哈！你们不敲鼓的话，就什么都完啦！（接着恢复常态——讥讽地）我敢打赌，你们打死的根本不是他，你们这帮子笨得出奇的家伙！

**莱姆**　（不动声色地）瞧，他们把他抬来了。

〔士兵们抬着琼斯毫无生气的躯体从丛林里走出来。他死了。他们把尸体抬到莱姆跟前，他十分满意地查验了一番。史密瑟斯敬畏地趴在琼斯的肩头上。

**史密瑟斯**　不过，琼斯，我的伙计，他们这样对待你，并没有什么过错啊！死得直挺挺地了！（嘲笑地）尊贵的陛下，你那显赫一时的气派呢？（接着咧嘴一笑）银子弹！我的天哪，不管怎么说，你也死得够至尊至贵的喽！

〔幕落。

——剧　终

# 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

汪义群　译

## 人　　物

**杰姆·哈里斯**

**哈里斯太太**　杰姆的母亲

**哈蒂**　杰姆的姐姐

**埃拉·唐妮**

**矮墩**

**乔**

**米基**

**白人与黑人群众**

## 景

**第一幕**

**第一场**　纽约底层的一个街角。许多年以前。一个春天的下午，时近黄昏。

**第二场**　景同前。九年以后。一个春天的傍晚。

**第三场**　景同前。五年以后。一个春天的夜晚。

**第四场**　同一街区，教堂前的街上。几星期以后的一个早晨。

**第二幕**

**第一场**　同一街区的一层公寓。两年后一个早晨。

**第二场**　景同前。几个月后的黄昏时分。

**第三场**　景同前。几个月后的一个夜晚。

# 第一幕

## 第一场

纽约底层的一个街角，地处黑人区边缘。三条狭窄的街道汇集于此。舞台靠后处是幢四层大楼，红砖，呈三角形，底楼是家杂货店。一幢幢四层的公寓大楼向两边伸展，构成两条街的轮廓线。大楼的太平梯上聚集着人群。通往左边的那条街上都是白人，通往右边的那条街上都是黑人。

这是个很热的春日，人行道上有八个孩子在玩石弹子游戏，四男四女，男孩和女孩中各有两个黑人两个白人。其中一个黑男孩叫杰姆·哈里斯，坐在他身后帮他管石弹的白女孩叫埃拉·唐妮，才八岁，长得一头金发，皮肤白里透红。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玩了一会石弹游戏，行人从他们身旁经过，有黑人，也有白人。黑人们毫不掩饰地享受着和煦的春光，白人们强作笑声，因自然生发的激情而显得有点笨拙。他们说话的声音无法听清，只听得见他们的笑声，从这笑声中可以区别出不同的种族。

街上传来阵阵喧闹声——高架铁路上火车咯噔咯噔的轰鸣声，机头噗噗的喷气声，马车不紧不慢，马蹄敲在鹅卵石上发出的懒散的得得声。从白人街上传来音调很高的、带着鼻音的男高音，唱的是《镀金笼子中的鸟儿》的合唱部分。在黑人街上一个黑人唱起《我得给宝贝打个电报》中的合唱曲，歌声一停，从两边街上传来互不相同、各具特色的笑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街灯开始转亮，落日通红的余晖将街道照得亮灿灿的。石弹子游戏在继续。

**白女孩**　（拽着她弟弟的胳膊）过来，米基！

**她弟弟**　（粗暴地）嗨，给我滚！

**白女孩**　好吧，要是你愿意的话，你等着挨揍好了。（起身欲走。）

**她弟弟**　嗨，给我滚！

**白女孩**　妈要发火了！

**她弟弟**　（害怕了）我这不是来了吗？你急什么！

**黑女孩**　（对一黑男孩）来吧，乔。要是不快点回去，咱们也得挨揍了。

**乔**　走吧。

**米基**　输了吧，嗯？我得走了！（从地上跳起。）

**另一白男孩**　我也去！（跳起。）

**另一黑女孩**　劳迪，时候不早了！

**乔**　我得吃饭去了！

**米基**　（对杰姆·哈里斯）你赢了，黑乌鸦杰姆。你明天别溜走，咱们再来。

**杰姆**　（欣然地）当然，米基。一不做，二不休！（大笑。）

**另一白男孩**　我也来！我要从你那儿赢回来！

**杰姆**　行啊，矮墩！

**众女孩**　快！走吧，走吧！

〔六人一起走了。此时他们发觉杰姆和埃拉踌躇不前，两人别扭地、腼腆地并排站着。于是大家便回头嘲笑他俩。

**乔**　请看这位黑乌鸦杰姆！天哪，他有个女朋友！（大笑。众附和着笑。）

**杰姆**　（害臊地）管你什么事，你这个巧克力！

**米基**　请看这一对可人儿，看呀！脏货！脏货！（他和两个男孩一起喊了起来。）

**众女孩**　（指着埃拉）不要脸！不要脸！人人都知道你的名字了！小白脸！小白脸！

**埃拉**　（垂下头）住嘴！

**白女孩**　他给她拿书咧！

**黑女孩**　你就找不到比他象样一点的人了吗，埃拉？看看他那双大脚！

〔大笑。众附和着笑。杰姆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望着埃拉。

**埃拉**　你们少管闲事！

〔她怒冲冲地大步朝他们走去。他们从地上跳起，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尖声地大叫大笑。

**众**　给我们抓住啦！给我们抓住啦！

**米基**　笨蛋！黑乌鸦杰姆是女人腔！盯住小白脸不放！

**乔**　小白脸会让你玩她的洋娃娃吗，小伙子？

**矮墩** 女人腔！软绵绵的家伙！

〔埃拉突然哭了起来，众人见状狂笑。

**众** 泪人儿！泪人儿！大家来看小白脸！

**杰姆** （猛地冲向他们，捏紧拳头，狂怒地）**给我闭嘴！我会把你们全都揍一顿！**（他们都逃开了，一边笑着叫着，显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气。他们因为终于使他忍不住发了脾气而感到满足。他回到埃拉那儿，腼腆地站在她身旁，两只脚轮流地跺着地板，突然脱口而出）**别哭了，我把他们给赶跑了。**

**埃拉** （欣慰，有礼貌地）**谢谢。**

**杰姆** （得意地）**没什么了不起，我能把他们随便哪一个从街上赶走。**（他伸出双臂，鼓了鼓二头肌）**摸摸我这块肌肉！**

**埃拉** （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钦佩地）天哪！

**杰姆** （俨然保护者的样子）我在这儿附近闲逛的时候，你可不要给吓坏了，我的小白脸。

**埃拉** 别这样叫我，杰姆——请你别这样！

**杰姆** （后悔）我没有什么坏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不喜欢这样的称呼。

**埃拉** 我不喜欢——比什么事情都不喜欢。

**杰姆** 你不必难过，他们这是嫉妒你，就是这么回事。

**埃拉** 嫉妒？嫉妒什么？

**杰姆** （指指她的脸）嫉妒这个。白里透红，真漂亮！

**埃拉** 我恨这个！

**杰姆** 你的脸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没人比得上你！

**埃拉** 我恨它，但愿我跟你一样是黑的。

**杰姆** （略有羞怯）不，你不能这样。他们会叫你黑乌鸦——或

者巧克力——或者小黑炭的。

**埃拉**　我不在乎。

**杰姆**　（阴郁地）他们有时还会叫你黑鬼。

**埃拉**　我不在乎。

**杰姆**　（柔声地）你不在乎？

**埃拉**　是的，我不在乎。（尴尬的停顿。）

**杰姆**　（突然地）你知道吗，埃拉？自从我上学和放学给你背书包起，我一日三次吃了好多白石灰和水。这是理发匠汤姆告诉我的，他说只要我喝得多，会变白的。（恳求地）我现在看上去白一点了吗？

**埃拉**　（安慰地）是的——也许——有一点儿——

**杰姆**　（装出一种无所谓的口气）我猜想汤姆是在吹牛，他在寻我开心！那白石灰只是叫我肚子感到难受。

**埃拉**　（奇怪地）那你为什么想变白呢？

**杰姆**　因为——只是因为我更喜欢白的。

**埃拉**　我可不，我喜欢黑的。咱们俩交换一下吧，我喜欢做黑人。（拍手）哎呀，那该多有趣啊，假如我们真能交换的话！

**杰姆**　（迟疑地）是的——也许——

**埃拉**　这么一来，他们会叫我黑乌鸦，你就是小白脸了！

**杰姆**　他们决不敢叫你黑鬼，肯定的！我会杀了他们！

〔长时间停顿。终于，她羞涩地拉住他的手。两人尽量避开对方的目光。

**埃拉**　我喜欢你。

**杰姆**　我也喜欢你。

**埃拉**　你想做我的朋友吗？

**杰姆**　想的。

**埃拉**　那么，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

**杰姆**　是的。（郑重其事地）请相信从现在起那些家伙没有一个敢叫你小白脸了！我会好好地揍他们的！

〔太阳落山了。暮色笼罩着街道。一个拉手摇风琴的人来到街角，奏起《安妮·罗纳》这个曲子。他俩手挽着手，伫立在那儿听着乐曲。奏乐的人走了。天色更见昏暗。

**埃拉**　（突然）天哪，这么晚了！我准得挨揍了！

**杰姆**　我也要挨揍了！

**埃拉**　我可不在乎这个。

**杰姆**　我也不在乎。

**埃拉**　明儿一起上学？

**杰姆**　当然。

**埃拉**　那我得快点赶回去。

**杰姆**　我也得回去。

**埃拉**　我喜欢你，杰姆。

**杰姆**　我也喜欢你。

**埃拉**　别忘了。

**杰姆**　你也别忘了。

**埃拉**　再见。

**杰姆**　回头见。

〔两人分头走去——猝然停步，好象得到什么信号似的，同时转过身来。

**埃拉**　别忘了。

**杰姆**　我不会忘，一定不会！

**埃拉**　给！

〔她向他投了个飞吻，然后窘迫地逃开了。

**杰姆**　（喜出望外）嗨！

〔杰姆转身猛地跑开。

〔**幕落。**

## 第　二　场

同一街角。九年过去了。又是暮春季节。傍晚。时间紧接上一场。街上无甚变化。一条街上全是白人，另一条街上全是黑人。大楼的太平梯上站满了人。杂货店仍在街角。街上的喧闹声依旧。只是变为更有节奏的机器声，电气火车代替了马车和轮船。行人来往不绝，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象第一场那样地笑着。从白人街传来音调高昂、带有鼻音的男高音，唱的是《嗨，但愿我有个姑娘》。黑人报之以《我得到的只有同情》。歌声完了，接着是笑声，都来自左右两条街上。然后一片寂静。暮色更浓。街角上，弧光灯亮了，发出毕剥的声音，将街道罩上一层白光。两个年轻的无赖没精打采地来到街角，举止要多粗野有多粗野。其中一个是上一场中的矮墩，另一个是黑人乔，他们百无聊赖地站在那儿。一个十七岁模样的男孩走过，陪同着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姑娘，两人都穿最体面的服装，男孩身着硬领皂服，姑娘则一身洁白。

**矮墩**　（轻蔑地）哦，我的天哪！瞧瞧谁在这儿。（冷笑着对姑娘说）怎么回事，丽兹？不认识老朋友了？

**姑娘**　（惊惧地）你好，矮墩。

**矮墩**　打扮得这么漂亮干吗？参加毕业典礼去？

〔欲截住他们的去路，但他俩侧着身子回避他，然后扭转头跑掉了。

**乔**　哈哈！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溜了？

〔矮墩咧开嘴满足地笑了。

**矮墩**　（往另一条街望去）嘭，米基来了。

**乔**　他昨晚的半决赛赢得挺轻松？

**矮墩**　在第三回合把那家伙打下来了。

**乔**　那小子来了！他会成为冠军的。

**矮墩**　（俨然以裁判自居）他那一拳找准了时机——打得可真过瘾。

〔米基自左上。他穿得很花哨，一顶饰有艳俗的花边的草帽歪戴在头上，罩住那只招风大耳朵。他有着一张典型的狮子脸，一副天生的小恶霸的凶相。由于昨晚的殴斗，一只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他虚张声势地走上前来。

**两人**　你好，米基。

**米基**　好。

**乔**　听说你把他打扁了。

**米基**　当然，我给他吃了点苦头。（换个话题）嗨，看到他们去参加毕业典礼了吗？

**矮墩**　（做个眼色）怎么，你感兴趣？

**乔**　（格格笑了）米基也要去，领个奖章回来。

**米基**　当然。他们可以把奖章钉在我短裤的屁股上。（众笑）听

着，你们看到埃拉·唐妮去学校吗？

**嫩墩** 小白脸？没有。她不会单独去的。

**米基** （权威地）别叫她小白脸！你想挨拳头不成？那么下一次吧！她是我的女朋友，懂吗？

**乔** （大着胆子和他开玩笑）哪一种拳头？你的第十种打法？

**米基** （自得其乐）当然，一拳定局的打法。

**嫩墩** （指着右面，冷笑）哼！黑乌鸦杰姆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毕业典礼了。

**乔** （带着厌恶忿恨的口吻）你是说那黑鬼毕业了？

**嫩墩** 去问问他。

〔杰姆·哈里斯上。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一副上过浆的雪白的领子——举止端庄稳重，脸上有一种克制而敏感的表情。

**杰姆** （高兴地）你们好，朋友们。

〔他们打个哼哼作为回答，轻蔑地上下打量他。

**乔** （忿忿地盯了他一眼）你今晚毕业？

**杰姆** 是的。

**乔** （厌恶地啐了一口）上帝！你倒会说大话！

**杰姆** （不以为然地笑笑）这是第二次了。我去年没有及格。

**乔** 毕业对你有他妈的什么好处，嗯？你得了文凭，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靠你老娘过懒虫生活？

**杰姆** （自信地）我再去读法律，当个律师。

**乔** （嗤之以鼻）看在基督的面上，黑鬼！

**杰姆** （猛烈地）不许你这样叫我——不许你在他们面前这样叫我！

**乔** （好斗地）你不承认自己是黑鬼？我会让你知道——

**米基**　（将两人都推了一把——刻毒地）都给我闭嘴！这儿是我的地盘。（转向杰姆，侮辱地）嗨！小白脸拿到今天晚上的票子了，是吗？

**杰姆**　你是说埃拉——

**米基**　小白脸唐妮，我说的是她！我对她不用客气，她是我的妞儿！

**杰姆**　（郁郁不乐）是的，她今晚毕业。

**矮墩**　（对米基使个眼色）真漂亮，是吗？

**米基**　（回了个眼色给他——话中有话地）愿意给我生个孩子呢！

〔杰姆紧张地站在那儿，内心在斗争着。

**杰姆**　（终于脱口而出）我有话跟你说，米基——单独谈。

**米基**　（故作惊讶——侮辱地）噢，这究竟是……

**杰姆**　（激动地）我跟你说，有要紧事！

**米基**　嘿？（询问地盯住他——然后漫不经心地示意旁人退后，自己则跟着杰姆往前走去。）

**矮墩**　有胆量！

**乔**　（报复地）我去单独和杰姆较量，你们等着！

**米基**　好，较量结果以后告诉我吧，我今晚没空，跟一个小妞有个约会。

**杰姆**　和——埃拉？

**米基**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杰姆**　（急促地）有什么关系——我会告诉你的！我知道——我听说了你的那些事情——跟那些女孩子干的事——你跟那些人与我无关——可是她——埃拉——就不一样——她不是那种——

**米基**　（侮辱地）谁跟你这样说的，嘿？

**杰姆**　（威胁地拔出拳头）你敢！

〔米基被这一大胆的举动惊呆了，往后退了几步。

**米基**　好了，别开玩笑了！（开始感到受了侮辱）听着，你这个黑乌鸦！你要是不放聪明点，我只消一拳就可以把你打得不省人事，懂吗？

**杰姆**　我只是叫你行为放端正点，米基。

**米基**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你这个下流坯，她连唾你一口都不愿意！她看见黑鬼就讨厌。

**杰姆**　（极度痛苦）我——我知道——可是以前她可不在乎——我们小时候在一起——

**米基**　哼，忘掉吧！这是现在！

**杰姆**　可我一直还是她的朋友——即使她不喜欢黑人——

**米基**　黑鬼，你讲得不对。你的毛病就出在你老是坚持这一点，问题就在这里！你得呆在你应该呆的地方，知道吗？你老子靠做买卖赚几个小钱，而你却想花钱买个白人的地位——毕了业还想读法律，天晓得！你这个样子跟世界上任何人都合不来——这倒不是因为你是个黑鬼。乔也是黑鬼，他不是和大家一起在那儿训练吗？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一道。可是你却想花钱给自己买个白人的地位，告诉你，在白人堆里你是找不到一块立脚之地的！

**杰姆**　（气得发抖）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瞧瞧——

**米基**　（转身走开）哼，给我滚！

**杰姆**　你以为我会变——变成你这样——变成你这种肮脏的白人——

**米基**　（急转身）你说什么？

**杰姆**　（发作）你对她放尊重些——不然我可要揭你的老底——我去告你——我给报纸写信——给体育记者——我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个多好的白人！

**米基**　（大怒）你这黑鬼，看我把你的下巴打下来！

〔摆好拳击姿势摇晃着向杰姆逼近，脸上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气。杰姆孤立无援地站在那儿，等待着他的袭击，仍然保持着尊严。

**矮墩**　当心！两头公牛！哦，唐妮也来了。

**米基**　我下一次决不饶你！

〔埃拉·唐妮从右边上。她十七岁，脸色还是和以前一样，白里透红。她长得妩媚动人，身上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派。

**埃拉**　（见到米基时露出愉快的笑容）你好，米基。我来迟了吧？嗨，我真高兴，你昨晚打赢了。（她感到气氛有点不对，眼光从这个扫到那个）你们好！出什么事了？

**米基**　瞧这个傻瓜。（他嘲笑地指指杰姆。）

**杰姆**　（羞怯地）你好，埃拉。

**埃拉**　（简短地，然后将脸转开）你好。（对米基）来，米基，跟我一起走，我得赶紧。

**杰姆**　（脱口而出）等一等——只要一秒钟。（痛苦地）埃拉，你是不是讨厌——黑人？

**米基**　闭嘴！

**杰姆**　请回答。

**埃拉**　（强作笑容）哈！这是什么——又一场考试？

**杰姆**　（固执地）请回答。

**埃拉**　（烦躁地）当然不！我不是从小就和——不是吗，我的

一些最老的——我在公立学校读书时一起相处最久的姑娘

——

**杰姆** 你讨厌我吗，埃拉？

**埃拉** （慌乱地，同时更加烦躁地）嗨，你喝醉了还是怎么的？我为什么要讨厌你？我不讨厌任何人。

**杰姆**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有好几年了？

**埃拉** （不满地）我能讲些什么呢？你跟我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

**杰姆** （绝望地）也许再也没有了——可是——就在这个街角上——你还记得有一次——

**埃拉**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愤怒地）嗨！你怎么了？突然干涉起我的事情来了？是因为你脑袋里就想到一点：你总算可以毕业了，是吗？

**杰姆** 不，我——只是想帮你一把，埃拉。

**埃拉** 亏你说得出口！你一定是忘了自己的地位了！谁要你的帮助了，我倒要请教请教？别说了，不要再打扰我！

**杰姆** （坚持）如果你还需要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

——

**埃拉** 我有好多朋友，在我自己同类的人中，我可以告诉你。（激怒）你叫我讨厌！你给我滚！

〔她猝然离开。三人大笑。米基跟随她而去。杰姆惊呆了，离开原地，费力地在杂货店前的一个木箱上坐下。

**矮墩** 我们去喝杯酒。走吧，乔，我请客！

**乔** （一直不停地用愤怒、嫉恨的眼光盯住杰姆的每一动作）你先走吧，我要在这儿呆一会儿。我有点事要和他讲讲清楚。（指指杰姆。）

**矮墩** 随你的便。好好干吧，回头见。（吹着口哨走了。）

**乔** （站定一会儿，两眼瞪着杰姆，黑脸上一双小眼睛显得分外突出。他挑衅地往手掌上吐了口唾沫，大步朝着不以为意的杰姆走去。他站在杰姆面前，对方那种对他的话满不在乎的样子把他惹怒了）听着，黑鬼！我这儿有好多话要跟你讲！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老子做买卖之前，还不是和我老子一起在码头上干活？你老子把每一个镍币都攒下了，而我老子却买啤酒喝了——就这些不同。你和我不是一起长大的吗？

**杰姆** （木然）我是你的朋友，乔。

**乔** 不，你不是！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我甚至不知道你是谁！你上了学，又怎么样？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毕业典礼，你说你还要去学法律，又怎么样？你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说话轻声细声，彬彬有礼，又怎么样？你这样做都是为了否认你是个黑鬼——让白小子也听你这一套胡说！你的目的是为了象米基说的那样，用你老子的钱给自己买个白人身份？你是什么东西？（因对方的沉默更加发火）你不吭声？那我就逼着你说出来！（他一手扼住杰姆的喉咙，一手捏成拳头）快跟我说！不然我就把你的脸打扁了！你是不是黑鬼？（摇他）你是个黑鬼，是吗？黑鬼，黑鬼！是吗？

**杰姆** （看着对方的眼睛——平静地）是的，我是黑鬼，我们都是黑鬼。

〔两人互视片刻。乔的火气消了，颓然坐在杰姆边上的箱子上。他递给杰姆一支香烟。杰姆接过烟，乔擦了根火柴，点燃了两人的烟。

乔　（喷了口烟，满意地）老兄，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解释清楚呢？

杰姆　咱们都是黑鬼。

〔第一场那个奏手摇风琴的人又来到街角。他奏起《我的伙伴，巧克力卷糖》中的合唱曲。两人凝神倾听。奏乐者走了。静场。乔站起。

乔　我得喝啤酒去了。（他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转身）你毕业典礼的时间到了，是吗？

〔他走了。杰姆仍然坐在木箱上，眼睛凝视着前方。

〔幕落。

## 第　三　场

同一街角。五年后。街上无甚变化。春天的夜。弧光灯照出一张张充满仇恨和残忍的脸。街上传来的喧闹声与以前一样，只是更加断断续续，更加单调沉闷，听着令人觉得疲劳困乏。两个行人从台前走过，一黑一白，两人都很疲倦，打着呵欠，谁也没笑。两条街上都没有笑声。从白人街上传来的男高音，比以前鼻音更重，而且还带点醉醺醺的味道，唱的是《当我失去了你》这首合唱歌曲的后半部分，用的是男声重嗓的假音，唱得悲伤深沉。应答这首歌的是黑人的歌声，也有一点伤感，唱的是《等待罗伯特·李》的后半部分。接着是沉默。矮墩上场。他看上去比以前更粗野，一看便是个典型的歹徒。他站在那儿，等着什么人，醉醺醺地哼着歌，眼睛朝街的那一头望着。

**矮墩** （愤愤然）这个小瘪三！怎么还没来？（开始唱道，“她穿着睡衣做针线，攥着一支蓝色枪筒的手枪，她要把那个坏男人送西天”，然后轻蔑地）不是她，面团！这歌不是给她唱的，她没这个胆量。一点儿糖就可以叫她服服贴贴。

〔埃拉上。她衣着寒酸，脸色苍白而憔悴，声音冷冰冰的，给人一种疲惫之感。

**矮墩** 你得到口信了？

**埃拉** 我这不是来了？

**矮墩** 你近来还好吗？

**埃拉** 挺好。

〔停顿。他困惑地望着她。

**矮墩** （有点窘迫）好吧，我看你是想叫我给你透露一点米基的消息吧？

**埃拉** 不。

**矮墩** 你是说你不想知道他在哪儿，或者在干什么吗？

**埃拉** 不想。

**矮墩** 打什么时候开始闹翻的？

**埃拉** 好久了。

**矮墩** （停顿——用耗子般恶意的口吻）咱俩之间，小妞儿，你会得到公平待遇的——和他抛弃的那些女人一样的待遇。我知道他的内情，我看着他训练的。他下一场比赛，瞧着吧，他准完了！不会是别人。他只骗得了你们这些女人——不过你们也骗了他。所有的女人都跟他过不去。他不会要别的次品的。你们给他身上泼水，用海绵帮他擦脸，帮他戴上手套——米基会被对手劈头劈脑揍一顿的

——连招架之力都没有——因为在这一拳背后有着你的所有的仇恨——还有别的女人的仇恨，哈哈！（他邪恶地笑着）米基准完了——破天荒头一遭跪在地上——

〔他蹲下身子，双膝着地，做出步子踉跄的拳击手的样子。

**埃拉**　我就喜欢看他跪在地上！

**矮墩**　接着——他就脸朝天躺在地上——醒不过来了——迷迷糊糊听到鸟在树林里唱歌——数到十——完蛋了！

〔他边说边配上动作，先是平躺在人行道上，然后站起身子，邪恶地笑着。

**埃拉**　他离开我——有好长时间了。（停顿）你来找我干吗？

**矮墩**　他派我来的。

**埃拉**　来干吗？

**矮墩**　给你捐钱来。

〔不太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递给她。

**埃拉**　（无动于衷地望着钱）这是干什么？

**矮墩**　给你。

**埃拉**　我不要。

**矮墩**　那就算给孩子。

**埃拉**　孩子死了。他得了白喉症。

**矮墩**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

**埃拉**　好久了。

**矮墩**　那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米基——

**埃拉**　我为什么要写信？他知道了只会高兴。

**矮墩**　（停顿）好吧——那样更好。

**埃拉**　是的。

矮墩　你和家里和解了？

埃拉　没有。

矮墩　还一个人住？

埃拉　在布鲁克林。

矮墩　干活？

埃拉　在厂里。

矮墩　你这傻瓜。有的是轻松活儿，小妞儿——

埃拉　我懂你的意思。不行。

矮墩　你不想再过开开心心的生活——寻欢作乐地——过日子？

埃拉　我再也不干了。

矮墩　（讥讽地）想洗刷干净？好好考虑考虑吧，小妞儿。我可以让你在我这儿干活。这样，就没有人敢来找你麻烦。我多少有点儿势力。

埃拉　（平淡地）你是只肮脏的狗。为什么没有人把你杀了？

矮墩　原来如此！你是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和黑乌鸦杰姆出去兜过风。

埃拉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矮墩　一个黑鬼！

埃拉　世界上唯一的白人！善良而洁白。你们都是黑人——一直黑到心里。

矮墩　黑鬼的情妇！（将钱朝她脸上扔去。钱掉在街上）你听着！米基说他和你一刀两断了。一切都结清了！这就是他派我来跟你说的话。（探询地扫视着她——停顿）你不会来找麻烦吧？

埃拉　我干吗要找麻烦？他自由了。孩子死了。我也自由了。

我也不恨谁——只是——告诉你吧！我一定非常关心他下一次拳击。你给我透露的消息很好——在另一个街角——我会留心这一次比赛的——九——十——醒不过来了！他自由了！什么都完了。（她狰狞地朝着矮墩笑）给我滚，矮墩。

**矮墩** （看着她摇了摇头——伤感地）发酒疯！发酒疯！我们都在发酒疯！都是些自作自受的人！我喝酒去了，再见。

〔他走了。一队救世军乐队朝街角走来，他们边奏乐边唱着《我们在耶稣脚下相会》。他们上场后即走到拐弯处，在埃拉面前停下。队长走上前来。

**队长** 教会的姊妹——

**埃拉** （拣起钞票扔在他的帽上——嘲笑地）给。去拯救拯救自己吧。让我单独留在这儿。

**一位女救世军** 姊妹——

**埃拉** 别管我。我不是你们的同路人。（见他们犹豫不决，惊讶地）我想单独一个人。

〔他们按着鼓声的节拍整步而去。埃拉在一只木箱上坐下，两手垂在身旁。此时杰姆·哈里斯上。他已变成一个衣着风雅、刻苦勤勉的青年。一张脸聪明而有点压抑得古怪。

**杰姆** （欣悦而又不知所措地喊出）埃拉！我刚才见到矮墩——

**埃拉** （对他微笑，露出坦率的爱慕之情）他替米基带口信给我。

**杰姆** （不快地）哦！

**埃拉** （指指身后的箱子）坐下。（他坐下。停顿——然后冷

漠地）一切都结束了。我自由了，杰姆。

**杰姆**　（厌倦地）我们永远不会自由——除非我们能干自己想干的事。

**埃拉**　你怎么突然变得垂头丧气起来。

**杰姆**　学校通知我，考试又没通过。

**埃拉**　可怜的杰姆。

**杰姆**　别可怜我。我情愿在街上大声责备自己。——五年了——可我还在拼命用功，照理这一些我在第二年年底就该学完了。

**埃拉**　你为什么不放弃呢？

**杰姆**　不！

**埃拉**　说穿了，当了律师又怎样呢？

**杰姆**　它对于我——意味着许多许多。（热烈地）假如我现在就是律师的话，埃拉，我相信我准会有勇气——

**埃拉**　有勇气干什么？

**杰姆**　没什么。（停顿——探索地）我无法解释——只是——可是这种想法象火一样灼着我，它烙着我那颗骄傲的心。我发誓我比班上任何人都要懂得多。我应该懂得多些，因为我比他们用功。我拼命地学习，把东西都记在脑袋里——不折不扣地记住了。当老师喊到我时，我站了起来——所有白白的脸都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眼光——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可笑，在发抖——刹那间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记不起来——我听到自己结结巴巴地说不象样——就放弃努力——坐了下来——他们没有笑我，几乎从来没有。他们心都很好，都是些好人。（疯狂地）他们体谅我，该死的家伙！可我只觉得受了侮辱！

**埃拉**　可怜的杰姆。

**杰姆**　（痛苦地往下说）笔试也一样。好几个星期以前我就整夜整夜地读书。我老是睡不着觉。我把什么都记住了，都弄懂了。后来在考场里他们把考卷发给了我。我看了一遍，每一题我都会——全部会做。于是我拿起了笔。前后左右都是些白人，他们也在开始答卷。他们那么自信——即使是那些我知道他们什么也不懂的人。可是我全都懂——可是我却一下子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脑子里原来有的东西慢慢褪掉了——消失了——无影无踪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傻里傻气的——就象个呆瓜一样坐在那儿拼命地苦思苦索，这儿想起一点，那儿想起一点——但还是不够，及不了格——无论如何够不上及格——可我却都懂！

**埃拉**　（同情地）杰姆，不值得那样伤心。你不需要——

**杰姆**　我比任何人都需要。我需要靠它生活下去。

**埃拉**　它能证明什么呢？

**杰姆**　证明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切。

**埃拉**　你在其他方面都比他们强得多。

**杰姆**　（抬头注视着她）那么——你能理解我？

**埃拉**　当然。（爱慕地）我难道不知道你一直待我有多好！世上只有你一个人站在我这一边——只有你理解我——而且在我那样亏待了你以后。

**杰姆**　可是在那以前——在好多好多年以前——你是待我很好的。（露出笑意。）

**埃拉**　对我来说你是个白人，杰姆。（握住他的手。）

**杰姆**　白人——对你！

**埃拉**　是的。

**杰姆**　有情人都是白人。我一直爱着你。（他是用最谦卑的态度说出这话的。）

**埃拉**　即使现在——在发生了那些事情以后？

**杰姆**　永远。

**埃拉**　我也爱你，杰姆——胜过世上任何人。

**杰姆**　这就足够了，已经超过了我所希望的。（风琴手来到街角，奏起《安妮·劳利》中的合唱曲。他俩手挽手坐着听音乐）你愿意和我结婚吗，埃拉？

**埃拉**　愿意，杰姆。

**杰姆**　（好象这么快的同意使他吃惊）不，不，现在别回答。等一等！在脑子里好好想一想！想想这对你意味着什么！考虑一下——再三考虑考虑！我不急，埃拉。我可以等几个月——几年——

**埃拉**　我孤单单一个人。我需要人家的帮助。我也需要帮助人家——不管用哪种方式都行。

**杰姆**　（急切地）哦，我能帮助——我知道我能帮助——我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你——我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这个——

**埃拉**　但是我能帮助你吗？我能帮助你吗？

**杰姆**　能！能！我们到国外去，在那儿人就是人——在那儿人和人没有那种区别——那儿的人善良而聪明，他们看到的是皮肤底下的心。我没有恳求你爱我——我不敢企望这种事！我什么也不想——只是等待——等待着你喜欢我——等待着接近你——使你不受损害——弥补过去所失去的——永远不让你再受痛苦——侍候你——象一只爱你的小狗一样躺在你的脚下——象保姆看着你睡觉一样跪在你的

床前——看顾你，守护你，庇护你，使你免遭伤害和痛苦——献出我的血肉，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力量，给你带来安宁和快乐——做你的奴隶！——是的，做你的奴隶——你的黑奴隶，崇拜你，将你视为神明！

〔他跪了下来。当他说着最后几句话时，在一阵狂乱中将头撞击着石板路面。

**埃拉** （吓呆了，惊恐地）杰姆！杰姆！你发疯啦！我愿意帮助你，杰姆——我愿意帮助你——

〔**幕落。**

## 第　四　场

几星期后。同一区内。一幢古老的砖石结构的教堂前面的街上。教堂与人行道隔开一段距离，中间有个庭院，被生锈的栏杆围住，栏杆中央有一铁门。庭院的两侧都是出租公寓。这些房子看上去庄严得令人生畏。所有的窗帘都拉下，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些窗帘背后有许多直瞪瞪的、冷酷无情的眼睛在不声不响地窥视着人们。即使拱形门两侧的那两扇又高又窄的教堂的窗子，也用暗绿色窗帘遮起。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街区显得异乎寻常地静寂，似乎在屏声息气地等待着什么。

从右边的那条黑人街上，传来不太清晰的浑厚的男高音——第一节带有一种满足的、孩子气的忧郁

---

有时我觉得象只悲哀的鸽子，

有时我觉得象只悲哀的鸽子，
有时我觉得象只悲哀的鸽子，
我觉得象只悲哀的鸽子。
象只悲哀的鸽子。

第二节带有梦一般的、孩子气的狂喜——

有时我觉得象只空中的鹞鹰，
有时我觉得象只空中的鹞鹰，
有时我觉得象只空中的鹞鹰，
我觉得象只空中的鹞鹰。
象只空中的鹞鹰。

第三节带有沉思的、世俗的哀伤——

有时我但愿从来就没有出生，
有时我但愿从来就没有出生，
有时我但愿从来就没有出生，
但愿从来就没有出生。
从来没有出生。

歌声消失时出现了停顿，一切都静止了，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这寂静被遽然而起的铿锵的教堂钟声打破，这钟声音就象一个信号，人们——男人、女人、儿童——都从两幢出租公寓里涌出。白人从左边那幢，黑人从右边那幢涌出。人们很快地组成两列刻板的、互不混杂的种族队伍，排列在大门的两侧，痛苦而仇视的眼光对视着。教堂大门打开了。杰姆和埃拉从黑暗中走出，来到阳光底下。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就好象一尊雕像的木头嘴将他们吐出来似的。杰姆身穿皂服，埃拉一身洁白，两人都极其朴素。他们站在阳光下，畏畏葸葸，茫然若失。此时，所有仇视

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俩身上。他们开始意识到眼前的这两行队伍，这队伍是他们必须穿过的。他们踌躇不前，索索发抖；然后站在那儿对人们报之以同样的目光。他们似乎钉在那儿，纹丝不动。风琴手从右边上。他奏起《老黑奴》中的合唱部分。当乐曲奏完，教堂的钟声又打了一下。

**杰姆** （似乎钟声将他从恍惚中惊醒，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来。**我们上船的时间到了。我们飘洋过海离开这儿的时候到了。来吧，亲爱的！**（她想回答，但嘴唇抖动了。她无法避开那些人的眼光，甚至连步子都挪不动。他看到这一点，说话时仍然保持着深沉的、充满柔情的语调。他向上指着天空，逐渐地，使她也抬起头来，看着天空）**抬头看看，亲爱的！看看这太阳！感受一下它那俯视着大地的温暖的眼睛！感受一下它的仁慈！感受一下它对你的深深的祝福！抬头看看，亲爱的！**（她的眼睛此刻盯住了天空，脸色平静了。她也同样对太阳笑了笑，作为回答。过时，他拉住她的手，鼓励着她慢慢地和他一起往外走，穿过庭院和大门，穿过两行人群。他作出极大的努力，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支持着他们经住了这一严峻的考验。他所作出的努力，可以从他说话的声音里流露出来的歇斯底里的狂喜中看出）**看看天空！多温柔，多蓝啊！蓝色就是希望，人们不是经常说蓝色象征着希望么？希望！这是给我们的。所有这些天空中的祝福都是给我们的！《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它照着义人也照着不义的人？不，那是甘霖。哦，我在说些什么？把一切都搞乱了。没有不义

的人。我们都一样——都是一样的义人——在天空底下——在太阳底下——在上帝的下面——乘船出洋——到世界的另一端去——基督降世的那一端——那里充满了仁慈，只重视人的灵魂——在大海的那一边——那海也是蓝的。我们别迟到了——快上船吧！

（他们来到路边，穿过了两行人群。她抬头望着天空，脸上的表情平静而又安祥，似乎在出神。他已快要支持不住了，他的脸抽搐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面，嘶哑地喊着：出租汽车！你在哪里？出租汽车！

〔幕落。

# 第 二 幕

## 第 一 场

两年后。第一幕那个街角附近的黑人区内一个设备较好的公寓。这是间会客室。家具显得很不调和，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旧家具廉价而华丽，带有一种幼稚、艳俗的风格——而新家具则截然相反，庄重得有点阴沉抑郁。在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彩色照相，镶嵌在厚实笨重的金框里——这是张上了年纪的黑人的照片，脸上一副精明能干的神气，穿的却是希奇古怪的华丽服饰，一种饰有勋章、值星带、褶边三角帽的装束——整个装束给人的印象，就象拿破仑手下全副武装的元帅一样荒唐可笑。在左边墙上，窗外的光线正好照到的地方，有一张原始刚果黑人的面具——一张怪诞的脸，没有具体明确的形象，朦胧而含蓄，然而却制作得非常精美，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在这个房间里，面具占据着十分显要的位置，它的色彩对比强烈，以一种恶魔似的特性支配着一切。

房间左边有两扇窗，从那儿可以望得见街上。靠

后，有一门通向大楼的前厅。右边有一过道，挂着红、金相间的门帘，过道通向卧室及同层的其他房间。房里一切都擦得锃亮，深褐色的墙纸是新的，织有美丽图案的地毯也是新的。房间中央有一只红木圆桌，桌边摇椅上坐着哈里斯太太。她是个和蔼可亲的黑人妇女，六十五岁光景，头发灰白，穿着一件老式的过节穿的衣服。在房间里神经质地来回踱步的是她女儿哈蒂，杰姆的姐姐，三十岁左右，一张容易激动的、带点挑衅神气的脸——她那颗聪颖的脑袋显示出一种力量和勇气。她衣着朴素端庄，有点象男子的装束。

这是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阳光从左窗照进房来。

**哈里斯太太**　他们该来了，是吗？

**哈蒂**　（不耐烦地）是的。

**哈里斯太太**　（担忧地）你不会再闹事了吧——就象杰姆结婚前那样跟他闹得不可开交？

**哈蒂**　不会。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哈里斯太太**　咱们一定不能让她看出咱们不赞成——她跟着咱们那个混蛋儿子已经够倒霉了。

**哈蒂**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一点。是她把杰姆变成那样的——让他逃走，放弃自己的事业！

**哈里斯太太**　杰姆非常爱她，肯定的。

**哈蒂**　（停顿——然后尖刻地）我怀疑她是不是爱杰姆！

**哈里斯太太**　她肯定也爱的，是的，她一定爱的。你忘了吗，她的日子也不好过——非常非常不好过——对白人来说更

是如此！

**哈蒂**　（愤愤然）为什么应该是这样？

**哈里斯太太**　（摇摇头）我不跟你谈什么应该不应该。现在来谈应该太晚了。只有一个应该。（严肃地）白人和黑人就不应该那么亲近。白人有白人走的路，黑人有黑人走的路——

**哈蒂**　对，但愿那些白人不要和咱们有什么来往！

**哈里斯太太**　他们和你爹没有任何来往。他倒非常成功，有了自己的企业，在银行里存了一大笔款子，临死前甚至还买了一幢大楼。（她抬头骄傲地看着照片。哈蒂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母亲接着往下讲）他们和我也没有任何来往。我生了四个孩子，死了两个，活下两个。我把你们俩拉扯大，把你们养得壮壮的，还送去读书受教育，还给你们钱花，让你们过上舒服的日子——

**哈蒂**　（不耐烦）妈！

**哈里斯太太**　我尽了上帝托付给我的责任。他们和我没有任何来往。（哈蒂走向窗口，以免忍不住露出自己的怒气。母亲沉思片刻——继续说下去）世道真是变了。他们对什么都不满足了。

**哈蒂**　噢，（停顿片刻）他们马上要到了。

**哈里斯太太**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到码头上去接他们？

**哈蒂**　我不能去。我的脸和杰姆的脸夹杂在那些成百上千的白人的脸中——（粗声粗气地一笑）这就让她太占上风了！

**哈里斯太太**　（不耐烦）别那么说！有什么可以使你这么骄傲的？（停顿片刻——凄切地）哈蒂。

**哈蒂**　（转身）是，妈妈。

**哈里斯太太**　我想再见见杰姆——我的独生儿子——可是——我还是宁愿他住在外头。他在信上说他很幸福，她也很幸福，他们喜欢那个地方，当地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想法，认为他们结婚是很自然的事。他们为什么不在那儿呆下去？

**哈蒂**　（激烈地）不！他们是胆小鬼，临阵逃脱了。如果他们相信自己作得对，那就应该面对现实，在这儿生活下去，做一个强者，去征服一切偏见！

**哈里斯太太**　强者？他们不是强者，他们也不幸福。但是他们在那儿过得很快乐。

**哈蒂**　他们不配享受幸福，只要我们还没有为自己的种族斗争并取得胜利！（停顿。从后门传来铃声）门铃响了！你去开门，妈。我——我——我还是不去的好。

〔母亲责备地望着她，不安地穿过门帘往外走去。哈蒂等着，神经质地来回走动，设法使自己镇静下来。长时间的停顿。终于，门帘被掀开了，杰姆进了屋。他看上去老多了，也更加阴沉、忧郁。

**杰姆**　哈蒂！

**哈蒂**　杰姆！

〔两人充满感情地拥抱。

**杰姆**　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看上去很好。

**哈蒂**　（仔细打量他）你看上去也很好——好象瘦了点——而且累了。（见他皱起眉头）可是埃拉在哪儿？

**杰姆**　和妈在一起。（歉意地）我们进来的时候——她有点儿——累坏了。一路上够她受的。

**哈蒂**　（冷淡地）我明白了。

**杰姆**　哦，不怎么严重，只是精神上疲倦了，需要清静清静。

**哈蒂**　住在法国不清静吗？

**杰姆**　清静的，不过——太孤单了——特别是她。

**哈蒂**　（不满地）怎么！那儿的人不喜欢交往？

**杰姆**　（很快地）哦，不喜欢，真的。他们根本想不到要交往。（停顿）可是——她需要。第一年倒还可以。埃拉什么都喜欢。她出门跟那些法国人呆在一起，学会讲一点法语——我也学了法语——就那么一点儿。我们日子过得真不错。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想回来的。

**哈蒂**　（皱眉）但是——发生了什么使你们改变主意了？

**杰姆**　（停顿了一下——吞吞吐吐地）嗯——你知道——第一年——她没和我住在一起——就象朋友一样——象兄妹一样——象你我可能的那样。

**哈蒂**　（她的脸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绷紧）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她颤栗了——停顿）她爱你吗，杰姆？

**杰姆**　要是我连这一点也不清楚，我得跳河去了。

**哈蒂**　你拿得准她爱你？

**杰姆**　这不就是她痛苦的原因吗？

**哈蒂**　（从咬紧的牙缝里透了口气）哦！

**杰姆**　（突然跳起，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大喊）你为什么要问这种该死的问题？你想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

**哈蒂**　（控制自己——平静地）不，杰姆。

**杰姆**　（停顿以后——后悔地）很抱歉，哈蒂。我今天有点儿急躁。（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然后继续说下去，好象有什么东西迫使他说）打这以后我们就住在一个房子里了。埃拉不愿见任何人，她说只要我们两人就够了。那时我很快乐——我真的以为她也很快乐——在某种程度上

——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又一停顿）可是她从此以后再也不愿出门一步，再也不愿到任何地方去。她说她觉得自己肯定会遇到她认识的人——也是从这儿迁居过去的。于是我就把家搬到乡下，游览者是不会去那儿的——但这对她并没有什么两样。她避开了当地的法国人，就好象他们也是美国人一样。我无法把这种怪念头从她脑袋里驱走。她终年生活在室内，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神经质，越来越担惊受怕，老是胡思乱想——这样一直弄得我也胡思乱想起来。我感到沮丧不安，我嘲笑自己是个懦夫，因为我一结婚就溜走，不敢正视现实，放弃了攻读律师的努力——而且我怀疑埃拉一定也会这样瞧不起我的——她会认为我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哈蒂** （义愤地）她不能这样！

**杰姆** （敌意地）不需要你来教训我！这一切只是我自己头脑里想的。我们从来没有拌过一次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刺耳的话，我们要多亲近有多亲近。我们两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停顿）嗯，有一天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看出她也受不了。于是我起来说话了：埃拉，我们得推心置腹地谈谈，把什么都摊开来，什么也别隐瞒，把我们的真实想法原原本本说出来。

**哈蒂** 这样，你们就决定回来了！

**杰姆** 是的。我们这样决定，理由是我们为自己感到可耻，我们的所作所为象懦夫一样。我们原先逃避的东西——现在要正视它。我们决定回来，面对现实，在这儿住下来，向自己证明我们的爱情使我们变成强者——然而，这是唯一的办法，由于勇敢而使自己获得自由，获得信心，真正在

内心感到自由，能够到任何地方去，生活在安宁中，在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取得真正的平等，没有任何犯罪感，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扰乱我们。（他此时已越说越兴奋，充满了自信。）

**哈蒂** （弯下身子吻他）说得好！我真羡慕你，杰姆！我羡慕你们两人，你现在马上就开始学法律？

**杰姆** 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哈蒂** 你一定要这样，杰姆！我们的种族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成为名人，来帮助——（听到人声渐近，便住了嘴，态度变得生硬了，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杰姆** （注意到这一点——警告地）记住，埃拉一直在病着！（失去了控制——威胁地）你得待她好一点，听清了！

〔哈里斯太太进，给埃拉引路。这位黑人妇女显然感到忧虑和茫然不知所措。而埃拉则脸色苍白，眼里露出奇特的、心神不定的神色。她象避难一般跑到杰姆身边，两手紧紧抓住他的手，眼里含着挑衅的神色看看哈里斯太太，又看看哈蒂。

**哈里斯太太** 他在这儿，孩子，好端端的！杰姆，她担心我们会把你拐走了。

**杰姆** （拍拍她的手）这地方你应该很熟悉，埃拉。你还记得在孩子时咱们一起在这儿玩过？

**埃拉** （古怪地——蹙着眉用力回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玩过石弹子——不过那是在街上。

**杰姆** 你不记得哈蒂了？

**哈蒂** （强作笑脸走上前来）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还记得埃拉。（她伸出手来。）

**埃拉**　（握住她的手——仍用古怪、挑衅的眼光望着哈蒂）我也记得。不过你变化真大。

**哈蒂**　（被埃拉的态度挑起了敌意——一副屈尊的神气）是的，我老了，这很自然。（然后似乎不由自主地用一种自吹自擂的语调）我学习太紧张啦。先是离家去学院读书，这你知道——后来我突然觉得，如果我放弃读书而担任一些教学工作，我的成就会更大——于是我就读了研究生。（她突然克制自己，感到羞愧起来，同时又被埃拉无动于衷的态度触怒了）可这听起来有点象愚蠢的自吹自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明——

**埃拉**　（无动于衷地）我不知道你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停顿）你在哪儿教书？我想大概在一个黑人学校？（在她的话中有一种满不在乎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哈蒂气得发疯。）

**哈蒂**　（克制自己）是的，是一个私立学校。是几个有钱的黑人资助的。

**埃拉**　（突然地——甚至热切地）这么说来你一定参加过许多许多考试，并设法通过这些考试，是吗？

**哈蒂**　（咬嘴唇）我一直是以优等成绩通过考试的！

**埃拉**　是的。我们俩从同一个中学毕业，不是吗？考试对我简直再容易不过了。我考试前甚至连书都从来不看一看，可是杰姆说考试对他苦得要命。他有一年没及格，还记得吗？（她转身朝杰姆笑笑——这是一种宽厚的、高傲的笑，也是充满了真诚的爱的笑。哈蒂在一旁愤愤不平，而杰姆则付诸一笑。）

**杰姆**　是的，考试对我真是不容易，亲爱的。

**埃拉**　那个法律学校的入学考试，杰姆几乎根本就没法通过。

是吗？（她深情地笑了。）

**哈蒂** （严厉地）能通过！他能通过！他眼前就能通过——只要你给他机会！

**杰姆** （生气地）哈蒂！

**哈里斯太太** 闭上你的蠢嘴！

**哈蒂** （阴沉地）我很抱歉。

〔埃拉已缩回身子，靠在杰姆的身上。她用一种感到惊讶的仇恨的目光看着哈蒂。然后她将眼睛掉开，环顾屋内。突然，她的眼睛盯住了那个原始的面具，发出一声窒息的喊叫。

**杰姆** 怎么啦，亲爱的？

**埃拉** （指着面具）那个！看在上帝的面上，那是什么？

**哈蒂** （轻蔑地）这是个刚果面具。（她走过去将面具取下）如果你愿意，我就把它拿走。我原以为你会喜欢它的。这是我给杰姆的结婚礼物。

**埃拉** 这是什么？

**哈蒂** 这是个面具。我们的非洲同胞在宗教仪式上常常戴着它。我把它送给杰姆还不仅仅因为这一点，这面具制作得非常精美，这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杰作——就和你们的米开朗琪罗一样的杰作。（硬将面具塞在埃拉手中）拿住了。看看它的做工有多精致。

**埃拉** （挑战地）要是你不怕它，我也不怕。（厌恶地瞅着它）精美？哼，有些人的看法真怪！这面具在我看来又蠢又丑——就象小孩玩的把戏——装鬼脸。（她轻蔑地用手掌捅了它一下）呸！你用不着那么看着我。我只会给你一阵嘲笑。（她走去把它放回到架子上。）

**杰姆**　如果它让你不安，也许我们最好把它放到别的房里去。

**埃拉**　（挑衅地）不，我愿意让它在这儿，我可以嘲笑它！

（她把面具重新放在那儿——然后猛地转向哈蒂，怀着一种挑战的决心）杰姆不会参加任何考试的！我不会让他参加的！

**哈蒂**　（爆发）杰姆！你听到了吗？这就是白人的正义公平！——他们在为自己的优越地位感到担忧！

**埃拉**　（惊恐地恳求）叫她走开，杰姆！

**杰姆**　（失去控制——对姐姐大发雷霆）要么你走——要么我们走！

**哈里斯太太**　（啜泣——将手臂抱住哈蒂）我们走，孩子！我们走！

**哈蒂**　（此刻已平静下来）是，妈妈。我们走。

〔她俩穿过门帘走了。她们一走，杰姆便猛地颓倒在椅子上，将头埋在手中，埃拉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她精神错乱似地看着四周，眼光落在照片上，落在面具及家具上，最后落在杰姆身上。她似乎挣扎着要躲开压在心头的重压。她将这重压甩开，跪到杰姆身边，拍着他的肩。

**埃拉**　（充满温柔和爱情）别，杰姆！别哭，我求求你！你不会以为我关于考试的话是当真的吧？怎么，当然罗，我讲的一个字也不算数的！我是希望你去参加考试的！我希望你能通过！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律师！我希望你成为全国最好的律师！我希望你做给他们看看——给所有那些在我们背后鬼鬼祟祟地胡说八道的脏货看看——我嫁的是个怎样的男人。我要全世界都知道你是白人中最白的人！我希望你不断地攀登——踩在他们身上，对准他们卑鄙的脸踩下

去！我爱你，杰姆！你是知道的！

**杰姆** （重新平静下来——高兴地）我希望如此，亲爱的——我要使自己值得你爱。

**哈蒂** （从门道处出现——冷静地）我们走了，杰姆。

**埃拉** 不，别走！

**哈蒂** 我们无论如何要走了。这儿是你的屋子——这是母亲给你的礼物，杰姆。

**杰姆** （惊讶地）可我不能接受——你们上哪儿去呢？

**哈蒂** 我们在勃朗克斯有一套很好的房间——（痛苦而骄傲）在黑人区的中心——在刚果区——在自己人中间！

**杰姆** （发怒）你疯了——我要去见妈——

〔他走出屋子。哈蒂和埃拉带着藐视和敌意互视了一会，哈蒂抽身走了。埃拉仍旧在椅子上跪了一会。她环顾四周，眼神茫然而奇特。然后站起身来，站在杰姆父亲的相片面前——冷笑着。

**埃拉** 这就是他的老子——浑身上下打扮得象个马戏团的小丑！唉，他们只能是这样。我想，这是出于他们的天性，已经溶化在血液里了。他们无知无识，就是这么回事儿。（她向面具走去——揶揄地）喂，你这个赌棍！你以为你能吓唬谁？吓不了我！我来笑你一顿。你等着瞧，他不会通过考试的，一千年以后也不会通过！（她走到窗口向底下的街道张望，嘀咕着）都是些黑人！个个都是黑的！（突然激动地）不，这儿有一个白的。怎么，是矮墩！（她将窗猛地推开，喊道）矮墩！矮墩！喂，矮墩！（她探出身子向下挥手——停止挥手。仍呆在那儿看着下面。然后突然从窗口缩了回来，蹲伏下来，似乎想躲起来——她整个

脸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唷！唷！真叫人奇怪——不，他没听见我。不，他听见的！他一定听见了！我叫得那么响，就是在泽西都听得见！不，你在说些什么？那些孩子哇啦哇啦地在底下街上叫，他怎么听得见？他一个字也没听见，我敢说，不，他听见了！他不想听你说话！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认识你！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你在骗谁？我没有骗谁！那他为什么不理睬我？他打哪儿来的——哦，看在上帝的面上，不管怎样，矮墩是谁？拉皮条的！是的，而且是毒品贩子！你意思是说他有胆量听我喊他，然后故意地——是的，我是这个意思！我就这么说！这是事实，你知道，你还是老老实实改变一下，承认的好！他听见你叫他，但他不愿听你说话！他再也不想认识你了。不，不仅仅是他！他害怕理睬了你会惹那一伙人讨厌。为什么？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你嫁了一个——一个——一个——嗯，我不说了，不过我不说你也知道！（埃拉恐怖地跳了起来，发狂地企图甩掉缠住她的念头）住嘴！（然后象个受惊的孩子般呜咽起来）杰姆！杰姆！杰姆！你在哪儿？我需要你，杰姆！

〔她跑出房间。

〔幕落。

## 第二场

景同前。六个月后。晚上。房间的四壁看来好象缩拢了，天花板也压低了，因此家具、相片、面具看上去便显得异乎寻常的庞大和咄咄逼人。杰姆坐在桌

旁读书，他肘边堆着一大堆法学著作。他仅仅是靠着体力上的蛮干才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这种蛮干使他脸上呈现出赛跑运动员接近终点时的表情。他的额头因汗水而发光。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念着法学著作中的一个句子，一只拳头合着那念念有词的节奏敲着额头。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思想还是离开了书本。他的眼睛里露出一种不安的、似乎被人追逐的神色，屋里或街上的每一个声音都使他惊起。最后，他保持着僵直的姿势，将那本法学书忘在脑后。他黯然神伤，眼光停在门帘上一动不动。然后叹了口气将书合上。他走到窗前，将窗推开。在窗边伏下，手臂搁在窗台上，头有气无力地靠在手臂上，凝视着窗外的夜色。从街角处射来的弧光灯苍白而耀眼的光将他脸的轮廓勾勒得十分突出。右边的门帘掀起，哈蒂进。

**哈蒂**　（没见他在桌旁）杰姆！（发现了他）哦，你在这儿。在干什么？

**杰姆**　（转向她）我休息一下，清清头脑。（强作笑颜）这些法学著作真是费力的东西！（然后急切地）她怎样了？

**哈蒂**　她现在睡着了。我想离开她一会儿不会出什么事的。（停顿）医生怎么跟你说的，杰姆？

**杰姆**　还不是老一套。她一定得休息，他说，她的脑子需要休息——（苦恼地）可是他开不出什么药方让她镇静下来——一张管用的药方都没开过。

**哈蒂**　（停顿）我想你应该离开她，杰姆——或者让她离开你

即使一段时间也好。

**杰姆** （发怒）你倒象个医生，什么事都看得那么轻松简单。生活并没有那么简单。——不管怎样，在这件事上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是的，它一点也不简单。（停顿）我不能离开她，她也不能离开我。我们不能分开，我可以举出各种各样不下一百万个理由，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的理由。（停顿）为了她的缘故——只要对她有好处——我会走——我会离开——我会干任何事情——因为我爱她。我甚至会杀死自己——现在就可以从这扇窗子跳下去——我想过这一点——可是这只会使她更糟。我是她在世上的一切！是的，这不是自吹自擂，也不是自欺欺人。我知道这是确确实实的！你相信这是真话吗？（他话中带有一种恳求的语气。）

**哈蒂** 是的，我知道她爱你，杰姆。我现在知道了。

**杰姆** （直截了当地）因此我们得一直呆在一起，直到最后，不管发生什么——只是从最好处希望、祈祷，难道不是吗？（停顿——然后充满希望地）我想也许这只是她精神上遇到了危机。一旦她解决了这个危机，她就不再会这样了。至于我——一旦我当上了律师——那么，我也胜利了！我们都自由了——通过自己的斗争克服了自身的弱点！我们都获得了真正的、完全的自由！到了那时我们不论在这儿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会感到快乐。她会感到骄傲的！真的，她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她会真正感到骄傲的！

**哈蒂** （转过身去，将自己的激动压下）是的，我相信——不过你可不能太用功，杰姆。你不能拼命啊！

**杰姆**　（起身走到桌前，有气无力地坐下）是的，我知道。噢，我能很容易地通过考试的。我现在一点也不怕考试了。我一个人呆在这儿读了两年书，这儿比学校要好，是吗？

**哈蒂**　（怀疑地）好极了，杰姆。

**杰姆**　（情绪低落了下去）但愿我能支持下去！真难啊！我给累垮了。我睡不着觉，脑子里一直在想啊想啊。我的脑袋发痛，一动脑筋就象火烧一样。我的思想不停地转啊转啊，就象发了狂的小鸡在风中又是跳又是扑的。它逼得我快发疯了——因为我简直静不下来！

**哈蒂**　（朝他望了一会，似乎逼着自己说）医生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你，杰姆。

**杰姆**　（迟钝地）什么？

**哈蒂**　他告诉我，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也会垮下来的。

**杰姆**　（凄惨、消沉地）让它来吧！我会出什么事，我不在乎。也许我病了她倒会好了。说不定一个家庭就这么些倒霉的事，多了也容不下。（他挤出一个惨淡的笑容。）

**哈蒂**　（急忙地）不要让这个念头缠住你，看在上帝的面上！

**杰姆**　我累了——垮了——就是这么回事。

**哈蒂**　（长时间的停顿）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杰姆。

**杰姆**　（迟钝地）什么事？

**哈蒂**　医生说埃拉的病象这样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杰姆**　他也跟我说了——他说还得很长时间才能使她恢复正常。嗯，我想这是意料之中的。

**哈蒂**　（缓慢地）他不是指恢复健康——他跟我说的。

〔长时间的停顿。

**杰姆** （躲躲闪闪地）我要去另外找个医生给埃拉看病——找个专家来。这医生是个笨蛋。

**哈蒂** 放明智一些，杰姆。你得正视现实——早晚得这样。

**杰姆** （烦躁地）我比任何医生都更了解埃拉的病情。

**哈蒂** （规劝地）要是你把她送到一个好一点的疗养院去，她很快就会好的。

**杰姆** 不！在那儿她会因羞耻而死的！

**哈蒂** 至少得在那儿呆到你考完试——

**杰姆** 让我见鬼去吧！

**哈蒂** 六个月。分开六个月不能算长。

**杰姆** 你打算干什么——分开我们？（他站起身，愤怒地）说下去，把话说完！把话说完！

**哈蒂** （平静地）不，我不说了。（尖刻地）有一件事倒是得跟你说一说，看来只有我有这个胆量提了——（紧张地）告诉我，杰姆，她神志不清的时候，你听到她说些什么胡话来着？

**杰姆** （不寒而栗）没有。

**哈蒂** 你在说谎，杰姆。你肯定听到——只要你不堵住耳朵——医生说她发展下去会变成狂躁症，这对你有危险——这病越发越厉害，一直到——杰姆，你自己也会发疯的——要是你一直这样生活下去的话。今天她又在说胡话，大喊“黑人！黑人！”还哭呢，她说因为她的皮肤在变黑——是你玷污了她——

**杰姆** （极度痛苦）那只是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

**哈蒂** 后来她突然骂我肮脏的黑鬼。

**杰姆** 不！她从来没这么说过！她永远不会这么说的！

**哈蒂** 她说了——而且说个不停！（紧张的停顿）她很快就会对你这样说的。

**杰姆** （痛苦万状）她不是那个意思！她不应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哈蒂** 我知道她不应负责——但对她反正都一样。这种思想在她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了，否则是不会讲出来的。

**杰姆** 如果说是根深蒂固，那也是在她周围那些人身上——不是在她身上。

**哈蒂** 我可分不清这些。我身上也有种族观念，根深蒂固，无法摆脱。我不能再给她当看护了，杰姆，即使为了你也不行。我担心——担心我自己——担心有一天会杀了她，为的是让你获得自由！（她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了起来。）

**杰姆** （长时间的停顿——黯然）好，我想你最好还是住开。再见了。

**哈蒂** 那你找谁来看护她，杰姆——找个白种女人？

**杰姆** 埃拉会羞愧死的。不行，我自己来看护她。

**哈蒂** 你就放弃学业了？

**杰姆** 我能两头兼顾。

**哈蒂** 你办不到！你自己会病倒的！嗨，事实上你看上去已经很可怕了——而这只是开始！

**杰姆** 为了她我什么都能干！我是她在世上的一切！我得向她证明我能够成为她的一切！我得证明自己值得人爱！我得证明她能以我为骄傲！我得证明我是白人中最白的！

**哈蒂** （被这最后一句话刺痛了——用一种痛苦的抗议的口吻）

这就是她教给你的奢望？啊，你这个软绵绵的不中用的傻瓜，你这个自己民族的败类！而你却会因此得到她的感谢——骂你一声肮脏的黑鬼——她咒骂你，因为她永远不会要个孩子，因为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黑鬼！

**杰姆** （暴跳如雷）闭嘴！

**哈蒂** 即使你杀了我，我也要说出我必须说的，杰姆。送她到收容所去，趁早，否则你们俩要一起进收容所了。

**杰姆** （突然粗野地狂笑）你以为你用这些可怕的事就可以把我吓倒？哼，我倒喜欢是那样。真的，我喜欢那样！也许她比我更喜欢。也许到那时我们倒反而觉得一切都简单了——就象你现在认为一切都很简单一样。真的。（他又笑了。）

**哈蒂** （吓慌了）杰姆！

**杰姆** 一起去！你即使用地狱的火也吓不倒我，只要她和我在一起。只要在一起，对我就是天堂！（突然凶狠地）你给我走！你的目的就是要分开我们，使我们不能呆在一起！

**哈蒂** 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杰姆** 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好与不好。我只有和她在一起才称得上好。我是她在世上所有的一切！让她叫我黑鬼好了！让她叫我白人中最白的人好了！我是她在世上所有的一切，不是吗？她也是我所有的一切！你和你的那些黑种人白种人的蠢话见鬼去吧！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兄弟，没有贵贱之分。我想这对你简单得很，你把她锁进疯人院，把钥匙扔掉就是了！（重新狂热起来）走吧！这儿再也不会有人来分开我们了——除了医生。我要去把门锁上，这门要一直锁起来，你听到了吗？走吧，马上就走！

**哈蒂**　（不知所措地）杰姆！

**杰姆**　（轻轻地把她推出门外，将门在她身后使劲关上——毫无表情地）走吧！我得读书，我还得护理埃拉。啊，我能做到！我能为她做任何事情！

〔他在书桌旁坐下，打开书，开始用平板的声调背诵起法学著作中的词句，一面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额头。埃拉悄没声地从门帘外进来。她在睡衣外面罩着一件红的晨衣，两只脚却光着。她右手拿着一把雕刻刀，两眼盯在杰姆身上，露出一种谋杀狂的神态。她在杰姆背后蹑手蹑脚地走着。突然他感觉到什么，转过身来，看见了她，发出一声惊叫，他跳起身抓住她的手腕。她站在那儿不动，眼睛变得迷惘和惊恐不安。

**杰姆**　（惊呆了）埃拉！看在上帝面上！你想杀我？

〔她不作声。他双手摇撼着她。

**埃拉**　（呜咽地）我一路走来时他们一直在骂我——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杰姆——后来我就抓了把刀——

**杰姆**　正是这样！你看！这就是！

〔她恐惧地看着刀。

**埃拉**　我刚才在哪儿了？我在做恶梦——他们到哪儿去了——我意思是说，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突然象个小姑娘一样，吓得恳求着）哦，杰姆——别再让我孤单单一个人！我老是做着这么可怕的梦，杰姆——答应我你永远不离开我！

**杰姆**　我答应你，亲爱的。

**埃拉**　（她的举动越来越变得象个孩子一样可笑）我会变成一个小姑娘——你就是那个和我们呆在一起好多好多年的杰

姆叔叔——你愿意一起玩这个吗？

**杰姆** 愿意，亲爱的。现在你最好上床去睡吧。

**埃拉** （孩子般地）好的，杰姆叔叔。（她转身走开。杰姆装作专心读书的样子。她对他看了一会——然后突然用她自然的嗓子问道）你读书很用功吗，杰姆？

**杰姆** 是的，亲爱的。现在去睡吧，你需要休息，你知道。

**埃拉** （站在那儿看着他，内心在斗争着。她脸上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化，变得刻薄、邪恶，充满嫉妒的仇恨。她无法控制住自己，刻毒而狰狞地狂笑，厉声爆发了出来）你这个肮脏的黑鬼！

**杰姆** （跳起，仿佛中了一枪似的）埃拉！看在上帝的面上。

**埃拉** （从精神错乱状态中惊醒了一会儿，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惊慌地）杰姆！杰姆！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杰姆** 你刚才跟我说些什么？

**埃拉** （苦苦思索）怎么，我——我说——我记得说过，你读书很用功，是吗，杰姆？怎么？你对这话恼火了，是吗？

**杰姆** 没有，亲爱的。你怎么会以为我恼火了？现在睡觉去吧。

**埃拉** （驯顺地）好，杰姆。（她穿过门帘走了。杰姆呆呆地望着前方。突然她的头从门帘旁伸了进来，脸上重又现出恶意的疯狂）黑鬼！

〔脸消失了——可以听到她逃走的声音和残忍而满足的笑声。杰姆垂下头，伸出双臂，再也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

〔幕落。

## 第 三 场

景同前。六个月后。太阳刚下山。春天黄昏的微弱的阳光在房间里投下朦胧而灰暗的光，将窗边架子上的刚果面具衬托得十分醒目。房间的四壁看来更加缩拢了，天花板看上去简直快压到人的头顶了，家具和人物因此显得异乎寻常的大。在桌子的两边，法学著作堆成两座小山。埃拉从右上，手中握着雕刻刀。她瘦得可怜，形容枯槁，但两只眼睛却因疯狂而发出灼热的光。她动作突兀，象上过发条似的。她偷偷地打量着房间，然后往前几步停在面具前，她双手叉着腰，神态中有着一种疯狂的嘲弄、恐惧和虚张声势。她穿着那身红色的晨衣，衣服此时已变得很脏而且破烂不堪，还是光着两只脚。

**埃拉** 我要嘲笑你一番，等着瞧吧！（然后诡秘地）他以为我睡着了！他喊着埃拉，埃拉——可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还装出打鼾声。我可把他给骗了。（她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对着面具唠叨不停）这是许多许多月以来他第一次敢把我单独留下。我一直想每天跟你谈谈，可是这是仅有的一次机会——（突然狂暴地——挥舞起刀来）你在龇牙咧嘴地笑什么，你这肮脏的黑鬼？你竟敢笑我？我想你一定忘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老是这个样子，对你客气，以礼相待，你马上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你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处处装模作样；哼，事情竟到了这个地步，只要我一

走到街上就准会碰到黑鬼，到处都是黑鬼，游游荡荡，龇牙咧嘴——上学的上学——装出白种人的样子——还要去参加考试——（她停住了，被“考试”这个词儿吸引住了，于是突然地）他就是去那儿了——去信箱那儿——去看看有没有校董事会寄来的信——通知他——可是为什么他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她可怜地喊道）杰姆！（然后吓得呜咽起来）也许他已经通过考试了！也许他已经通过考试了！（狂乱地）不！不！他不能！我会杀了他！我会杀死自己！（威吓刚果面具）这一切都应该怪你！是的，怪你！哦，我看透你了！（然后恳求地）可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付我们？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你哪一点上要跟我过不去？我难道嫁的是你吗？你为什么要缠住杰姆不放？你为什么不让他感到幸福，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幸福？他是白人，不是吗——有人类以来最白的白人。你倒要来干涉我们，你是从哪儿来的？黑人！黑人！黑得象泥土！你把我也染黑了！我再也洗不干净了！哦，我恨你！我恨你！你为什么不让杰姆和我快乐？（她颓然倒在他的椅子上，伸出两手，放在桌子上。通往大厅的门慢慢推开，杰姆进来了。他那双充血的、缺乏睡眠的眼睛深深地凹陷在眼眶里，凝视着前方。脸上有一种由于沉重的负担而变得麻木的表情。手中拿着一封展开的信。）

**杰姆**　（见埃拉——用一种完全死了的声音说）亲爱的——我以为你睡着了。

**埃拉**　（吓了一跳，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那是什么？你收到——你收到一封信？

**杰姆**　（转身关上身后的门）信是考试委员会寄来的，关于录取法学院的事，在纽约州——上帝的国度！（他用自嘲自怜的笑声结束自己的谈话，这笑声轻得几乎听不见。）

**埃拉**　（象只凶猛的野兽一样，扭曲着身子从椅子上站起，刀藏在身后——用惊恐而仇恨的口吻）你没有——你没有——没有通过考试，是吗？

**杰姆**　（发狂地看着她）通过考试？通过考试？（他开始笑了，先是格格地轻声地笑，后来放声大笑，每说上几句话或几个词儿便要夹着笑声。这是低沉的黑人的笑声，可是在它那含有嘲弄意味的悲怆之中，自有一种令人心碎的痛苦）天哪，孩子，你怎么会有这样疯狂的念头？通过考试？我？黑乌鸦杰姆·哈里斯？黑鬼杰姆·哈里斯——成了真正的律师！只要想一想这个念头就足以叫你笑死！这将触犯一切自然法则，一切人类的公理正义。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会出现地震和灾祸，七次瘟疫又要降临，蝗虫将吞没银行里所有的钱财*，第二次洪水会汹涌而来，挪亚会失足落水**，太阳会象熟透的无花果从天上掉下，魔鬼会行神迹奇事，上帝也会从末日审判的宝座上掉下地来！（他伤感地狂笑着。）

**埃拉**　（脸色开始缓和下来，并露出了喜色）那么你——你没有通过考试？

**杰姆**　（精疲力竭——格格地笑着，白痴般地喘着气）是呀，

---

* 此处意即倘若黑人能成为律师，则一切常轨都将破坏。地震、灾祸、瘟疫、蝗虫等情，见《旧约·出埃及记》。

** 挪亚在上帝眼前蒙恩，上帝命挪亚造方舟，避免洪水。见《旧约·创世纪》第六章。

我说没有！我当然说没有！

**埃拉** （发出喜悦的喊声，将所有的法学著作都推翻在地——然后怀着孩子般的快乐心情，拉住杰姆两只手满屋子地跳起舞来）啊，杰姆，我早知道！我早知道你通不过！啊，我多高兴，杰姆！我多快乐！你仍旧是我原来的杰姆——我多高兴！（杰姆迷惘地望着她，脸上慢慢地聚集了怒容，埃拉跳着舞步从他身边走开，他的眼睛追随着她，两手捏成拳头。她在面具前站住了——胜利地）你看！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我跟你说我会嘲笑你一番的！（她开始粗野地、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一边把面具从原来的地方一把抓起，放到桌子中央，将刀插进面具，刺穿后钉在桌上）你看！现在轮到谁笑了？

**杰姆** （眼眦迸裂——嘶哑地）你这个魔鬼！你这个白种的女魔！（可怕地吼叫着，将两只拳头举在她头上）你这魔鬼！

**埃拉** （抬头看着他，迷惑不解地发出恐怖的喊声）杰姆！（她的呼喊使他清醒过来，他慢慢地将手臂垂下，低下了头。埃拉颤抖地指着面具）一切都好了，杰姆！它死了。魔鬼死了。瞧！它活不下去了——除非你通过考试。要是你通过考试，魔鬼就住在你里面，那时候我就得杀死你，杰姆，你难道没看出来吗？——否则它就会杀死我，可现在我把它杀了。（她拍拍他的手）所以你再也不必害怕了，杰姆。

**杰姆** （呆滞地）我得坐下，亲爱的，我累了。好久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睡觉——（他颓然倒在桌边椅子上。）

**埃拉** （坐在他边上的地板上，握住他的手。她脸上重新出现快乐的、孩子般可爱的表情）我知道，杰姆！这是我的错。我不让你睡觉，我不能够让你睡。我一直在想，要是

他睡得好，他就肯定能学习得好，就会通过考试——魔鬼就会赢了！

**杰姆** （哼了一声）别这么说，亲爱的！

**埃拉** （淘气地一笑）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带着这把刀子——（她蹙起额头——不知怎么说才好）有一个理由——就是让你害怕而读不好书，睡不好觉。

**杰姆** 我倒不怕被杀掉，我怕的是杀了我以后人家会怎么对付你。

**埃拉** （停顿——淘气地）上帝会宽恕我吗，杰姆？

**杰姆** 也许他能宽恕你对我所做的事，也许他会宽恕我对你所做的事，但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宽恕——他自己。

**埃拉** 我祈祷又祈祷。当你离开我去参加考试而我和护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闭上眼睛装睡，可实际上却在全心全意地祈祷。啊，上帝，别让杰姆通过！

**杰姆** （抽泣）别说了，亲爱的，别说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伤了我的心！

**埃拉** （惊恐地）怎么，杰姆？在什么事情上？（停顿——突然地）我病了，杰姆。我想我活不了多久了。

**杰姆** （直率地）那我也活不久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上——我们会在一起——我们会时来运转。不过我还是希望——就在今生今世——就在你的面前——我们——我想向你证明——向我自己证明——我会成为正式的律师——这样你就会感到骄傲——（他打住了，说不出话来，泣不成声了。）

**埃拉** （高兴地）好了，一切都过去了，杰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杰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喋喋不休地唠叨）我来做你的小姑娘，杰姆——你来做我的小男孩——

就象我们以前那个样子，还记得吗，那时我们是对小情人；我在脸上抹上黑鞋油，装扮成黑人，你在脸上抹石灰，装扮成白人，就象我们以前常玩的那样——我们还可以玩石弹子游戏——只是你不能永远做男孩，有时你还得做那个跟我们一起生活了许多许多年的好心的杰姆叔叔，你愿意吗，杰姆？

**杰姆** （完全无可奈何了）愿意，亲爱的。

**埃拉** 你永远、永远、永远不会离开我，杰姆？

**杰姆** 永远不会，亲爱的。

**埃拉** 因为你是我在世上的一切——我爱你，杰姆。（她象小孩似地温柔而感激地吻他的手。）

**杰姆** （突然跪在地下，仰起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变了形的脸）饶恕我吧，上帝——使我成为有价值的人！我现在又见到了你的光！听到了你的声音！（他完全沉浸在宗教的谦卑中，开始哭泣）饶恕我，主啊，饶恕我，我亵渎了你！让这灼热的令人痛苦的火焰使我从自私中得到净化吧。你从我手中夺走了那个乖戾的女人，把天真的女孩送还给我，但愿我能值得她的爱！

**埃拉** （跳起身——兴奋地）别哭了，杰姆！你一定不要哭！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想再和你一起玩。现在别做杰姆叔叔了，做我的小男孩，你扮小白脸，我扮黑乌鸦。杰姆，来，我们一起玩吧！

**杰姆** （仍旧兴奋异常）亲爱的，亲爱的，我会在天国的门口和你一起玩的！

〔她使劲拉住他的手，笑着想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幕落。 ——剧 终

# 榆树下的欲望

汪义群　译

# 人　　物

**伊弗雷姆·凯勃特**

**西蒙、彼得、伊本**——凯勃特之子

**爱碧·普特南**

**村姑，农夫，小提琴师，警长和邻村的老乡**

故事发生在一八五〇年。新英格兰凯勃特的农舍内外。农舍的南面正对着一垛石头围墙。围墙正中有扇木门，开出门便是乡间大路。房子还相当完好，只是油漆剥落了。墙壁呈浅灰色，看着叫人生厌。绿色的百叶窗也已褪色。农舍的两侧各有一棵硕大无朋的榆树。那弯曲伸展的树枝覆盖着屋顶，既象在护卫它，又象在压抑它。这两棵树的外表，使人感到一种不祥的、充满妒意和企图征服一切的母性心理。由于和这屋里的人相处久了，居然令人吃惊地有了灵性。它们层层叠叠地笼罩着屋子，将它压得透不过气来，就象两个精疲力竭的女人，将她们松垂的乳房、双手和头发都耷拉在屋顶上。遇到下雨的日子，她们的眼泪便单调地噗噗往下掉，顺着瓦片流失。

一条小径从大门通往农舍的正门，中间绕过房子的右角。农舍的正面有一狭窄的游廊。在面对观众的墙上，楼上楼下各有两扇窗户，下面两扇比上面略大。上面分别是父亲和兄弟们的卧室的窗户。下面左间是厨房，右间是客厅。客厅的百叶窗自始至终关着。

# 第 一 幕

## 第 一 场

农舍外景。一八五〇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夕阳西下。没有风，一切都是静止的。屋顶上面的天空呈深红色，榆树的绿荫正浓。树荫底下那幢素色的农舍被夕照和绿荫衬托得格外醒目。

门开了。伊本·凯勃特从屋内出来。他走到游廊的一端，站住，朝右手的大路望去。他手里拿着一只很大的铃，机械地摇着，发出刺耳的叮当声。他将两手垂下，凝视着天空，迷惘而敬畏地叹了口气，情不自禁地赞美起落日的景致来。

**伊本** 天哪！多美啊！

〔眼睛转而低视，皱眉，环顾自己的周围。他二十五岁，高大，健壮。脸长得很端正、俊俏，但眉际却露出一股愤愤不平的怨气。一双带有挑衅的黑眼睛使人联想起一头被困的野兽。每天对他都是一个牢笼，他发现自己被困在里面，却又不甘屈服。他身上有着一股凶猛的、被压抑

的力量。他的头发是乌黑的，上髭和稀疏的鬈须也是黑的。穿的是一身粗布织成的农服。

〔他厌恶地朝地上啐了一口，转身进入屋内。

〔西蒙和彼得从田里干活回来。两人个子都很高，年纪比他们的异母兄弟要大得多（西蒙三十九岁，彼得三十七岁）。他们属于更诚实、更单纯的类型，胖墩墩的身材，脸上有一种更为朴实的神情，显得更精明能干。由于长年干农活，他俩的肩都有点佝偻了，脚上穿的是沾满泥巴的笨重的厚底靴，走起路来绊绊磕磕的，显得十分沉重。他们的衣服、脸、手、头颈和光着的膀子上都沾着泥巴，一看就是地道的庄稼汉。

〔两人在屋前站了片刻，接着，仿佛受到一种冲动，同时默默抬起头来仰望着天空，将身子支在锄头柄上。他们脸上有一种压抑的、不顺从的神气。但当他们仰望天空时，这种表情缓和了下来。

**西蒙**　（恋恋不舍地）美极了。

**彼得**　是啊。

**西蒙**　（突然）十八年了。

**彼得**　你说什么？

**西蒙**　我是说吉英，我的老婆，她死了。

**彼得**　我可已经忘了。

**西蒙**　我还时时记得，想起来觉得怪冷清的。她的头发长得象马尾，黄灿灿的，就和金子一样。

**彼得**　是的——她死了。（语调是冷漠的——停顿一下后）在西部有金矿，西蒙。

**西蒙**　（仍旧迷恋于黄昏的落日——茫茫然地）在天上？

**彼得**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要是能到达那儿，一定能找到金子的。（兴奋起来了）金子在天上——在西方——金门*——加利福尼亚！——遍地是黄金的西方！——那儿有金矿！

**西蒙** （也兴奋起来）那儿财宝就堆在地上等人去拣！那儿是所罗门的金矿，人家说的！

〔两人继续朝天空望了片刻，低头。

**彼得** （讥讽地苦笑）可这儿——地上堆满石头——石头上面还是石头——咱们用这些石头垒起了墙——一年又一年——他，和你，我，还有伊本——咱们造了一堵墙让他来把咱们死死围在里面！

**西蒙** 咱们替他干活，出了力气，浪费了青春，这些都被犁进泥里——（反抗地跺脚）腐烂了——给他的庄稼当肥料！（停顿）唉——这农场倒真的越搞越兴旺了。

**彼得** 要是咱们在加利福尼亚犁地，在犁出的垅沟里咱们一定能找到好多好多金子！

**西蒙** 加利福尼亚路很远，差不多在地球的另一头，咱们得合计合计——

**彼得** （停顿）是呀，在那儿是会遇到困难的，抛弃了咱们在这儿用汗水赚来的东西。（停顿。伊本从吃饭间窗口探出头来，听着。）

**西蒙** 是啊。（停顿）也许——他很快就会上西天的。

**彼得** （迟疑地）也许是。

**西蒙** 也许——据我们的猜想——他现在已经死了。

---

* 金门，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彼得**　你说这话没有根据。

**西蒙**　他离开这儿已有两个月了——没来过一封信。

**彼得**　就象今天这样一个傍晚，他在田里和咱们分手，套上马车一直往西走了。这简直有点儿反常。三十多年来他除了到村子里去以外，从来没有离开过田庄，他娶了伊本的妈妈后也没有离开过一步（停顿。恨恨地）我想咱们可以到法院去宣布他疯了。

**西蒙**　他多狡猾，把大家都骗了，他在田庄的经营上把所有人都压倒了。他们决不会相信他疯的。（停顿）咱们得等下去——等到他入地狱之后。

**伊本**　（挖苦地笑着）你们对父亲可真孝顺！（他俩转过身，大为惊讶地望着伊本。伊本咧嘴笑了笑，脸色阴沉下来）我但愿他早死。（他俩打量着他，他若无其事地）晚饭准备好了。

**西蒙和彼得**　（同时）嗯哼。

**伊本**　（凝视着天空）太阳下山真好看。

**西蒙和彼得**　（同声）是啊，在西边有黄金。

**伊本**　是啊，（指着西边）你们是说在山顶牧场那儿，是吗？

**西蒙和彼得**　（同声）在加利福尼亚！

**伊本**　噢？（漫不经心地望着他俩片刻，慢吞吞地）好吧——饭要冷了。（回身进了厨房。）

**西蒙**　（突然想起——咂了一下嘴巴）我可真饿啦！

**彼得**　（嗅了嗅）我闻到熏肉的香味了！

**西蒙**　（饿极的样子）熏肉可好吃呢！

**彼得**　（同样口气）熏肉到底是熏肉！（两人转身进屋，肩并肩，身子互相碰撞着，笨拙而又匆忙地走到饭桌前，就象

两条一起去进食的小牛一般。两人在屋子的右角拐弯处消失了，可以听见他俩进屋的声音。）

## 第　二　场

落日的余晖褪尽了，天际出现闪烁着的星星。可以见到厨房内景。中央是一张松木桌子，右后角有个炉子，另有四把粗陋的木椅，桌上摆着一盏牛脂油灯。后墙中央贴着一张很大的广告画，上面画着一艘扬帆的大船和大写的“加利福尼亚”几个字。厨房用具都挂在钉头上，一切都很整洁，有条不紊，但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家庭的厨房倒不如说是一个男人的露宿帐篷里的炊事房。

桌上摆起三个人的餐具。伊本在炉上煮土豆和熏肉，他将食物端到桌上，还放上面包和一罐水。西蒙和彼得走了进来，一声不响地往椅子里一坐。伊本也坐过来，三人默默地吃了一会，两兄弟象牧场上的牲口一般肆无忌惮地大嚼起来，伊本毫无胃口地拣着菜，强忍住厌恶的心情望着眼前的食物。

**西蒙**　（突然转向伊本）你呀！你刚才不该说那个话，伊本。

**彼得**　那话说得不对头。

**伊本**　什么话？

**西蒙**　你说最好让他死。

**伊本**　是的——你们就不希望他死吗？（停顿。）

**彼得**　他是咱们的爹。

**伊本**　（粗暴地）不是我的！

**西蒙**　（乏味地）要是人家这样讲你妈，你可不答应了，哈！

（出其不意地大笑，彼得也咧嘴笑了。）

**伊本**　（脸色发白）我意思是说——我不是他的——我不象他——他也不象我！

**彼得**　（乏味地）等你到了他那个年纪再说这话吧！

**伊本**　（激动地）我是我母亲的——每一滴血都是她的！（停顿。他俩冷漠而好奇地注视着他。）

**彼得**　（回忆）她待西蒙和我都很好，是个好继母。

**西蒙**　她待每个人都很好。

**伊本**　（大受感动。立起，向两兄弟笨拙地鞠一躬，讷讷地）谢谢你们。我是她的——她的继承人。（不知所措地坐下。）

**彼得**　（停顿。郑重其事地）她就是待老头子也很好。

**伊本**　（仇恨地）可他却害死了她！这就是对她好心的报答！

**西蒙**　（停顿）谁也没有害死谁，有一样东西，它才是凶手。

**伊本**　不是他逼着我妈做牛做马地干，把她虐待死的吗？

**彼得**　他也虐待自己，还虐待西蒙和我，还有你，咱们不都受他虐待吗？——只是还没有死罢了。

**西蒙**　是有一样什么东西在逼着他——也让他来逼我们！

**伊本**　（报复地）好——我要到法院去告他！（冷笑）有样东西！你说说是什么东西？

**西蒙**　不知道。

**伊本**　（讥讽地）也许就是逼着你们去加利福尼亚的那个东西？（两人惊讶地望着他）哦，我刚才听到你们谈的话了！（停顿）可是你们永远也别想找到那个金矿！

**彼得**　（肯定地）很可能！

**伊本**　你们到哪儿去搞到路费？

**彼得**　我们可以步行去。到那儿路很远——加利福尼亚——可是如果把咱们这么多年来在这个农场来回走的路加起来，咱们早就到了月球！

**伊本**　到那儿去得经过印第安人区，他们会剥你的皮。

**西蒙**　（残忍地幽默）我们也许会叫他们付出代价的。

**伊本**　（明确地）可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们赖在这儿不走，是因为你们要等自己的一份遗产。你们一直在盼他快点死。

**西蒙**　（停顿）我们有这份权利。

**彼得**　三分之二的田庄是属于我们的。

**伊本**　（跳起来）你们没有权利！她不是你们的妈！这是她的田庄！这田庄不是他从妈那儿偷来的吗？现在妈死了，这田庄就是我的。

**西蒙**　（讥讽地）你跟爹说去——他就要来了！我可以跟你赌一元钱，他保管会笑死了——他从来没有这样笑过，哈！（他自己沉闷地笑了一声。）

**彼得**　（也乐了，附和着笑起来）哈！

**西蒙**　（停顿）你有什么跟咱们过不去的？这些年来，你眼睛里老是躲躲闪闪的——准有什么事情。

**彼得**　是啊。

**伊本**　是的，是有一些事情。（突然爆发）他把我妈逼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帮她说句话——她待你们这么好，你们就不想报答她一点？（长的停顿。两人惊讶地望着他。）

**西蒙**　嗯——可咱们得给牲口喝水呀。

**彼得**　还得种树。

**西蒙**　还得耕地。

**彼得**　还得晒干草。

**西蒙**　还得往田里撒肥。

**彼得**　还得锄草。

**西蒙**　还得修树枝。

**彼得**　还得挤牛奶。

**伊本**　（粗声粗气地打断）还得造围墙——石头上堆石头，不停地垒着石墙——一直到咱们的心也象石头一样冷了，硬了，墙越垒越高，咱们也被围在里面出不去了！

**西蒙**　（理所当然地）咱们压根儿没时间去管那个事儿。

**彼得**　（对伊本）你妈死的时候，你也已经十五岁了——年纪也不算小啦，你自己干吗从来不吭一声？

**伊本**　（粗暴地）那时有许多杂活要干，不是吗？（停顿——慢慢地）一直到她死了，我才想到这事。妈死后由我来烧饭——干她以前的活儿——这才使我了解她，体会到她以前受的苦——她得从田里赶回来忙家务——煮土豆——煎熏肉——烘饼干——还得赶回来通炉子、倒煤灰，她的眼睛被烟和热灰熏得通红通红的直流泪。到了晚上她还得回来——站在炉子边上——她没法好好地睡一觉，也没法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她不习惯闲着——即使在坟墓里也是这样。

**西蒙**　她从没有抱怨过谁。

**伊本**　她太累了，太习惯于过度劳累了。这就是他逼的。（一种复仇的狂热）早晚我会跟他算账的。我会把我那时没说的话当着他的面对他说的！我会拚着命对他喊的，我要让妈在坟墓里得到安息！（重又坐下，回到沉思默想中。他

俩古怪地，冷漠而好奇地望着他。）

**彼得**　（停顿）你说他到底去哪个鬼地方了，西姆？

**西蒙**　不知道。他是坐马车去的。一辆崭新的马车，套着一头浑身毛儿梳得整整齐齐、油光发亮的驴子，他挥着鞭子，舌头啪嗒啪嗒地发出响声，驾着车跑了。这情景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正犁好地，是春天，五月份，太阳落山的时候，西天一片金色，他就是朝那个方向走的。我喊他："你到哪儿去，爹？"他猛地勒住缰绳，车子在石墙前停下了。他那双狡猾的蛇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象喝过一整坛酒一样。他咧开那张骡嘴得意地说："等着我回来，你们不许离开这儿！"

**彼得**　大概他已经知道咱们想去加利福尼亚了？

**西蒙**　也许是的。我什么也没说，可他倒开口了。他阴阳怪气地说："我一整天耳朵里就听到母鸡咯咯地叫，公鸡喔喔地啼，还有那些母牛也在哪儿哞哞地唤个不停。什么东西都闲不住。我再也受不了了。春天到了，我心里难受得要死！"他说："我就象一棵光秃秃的老核桃树，只配当柴烧。"他是这样说的。也许听了他的话我脸上露出了一点高兴的样子，他就挺机灵地恶狠狠地说："别痴心梦想着我快要死了。我发过誓要活到一百岁，我肯定会的。就是为了碍着你们点儿，叫你们别在我身上动缺德的脑筋，我也要活它个一百岁！现在我去求求神示，就象先知们在春天常常干的那样。你回去犁你的地吧。"就这样，他嘴里哼着歌，驾着车跑了。我想他准是喝醉了——要不，我会拦住他的。

**伊本**　（轻蔑地）不，你不会！你怕他。他比你强——他精神

上比你强——比你们两个加起来还强呐！

**彼得**　（挖苦地）那你呢？——你敢情是个大力士吧？

**伊本**　我现在越长越强壮了。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我心里往上长，越长越大——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立起、穿外衣，戴上帽子。兄弟俩望着他，渐渐忍俊不住笑出声来。伊本害臊地避开他们的眼光）我出去走走——到路上去。

**彼得**　去村子里？

**西蒙**　去村子里？

**西蒙**　去看敏妮吧？

**伊本**　（挑战地）是的！

**彼得**　（嘲弄地）狐狸精！

**西蒙**　一股骚劲——这就是在你心里越长越大的东西。

**伊本**　嗯——她很漂亮！

**彼得**　她二十年前就很漂亮了！

**西蒙**　就是一头母牛，涂上一层香粉也会变得年轻的。

**伊本**　她还不到四十！

**彼得**　即使她不到四十，她也是沾上四十的边了。

**伊本**　（忍无可忍）你懂什么——

**彼得**　我所知道的是……西蒙了解她——接下来是我——

**西蒙**　爹也能告诉你一点关于他们之间的事！他是捷足先登呐！

**伊本**　你是说他……

**西蒙**　（咧开嘴笑）是的！咱们在什么事上都是他的继承人！

**伊本**　（强烈地）没这么简单！事情很快会爆发出来的！（转而气极）我要去狠狠地揍她的脸！（狂怒地将门拉开。）

**西蒙**　（向彼得递了个眼色——慢吞吞地）也许你会打她的——

不过今天天气很暖和——她又漂亮——你到了那儿兴许会忘了揍她，倒会去亲她的呢！

**彼得** 当然罗！（两人嘶哑地大笑。伊本冲出，将门砰地关上——他来到屋外，前门——绕过屋角在大门口停下。凝视天空。）

**西蒙** （看着他）象他的爹。

**彼得** 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西蒙** 狗咬狗！

**彼得** 是的。（停顿、向往地）也许一年后咱们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了。

**西蒙** 是啊。（停顿。两人打起呵欠来）咱们去睡吧。（吹熄油灯，两人走出后门。伊本向天空伸出双臂——反抗地。）

**伊本** 嗯——那儿有一颗星。他这时也一定在一个什么地方。我在这儿，敏妮在路的那一头——在同一个晚上。要是我真的吻她又怎么样？她就象今天的夜色一样，又柔和又温暖，她的眼睛象星星一样眨着，她的嘴唇是热的，手臂也是热的，她身上会散发出一股刚犁过的土地的气息，她真美……是的！万能的上帝啊，她多美！在和我之前她犯了多少罪过，她跟谁一起搞的，我可不管呢……（大步向左首的路上走去。）

## 第 三 场

天还未破晓。一片漆黑。伊本自左首进，绕到游廊里，在暗中摸着路，痛苦地笑出声来，轻声诅咒着。

**伊本**　这该死的吝啬鬼！（可以听见他从前门进了屋，上楼梯时停顿了一下，然后很重地叩他兄弟的房门）醒醒吧！

**西蒙**　（惊）谁？

**伊本**　（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烛光下卧室隐约可辨。卧室的天花板是一个倾斜的屋顶，人只有在房间近中央隔墙处才能站直。西蒙和彼得正睡在一张靠外边的双人床上。伊本的帆布床在里面。伊本脸上是半笑半怒的神色）是我！

**彼得**　（没好气）有什么鸟事？

**伊本**　给你们带消息来了！哈！（猝然挖苦地大笑。）

**西蒙**　（怒）你不能等咱们睡醒了再开口吗？

**伊本**　天快亮了。（忍不住）他这次出去又结婚了！

**西蒙和彼得**　（忍不住）爹？

**伊本**　他勾搭上了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听人家说还很漂亮呢……

**西蒙**　（愣住）他妈的骗人！

**彼得**　谁说的？

**西蒙**　他们在骗你。

**伊本**　你以为我是傻瓜吗？全村人都这么说。消息是从纽杜弗来的神父带来的——他把这消息告诉咱们的神父——纽杜弗，就是老家伙勾搭上那个——就是那妞儿住的地方——

**彼得**　（不再怀疑——惊慌地）那……

**西蒙**　（同样地）那……

**伊本**　（在床上坐下——仇恨地）他不是地狱里放出来的魔鬼吗？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坑害咱们——这头他妈的老驴！

**彼得**　（停顿）咱们的一切都要落到她手里了。

**西蒙** 是啊。（停顿。垂头丧气）是啊——要是一切都这么办了——

**彼得** 咱们可完啦（停顿——忿恚地）加利福尼亚到处是金子，西姆，在这儿呆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

**西蒙** 我也这么想，（下了决心）咱们今天早上就动身。

**彼得** 正合我的意。

**伊本** 你们一定很喜欢步行去的吧。

**西蒙** （挖苦地）要是你能叫我们长出翅膀来，我们就飞到那儿去！

**伊本** 你们也许更喜欢——坐船去，是吗？（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张揉绉的纸）要是你们愿意在这上面签个字，你们就能坐船去了。考虑到你们要走，我已经事先写好了。上面说只要你们同意把自己的一份田产让给我，我就给你们每人三百元钱。（他俩疑惑地看纸，停顿。）

**西蒙** （犹疑不定）可是，如果他已经结了婚——

**彼得** 还有，你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伊本** （狡黠地）我知道钱藏在哪里。我一直等着——妈告诉我的。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知道钱放在哪儿，但她只是等着……这是她的钱——那老家伙是从她的田庄上搜刮来的，他把钱藏起来不让妈知道。现在，这钱理所当然是我的了。

**彼得** 钱藏在哪儿？

**伊本** （狡黠地）藏在一个没有我你们永远也甭想找到的地方。妈暗暗侦察他——不然的话她怎么也不会知道的。（停顿。两人怀疑地望着他，他也望着他俩）怎么样？这交易还算公平吧？

**西蒙**　我不知道。

**彼得**　我也不知道。

**西蒙**　（看窗外）天色暗了。

**彼得**　伊本，你去把炉子生一生。

**西蒙**　把饭烧好。

**伊本**　是啊，（装出一副滑稽相）我会给你们弄一顿好饭的。如果你们愿意步行到加利福尼亚，你们就得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朝门口走去，言外有意地）要是你们愿意交换的话，你们就可以坐船去了。（在门口站住。停顿。兄弟俩望着他。）

**西蒙**　（怀疑地）你昨天一夜在哪儿？

**伊本**　（挑战地）在敏妮那儿。（沉吟地）我走去的。起初我觉得我会吻她的，后来突然想到你们说他和她的事，我心里就说，我要为了这事，把她的鼻子打下来！后来到了村里，听到那个消息，我简直气疯了，就一口气跑到敏妮的家里，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停顿——害臊地，但更加挑战地）嗯，当我见到她时，我没有打她——也没有亲她——我象头牛一样吼着，嘴里骂不绝口。我简直疯了——她也吓坏啦——我就一把抓住她，搞了她！（骄傲地）是的，就这样！我搞了她。以前她也许是他的——是你们的——可现在她是我的！

**西蒙**　（无精打采地）你闹恋爱了？

**伊本**　（高傲地不屑一顾）恋爱！我才不相信世上真有这玩意儿！

**彼得**　（对西蒙递了个眼色）也许伊本是想讨个老婆。

**西蒙**　敏妮倒是个忠实的好配偶。（两人轻蔑地扑嗤一笑。）

**伊本**　我可不在意她呢——我只在意她那又圆又暖和的身子。问题是她以前是他的——现在属于我的了！（朝门口走去——转身——反抗地）而且敏妮还不算坏，世上比她坏的还多着呢，我敢打赌！咱们等着瞧瞧这老家伙勾搭上的那头母牛！她会胜过敏妮的，我敢肯定！（打算往外走。）

**西蒙**　（突然）也许你想把她也搞到手？

**彼得**　哈！（对这个想法报之以讽刺的、兴致勃勃的笑。）

**伊本**　（狠狠地啐了一口）她——到这儿来——和他睡觉——偷走我妈的田庄！我宁可去喜欢黄鼠狼，去跟毒蛇亲嘴也不会要她！（走了出去。兄弟俩疑惑地望着他的背影。停顿。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彼得**　他把火煽起来了。

**西蒙**　我想坐船去加利福尼亚——不过——

**彼得**　敏妮大概给他出过什么坏主意。

**西蒙**　也许爹结婚一事根本就是谣言。咱们最好等着瞧瞧新娘再说。

**彼得**　还有，没有决定走以前千万别签什么字！

**西蒙**　在没有证明他确实有钱之前也不能签字！（咧开嘴笑了）可是如果爹结了婚，咱们就把田庄卖给伊本，反正咱们说什么也拿不到手了。

**彼得**　咱们得等着瞧。（突然一股怒气上来）等老头回来，咱们就什么也别干，要是伊本愿意的话，让伊本去干。咱们就吃呀睡呀，还喝酒，让这倒霉的田庄见鬼去吧！

**西蒙**　（兴奋地）好极了！咱们终于可以休息了！咱们可以当一阵子阔佬，每天睡到早饭烧好才起床。

**彼得**　等早饭摆到桌上才起来！

**西蒙** （停顿。沉思地）你猜猜她是什么样儿——咱们的新妈？象伊本想的那样吗？

**彼得** 很可能。

**西蒙** （报复地）好——我但愿她是个魔鬼，叫他受不了，叫他宁可早点死去，早点入地狱图个清静！

**彼得** （热烈地）但愿如此！

**西蒙** （学着父亲的声音）“现在我去求求神示，就象先知们在春天常常干的那样。”他是这样说的。我敢打赌，就在那个时候，他肚子里明白，他是找妓女去的。这个浑身发臭的伪君子！

## 第 四 场

景与第二场同——可以看到厨房的内部。桌上放着一盏油灯。屋外天还朦胧未晓。西蒙和彼得刚吃完早饭。伊本坐在那儿，面前摆着一盘未动过的菜，皱着眉头坐着，一言不发，越想越生气。

**彼得** （怒气冲冲地瞥了伊本一眼）愁眉苦脸有什么用？

**西蒙** （挖苦地）在为他那个骚货伤心呢！

**彼得** （嘻嘻地）她是你第一个？

**伊本** （愤怒）不关你的事！（停顿）我在想他。我觉得他快到这儿了——我能感觉到他回来，就象你在发疟疾前能感到寒战一样。

**彼得** 现在时候还早。

**西蒙** 很难说。他就是喜欢冷不防抓住咱们——弄到个把柄揍

咱们一顿。

**彼得** （机械地站起来，西蒙也如此）好，咱们干活去吧。

（两人下意识地走到门口，停步。）

**西蒙** （笑）你是个大傻瓜，彼得——我比你还不如！让他看到咱们没干活好了！咱们可不管这些！

**彼得** （两人回到桌边）就是不管这些！让他知道咱们和他闹翻了。（两人重新坐下。伊本惊奇地望望这个，望望那个。）

**西蒙** （对他笑笑）我们快要做野地里的百合花了*。

**彼得** 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什么活也不干！

**西蒙** 你是这儿唯一的主人了——等他来了以后——这是你希望的。好吧，你也是这儿唯一的劳力了。

**彼得** 牛在叫呢，你得去挤奶了。

**伊本** （兴奋地）你意思是说你们决定签字了？

**西蒙** （懒懒地）也许是的。

**彼得** 也许。

**西蒙** 我们正在考虑。（断然地）你得快点办。

**伊本** （激动异常）这下子又是妈的田庄了！这是我的了！这些是我的奶牛了！给自己的牛挤奶，就是把手指挤断我也情愿！（从后门出去。两兄弟无动于衷地注视着他。）

**西蒙** 象他的爹！

**彼得** 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西蒙** 好——就让他们狗咬狗吧！（伊本自前门出，来到屋

---

*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角。天空渐渐被朝霞染红了。伊本在大门口停住，一对发光的、充满占有欲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他那贪婪的目光似乎要把整个田庄吞下去似的。）

**伊本** 太好了！真他妈的妙极了！田庄属于我的了！（突然仰头，用严厉、挑衅的眼光望着天空）**是我的，你听到吗？我的！**（转身很快向左后方的饲养场走去。两兄弟点燃了他们的烟斗。）

**西蒙** （将满是泥巴的靴子往桌上一搁，将椅子往后一翘，挑衅地喷了口烟）**好了——现在舒服了——了百了。**

**彼得** 是啊。（学着西蒙的样子。停顿。两人不知不觉都叹了口气。）

**西蒙** （突然）**伊本没干过挤牛奶的活，他从来没干过。**

**彼得** （嗤之以鼻）**他的手就象牛蹄子一样！**（停顿。）

**西蒙** 把那上面的酒坛拿下来，咱们来喝个痛快。我觉得有点闷气。

**彼得** 好主意！（将坛子取下——拿出两只杯子——两人斟威士忌）来，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干杯！

**西蒙** 为咱们的好运气干杯！（兄弟俩喝酒——猛抽烟——叹气——将脚从桌上放下。）

**彼得** 酒可没有这种效力。

**西蒙** 咱们不习惯这么早就喝酒。（停顿。两人变得烦躁不安。）

**彼得** 关在厨房里闷得很。

**西蒙** （轻快地吐口气）**咱们出去吸点新鲜空气去。**（两人轻快地一跃而起，从后门出——来到屋子的拐角处，然后在大门口停住。一起抬头望天空，脸上露出一种麻木的欣

赏。）

**彼得**　美极了。

**西蒙**　是呀，现在东方是一片金色。

**彼得**　太阳升起来了。它要伴着咱们一起朝黄金的西部去了。

**西蒙**　（朝田庄周围望望，他那肌肉结实的脸绷紧了。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唉——这是咱们最后一个早晨了——也许。

**彼得**　（同样表情）是啊。

**西蒙**　（用脚跺地，对脚下的泥土狂喊）好吧——三十年了，你把我埋在你的底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的血，我的汗，我的筋骨——都腐烂了——肥了你——让你变得富有——成了你的上等肥料。上帝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一切！

**彼得**　是的！还有我！

**西蒙**　对，还有你，彼得。（长叹一声——啐了一口）好了，牛奶碰洒了，哭也没用。过去的事追不回来了。

**彼得**　在西部有黄金——也许还有自由。在这儿咱们是围在石头墙里的奴隶。

**西蒙**　（挑战地）打现在起咱们不是哪个人的奴隶了——谁的奴隶也不是。（停顿——不安地）讲到挤牛奶，我倒担心伊本怎么对付得过来？

**彼得**　我想他现在正在挤呢。

**西蒙**　也许咱们该去帮帮他——就这一次。

**彼得**　也许是的，母牛认咱们。

**西蒙**　还喜欢咱们。它们和他不亲。

**彼得**　还有马啊，猪啊，小鸡啊，都和他不亲。

**西蒙**　它们和咱俩相熟，就象亲兄弟一般——还喜欢咱们！（骄傲地）不是咱们把它们养成第一流的牲口吗？

**彼得**　咱们不能侍候这些牲口了——再也不能了。

**西蒙**　（迟钝地）我倒给忘了。（顺从地）好吧，让咱们去帮伊本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赶赶睡意。

**彼得**　我也这么想的。（两人自左后方下，往饲养场方向走去。这时伊本从那儿来，急匆匆地向他们走来，一脸兴奋。）

**伊本**　（气喘吁吁）嗨——他们来了！那头老驴和新娘子！我从饲养场那儿远远就看到他们到了大路拐弯处了。

**彼得**　这么远你怎么看得清？

**伊本**　你不知道我的远视就跟他的近视一样厉害？我还看不清楚那辆马车和上面坐的两个人么？还会有谁？我告诉你，我还能感觉得到他们来呢！（说着扭动身子，仿佛浑身发痒一般。）

**彼得**　（愤慨）哼——让他自己动手卸马车吧！

**西蒙**　（盛怒难息）咱们快进屋，把铺盖收拾好，他一来咱们就走。他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跨进这个门了。（两人立刻绕过屋角往回去。伊本紧紧跟上。）

**伊本**　（着急地）你们走之前准备签字吗？

**彼得**　等咱们看到那个老吝啬鬼的钱再签字。（三人自左首进。兄弟俩上楼取了行李。伊本出现在楼下厨房里。他奔到窗口，向外窥视一下，又返回屋里。从炉子底下抽出一块地板，取出一只帆布袋，往桌上一放，然后将地板条放回原处盖好。一会儿，兄弟俩出现了，手里拎着很旧的旅行包。）

**伊本**　（警惕地抓住袋子）你们字签了吗？

**西蒙**　（出示手中的纸）签了。（贪婪地）这就是钱吗？

**伊本**　（打开帆布袋，抖出一堆二十元的金币）二十元金币——一共三十个，你们点一点。（彼得点钱，将金币五个一叠地叠起，拣出几枚用牙齿咬咬，试其真伪。）

**彼得**　一共六百。（将金币装入袋里，小心翼翼地将袋藏进衬衣内。）

**西蒙**　（将纸递给伊本）给你。

**伊本**　（瞅一眼，将纸小心地折好，藏在衬衣内——感激地）谢谢了。

**彼得**　也谢谢你让咱们有船坐了。

**西蒙**　到了圣诞节咱们会给你寄块金币来的。（停顿。伊本和他俩相视无言。）

**彼得**　（笨拙地）好了——咱们走了。

**西蒙**　一起到院子去吗？

**伊本**　不，我在这儿呆一会儿。（又是沉默。弟兄俩缓缓地、笨拙地走向后门——转身站住。）

**西蒙**　那么——再见了。

**彼得**　再见。

**伊本**　再见。（两人出。伊本在桌旁坐下，脸对着炉子，取出地契。看着纸，脸被窗外射进的一道阳光照亮了。一脸恍惚痴呆的神情。嘴唇嗫嚅着。两兄弟从大门口出。）

**彼得**　（往饲养场方向看了一眼）他在那儿——在卸马车呢。

**西蒙**　（扑嗤一笑）我敢打赌，他准在发火呐。

**彼得**　她也在那儿。

**西蒙**　咱们等一等走，看看咱新妈是个什么样子。

**彼得**　（咧嘴笑了）咱们临走前再诅咒他一阵！

**西蒙**　（也笑了）我就喜欢开他的玩笑。我真觉得有点轻飘飘，快活死了！

**彼得**　我也是，我真想笑，真想敞开肚皮笑一阵才好！

**西蒙**　这大概是喝了酒的缘故吧？

**彼得**　不是。我的脚痒痒的，就想走啊——跳啊，真想跳得高高的——还想……

**西蒙**　还想跳舞，是吗？（停顿。）

**彼得**　（被问住了）这太不合情理了。

**西蒙**　（脸上一亮）我想咱们这么高兴是因为学校放假了，现在是假期。咱们第一次自由了！

**彼得**　（迷惑）自由？

**西蒙**　缰绳砍断了——马套给挣断了——栅栏推倒了——石头围墙被打坍了！咱们可以高高兴兴地朝这条大路走去了！

**彼得**　（深深吸了一口气——振振有词地）谁想要这个石头堆成的臭田庄，他就拿去吧。这田庄不是咱们的了，不是了！

**西蒙**　（将大门从绞链上拉下，往胁下一夹）打现在起这儿没有门了，关着的门，开着的门，什么都没有了！

**彼得**　咱们要带着它走，它会给咱们带来运气的。咱们把它放到哪一条河里，让它顺着水漂走。

**西蒙**　（自左后方传来喧闹声）啊，他们来了！

〔兄弟俩一下子凝成了两座僵硬的、毫无表情的泥塑木雕。伊弗雷姆·凯勃特和爱碧·普特南进。凯勃特有七十五岁了，瘦高个子，一副钢筋铁骨，很有气力。由于长年劳累，肩胛弯了。他的脸就象岩石雕刻出来的一样，粗

糙、坚硬。脸上有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气。他眼睛很小，简直快连成一条缝了，高度近视，当他集中眼力看东西时，老是不停地眨巴着眼睛，眼珠子都快抠进去了。他身穿一件黑色礼拜服。爱碧，三十五岁，丰满，充满活力。她圆圆的脸蛋很美，但这美却被一种粗俗的肉欲破坏了。她的嘴角有力、执拗，眼睛里有着一股坚决的、毫不退却的神气。身上有一种和伊本身上一样的骚动、野性和不顾一切的气质。

**凯勃特**　（两人进来——他那干涩嘶哑的嗓音里有着一种奇特的，抑制的感情）咱们到家了，爱碧。

**爱碧**　（对这个字产生了一种欲念）家！（两眼得意地察看这幢楼房，对大门口那两座僵直的泥塑木雕毫无兴趣，看都不看一眼）真美——美极了！我不能相信这真是我的！

**凯勃特**　（厉声）你的？我的！（锐利的眼光盯着她，仿佛要刺透她的心。她报之以同样的目光。他变缓和些了）是咱们的——也许该这么说！这儿我孤单单一个人，太久了。春天来了，可我却变得老了。一个家是得要个女人啊。

**爱碧**　（声音中有一种主宰一切的力量）一个女人是得要个家！

**凯勃特**　（半信半疑地点头）是啊。（怒了）人都到哪儿去了？这儿有人吗？有人在干活吗？有谁在？

**爱碧**　（见到兄弟俩，对他们投来的冷冷的、挑剔的轻蔑眼光颇感兴趣地望着，慢悠悠地）大门口有两个游手好闲的家伙，象两只迷了路的猪一样望着我。

**凯勃特**　（眯起眼睛）我看到了——可我看不清是谁……

**西蒙**　我是西蒙。

**彼得**　我是彼得。

**凯勃特**　（爆发）你们干吗不去干活？

**西蒙**　（懒洋洋地）咱们在等着迎接您呢——迎接您和新娘子！

**凯勃特**　（不知所措）呃？好吧——这是你们的新妈，孩子们。（她和他们互相望着。）

**西蒙**　（转身轻蔑地啐了一口）我看见她了！

**彼得**　（也啐了一口）我也看见了！

**爱碧**　（带着征服者所意识到的优越感）我得进去瞧瞧我的房子。（悠闲自得地顺着游廊走去。）

**西蒙**　（嗤之以鼻）她的房子！

**彼得**　（冲着她的背影）你会在屋里遇到伊本的，最好别跟他说这是你的房子。

**爱碧**　（嘴里重复着这个名字）伊本。（安静地）我会跟他说的。

**凯勃特**　（轻蔑地讥诮）你不用理睬伊本，他是个大笨蛋——跟他妈一样——软绵绵的没头脑的家伙！

**西蒙**　（爆发出挖苦的笑声）哈！伊本是你的翻版——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一棵又硬又涩的核桃树！狗咬狗，他会吃掉你的，老家伙！

**凯勃特**　（命令地）都给我干活去！

**西蒙**　（当爱碧消失在屋子里后——对彼得眨了眨眼，冥落地）原来这就是咱们的新妈，是吗？你在地狱哪个角落把她挖出来的？（和彼得一起大笑。）

**彼得**　哈！你最好把她跟别的母猪放在一个猪圈里！（两人大笑，笑得直拍大腿。）

**凯勃特**　（被他们肆无忌惮的样子弄糊涂了，结结巴巴地）西蒙！彼得！你们怎么啦？喝醉了吧？

**西蒙**　我们自由了，老头儿——从你那儿，从整个该死的田庄里解放出来了！（两人更加欢乐、兴奋。）

**彼得**　咱们这就去加利福尼亚找金矿罗！

**西蒙**　你把这田庄拿去吧，烧掉它吧！

**彼得**　把它埋了也行——我们可不管！

**西蒙**　我们自由了，老家伙！（手舞足蹈起来。）

**彼得**　自由了！（朝空中踢了一脚。）

**西蒙**　（疯疯颠颠地）好哇！

**彼得**　好哇！（两人围着老头跳起荒诞的印第安战争舞。老头又是恼火又是怕他们真的精神错乱，目瞪口呆地站着。）

**西蒙**　我们自由了，就象印第安人一样！当心咱们剥你的皮！

**彼得**　还要烧你牛棚，杀你的牲口！

**西蒙**　还要搞你的新娶的老婆！好哇！（两人停止跳舞，抱着肚子笑得前俯后仰。）

**凯勃特**　（偷偷地溜掉）迷上了金子——迷上了加利福尼亚这个到处是金子的缺德的地方。它叫你们发疯了！

**西蒙**　（奚落地）你要我们给你寄几块缺德的金币回来吗？老缺德鬼？

**彼得**　除了加利福尼亚的金子，我们这儿还有呢！（往后退着，一直退到老头看不见为止，拿出一袋钱，举在头顶上夸耀地大笑。）

**西蒙**　这钱更缺德呢！

**彼得**　我们要坐船过海呢！好哇！（又是蹦又是跳地没个完。）

**西蒙**　我们可自由自在啦！好哇！（也跳了起来。）

**凯勃特**　（突然怒吼一声）我诅咒你们！

**西蒙**　用咱们的一份田庄换来的！好哇！

**凯勃特**　我会用链子把你们锁在疯人院里的！

**彼得**　老守财奴！再见了！

**西蒙**　老吸血鬼！再见了！

**凯勃特**　滚！要不我……

**彼得**　好哇！（从路上拣起一块石头。西蒙也照着做。）

**西蒙**　妈现在大概在客厅里。

**彼得**　是的！一！二！

**凯勃特**　（吓坏）你们要干什么？

**彼得**　三！（两人同时扔出石头。石头打在客厅的玻璃上，咣当一声，玻璃碎了，帘子也打破了。）

**西蒙**　好哇！

**彼得**　好哇！

**凯勃特**　（气极。向两人冲去）要是给我抓住了——我要打断你们的骨头！（两人仍手舞足蹈地且跳且退。西蒙胁下仍旧夹着那扇大门。凯勃特返回原地，怒气难消却又无可奈何。气得直喘气。兄弟俩边往外走边唱起歌来。用的是《啊，苏珊娜》这首老歌，歌词是自己凑的）

我跳上了列泽船，
航行在海上。
每次想到家，
但愿这不是在梦中！
啊，加利福尼亚，
那儿是我故乡！
我去往加利福尼亚

还带了只淘金碗。

〔这时，楼上右边卧室的窗推开。爱碧探出头来，看着楼下的凯勃特——叹了口气，如释重负。

**爱碧** 好了——他们两个的事就算完了。是吗？（他不答言。于是，用主人的口吻）这房间真不赖，伊弗雷姆。这张床真是好极了。这是我的房间吗，伊弗雷姆？

**凯勃特** （冷冷地——并不抬头）咱们的！（她忍不住露出一副厌恶的苦脸，将头慢慢缩回，关了窗。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凯勃特脑中闪过）兴许出什么事了——兴许他们把牲口毒死了——或者还干了其他什么！（大步流星地朝饲养场奔去。不一会儿，厨房门慢慢推开，爱碧走了进去。她在那儿站着，望着伊本。伊本起初并未注意到她。她上下打量着他，欣赏着他那强壮有力的身材，看着看着，她朦朦胧胧地被他的青春和健美唤起一种欲念。突然，他意识到她在场，抬起头来，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跳了起来，对她无言地怒目而视。）

**爱碧** （用极有诱惑力的语调说话。在这一场中她用的都是这一语调）你就是——伊本？我是爱碧——（笑）我是说，我是你的新妈。

**伊本** （恨恨地）不，见鬼去吧！

**爱碧** （没听见似的——神秘地一笑）你爹跟我讲起许多关于你的……

**伊本** 哼！

**爱碧** 你别介意他，他是个老头子了。（长长的停顿。两人互视）我不想装腔作势地做你的妈，伊本。（爱慕地）你做我儿子太大了，也太强壮了。我想和你作个朋友。也许有

了我这样一个朋友，你会觉得这儿的生活有意思些。也许我会让你跟他合得来的。（掠过一丝自信而轻蔑的笑容）我想我能叫他为我干一切事。

**伊本** （痛苦的轻蔑）哼！（两人又对视了一阵。伊本有点动摇，受到她肉体的吸引——硬装出生硬的口气）你给我见鬼去吧！

**爱碧** （平静地）要是诅咒我对你有好处，你就尽情诅咒吧。我早就准备好了，你会反对我的——在一开始，我不怪你。要是有个陌生人来代替我母亲的地位，我也会这样的。（他打了个战栗。她正注意地盯着他）你一定很想你的妈，是吗？我很小就死了妈，她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停顿）但你不会恨我很久的，伊本。我不是世上最坏的女人——你和我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一看到你就知道。是的——我以前的日子也很苦——无穷无尽的痛苦，除了干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早早地做了孤儿，不得不替人家干活。后来我结了婚，可丈夫是个酒鬼。后来他自己也得帮人干活了。于是我也只好又去给人家干活。往后孩子死了，丈夫病了，后来也死了。这时我高兴地说，现在好了，我总算自由了。谁知我发现我的自由仅仅意味着替一个新的主人去干活。我一直是在给别人干活，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家干自己的活。这时候你爹来了……

〔凯勃特从饲养场回来，走到大门边，凝视着兄弟俩走去的那条大路。远处隐约传来他们越来越轻的歌声："啊！加利福尼亚！那儿是我故乡！"他站着，两眼燃着怒火，捏紧拳头，脸上冷冰冰的一股怒气。

**伊本** （和内心渐渐产生的对她的爱慕和同情作着斗争——粗

鲁地）他就买了你——象买个娼妓一样？（她被伤了心，由于愤怒而涨红了脸。刚才她倒是真诚地为自己叙述的身世而动了感情。伊本继续激烈地）而他给了你价钱——这个田庄——这是我妈的，你这个鬼东西！——这田庄现在是我的！

**爱碧**　（自信地，冷笑）你的？咱们倒要瞧瞧！（加重语气）好吧——就算我确实需要一个家又怎么样？我嫁给他这么个老头，还会图别的什么？

**伊本**　（恶意地）我告诉他你是这么说的！

**爱碧**　（微笑）我会说你在故意造谣——他会把你赶走的！

**伊本**　你滚蛋！

**爱碧**　（挑战地）这是我的田庄——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厨房！

**伊本**　（盛怒，似乎想打她）住嘴，你这个混蛋！

**爱碧**　（向他逼近——脸上和整个身子都流露出一股奇特的猥亵的情欲——慢慢地）还有楼上——是我的卧室——我的床！（他盯住她的眼睛，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她柔和地说下去）我并没有恶意——除非对我的仇敌——可我得为我的权利而斗争。（拍拍他的膀子——诱惑地）让咱们做朋友吧，伊本。

**伊本**　（傻了眼，象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也好。（然后狂暴地将她的手推开）不，你这个老妖婆！我恨你！（奔出房门。）

**爱碧**　（看着他的背影，满意地笑了——自言自语地）伊本真不错。（看看桌子，骄傲地）现在得把我的碗洗洗干净了。

〔伊本出现在外面，把门砰地关上，走到屋子拐角处。见父亲，立停，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他。

**凯勃特** （无法控制自己的暴怒，向空中伸出双手）啊，上帝，让您最严厉的诅咒降到我不孝的儿子们身上吧！

**伊本** （粗暴地打断）你和你的上帝！你老是在诅咒乡亲们——老是出口伤人！

**凯勃特** （不理睬他——呼喊）老年人的上帝啊！孤独的人的上帝！

**伊本** （嘲弄地）让你的上帝见鬼去吧！（凯勃特转身，与伊本怒目相视。）

**凯勃特** （粗鲁地）原来是你。我早就该认清你这个人了。（用手指威胁他）你这个亵渎神明的傻瓜！（急忙）为什么还不去干活？

**伊本**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他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可干不了。

**凯勃特** （轻视地）一个人就没有办法了！我虽说这把年纪，一人可以抵你十个！你永远只能算半个人！（淡漠地）好了——咱们去饲养场瞧瞧。（两人走了。依然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加利福尼亚”的歌声。爱碧仍在洗碗。）

〔幕落。

# 第 二 幕

## 第 一 场

农舍外景，同第一幕——两个月后一个炎热的下午。爱碧穿着她最讲究的衣服，坐在游廊尽头一把摇椅上，烦躁不安地摇着。由于闷热而显得倦怠，一双烦扰、半闭的眼睛木然凝视着前方。

伊本从楼上卧室的窗口探出头来，偷偷地朝四下里张望。他想看看——毋宁说想听听有谁在底下游廊里。然而，尽管他小心翼翼，没发出一点声音，爱碧还是感觉到了。摇椅戛然停止。她脸上露出欣喜的光彩的热切的神情。她全神贯注地期待着什么。楼上伊本似乎感觉到她的存在，皱了皱眉头，带着一副夸张的鄙夷不屑的神气啐了一口——头缩了回去。楼下爱碧仍旧等着，屏息地听着屋内每一个动静。

伊本出。两人目光相遇。他的眼睛犹豫了，有点不知所措了，于是转身将门狠狠地关上。看着他的举动，爱碧挑逗地笑了起来。她既感到好笑，又觉得呕气，恼火。他满面愁容，就象她不存在似地打她身旁

高视阔步地走过，朝路口走去。他穿着一件店里买的现成衣服，整整齐齐的。脸刚用肥皂洗过，显得容光焕发。爱碧坐在摇椅上，往前探出身子，两眼冷冷地充满怒火。当他从身边走过时，她格格地发出嘲弄的笑声。

**伊本**　（受了侮辱——愤怒地转向她）你笑什么？

**爱碧**　（胜利地）笑你！

**伊本**　我有什么好笑？

**爱碧**　你呀，光溜溜的象只良种小公牛。

**伊本**　（讥诮地）是啊——你自己也不见得漂亮吧？（两人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眼睛被她的俘虏了。她那双热辣辣的眼睛渐渐地征服了他。在这炎热的空气里，肉体的互相吸引变成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

**爱碧**　（柔和地）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伊本。也许你会以为自己是那么想的，但实际上你并不是这样。你不能够这样，这是违背自然本性的，伊本。自从我到这儿第一天起，你就在和你的本性作斗争了——你要使自己相信我并不美。（她多情地嫣然一笑，眼睛仍旧不放过他的眼睛。停顿——她的身子因肉欲而扭动着——倦怠地低声说）今天的太阳很热，是吗？可以感觉到它一直烧进了泥里——这就是大自然——它使万物生长——越长越茂盛——它也在你的心里燃烧——使你成长起来——长成别的什么——一直到你和它合成一体——它是你的——你也是它的——使你越长越高大——象棵树——象那两棵榆树一样——（她又温柔地笑了，但仍旧盯住他的眼睛不放。他朝她走

了一步，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大自然征服了你，伊本。你早晚会承认的。

**伊本** （竭力从她的魅力中挣脱出来——慌乱地）要是爹听到了……（怨恨地）可是你把他这个魔鬼变成了白痴……（爱碧笑。）

**爱碧** 好了——这样你不更容易对他变得温和一点吗？

**伊本** （挑战地）不，我要和他斗——和你斗——为了我妈在这个家的权利斗！（这一来把她的魅力打破了。他嘲弄着）我知道你的诡计。你一点也骗不了我，你想把一切都吞下，都变成你的。好吧，你会发现你甭想吞得下我！（转身离开了她。）

**爱碧** （企图卷土重来——娇媚地）伊本！

**伊本** 别碰我！（走开。）

**爱碧** （命令式地）伊本！

**伊本** （停步——怨恨地）你要干什么？

**爱碧** （企图克制自己越来越激动的心情）你到哪儿去？

**伊本** （恶狠狠地，故意冷淡地）哦——我到路那边去一会儿。

**爱碧** 去村里？

**伊本** （轻松地）也许是的。

**爱碧** （激动）去会敏妮，是吗？

**伊本** 也许是的。

**爱碧** （轻轻地）你在她身上浪费时间图个啥？

**伊本** （开始报复了，对她笑着）人不能违背大自然的本性，你不是说过这话吗？（笑着又想走开。）

**爱碧** （发作）她是个丑八怪！

**伊本**　（故意气她）她比你漂亮！

**爱碧**　随便哪个一文不值的酒鬼都可以把她……

**伊本**　（气她）也许是的——可她比你要好，她不隐瞒自己干的事。

**爱碧**　（大怒）你竟敢拿我和她比……

**伊本**　她至少不偷偷溜到我家里，不偷走——我的东西。

**爱碧**　（抓住了他的弱点，狂怒地）你的？你是指——我的田庄？

**伊本**　我是指那块你象老娼妇那样卖了自己赚来的田庄——我的田庄！

**爱碧**　（触怒了——恶毒地）你等着瞧吧，永远别梦想有那么一天，就是一棵烂草你也甭想到手！（尖叫）从我眼前滚开！到你的臭婆娘那儿去——你玷辱了你爹和我！只要我愿意，我就叫你爹用马鞭子抽你！你能呆在这个家只是因为我可怜你！走吧！我看都不想看见你！（她停住，喘着气，瞪着他。）

**伊本**　（回瞪她一眼）我也看都不想看你！（转身朝路上大步走去。她仇恨的目光追随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此时凯勃特出现了。他从饲养场方向上来，脸上那副严峻冷酷的表情起了变化，变得温柔些、随和些了。他眼里有着一种奇特的、不太谐调的梦一般的神气。然而，在他身上找不到体力衰弱的痕迹——他看上去甚至比以前更健壮、更年轻些。爱碧见到他便很快扭过头去，毫不掩饰内心的厌恶。他慢吞吞地朝她走来。）

**凯勃特**　（温和地）你和伊本又吵架了？

**爱碧**　（简短地）没。

**凯勃特**　你们刚才声音真响。（在廊沿上坐下。）

**爱碧**　（没好气地）你既然听见了还问什么！

**凯勃特**　我没听见你们说些什么。

**爱碧**　（松了口气）好吧——没什么好说的。

**凯勃特**　（停顿）伊本脾气也怪。

**爱碧**　（辛辣地）他和你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凯勃特**　（颇感兴趣地）你真的这样想吗，爱碧？（停顿，沉思地）我和伊本老是活不投机。我实在受不了他。他那副软绵绵的样子——就跟他妈一样。

**爱碧**　（嘲笑地）是呀，就跟你一样。

**凯勃特**　（就象没有听见）也许我对他也太凶了一点。

**爱碧**　（嘲笑地）是呀——你现在是越来越软啦——就象一桶猪食一样，稀糊糊的，伊本就这么说你来着。

**凯勃特**　（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伊本这么说吗？他最好别来找我，要不他会发现……（停顿。她将脸转向外边。他渐渐缓和了下来，抬头望着天空）真美，是吗？

**爱碧**　（暴躁地）我可看不出有什么美。

**凯勃特**　你看看天空，那儿就象是一片热呼呼的田野。

**爱碧**　（挖苦地）你意思是想把那片土地也买下来吧？（轻蔑地扑哧一笑。）

**凯勃特**　（忽发异想）我是想在那儿找一块自己的地方呢。（停顿）我老了，爱碧。我象只熟透的果子快从树枝上掉下来了。（停顿。她诡谲地望着他。他继续说）在这个屋里我老是觉得又冷又孤单——即使外面热得要命，里面还是冷。你觉得吗？

**爱碧**　不觉得。

**凯勃特**　在饲养场里可暖和了——一股多好闻的气味啊，暖呼呼的——跟奶牛在一起。（停顿）我真想把什么都让给伊本——只是因为我想起他的妈。我现在渐渐学会忍受他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了——就象他妈那样。我觉得我几乎有点喜欢起他来了——要是他不这么蠢的话！（停顿）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老到骨头里了。

**爱碧**　（不冷不热地）嗯——你还没死嘛。

**凯勃特**　（振作起来）是的，我还没有——我身体就象核桃树一样硬朗！（愠怒）可是人一过七十，老天就通知你早作准备了。（停顿）这就是为什么我脑子里常常想起伊本。现在他两个缺德的哥哥滚蛋了，除了伊本就没有人留在我身边了。

**爱碧**　（怨恨地）还有我呢，不是吗？（焦躁地）你忽然欢喜起伊本来，是为的什么？你干吗提也不提我一句？我不是你的合法妻子吗？

**凯勃特**　（简短地）是啊，你是的。（停顿——充满欲念地望着她——眼睛里流露出饥渴的神色——突然抓住她的两手，使劲地捏着，用一种奇特的颤栗的声音）你是我的玫瑰花！看，你的脸多白，你的眼睛多迷人，你的嘴唇象血一样红，你的乳房象两只小鹿，你的腰……你的肚子……*（他吻她的手，她似乎没有注意到，一双冷峻而愤怒的眼睛凝视着前方。）

**爱碧**　（急忙将手抽回）这么说你是打算把田庄留给伊本了？

---

* 奥尼尔笔下的凯勃特是个新英格兰清教徒式的人物，自以为信仰上帝，在他的谈话中多处引用圣经内容。此段话见《旧约·雅歌》第四章。

**凯勃特**　（迷惑不解）留给……（愤愤不平而执拗地）我谁也不给！

**爱碧**　（无情地）你总不能把它带进棺材。

**凯勃特**　（思索片刻——不情愿地）是的，我想我不能。（停顿——用一种特别的激情）但是如果我能够活下去，我就要活下去，无尽期地活下去！或者，要是我办得到，在我临死的时候，我会放一把火，看着它烧掉——这幢房子，这儿每一个麦穗，每一棵树，直到最后一根草！我会坐着，看着一切都随着我死去，没有人能占有曾经属于我的，我用血和汗从一无所有中开辟出来的东西！（停顿——然后用一样特殊的感情）母牛不算在内，我会给它们自由的。

**爱碧**　（粗暴地）那我呢？

**凯勃特**　（奇特地笑）你也会获得自由的。

**爱碧**　（盛怒）原来这就是我嫁给你的报酬——把仁慈让给那个恨你的伊本，却把我赶到路边去。

**凯勃特**　（急）爱碧！你知道我不是……

**爱碧**　（报复地）好吧，我就讲点伊本的事给你听听！他到哪儿去了？去会那个娼妓，敏妮！我劝阻过他，他却给你和我带来耻辱——而且又是在安息日！

**凯勃特**　（负罪地）他是个罪人——天生的罪人。是淫欲迷住了他的心。

**爱碧**　（忍无可忍——疯狂地）他还想调戏我呢！你还能为这个找什么借口吗？

**凯勃特**　（望着她——死一般沉默）调戏——你？

**爱碧**　（挑战地）他向我求爱——你刚才听到吵架就是为了这

个。

**凯勃特** （望着她——一阵可怕的怒气冲上脸——跳着，浑身发抖）我对天发誓——我要杀死他！

**爱碧** （这才吓坏了）不！你别这样！

**凯勃特** （狂暴地）我要用手枪打他，叫他的脑浆溅到榆树顶上去！

**爱碧** （搂住他）不，伊弗雷姆！

**凯勃特** （猛地将她推开）我会的，我对天发誓！

**爱碧** （平静地）听我说，伊弗雷姆，事情还不算太糟——只是小孩子闹着玩的——不是认认真真的——他只是开我的玩笑，取笑我……

**凯勃特** 那你干吗说——调戏你？

**爱碧** 我说过头了，而且我也气疯了，我一想起——你想把田庄留给他。

**凯勃特** （平静下来，但仍旧阴沉而冷酷地）那好吧，我会用马鞭子抽他，把他赶走的，要是这会使你满意的话。

**爱碧** （抓住他的手）不，别管我！你不要赶他走，这是不合情理的。要是那样，谁来帮你干活？这一带可没有第二个人啊。

**凯勃特** （考虑到这一点——赞许地点点头）你倒还算有头脑。（气愤地）好吧，就让他呆着。（在廊沿坐下。她坐在他身边。轻蔑地咕哝着）我真该气死了——为了这个傻小子。（停顿）可是问题在这儿。等到上帝把我叫去——哪一个儿子可以接管这份田庄呢？西蒙和彼得坏透了，简直该下地狱——伊本也跟着他们学坏样。

**爱碧** 还有我呢。

**凯勃特**　你是个女人家。

**爱碧**　我是你老婆呀。

**凯勃特**　老婆不是我本人。儿子才是我——我的血肉——我的。我的东西该留给我的后代，留给了他们，这些东西才仍旧属于我的——即使我在六尺土下还是属于我的，你懂吗？

**爱碧**　（两眼充满仇恨，盯住他）我，我懂了（深思。脸上显出狡诈的神情，两眼狡黠地打量着凯勃特。）

**凯勃特**　我老了——象只熟透的果子快从树枝上掉下来了。（突然安下心来）不过我身子还硬朗，我还能硬朗好多年。我可以对天发誓，不管干什么活，我都能叫年轻人输给我，一年当中随便挑哪一天都行！

**爱碧**　（突然）也许上帝会给咱们一个儿子的。

**凯勃特**　（转过脸。热切地望着她）你是说——一个儿子——我和你的？

**爱碧**　（装出笑脸）你很强壮，不是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咱们知道得清楚。你干吗这样瞪着我？你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我可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呢。是的——我还为这事一直祷告来着。

**凯勃特**　（脸上现出快乐、骄傲以及宗教的狂热）你一直在祷告吗，爱碧？——为了有个儿子？——咱们的儿子？

**爱碧**　嗯。（冷酷而决断地）我现在要一个儿子。

**凯勃特**　（激动地抓住她两手）愿上帝赐福，爱碧——愿万能的上帝赐福给我——在我这把年纪——在我孤苦伶仃的时候！要是真能给我生个儿子，爱碧，我为你干什么都愿意。你只要向我开口——随你要什么都行！

**爱碧**　（打断他）到那时你肯把田庄给我——给我和咱们的儿子吗？

**凯勃特**　（热烈地）你要我干什么都行，我告诉你！我发誓！要是我做不到，我就永远下地狱！（跪下，拉着她一齐跪下。由于自己强烈的愿望而浑身颤抖）再向上帝祷告一遍，爱碧。今天是安息日！我会跟你一起祷告的！两个人祷告比一个人强！“愿上帝倾听我们”！愿上帝倾听爱碧！快祷告，爱碧！愿他倾听我们！（低头咕哝着。她也假装着祷告，两眼却斜视着他，带着嘲笑和胜利的神情。）

## 第　二　场

晚上。八点左右。楼上两个卧室的内景。左边房里，伊本正坐在床沿。由于天气炎热，衣服脱得只剩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他光着脚，脸朝外面，怒气未消地沉思着，两只手支着下巴，脸上一股不顾一切的神情。

另一间房里凯勃特和爱碧并排坐在床沿。那是张老式的、铺着羽毛绒垫的床。他穿着衬衣，她也穿着一件睡衣。他还是那股古怪、兴奋的神情，这是想要个儿子的念头引起的。两个房间都点着蜡烛，烛光昏黯而摇曳。

**凯勃特**　田庄需要个儿子。

**爱碧**　是我需要儿子。

**凯勃特**　是啊，有时候你就是田庄，有时田庄就是你。这就是

为什么我在孤独中离不开你。（停顿。用拳头击膝盖）我和田庄都要个儿子！

**爱碧** 你最好去睡吧。你把事情都搞乱了。

**凯勃特** （作个不耐烦的手势）不，我没有。我的脑子可清醒呢。你不了解我。（无望地看着地板。）

**爱碧** （冷漠地）也许是的。（在隔壁房里，伊本立起，心烦意乱地来回踱着。爱碧听到了他的走动声。她两眼死死盯住那堵隔开他们的墙。伊本站住，也凝视着墙壁。两人热烈的眼睛似乎透过墙壁相遇了。他下意识地向她伸出两臂，她半站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动作，轻轻地咒骂自己，扑到床上，将脸埋在枕头里，两只捏紧的拳头举过头顶。爱碧轻轻地叹了口气。但两眼仍旧停留在墙上，她全神贯注地倾听伊本的动静。）

**凯勃特** （突然抬头望她——讽刺地）你了解我吗——世上还有谁能了解我吗？（摇头）不，我想没有人会了解我的。（转身。爱碧仍旧望着墙出神。显然，凯勃特无法保持沉默，他非要将自己头脑里的想法讲出来不可。于是，看也不看他便伸手攫住她的膝盖。她吓了一跳，回头看他，发现他没有望着自己，这才继续凝视着墙壁，不去理睬他的话了）听我说，爱碧。五十多年前我来到这儿时——那时我才二十岁。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强壮，这么勤劳的人——有伊本十倍的强壮，五十倍的勤劳。唉，——那时候这儿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石头地。当我接管了这块地时，老乡们都笑我。他们不懂得我。可是我懂。当你能从这块石头里种出庄稼来，上帝就和你同在！他们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他们以为上帝就是那么好说话的。但他们没有笑多

久。有的死在这儿了，有的到了西部也死了。他们都在地下了——就是因为跟上了一个好说话的上帝。哼，上帝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慢慢地摇了摇头）我可变成一个很刻苦的人。老乡们老是说：他是个刻苦的人，倒好象刻苦是桩缺德的事似的！所以最后我回答他们：好吧，那么你们等着瞧吧！（突然）可是，有一次我也向软弱屈服了。那是我来到这儿两年以后。我真的软弱了——失望了——地上有那么多乱石头，许许多多人都离开了，放弃了，到西部去了。我也加入了他们。我们坐着车走啊走啊。我们来到广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平原，那儿的泥土乌黑乌黑的，象金子一样贵重。那儿一块石头也没有，生活真容易。你只要犁犁地，撒下种子，然后坐下来，抽袋烟，看着庄稼长起来好了。我原可以成为一个富人的——可是我心里有个东西在拦着我——上帝的声音在说："这儿对我毫无价值。你还是回家去吧！"我害怕这声音，于是就回家了，把我的产权和田里的庄稼给了要它的人。就这样，我放弃了应该属于我的东西！上帝是严厉的，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上帝是在石头上——在磐石上建立起圣殿的——根基立在磐石上，我就在它里面！* 这是神对彼得说的！（重重地叹息——停顿）石头。我把石头从地里拣起，垒成高墙。在这墙上你可以看到我一生中的那些年月，每天垒上一块石头，上上下下地翻山越岭，把属于我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这样我就从无到有——遵循上帝的意志，就

---

*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象他的仆人一样。这可不容易啊！这很辛苦，是上帝让我这么辛苦的。（停顿）这么多日子我一直是孤独的。我有过一个老婆，她生了西蒙和彼得。她是个好女人，干活从不怕苦。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她一直不了解我。她帮着我干活。可她一直不知道为的什么。我一直是孤独的。后来她死了，打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暂时不那么孤独了。（停顿）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西蒙和彼得帮着干田里的活，田庄渐渐有了起色，整个田庄都是属于我的！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就不觉得孤独了。（停顿）可是你也不能没日没夜地头脑里老装着一件事。于是我又娶了个老婆——伊本他妈。她娘家的人老是为了田庄的所有权跟我打官司——那可是我的田庄呀！这就是为什么伊本老是说这是她妈的田庄。她生了伊本，她长得很漂亮，可是太软弱了。她想叫自己变得硬一点，可是不行。她从来没有了解过我，和她在一起我觉得比呆在地狱里还要孤单。过了大约有十六年，她死了。（停顿）我跟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恨我，因为我心肠硬，我也恨他们，因为他们软绵绵的不象个男子汉。他们都看中这块田庄，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中它。这使我心里痛苦，比黄连还要苦，这使我变老了——他们竟然看中了我为自己创造的东西。于是，今年春天得到了神的召唤——神的声音在旷野里，在我孤独的心灵里向我呼唤——叫我离开田庄出去寻找！（用一种奇怪的激情转向她）我寻找你，我找到了你！你是我的玫瑰花！你的眼睛就象……（她那张毫表情的脸转了过来，一双怨恨的眼睛望着他。他盯住她看了一会儿——粗声粗气地）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你该变得聪明一

点了吧？

**爱碧**　（迷惑不解地）也许。

**凯勃特**　（把她推开——生气地）你什么也不懂——永远也不会懂。要是你不能替我生个孩子来弥补……（话中有一股冷酷的威胁。）

**爱碧**　（怨恨地）我已经祷告过了，不是吗？

**凯勃特**　（愤愤地）再祷告——懂吗？

**爱碧**　（语气中隐隐含有威胁）你会从我身上得一个儿子的，我向你保证。

**凯勃特**　你怎么能保证呢？

**爱碧**　我有一种特殊的眼力，可以预见未来。（露出古怪的笑容。）

**凯勃特**　我相信你。你有时叫我浑身发冷。（打了个寒战）这屋子里真冷，这儿不舒服。我总觉得暗中有什么东西在走来走去——在角落那里。（穿上裤子，将衬衣塞进裤腰，套上靴子。）

**爱碧**　（吃惊）你上哪儿去？

**凯勃特**　（古怪地）到下面安静点的——暖和点的地方去——到楼下饲养场去。（苦笑）我可以跟母牛谈谈。他们懂我的话，他们懂得这个田庄，也懂得我。他们会给我带来安宁。（转身出门。）

**爱碧**　（有点害怕地）你今晚不舒服吗，伊弗雷姆？

**凯勃特**　老了，果子越来越熟了。（转身走了。靴子声下了楼梯。隔壁伊本从床上猛地坐起。倾听。爱碧感觉到他的动作，凝视着墙壁。楼下凯勃特走出屋子，绕过屋角，伫立在大门口，望着天空。他痛苦万状地向天空伸出双臂）万

能的上帝，向我说话呀！（他倾听着，似乎在等待回答。他放下手臂，摇摇头，朝饲养场方向走去。楼上，伊本和爱碧透过墙互相凝视着。伊本重重地长叹一声，爱碧象回声一般也叹了口气。两人都异常地激动、烦躁。最后，爱碧站起。耳朵靠在墙上倾听。而他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能看到她的一举一动。她似乎下了决心——坚决地从后面那扇门走了出去。他的眼睛追随着她。接着，当他自己的门被轻轻推开时，他转过身。等待着。身体保持着紧张而僵直的姿势。爱碧立停片刻。注视着他。两眼燃烧着欲火。接着，她轻轻喊了一声，跑了过来。两臂搂住他的脖子，将他的头向后仰过来，在他的嘴上狂吻。起初，他无言地屈从了她。接着，也用手臂搂住她的脖子，吻起她来。可是，他终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仇恨，将她猛地推开，跳了起来。两人默默无言地站着，象两只动物般地喘着气。

**爱碧** （终于——痛苦地）你不该，伊本——你不该——我会使你快乐的！

**伊本** （粗暴地）我不想得到快乐——从你身上！

**爱碧** （无能为力地）你已经快乐了，伊本！你快乐了！你为什么要撒谎？

**伊本** （恨恨地）我不要你，我告诉你！我一看见你就恨！

**爱碧** （令人捉摸不定的笑声）好吧，不管怎样，我吻了你——你也吻了我——你的嘴唇还发烫呐。——你总不能抵赖吧！（激烈地）要是你不喜欢我，干吗要吻我——你嘴唇干吗要发烫？

**伊本** （擦了擦嘴）这上面有毒药。（挖苦地）我刚才吻你的

时候，也许心里想着另一个人。

**爱碧** （疯了似的）敏妮？

**伊本** 也许正是。

**爱碧** （痛苦万状）你去跟她碰头了？你真的去了？我还以为你不会去呢。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要把我推开吧？

**伊本** （讥诮地）是又怎么样？

**爱碧** （大怒）那，你是个畜生，伊本·凯勃特！

**伊本** （威胁地）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爱碧** （尖笑）我不能？你以为我爱上了你——这样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不！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会叫你这样做的，因为我比你强！

**伊本** （恼羞）我知道这只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你的计划是要吞掉这儿的一切。

**爱碧** （挖苦地）也许是的！

**伊本** （盛怒难消）你给我滚！

**爱碧** 这儿是我的房间。你只是我出钱雇佣的一个帮手！

**伊本** （威吓）滚出去，要不我就杀死你！

**爱碧** （渐渐自信起来）我可一点也不怕。你需要我，不是吗？是的，你需要我！而且你爹的儿子决不会杀死他所要的人！看看你的眼睛！那儿有一股想占有我的欲火在燃烧！再看看你的嘴唇！它们在颤栗，在渴望着吻我，要拚命地吻我，吻得把我的嘴唇都咬痛！（他望着她，眼里流露出可怕的、失魂落魄的神气。她发出一阵疯狂的、胜利的笑声）我要让这家里的一切都成为我的！有一个房间到现在还不是我的，但今晚我就要让它成为我的。我这就下去把灯点上！（向他嘲弄地鞠一躬）你不跟着我到客厅去

向我献献殷勤吗，凯勃特先生？

**伊本** （望着她——大为迷惑——迟疑地）你敢！自从妈死后这个房间还没有打开过，难道你……（她灼热的目光盯住他的眼睛，使他的意志在她面前退缩了。他束手无策地站着，朝她摇晃着身体。）

**爱碧** （盯住他的眼睛，退出门去。慢慢地、意味深长地）我希望不久会见到你的，伊本。

**伊本** （对着她的背影望着，向门外走去。底下客厅的窗口出现了亮光。他咕哝着）她进客厅了？（似乎唤起了好奇心，走回屋子。穿上白衬衣。戴上硬领。机械地草草系上领带。穿上外衣。拿起帽子。光着脚站在那儿。迷惘地看看自己周围，纳罕地嘀咕）妈！你在哪儿？（慢慢地向门外走去。）

## 第 三 场

几分钟后。客厅内景。房间里一股冷冰冰的、压抑的气氛，好象一座坟墓一样。这儿，家庭的乐趣早已被埋葬了。爱碧坐在一张马毛呢的沙发的边沿。她已把屋内所有的蜡烛都点亮了。在烛光下，整个房间长期保存的简陋朴素的陈设一览无遗。此时爱碧的情绪起了变化。她显出畏惧恐慌的模样，想往外跑。

门打开了。伊本出现在门口。一脸惊慌不安的神情，仿佛被魔鬼缠身一般。他站在那儿望着她，两手无力地从肩头垂下来。光着脚，帽子拿在手里。

**爱碧**　（停顿——不安而有礼貌地）你坐吗？

**伊本**　（迟钝地）好。（机械地将帽子轻轻放在门边地上，僵直地挨着她在沙发边坐下。停顿。两人都僵直地望着，眼睛充满恐惧地注视前方。）

**爱碧**　我刚进来时——在暗中好象觉得有什么东西。

**伊本**　（简短地）是我妈。

**爱碧**　我现在还能感觉得到——是有一样东西。

**伊本**　这是妈。

**爱碧**　起初我很怕。我想喊，想逃出去。现在——你来了——它好象温柔一点，好象对我和气一点了，（对着空无所有的客厅说——古怪地）谢谢你。

**伊本**　妈一直爱着我。

**爱碧**　也许她知道我也爱着你，也许是这个使她对我和气了。

**伊本**　（迟钝地）我不知道。我想她是恨你的。

**爱碧**　（肯定地）不，我感觉到她不恨我——现在不再恨我了。

**伊本**　她恨你占了她的位子——这儿是她的家——你坐在她的客厅里，她死后在这个屋子里停留过——（突然停止。傻呼呼地直视前方。）

**爱碧**　你见到什么，伊本？

**伊本**　（轻轻地）好象妈不愿意我向你提起这事。

**爱碧**　（兴奋地）我明白，伊本！它待我很好！它能原谅我无意中不由自主而干的事！

**伊本**　妈恨他。

**爱碧**　嗯，我们都恨他。

**伊本**　是啊，（激动）我恨他，上帝作证！

**爱碧** （抓住他的手，抚摸着）好啦！不要因为想起他而生气。想想你妈，她待我们多好。给我讲讲你妈的事，好吗，伊本。

**伊本** 没有太多好讲的。她很和气，很温柔。

**爱碧** （将一只手臂搁在他肩上。他似乎并没觉察——充满激情地）我也应该对你和气、温柔。

**伊本** 有时她还唱歌给我听。

**爱碧** 我也会给你唱歌的！

**伊本** 这儿是她的家。这儿是她的田庄。

**爱碧** 这也是我的家，我的田庄！

**伊本** 他娶了她，偷了她的田庄。她又温柔又随和，可他不喜欢她。

**爱碧** 他也不喜欢我！

**伊本** 他待她很凶，把她折磨死了。

**爱碧** 他也正在往死里折磨着我。

**伊本** 她死了。（停顿）有时候她唱歌给我听。（压抑不住，呜咽了起来。）

**爱碧** （搂住他——狂热地）我会给你唱歌的！我会为你死的！（举动和声音里已没有那股压倒一切的情欲，有的却是真诚的母爱——一种可怕的情欲和母爱混合的感情）别哭了，伊本！我会代替你妈的！我会做她为你做的一切事情！让我吻你，伊本！（她把他的头拉过来。他迷惑地作出反抗的样子。她柔声地）别害怕！我会纯洁地吻你，伊本——就象母亲那样地吻你——你也吻我，象儿子那样地吻我——我的孩子——对我道声晚安！吻我，伊本。（两人拘谨地吻着。突然，一股狂热的冲动征服了她，她又贪

婪地一遍又一遍吻着他。他也用手臂勾住她，吻她。突然，就象刚才在楼上卧室里一样，他从她怀里挣脱，跳了起来。他浑身颤栗，由于恐怖而脸色遽变。爱碧两手紧紧拉住他，痛苦地哀求）**别离开我，伊本！你没见到这是不够的吗——象母亲那样地爱你——你没见到还应该更多一些——更多更多——一百倍地胜过母爱——这才能使我幸福——使你也幸福？**

**伊本** （对着空洞洞的房间）**妈！妈！你要什么？你要跟我说什么？**

**爱碧** **她要你喜欢我。她知道我爱你，我会待你好的。你感觉不到吗？你不知道吗？她要你喜欢我，伊本！**

**伊本** **是的，我感觉得到——也许她——可是——我弄不清——为什么——你占了她的位置——在这儿，她的房间里——在这个客厅——她曾经——**

**爱碧** （热烈地）**她知道我爱你！**

**伊本** （脸上突然有了神采，露出一种恶狠狠的、胜利的笑容）**我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原因了。这是她对他的报复——这样她就可以在坟墓里得到安息了！**

**爱碧** （疯狂地）**让上帝惩罚我们大家吧！现在这对我们还有什么要紧？我爱你，伊本！上帝知道我爱你！**（向他伸出手。）

**伊本** （倏地跪倒在沙发边上，搂住她——将郁积的感情全部爆发出来）**我爱你，爱碧！——现在我可以说了！我想你想得发疯——自从你来后每个小时我都在想你！我爱你！**（两人的嘴唇疯狂地、紧紧地贴在一起。）

## 第 四 场

农舍外景。天刚破晓。右首前门开着。伊本自屋内出，绕到大门口，他身穿工作服，看上去变了另一个人。脸上有一种大胆、自信的神气，挂着心满意足的笑容。当他走近大门时，听到客厅的窗打开了，百叶窗也拉了起来。爱碧从窗口探出头来。她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到肩头，脸红彤彤的，温柔而倦怠地望着伊本。轻声呼唤着。

**爱碧** 伊本。（他转过头来——嬉戏地）再接个吻吧，我得想你一整天呢。

**伊本** 我也会想你的，你不信可以打赌！（向她走去。两人连吻数次。他抽出身子，高兴地）好了，够了，对吗？你不想再留几个吻到下一次吗？

**爱碧** 我还有一百万个吻留给你呐！（亲切地）你真爱我，伊本？

**伊本** （强调）我喜欢你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姑娘！

**爱碧** 喜欢不是爱。

**伊本** 那么——我爱你。你满意了吗？

**爱碧** 是的，我满意了。（爱慕地望着他，笑了。）

**伊本** 我得到饲养场去了。那个老畜生也许会疑心咱们，偷偷溜到这儿来的。

**爱碧** （自信地笑了）让他来！我总是能骗过他的眼睛的。我得把百叶窗开着，让太阳和新鲜空气进来。这房间死气沉

沉这么久了。现在这可是我的房间了！

**伊本**　（皱眉）嗯哼。

**爱碧**　（急忙）我意思是说——咱们的房间。

**伊本**　嗯哼。

**爱碧**　昨晚咱们已经把它作为咱们的房间了，是吗？咱们给了它生命——是咱们的爱情使它有了生气。（停顿。）

**伊本**　（异样地）妈已经回到她坟墓里去了。她可以安息了。

**爱碧**　愿她得到安息！（微嗔）今天早上你不该讲伤心的事。

**伊本**　是它自己跑到我脑子里的。

**爱碧**　别让它进来。（他不答。她打了个呵欠）我得去打一会瞌睡。我跟老头说我身子不舒服，让他自己做饭去。

**伊本**　我见到他从饲养场那儿过来了。你得灵活点儿，快上楼去。

**爱碧**　好，再见。别忘了我。（向他投去一个飞吻。他咧开嘴笑了——然后，端端正正地站着，自信地等待父亲。凯勃特慢悠悠地自左上，毫无表情地抬头望望天空。）

**伊本**　（愉快地）早上好，爸爸。大白天看星星？

**凯勃特**　很美，不是吗？

**伊本**　（象主人似地环顾四周）这真是个美丽的田庄。

**凯勃特**　我是说天空。

**伊本**　（咧嘴一笑）你怎么知道？你的眼睛看不了这么远，（这话使他自己觉得好笑，便拍着大腿笑了）呵呵！真好笑！

**凯勃特**　（嘲弄地笑笑）你觉得很高兴，是吗？你从哪儿偷酒喝来着！

**伊本**　（耐着性子）这不是酒，是生活使我高兴的。（突然伸

出手——认真地）我和你的账算清了，咱们握握手吧。

**凯勃特** （怀疑地）你怎么啦？

**伊本** 算了，也许不握手更好。（停顿片刻）我这怎么了？（古怪地）你没感觉到她走了——回到她的坟墓里去了？

**凯勃特** （迟钝地）谁？

**伊本** 妈。她现在能休息了，能安心睡了。她和你的账也算清了。

**凯勃特** （迷惑不解）我休息过了，我睡得很香——在饲养场那儿。那些畜生知道怎样睡觉，它们教我来着。

**伊本** （突然兴致又来了）那些母牛真有一套！好吧——你最好现在去干活吧。

**凯勃特** （好笑地）你来管我吗，你这头小牛犊？

**伊本** （大笑）是呀！我就是要管你！哈—哈—哈！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样！哈—哈—哈！我是这个窝里最好的鸡。哈—哈—哈！（朝饲养场走去，笑着。）

**凯勃特** （带着嘲笑、怜悯的神情望着他离去）软绵绵的家伙。象他的妈。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不中用的家伙！（轻蔑厌恶地啐了一口）天生的笨蛋！（泰然地）哦——我有点饿了。（向屋子走去。）

〔幕落。

# 第 三 幕

## 第 一 场

第二年暮春的一个夜晚。厨房和楼上两间卧室的内景。两间卧室各点着一盏蜡烛，烛光昏暗。伊本在自己房里的床沿上坐着，两只拳头托着下巴，脸上的表情显示出内心正在进行剧烈的冲突。楼下厨房里正在举行舞会。喧闹的笑声和音乐声传来，更增添了他的烦恼和不安。他皱着眉，两眼恨恨地注视着地上。

隔壁，那张双人床边放着只摇篮。

楼下厨房里则是一番节日景象。炉子取了下来，为的是给跳舞的人腾出地方。椅子和加添的木条凳都挪到靠墙一边。附近田庄来的农民、他们的妻子和青年男女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他们大声地谈笑着。很明显，他们知道一个秘密，大家心照不宣。人们互相挤眉弄眼，推推搡搡，有的还意味深长地向凯勃特点点头。凯勃特正站在后门边上。那儿有一桶威士忌。他给所有的人斟酒，而自己也随着酒越喝越多而逐渐兴奋、欢乐起来。在左角前排的一把摇椅上，坐

着爱碧。肩上披着条披肩。她和丈夫一样，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她脸色苍白而瘦削，眼睛热切地盯着开着的门，似乎在等着什么人。

乐师远远地坐在右角里，调试着琴音。他是个瘦长的小伙子。病态的长脸。一双没神的眼睛不停地眨着。狡黠地笑着。一脸贪得无厌的神气。

**爱碧** （突然转向右边的一个年轻的姑娘）你知道伊本在哪儿？

**姑娘** （嘲讽地望着她）我可不知道，凯勃特太太。我有好久不见伊本了。（意味深长地）看来自从你到了这儿，他几乎一直呆在家里没出过门。

**爱碧** （答非所问地）我代替了他妈的位置。

**姑娘** 是啊，我也听说。（转身把刚才的对话搬给坐在身旁的母亲听。爱碧转身向左边那个高大结实的中年人。此人脸色通红，一望便知已经喝了不少酒。）

**爱碧** 你没见到伊本吗？

**男人** 没有。（作了个鬼脸）既然连你也没见到他，谁还能见到他？

**爱碧** 他在咱们这地区舞跳得最好，他应该来跳舞的。

**男人** （作鬼脸）也许他在尽自己的责任，在哄孩子睡觉呢！是个男孩吗？

**爱碧** （模棱两可地点点头）嗯——两星期前生的——象画出来一样漂亮呐。

**男人** 对做妈的来说——孩子都是这样的。（轻轻地对爱碧耳语，推推她，对她做着媚眼）听我说，爱碧——要是你对

伊本觉得腻了，就来找我！别忘了！（对着她不解的脸望了片刻——厌恶地咕哝着）好吧——我要再喝一点。（走过去和凯勃特站在一起。此时凯勃特正在和一老农大声争论母牛的事。三人一起喝酒。）

**爱碧**　（自言自语）奇怪，伊本在做什么？（人们重复着她的话，传来传去，一边发出大声哄笑和窃窃的笑声。这话最后传到提琴师那儿。他那两只眨个不停的眼睛紧紧盯住爱碧。）

**提琴师**　（提高嗓门）爱碧，我能告诉你，伊本在做什么！他到教堂去感恩啦。（众人不出所料地窃笑不止。）

**一男人**　你们笑什么？（又是一阵窃笑。）

**提琴师**　他去感恩，因为给他生了一个——（犹豫了好久）生了一个小弟弟！（又是一阵大笑。大家看看爱碧，看看凯勃特。她似乎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两眼盯着门口。凯勃特虽然没听清什么，却被大家的笑声激怒了。他上前一步，瞪着众人。人们立即安静下来。）

**凯勃特**　你们在咩咩地叫个啥——就象一群羊羔一样？为啥不跳啦，混蛋？我是叫你们来跳舞的——来吃、喝、高兴高兴的——可你们却坐在那儿象一群得了瘟病的母鸡，格格格地笑个不停。你们象猪一样地吃了我的，喝了我的，是吗？现在快给我跳舞，这样才公平，是吗？（众人心中不满，可是大家显得都怕他，不敢公开表示出来。）

**提琴师**　（狡黠地）我们在等伊本呢。（强忍着笑。）

**凯勃特**　（狂喜）让伊本见鬼去吧！伊本现在算是完了！我如今又有了个儿子！（由于喝醉，情绪突然变化）可你们不该笑伊本，谁也不能笑他！就算他是傻瓜，他也是我的血

肉，他比你们都强！他能干整整一天的活，干得几乎和我一样多——这能叫你们这群畜生中随便哪一个都羞得抬不起头来！

**提琴师** 他还能干夜活呢！（众大笑。）

**凯勃特** 笑吧，你们这帮傻瓜蛋！你说得对，小提琴家。他能没日没夜地干，就象我一样，如果需要的话！

**老农** （从酒桶后面走出。因喝醉了酒而摇晃着——含糊其辞地）没有人能和你比，伊弗雷姆——七十六岁生孩子，你真厉害！我才六十八岁，可我就不行。（一阵哄笑。凯勃勃也跟着一起喧哗。）

**凯勃特** （拍他的背）我为你感到可怜，嘻嘻。我从来没想到象你这么个孩子竟会这样不中用！

**老农** 我也从来没想到你会这么中用，伊弗雷姆。（又一阵哄笑。）

**凯勃特** （突然咧嘴笑了）我有用得很——真的顶用——你们不知道的。（转向琴师）拉起来吧，混蛋！拉只曲子给他们跳跳！你呆在这儿是装门面的吗？这儿不是在开庆祝会吗？使劲拉吧！

**提琴师** （接过老农递给他的一杯酒，一饮而尽）来吧！（开始奏《湖上夫人》。四个小伙子和四个姑娘排成两行，跳起了民间舞。提琴师大声地调度着方位，按音乐节奏发着命令，同时发出种种怪论。沿墙坐着的人一起跺脚拍手给他们打着拍子。凯勃特显得特别活跃。只有爱碧无动于衷地盯着门口，仿佛周围的一切与她无关，她只是独自一人坐在静悄悄的房里一样。）

**提琴师** 把舞伴转到右边来！这才对了，杰姆！把她抱紧了，

你妈没看到呢。（大笑）好，换舞伴！这叫你满意了吧，爱茜，现在罗伯特站在你面前了？看，她脸红了，是吗？好了，生命很短，爱情也不长，有人这么说的。（大笑。）

**凯勃特** （兴奋地。跺脚）跳吧，小伙子！跳吧，姑娘们！

**提琴师** （对其他人眨着眼睛）你是我见到的七十六岁老头中最活泼的一个，伊弗雷姆！要是你的眼力稍微好一点的话……（强忍住笑。不给凯勃特回嘴的机会，大声地）走普罗劳密纳舞步！你的步子象新娘从教堂里出来一样，莎拉！好啊，哪儿有生活，哪儿就有希望。我听人家这么说过。把你的舞伴转到左边来！天哪，大家看看琼尼·考克的高抬腿！你就不想留点力气明天锄玉米地了。（众大笑。）

**凯勃特** 跳吧！跳吧！（突然，再也无法克制自己跳进人堆里，发狂地挥舞起双臂，把跳舞的人都吓跑了）你们都是不会跳舞的牛蹄子！给我让路！给我腾出地方来！我来跳给你们看看！你们都跳得太软绵绵了！（他把众人粗暴地推开。众人往墙角退去，嘴里埋怨着，愤怒地望着他。）

**提琴师** （嘲弄地）跳吧，伊弗雷姆！跳吧！（他奏起《鼬鼠逃跑了》。每奏一小节便加快速度，到最后简直快得发疯。）

**凯勃特** （开始跳了。他跳得很好，很有力。接着，他做出许多即兴的引人发笑的怪动作。跳起身，脚跟互击，弯着腰在空中腾起，这是印第安战舞。然后，蓦地伸直身子，尽力往空中踢腿，活象走绳索的猴子。在整个跳舞过程中他不停地做着鬼脸，大声嚷嚷，发出种种怪论）嗬！我来跳给你们看看！嗬！看吧！七十六岁！象铁一般结实！我把

你们都打败了，就象我平常一直做的那样！看看我！到我一百岁生日我还会邀你们来跳舞的，只是到那时你们都死光了！你们是多病多灾的一代！你们的心是粉红的，不是鲜红的！你们血管里流的是水和泥浆！这个县里只有我是真正的男子汉！喃！看吧！我就是印第安人。你们生出来以前我就在西部杀死过印第安人——还剥过他们的皮呐！我背脊上还有个箭伤，我可以给你们看！整个部落跟在后面追我，我把他们全甩在后头了——那时箭还留在我身上呢！我报了仇，十倍地报了仇，这就是我的信条！喃！看着我！我能把天花板踢下来！喃！

**提琴师** （停下来——筋疲力尽）万能的上帝，我受不了啦。你真有点鬼劲头呀！

**凯勃特** （狂喜）我把你也打败了吧。好，你拉得很好。来，痛饮一杯。（他替自己和提琴师斟了威士忌酒，两人喝酒。众人用冷冷的敌视的目光望着凯勃特。无言。死一般寂静。提琴师坐下休息。凯勃特将身子倚靠在酒桶上，喘着气，心烦意乱地看着自己的周围。在楼上房间里，伊本站起身来，踮着脚走出门去，一会儿在隔壁房里出现了。他轻轻地，甚至是受了惊吓似地向摇篮走去。立停。俯身看着婴孩。他的动作慌乱，脸上表情暧昧，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丝温柔的、喜爱的痕迹。就在他走到摇篮面前时，楼下爱碧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轻轻地站起身向凯勃特走去。）

**爱碧** 我上楼看看孩子去。

**凯勃特** （真挚地）你能走楼梯吗？要不要我搀你一把，爱碧？

**爱碧** 不，我能走。我过一会儿就下来。

**凯勃特**　别累坏了！他需要你的，记住——咱们的儿子需要你！（钟情地笑笑，拍她肩膀。她退缩着。）

**爱碧**　（迟缓地）别——碰我。我——上去了。（她走了。凯勃特望着她的背影。房间里又响起了窃窃私语。凯勃特转身，声音停止了。他擦了擦满头的汗，气喘吁吁地。）

**凯勃特**　我出去吸口新鲜空气。我觉得有点儿头晕。来，提琴奏起来！大家跳起来！这儿有酒，谁要喝自己动手。我一会儿就回来。（出门。将身后的门关上。）

**提琴师**　（嘲笑地）别忙，没咱们的事。（忍住笑。学着爱碧的口气）伊本在哪儿？（笑得更厉害了。）

**一女人**　（大声地）这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就象你脸上的鼻子一样，一看就知道。（爱碧在楼上门道处出现。她站在那儿惊奇而爱慕地望着伊本。伊本没看见她。）

**一男人**　嘘！他可能在门外偷听。他就是这种人。（人们的喻喻声低微了。他们的脸都转向说话的的人。一阵犹如风中枯叶的窸窣声从屋里传出。凯勃特从游廊走出，站在大门口，身子靠在大门上，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楼上爱碧轻轻地走进房间，伊本一直等她来到身边才发觉。）

**伊本**　（吓了一跳）爱碧！

**爱碧**　嘘！（张开双臂楼住他。两人接吻——然后一起俯身看摇篮）他漂亮吗？——跟你一模一样！

**伊本**　（高兴地）是吗？我可看不出来。

**爱碧**　象极了！

**伊本**　（皱眉）我不喜欢这么象。我不愿意让我的东西遗传给他。我这一辈子也已经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爱碧**　（用手指封住他的嘴）咱们要尽自己的力量。咱们得等

待。情况会有变化的。（搂住他）我得回去了。

**伊本**　我要出去走走。我受不了他们的琴声和笑声。

**爱碧**　别垂头丧气的，我爱你，伊本，吻吻我。（他吻她，两人紧紧地拥抱着。）

**凯勃特**　（在大门口，烦躁地）就是音乐也无法把它赶走——总有一样什么东西在那儿。你能感觉到它仿佛从榆树上摔下来，爬上屋顶，从烟囱里钻下来，又来到墙角！屋子里简直没有安宁，跟老乡们在一起也不得清静。好象有个什么东西老跟着我。（长叹一声）我还是去饲养场休息一下。（疲乏地往饲养场方向走去。）

**提琴师**　（调着音）让咱们为老色鬼戴绿帽子庆祝一番！现在他走了，咱们可以玩得舒畅一点。（奏起《草堆里的火鸡》。现在，厨房里充满真心的快乐。青年男女都站起来跳舞。）

## 第　二　场

半小时以后。农舍外景。伊本站在大门口，抬头望着天空。脸上现出痛苦和迷惘交加的复杂表情。凯勃特上。他从饲养场回来，拖着疲乏的步子，眼睛看着地上。当他见到伊本时，整个精神状态立刻改变了。他变得兴奋起来，嘴唇间露出一股冷酷的、胜利的微笑。他大步上前拍拍伊本的肩。屋内传出小提琴声、跺地板声和笑声。

**凯勃特**　原来你在这儿！

**伊本**　（一惊。仇恨地盯住他——迟钝地）是的。

**凯勃特**　（嘲弄地察看他）你干吗不跳舞？他们都问起你呐。

**伊本**　让他们去问！

**凯勃特**　那儿还有好多漂亮的妞儿呢。

**伊本**　让她们见鬼去吧！

**凯勃特**　你应该在里头挑一个赶快结婚吧。

**伊本**　我一个也不要！

**凯勃特**　这样你也可以分到一份田庄呀。

**伊本**　（讥诮地）就象你以前一样，是吗？我可不是这种人。

**凯勃特**　（恼羞）你造谣！是你妈娘家的人想偷我的田庄。

**伊本**　乡亲们说的都和你不一样。（停顿——挑衅地）不管怎样，我已经有了个田庄！

**凯勃特**　（嘲弄地）在哪儿？

**伊本**　（朝地上顿了一脚）就是这儿！

**凯勃特**　（将头往后一仰，粗声粗气地笑了）嗬——嗬！你有田庄？好，倒是个新鲜话儿。

**伊本**　（克制住自己——冷冷地）你等着瞧！

**凯勃特**　（怀疑地望着他，想引他说出真相——停顿——然后带着轻蔑的自信）好吧，我就等着瞧。你也等着吧。是你瞎了眼——比瞎子还瞎。（伊本突然挖苦地大笑起来。停顿。凯勃特觑他一眼，重又起了疑心）你在叽哩咕噜些什么？（伊本扭过头，不作声。凯勃特怒气上来了）老天爷，你哑吧啦！你的笨脑瓜里什么也没有——象只空酒桶！（伊本似乎没有听见。凯勃特怒不可遏）你的田庄！天哪！要不是天生的笨驴，你应该知道这个田庄里一根木头一块石头都没有你的份。尤其是现在有了小宝贝，田庄

是他的，我告诉你——等我死了就是他的——可我还要活个一百岁，就为了气气你们——到那时他也长大了——差不多是你现在的年纪了！（伊本又发出挖苦的笑声。这下子把凯勃特更惹火了）哈？你以为你会弄到手，是吗？好吧，告诉你，这田庄也是她的——爱碧的——你骗不了她——她知道你的鬼把戏——她会叫你够受的——她自己想占有这田庄——她怕你会——她告诉我了，你鬼鬼祟祟地想跟她闹恋爱，把她拉到你一边……你……你这个白痴，你！（举起捏紧的拳头，威吓着。）

**伊本** （面对面地站着，气得差点噎住）你撒谎，你这个老狐狸！爱碧从来没说过这话！

**凯勃特** （见伊本气得发抖，胜利地）她说了。我还说我要一枪把他的脑浆打到榆树顶上去——她说不要，那没意思，他死了谁给你干活呢——她接着还跟我说，咱们得有个儿子——我知道咱们准能有，她是这么说的——我就说，要是咱们有了孩子，你要什么都成。她说我要把伊本赶走，这样你死后这田庄就是我的了！（幸灾乐祸地）事情就是这样。这田庄现在是她的了！不过，路上的灰尘——是你的！哈！

**伊本** （一直听着，因痛苦和愤怒而变得木然——突然粗野地、断断续续地笑了）哈—哈—哈！原来这是她的诡计——一直在欺骗我——正象当初我怀疑的那样——把什么都一口吞下——包括我……（疯狂）我要杀死她！（跳起来，向游廊跑去。可是凯勃特比他更快，站在他和厨房之间，拦住他。）

**凯勃特** 不，你不能去！

**伊本**　给我滚开！（想把凯勃特推到一边。两人立即扭作一团打了起来。老头使出蛮力，伊本终究不是他的对手。凯勃特一只手卡住他的喉咙，把他逼到石墙外。此时，爱碧也来到游廊。她惊叫一声，朝两人奔来。）

**爱碧**　伊本！伊弗雷姆！（拖住他卡伊本喉咙的那只手）放手，伊弗雷姆！你要卡死他了！

**凯勃特**　（放开手，将伊本猛地往边上一甩。伊本被甩在草地上，喘着气，呼吸艰难。爱碧哭叫一声，跪到他身旁，将他的头搁在自己腿上。但他把她推开。凯勃特站着，得意地望着他们）你不用害怕，爱碧。我不想杀死他。他还不配上绞架呢！（越发得意）我七十六岁了，可他才三十不到——看吧，他以为爹好欺侮，这就是他的下场！老天作证，我决不是那么好欺侮的。楼上那个孩子，我要把他养成跟我一样！（转身离开他们）我跳舞去！——唱支歌庆祝庆祝！（朝游廊走去——转身笑道）我料想他不敢怎样了。要是他惹你麻烦的话，爱碧，你就喊好了。我马上会赶来的，我会把他打翻在地用鞭子抽他！哈—哈—哈！（他笑着进了屋。仍旧可以听到他那“嗬”“嗬”的笑声。）

**爱碧**　（柔和地）伊本，你伤着了吗？（想吻他，被他狠狠地推开，挣扎着坐了起来。）

**伊本**　（气喘吁吁）你给我——滚开！

**爱碧**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我呀，伊本——我是爱碧——你不认识我了？

**伊本**　（仇恨地怒目而视）嗯哼——我总算认识你了！（突然失声痛哭，无力地抽泣。）

**爱碧**　（吓坏了）伊本——你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这样恨

恨地看着我？

**伊本** （激烈地，抽抽噎噎）我恨你！你这个婊子——这个他妈的诡计多端的婊子！

**爱碧** （吃惊、往后退）伊本！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伊本** （从地上爬起——谴责地）你是个造谣骗人的恶鬼！你说的每句话都是假的，从早到晚，从咱们第一次——干了那种事起。你还一直说你爱我。

**爱碧** （狂乱地）我是爱你的！（抓住他的手，但被他甩开。）

**伊本** （听不进）你欺骗了我——欺骗了我这个没用的傻瓜——你是存心的！你一直在耍我——你让我跟着你一起撒谎，说什么你要生个孩子，让他认为是他的，于是你就让他答应，只要你真的给他生个儿子，就把田庄传给你，让我去吃路上的灰尘！（痛苦而迷惘地望着她）你心里一定住着魔鬼！人是不会这么坏的！

**爱碧** （感到头晕——迟钝地）他跟你说的？

**伊本** 难道不是真话吗？你再撒谎也没用了。

**爱碧** （恳求地）伊本——听我说——你一定得听我说——那是好久以前了——在咱们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以前——你那天挖苦我——说要去找敏妮——那时我心里爱着你——为了报复，我就跟他说你想调戏我！

**伊本** （麻木地。痛苦万状）我但愿你死了！我但愿这一切真相暴露之前我就和你一起死了！（怒气冲冲地）可是我现在也要报复了！我祈求妈回来帮助我——让她来诅咒你和他！

**爱碧** （心碎地）不要这样，伊本！你不要这样！（刷地跪在他面前，流泪）我对你没有什么恶意的，饶恕我吧。

**伊本**　（似乎没有听到——凶狠地）我要和老家伙算账——还有你！我要把他那个宝贝儿子的真相告诉他！然后我让你们留在这儿，让你们互相残杀——让妈晚上从坟墓里出来——我可要到加利福尼亚金矿去了，西蒙和彼得也在那儿！

**爱碧**　（吓呆了）你不会——离开我吧？你不能离开我！

**伊本**　（恶狠狠地下了决心）我就走，我告诉你！我要去那儿赚大钱回来，再找他算账，算他偷我田庄的账——我要把你们两个都赶出去，赶到路边——赶到树林子里讨饭，睡在那儿——还有你们那个儿子也跟你们一块儿——直到饿死为止！（说到最后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爱碧**　（战栗着——低声下气地）他也是你的儿子，伊本！

**伊本**　（内心受着折磨）但愿他没生出来！但愿他现在就死！但愿我从来没有见到他——是他——是你生了他——为的是偷走我的田庄——才把什么都改变了！

**爱碧**　（温柔地）你相信我是爱你的——在他来到世上以前，是吗？

**伊本**　是的——我象一头蠢牛一样！

**爱碧**　现在你再也不相信了吗？

**伊本**　相信一个撒谎的小偷！哈！

**爱碧**　（战栗——然后低声下气地）你以前真的爱过我？

**伊本**　（心碎地）是的——可是你却骗了我！

**爱碧**　那你现在不爱我了？

**伊本**　（激烈地）我恨你，我告诉你！

**爱碧**　那你真的要去西部——要离开我——都是因为我生了他？

**伊本**　我明天一早就走——我要不走，就让上帝把我打入地狱！

**爱碧**　（停顿——可怕地冷静——缓慢地）要是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给我带来这些——扼杀了你的爱情——把你从我手中夺走——我唯一的欢乐——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欢乐——对我就象天堂一样美好——不，比天堂更美——那么，我也恨他，虽然我是他的妈！

**伊本**　（痛苦地）撒谎！你爱他！他能帮你把田庄偷到手！（心碎地）可是田庄还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你要了我——让我爱上你——骗我说你也爱我——就是为了要从我身上得到个孩子把田庄偷到手！

**爱碧**　（错乱地）他不会偷你的！我会先把他杀了！我真的爱你！我会向你证明……

**伊本**　（粗暴地）现在再编造谎话已没有用了，我听不进去了！（转身）我不会再看见你了，别了！

**爱碧**　（由于极度痛苦而苍白）你就不再吻我一下——就这么一下——咱们总算好了一场！

**伊本**　（铁石心肠）我永远也不会再吻你了！我要忘记我曾经……

**爱碧**　伊本！——你不能——你等一等——我来告诉你……

**伊本**　我要到屋里去，喝酒，跳舞！

**爱碧**　（拉住他手臂——激情地）要是我能做到就好象他从来没有来到我们中间——要是我能向你证明，我没有偷走你田庄的念头——那么一切都会和过去一样，我们会象过去一样地彼此相爱，接吻，快乐，就象他没来到世上之前咱们那个样子——要是我能做到——你会重新爱我的，是

吗？你会再吻我的，是吗？你会永远不和我分离的，是吗？

**伊本** （动情）我想是的。（将她的手甩开——苦笑）可是你不是上帝，是吗？

**爱碧** （喜形于色）记住你答应过了！（一种奇怪而强烈的愿望）也许我能收回上帝做的事。

**伊本** （偷偷瞧她一眼）你大概糊涂了，是吧？（朝屋子走去）我跳舞去了。

**爱碧** （激动地喊住他）我会向你证明的！我会证明我爱你……（他进了门，仿佛没有听见。她伫立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不顾一切地）爱你胜过世上一切！

## 第三场

清晨。天将破晓。厨房和凯勃特卧室内景。厨房里，在桌上蜡烛光下，坐着伊本，两手支着下巴，脸上茫然毫无表情。一只帆布袋搁在他脚边地板上。在楼上卧室里，一盏小小的鲸脂油灯发出昏黯的光。凯勃特睡着了。爱碧俯身看着摇篮，倾听着，脸上充满恐怖和隐藏在内心的疯狂的胜利感。突然，她痛苦起来。抽抽噎噎地似乎要跪倒在摇篮边上。正在这时老头翻了个身，在睡梦中咕哝了一声。于是她克制住自己，从摇篮边退了回去，急急地走出房门。俄顷，她来到厨房。奔向伊本。张开手臂抱住他的脖子狂吻。他无动于衷。原地坐着。冷冰冰地，眼睛笔直看着前方。

**爱碧** （歇斯底里地）我干了，伊本！我告诉你我已经干了！我向你证明了我爱你——胜过一切——现在你再也不会怀疑我了！

**伊本** （木然地）不管你做了什么，现在都没用了。

**爱碧** （狂热地）你别这么说！吻我，伊本，好吗？在我干了那事以后我需要你吻我！我需要你说你爱我！

**伊本** （不动感情地吻她——呆呆地）这是吻别了，我就要走了。

**爱碧** 不！不！你不能走——现在不能！

**伊本** （顺着自己的思路）我在想——我什么也不跟爹讲。我要让妈来替我报仇。要是我跟他讲了，这老家伙会张扬出去，向孩子发泄的。（声音里充满感情）我不想叫孩子倒霉，这不能怪他。（古怪的骄傲）他跟我很象！向老天起誓，他是我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

**爱碧** （一直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注意到他的话——哀求地）你现在没有理由走——毫无意义——现在走不走都一样——咱们之间已经没有那个障碍了——自从我干了那事以后！

**伊本** （她声音中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惊恐地盯住她）你好象疯了，爱碧。你干了什么？

**爱碧** 我——我杀死他了，伊本。

**伊本** （愕然）你杀死他了？

**爱碧** （呆呆地）是的。

**伊本** （从惊愕中清醒——残忍地）他活该！不过咱们得快点动手，把现场弄得好象他是醉后自杀的。咱们能钻出来向大家作证，他醉成个什么样子。

**爱碧**　（疯狂地）不！不！不是他！（狂笑）可那倒是我应该做的，不是吗？我应该杀死的是他，而不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伊本**　（震惊）而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

**爱碧**　不是他。

**伊本**　（脸色骤变）不是——不是孩子吧！

**爱碧**　（呆呆地）是的！

**伊本**　（仿佛挨了一击，蓦地跌在地上——声音颤抖着，充满恐怖）哦，上帝！万能的上帝！妈，你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拦住她啊？

**爱碧**　（简短地）她回到自己坟墓里去了，就在咱们第一次……的那天晚上，你还记得吗？打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感到她。（停顿。伊本将脸埋在两手中，浑身颤抖，仿佛发疟疾一般。她继续呆呆地说下去）我把枕头放在他的小脸上，他就自己闷死了。断了气。（开始轻轻地抽泣。）

**伊本**　（盛怒。渐渐地混合着悲哀）他象我，他是我的，你这个混蛋！

**爱碧**　（缓慢地、心灰意懒地）我也不愿意这么干的。我恨自己干了这事。我爱他，他长得那么漂亮——和你一模一样。可我更爱你——而你要走了——你要走得很远很远，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吻不到你，再也感觉不到你紧贴我的胸口——你说你不喜欢我有了他——你说你恨他希望他死——你说要不是他来到世上，咱们之间还会和从前一样的。

**伊本**　（忍受不了。狂怒地跳起来，威胁着她。他那双颤抖的手伸向她的喉咙）你撒谎！我从来没说过——我做梦也没

想到你会——我宁可把自己的头砍掉也不愿意伤他一个手指！

**爱碧** （引人哀怜地。跪倒在地）伊本，别这么看着我——恨我——不要这样。在我为了你——为了咱们俩干了这事以后——我以为这样咱们可以重新得到幸福的——

**伊本** （狂怒地）闭嘴，要不我就杀了你！我现在看出你的诡计了——还是那老一套——你是要把自己犯的谋杀罪让我承担！

**爱碧** （泣不成声——两手捂住耳朵）别这么说，伊本！别！（拖住他的腿。）

**伊本** （突然害怕起来，从她身边退缩）别碰我！你是毒蛇！你怎么能谋杀这么一个可怜的小东西——你的灵魂一定下地狱去了！（突然一阵狂怒）哈！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了！不是象你自己说的，那是撒谎——你还是要偷我的——偷掉你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他身上属于我的那部分——不，整个的他！——你看到他象我——你知道他整个儿都是我的——你受不了这一点——我知道你！你杀了他因为他是我的！（这念头几乎把他逼疯了。他从她身边擦过，冲到门口——然后转身——朝她挥动两只拳头，疯狂地）可我现在要报仇了！我要去找警长！我去把一切告诉他！然后我就唱着，“加利福尼亚”的歌，离开这儿——啊，金子——金门——金的太阳——黄金遍地的西部！（这最后一句他是半喊半唱地哼出来的。突然，他情绪激动地爆发出来）我去叫警长来抓你！我希望把你抓走，关起来！我看你一眼都受不了！杀人犯，小偷，你哪一样不是！还想来引诱我！我会把你交到警察局的！（转

身往外跑，绕过屋角，喘气，啜泣，折向路边，冲出。）

**爱碧** （从地上挣扎起来，向门外跑去，跟在后面喊）我爱你，伊本！我爱你！（软弱地在门边停住。摇晃，几乎跌倒）随你干什么我都不在乎——只要你再爱我——（踉跄地倒在地上。晕死过去。）

## 第 四 场

约一小时后。景同第三场。厨房和凯勃特的卧室。黎明。天空被旭日照得绚丽多采。爱碧坐在桌旁，她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她的头伏在手臂上，脸被遮住了。在楼上，凯勃特仍旧睡着，后突然惊醒。他朝窗外看了一眼，半惊奇半生气地哼了一声——撩开盖在身上的被子，急急地穿上衣服。他以为爱碧还睡在身边，看也不回头看一眼便开始和她说话了。

**凯勃特** 外面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爱碧！五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睡这么迟才起来！太阳好象已经升得老高了。一定是昨晚跳舞喝酒引起的。唉，老了，不中用了。我希望伊本已经去干活了。你应该把我喊醒的，爱碧。（扭过头——发现床上没人——奇怪地）咦——她到哪儿去了？大概烧饭去了。（踮脚走到摇篮前，俯视着——骄傲地）早上好，我的好儿子。简直象画出来一样漂亮！睡得可熟啦，不象人家小孩整夜地哭个不停。（轻轻地打后面的门出去——一会儿进入厨房——见到爱碧——满意地）原来你在这儿。早饭烧好了？

**爱碧**　（不动）没。

**凯勃特**　（向她走去。几乎是同情地）你觉得不舒服？

**爱碧**　没。

**凯勃特**　（拍她的肩膀。她战栗着）你最好躺一会儿（半开玩笑地）你儿子马上要你去了。他胃口那么大，早就该醒了。他睡得象死了一样。

**爱碧**　（战栗——然后用死一般的声音）他永远不会醒了。

**凯勃特**　（打趣地）他今儿早上学我的样子了，我可从来没有起得这么迟过……

**爱碧**　他死了。

**凯勃特**　（盯住她——疑惧地）什么……

**爱碧**　我杀了他。

**凯勃特**　（从她身边退缩着——楞住）你喝醉了吧——还是疯了——还是……

**爱碧**　（猛地抬起头来转向他——狂乱地）我杀了他，我告诉你！我把他闷死了。要是不信就上楼去看看！（凯勃特盯住她看了一会儿，冲出门去。可以听到他快步上楼的声音。他冲进卧室，奔到摇篮前。爱碧又精神颓丧地垂下身子，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凯勃特向摇篮探头俯视。脸上显出恐怖和震惊的神情。）

**凯勃特**　（退缩——浑身颤抖）万能的上帝！万能的上帝啊！（蹒跚地出门——俄顷，回到厨房——走向爱碧。脸上仍是那副痴呆的神情——嘶哑地）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她不答理。他狂暴地扯住她肩膀使劲地摇）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得告诉我，要不……

**爱碧**　（将他猛地一推，他一个踉跄往后退去。她跳了起来——

怀着盛怒和仇恨）你敢碰我！你有什么权利向我问起他？他不是你的儿子！以为我给你生了个儿子？哼！我宁可先去死！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恨你！一直恨你！我应该杀死的是你，要是我有理智的话！我恨你！我爱伊本。我一开始就这样了。他是伊本的儿子——我和伊本的——不是你的！

**凯勃特**　（站在那儿昏眩地望着她——停顿——努力寻找着字眼——迟钝地）原来是这样——我当初就觉得奇怪——你躺在那儿——把我推开——说你已经怀孕了——（沉默下来——然后用一种奇怪的激情）他死了，真的死了。我摸了他的心脏。可怜的小东西！（眨着眼不让眼泪流出来，用袖子擦了擦鼻子。）

**爱碧**　（歇斯底里地）不要哭！不要哭！（自己忍不住涕泣。）

**凯勃特**　（使劲挺直身子，沉下脸，象一张石头面具一般——透过牙缝自语）我得——象块石头——象块审判一切的磐石！（停顿。完全控制住自己——冷酷地）如果他是伊本的儿子，我为他的死感到高兴！也许我一直是在怀疑着。我觉得这屋子有什么异常的东西——在这附近——这屋子这么凄凉——冷冰冰的——把我赶到饲养场去——赶到牲畜那儿去……是呀，我早该疑心到——有样什么东西了。你们骗不了我——不管怎样，没有把我完全蒙在鼓里——我太老了——果子熟得快从树上掉下来了。（意识到自己岔开了，便回到正题。望着爱碧，露出冷笑）原来你希望杀的是我，不是他，对吗？好吧，我要活到一百岁！我要活着看你上绞架！我要把你交到上帝和法律的审判台去！我现在就去喊警长。（朝门外走去。）

**爱碧**　（木然地）你不必了。伊本已经去了。

**凯勃特**　（惊异）伊本——去找警长？

**爱碧**　是的。

**凯勃特**　去告发你？

**爱碧**　是的。

**凯勃特**　（仔细斟酌她的话——停顿——严肃地）好，我谢谢他省得我麻烦了。我得干活去了。（朝门外走去——折回——语气中有一种奇特的感情）他应该是我的儿子，爱碧。你应该爱我，我是个男子汉。要是你爱我，我决不会向警长告发的，不管你干了什么。

**爱碧**　（偏袒着）他去告发还有别的原因，你不懂的。

**凯勃特**　（冷淡地）为了你的缘故，我希望如此。（走出——绕过屋角来到大门口——仰望天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顷刻间变得老态龙钟。失望地嘀咕着）万能的上帝，我现在越来越孤单了！（听到跑步声从左首传来，立即振作起精神。伊本跑步上，气喘吁吁地。眼睛里一股疯狂的神色。他推开大门。凯勃特抓住他的肩膀。伊本默默无言地望着他）你报告警长了？

**伊本**　（傻里傻气地点头）是的。

**凯勃特**　（用力一推，将他摔倒在地——轻蔑地笑）恭禧你了！活象你的妈！（朝饲养场走去，冷酷地笑着。伊本从地上爬起。突然，凯勃特转身——笑着威胁）等警长来抓她时你离开这田庄——要不，天晓得，他会回来把我也当杀人犯抓去的！（大步走开了。伊本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朝屋里跑去，进了厨房。爱碧抬头，喜悦中夹杂着痛苦，喊了一声。伊本踉跄着过去，扑跪在她的身边，涕

泣。）

**伊本**　饶恕我吧！

**爱碧**　（幸福地）伊本！（吻他，将他的头拉到自己胸口。）

**伊本**　我爱你！饶恕我吧！

**爱碧**　（狂喜）就为了你这句话，我原谅你。（吻他的头，由于一种可怕而强烈的占有欲，将他的头紧紧贴住自己。）

**伊本**　（心碎地）可我已经报告了警长，他就要来抓你的！

**爱碧**　现在一切我都能忍受了！

**伊本**　我喊醒他，告诉了他。他说，等我穿好衣服，我就等着。我突然想起你，我想到我多么爱你。这想法叫我苦恼，好象有什么东西塞住我的胸膛，要从头脑里迸发出来一样。我想哭。我突然意识到我是爱着你的呀，我会永远永远地爱你！

**爱碧**　（抚摸他的头发——温柔地）我的孩子，是吗？

**伊本**　我就奔回来了。我抄近路，穿过田野和树林回来了。我想你也许还来得及逃走——跟我一起——还有……

**爱碧**　（摇头）我应该受惩罚——为了我干的罪恶。

**伊本**　那我和你一起受罪。

**爱碧**　你什么也没干。

**伊本**　是我把邪恶的念头装进你脑袋的。我愿意他死！是我怂恿你干的！

**爱碧**　不，是我一人干的！

**伊本**　我和你一样有罪！他是咱们的罪恶所生的孩子。

**爱碧**　（抬起头来，似乎向老天挑战）我不忏悔这个罪恶！我不要上帝饶恕我这个！

**伊本**　我也不——可是这引起了另一个罪恶——你干的谋杀

——你没有把我算在内——可他也是我谋杀的，我会跟警长说的——要是他拒绝，我就说咱们事先一起商量的——他们会相信我的，因为他会怀疑咱们所做的任何事情，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可能的。这确实是事实——我确实帮你一起干的——不管怎么说。

**爱碧** （将头靠着他的头——抽泣）不！我不能让你受苦！

**伊本** 我得清算我那份罪恶！要是把你丢开，我自己到西部去，我会受不了的。在那儿，日里夜里想着你，我自己逃了出去，而你却进了监狱（低声地）或者让你死去我却苟活着。（停顿）不！我要分担你的痛苦，爱碧——监牢也罢，死也罢，地狱也罢，什么东西咱们都一起分担，这样我至少不会觉得孤单了。

**爱碧** （无力地）伊本！我不愿意让你这样！我不能让你这样！

**伊本** （吻她——温存地）你无法阻拦我。就这一次，我说了算。

**爱碧** （打起笑脸——爱慕地）我没有被说服——只要我能得到你！

**伊本** （听到门外脚步声）嘘！听！来抓我们了！

**爱碧** 不，是他。别给他机会和你争吵。伊本，什么也别说——不管他讲什么。我也不开口。（进来的是凯勃特，他从饲养场那儿来，极为激动，先大步走到正房，后又来到厨房。伊本正跪在爱碧身边，他的手臂搂住她，她也搂着他。两人目视前方。）

**凯勃特** （望着他俩。脸色一沉。长长的停顿——报复地）你们真是一对杀人害命的好鸳鸯！你们得双双绞死在树上，

吊在风里，烂掉——这对我这样的老傻瓜倒是个警告，应该独自去忍受孤独——对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色鬼也是个警告。（停顿。又激动起来，两眼不停地眨巴着，有点疯疯颠颠了）我今天不能干活，我没兴趣。这田庄见鬼去吧！我要离开它！我去把母牛和其它牲畜都解了绳子，我去把它们都赶到树林里去，在那儿它们可以自由了，我让它们自由，我也让自己自由！我今天要离开这儿！我要把屋子和饲养场都放火烧了，还要看着它们烧！我要让你妈在这废墟上出没。我把这片土地归还上帝，这样任何人都永远别想碰它！我这就去加利福尼亚——跟西蒙和彼得呆在一起——他们尽管傻，却是我真正的儿子——凯勃特一家会找到所罗门的金矿的！（突然手舞足蹈起来）喃！他们唱的那支什么歌来着？“哦，加利福尼亚！那是我的故乡。”（唱着歌——跪在那块底下藏钱袋的地板边上）我要坐一艘最好的轮船去那儿！我有钱！可惜你不知道这钱藏在哪里，要不然你会偷走的……（将地板挪开，往下看——用手摸——又往下看。停顿。死一般寂静。慢慢转身，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睛翻白，象死鱼的眼珠子一样。脸色铁青，好象晕了船似的。几次痛苦地咽气——终于勉强装出笑容）原来——你真的偷了！

**伊本**　（无动于衷地）我拿它和西蒙、彼得交换他们那份田庄了——给他们拿去做去加利福尼亚的船钱了。

**凯勃特**　（苦笑）哈！（恢复常态。慢慢从地上爬起——古怪地）我看钱是上帝送给他们的——不是你！上帝是严厉的，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也许在西部很容易搞到金子，可是那不是上帝的金子，它不是为我而存在的。我听到了上

帝的声音，又在警告我要坚强，要留在这田庄上。我看到是他的手通过伊本偷走我的钱，使我脱离软弱。我觉得自己就在他的手里，他的手指在给我引路。（停顿——悲哀地）现在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孤独——我老了，天哪——熟得快从树枝上掉下来了……（顽强地）怎么——你还需要什么？上帝是孤独的，不是吗？上帝是严厉而孤独的！（停顿。警长和两名警察自左首走到大路上。他们小心翼翼地朝门走去。警长用枪托敲门。）

**警长** 以法律的名义把门打开！（众惊。）

**凯勃特** 他们抓你们来了。（走出门去）进来，杰姆，（三人进屋。凯勃特在门道处遇上他们）等一等，杰姆。我把他们好好地留在这儿。（警长点火，和随行的人留在门口。）

**伊本** （突然喊道）我今天早上骗了你，杰姆。这事是我帮她一起干的。你把我也带走。

**爱碧** （心碎地）不！

**凯勃特** 把他俩一起带走。（他上前望着伊本，露出一丝妒嫉的神色）要好好地——恭喜你了！好吧，我去把牲口圈圈好。再见。

**伊本** 再见。

**爱碧** 再见。（凯勃特转身大步走过警察身边——出了厨房，绕过屋角。垂着肩，板着脸，冷冷地朝饲养场大步走去。与此同时，警长和他手下的人进了屋。）

**警长** （局促不安地）好——咱们走吧。

**爱碧** 等等。（转向伊本）我爱你，伊本。

**伊本** 我爱你，爱碧。（两人接吻。三名警察咧嘴笑着，很窘

地慢吞吞地往外走。伊本握着爱碧的手，两人并排走出门去。警察跟在后面。他俩走出屋子，来到大门口，仍旧手挽着手。伊本立停。指着旭日映红的天空）太阳升起了，真美，是吗？

**爱碧** 真美。（两人伫立片刻，入迷地望着天空，虔诚地。）

**警长** （嫉羡地看着四周的田庄——对同伴）多好的田庄啊，没有说的。但愿它是我的！

〔**幕落。**

**——剧 终**

# 啊，荒野！

沈培锠　译

# 人　　物

**纳特·密勒**　《环球晚报》的业主

**埃西**　纳特的妻子

**阿瑟**

**理查德**

**米尔德丽德**

**汤米**

**锡德·戴维斯**　埃西的弟弟

**莉莉·密勒**　纳特的妹妹

**戴维·麦科姆伯**

**穆丽尔·麦科姆伯**　戴维的女儿

**温特·塞尔比**　阿瑟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

**贝尔**

**诺拉**

**酒吧间侍者**

**推销员**

# 场　景

**第一幕**

康涅狄格州一个较大的小城，密勒家的起居室——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清晨。

**第二幕**

密勒家的餐室。当天傍晚。

**第三幕**

**第一场**　一个小旅馆的酒吧间的后间。当天晚上十点。

**第二场**　同第一幕。密勒家的起居室。当天晚上十一点过后。

**第四幕**

**第一场**　依然是密勒家的起居室。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

**第二场**　沿港湾的一片海滩。那天晚上九点左右。

**第三场**　同第一场。起居室。当晚十点左右。

# 第 一 幕

## 景

康涅狄格州一个较大的小城里，密勒家的起居室

——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早晨七点半左右。

房间很大，在清晨的阳光下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室内陈设简陋，大都是一些不太值钱但较为实用的家具。左边两扇窗下靠墙处有一只沙发，沙发上有丝织缎制成的坐垫和靠垫。沙发后空余的墙前有一只玻璃门书橱，橱里放满了一套套廉价书。在后墙的左面，有一个既有拉门又装门帘的双重出入口。出入口的右面还有一只书橱，但这只橱较小，也没有门，橱里塞满了孩子们的书和过去那些年里的畅销小说——这些书是这个家庭里的人确实读过的。这只书橱的右面是另一个既有拉门又装门帘的出入口，它和左面那个出入口相对称，通往一间光线充足的前客厅。右边墙的后部是一个通往走廊的纱门，前部是两扇窗，窗户之间有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起居室正中是一张大圆桌，桌上有一盏绿罩子的台灯，台灯电线通到上面一个枝形吊灯

的五个插座中的一个上。桌子旁边有五把椅子——左面、右面和右后面是三把摇椅，后面和左后面是两把扶手椅。一条价钱不贵、也并不使人讨厌的地毯铺满了地板的大部分。墙上糊着白纸，纸上是一些使人兴奋但并不好看的蓝色图案。

从后间外面的餐室里传来一阵谈话声——这个家庭刚刚用完早餐。接着，密勒太太严厉的声音传了出来："汤米！回来把你的牛奶喝完！"与此同时，汤米从后间跑到了出入口——一个圆脸蛋、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十一岁的男孩，他的眼睛乌黑，金黄色的头发湿漉漉的，一部分粘结在一起，垂在额前；他有一张容光焕发的、和气的脸，唇边还留有一圈牛奶印子。他那受压抑的活力迸发出来，渴望着七月四日*这一天开始，所以他并不听从他母亲的叫唤。

**汤米**　（恳求似地）啊，我吃饱了，妈。刚才我说我要走了，你说好的。（可以听见他的父亲在和他的母亲说话，然后她高声说："好吧，汤米。"汤米急切地）现在我能出去吗？

**母亲的声音**　（纠正他）应该问"我可以吗"！

**汤米**　（烦躁不安，但服从地）我可以吗，妈？

**母亲的声音**　可以。

〔汤米象一个听到发令枪声的短跑运动员那样朝通右面走廊的那扇纱门蹦过去。

**父亲的声音**　（在他身后喊道）但你一定得离开这幢房子才能

---

*　美国独立纪念日。

放爆竹，记住！

〔但汤米已经穿过那扇纱门，甚至没有顾得上把门再关上。

〔过了一会儿，这一家人出现在后间门口，他们刚从餐室过来。走在前面的是米尔德丽德和阿瑟。米尔德丽德十五岁，身材瘦长，脸形大而不端正，象她父亲那样，漂亮是一点儿也谈不上。可是她那对灰色的大眼睛却很美；她性格活泼，笑起来十分迷人，大家都认为她是个有吸引力的姑娘。她穿着当时流行的那种衬衫和裙子。

〔阿瑟是密勒那些尚未独立生活的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已有十九岁了。他长得高大魁伟，胸部厚实，肌肉发达，很有些当时那些足球巡边员的架势。他有一张呆板的方脸庞，一对小小的蓝眼睛，一头黄里带红的浓发。他的举止象一个一本正经的大学生，身上穿着当时最新型的大学生服。这种服装已不象前几年那样风行一时，但垫肩和半陀螺形的裤子依然时兴。这种裤子带宽翻边的裤脚极小，如果穿着鞋，裤子根本就没法脱下来。

**米尔德丽德** （当他们出场时——有点好奇地）今天你上哪儿，阿尔特？

**阿瑟** （神气活现地）那是我自己的事。（他卖弄地从袋里掏出一只上面印有一个大Y字和班级号码的烟袋，以及一个上面刻有银Y字和号码的笨重的方柄烟斗，开始装烟。）

**米尔德丽德** （取笑地）我敢断定我照样知道这件事！要我说出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吗？E.R.！（她笑了起来。阿瑟为他引动女子的巧妙手法而得意，但觉得不值得加以回答。他走到桌边，点燃烟斗，拿起当地的晨报，懒洋洋地倒在

桌子左后面的扶手椅上。他浏览着报上的大字标题，用口哨吹起了《啊，再陪我跳一圈华尔兹舞吧，威利》的曲子。米尔德丽德坐在左前面的沙发上。）

〔这时，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姑妈莉莉——他们的父亲的妹妹，跟在他们后面出现在后间门口。密勒太太的年龄在五十岁上下，她是一个矮小而壮实的妇人，她那夹杂着灰色的淡棕色头发已经有点褪色；当她还是个姑娘时，这种颜色的头发配上她那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和娇小伶俐的模样，一定是相当漂亮的。她有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副柔和的、母性的容貌——还有家庭主妇那种忙忙碌碌的样子。她穿着衬衫和裙子。

〔莉莉·密勒，她的小姑，四十二岁，高高的个儿，又瘦又黑。从外表看，她和那种当教师的老处女的一般模式很相象，甚至还戴了一副眼镜。但她镜片背后的灰色眼睛是温柔的、无神的，她给人的一个总印象是羞涩而和蔼。她的声音同她的形象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它是柔和的，而且充满了甜蜜。她也穿着衬衫和裙子。

**密勒太太** （在她们出场时）叫他喝牛奶就象是——（她突然注意到那扇纱门半开着）天哪，瞧那扇门，他走了也不关上！这间屋子要给苍蝇住了！（奔过去关门）我跟他说了不知多少遍了——可他还那么干！简直是白费口舌！（她砰的一声关上门。）

**莉莉** （微笑）咳，你别指望一个男孩在七月四日还会想到关门这件事。（她很知趣地跑到书桌右前方的直背椅上坐下，把那些舒适的椅子让给别人。）

**密勒太太** 这都怪你，莉莉——常常替他说情。你要把他惯坏

了，也不考虑考虑我。（她坐到桌子右面的摇椅中）唷，我觉得热，你呢？看来今天是一个火烧火燎的大热天了。（她从桌上捡起一本杂志摇扇着。）

〔这时，她的丈夫和弟弟出现在后间门口，两人都抽着雪茄烟。纳特·密勒将近六十岁，黑黑的皮肤，又高又瘦，肩稍微有点躏，头秃得很厉害；他的衣着虽很体面，但并没有能掩饰他那不修边幅的天性。他有一张长脸，脸形大而不端正，平平常常，可是他那对灰色的眼睛却是既敏锐又富于幽默感。

〔锡德·戴维斯，他的小舅子，四十五岁，又矮又胖，秃顶，有一张象童话中那个永远也不会长大的顽童那样的脸；他穿着的那套轻便服一度曾非常整洁、漂亮，可现在却褪了色，走了样。

**锡德**　（在他们出场时）哦，我很喜欢这活儿，纳特。如果你了解那儿的门道的话，沃特伯里真是个奇妙而古老的开放城市。我在我讲的一个故事中开了个玩笑，使得那儿一班人简直乐不可支。沃特瓦根*——沃特伯里——滑 铁 卢！

**密勒**　（露齿而笑）妙极了！

**锡德**　（得意地）我自己也知道这实在是妙。（说着却显出一点儿闷闷不乐的样子，似乎有什么隐秘的烦恼）不错，你可以了解沃特伯里的生活，确实——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沃特伯里追求那种生活的话！

**密勒**　沃特伯里怎么了？锡德？

**锡德**　我是说象沃特伯里那样的生活方式很好——但绝没有什

---

* 洒水车。讲话者在这儿一连说出几个发音相近的词，以此取悦于 人。

么地方能象家里那么好。

〔似乎为了打断他的话，走廊外面发出了一连串噼噼啪啪的响声，那是汤米为庆祝七月四日这一天的开始而放的一串鞭炮。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从他们的椅子上跳起来。

**密勒太太**　那孩子！（她朝那扇纱门奔过去，跑到走廊里）汤米！想想你爸爸怎么跟你说来着！把你的爆竹拿到后院去放，听到没有！

**阿瑟**　（轻蔑地皱了皱眉）毛孩子！他那样做是为了吓唬吓唬我们。

**密勒**　（苦笑）该死的孩子！不到天黑他就会把这间房子弄得烧起来。

**锡德**　（笑着唱道）

“他们管邓诺叫什么
但他了不起，就象罗斯——福。”

〔他们都笑了起来。

**莉莉**　锡德，你疯了！

〔锡德朝她笑了笑。密勒太太从走廊回到房中，依然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密勒太太**　好啦，我终于把他打发到屋子后面去了，这下我们可以清静一点啦。

〔仿佛为了和她唱对台戏似的，从屋子的左后面传来了鞭炮和横炮的爆裂声。在整个这一幕中，这种响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它们虽然没有第一次爆裂声那么响，但也足以扰乱他们的谈话。

**密勒**　喔，今天你们大家讨论些什么呀？锡德，你当然要和我一起去参加巨人俱乐部的野餐罗。

**锡德**　（有点为难）那当然，我的意思是我很想去，纳特——就是说，如果——

**密勒太太**　（用一种带笑意的怀疑的目光看着她的弟弟）哼！我知道巨人俱乐部的野餐常常意味着什么！

**莉莉**　（以一种不自然的玩笑口吻插进来，以掩饰她那股热切劲儿）不，不是这一次，埃西。自从他的名字上了沃特伯里的报纸，锡德已变成另一个人了。至少昨天晚上他对我这样发誓来着。

**锡德**　（避开她的目光，有点儿害羞——但以开玩笑的话扯开）如同积雪一般纯洁的人，那就是我。他们将要选我当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的主席呢。

〔大家都笑起来。

**密勒太太**　锡德，你这个人真特别，什么事都爱开玩笑。但是你可得谨慎一点，听到没有？我们今天傍晚有一顿晚餐，你知道——那是用新鲜海货做的最好的菜肴，你从来没有吃过。但我并不希望你回家来——嘿，这一下你可不能一饱口腹了。

**莉莉**　哦，我知道他今天一定会注意的。是吗，锡德？

**锡德**　（更觉尴尬——以感情夸张的玩笑话来摆脱窘境）莉莉，我对你发誓，如果谁请我喝酒，我就要杀死他——就是说，除非他改变主意！

〔除莉莉外大家都笑了；莉莉咬着嘴唇，面容呆板。

**密勒太太**　和他说没用，莉莉。现在你心里应更清楚了，我们只能往最好处希望。

**密勒**　好啦，你们这些女人别再作弄锡德了。今天是七月四日，在这样的节日里，即使一个受压制的新闻记者也有权利过

得快活一些呀。

**密勒太太**　我想到的并不仅仅是锡德。

**密勒**　（朝其他人眨眨眼睛）什么，难道你在暗指我曾经——

**密勒太太**　好吧，说句公道话，不，不是你真的要——但我已知道你从那个该死的巨人俱乐部的野餐会回来——嘿，我可不需要哪一只小鸟对我耳语，告诉我你除了到过井里外还去过什么别的地方！（她温厚地笑了，密勒也轻声笑起来。）

**锡德**　（偷偷地朝态度呆板、默不作声的莉莉瞟了一眼——突然把话题转到阿瑟身上）你准备怎么样欢度七月四日呢，去划船吗？

〔阿瑟一本正经地板着脸。

**米尔德丽德**　（取笑地）如果他不说，我可以告诉你。

**密勒太太**　（微笑）我想他要到兰德家去。

**阿瑟**　（严肃地）我和伯特·特纳要带埃尔西和埃塞尔·兰德去划船，还要在草莓岛上野餐。今晚我在兰德家里吃饭。

**密勒**　那么，他们是请你客罗。你今天怎么过，米德！

**米尔德丽德**　我要到海滨的安妮·卡尔佛家去。

**阿瑟**　（嘲讽地）那儿肯定不会有任何男孩到场的吧！譬如说，约翰尼·多德？

**米尔德丽德**　（格格地笑着——然后娇媚地把头往后一仰）哗！我和他有什么相干？他又不是海滩上唯一的鹅卵石。

**密勒**　你们俩别再这样没完没了地开玩笑了。埃西，你和莉莉打算怎样消磨这一天？

**密勒太太**　我不知道。我没有作过任何打算。你有打算吗，莉莉？

**莉莉**　（温和地）没有。随你的便好了。

**密勒太太** 那好，我想我们不如就这样围在一起坐着，休息休息，随便聊聊吧。

**密勒** 你们无论在哪一天都可以闲聊，但今天是七月四日呀。嗨，我倒有一个更好的设想。你们觉得坐小汽车出去兜风怎么样？我要把那辆比克开出去，环城兜上那么一圈，一直开到灯塔外面才回转。然后锡德和我就送你们回这儿，或把你们送到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我们再去赴野餐。

**密勒太太** 这个我倒喜欢的。你喜欢吗，莉莉？

**莉莉** 这的确不错。

**密勒** 好吧，那就说定了。

**锡德** （窘迫地）莉莉，想不想晚上和我一起去海滨观看焰火？

**密勒太太** 对了，锡德。你带她出去吧。可怜的莉莉老是和我一起在家里呆着，她从来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莉莉** （激动而又感激地）我——我想去的，锡德，谢谢你。（然后脸上又露出一种担忧的神色）但是如果你回家的话，我就不愿意去——这你是知道的。

**锡德** （又恼又羞——但还是用玩笑扯开，一本正经地）这样恐怕过于刻毒了吧，纳特。我可不愿意这样说你妹妹。

〔他们都大笑起来。甚至莉莉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

**阿瑟** （打趣地）听着，锡德舅舅。今晚你和莉莉姑妈在海滩边动手动脚，可别让我撞见——否则我就有责任去叫警察了！

〔锡德和莉莉被阿瑟的这几句话弄得极为尴尬。玩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米尔德丽德想到这两个上了

年纪的人还要卿卿我我时傻笑了一阵子。

**密勒太太**　（训斥地）阿瑟！

**密勒**　（冷冰冰地）行了行了，你在耶鲁大学进行的足球训练似乎把你的幽默感都磨钝了。

**密勒太太**　（突然地——仿佛吃了一惊）理查德在哪儿？我们几乎把他给忘了。咦，那个孩子在哪儿？我记得他吃完早饭跟我们一起进来的。

**米尔德丽德**　我敢断定他一定躲在什么地方为穆丽尔·麦科姆伯写诗，这个傻瓜！或者装作在写这么一首诗。我估计他正在抄——

**阿瑟**　（回头朝餐室望了望）他还在餐室里看书。（回转头来——轻蔑地）我的老天，现在他老是看书。我可不愿意如此消磨节日的大好时光。

**密勒**　（讽刺地）他读他的课本，你也觉得那么奇怪吗。这就是他在班上名列前茅的原因所在。我希望在你离开纽黑文之前，他们能让你懂得读书是一种好习惯。

**密勒太太**　（严厉地）我想起来了，纳特。我早就打算告诉你理查德念的是些什么鬼书，你一定得找他好好谈谈——（她从椅子上站起）我现在就上去把这些书拿来，我知道他把它们藏在他那只衣柜的搁板上。你等着瞧吧，这都是一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地向右后方跑去，穿过前客厅。）

**密勒**　（对于他的妻子将会拿些什么书来显然毫无兴趣——对锡德抱怨道）我看直到晚上她也提不出什么证据来——（然后露齿一笑）不管怎么说，我知道那没有什么大不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想到那些书，我也会偷偷地躲到一边读起来。

**锡德**　我也一样。我猜想迪克正沉湎在尼克·卡特或科利尔老船长的故事中哩。

**密勒**　不，他早已过了看这种书的年纪了。他现在的嗜好是诗，我想——是爱情诗——还有社会主义，我可以从他那些激进的言谈中猜出这一点。（然后轻快地）嘿，不过说说他也好。（他叫道）理查德。（没有回答——他又大声喊）理查德。（还是没有回答——于是他大吼一声）理查德！

**阿瑟**　（喊道）嗨，迪克，醒一醒吧！爸爸在叫你呢。

**理查德的声音**　（从餐室中传来）哎，我来啦。

**密勒**　真该死！在他埋头读书的时候，就是房子塌下来，他也不会——

〔理查德从后间走到了出入口，手里拿着他刚才读的那本书，一个手指还做着读到哪里的记号。他从另一个世界被唤回到现实中来，心里老大不愿意，甚至还略微有点惊慌。

〔他将近十七岁了，刚从中学毕业。在外貌上，他将他父、母亲的长相融合得那么完美，以致他俩都认为理查德象对方。他有他母亲的那种淡棕色头发，也有他父亲的那种灰色眼睛；他的脸形不大也不小；身材也适中，不胖也不瘦。他不能算好看，但也决不难看。但是他确实和他的父、母亲有所不同。他的身上多了一些特别敏感的东西——一种心神不定的、忧心忡忡的、反抗的、羞涩的、梦幻的、自觉的成分。在举止上，他有时象一个单纯质朴的男孩，有时又象一个一本正经扮演角色的演员。他穿着预备学校的服装，这和阿瑟的大学制服形成了对照。

**理查德**　你叫我吗，爸爸？

**密勒**　我希望我能表达得更为明确一点。过来，坐一会儿吧。

（他指了指他身边那张桌子右面的摇椅。）

**理查德**　（走向前去——抓住这个机会表现他的专心——用一种不服气的态度辩解说）我没有听到你叫我，爸爸。我刚才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呢。

〔米尔德丽德调皮地把脚伸出去，理查德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她得意地笑了起来，阿瑟也笑了。

**阿瑟**　妙极了，米德！那样做才可以使他醒过来！

**理查德**　（柔顺地笑着——现在完全象个孩子了）你真该死，米德！我要给点儿颜色你看看！（他将她推回到沙发上，用空着的手呵她痒，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书。她尖声叫喊起来。）

**阿瑟**　给她尝尝厉害，迪克！

**密勒**　好啦好啦，不要闹个没完。坐下，理查德。（理查德顺从地在桌子右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面对着他父亲）今天你打算做些什么？跟米尔德丽德一起去海滨吗？

**理查德**　（以一种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那班傻姑娘的聚会！我绝对不去！

**米尔德丽德**　因为穆丽尔不去，他也不去了。我敢断定，他和她已在什么地方订好约会啦。

**理查德**　（羞得满脸通红）你给我住口！（然后对他父亲说）我想我还是呆在家里，爸爸——至少今天早上要在家里。

**密勒**　帮着汤米放爆竹吗，嗯？

**理查德**　（挺直腰杆——态度严肃地）不是的。（接着又傲慢地皱起眉头）我不相信七月四日这种愚蠢的庆祝活动——所有这些关于自由的谎言——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自由！

**密勒**　（眼里闪着光）哼。

**理查德**　（更加兴奋起来）自由者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哟！他们应当称它为奴隶之家——雇佣劳动者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下，挨着饿，为了得到孩子们吃的面包而哭喊，但他所得到的却是石块！七月四日实在是一出愚蠢的滑稽戏！

**密勒**　（将一只手放到嘴上以掩饰笑容）哼，这些话讲得太过分了。你在外面最好不要发这样的牢骚，否则他们要抓你进去的。

**锡德**　而且要把牢门的钥匙都扔掉。

**理查德**　（不高兴地）让他们抓我进去好了。但是，宪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可怎么解释呢？那一定也同样是一个笑话罗。（接着他又严厉地说）不，你们可以庆祝你们的七月四日，我却要庆祝人们把断头机重新搬出来以及我亲眼目睹皮尔庞特·摩根* 被关在死囚车中推走这一天！

〔他的父亲和锡德听得兴味十足；莉莉感到吃惊，但看到他们那副模样，也笑了。米尔德丽德既困惑又惊奇地凝视着他，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牢骚怪话。只有阿瑟表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愤怒反应。

**阿瑟**　喂，你这个毛孩子，到外面去吹你的牛吧！你在独立纪念日讲这种话，真是应该打嘴巴！

**密勒**　（严肃地）孩子，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你说的，我一定会以为我是和埃玛·戈德曼**在一起了。

**阿瑟**　不要紧的，爸爸。等他进了耶鲁大学，我们就可以叫他

---

*　皮尔庞特·摩根（1837—1913），美国钢铁大王，大财阀。

**　埃玛·戈德曼（1869—1940），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改变想法！

**理查德** （极为轻蔑地）喔，耶鲁！你以为世界上除了耶鲁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耶鲁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阿瑟** 你将来会知道的！

**锡德** （挑拨地）不要被他们吓倒，迪克。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莉莉** （愤慨地）锡德！你不应该说这种话——

**理查德** 你把我看成什么了，莉莉姑妈——一个孩子？比锡德舅舅说得更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

**米尔德丽德** 比他自己说的更难听，我敢断定！

**密勒** （带着一种滑稽的随和神态说）好啦，理查德，我发现每到独立纪念日我至少总得听一次树桩演说。我只是希望在早餐之后把你这个特别厉害的人安顿好，那么今天余下的时间我就可以出门了。

〔他们把这看成是一种暗示，都笑了。

**理查德** （阴郁地）很好，笑吧！你们以为洪水是你们的身后之事？但是得留神！说不定它在你们活着时就来临呢？全世界的无产者为什么不会团结起来，奋然而起？他们除了锁链什么都不会失去！（他威胁似地朗诵道）“天气渐渐热了，啊，巴比伦！你的那些柳树荫下依然清凉！”

**密勒** 哼，很好。但其中的联系究竟何在呢？这些话是你从正在读的书里看来的吗？

**理查德** （得意地）不。那是诗，而这是散文。

**密勒** 我也曾听说这两者有所不同。那么这是哪一本书里的？

**理查德** （骄傲地）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

**密勒** 哼，原来那就是你推出死囚车并把可怜的老皮尔庞特关在里面的地方。（于是很严肃地）你在读这本书，我很高

兴。这是一本极好的书。

**理查德** （毫不掩饰他的惊奇）什么，你也读过这本书？

**密勒** 咳，要知道，即使是一个报馆老板，也不得不时时读一些书啊。

**理查德** （羞愧）我——我不是指——我知道你——（接着热烈地）这难道不是一本好书吗，虽然——书中关于米拉波* 的那部分——还有关于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那部分——

**密勒太太** （从前客厅走出来，因为生气而满脸通红）千万别去想什么罗伯斯比尔，年轻人！现在告诉我，你把那些书藏到哪里去了！它们原来在你衣柜的搁板上，但现在你已把它们藏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了。快把它们拿出来交给你父亲！

〔理查德突然间流露出一种内疚和垂头丧气的神色，接着又立刻打算申辩。

**密勒** （用充满同情的目光迅速地看了他一眼）现在别去管他藏书的事吧。我要把整个上午都浪费在这些该死的书上啦。不管怎么说，他有保存他自己的书籍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它们不太——那都是些什么书，理查德？

**理查德** （忸怩地）喔——是些——

**密勒太太** 我要告诉你，如果他不愿意——那你要跟他好好谈一谈。（接着，在看了理查德一眼之后，口气缓和了一些）

---

* 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

** 马拉（1744—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政论家、学者。

***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

倒不是我怪理查德，一定是有他认识的哪个孩子试图鼓吹什么进步和邪恶，而且告诉他关于——

**理查德** 不对！这些都是我自己从报上和别的书里读到的。

**密勒太太** 好啦，不管怎样，问题总是出在他搁板上的那些书上。其中有两本是那个糟糕的王尔德* 写的，他为了天知道的罪恶被关进了监狱。

**阿瑟** （突然地——以一种一本正经的权威口气）他犯了重婚罪。（锡德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你笑什么？我想我应该是知道的。我大学里的一个同学告诉过我。这个王尔德被抓进去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好在英国——而且他还说，他记得他母亲有一次问起他父亲这件事，他父亲告诉她，王尔德犯了重婚罪。

**密勒** （以手掩住他的笑脸）这样看来，那一定不会错了，阿瑟。

**密勒太太** 我相信他会犯这种罪，也会犯别的任何罪行。他有一本书叫做什么的画像或是其他什么名字来着。

**理查德** 《道连·格雷的画像》。这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密勒太太** 依我看这是毫无价值的废物。他的另外一本书是诗集。民歌体的诗，名字我忘了。

**理查德** 《累丁狱中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集之一。（他把“累丁监狱”的“监狱”两字念错了。）

**密勒太太** 这本诗全是说什么某某人杀了他的妻子，又怎么样受了绞刑等等，照我的看法，那个人真是活该。喔，另外

---

*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那儿还有那个肖伯纳写的两本书——

**理查德** 他是当今活着的剧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

**密勒太太** 听他说起来真是象煞有介事！你知道，纳特，肖伯纳就是那个写了一出关于——好了，这不去管它——这个戏太糟糕了，人们甚至不准它在纽约上演！

**密勒** 嗯，我记得的。

**密勒太太** 一本是他的戏剧集，另外一本书名很长，我也说不大清楚，只知道它并不是剧本。

**理查德** （骄傲地）《易卜生主义的精髓》。

**米尔德丽德** 唷！天哪，这是什么名字！它的意思是什么，迪克？我敢断定他不知道。

**理查德** （发怒）我当然知道！这本书讲的是易卜生，他是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

**密勒太太** 对了，那儿也有一本那个易卜生写的戏剧集！还有一本斯文什么写的诗集——

**理查德** 斯文朋* 写的《诗歌与民谣》，妈。他是雪莱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他抒发的是真正的爱情中的真理！

**密勒太太** 爱情！咳，我把这本书看来看去，只有一句话好说，就是他实在应该和王尔德一起进监狱。他写的一些东西我简直没法念出口来，它们是那样粗俗——全是些——好了，当着莉莉和米尔德丽德的面我不便同你说。

**锡德** （朝理查德眨眨眼睛——打趣地）记住，我和那个人倒有点接近，迪克。我觉得我需要有那么一点诗的教育。

**莉莉** （有点反感，但微笑着）锡德！你不害羞么？

---

* 斯文朋（1837—1909），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密勒太太**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另外，还有吉卜林*——但我认为他并不怎么糟糕。最后，还有那么一部诗集——一首长诗——鲁拜——名字叫什么来着，理查德？

**理查德**　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那是最好的一本书。

**密勒**　喔，我也读过那本书，埃西——我办公室里就有那么一本。

**锡德**　（兴趣十足地）我也读过。这本书真讨人喜欢。

**莉莉**　（既羞涩又兴奋）我——我也读过的——在图书馆里读的。我喜欢——这本诗集里的某些章节。

**密勒太太**　（反感地）为什么，莉莉！

**密勒**　现在每个人都在读这本书，埃西——而且看来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害处。依我看，这本书里有一些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

**密勒太太**　（有点迷惑不解）为什么，纳特，我不明白你怎么——我读过一部分——看上去猥亵得很呢。

**锡德**　记住这句话：（浮夸地念道）“啊，你呀，你在我将要徘徊的路上设下陷阱——”现在，我常常注意到我的路上怎样被人设置了陷阱——在过去，你心里明白！（他开玩笑似地斜视了莉莉一眼，其他人都笑了起来，但莉莉似乎正沉浸在忧郁的梦境中，并没有听见他的话。）

**密勒太太**　（尖刻地，但显然强忍住她说到锡德时通常会有的那种微笑）你要把那些带有酒气的诗都挑出来吗！

**莉莉**　（突然地——带着一种悲哀的情绪，笨拙而羞答答地

---

*　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

**　莪默·伽亚谟(1048—1123)，波斯诗人。《鲁拜集》是他的代表诗作。

念）我喜欢——因为它有真情实感：

“手指在纸上移动，文字在笔下延伸，
不管你如何聪明，如何虔诚，
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眼泪流尽，也洗不掉片言只字。”

**密勒太太** （惊奇万分，其他人也同样吃惊）嗨，莉莉，我从来不知道你会背诗！

**莉莉** （立即感到内疚和抱歉）我——不知怎么搞的，它居然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理查德** （就象从来没有见过莉莉似地瞧着她）莉莉姑妈，你真好！（接着又兴致十足地）不过那首诗还不算最好，最好的一首是这样的：

“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
一壶美酒，一点干粮，
在这荒野中，你倚着我歌唱——”

**阿穆** （对他们这样引述诗句厌烦得要命，已踱到右面那只书桌后的窗口）嘿！看谁从小路上过来了——麦科姆伯那老头！

**密勒** （烦躁地）戴胡？这个时候究竟那个该死的老——锡德，我看我们就别再打算去参加那个野餐会啦。

**密勒太太** （恼火地）他知道这么一大早我们准在家中，骗他也没用。（接着又被另一个想法吓了一跳）那个诺拉——真是笨得可以，她连哪一扇是大门都搞不清楚，非得我每次告诉她。纳特，你得找戴胡谈谈。我叫诺拉把他带到这儿来。莉莉，你从后面上楼去，把你的东西准备好，我马上也上来。纳特，你想办法尽快摆脱他！不管那个老蠢货

要——（她和莉莉很快地穿过后间走了。）

**阿瑟** 我马上得走了——正好去赶八点二十分的电车。

**米尔德丽德** 我也要去赶那班车。等一等，我去取一下我的帽子，阿尔特！（她冲进后间。）

**阿瑟** （在她的身后喊道）我不能等了。如果你快一点，也许还赶得上我。（他转过后间门——露齿一笑）麦科姆伯也许是来调查一下，看看你打他女儿的主意是否光彩，迪克！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跑吧！（他一边笑一边穿过后间走了。）

**理查德** （有点紧张，但仍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你们认为我怕他吗？

**密勒** （凝视着他——皱眉）想不出什么——但我知道他一定是为了什么事告状来的。我只希望少和那个老家伙打交道——不过他却是最使我赚钱的广告刊登者。

**锡德** （赞同地）我知道。但你无论如何得叫他滚蛋。他比你更需要那些广告。

〔从屋后传来了铃声。

**密勒** 他来了。你赶快离开，迪克——但等他一走就回来，听到没有？我还没有和你说完话呢。

**理查德** 是的，爸爸。

**密勒** 你最好也离开，锡德。你知道戴胡是不喜欢听笑话的。

**锡德** 他对我讨厌极了！来，迪克，我们到外面去帮汤米放爆竹。（他拉着理查德的手臂，两个人穿过后间门走了。密勒的目光越过前客厅望着大门，然后热切地高声叫道。）

**密勒** 喂，戴胡。请进请进。在这个光荣的独立纪念日，是那一阵好风把你吹来的？

〔回答他的是一声呆板而尖厉的“早上好”，过了一会儿，戴维·麦科姆伯出现在通前客厅的门口。他干瘪单薄，个子矮小，那个架在细脖子上的头大得和他的整个身体极不相称；他那副长长的、一本正经的马脸上长着一对深陷的、小小的黑眼睛，一个怪模怪样的鼻子和一张薄薄的嘴。他年龄和密勒差不多，但头已完全秃了，因此看上去似乎比密勒大了十岁。他穿着一身因磨损而发亮的旧的黑制服，显得很整洁。

**密勒**　来，到这儿来坐一会儿，舒服舒服。（拿出烟盒）抽烟吗？

**麦科姆伯**　（在桌子右面的椅子上坐下——尖刻地）你忘了，我是不抽烟的。

**密勒**　（勉强地笑了笑）的确，我忘了。好吧，那我就一个人抽。（他狠狠地把雪茄烟头咬掉，仿佛他希望咬掉的是麦科姆伯的头，然后他在麦科姆伯的对面坐了下来。）

**麦科姆伯**　你问我是什么风把我吹来的，我马上就会回答这个问题。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是一件使人讨厌的、更确切地说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这件事同你的儿子理查德有关！

**密勒**　（有点生气——然而却是镇静地）哦，说吧，戴胡，我相信理查德并没有——

**麦科姆伯**　（激烈地）但我肯定他有。我想，你不至于会认为我是一个撒谎的人吧。

**密勒**　没有人提到什么撒谎不撒谎。我的意思只是，你一定弄错了，如果你认为——

**麦科姆伯**　我没有弄错。我有他亲笔写的所有证据！

**密勒**　（严厉地）让我们谈谈实质性问题吧。你要控告他的究竟是什么呀？

**麦科姆伯**　控告他的放荡和亵渎神明的行为——控告他蓄意败坏我小女儿穆丽尔的品行。

**密勒**　这样恐怕我就要称你为说谎者了，戴胡！

**麦科姆伯**　（没有申辩——依然用呆板而尖厉的声音说）我料到你会回避这件事，所以带来了一些物证。我家里的物证比这要多得多。（他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皮夹子，从中拣了五、六张纸递给密勒）这些就很可以代表其他那些物证了。我老婆在穆丽尔衣柜的一个抽屉里发现了它们，穆丽尔把它们藏在衬衫下面。这些都是你儿子亲笔写的，你否认不了。不管怎样，穆丽尔已承认这是他写的。你先读一读这些，然后再称我说谎者吧。（密勒已接过这几张纸，双眉紧皱地看着。麦科姆伯继续往下说）显然，你太忙了，无法对理查德的教养或他读些什么书予以正常的关心——但我不明白他母亲为什么也没有尽到这个职责呢。不过那是你们的不幸，同我没有什么关系。但穆丽尔却是我的事，我不能也不愿她的清白被一个青年男子所玷污。从他对所读书籍的选择来判断，他的思想肮脏得——

**密勒**　（竭力克制自己的怒气）嘿，你这个该死的老笨蛋！难道你看不出理查德只是一个毛孩子，他正处于试图反抗一切权威的成长阶段，因此，凡是观点激进的书，他都拿来就读，并且还想把看到的东西传达给年龄较大的人和他的男女朋友，以显示他是怎样的一个小捣蛋！嘿，你心里也明白理查德和穆丽尔一样天真，一样是个孩子！（他轻蔑

地把那几张纸从桌上推到麦科姆伯面前）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也就是说，你所谓的那些罪名全是莫须有的。如果你相信这些东西会腐蚀穆丽尔，那你必定相信她是极易受腐蚀的啦！但是，我敢打赌，你将会发现她对生活的了解比你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她能猜到她并不是由仙鹤送到世上来的！

**麦科姆伯** 好，你侮辱我的女儿，我决不会忘记。

**密勒** 我并没有侮辱她。我感到她是个极好的女孩子。这就是我认为她有着良好的常识的原因。我自己的米尔德丽德也是这样，她们是同年的。

**麦科姆伯** 对于你那个米尔德丽德，除了她是个风流女子外我一无所知。（接着更尖刻地）嘿，我早知道你很顽固，但决没有想到你在看了这些纸条之后，居然还能够老着脸皮声称你儿子所干的一切恶事都是清白的！

**密勒** 那你打算要我干些什么？

**麦科姆伯** 要你尽到一个公民的普通职责，保护别人的孩子！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到死都忘不了！为了他的缘故，你也应该这样去做，除非你有什么想法——想让他最后去坐牢！

**密勒** （他捏紧拳头——身体斜靠在桌子上）戴胡，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给我滚出去！如果你不希望我在你背后踢一脚来帮你一下的话，你就赶快给我滚出去！

**麦科姆伯** （慢慢地站起来，依然用那种呆板而尖厉的声音）你不用发脾气。我只不过希望你尽到你自己的责任，就象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一样。我正在惩罚穆丽尔。她一个月不能出门，每天晚上八点正就得上床睡觉。可她并没有什

么过失，比起那个——

**密勒** 我说过我对你已经腻透了，戴维！（他做了一个恐吓性的动作。）

**麦科姆伯** 你不用抓我，我就走。但另外还有一件事。（他从他的皮夹子里抽出一封信）这是穆丽尔写给你儿子的信。（把信放在桌上）我想，她对你的儿子究竟有什么感想，这下可清楚了。现在她已不再稀里糊涂了。我希望他注意信里写些什么——为了他自己和你好——如果我再发现他在我家附近转来转去，我就要把他逮住！再有，不要以为我不会让你为恣意侮辱我这一点感到懊悔。我要把我的商品广告从你的报纸上抽掉——而且决不会再登，我告诉你，除非你用书面形式进行道歉，并保证惩罚——

**密勒** 我倒要先看见你进地狱！至于你那种老掉牙的广告，还是让它见鬼去吧！

**麦科姆伯** 那你就言不由衷了。你知道你极需要广告收入，我也知道。（他僵硬地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密勒** 喂！再听我说几句！我说是你自己色厉内荏，并要告诉你，不管你是否重新考虑你的决定，从明天起我将拒绝再刊登你那种该死的广告！你好好去想想吧！此外，我还要进行活动，鼓励外来资金在你的对门开一爿布店，以优质商品来证明你完全是在欺骗公众！

**麦科姆伯** （有点儿被这一威胁吓住了——但还是用同样呆板的声调）你诽谤他人，我要提出控告。

**密勒** 等我办完这件事，城里就没有一个人会到你的店里去买抹布了！

**麦科姆伯** （更为震惊，眼睛偷偷地瞟来瞟去）这完全是恐

吓。谅你也不敢——（然而最后他模糊不清地说）好吧，回头见。（转身走出。纳特站在那儿看着他。他脸上的怒色渐渐消去，只剩下一点儿厌恶的表情。锡德出现在后间门口。他正小心翼翼地察看他右手上的一处灼伤，然而却高兴得笑容满面。）

**锡德** 我被汤米一个要命的爆竹灼伤了手，进来涂一点凡士林。我听到你最后说的那些话。好样的，纳特！你可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啦！

**密勒** （没精打采地）没有多大用处。他知道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锡德** 他恰恰不懂得这一点，纳特。那个老吝啬鬼对自己做的事有点感到不安了。

**密勒** 好了，任何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决不会利用报纸干那种卑鄙龌龊的勾当——不管他怎样对待我。

**锡德** 不错，谁都知道你是个容易受骗的老糊涂，纳特，你太洁身自好了。但麦科姆伯从来没有见到你这样过。你确实把他吓坏了。（他轻轻地笑起来。）

**密勒** （依然垂头丧气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样轻易地让他跑了。象麦科姆伯那种黄鼠狼般的恶人，你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呆上十分钟，自己也就会变成一只同他们一样的大黄鼠狼了。

**锡德** （注意到桌子上的那些纸条）这是什么？是他带来的东西吗？（他拿起这些纸条看起来。）

**密勒** （严厉地）新自由的标本——从埃西寻找的那些书中看来的——理查德把它们传给穆丽尔，想教育她。就是这些东西引起了我们的这场争吵。（然后皱着眉）我必须对那

个年纪轻轻的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某些措施，否则他就要管起我来；而对他自己来说，这也会招惹许多麻烦。（接着又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的可怜相）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约束得过于紧反而会使他变得更坏，因为那样一来他就有一个专制暴君可以反了；他就喜欢那样，真是糟糕！

**锡德** （一直在看那些纸条，脸上笑嘻嘻地——突然他吹了一下口哨）唷，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情诗！（他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吟诵起来）

“有了你的爱，我的生活充满了痛苦；
你的眼睛使我失明，你的头发将我烧烤，
你深沉的叹息将我的灵和肉轻轻撕裂——”

**密勒** （苦笑）哼，我没有读到那张纸。那一定是斯文朋先生的诗句了。我虽然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诗，但曾听人说过，象那种内容的诗总是他写的。

**锡德** 是的，这正是斯文朋的标记——《阿纳克托丽娅》。不管怎么说，那一定是他的诗。但是且慢，你注意听！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他进一步用一种滑稽口吻吟诵起来）

“我饮你的血，好比痛饮美酒，
食你的胸，仿佛饱啖甘蜜，
你的整个肉体消失了，从头至踵，
都已埋葬在我的肉体之中！”

**密勒** （一种不可抑制的孩子气的微笑展现在他的脸上）天哪！请设想一下老戴维第一次细细研读那首诗时的模样吧！嗨，我情愿出大价钱瞧一瞧他那张脸！（接着声音中流露出一种责备的意味）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如果你问我，我说那是一首色情诗——太色情了！我一点儿也不喜

欢它，锡德。那可不是给一个正派的女孩子看的东西。（更担忧地）我想他真的迷上了她——就象他那种年龄的男孩会迷上一个正派的女孩一样——想入非非，手挽着手，间或还接个吻，全是这类把戏。但是这件事看起来——我怀疑他缠着她是想看看他究竟能够得到些什么？（气愤地）老天爷作证，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那他就应该挨打，麦科姆伯说这是我对他应尽的职责！我必须给他划一条行动的最后界限！

**锡德** 是的，听任他给任何正派的女孩子招惹麻烦是不行的。

**密勒** 我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直截了当地把这件事告诉他。（有点得意地）不管怎么说，理查德总是有他自己的见解的。我从来没有听他对我说过假话。

**锡德** （听到有喧闹声从后间传来，朝那儿望了望——低声说）现在你的机会来了。你一个人呆在这儿吧，我要走了——去看看楼上的那些娘儿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应该马上出发了——如果我们还打算去参加野餐的话。（他朝通前客厅的出入口走去，刚走了一半，理查德从后间上了场；对于麦科姆伯刚才的来访，他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不安情绪。）

**理查德** （用一种不自然的、天真的语气）你的手怎么啦，锡德舅舅？

**锡德** 没什么关系，迪克，谢谢你——只伤着一点儿。（他说着就下了场。密勒双眉紧皱地注视着儿子。理查德飞快地斜视了他一眼，心里更虚了。）

**理查德** （很不自然地笑道）哎呀，爸爸，锡德舅舅只是一个比汤米大一点的孩子。他把爆竹扔到空中，然后用手背接

住它们，在爆竹爆炸前的一刹那再把它们扔出去——一次他接住一个爆竹，但动作不够快，于是爆竹爆炸了，差不多就在他的头顶——

**密勒** 别管那个了。除了爆竹外，我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要和你谈谈。

**理查德** （忧惧地）什么事，爸爸？

**密勒** （突然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沉静地）喂，孩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并且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预先警告你，如果你回答“是的”，我就要惩罚你，重重地惩罚你，因为你做了我的孩子所不应该做的事。但我知道你以前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而且我相信，即使我免了对你的惩罚，你现在也不会对我撒谎的，是吗？

**理查德** （有所触动——严肃地）我决不撒谎，爸爸。

**密勒** 你有没有试图和穆丽尔做一些什么事情——某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你懂得我指的是什么。

**理查德** （凝视了他父亲一会儿，仿佛他没有弄明白——接着，虽然他依然凝视着，但脸上呈现出一种愤怒的神色）不！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爸爸？我决不会的！她也不是那种人！噢，我——我喜欢她！我将来要和她结婚——等我大学毕业之后！她说她愿意的！我们已订了婚了！

**密勒** （感到极大的宽慰）很好。那就是我所要了解的全部情况。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再谈什么了。（他满意地在理查德的背上拍了一下。）

**理查德**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是不是那个老傻瓜麦科姆伯这么说我来着？

**密勒** （现在有点开玩笑地）你可以骂你将来的岳父大人吗，

可不可以呀？这可是很不礼貌的。（接着，他瞥了理查德那愤愤不平的脸色一眼——指了指桌上的那些纸条）好了，你确实也不能怪老戴胡；你读了那些文学作品，就想要他那个天真烂漫的女儿，你还能怪他吗？

**理查德** （刚一看到那些纸条时显得非常尴尬，但立刻试图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加以掩饰）喔，原来是那个缘故。是他发现那些纸条的，对不对？我早就告诉她要小心一点——好吧，这回让他读一读关于人生真谛的描述，这对帮助他摆脱他那种落后于时代的老顽固思想是会有好处的。

**密勒** 不过，恐怕我还是同意他的看法，就是让一个年轻的姑娘读那种东西是很不适宜的。（接着又巧妙地抚慰道）就它们本身来说，这些文字还是可以的，因为你是个男子汉，但是——仔细地想想吧，看看你能不能同意我的看法。

**理查德** （窘困地）喔，我那样做仅仅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并且希望她也能够那样面对生活。她是那么害怕生活——怕她的老子——怕别人对她说长道短——怕谈恋爱——怕所有的一切。她甚至还怕我吻她。我想，也许读一读那些东西——它们写得很美，是不是，爸爸？——我想它们也许会给她以勇气，使她敢于过她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过那种——老是害怕的生活。

**密勒** 我知道。不过，恐怕她还在害怕呢。（他从桌上拿起那封信）麦科姆伯说这是她给你的信。（理查德迟疑不决地接过信，脸上显露出一种担忧的神色，密勒温和地笑了笑）你最好准备遭受一次打击。但是没关系，海里别的鱼多的是。（理查德没有理会他的话，只是呆呆地、忧心忡

忡地望着那封信。密勒朝他儿子的脸看了一会儿，心神不宁地转身走开）真糟糕！我得上楼去打扮一下，否则就别再打算去赴野餐了。（他尴尬而又局促不安地穿过前客厅走了。理查德继续凝视着那封信——接着他鼓起勇气撕开信封，开始很快地看起来。看着看着，他的面容显得越来越痛苦，最后两只嘴角也拉了下来，仿佛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他竭力克制住自己，那张脸因为羞辱和冤屈而涨得通红。）

**理查德**　（突然间自言自语道）胆小鬼！我恨她！她决不能那样对待我！我要给她点儿颜色看看！

〔听到前客厅传来了嘈杂声，他连忙把信塞进上装里面的口袋里，并竭力装出平静和无所用心的样子，甚至试着吹起了《等待在教堂》的口哨。但是他的口哨声可怜地夭折了，因为这时他的母亲、莉莉和锡德从前客厅走了进来。他们身上的装束都是那个时候的汽车司机所常有的——麻布做的风衣，面罩，护目镜，锡德还戴了一顶十分时髦的便帽。

**密勒太太**　好啦，我们终于准备动身了，真是谢天谢地！希望不要再有什么客人光临。理查德，你知不知道那个麦科姆伯要干什么？锡德不告诉我们。

**理查德**　我不知道。你问爸爸去。

**密勒太太**　（立刻感到他的神态中有某种“抑郁”的成分——担心地走到他身边）嗳，你怎么了，理查德？说起话来就象失去了你最后一个朋友似的！这是怎么回事？

**理查德**　（沮丧地）我——我感到不舒服——我的胃犯病了。

**密勒太太**　（心中立刻充满了同情感——替他把额前的头发往

后拢了拢）可怜的孩子！真倒霉——偏偏在四日这一天生病！（转向别人）他要是生病，我也许得留在家中陪他了。

**莉莉**　好的，我也留在家里吧。

**理查德**　（更为失望）不要！妈，你去吧！我并不是真的生病。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你走。我要一个人呆着！（这时，汤米放的大爆竹的爆裂声从后面传来，吓得他跳了起来）该死的汤米和他那些该死的爆竹！只要有那个该死的孩子在，这幢房子就别想太平！总之，该死的七月四日！我倒希望我们至今还属于英国！（他怀着满腔怒火大踏步地穿过前客厅走了。）

**密勒太太**　（担心地注视着他的背影——接着又泰然自若地叹了口气）好啦，我想他不会再这样犯病了——在那么一阵发作过后。（她摇了摇头）他是个古怪的孩子。有时候我真是摸他不透呢。

**密勒**　（从后间外面的前门口喊道）大家都来呀，我们该动身啦。

**锡德**　我们来啦，纳特。（他和两个妇人穿过前客厅走了。）

〔幕落。

## 第 二 幕

### 景

密勒家的餐室——同一天傍晚六点钟过后一点。同那套价钱不贵但笨重得吓人的餐室家具相比，这间餐室显得太小了，尤其当所有的桌面都撑开时更是如此。左面后方有一个既有拉门又装门帘的双重出入口通往后间。后墙的左面有一个通向厨房的门。门的左面是放瓷器的橱，橱里陈列着一些手工制的玻璃工艺品和高档瓷器。右边墙上有两扇窗，窗子外面是一块草地。窗子再前面一点是一只粗笨难看的餐具柜，柜顶放着三件旧银器。左边墙的最前面是一扇通往一侧走廊的纱门。一条黑色的地毯铺满了地板的大部分。餐桌左右两头各有一张椅子，远的那一边放着面朝外的三张椅子，近的这一边则有两张面朝里的椅子，它们占据了大部分可以利用的空间。餐室的墙上糊着有暗棕色和深红色图案的墙纸。

密勒太太正在监督和帮助女佣人诺拉往桌上摆设餐具。诺拉是一个笨手笨脚、不善言谈、但脾气相当

好的爱尔兰姑娘——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密勒太太**　我想你最好把灯开了，诺拉。天越来越阴，再说这个讨厌的房间又是那么暗。

**诺拉**　是的，太太。（她在桌边笨拙地弯过身去够那盏挂在天花板正中的枝形吊灯，想把其中的一盏灯打开——不当一回事地）哎哟，这个鬼玩意儿！

**密勒太太**　（担心地）小心！

**诺拉**　够小心的啦，太太。（但在走过去开第二盏灯时，她和餐桌重重地撞了一下。）

**密勒太太**　你看！我早知道！我叫你当心——

**诺拉**　（声音中流露出一种略显慌乱的委屈情绪）哎呀，我做了什么错事了？

**密勒太太**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又无可奈何地叹道）啊，没什么。不用管其他灯了。你还是到厨房里去吧，需要你时我会打铃的。

**诺拉**　（如释重负，又高兴起来）是的，太太。（她朝厨房走去。）

**密勒太太**　不过还有一件事——（诺拉忐忑不安地转过身来）不，两件事——这两件事我对你已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但你总要忘记。今晚上菜时不要摆错地方，还得注意别让厨房门乒乒乓乓地发响。这一回你可要好好记住，听到了吗？

**诺拉**　是的，太太。（她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密勒太太不太放心地看着她，接着叹了口气，很费劲地伸手去开枝形灯架上四盏灯中的另一盏。正当她这样做时，莉

莉从后间走了进来。）

**莉莉**　哟，让我来开，埃西。我个儿比你高。你这样要把腰扭伤的。（她很快地开亮了另外两盏灯。）

**密勒太太**　（感激地）谢谢你，莉莉。真累得我够呛，我太胖了。

**莉莉**　但是诺拉在哪儿？为什么她不——

**密勒太太**　（生气地）唉，那个女孩！不要去说她吧！真要把我气死了！她实在是笨得可以，你压根儿就别指望她干这种事。

**莉莉**　（微笑）怎么，她干了什么啦？

**密勒太太**　喔，没什么。她用意还是好的。

**莉莉**　我还能够做些别的什么吗，埃西？

**密勒太太**　唉，她把餐具全都摆错了，我们还得重新摆一下。可是你经常帮我忙。要你帮忙说不大过去——特别是在你的假期里。你给那些印第安人的野孩子教了一年书之后，得好好休息一下。

**莉莉**　（开始帮她拾掇起餐桌来）你知道我喜欢帮忙。这会使我感到我在这个家里还有点用处，而并不是一个吃闲饭——

**密勒太太**　（生气地）吃闲饭！你不是付钱的吗？

**莉莉**　等于不付。你和纳特拿这么一点钱只不过是为了让我心安理得地住在你们这儿。（强作笑容）我不明白你怎么受得了我——一直同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小姐在一起。

**密勒太太**　你在说些什么呀！似乎纳特和我有你在还不够高兴似的！莉莉·密勒，你再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这件事我们已经谈了一千遍了，可是你还是照旧这样说！真是古怪！（突然间改变了话题）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莉莉**　（看了看她的表）六点一刻。

**密勒太太**　我希望那班男人吃晚饭不要迟到。（叹气）但因为他们是去参加那个该死的巨人俱乐部的野餐，我估计他们很可能迟到。（莉莉看上去有些心烦，也叹了口气，密勒太太朝她很快地斜视了一眼）我发现你穿的是新衣服。

**莉莉**　（局促不安地）是的，我想——如果锡德带我去看焰火的话——我应当打扮得更整齐一点。

**密勒太太**　（眼睛望着别处）嗯。（顿了一下——接着竭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如果锡德回家时心情很愉快，你千万别介意。我希望纳特——大概我们又得听他讲关于他小时候的那些陈旧故事了。你知道那种野餐是什么货色，锡德自然和他所有的老朋友碰头了。

**莉莉**　（不安地）我相信他不会——这一次——他发过誓以后是不会了。

**密勒太太**　（尽量不看莉莉）我知道，但男人们的意志是薄弱的。（接着很快地说）纳特替锡德在《沃特伯里旗帜报》找了份工作，这是他的好意。现在锡德只要改掉他在这儿的旧习惯就好了。他是那种常常为朋友作出牺牲的人。他很容易被人牵着走——但也并没有真正受到什么伤害，这你是知道的。（莉莉两眼望着地板，一声不吭。密勒太太颇有深意地继续说下去）他在沃特伯里的进款也很可观——一星期三十五美元。他现在想娶亲比从前要容易得多了。

**莉莉**　（不自然地）好吧，我希望他找到这么一个女人——即使他经过赛马、掷骰子和弹子游戏的赌博，已没有多少钱可以娶老婆了，甚至把钱用光了——她也心甘情愿。

**密勒太太**　喔，他已经不再搞那些玩意儿了——为了这个女人。（她突然间单刀直入）莉莉，你为什么不改变主意，同锡德结婚，并且改造他呢？你爱他，而且一直——

**莉莉**　（倔强地）我不能爱一个喝酒的男人。

**密勒太太**　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爱他。他也爱你，而且一直爱着你。

**莉莉**　他永远也戒不了酒。（将密勒夫人的插话扯开）不，你这样说没有什么意思，埃西。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上千遍了。但锡德将永远是那副老样子。如果他对我作出保证他将——即使那样我还是认为我不能同他结婚。我主动解除我们的婚约已有十六年了，对于我解除婚约的原因，今天我已比十六年前看得更为清楚。这也就是现在同他结婚的任何人很可能会碰到的事——他同一些坏女人的交往。

**密勒太太**　（漫不经心地辩白）但他常常赌咒说他是不得已才参加那个会的，再说他与那些妓女们并无来往。

**莉莉**　好啦，反正我不相信他——过去不相信，现在还是不相信。我确实认为他从来没有深思熟虑地计划过，但是——啊，谈这些有什么用，埃西。过去了的事再也难以补救。但你知道我是怎样喜欢锡德——不顾一切地喜欢他。我知道他生来就是那样一个人——不承担责任，从来不存害人之心，但往往不知不觉地伤害了别人。你不要和我谈同他结婚的事——因为我决不会这样做。

**密勒太太**　（恼火地）他是大傻瓜——一个愚蠢的大傻瓜，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莉莉**　（平静地）不，他只不过是锡德。

**密勒太太**　对你来说，这是一件憾事——一件小小的憾事——

对任何男人来说，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极好的妻子——你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莉莉** （退缩了一下，但立刻深情地用手臂勾住密勒夫人——温柔地）现在你别再为我感到遗憾了。我不会成家的。在这儿，感谢你和纳特的仁爱，我可以说是住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家庭中；至于孩子，我爱你的那些孩子就象他们是我自己的一样，虽然我并没有尝受过生育他们的痛苦。再说还有我每年所教的那些男孩和女孩，我很高兴地感到我就象是他们的阿姨，并正在帮助他们成长为好男子和好妇人。因此，我觉得自己毕竟还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老小姐。

**密勒太太** （感情冲动地吻她——嗓音沙哑地）你是个好妇人，莉莉——你对我们太好了。（她转身走开几步，偷偷地擦了一下泪——接着突然改变了话题）天哪！我差点儿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去警告汤米，不许他向特纳泄露关于那条鱼的秘密。他知道这件事，因为鱼就是我差他到集市上去买来的，他很可能会突然间笑出来——

**莉莉** 笑什么？

**密勒太太** （有点内疚地）对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因为这似乎是一种恶作剧，但你是知道纳特怎么会不吃蓝鱼*的。

**莉莉** 我记得他说过，这种鱼里含有某种会使他中毒的油。

**密勒太太** （抿着嘴轻声地笑）使他中毒，不会的！他吃蓝鱼已经吃了好多年了——只是我每次告诉他这是鳘脚鱼。我

---

* 产于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一种蓝色食用鱼。

们今天晚上就有蓝鱼——我必须警告那个小捣蛋，叫他千万不能笑。

**莉莉** （大笑）你难道不害臊么，埃西！

**密勒太太** 不，不怎么害臊！我喜欢吃蓝鱼！（她也大笑）汤米在哪儿？在起居室里吗？

**莉莉** 不，只有理查德一个人在那里。我想汤米大概和米尔德丽德到外面游廊里去了。（密勒太太匆匆地穿过后间走了。她一走开，莉莉唇边的笑容就消失了。她的脸又变得悲哀起来，同时她紧张不安地看了看表。理查德从后间走进来，漫无目的地迈着步子。他愁容满面，模样相当凄惨。理查德自当初因为感到羞辱和悲愤而发作了一阵之后，对他的巨大悲痛开始采取一种受虐狂所通常有的满足态度，当家里的人对他表示关心时，他的这种反常心理表现得尤其明显。他看到他的姑妈，向她投去阴郁的一瞥，然后转过身去准备悄悄地走向起居室，这时，她充满爱怜地问他）你感到好点了没有，理查德？

**理查德** （阴沉地）我很好，莉莉姑妈。你不用为我担心。

**莉莉** （走近他）但是我确实有点为你担心。我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垂头丧气。

**理查德** 那没关系。没有什么事。

**莉莉** （满怀同情地搂着他）你千万不能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你知道，在某种事件中，发生了那种情况，而我们觉得没有希望——

**理查德** 发生了什么情况？

**莉莉** 就是你和穆丽尔之间发生的事。

**理查德** （轻蔑地）哦，她！我想都没想到她。我正在思索有

关人生的问题。

**莉莉**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真正地爱着——呃——那么其他一些事情也必然会很快发生，它把一切都改变了；但到最后什么事又都象误会以前那样，一切又变得那么美好。人生就是那个样子。

**理查德** （轻蔑地笑了笑）人生！人生只是一场玩笑！任何事情到最后总归要出毛病！

**莉莉** （有点儿震惊）你千万不能那样说。但是我知道你并没有这个意思。

**理查德** 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捧住你那种愚蠢的乐观主义不放，莉莉姑妈。但是别要求我也那样浑浑噩噩。我是个悲观主义者！（然后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冷酷神情）至于穆丽尔，她已不再存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我只不过是玩弄玩弄她，想找那么一点儿乐趣，可是她却象傻瓜一样把事情当了真。（嘴角挤出一个残忍的微笑）你知道他们对女人和电车怎么说来着，莉莉姑妈：往往要不了多久又会来一——

**莉莉** （这回当真震惊了）我不喜欢你说这种可怕的、玩世不恭的话。这是不好的。

**理查德** 好！那是你们女人才想的东西！作为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我感到骄傲。这是你真正面对人生时所能作的唯一抉择。我想，你大概以为我为了穆丽尔伤心欲绝——这么一个胆小鬼，自己不敢支配自己，而一味听从父亲的指挥！好吧，不属于我！海里别的鱼多的是！（他话刚说完，他的母亲穿过后间走了进来。）

**密勒太太** 喂，你怎么在这儿，理查德？我想，你大概饿了

吧？

**理查德** （恼火地）我一点儿也不饿！妈，你就只想到——吃。

**密勒太太** 好吧，我必须指出你在吃饭的时候从来没有缩手缩脚过。（对莉莉）他刚才说到海里的鱼是什么意思？

**莉莉** （微笑）他说他现在和穆丽尔一刀两断了。

**密勒太太** （辛辣地——用一种责备的眼光看了儿子一眼）他的意思是穆丽尔和他一刀两断了！给象她那样正派的姑娘灌输从下流书籍中搬来的东西，你在动什么脑筋！（理查德极为反感，但不屑回答，他只是象受了伤似地慢慢走到左前面的纱门那儿，将一只手搭在门的球形捏手上）你要上哪儿去？

**理查德** （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引述《憨第德》中的词句）“那么，出去，和黑夜在一起！”（他走出，砰地关上门。）

**密勒太太** （叫喊）嗨，不要走远，晚饭马上就好了，我可不来找你！（她轻声地笑着转向莉莉）天哪，这个孩子！他应该做一个演员！（她模仿道）“出去——和黑夜在一起”——但是天还没有黑呢！我想他这又是从哪一本书上看来的。你知道吗，老戴胡·麦科姆伯终止了他和穆丽尔的瞎胡闹，我确实对他十分感激。我从来不赞成理查德对女孩子们太感兴趣，他还没有到可以干这类傻事的年纪。嘿，在我看来，他昨天好象还是一个婴孩呢。（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兴趣索然地）在那些男人回来以前没什么可做的啦。没有必要象傻瓜似地站在这儿。我们还是到起居室里去舒服舒服吧。

**莉莉** （声音中依然带着那种紧张不安的调子）好，我们去

吧。（她们穿过后间走了出去。当她们刚离开，那扇门悄悄地打开了，理查德又回到了这个房间里。）

**理查德** （站在门里面，望着她们的背影——痛苦地引述着）“他们不了解诗人心中的秘密。”（他走近餐桌，望着桌面，特别是望着装有橄榄的刻花玻璃盘子，嘴里轻蔑地咕哝道）吃的！（但那装着橄榄的盘子似乎迷住了他，他的头一下子挨得更近了，这时，他拿起两颗橄榄塞进嘴里。正当他又一次伸手去拿橄榄时，厨房门轻轻地打开了，诺拉走了进来。）

**诺拉** 迪克先生，你这个小偷。别去碰橄榄，否则太太们会认定是我偷吃的！

**理查德** （好象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缩回了手——他一时间是那么惊慌失措，看上去完全成了一个因做错事而惭愧的孩子）我——我没有吃——

**诺拉** 哦嗬，没有，当然没有，魔鬼怕你呢，你只是在为那些橄榄诊脉！（接着带有警告性地）记住我现在对你说的话，否则，为了保全我自己的名誉，我要告发你！（她退回到厨房里，关上门。理查德站在那儿，极端痛苦的羞辱感和对一切人、一切事所抱的极度厌恶感在他的心中交汇奔涌着。这时，从走廊门外面传来了一声低低的口哨声。他被吓了一跳。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喊道：“嗨，迪克。”他恼火地向那扇纱门跑去——但当他认出了那个吹口哨的人后，他答话的声音中就充满了钦佩和尊敬。）

**理查德** 啊，你好，温特。进来吧。（他把门打开，温特·塞尔比走了进来，站在门里面一点的地方。塞尔比十九岁，是阿瑟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是个典型的、漂亮的现

代大学生，不爱好运动却喜欢狂喝闹饮。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穿着标准的大学生式样的服装。）

**温特** （当他进门时——低声地警告道）小孩，别作声。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在这儿。告诉阿尔特，我要和他见一会儿面——秘密地。

**理查德** 不行。他上兰德家去了——十点以前无论如何不会回来。

**温特** （烦躁地）该死，我以为他会在家里吃晚饭的。（更为烦躁）真要命，这下够呛了！

**理查德** （讨好地）什么事，温特？我能够帮忙吗？

**温特** （打量了他一下）如果你能够保守秘密的话，我可以告诉你。

**理查德** 我能够。

**温特** 好吧，今天下午我偶然碰见了两个从纽黑文来的小乖乖。我以为能够找到阿尔特，因此已和她们约定在今晚约会。但是现在太晚了，不可能再找到其他人，看来只得放弃掉这个机会。我几乎没有什么钱，无法供她们俩吃喝花费。

**理查德** （带着一种畏缩的热切劲）我有节省下来的十一元钱。我可以借你一些。

**温特** （感激地看着他）嗨，你是个堂堂正正的好汉。（接着摇了摇头）不，孩子，我不想借你的钱。（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但告诉我，今天晚上你有什么安排吗？

**理查德** 没有。

**温特** 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接着很快地）我并不打算把你引入歧途，懂吗。但是，在我和伊迪丝离开的当儿，如果你

能陪贝尔坐一会儿，灌她一点酒，这就帮了我的忙了。（他眨了眨眼睛）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用做任何事情，甚至用不到喝一杯啤酒——除非你自己想喝。

**理查德** （自夸地）嗬，你把我看成什么了——一个土包子吗？

**温特** 你的意思是，你对什么都很在行罗？

**理查德** 当然！

**温特** 你有没有和什么女孩子出去过——我指的是那些可以同她们干些事情的真正的乖乖，而不是指这儿的一些毫无趣味的姑娘。

**理查德** （大胆地撒谎）哈，你怎么想？我当然有过！

**温特** 除了汽水以外还喝过什么没有？

**理查德** 当然。常常喝。啤酒，黑刺李酒，还有——曼哈顿酒。

**温特** （被打动）见鬼，我真是小看你了。（接着想了一下）你能不能将这件事做得极其隐秘而不使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可不希望你的老子跟在我屁股后面。你可以在十点半或十一点回家，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想想看，你能编造一些什么情节来掩饰这件事？（当理查德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激励他说）在七月四日——应当放荡不羁一些。

**理查德** 当然。这不用你担心。

**温特** 但这件事你一定得保守秘密，听到没有？——不管是对阿尔特还是对任何别的人。老实对你说吧，要不是我现在手头紧——或是不知道你明年就要进耶鲁大学，不知道你正是我要寻找的见过世面的人，我才不会让你跟我去呢。我并不是想引你走入歧路。

**理查德** （轻蔑地）喔，我告诉过你那是傻想法。

**温特** 好吧，你九点半到快活滩旅馆来，直接进入后间。别忘了搞一些丁香来，咱们好痛饮一番。

**理查德** 啊，我知道该怎么做。

**温特** 那么，再会了。（他跨步出门，刚要把门带上，又想起了什么事）听好，我要对她们说你是哈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你得顺着我说。她们对哈佛一无所知。我可不希望她们认为我是在和哪个中学里的老孩子闲逛。

**理查德** 当然。那容易做到。

**温特** 好吧，回头见。你最好吃完饭就瞅机会溜走，然后一直荡到九点半。千万小心，孩子。

**理查德** 再见。（门在温特的身后碰上了。理查德站了一会，脸上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对抗神情，同时他对自己咕哝道）我要向她表明，她决不能象她已经做的那样对待我！我要让他们都瞧瞧！（这时可以听到前门砰的响了一下，过了一会，汤米从后间冲了进来。）

**汤米** 妈在哪儿？

**理查德** （粗暴地）在起居室里。你以为在哪里，傻瓜？

**汤米** 爸爸和锡德舅舅回来了。米德和我在前面的游廊那儿看到了他们。哎呀，我真高兴。我饿坏了，你呢？（他奔进后间，叫喊道）妈！他们回来啦！我们马上吃饭吧！（过了一会，密勒太太和汤米出现在后间门口。汤米急不可耐地催促着）哎呀，我真饿坏了，妈！

**密勒太太** 知道了。你老是这个样子。我想你肚子里大概有绦虫吧。

**汤米** 我们有没有龙虾，妈？哎呀，我真喜欢吃龙虾。

**密勒太太**　有，我们有龙虾，还有鱼。关于那鱼，你要记住我关照过你的话。（他窃笑）好了，安静一点，汤米！（接着嘲笑般地朝理查德笑了笑）好啊，看到你从黑夜里归来，我很高兴。（他沉着脸，将身体转了过去。莉莉出现在后间门口，她看上去还是那样忧虑和紧张不安。这时，从前面的院子里传来了锡德唱的《可怜的约翰》的歌声。密勒太太仿佛预感到什么似地摇了摇头——尽管这是她弟弟的声音，但歌声具有极大的喜剧魅力，她的嘴角不禁漾起了一种幽默的微笑）嗯哼！嗯哼！莉莉，恐怕——

**莉莉**　（怨恨地）是的，我已经知道。（米尔德丽德从后间奔进来。她有点害羞似地独个儿笑着，跑到她母亲面前。）

**米尔德丽德**　妈，锡德舅舅——（她向母亲耳语。）

**密勒太太**　没关系！象你那样的年龄——不应该去管这类事情！不许你笑他的傻相，否则他会更加来劲，听到没有！

**汤米**　你用不到耳语，米德。你以为我不知道？锡德舅舅又喝醉了。

**密勒太太**　（生气地抓住他的手臂猛摇）安静点好不好！我跟你说过没有！你也太聪明了！（推了他一下）坐到你的位子上去，不准你再说一句话！

**汤米**　（受委屈地——在向自己的坐位走去时揉了揉手臂）喔唷，妈！

**密勒太太**　理查德和米尔德丽德，你们坐下。还有你，莉莉，最好也坐下来。我们要在这儿让他清醒一下，给他一些吃的，这样他就没事了。（理查德依然保持着他那种痛苦的、幻想破灭了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坐在面朝里的两只椅子中的右面一只上。米尔德丽德占了他左面的另一只面朝

里的椅子。汤米已经偷偷地坐到了餐桌里边面朝外的一排椅子中最右面的一只上。莉莉坐在这一排最左面的椅子上，而将中间那个锡德的坐位空着。在这些人就坐的时候，前面纱门砰的响了一下，同时纳特和锡德的说笑声也传了进来；他们进门以后，说笑声更响了，但接着这声音突然间压低下来。密勒太太走到后间门口，仿佛下命令似的喊道）你们就过来！不要去洗濯或是干什么其他事情。马上就要吃饭了。

**密勒的声音**　（快活地）好的，埃西。我们就来！我们就来！

**密勒太太**　（走到厨房门边，打开门喊道）好啦，诺拉。你可以把汤端来了。（她走到后间门口，正好碰上密勒进来。他一点也不象喝醉酒的样子，看上去兴致勃勃，亲切温和。他那张大脸上挂满了笑容，流溢着充分享受人生幸福的光采。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那样美好，那样使人满足，只要一想起这一点，他就禁不住会动感情。）

**密勒**　我们来了，埃西！准时回来了！回来了！（他把她拉到身边，给了她一个出声的吻；因为她这时猛地把头扭了过去，所以这一吻栽到了她的耳朵上。米尔德丽德和汤米格格地笑了起来。理查德装作没有看见，一脸严肃和蔑视的神情，低头凝视着自己的盘子。莉莉则强作笑颜。）

**密勒太太**　（脱出身来——窘迫地，差不多红了脸）不要这样，你疯了！（接着镇静下来——尖刻地）这样我才知道，你回来了！但假如我并不知道，你也已经告诉我四遍了！

**密勒**　（满面春风地）好了，埃西，不要批评了，不要吹毛求疵地批评了。好消息可不可以多说几遍？当然可以。（他

高兴地在她的肥臀上拍了几下。汤米和米尔德丽德快乐地大笑起来。诺拉手里端了一只盛汤的大盖碗，刚巧从厨房走进来，见状也忍不住大笑，手里的碗差点儿掉下来。）

**密勒太太**　（反感地）纳特！你不难为情吗！

**密勒**　忍耐不住！不过是忍耐不住！

〔诺拉依然站在那儿，笨手笨脚地将那只汤碗端在身前，还在笑着。

**密勒太太**　（怒气冲冲地转向她）诺拉！快把汤端过来！（她神气十足地向餐桌右端她的位子走去。）

**诺拉**　（胆怯地）是的，太太。（她端着汤碗从桌子头上绕过去，经过密勒身边。）

**密勒**　（高兴地）嘿，怎么样，诺拉！

**密勒太太**　纳特！（她很不灵活地在桌子末端坐下。）

**诺拉**　（亲切地责备他）哎哟，别再引我发笑了，免得又要招惹麻烦。

**密勒太太**　诺拉！

**诺拉**　（有点儿怨恨）是的，太太。我来啦。（她把汤碗砰地放在密勒太太面前，然后很费劲地从瓷器柜和桌后的椅背之间挤过去，走到另一头。）

**密勒太太**　汤米！不要把餐巾打结！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米尔德丽德！在椅子上坐直！你想变成一个驼背吗？理查德！把你的胳膊从桌上放下来！

**密勒**　（走到餐桌头上他的座位旁，和气地搓着他的手）好，好，好。好，好，好。重新回到家中真是不错。

〔诺拉走进厨房，砰地关上门。

**密勒太太**　（吓了一跳）哎哟！（接着恼怒地）纳特，我实在

不希望你怂恿那个蠢丫头，跟她说话，当我正竭力训练——

**密勒** （喜形于色地）很好，埃西。你的话就是法律！（接着笑嘻嘻地）今天我们开了个大玩笑！锡德是这次野餐的中坚人物！你们应当听他说一说才好！真的，他使那些人滚倒在地，笑成一团！他真该做一个演员。

**密勒太太** （当诺拉拿了一盘薄脆饼回转来——开始把汤舀进她面前的一堆盆子里去时）他应该在这个桌子上吃些东西，清醒一下，那才是他该做的事！（她喊道）锡德！快点过来！（接着转向诺拉，递给她一只汤盆）纳特，看在老天爷面上，坐下来。大家都吃吧，别等我。你们知道我已经不吃汤了。

**密勒** （坐下来，向前弯着身子，用一种信任的口气呼唤他的妻子）埃西——锡德有点不大敢进来——我的意思是恐怕他有那么一点——并不很厉害，你懂得的——但他碰到那么多朋友，于是——好吧，你知道，不要使他过于难堪。七月四日就象圣诞节——一年不过才一回。不要做出很注意的样子，好吗？你们这群孩子也不要，听到没有！还有你，莉莉，也别这样做。他怕你呢。

**莉莉** （拘谨而温顺地）好的，纳特。

**密勒** （又兴高采烈起来——喊道）好了，锡德。没有什么问题了。（他开始狼吞虎咽地喝汤）好汤，埃西！好汤！

（过了一会儿。锡德出现在后间门口。他的那副样子，用糊里糊涂这个词来形容最为贴切。他的动作使人有点吃不准。他那张发光的胖脸宽大而模糊，还挂着一丝顽童般的微笑；他的眼睛也迷迷糊糊地显出一种惊讶的神情。他在进门的时候很注意控制自己，因此一时间他看上去还比较

清醒。他毫无目的地挥了挥手，用一种严肃得可笑的语气开始说话。）

**锡德** 晚上好。（他们也回答他“晚上好”，但眼睛都望着自己的盆子。他糊里糊涂地走向自己的位子，想继续一本正经地谈话）美丽的夜晚。我想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更美的黄昏。（当他打算从莉莉身边走过时，稀里糊涂地撞着了莉莉的椅子——他一下子显得相当彬彬有礼）对不起——对不起，莉莉——非常对不起。

**莉莉** （眼睛注视着自己的盆子——生硬地）没关系。

**锡德** （最后终于坐到了他的位子上——喃喃自语道）我刚才在说些什么？哦，黄昏。但为什么要插嘴？难道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吗？留心你们自己的事吧。（他沉思般地停顿了一下，想了想——接着他一张张脸看过来，用一种迷惘而惊讶的目光盯着每一个人，仿佛遇上了什么大惑不解的事。尔后他突然又迷迷糊糊地笑了笑，满意地点点头）你们都在这儿！我没有搞错吧？

**密勒** （敷衍地）没错。

**锡德** 好！（他不响了，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汤盆，似乎这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最后他抬起头来，凝视着他的姐姐，甚为惊奇地问道）是汤吗？

**密勒太太** 当然，这是汤。你把它当作什么啦？快吃吧。

**锡德** （重新惊奇地望着他的汤盆）好！（接着又突然地）那么，没错了！这的确是汤！（他拿起调羹打算喝汤，但在试了两次后才发觉要确定他嘴巴的位置相当困难，于是他对调羹抱怨道）调羹，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好朋友吗？（接着又可笑地发起脾气来，砰的一声放下调羹）打倒调羹！

（他端起汤盆慷慨陈词）“我们要为死者干杯，为将死的人欢呼。”（向左右两边一本正经地鞠躬）女士们和先生们，祝你们健康。（他开始吃汤。密勒大笑，米尔德丽德和汤米也吃吃地笑起来。甚至理查德也忘却了他的忧郁，偷偷地笑着，密勒太太则强忍笑容。只有莉莉一个人依然面容呆板，一声不吭。）

**密勒太太**　（假作严厉状）锡德！

**锡德**　（呆呆地盯着她，把汤盆从唇边放下来一点）嗯？

**密勒太太**　哦，没什么。不用担心。

**锡德**　（当真生气了）你这不是——在当着大家的面公然责备我？汤是不是流汁？流汁可不可以喝？（接着想了一下）喝一喝又怎么样？这只不过是好人的过失。（他再一次醉眼朦胧地望了望大家）我是对的还是错了？

**密勒太太**　快把你的汤喝完，别再胡说八道了！

**锡德**　（转向她——又生气地）哦，不，埃西，如果我是那么健忘，觉得自己是在喝羔羊腿，那你就可以——原谅我——只要想想用匙吃汤该花多少气力——每一盆得累死累活地举五十下——地球上有几万万个吃汤的人——嘿，这个数字可就吓人啦！（接着又阴郁地）我再也不用匙了！如果想使自己的二头肌发达一些，我只消买副哑铃得了！（他狼吞虎咽地把剩下的汤喝完，向周围的人笑了笑，又突然显得高兴起来）我说得对吗，伙计们？

**密勒**　（笑得喘不过气来）呵，呵！说得很对，锡德。

**锡德**　（醉眼朦胧地望着他，悲哀地摇了摇头）可怜的老纳特！虽然时常弄错——但有着金子一般的心，纯金一般的心。再喝一点吧，我很抱歉地提出这一点。姐姐，我为你

和你那些可怜的没有父亲的孩子感到悲痛！

**密勒太太** （克制着没让自己笑出来——严肃地）锡德！你住一下口好不好！大家把汤盆递给我。如果等那个姑娘来拿，我们也许会在这儿呆一个晚上。（他们都把汤盆递了过来，密勒太太将它们叠起来，放在餐具柜上。她正这样做的时候，诺拉端着一盘烤鱼从厨房里出来。她正要把烤鱼放到密勒面前，锡德迷迷糊糊地看着她的眼睛，站起身来，莫名其妙地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锡德** （神摇意夺地）啊，看到你真是高兴，我美丽的麦库希拉，我的明眸善睐的麦芙尔宁*——

**诺拉** （极为高兴，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挑逗性的媚眼）啊，当然，锡德先生，你喝醉酒以后一定已经吻过巧言石**了！

**密勒太太** （大怒）诺拉！把鱼放下来！

**诺拉** （慌乱地）是的，太太。（她急急忙忙地想把鱼放到密勒面前，但眼睛紧张地盯着密勒太太，因此盛鱼的盘子边和密勒的头狠狠地碰了一下。）

**密勒** 哎哟！

〔孩子们，甚至包括理查德在内，都哄堂大笑起来。

**诺拉** （手中的盘子差点儿掉下来）哦，天哪，弄痛了你没有？

**密勒** （揉了揉头——宽厚地）不，不怎么痛。只是要小心，诺拉，要小心。

**诺拉** （感激地）是的，先生。（她把鱼盘砰地放到他面前，

---

* “我的亲爱的”之意。

** 爱尔兰布拉尼城堡的石头，相传吻此石后即善于拍马溜须、花言巧语。

宽慰地舒了一口气。）

**锡德**　（依然站着——带着一种醉酒后的庄重神色）小心，麦芙尔宁，小心！除了他的头，你一定还碰着了他身上的什么地方。要始终对准他的头，记牢——这样才不至于使我们发愁。

〔孩子们又哄堂大笑起来。诺拉也笑了。甚至莉莉也突然间发出了歇斯底里的笑声，但她立刻为自己这样做而感到生气。

**莉莉**　我很抱歉，纳特。我并不是存心要笑。（气愤地转向锡德）请你坐下来，别再作弄你自己好不好？

〔锡德悲哀地望了她一眼，温顺地坐到他的椅子上。

**诺拉**　（高兴地露齿而笑，安慰似地拍拍莉莉的背）啊，莉莉小姐，不用管他。他只不过喝醉了，但心里确实没有半点恶意。

**密勒太太**　诺拉！

〔诺拉性急慌忙地走进厨房，砰地关上门。接着是一阵沉默，这时候密勒开始分发烤鱼，让鱼盘在众人面前兜了一转。诺拉端着蔬菜盘出来，又回进去，于是这样周而复始地上菜。

**密勒**　（刚要吃第一口——突然间停住，问他的妻子）这总不至于会是蓝鱼吧，是吗，亲爱的？

**密勒太太**　（警告性地瞥了汤米一眼）当然不是。你知道，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是从来不买蓝鱼的。

**密勒**　（以一个承认自己有怪癖的男子的严肃神情对桌上所有的人说道）是的，我感到十分遗憾，蓝鱼里某种特殊的油总是要使我中毒。（听到这儿，汤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

来。密勒太太无能为力地瞪了他一眼，也跟着大笑；接着莉莉也抑制不住地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理查德和米尔德丽德也被逗笑了。密勒面带微笑，环顾四周，他的尊严受到了一点挫伤）嗨，我实在弄不明白，关于我中毒的事情果真就那么好笑。

**锡德**　（打量了他一下——然后带着一种酒醉后的狡猾神气）啊哈！纳特，我怀疑——阴谋！我看这鱼是蓝颜色的——非常之蓝——这实在太使人失望，太险恶，而且——（他戏剧性地用叉子点着密勒太太）瞧，她多么心虚胆怯——一个十——十足的卢克丽霞·乔治娅呀！在这些年头里，这个女人会不会是一直在慢慢地毒害着你？而你却安然无恙地——挺住了！简直是钢一般的体格！即使现在，当你终于站到了鬼门关前，我也不相信——

〔每个人都不能自制地发出大笑声。

**密勒**　（粗暴地）唉呀，让我们安静一会吧，你这个该死的傻瓜！玩笑总是玩笑，但是——（他用一种受伤害者的声调问他的妻子）这是真的吗，埃西？

**密勒太太**　（擦掉眼中的泪水——抵触地）是的，是真的，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要是没有该死的汤米以及锡德的干涉，你永远也不会产生怀疑。你已经吃了好多年蓝鱼，而且长得很好，那些关于什么特殊的油之类的话，统统是无稽之谈。

**密勒**　（很不高兴）承蒙你使我了解了我自己的体格！现在我可以想象到，以后凡是吃到鱼，我就会感到恶心！（他鄙弃地把鱼盘从面前推开）我不能吃这个。

**密勒太太**　（无动于衷地）好吧，不吃便不吃。还有不少龙虾

呢，呆会儿你可以吃个饱。

〔理查德又突然间笑出声来。

**密勒** （转身向他，挖苦地）看来你的兴致很好，理查德。我原来以为你今天是扮演一个患忧郁症的角色呢。

**锡德** （嘲弄般地安慰道）没关系，迪克。让他们去——笑话吧！关于有着鬈曲的柔发、焰火般的嘴唇和如同火星一般炽热的眼睛的姑娘，他们懂得些什么——

**米尔德丽德** （大笑）他给穆丽尔的信就是这样写的吗？（转向她的哥哥）你呀，真是个笨山羊！

**理查德** （粗暴地）啊，住口，米德。我留意她什么啦？我要让你们大家都瞧瞧，究竟我是不是很留意她！

**密勒太太** 大家吃完就把盆子递过来，我已经吩咐上龙虾了。菜就这些。要知道，龙虾以后没有甜点心，也没有茶。

〔诺拉端着一大盘已经冷了的龙虾上来，把盘子往密勒面前一放，又走了。

**汤米** 哈哈。我喜欢吃龙虾！

〔密勒往每个盆子里放一只龙虾，然后将盆子递了过去。每个人都开始剥虾壳。

**密勒** （吃了两个以后变得高兴起来——打算把谈话引到其他题目上去，对她女儿说）在海滩边玩得痛快么，米尔德丽德？

**米尔德丽德** 哦，痛快极了，爸，谢谢。那儿的水又美又暖和。

**密勒** 游得远吗？

**米尔德丽德** 嗯，对我来说是够远的，但实际上并不特别远。

**密勒** 嘿，你要是学我的样，就一定会成为杰出的游泳家。还在孩提时代，我就是一个道地的水老鼠。有朝一日我要和你一起去海滩——虽然这么多年没有下水，我也许不怎么

行了。(他的眼中流露出一个即将开始叙述自己儿童时代冒险经历的人才有的那种怀旧的神色)你们知道，说起游泳，我从来不上那个海滩去。但我记得有一天我和雷德·西斯克去那儿游泳，我救了他的命。

〔这时其余的人开始躲躲闪闪地交换讪笑的目光。

他们都知道跟着来到的是什么。

**锡德** (狡猾而含糊地向四周眨了一下眼睛)哈！现在我们——又得忍受了！

**密勒** (转向他)忍受什么？

**锡德** 没什么——继续谈你的游泳吧——不用管我。

**密勒** (瞪了他一眼——但立刻又沉浸到怀旧的情绪之中)雷德·西斯克——他父亲在现在是联合市场的地方开了马铁匠铺——我们这些孩子称他“雷德”* 是因为他有一头火红色的短发——

**锡德** (仿佛在同他的盆子讲话)妙不可言！——小孩子们的——奇异幻想。

**密勒太太** (看着密勒，几乎要笑出声来——但立刻机警地插嘴道)锡德！吃你的龙虾吧，别再罗嗦啦！说下去吧，纳特。

**密勒** (狠狠地瞪了锡德一眼——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对啦，我刚才说了，雷德和我那天去游泳。雷德那时一定有——让我想想看——一定已有十四岁，年龄和个头都比我大，而我只有十二岁——四十五年以前——当时那个地方连一幢房子也没有——只是在一英里以外，也就是在现在有浮标的地方，树着一根标桩。(这时汤米实在忍受不住，发出了

---

* 意思是“红色的”。

一种压抑着的笑声。密勒双眉紧皱地盯了他一眼）年轻人，你要是再作声，我可得请你退席了！

**密勒太太** （很快地插嘴，想打断密勒的叙述）赶快吃你的龙虾，纳特。鱼你一点也没有吃，是吧。

**密勒** （不喜欢别人提醒他——性急地）哎呀，我无时无刻不被人打断——（他俯身吃他的龙虾，静静地咀嚼了一会。）

**密勒太太** （试图改变话题）安妮的母亲的风湿症怎么样了，米尔德丽德？

**米尔德丽德** 哦，她好多了，妈。今天她也去海滩边蹚水了。她说，对于她的脚趾肿痛来说，咸水是唯一真正有好处的东西。

**密勒太太** 米尔德丽德！你有没有规矩？在餐桌上是不可以说到——

**密勒** （重又沉湎于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对了，刚才我讲到我和雷德，他问我敢不敢同他比赛，游到标桩那儿再转回来。嘿，在那个年头我可不怕任何人挑战，我是个有血气的孩子，我说好吧，于是两个人就游了起来。我们游呵，游呵，起先不分上下；虽然如我刚才所说，他的个头和年龄都比我大，但最后我游到前面去了。我游得十分轻松，没有把劲全都使出来，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但我突然听到后面有一种喘气声——有点儿象是在叫——“救命”。（他模仿了一下。这时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盯着他的盆子，只有锡德是例外）我回头一看，声音是雷德发出的，他脸色煞白，非常难看，虚弱地呼唤道：“救救我，纳特！我的腿抽筋了！”嘿，我并不打算告诉你们我有多害怕，我只是不知

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突然间想到了那根标桩。如果我能把他拖带到那儿，我就可以紧紧拉住他不放，直到别人发现我们。但是那根标桩还——唷，我估计了一下，它肯定在二百英尺以外。

**锡德**　二百五十英尺！

**密勒**　（困惑不解）这怎么说？

**锡德**　二百五十英尺！三十年来，我已经记住了你每次救雷德的距离，从出事地点到标桩的平均距离应该是二百五十英尺！（桌上的人全都哄笑起来。锡德象是发牢骚似地继续说道）你为什么没有让那个雷德淹死呢，纳特？我从来不认识他，但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喜欢这个人。

**密勒**　（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勉强露出一丝笑容，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喔，也许你是对的，锡德。也许那件事我讲的遍数太多，已使得人人厌烦。但是对孩子们来说，讲一讲这个真实的故事很有好处，因为它说明，在水里单单凭着勇气蛮干是危险的——

**密勒太太**　（从他的语调中觉察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抚慰似地说）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故事——你愿意什么时候讲就什么时候讲吧。至于你，锡德，如果没有喝醉的话，你这样取笑纳特，我不骂你一顿才怪呢。

**密勒**　（悲哀而又带点自怜地朝他的妻子笑了笑）我想我是老罗，老太婆——老喜欢重三叠四地说话。应该有人来制止我才好。

**密勒太太**　哪有这回事！你还象过去那样年轻。（重又忿忿地转向锡德）吃你的龙虾吧，也许这样你可以少说些废话！

**锡德**　（嚼了几口——克制不住地）龙虾！汤米，你知道吗，

你的舅舅锡德就是制造龙虾的人？确实如此！有一天——当我在建造金字塔时——我花了一个休息日，很快就造出了龙虾。它的躯体和年龄都比我大，还有火红火红的虾须，但是我照样把它造出来！我说得对吗，纳特？（接着突然用一种杂耍演员的口吻高声喊道）女士们和先生们——

**密勒太太** 我的天哪！你能不能住一下嘴？

**锡德** 在这个笼子里你们看到了龙虾。你们不会相信我，女士们和先生们，但是这个有趣的双壳类动物每一千年才交配一次，这确是事实——可是，啊，它是多么快活呀！

〔孩子们发出了哄笑声。莉莉和密勒太太也不禁笑了起来——接着脸上又露出尴尬之色。密勒大笑——但突然间又变得十分激动。

**密勒** 注意，锡德，千万注意。要记住你是在家里。

**汤米** （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瞟了他舅舅一眼，突然在他母亲耳边哑声说道）妈！你看他！他连虾鳌和虾壳全都吃进去了！

**密勒太太** （害怕地）锡德，你想自杀是不是？莉莉，替他把这个拿开去！

**锡德** （一本正经地）但是我宁可吃虾壳。一切讲究饮食的人都情愿吃虾壳——而不愿吃味道较差的粗劣的虾肉。蛤蜊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不吃壳，某种特殊的油就一定会使我中毒——我说得对吗，纳特？

**密勒** （温和地）你看来正把我当小孩子一般恣意耍弄。好吧，继续说下去。我不会介意的。

**密勒太太** 他最好到床上去躺一会，那样对他可能有些好处。

**锡德** （面容严肃地想了想）床？是的，也许你是对的。（他站了起

来）我很不舒服——正处在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中——我们在为一个孩子祈祷。我说得对吗，纳特？纳特，我整天来一直对你说，我正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中，可是你仍然强迫我吃这种该死的大杂烩，你完全知道——尽管你自己也吃了很多——大杂烩里有某种特殊的油，它必定会——

〔他们又一起大笑——莉莉也歇斯底里地笑着。

**密勒太太** 你上不上床，你这个白痴！

**锡德** （谦恭地咕哝道）我就去——如果不是立刻的话。

（他转身从莉莉身后走过，接着停步，向下凝视着她）但是等一下，我还得履行一个应尽的义务。这件事不完成，这一天就不能算成功。莉莉，干脆地回答我，你愿不愿意同我结婚？

**莉莉** （歇斯底里地傻笑着）不，不愿意——永远不！

**锡德** （点了点头）对！也许这样最好。我怎么能够忘记母亲临终时对我的那些告——告诫。“锡德，”她说，“千万不要和一个喝酒的女人结婚！沾有酒液的嘴唇永远不会吻你！”（悲哀地注视着她）太糟糕了！曾经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现在竟成了酒的奴隶！（转向纳特）我们有什么办法拯救她，纳特？（用嘶哑的嗓音、十分信任的口气低声说道）最好将她安置在一个能使她远离诱惑的所在！因为她一闻到酒味似乎就会发狂！

**密勒太太** （竭力忍住笑）不用管莉莉，你睡你的觉去！

**锡德** 对！（他从莉莉的椅子后面绕过去，向通后间的门走去——接着又突然转过身来，鞠了一躬，说道）晚安，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们不久以后——又将相会（他模仿着基督教救世军的鼓乐声）蓬！蓬！蓬！来吧，接受拯救，

弟兄们！（他开始唱那首古老的军歌）

“真是快乐
不久以后
我们将在那美丽的海滨相会。”

（他转过身去，一本正经地走进后间，嘴里依然唱着）

“趁你还做得到的时候
工作并且祈祷。
我们不久就要在天堂相会。”

〔密勒夫妇和孩子们哄然大笑。莉莉也歇斯底里地傻笑着。

**密勒** （终于平静下来）呃，呃。如果真有怪人的话，他就是一个！你不得不朝他发笑——哪怕他正在取笑你！

**密勒太太** 天哪，但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哦，我承认我的肋骨都笑痛了！我拼命想克制住自己不笑——但是根本没有用，他实在太发噱了！可我认为我们实在不应该这样发笑，这么做只会怂恿他。但是，我的老天——

**莉莉** （蓦地站了起来，僵直地站着，她那张脸抽搐着——痉挛地）是这么回事——你们不应该笑——甚至我也笑啦——这确实会怂恿他——使他堕落——每个人都常常笑他，常常说他是这么一个引人发笑的人。一个怪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么有趣——于是他就一直这样自暴自弃——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他的生活过得更舒服一些——我们都应该受责备——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笑！

**密勒** （担心地）好了，莉莉，好了，你不要这样激动。事情并没有那样严重。

**莉莉** （痛苦地）也许——对我来说——它是严重的。或者曾

经是严重的。（接着又懊悔地）对不起，纳特。对不起，埃西。我并不是有意——今天晚上我身体不太舒服。如果你们原谅我，我想到前客厅去，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密勒太太** 当然可以，莉莉。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莉莉走了出去。

**密勒** （皱着眉——似有愧色）嗯。我认为她说得很对。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莉莉还会这样地提出问题。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埃西？

**密勒太太** 我一点儿也不清楚——只知道锡德曾经答应带她去看焰火。

**密勒** 对了。好吧，我带她去一次怎么样？我不希望她感到失望。

**密勒太太** （摇了摇头）现在野马也无法把她拖到那儿去了。

**密勒** 嗯。我以为她早就克服了对锡德的那股傻劲了。

**密勒太太** 她永远也做不到。

**密勒** 她最好能够做到。锡德已经丢了在沃特伯里的那份工作——他在野餐时借着酒兴告诉我的。

**密勒太太** 啊，我的老天！他实在太傻了！

**密勒** 他一回家，我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对头。好吧，我还得替他在我的报馆里找个差使干干，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一向是这个城里最好的新闻记者，但是我要让他知道，他决不能再那样瞎胡闹。

**密勒太太** （有所怀疑地）是的。

**密勒** 好了，事情既已过去，懊悔也无济于事。（他站起来，理查德、米尔德丽德、汤米和密勒太太也跟着站起。孩子们默不作声，略微有点害怕的样子）你们这些小孩子到院子里

去，设法安静一会儿，这样你们的锡德舅舅才能睡着，你们的莉莉姑妈也可以休息一下。

**汤米** （沮丧地）我们还放不放冲天炮和罗马焰火筒了。爸爸？

**密勒** 等一会儿，孩子。稍稍等一会。不管怎么说，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现在放毕竟还为时过早。

**米尔德丽德** 跟我来，汤米。我要看着他，不让他出声，爸爸。

**密勒** 真是个好女孩。（米尔德丽德和汤米从纱门走了出去。理查德还站在那儿，沉浸在痛苦而阴郁的思绪之中。密勒看了他一眼——接着烦躁地）喂，忧郁的丹麦人，你在干什么？

**理查德** （阴郁地）我要出去——一会儿。（接着又突然地）你知道我在想什么？锡德舅舅的堕落，这是莉莉姑妈的过错。这全是因为他爱她，而她一直让他追着她，怂恿他，最后毁了他——就象所有的女人喜欢让男子毁灭一样！他即使喝酒喝死，我也不怪他！既然她如此对待他，他就是死又有什么挂牵！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同样会这么干！

**密勒太太** （生气地）理查德！别再这么说！

**理查德** （痛苦地引述）

“喝吧！因为你不知道你从何而来，为何而来。

喝吧！因为你不知道你为何而去，去向何方！”

**密勒** （大为恼火——严厉地）听着，年轻人！整整一天来我听你胡说八道，已经受够了！在我面前，你似乎有点没大没小啦！你把那些混帐话留着对自己去讲吧，听到没有——

否则你一定要感到懊悔！你可得当心！（他怒气冲冲地跨进后间走了。）

**密勒太太** （仍旧气呼呼地）理查德，我实在为你感到害臊。

（跟着她的丈夫下场。理查德呆呆地站在那儿，因为羞辱和冤屈而满心痛苦，甚至他的父亲似乎也成了仇敌。他脸上那种反抗的表情越来越明显，接着，他在唇边挤出一个轻蔑的微笑。）

**理查德** 啊，我有什么好当心的？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

（他转过身子，从纱门走了出去。）

〔**幕落。**

——————————，啊，荒野！ •

# 第 三 幕

## 第 一 场

### 景

一个小旅馆酒吧间的后间——房间又小又脏，从天花板正中垂下一个沾满蝇屎的镀金枝形吊灯，吊灯上两盏满是蝇屎的灯泡发着暗淡的光。左边前方是一扇通往酒吧间的转门，门后方靠墙有一架廉价的自动钢琴。后墙右方的一扇门通向“家庭出入口”和去楼上各房间的楼梯。左边墙的当中是一扇紧闭着的百叶窗。三张桌面污秽不堪的桌子分别放在舞台的正前方，正后方和右后方，每张桌子边上都有四把椅子和一只铜痰盂。地板未经打扫，香烟和雪茄烟的蒂头狼藉满地。十分难看的桔黄色的墙纸上污渍斑斑。

同夜十点钟光景。理查德和贝尔正坐在中间的那张桌旁；贝尔坐在桌子左边的椅子上，理查德则坐在中面那把面朝外的椅子上。

贝尔二十岁，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相当漂亮

的女子，也是当时大学里那种典型的“举止轻佻的女子”，属于比较低级的那类人。她的穿着显得花哨而俗气。但是，就她们那类人来说，她还只是个新近入伍者；在她的气质和漫不经心的神态背后还可以看出一种悔罪之情。

贝尔面前放着一只空了的酒杯，理查德的杯中还有半杯啤酒。他看上去显得十分胆怯窘迫，满脸是内疚的神色，但同时又似乎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激动和自豪。

自动钢琴吱吱嘎嘎地传出《比德利亚》的乐曲声。酒吧间侍者，一个粗壮的爱尔兰青年，一张脸象狐狸一般狡猾而愚蠢。他就站在酒吧间门里面一点地方，脸上带着讥笑的神情，越过转门望着他们。

**贝尔**　（不耐烦地望了她的陪客一眼——将她空杯子中的冰弄得格格作响）把你的啤酒喝光呀，干吗不喝了？啤酒都走了汽啦。

**理查德**　（窘迫地）我是存心让它走汽的。我更喜欢喝走了汽的啤酒。（但他匆匆将杯中余下的酒一饮而尽，仿佛这是某种难喝的药水。酒吧间侍者笑出声来。贝尔瞟了他一眼。）

**贝尔**　（轻蔑地朝那架自动钢琴点点头）喂，乔治，《比德利亚》是不是轰动我们这个乡下土镇的最新乐曲？嘿，这只不过才两年的时光！你可是紧跟时代罗！为什么你不为那架破箱子搞一首更新的曲子？

**酒吧间侍者**　（露齿一笑）别跟我说，对老板抱怨去吧。我们

可不常有象你这样高贵的主顾——要不也就勉强可以凑合了。

**贝尔** （给他一个职业性的、狡黠的笑脸）请不要要弄我。我受不了。（接着她合着钢琴的乐曲唱了起来，眼光落到理查德身上）“比德利亚，我喜欢抚摸你。”（酒吧间侍者笑了。她也朝着理查德傻笑）听到过这歌词吗，小孩？

**理查德** （虽曾听到过，但听见这些歌词出自一个姑娘之口，不免感到震惊——装出一种厌倦的神色）当然，听得多了。那是首老歌。

**贝尔** （把椅子往理查德身边挪了挪，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既然你全都知道，为什么不那样干呢？

**理查德** （惊慌失措地）确实，这首滑稽歌曲我已听了不知多少遍。你把我看作什么啦？

**贝尔** 我不清楚，小孩。凭良心说，你使我感到拿不准。

**酒吧间侍者** （带着讥讽的微笑）他是个热衷于享乐的人，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从来没见过谁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为了服侍你们喝酒，我头都发晕了！

**贝尔** （被激笑——对理查德）不要让他要弄你。给他点颜色瞧瞧。我们解囊痛饮，你看如何？

**理查德** （感到羞辱——果断地）当然。请原谅，我正在想其他事情。你喜欢要什么就要什么。（他转向那个酒吧间侍者，侍者刚好从酒吧间进来）看看这位小姐要什么——我也同样来一份。

**酒吧间侍者** （走近桌边——对贝尔眨了眨眼）那才象话！我不是说过你是个会享乐的人吗？我要给你弄一枝雪茄烟来。（对贝尔）你要什么，小孩——也一样吗？

**贝尔**　是的。你忘了这间屋子里的规矩，记住，利克酒中得掺一些杜松子酒。

**酒吧间侍者**　（露齿而笑）看在你的面上——我一定尽力记住。（接着转向理查德）你要什么——再来一点啤酒吗？

**理查德**　（腼腆地）对不起，一小杯就够了。我并不喝。

**贝尔**　（有意嘲弄）喂，老实告诉我，哈佛大学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吗？如果他们将你弄到纽黑文去，你大概只好进幼儿园啦！别那么死样怪气！喝饱啤酒只会使人打瞌睡。要象男子汉大丈夫一样地喝酒！

**理查德**　（羞怯地）好的，我喝。给我来一杯黑刺李酒。

**贝尔**　（对酒吧间侍者）来一杯真正的黑刺李酒。

**酒吧间侍者**　（眨眼示意）明白了。弄一点来让他兴奋兴奋，嗯？（他暗自笑着走进酒吧间。）

**贝尔**　（朝房间四周看了看——烦躁地）天哪，简直是垃圾窝！（理查德被她的咒语吓了一跳，低头看了看桌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鬼地方！我敢断定，九点过后他们都要到人行道上去消磨时光了！（接着转向理查德）小孩，老实对我说，你母亲知道你出来吗？

**理查德**　（抵触地）啊，住口，为什么你不——而要这样要弄我！

**贝尔**　（瞟了他一眼——于是决定了新的行动步骤——轻轻地拍着他的手）好了，我并不是有意的，宝贝儿。请你不要生我的气。

**理查德**　我并没有生气。

**贝尔**　（诱惑性地）你瞧，跟我在一起就应该这样。我觉得你是我所遇到的最可爱的乖乖——如果你能给我那么一点机

会我会大大地喜欢你——你千万不要表现得那么冷淡。

**理查德** 我并不冷淡呀。（接着庄重地）这是因为我有——有心事。

**贝尔** （不耐烦地）好了，把你的心事丢开吧，找一些另外的事干干。

〔侍者端酒进门。

**酒吧间侍者** （把酒放在桌上——朝贝尔眨眨眼）这可以帮你让他兴奋兴奋。四角钱，那是——连雪茄钱也在内了。

**理查德** （掏出他的那卷钱，递过去一张一元的纸币——装出一种漫不经心的神色）找头你留着吧。（贝尔吐了一口气，似乎要提出异议，接着又觉得这样也好。侍者一开始还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好运气——接着又急忙把钞票塞进袋里，似乎怕理查德后悔。）

**酒吧间侍者** （声音中含有恭敬的意味）谢谢你，先生。

**理查德** （大度地）不必客气。

**酒吧间侍者** 我希望你喜欢这种酒。为调制它我特别下了些功夫呢。（推销员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刚进酒吧间，喊道："嗨！有人没有？"接着又传来了硬币敲击柜台的声音）来啦。（侍者走出房间。）

**贝尔** （温存地规劝，声音里对她这位陪客的潜力有一种新的赞许之意）你不应该那么慷慨，宝贝儿。这样会把他的胃口弄大的。给他一角钱也尽够了。

**理查德** 啊，没关系。我可不是吝啬鬼。

**贝尔** 那才是我喜欢听的话。（朝酒吧间那边飞快地望了一眼，她悄悄地把衣服往上拉了拉——又从袜子里摸出了一包廉价纸烟——这使理查德大为吃惊）替我留意那个侍者，

小孩，看到他来就告诉我。他说过，女孩子们只能够在楼上的房间里吸烟。

**理查德** （有点为难地）好吧，我留意着就是了。

**贝尔** （点燃纸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盒递到理查德面前）抽一支么？你会吸烟的，是不是？

**理查德** （拿了一支）当然！我已抽了两年的烟啦——偷偷地。到明年我就可以获准——抽烟斗和雪茄了。（他竭力做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纸烟点着，喷着烟，但不往里吸——接着，他既惊讶又关切地注视着贝尔）喂，你不应该这么吸烟！不管怎么说，吸烟对于女孩子们来说是极其有害的，即使她们不——

**贝尔** （打趣地）怕它影响我的发育吗？哎呀，小孩，你可真滑稽！你还可以成为一个牧师呢！（理查德羞容满面。她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接着举起她的酒杯）好啦，祝你身体健康！现在让我们干杯吧！让我瞧瞧你真的懂得怎么样喝酒。它能帮助你排遣愁怀。（理查德依照她的样子举起酒杯；两人把杯中的酒全都喝光，才把杯子放到桌上）瞧！这还象个样子！怎么样，感到好点儿了没有？

**理查德** （为自己感到骄傲——羞怯地笑了笑）的确好了一些。

**贝尔** 不错，过一会儿你的感觉一定还要好——到时候你也许就不会那么冷冰冰了，是吗？

**理查德** 我并没有冷冰冰。

**贝尔** 不，你确实是冷冰冰的。我想，这是因为你不喜欢我的缘故。

**理查德** （更大胆地）我喜欢你的。

**贝尔**　怎么个喜欢法？非常喜欢吗？

**理查德**　是的，非常喜欢。

**贝尔**　让我看看你怎么喜欢我！（理查德显得有点局促不安起来）要我过来坐在你的膝上么？

**理查德**　是的——我——（她走过去，坐在他的膝上。他看上去极不舒服，但是酒上了他的头，他为自己感到自豪，同时也有点兴奋。）

**贝尔**　你为什么不搂住我？（他很笨拙地这样做了）不，别那样笨手笨脚。抱得我紧一点。你不用怕弄痛我。我喜欢别人把我抱得很紧，你呢？

**理查德**　我当然也喜欢。

**贝尔**　尤其是在象你这样一个漂亮的乖乖的怀里。（把他的头发弄乱）哎呀，你的头发真美，你自己知道么？说老实话，对你来说，我是太健壮了！你为什么不靠得我紧一点？我还不算太难看吧，是不是？

**理查德**　不，你——你很漂亮。

**贝尔**　你不要口是心非。

**理查德**　我确实这样认为——凭良心讲。

**贝尔**　那你为什么不亲亲我？（她努起嘴唇向他凑过去，他犹豫了一下，吻了吻她，但立刻又缩了回去）这也叫接吻吗？应该这样。（她抱住他的头，将她的嘴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嘴唇上，一直不松开。他吃了一惊，挣扎起来。她笑了）怎么回事，我的小宝贝？你过去有没有象这样接过吻？

**理查德**　当然。次数多啦。

**贝尔**　那你干吗跳起来，就象我咬了你那样？（在他的膝上扭来扭去）哎呀，我简直要为你发疯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吗，嗯？告诉我。

**理查德** 我——我不知道。（接着勇敢地）我——我也同样为你发疯了。

**贝尔** （又吻他）想一想伊迪丝和你的朋友温特在楼上共度的美好时光吧——我们却象两个木头人似的坐在这里。开一个房间只要二元钱。而且，因为我是那样喜欢你，我只向你——要五元钱。对你——我本来不应该要什么钱——只是为了生活，为了付我在纽黑文的房租——你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对别人我要十元钱呢，真的！（她再一次吻他，然后从他的膝上下来——活泼地）来，出去告诉那个侍者，就说你要一个房间，而且要快点。老实说，对于你我是那样健壮，我几乎有点等不及你上楼了！

**理查德** （机械地向酒吧间门口走去——然后犹豫了，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胆怯、对金钱这一因素的厌恶、突然而起的关于节制的观念、以及对于穆丽尔的负疚感同他在微醉的状况下打算就此堕落、并采撷一切禁果的意识似乎正在一决雌雄。在他的眼里，这个轻佻的女子变成了一个罪恶的、专门勾引并导致男子毁灭的风流荡妇。最后，他停步不前，并含含糊糊地咕哝道）我不能这样做。

**贝尔** 什么，要个房间都这么害羞吗？那好，我去说。（她朝门口走去。）

**理查德** （绝望地）不——我并不是要让你去——我不想这样做。

**贝尔** （打量着他，眼里射出愤怒的光）好吧，我看你简直是最最卑鄙无耻的吝啬鬼！

**理查德** 我不是吝啬鬼！

**贝尔**　今天晚上我本来可以同某一个真正的活人出去，可是你却把我拉在这儿胡闹了一夜——这个城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家伙！——现在你可得付钱！不要做这样的小气鬼！你拿得出五元钱！刚才你付酒钱的时候我看见了，所以你不必对我撒谎！

**理查德**　我——谁说过我没有钱啦？我可不是小气鬼。如果你急需五元钱——付你的房租——你尽可以拿去而不必——我的意思是，我十分乐意给——（他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掏出他那一卷九元钱的钞票，从中抽出一张五元的给她。）

**贝尔**　（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象抢一样地从他手里抓走了钱——然后眉开眼笑，一下子表现出感激万分的样子）谢谢你，小孩。哎呀——哦，太感谢了——哎呀，原谅我刚才发了火，骂了你，你能吗？唉，你真是个大好人！你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小乖乖！（她吻他，他得意地露齿而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算得上是个英雄）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

**理查德**　（骄傲地——而且很有点醉意地）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心里高兴而已。（接着大胆地）来——再给我一个吻，这样才可以算报答我。

**贝尔**　（吻他）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吻你一千次。来，坐下来，让我们再喝一点酒——为了表示我的感激，这次由我来会钞。（她喊道）嘿，乔治！再给我来一巡——同样的！

**理查德**　（依然有点小心谨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应该——

**贝尔**　哦，再喝一点绝对伤不了你。你知道，我只是想替你

会一下钞。（他们在先前坐过的地方坐下。）

**理查德** （大着胆子将自己的椅子往贝尔那边靠了靠，伸出一只手臂搂住她——微醉地）我很喜欢你——现在我开始了解你了。你是个非常好的姑娘。

**贝尔** 好就是好！你不能说些别的话吗！喂，我问你，既然我那么好，为什么你并不打算和我开房间？我实在有点弄不明白。

**理查德** （大胆地撒谎）我不想这样——只是因为我——（接着他又严肃地说道）我已发过誓了。

〔侍者端着酒走进来。

**酒吧间侍者** （把酒放到桌上）这是你们的赏心乐事。（接着注意到理查德勾住贝尔腰的那只手）嗬嗬，我看有点儿入门了。（理查德朝他迟钝地笑笑。）

**贝尔** （从袜子里掏出一元钱给他）拿着，这是我的钱。（他把零钱找给她，她给了他一角小费，他又走了出去。她把理查德给她的五元钱塞进袜子里，举起酒杯）祝你身体健康——并再一次谢谢你。（她呷了一口酒。）

**理查德** （兴致勃勃地）干！干！（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带着一种夸张的满意神情叹了一口气）哎呀，那真是好酒，实在不错。（紧紧地拥抱她）再吻我一下，贝尔。

**贝尔** （吻他）刚才你说你曾发过誓，那是什么意思？

**理查德** （庄重地）我发誓我一定忠贞不贰。

**贝尔** （讥讽地）一直到死都把我俩分开吗，嗯？那个姑娘是谁呀？

**理查德** （粗暴地）不用管她。

**贝尔** （生气地）我想，大概是我不配谈她吧？

**理查德**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你是个很好的人。（接着以一种醉后的严肃神态说）不过你不应该过这样一种生活。这是不适宜的——特别是对于你这么好的女孩子而言。你为什么不改过呢？

**贝尔**　（粗暴地）别说那种话好不好！听到没有！凭着那五元钱，你可以同我干许许多多事——但是你决不能改造我，懂吗？管好你自己的事，小孩，别去管那些用不着你操心的事！

**理查德**　我——我并没有打算伤害你的感情。

**贝尔**　我知道你没这个意思。你同许多人一样，总是自称用意是好的。（转变话题）那么说你是忠实于你那唯一的爱人罗，是不是？（恶意讥笑道）可是她怎么样呢？我敢断定她正同一个相好藏在某个幽僻之处恣意取乐呢。不要太死心眼了，小孩！连小小的苍蝇也在那样干呢！

**理查德**　（又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愤怒地）别那么说！你再敢！

**贝尔**　（并没有害怕——轻蔑地耸耸肩膀）那好，以你自己的方式行事，当个傻瓜吧！这与我毫不相干。

**理查德**　你并不了解她或者是——

**贝尔**　我不想知道。别再提她了，好不好？（她悲哀地凝视着前方。理查德看上去也是愁容满面。他的醉态现在已越来越明显。酒吧间侍者和那个推销员在转门处出现。侍者朝贝尔点点头，又向推销员眨眼示意。推销员露齿而笑，走进房间，手里拿着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酒。他将近四十岁，矮矮胖胖的个子，满脸横肉；他的穿着还算整齐，态度活泼、诙谐，这是干他那种行当的人所有的共同特点。

他进来时，贝尔抬头看了看，两人交换了一个彼此十分了解的目光。她熟悉他那种人，而他也深知她是什么人。）

**推销员**　（从她身边走到桌子右面——讨好地笑着）晚上好。

**贝尔**　晚上好。

**推销员**　（坐下）希望我不至于打扰了你们的聚会——但是我的两条腿在酒吧间里已经站疼了。

**贝尔**　我的感觉却很好。（十分轻蔑地看了理查德一眼）我并没有什么聚会。

**推销员**　看来有点希望啦。

**理查德**　（突然间感伤地吟诵道）

“我不能干这种事，因为我爱她爱得太深，
但是从她那儿，我懂得了什么叫女人。”

（转身朝那个推销员瞪了一眼——接着对贝尔说）我们再喝一巡酒吧！

**贝尔**　你不能再喝了。（理查德不再说什么，开始一个人嘀咕。）

**推销员**　他是什么人——儿童诗人还是儿童演员？

**贝尔**　不清楚。我也拿不准。

**推销员**　喂，如果你能甩掉这个毛孩子，也许我们能够达成一笔小小的交易。

**贝尔**　那容易。我只要走开得了。（她摇了摇理查德的手臂）听着，小孩。我的一个老朋友，纽黑文的史密斯先生刚巧来了。我要到他的桌上去坐一会儿，明白吗？你最好还是回家去吧。

**理查德**　（惊愕地看着她，皱起眉头）我决不回家！我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贝尔**　你随便干什么都行——但可得让我走。（她将理查德勾住她的那只手拿开，走过去坐到推销员身边。理查德生气地注视着她。）

**理查德**　干吧。你干些什么与我何涉？（他轻蔑地吟诵道）

“一个女人只是一个女人，但是一枝好的雪茄却是一枝烟。”

**推销员**　（当贝尔在他身边就座时）喂，你想喝什么样的啤酒，小妹妹？

**贝尔**　我喝的是利克酒。

**推销员**　我很遗憾地发现，你已经喝得过量了。

**理查德**　（开始用一种阴沉忧郁的声音吟诵）

“但每一个男人将他钟爱的东西毁掉，
这句话要让人人都听到。”

**推销员**　（露齿而笑）嗨，真有趣！（他怂恿地喊道）小伙子，妙极了。再来一个。

**理查德**　（不理他——继续浮夸地念着）

“有的人用痛苦的一瞥毁人，
有的人用谄媚的蜜语甜言，
懦夫毁人，用的是亲吻，
而勇士却用刀剑！”

（他阴郁地望着贝尔，悲哀地自言自语道）我就是用一吻毁了她！我是一个懦夫。

**推销员**　那个太老了，小孩。你是个有本事的人，确实，确实！再来一个——这一次可不兴再来老的！

**贝尔**　（嫣然一笑）真有意思！

**理查德**　（凝视着她——悲哀地）

“‘哦，’他们喊着，‘世界是多么宽广，
但被禁锢着的肢体已经残废！
一次，或两次，掷着骰子，
那是绅士们玩的游戏；
但是和罪恶赌博，他从来赢不了，
在那秘密的耻辱之屋里！’”

**贝尔** （怒气冲冲地）啊，停止吧！我们不要再听那种废话！

**推销员** （嘲弄地）你的这位女朋友不欣赏诗。她的文化素养不够。但是我对此倒是极有兴趣。我当中的名字是凯利和希茨！再给我来那么一段！你知道《龙虾和聪明的朋友》吗？（严肃地转向贝尔）我不骗你，那可真是呱呱叫。我在波里斯听人念过。也许这个傻瓜也知道。是吗，小孩？

〔但理查德阴郁地看着他，并不回答。

**贝尔** （轻蔑地打量着理查德）他喝得太多了——哎呀，他可再也不能喝了。

**理查德** （突然地——加强了说话的语气）“于是——在十点钟——艾洛特·洛夫伯格将要来到——头发上满是藤叶！”

**贝尔** 简直是发痴，那个人大概就是你！

**理查德** （痛苦地看着她——挑战似地站了起来——走向推销员）我根本不相信你在纽黑文就认识了她！你只是在这儿才搭上她的！你别再缠住她，听到没有！你决不能同她干任何事——决不能，我要在这儿保护她！

**贝尔** （大笑）哦，我的天哪！你听听吧！

**推销员** 嘘！这真是太滑稽了！等一等！（他用一种极为夸张的口气对理查德说）妈的，杰克·多尔顿，假如我不打算和她撒手，你怎么办？

**理查德**　（威胁地）怎么办，我要对准你的鼻子狠狠揍一拳！

（他朝他们的桌边走过去。）

**推销员**　（假装害怕——用假嗓尖声叫道）救命！救命！

〔酒吧间侍者生气地跑进来。

**酒吧间侍者**　嗨，别吵了好不好。你见到什么鬼啦？

**理查德**　（醉醺醺地）他太——太放肆了！

**推销员**　（眨眨眼睛）他想杀了我。（接着想出了一个赶走理查德的好主意——严肃地对侍者说）这并不干我的事，老兄，但要是换了我，我一定把这个醉少年赶出门去。他年龄还没有到呢；任何傻瓜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酒吧间侍者**　（负疚地）他说他已经过了十八岁。

**推销员**　是吗，假如我说我是罗马教皇——你就决不会相信我。你要是不想招惹是非，我劝你把他打发到别的什么酒店里去，要是出了什么事，让他们去撒谎得了。

**酒吧间侍者**　嗯。（他气冲冲地走向理查德，推了他一下）喂，过来。走你的路吧！别再在这儿捣乱！给我滚！

**理查德**　我偏不走！

**酒吧间侍者**　哦嗬，真的不走？（他又推了理查德一下，使他差点儿四脚朝天。）

**贝尔**　（冷酷无情地）撵他走！他那种废话实在使我受不了！

〔理查德愤怒地转过身想打侍者。

**酒吧间侍者**　（让过拳头）哦嗬，你来，你来！（他一把抓住理查德的后颈和裤子后裆，毫不客气地将他朝转门推去。）

**理查德**　放开我，你这个胆小鬼！

**酒吧间侍者**　安静些——否则我就要捅你耳光，教你安静！

（他推着理查德穿过纱门，过了一会儿可以听到外面的门

的前后晃动声。）

**推销员**　（轻轻地笑起来）我有两下子吧，小孩。用这种办法把他撵走，你说妙不妙？

**贝尔**　（突然间动了感情）可怜的孩子。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到家。我喜欢他——在他还没有喝醉的时候。

**推销员**　他是谁？

**贝尔**　那个同我的朋友开房间的家伙告诉过我，但我并没有十分留意。他姓密勒。他的老子在这个小镇上办报，我记得他这样说过。

**推销员**　（吹了一声口哨）唷！那他一定是纳特·密勒的儿子。

**酒吧间侍者**　（从酒吧间里回来）好啦，他滚蛋了——是被我一脚踢出去的！

**推销员**　（恶毒地笑着）是吗？嘿，也许那一脚要打碎你的饭碗呢，老兄。听说过办《环球晚报》的纳特·密勒吗？那是他的儿子。

**酒吧间侍者**　（他的脸色阴沉起来）真是见鬼！谁说的？

**推销员**　这个姑娘。（起身）嘿，我可得去看看他——无论如何总得看到他平安上车才好。纳特·密勒可是个好人。（他匆匆走出。）

**酒吧间侍者**　（恶狠狠地）真是晦气！他要是知道我这样对待他的儿子，一定会把我赶出城的。（气势汹汹地转向贝尔）你事先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你这个臭婊子！

**贝尔**　嗨！我受不了这种谈话——我不想同你这样的乡下酒鬼谈，懂吗！

**酒吧间侍者**　（气势汹汹地）你不想谈，是不是？叫我拿烈酒给

他喝的还不是你吗？（他把她的椅子一推，使她差点儿跌到地板上）你给我滚——快点滚——否则我就去拐角处把警察叫来，把你这个卖淫妇抓进去！（他把她推到家庭出入口那头）滚出去吧——不许你再逗留！

**贝尔** （打开门出去——转过身来恶狠狠地说）要是为了这件事我被抓进去，我可得找你算帐，你这个爱尔兰傻瓜！（她走出，砰地关上门。）

**酒吧间侍者** （有点担忧地望了她片刻——接着耸了耸肩）那是她自己不好。（在走回酒吧间时叹了口气）她们那些臭婊子总是把这个地方搞得乌七八糟！

〔**幕落。**

## 第 二 场

### 景

同第一幕——密勒家的起居室——同夜十一点钟光景。

密勒坐在餐桌左前方那只他心爱的摇手椅上。他已脱去了硬领和领带，外套和鞋子，穿了一件棕褐色的旧睡衣和一双已经弄得很脏的毡拖鞋。他带着一副阅读用的眼镜，正浏览一份报纸上的新闻标题。但是他看上去似乎心事重重，并没有在很专心地看报。

密勒太太坐在餐桌的右前方。她也戴着眼镜。她膝盖上放着一只针线篮，正竭力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她在缝制的那块碗垫上去。但是，同她丈夫一

样，她也有着心事，不过这一点在她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她看上去显然有点焦虑不安了。

莉莉坐在桌后那把面朝右的扶手椅上。她装出在读一本小说的样子，但同样也是神不守舍。她表情凄然，虽然看上去已不那么痛苦而又重新变得柔顺、谦恭。

米尔德丽德坐在书桌的右前方，将两个字写了又写，还不时停下来审视一番。她咬着舌头，十分专注于她的工作。

汤米坐在舞台左前方的沙发上。他今天玩得精疲力竭，现在已困倦不堪，但他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两眼半开半闭，头也开始颠起来，但他不让自己睡着。他时时感到家里的人在朝他这儿看，因此他强打精神，撑开睡眼，装出清醒的样子。

**米尔德丽德**　（最后看了一眼她刚才写好的两个字，感到很满意）好啦。（她把那张纸递给她母亲）妈，你看。我正试着用一种新的笔法写我的名字呢。不要看别的，就看最后一个字。你不以为这个字写得呱呱叫吗？

**密勒太太**　（被女儿从沉思中拉了回来）别说那种粗话。这种话男孩子说也要不得，更不要说一个应该懂礼貌的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天哪，我在象你这样的年龄时，要是我母亲听到我讲——

**米尔德丽德**　好吧，那么你是不是认为它写得很好？

**密勒太太**　（重又陷入沉思——粗略地看了看那张纸——含含糊糊地）对了，非常好，米尔德丽德——确实非常好。

（机械地把那张纸还给米尔德丽德。）

**米尔德丽德**　（有点不满意，但笑了笑）心不在焉！我不相信你真的看过了。（她绕过餐桌，把那张纸拿给她的莉莉姑妈看。密勒不安地朝他的妻子看了看，但立刻又转过头来看报，仿佛他害怕碰上他妻子的目光似的。）

**密勒太太**　（凝视着前方——忧心忡忡地叹了一口气）哦，但愿理查德能回来！

**密勒**　没关系，埃西。他马上就会回来的。你不必为他担心。

**密勒太太**　但我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莉莉**　（细细察看米尔德丽德写的字——微笑）写得不错，米尔德丽德。你的书法大有长进呢。但是，你是否觉得这些字写得稍微花哨了一点？

**米尔德丽德**　（失望地）不过，莉莉姑妈，我苦苦地练字，就是为的这一点呀。

**密勒太太**　（又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了，纳特？

**密勒**　（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要去买一只钟放在这儿啦，你每隔两分钟就得让我掏一次表。（他把表从背心袋里摸出来——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不过十点刚过一点儿。

**密勒太太**　什么，一个小时以前你就这样说了！纳特·密勒，为了不使我担心，你就对我撒谎。你把表拿来给我看！

**密勒**　（愧疚地）好吧，现在是十点三刻——不过这也不算太晚——要知道今天是七月四日。

**密勒太太**　你再敢对我说什么七月四日！听你这口气，你似乎认为在这一天里无论干什么事，谋杀也好，扒窃也好，都是情有可原的罗！

**米尔德丽德**　（已走到她父亲身边，把那张纸塞到他鼻子下

面）看看吧，爸爸。

**密勒** （对于米尔德丽德打断他们的谈话感到宽慰，并抓住这个机会）让我们瞧瞧。嗯，据我看近来你每个星期似乎都要创造一种签字法。你这样练习为的是什么——签署支票吗？你一定在计划找一个阔丈夫。

**米尔德丽德** （调皮地把头一扭）我决不结婚！但是你觉得这字怎么样，爸爸？

**密勒** 写得太棒了——没话说的，棒极了！你即使把这几个字签在独立宣言上也当之无愧。

**密勒太太** （凄苦地，差不多要哭了）你倒不错，和米尔德丽德说说笑笑的！看来这个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担心——（她的嘴唇抖了起来。）

**米尔德丽德** （有点反感）啊，妈，迪克只不过是跑到海滩边去看焰火了，不信你呆会儿看。

**密勒太太** 焰火早就结束了。如果他真去那儿，现在也该到家了。

**莉莉**（安慰道）也许他找不到座位，电车那样挤，他只好步行回家。

**密勒** （又宽慰地抓住这个机会）对了，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敢断定是那么回事。

**米尔德丽德** 啊，别再为他烦恼了，妈。他只不过想借此显示一下，他为了那个愚蠢的穆丽尔心都碎了——让每个人都心烦意乱，担心他已经投河自杀或干了什么其他事。

**密勒太太** （厉声地）少罗嗦！你一直说这种话，简直是毫无心肝，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谴责般地看了她丈夫一眼）有件事我知道，你不用想瞒我！（他的目光和她的一

碰上，又愧疚地避开。她轻蔑地从鼻孔里嗤出一口气，将目光从他身上掉开，环顾全室。汤米打着盹，睡眼惺忪，还害怕他母亲的目光落到他身上。他机警地挺起身子，并开口说话；尽管拼命振作精神，但声音还是含含糊糊的。）

**汤米**　让我看看你写的东西，米德。

**米尔德丽德**　（肆意嘲弄）给你看？你那副瞌睡朦胧的样子还能看？

**汤米**　（反抗地）我没有瞌睡朦胧！

**密勒太太**　（目光落到他身上）天哪，我居然忘了你还没有睡！你马上给我上床！你的就寝时间已过了好几小时啦！

**汤米**　但今天是七月四日。是不是，爸爸？

**密勒太太**　（给了他丈夫责备的一瞥）好啦！你看你干了些什么？他在照搬你的借口，你知道不知道！（接着严厉地转向汤米）听到我说的话吗，年轻人！

**汤米**　哦，妈，我能不能再稍微晚睡那么一会儿？

**密勒太太**　我说过了，不行！照我说的去做，不用再争了！

**汤米**　（慢吞吞地起身）啊！我很想能等到迪克——

**密勒**　（和蔼然而坚决地）你妈叫你别跟她争辩了。她让你走，你就走。

〔汤米无可奈何，只得服从；他开始和众人一一吻别。

**汤米**　（吻她）晚安，莉莉姑妈。

**莉莉**　晚安，亲爱的。一觉睡到大天亮。

**汤米**　（匆匆吻了米尔德丽德一下）祝你晚安。

**米尔德丽德**　祝你晚安。

**汤米**　（吻他）晚安，爸爸。

**密勒**　晚安，孩子。睡个好觉。

**汤米**　（吻她）晚安，妈。

**密勒太太**　晚安。唷！你看上去有些发烧。让我摸摸你的头看。不，你很好。现在快去吧，别忘了做祷告。

〔汤米慢吞吞地走到门口——然后突然一个转身，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因为他想到了另一个借口。

**汤米**　还有件事，妈。我刚才到盥洗室——

**密勒太太**　（严厉地）刚才在哪儿？

**汤米**　盥洗室。

**密勒太太**　那好。

**汤米**　锡德舅舅在那儿打鼾，声音大得象吹喇叭——而他的房间正好在我隔壁。象他那个样子我怎么能睡——（他的话被自己的一个大呵欠打断了。）

**密勒太太**　我看你即使在喇叭边上也会睡得很死的。现在你去吧。（汤米无可奈何，睡眼朦胧地一笑，去睡了。密勒太太刚放下汤米的事，她先前的那种不安感又重新勾上心头，而且比原先要厉害得多。她叹着气，坐立不定，最后她问道）现在几点了，纳特？

**密勒**　怎么了，埃西，我一分钟以前刚告诉过你。

**密勒太太**　（不满地）我弄不懂你怎么能这样泰然自若！你也许会说，现在是晚上十二点钟，可是我们的理查德还在外面，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儿。

**米尔德丽德**　我听到游廊里有人声。那一定是他回来了，妈。

**密勒太太**　（她的忧虑一旦解除，火气就上来了）好好地教训教训他，纳特，听到没有！你过于放纵他了，现在才惹出这许多麻烦！他居然敢这样地野在外面不回来！

〔可以听到前门开了又关了，有人在用口哨吹着《再

跟我跳一回华尔兹舞吧，威利》的曲子。

**米尔德丽德**　不，那不是迪克，是阿尔特。

**密勒太太**　（她的脸又阴沉下来）哦。

〔片刻之后阿瑟穿过前客厅走进屋里，他轻松地、低声地吹着口哨，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密勒**　（并不很热情地透过眼睛望着他——简短地）是你回来了，嗯？我们还以为是理查德呢。

**阿瑟**　他还在外面吗？他到哪儿去啦？

**密勒**　我们也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碰到过他？

**阿瑟**　不，晚饭以后我就一直在兰德家里。（他在餐桌左后方的扶手椅上坐下来）我估计他偷偷地跑到海滩边去看焰火了。

**密勒**　（装出一种毫不在意的样子）是嘛。我一直跟你母亲这么说来着，但是她偏偏要自寻烦恼。

**密勒太太**　但他要是真的去看焰火，为什么不同我们说一声呢？他知道我们会让他去的。

**阿瑟**　（自作聪明地）那容易解释，妈。（得意地笑起来）今天早晨你没有听到他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似的痛骂独立纪念日吗？他不会当着你的面放弃他的观点——而同时却要去看传统的焰火。（他又得意洋洋地加了一句）我知道，他正处于干傻事的年龄上呢。

**密勒**　（惊诧不止地注视着阿瑟，然后露齿而笑）说得好，阿瑟。哎呀，你使我觉得，即使你谈的是那样一种起码的常识，我还是应该向你致谢。（他转向他的妻子，甚感宽慰）我认为阿瑟的话说到点子上啦，埃西。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为什么他——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密勒太太** （叹了一口气）好吧，但愿你们说得不错。可是我希望他现在就到家。

**阿瑟** （掏出他的烟斗，装上烟，一本正经地点燃）象他那样的年龄是不可以在外面呆得那么晚的。如果我没记错——不管是不是过节，我从前可没有象他那样过。

**密勒** （眼里闪闪发光）不要挖空心思去回忆你青年时代的那些古老岁月了。

〔米尔德丽德笑了起来，阿瑟看上去有点难为情，但很快又镇静下来。

**阿瑟** （炫耀地）今天我们在兰德家吃的那顿晚餐可没话说的啦。我们吃了烤牛脬。

**密勒太太** （暂时忘却了她的忧郁）瞧你，就象兰德家的人在你面前神气活现一样！我看牛脬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吃它总觉得象吃肥皂。再说它也没什么营养。我的餐桌上是不许放这类讨厌的东西的！

〔阿瑟又感到受了奚落。

**米尔德丽德** （嘲弄地）你和埃尔西吻别了吗？

**阿瑟** 不要老是这样开玩笑！我听得耳朵都痛了！

**米尔德丽德** 但在那儿她却使我感到头痛，那个神气活现的家伙——自以为只有她才最最了不起！

**密勒** （生气地）你们这种没完没了的争吵才叫我头痛呢，你们两个！安静点好不好！

〔片刻的沉默。

**密勒太太** （重又忧心忡忡地叹气）我希望那个孩子能回来！

**密勒** （不安地望了她一眼，偷偷地看了看表——接着灵机一动，转向阿瑟）阿瑟，我听说你有很好的歌喉，是吗？兰

德告诉我，没有比听你唱歌更高兴的事了——他说你若是在那儿，每天晚上都唱的。为什么你现在不为我们家里这些人唱首歌，让我们高兴高兴呢？

**阿瑟** （高兴，但依然怀着一种受了伤害的自尊感）我想你大概是在挖苦我吧。

**密勒太太** （活跃起来——自豪地）阿瑟有一副极好的嗓子。他常常趁你不在家的时候练声。我从来不知道你还喜欢听唱歌呢，纳特。

**密勒** 是的，我喜欢——喜欢得要命——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自己也有一副好嗓子，人们常常说我应当——（接着突然回想起他在晚餐桌上的痛苦经历，十分内疚地望着阿瑟）嗯。你就别客气了，阿瑟。为什么不给我们唱一两首呢？你能不能替他弹琴，米尔德丽德？

**米尔德丽德** （把头一扭）我至少能弹得象埃尔西·兰德一样好！

**阿瑟** （没有理会她——郑重其事地清了清嗓子）今天晚上我已经唱得太多了。我不清楚我的嗓子是不是还——

**米尔德丽德** （忘却了刚才的不愉快，抓住她哥哥的手，用力拖他）来吧，别装得那么谦虚，我看你很想卖弄一番呢。

〔这句话使阿瑟的脸顿时变了色，他气愤地从米尔德丽德的手里挣扎出来。

**阿瑟** 你让我走！（沉着脸）我今天晚上不想唱，爸爸。改日再唱吧。

**密勒** 让他去，米尔德丽德！（他朝阿瑟使了一下眼色，点点头，示意他密勒太太又犯愁了。他以这种动作明确表示，他希望阿瑟用歌声来分散他母亲的注意力。）

**阿瑟** （把烟斗放到一旁，很快地站起来）哦——当然，我将尽力而为。（他跟着米尔德丽德走进前客厅，扭亮了那儿的灯。）

**密勒** （对他的妻子）这不会把汤米吵醒，无论干什么都弄不醒他。至于锡德，即使发生地震他也会照睡不误。（接着他的目光突然射向前客厅——粗鲁地）该死，说到某人，某人就到。好啦，他睡了一个好觉，现在该清醒些了。（莉莉从椅子上站起来，张皇四顾，仿佛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密勒安慰她说）莉莉，坐下来看你的书吧，别去注意他。（她重新坐下，十分紧张地俯身看书。从前客厅传来了叮叮咚咚的钢琴声，米尔德丽德正在练指法。这时，锡德穿过前客厅走进室内。他已不象刚喝醉酒时那样兴奋，但醉酒的后遗症还是相当严重——神经紧张，面容苍白，内心充满了悔恨、自怨和自怜的忧郁感，痛苦万分。他两眼浮肿，眼球充血，整个脸也肿着；他秃头周围的一圈头发蓬乱不堪，有的地方还缠结在一起。他惴惴不安地走进房间，仿佛很负疚的样子；他眼睛转来转去，不敢正视任何人。）

**锡德** （两颊颤动着，逼出一丝苦笑）你们好。

**密勒** （漫不经心地）你好，锡德。睡得好吗？（正当锡德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打算说话时，米尔德丽德的声音从前客厅传了过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弹过那首曲子了，不过我可以试试看。"她开始伴奏。密勒示意锡德不要作声）嘘！阿瑟要为我们唱歌了。（锡德把身子靠在房间后面正中的那只书橱上，感到极不自在，但又很害怕走到任何别的地方去。阿瑟开始唱歌。他的嗓子很不错，但因为没经

过正规训练，他在感情的表达上还有点把握不住。他唱的是那首深受人们喜爱的、感伤的老歌：《那么你要记住我》。听歌的那些人立刻被歌声所感染。密勒带着一种仿佛在沉思默想的忧郁神情凝望着前方，那张脸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这使他看上去似乎苍老了一些。密勒太太也向前凝视着，神色越来越悲哀。莉莉忘了假装看书，两眼越过书本看出去，表情也十分悲伤。至于锡德，他仿佛跌入了悔恨和自责的感情深渊，他的嘴角下垂，似乎马上就要哭出来。歌唱完了。密勒蓦地站起，热烈地拍着手，喊道）唱得好，阿瑟——唱得好！嘿，你的嗓子太好啦！给我们再来几首！你喜不喜欢那首歌，埃西？

**密勒太太**　（悲哀地）喜欢是喜欢——但它是一首悲歌——太伤感了。

**锡德**　（在竭力克制自己之后，突然开口）纳特和埃西——还有莉莉——我——我要向你们赔不是——因为我回家时——那副样子——这没有什么借口好找——但我并不是有意——

**密勒**　（同情地）那当然，锡德。我们都已把这件事忘了。

**密勒太太**　（振作起来——充满爱怜地）别傻了，锡德。我们知道野餐是怎么回事。你忘掉它得了。

〔锡德那张脸略微开朗了一点，但他把目光投向莉莉那边。他的目光里有一种无声的请求，希望她也能说上那么一两句话。但莉莉并没有表现出打算说话的样子，她两眼牢牢盯着手中的书，身体绷得紧紧的，显得很僵硬。

**锡德**　（终于不顾一切地直诉胸臆）莉莉——我很抱歉——关于看焰火的事。你能够——原谅我吗？

〔但莉莉仍然默不作声，仿佛不打算原谅他。锡德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受了打击的表情。从前客厅传来了米尔德丽德的“但是我只知道合唱曲”的说话声——她又开始了另一首歌曲的伴奏。

**密勒** （帮锡德解脱窘境）嘘！我们又可以听一首歌了。坐下吧，锡德。（锡德垂着头，灰溜溜地跑到左前方最远的一角，坐在面朝外的那只沙发的头上。他弓着背，两肘撑住膝盖，以手支颐，他那双圆圆的眼睛里就象孩子受了伤害那样充满着凄苦的神色。阿瑟唱着那首流行歌曲《宝贝》，尽其所能地表现着歌曲中的感伤成分。这首歌和前一首歌有着同样的感染力，对锡德来说，它的感染力甚至更强一些。阿瑟唱完之后，密勒又跳起来欢呼）好极了，阿瑟！你唱得太棒了！棒不棒，埃西？

**密勒太太** （悲哀地）是的——但是我不希望他唱那样感伤的歌。（接着，她的嘴唇颤抖起来）理查德常常用口哨吹那首歌。

**密勒** （性急慌忙地——臧道）另外给我们唱一首欢乐一点的歌，阿瑟。你知道，这只是为了使演唱丰富多采的缘故。

**锡德** （突然转向莉莉——哽咽——充满着自责之情）你是对的，莉莉！——不原谅我是对的！——我没有出息，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连给你们当擦脚布都不配！——我是个下流透顶的酒鬼！——对自己对别人都毫无用处！——如果我有勇气，我也许会自杀，就此了结一切！——但我没有自杀的勇气！——所以我还是个懦夫！——一个懦怯的酒囊饭袋！（他把脸埋在手掌中，象一个生病的小孩那样呜咽起来。莉莉坐不住

了，她那受了伤害的痛苦感情和打算坚决不理他以惩罚他的决心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怜悯的爱慕之情。她奔过去，用手臂搂住他——甚至在他的秃头上温柔而冲动地吻了吻，把他当作一个小孩似的加以抚慰。密勒太太差不多也同样激动，她欠了欠身子，准备走到她弟弟那儿去，但密勒向她眨眨眼睛，又使劲摇摇头，示意她坐下来。）

**莉莉** 好啦！别哭了，锡德！我受不了啦！我当然原谅你的！我不是常常原谅你的吗？我知道事情不能怪你——所以别再哭了，锡德！

**锡德** （抬起一张布满泪痕的、充满感激之情的、可怜巴巴的脸——但他脸上那仿佛决心从此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表情中已开始有了一些他惯常有的顽皮成分）你真的原谅我——我知道我不配——你真能？

**莉莉** （温柔地）我说过原谅你的，锡德——我确实原谅你。

**锡德** （谦卑地吻她的手，象小狗似的在上面舔了一下）谢谢你，莉莉。我无法向你表达——（在前客厅中，阿瑟欢快地唱起了《等待在教堂》那首歌，在唱了一两句之后，米尔德丽德也跟着唱了起来。听到歌声，锡德的脸开朗了，同时他情不自禁地用一条腿打起拍子，尽管莉莉的手还按在上面。当阿瑟他们唱到“把一封信广为散发，写这封信的正是她”时，锡德再也抑制不住，跟着用一种发抖的声音大声唱道）“今天我不能逃出来同你结婚，我的老婆不会批准！”（歌一唱完，阿瑟和米尔德丽德在前客厅里哈哈大笑。密勒和锡德也笑了起来。莉莉看到锡德笑，也笑了。只有密勒太太一个人依然忧心忡忡，仿佛她没在听他

们唱歌似的。）

**密勒** 那是首好歌，阿瑟和米尔德丽德。那首歌真是好。

**锡德** （热情地转向莉莉）你应该听一听维斯特·维多利亚唱那首歌！啊呀，她实在了不起！我曾在哈默斯坦的维多利亚剧院听她唱过——你记得起来吗，那是在我上次去纽约的旅途中。

**莉莉** （她的脸突然又变得萎靡而悲哀——因为她回忆中的那次旅行的某些方面同此刻锡德希望她能记起的某些方面大相径庭——她轻轻地把手从锡德的手里抽出来——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是的，我记得，锡德。（他一时之间陷入了自疚的窘境中。莉莉静静地走开，又坐到她的椅子上。在前客厅里，米尔德丽德开始弹一些流行的曲子。）

**密勒太太** （突然地）现在几点了，纳特？（接着，甚至没有给她丈夫以回答的机会）哦，我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事，我真担心，纳特！你不知道什么事会落到理查德头上！在报纸上，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孩子被汽车辗死的消息。

**莉莉** 哦，别说那样的话，埃西！

**密勒** （严厉地，掩饰他自己重新产生的担忧）好啦，别胡思乱想啦！

**密勒太太** 嘿，今晚凡是有车的人都会把车开出来兜风，而且还有许多人是醉后开车，这种事为什么不会发生？要不他也许跑到海边的码头上去，失足落了水！（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了）哦，我知道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可是你居然还一边听唱歌，一边嘻嘻哈哈，就好象——你为什么不想些办法？你为什么不出去找他？（她号啕大哭起来。）

**莉莉** （很快跑到她身边，用手臂搂住她）埃西，你千万别这

样发愁！你这样要愁出病来的！理查德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感觉，理查德现在平安无事。**

**米尔德丽德** （从前客厅匆匆走进来）出什么事了？（阿瑟和她一起出现在门口。她走到她母亲身边，也用一只手搂住她母亲）啊，别哭了，妈！迪克马上就会回来的，不信你呆会儿看！

**阿瑟** 当然啦，他马上就会回来！

**密勒** （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紧皱双眉——严肃地）**如果他到十二点正还不回家——我就出去找他。即使他没能赶上末班车，从海滩边步行回家的话，那时候也应该到家了。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出去找，假若这样做能够消除你们的不安的话。我要开汽车出去，驶往通海滨的公路——这样很可能就会在半路上碰到他。**（他从屋后当中的那只书橱的一角取了他的硬领和领带，正准备穿戴）你最好同我一起去，阿瑟。

**阿瑟** 那当然，爸爸。（他突然侧耳倾听了一下，说）嘘！现在游廊里有人——而且正向门口走来。那一定是他。没有其他人会——

**密勒太太** 哦，谢天谢地！

**密勒** （局促地笑了笑）该死！弄得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提心吊胆，我真要好好地收拾收拾他。

〔纱门猛地一下被推开，理查德蹒跚地走了进来。他摇摇晃晃地站着，在灯光下惊愕地眨着眼睛。他面色苍白，脸上汗水涔涔，两眼呆滞无光。他裤子的膝部很脏，有一处还破了，那是那个酒吧间侍者一脚把他踢倒在人行道上时撕破的。家里的人望着他，一时之间都目瞪口呆，连一

句话也说不出来。

**密勒太太**　哦，天哪，他出了什么事了！他疯了！理查德！

**锡德**　（第一个镇静下来——露齿一笑）疯了，没有的事。他不过是醉了！

**阿瑟**　他醉了，是这么回事！（接着很生气地指责道）好大的胆子！你这个毛孩子！等到你进了耶鲁大学，我们就会教你安分守已一些！

**理查德**　（愤怒地做了一个反抗的手势——带着醉酒后的滑稽模样）

“为了今天的疯狂，明天的沉默、胜利或失望，
昨天早已把一切安排停当，
干杯！为了——”

**密勒**　（他脸上布满怒气，威胁性地朝理查德迈出一步）理查德！你怎么敢——

**密勒太太**　（歇斯底里地）别打他，纳特！你别——

**锡德**　（抓住他手臂）镇静些，纳特！忍着点！现在骂他没有用！他不清楚他在干什么！

**密勒**　（克制住自己，看上去有点羞愧）好吧——你说得不错，锡德。

**理查德**　（迷迷糊糊为自己正在创作的这一幻觉所陶醉——用一种戏剧般的强烈语气吟诵道）“于是——我将来到——头发上满是藤叶！”（他面带讥诮的神色笑了笑。）

**密勒太太**　（仿佛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盯着他）理查德！你喝醉了酒！——你，你这个可恶的坏孩子！

**理查德**　（很调皮地把嘴唇往边上撇了一撇，带着一种极强的嘲讽口吻引述道）“真是没想到，赫达！”（接着，

他的整个表情突然起了变化，他那苍白的脸色开始发青，就象一个人在晕船时会有的那种脸色，两只眼睛里也露出了不安的神色——于是，他从醉酒的状态中醒了过来，象一个生病的小孩似的向他的母亲呼喊道）妈！我感到——很不舒服！（密勒太太发出一声叫喊，向理查德走去，但锡德拦住了她。）

**锡德** 让我来照顾他吧，埃西。干这种事我很内行。

**密勒** （用手臂搂住他的妻子）不错，让锡德照顾他得了。

**锡德** （勾住理查德——带他进到前客厅里）来吧，老朋友！我们上楼去！你的老舅舅锡德会照应你的。他就是写那本书的小孩！

**密勒太太** （目送他们——还在发呆）哦，太可怕了！想一想我们的理查德吧！你有没有听他说到某个赫达？哦，我知道他已和那些最坏的女人中的一个呆在一起过了，我知道他已经——我的理查德啊！（她把头埋在密勒的肩上，伤心地嘤泣着。）

**密勒** （脸上呈现出一种疲倦的、极度烦恼的神色——安慰她说）好啦，好啦，千万别往这类事情上去想！千万不要，埃西！

〔莉莉、米尔德丽德和阿瑟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是既害怕，又惊愕。

〔幕落。

## 第四幕

### 第一场

**景**

同前场——密勒家的起居室——第二天下午一时左右。

幕启时，除理查德外，一家人在餐室里吃完午餐后，穿过后间走进室内，密勒和他的妻子走在前头。密勒皱着眉，表情严肃。密勒太太绷着脸，忧心忡忡。很明显，她度过了一个失眠的、流泪的夜晚，没有能很好休息。锡德又恢复了老样子，看上去无忧无虑，仿佛昨天和他毫无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除了他眼中还有些血丝，神经有点衰弱，人显得很困以外，昨天对他的影响差不多已经没有了。莉莉则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阿瑟流露出一种自恋的神情，似乎觉得自己品德高尚，无可挑剔。米尔德丽德和汤米举止谨慎，暗中观察着他们的父亲。

他们一言不发地走进起居室后，全都心神不定地站着，仿佛每个人都害怕自己第一个坐下来。室内的气氛凝

重、肃穆，仿佛正在举行葬礼。他们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一家之主；他已走到右边那扇窗前，紧皱着双眉向外凝视，嘴里还胡乱地嚼着一根牙签。

**密勒** （最后——生气地）该死，我应当回到报社里去好好干些事！今天我有一大堆事要干！

**密勒太太** （责怪地）你不是打算告诉我你没有见到他就回来了吧？你的责任是——

**密勒** （被激怒）当然不是！我希望你不要乱下结论！我倒想知道一下，我回家来究竟为的是别的什么事？在我忙的时候，我哪一天是回家来吃午饭的？我只不过希望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直僵僵地站着，为这件事恼火万分。）

**汤米** （一直显得坐立不安——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悬疑）迪克干了什么啦？为什么每个人都怕告诉我？

**密勒** （抓住这一机会转移目标——转过身去，用严峻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看着他的小儿子）年轻人，我从来还没有打过你，但这并不等于我永远不会打你！我看你近来一直在讨打！别人不跟你说话你就别开口——否则事情就不太妙，我警告你！

**密勒太太** 是的，汤米，你安静点，别让你爸爸烦心。（然后告诫她丈夫）留神你说的话，纳特，小孩子耳朵长得很呢。

**密勒** （命令式地）你们这些孩子给我走——全都走。你们为什么老是呆在屋里呢？到外面院子里去玩玩，或去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米尔德丽德挽着汤米的手，带

他穿过前客厅出去了。阿瑟有点儿犹豫，好象“孩子”这一称呼对他不太适合似的。他父亲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耐烦地）阿瑟，你也出去。（阿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强头倔脑地走了出去。）

**莉莉** （知趣地）我想我也要去散一会儿步。（她穿过前客厅走出。锡德挪了挪步，似乎想跟着她出去。）

**密勒** 我倒希望你能留着，锡德——无论如何留下一会儿。

**锡德** 那当然。（他在桌子左右面的那只摇椅上坐下，马上就开始打呵欠）哎哟，我倦死了。也不知道我今天怎么搞的，好象老是睡不醒。

**密勒** （挖苦地）也许你在野餐时喝的酒使你中了毒！（锡德现出害羞的样子，勉强露齿一笑。接着，密勒带着一种决心面对不幸的神态转向他的妻子）理查德在哪儿？

**密勒太太** （慌乱地）还在床上躺着。我用不许他起床的办法来惩罚他——而且我想，他在那样的不舒服之后无论如何也应该卧床休息一下。但是，他说他的感觉很好。

**锡德** （又打了个呵欠）他当然会这样。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把他搞垮。嘿，我记得我年轻时碰到这种事第二天一早就能起床，象雏菊一般充满生气，早饭能吃猪排和炸洋葱，还有——（他突然愧疚地顿住。）

**密勒** （辛辣地）我想，还在吃龙虾壳以前你那钢铁般的体格就已经毁了！

**密勒太太** （严峻地看着她弟弟）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开口了！（接着转向她丈夫）理查德一定感到好多了。诺拉告诉我，他将我送去的饭菜全都吃光了。

**密勒** 我认为你不应该给他送什么吃的去——得惩罚他一

下。

**密勒太太** （内疚地）这个——他现在那么虚弱——我想最好还是——（接着辩解地）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惩罚他。我已经狠狠地训了他一通，他一下子是不会忘记的。而且我还曾提醒他，真正的惩罚还在后头——也就是你将要特意回家吃饭——这样他才会明白，他干了那种可怕的事，你就会采取极其严厉的态度。

**密勒** （不自在地动了一下）哼！

**密勒太太** 而那恰恰是你应该去做的——好好地惩罚他一下！他居然敢——（接着又赶忙说）不过你可得小心进行，纳特。要知道，他骨子里很象你——非常爱面子。我相信，如果不是为了那个该死的小蠢货穆丽尔和她那个笨蛋爸爸——如果我们所有的人不是整天取笑他，伤害他的感情——还有，如果在晚饭后他出走以前，你没有发脾气，并对他不那么凶的话，他是决不会干那种事的。

**密勒** （忿忿不平地）我看说来说去全是我的不是了！

**密勒太太** 咦，我是那么说的吗？你不要再这样发脾气了。你也知道，理查德一个人决不会干这种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干！一定有谁在教唆他，引诱他。

**密勒** 是的，这我相信。你没有从他那儿问出那个人是谁吗？（接着愤怒地）上天作证，不管是谁干了这件事，我都要让他感到懊悔！

**密勒太太** 不，他不会承认有什么人教唆他的。（接着得意洋洋地）但是我从他的嘴里打听明白一件事——我告诉你，这件事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使我宽心。你知道，我曾担心他同那种最坏的女人呆在一起过。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并

没有什么赫达不赫达，她只不过来自他所读的那些书中。他发誓说，他长那么大还没有结识过一个赫达。我相信他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提出这样的想法时，他看上去仿佛对此十分厌恶。（接着软弱无力地）因此不知怎地——我似乎感到这件事并不如我当初想象的那么坏。（但然后又很快地、气愤地说）不过这件事总是够糟的，真是天晓得——我看你还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象他那样大年龄的男孩子居然想到——你看我是不是现在就上楼让他起床，说你马上要见他？

**密勒** （孤立无援——烦躁地）好吧！我总不见得把整天时间都浪费在听你拉呱上！

**密勒太太** （烦恼地）现在你可不能发脾气，纳特，要记住！（她穿过前客厅走出。）

**密勒** 女人真是糟糕！她们总是同你胡搞一气。她们压根儿不懂得什么是逻辑！（接着他注意到锡德正在打盹——严厉地）锡德！

**锡德** （眨了眨眼睛——机械地）我也这么想。（然后慌忙地）你说什么，纳特？

**密勒** （挖苦地）我还没有说的话就是你所同意的话。（烦躁地）你愿不愿意帮帮忙？如果愿意，那你就醒一醒，开动开动你的脑子吧！事情比埃西所设想的要糟得多！她认为昨天晚上理查德没有和什么女孩子胡搞——但我恰恰知道有这么回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这是今天早晨一个女人交给报社楼下一个男孩的信——她并没有要求见我，只是要那个男孩把信交给我。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人——他说她看上去象个妓女。（他打开信念起来）

"你的儿子昨晚在快活滩旅馆狂喝乱饮。那儿的酒吧间侍者明明知道他年龄不到，但照样拿酒来给他喝。他觉得让他喝醉是件挺有趣的事。你如果有胆量，就把那个家伙赶出城去。"好啦，你对那件事怎么看？这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当然，她并没有签名。

**锡德** 不错，她还是一个姑娘——这从她那雅致的语言上可以看出来。

**密勒** 看来你好象认识这笔迹似的。

**锡德** （责备似地看了密勒一眼）纳特，我对似乎我同这个城里所有的妓女打交道的暗示很不满意。（看了看信）不，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把信交还密勒）但是我能作出推断，这个女人曾和酒吧间侍者争吵过，因此她想报复他一下。

**密勒** （严厉地）而我断定在这以前她一定已结识了理查德——否则她怎么会知道他是谁？——并带他到这种下等酒吧间去。

**锡德** 也许是这样。快活滩旅馆只不过是一个供人们开房间的所在——（急忙补充）至少，我听别人是这么说的。

**密勒** 那正是他为了使穆丽尔恼怒而干的该死的蠢事，在那样的心境下，他就——结识了某一个妓女。而她则打算把他灌醉以——

**锡德** 对，事情可能是那样——也可能不是那样。我们究竟如何去证实它？快活滩旅馆里的每个人都不会说真话。

**密勒** （简单而得意洋洋地）理查德不会说谎。

**锡德** 好吧，但假若他把昨天晚上的事忘光了，你也别怪他。（然后带着真诚的关切神情）我希望你错了，纳特。那种

小姑娘对于象迪克这样的孩子来说是危险的——从许多方面看来都是如此。你应该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

**密勒** （皱眉）是的——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该死，我必须坦率地找他谈一次——关于女人和所有的那些事情。我早就应该找他谈了。

**锡德** 是啊，你早该这样了。

**密勒** 我想倒想过好几回。在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曾和威尔伯、劳伦斯和阿瑟分别谈过这个问题，而且都谈得很好——但是，真见鬼，在理查德面前我总有一种惭愧的感觉，觉得难以启口。虽然他常常从书中寻章摘句，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你总觉得他骨子里极其单纯。

**锡德** 我知道。我也不喜欢干这种事。（接着停顿了一下——好奇地）他犯了这种过失，你打算怎样惩罚他呢？

**密勒** （蹙额）老实跟你说，锡德，我要知道倒好啦。一切都取决于我一开始估量他时对他的反应的感觉——再往下我自己心里也没谱了。

**锡德** 如果我对你不是十分了解，我也许会劝你别对他那么狠。（他有点儿凄然地笑了笑）你大概还记得，我小时候是常常受罚的——但你看这种惩罚给了我多少好处！

**密勒** （和蔼地）哦，那时候比你更坏的孩子也多的是，你就别夸口了吧。（接着，听到有人声从前客厅那儿传来——叹气）嘿，我猜是那个坏家伙来了。

**锡德** （站起）我走啦。（但门口出现的是密勒太太，她脸有愧色，显得有点儿畏缩。锡德重新坐下。）

**密勒太太** 我很抱歉，纳特——他睡得很沉，我不忍心弄醒他，我想等他醒过来，可是他偏偏不。

**密勒** （密勒太太的这番话使他的羞愧感有所减轻，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气冲冲地）好啦，我还算什么人！如果你不是——

**密勒太太** （以守为攻地）不要对我发脾气吧，纳特·密勒！你和我一样知道他今天需要好好地睡一觉——在昨晚的胡闹之后！难道你希望他病倒吗？他病倒了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你可以在回来吃晚饭的时候见到他，是不是？天哪，我从来没有见到你如此粗暴过！你大概迫不及待地想要惩罚他了吧！

**密勒** （生气地）好吧，我将永远——（接着他突然笑起来）不说了，说也没用，你总是对的！但是你知道我已告诉过你，今天我要回来吃晚饭。我已和杰克·劳森约好。他也许要在报上登一些新的广告，这件事很重要。

**密勒太太** 那么你可以在回家时再见理查德。

**密勒** （佯装发怒，以掩饰他由于这一暂缓而产生的宽慰心情）好吧！好吧！我认输！我要回报社去了。（他朝前客厅走去）在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把他从老远的地方叫回来，而你却——一点也没头脑——（他走出，过了一会儿传来了前门在他身后关上的声音。）

**密勒太太** 嘿！我从未见到纳特脾气这么坏过。

**锡德** （抿嘴一笑）脾气坏，没有这事。他很高兴能把这件事搁一搁，因为他对它一时还看不大清楚！

**密勒太太** （嗤之以鼻）我希望我比你更了解他。（接着她在房间里放这放那地忙开了，而锡德则困倦地打着呵欠，并不停地眨着眼睛）睡得就象一个婴儿——看上去是那样天真无邪。你会感到他是一个十分老实的孩子。由此看来，决

不能根据外表来判断一个人——哪怕他是你自己的孩子。想想看吧！

**锡德**　（懒洋洋地）哦，迪克很好，埃西。别烦心了。

**密勒太太**　（嗤之以鼻）你当然会那么说。我想接下来你就会带他出去到处喝酒了！

〔这时，理查德已经走到起居室门口。他虽然在前一天晚上有过那种经历，但一点儿也没有显出病态的迹象。实际上，他看上去惊人地健康。他穿着一身看来是仓促地套上去的旧衣服，脸上现出一种既羞愧又抵触的表情。

**理查德**　（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冷漠神情，对他的母亲视而不见）喂，锡德。

**密勒太太**　（急忙转向他）你在这儿干什么，年轻人？我还以为你熟睡着呢！看来你醒得太快了——恰恰在你爸爸离家之后！

**理查德**　（不高兴地）我没有睡着。我听到你在房间里说话。

**密勒太太**　（气愤地）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在存心骗人了——

**理查德**　我没有骗人。你并没有问我是不是睡着。

**密勒太太**　问不问是一码事，这你心里明白！大概昨天晚上你坏事还没有做够，所以现在又撒起谎来了！

**理查德**　我没有撒谎，妈。如果你问我有没有睡着，我就会回答不的。

**密勒太太**　我很希望立刻把你送回床上去，让你躺在那儿别下来！

**理查德**　啊，为什么，妈？躺在床上只会使我头疼。

**密勒太太**　如果你头疼，我想你知道这决不是卧床引起的！想一想我站在这儿，象一个傻瓜似的为你感到难过——甚至

和你爸爸吵了一架，因为——但你等他今晚回来吧！看他罚不罚你！

**理查德** （绷着脸）我不在乎。

**密勒太太** 你不在乎？这样说来你并不为你昨晚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了！

**理查德** （抵触地）我不懊悔。

**密勒太太** 理查德！你应当感到羞耻！我开始觉得邪恶已使你变得麻木了，真的！

**理查德** （沮丧地）因为我对自己干的事、别人对我所干的事以及无论什么事都无所谓，所以我不感到懊悔！我决不会再干这种事——

**密勒太太** （趁此机会将态度放缓和了一点）好，不管怎样，听你说这样的话我还是高兴的。

**理查德** 但那不是因为我认识到这是邪恶的，或是考虑到了任何这一类的陈旧道德观，而只是因为这件事毫无乐趣可言。它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和有趣，就象锡德舅舅所认为的那样——

**锡德** （睡眼惺忪地）什么？谁感到有趣？

**理查德** （没理他）它只使我变得更加忧郁——和伤心——所以我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密勒太太** 现在你说话很有头脑了！真是个好孩子。

**理查德** 但我并不为我尝试过这么一次而感到懊悔——借助知觉来医治灵魂，正如王尔德所说的。（然后带着绝望的悲观情绪）但是我干或不干又有什么关系？人生只不过是一出愚蠢的滑稽戏！我已经看穿了！（凄然一笑）幸好这儿没有加布勒将军的手枪——否则你就会知道我是否还忍受

得下去！

**密勒太太**　（为这一恐吓而焦虑万分——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对加布勒将军一无所知——我想这又是从那些该死的书中来的——但是你既然那么说，你自己就是一个愚蠢的加布勒！

**理查德**　（阴郁地）这说明你对我的了解太少了。

**密勒太太**　（泄露她的焦虑）我希望你不要谈论那些可怕的事——什么人生啦，手枪啦！你不想愁死我吧，是不是？

**理查德**　（无动于衷地）你不用发愁，妈。这只是我失望时说的话。但我不是一个胆小鬼。我会正视——我的命运。

**密勒太太**　（站在那儿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接着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唉，我只能说，你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最古怪的孩子！（然后担心地把手按在他额上）你的头还疼吗？要不要我去给你弄点儿溴塞耳泽*来？

**理查德**　（心烦意乱——厌恶地）不，我不要，啊，妈，你什么都不了解！

**密勒太太**　嘿，我对此很了解：你这是肝火炽盛，没错！明天早晨你得好好吃一剂泻盐，决不能再胡闹了。（接着突然地）天哪，不知现在几点了。我得上街去啦。（她走到前客厅的门口——接着又回过身来）你呆在家里，理查德，听到了没有？记住，今天你不许到外面去——这是一种处罚。（她匆匆地走出。理查德闷闷不乐地坐着。锡德眼也不睁地、懒洋洋地同他说话。）

**锡德**　嘿，我的老朋友朗姆酒和上好的杜维陈酒一个样吗？

---

*　一种治头痛的药。

上不上头？

**理查德** （吃了一惊——不安地）啊，不要再提那件事了，锡德舅舅。我跟你说，我永远也不会再做这样的傻瓜了。

**锡德** （冷嘲热讽——最后又有点儿辛酸）以前我似乎也曾听谁说过这种话。我感到奇怪，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噢，他莫不就是锡德·戴维斯吗！不错，先生，那种话我听他说过一千遍都有了，千真万确。但是后来他还是一直干傻事；他一本正经说的话，你一句也不能当真；那个锡德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理查德** （郁郁寡欢地）我感到绝望，舅舅——即使她并不值得我为她如此。我深深地受了伤害。

**锡德** 我更喜欢我自己——这种观点更为时髦。（接着悲哀地）但你是对的。恋爱对一个可怜的傻瓜来说是极端有害的。我难道不知道吗？（理查德感到厌恶，不屑回答。锡德的下巴垂到胸前，开始打鼾，一会儿就睡着了。理查德十分反感地看了他一眼。走廊里传来了人声，纱门被打开，米尔德丽德走了进来。她看到她舅舅时笑了一笑，但见了理查德却吃了一惊。）

**米尔德丽德** 喂！准你起床了吗？

**理查德** 当然，我可以起来了。

**米尔德丽德** （走到桌子右前方她父亲的那只椅子上坐下）爸爸是怎样处罚你的？

**理查德** 他没有处罚我。他见也没见我就回报社去了。

**米尔德丽德** 好吧，那你就晚些时候受罚。（接着有点责怪地）你应当受处罚。要是你能目睹一下昨晚你那副可怕的样子！

**理查德**　哦，你能不能忘了这件事？

**米尔德丽德**　好吧，不过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还会去做这种事。

**理查德**　那与你有什么相干？

**米尔德丽德**　（抑制着兴奋）咳，要是你不庄严地发誓，保证你从此不再——那我就不把我替你带来的东西交给你。

**理查德**　别想要弄我。你什么也没有。

**米尔德丽德**　我就是有。

**理查德**　什么东西？

**米尔德丽德**　你想不想知道！我让你猜三次。

**理查德**　（一本正经地）不要瞎胡闹了。我没有心思和小孩子猜谜语。

**米尔德丽德**　哦，那好吧，我看你都有点儿急不可待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没有作出保证呢。

**理查德**　（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那我保证。是什么东西？

**米尔德丽德**　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理查德**　我不知道。是什么？

**米尔德丽德**　那么你完全是在假装谈恋爱！我要告诉穆丽尔去！

**理查德**　（屏息凝神）这是——她带来的东西？

**米尔德丽德**　（笑）唉，劳你费神猜测真是不应该。是的，有她带来的东西。刚才我从她家走过，看见她从客厅的窗口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说请把这个交给迪克；她没有机会说什么其他的话，因为她的母亲把她叫了进去，并说不许她再和别人交往。于是我接过了这件东西——嗒，这就是。（她把一封经过无数次褶迭而成的小方形信件交给理

查德，他用颤抖的双手热切地打开它看起来。米尔德丽德好奇地望着他——然后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口气）哎，象你们俩这样的恋爱一定很美——始终只爱着一个人。

**理查德** （眼中闪着光）嗳，米德，你知道她说些什么——她说上一封信里没有一句她自己想说的话，那全是她父亲逼着她写的。还说她爱我，只爱我，永远爱我，不管他们怎样处罚她！

**米尔德丽德** 哎呀，想不到她还有这么大的勇气。

**理查德** 嘿！你这就不了解她了！我难道会爱上一个连自己也支配不了的姑娘吗？（接着更为高兴地）她今天晚上还要偷偷地跑出来同我见面。她认为她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突然感到，作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者，他在米尔德丽德面前显得如此兴高采烈很不妥当——于是逼出一丝苦笑）哈！她是坚持不下来的，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她必须请求过以后才能来见我。（他带着一种嘲讽的神态错误地引述道）“大幕一经落下，女人就惘惘然如堕烟雾。她们永远期待着另一幕。”

**米尔德丽德** 是这么回事吗，你这个自作聪明的人？

**理查德** （仿佛在权衡得失）我拿不准自己究竟该不该去赴约。

**米尔德丽德** 嘿，我懂了！爸爸妈妈不准你出门，你这个傻瓜！所以你不能去！

**理查德** （不再装模作样——挑战性地）我不能！你等着瞧我到底能不能！即使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天晚上我也一定要去见她！至于以后会受怎么样的处罚，我都不在乎啦！

**米尔德丽德**　（钦佩地）天哪！想不到你居然有这样的胆量！

**理查德**　你得答应替我保守秘密，米德——一直等到我出门之后——然后你可以把我的去向告诉爸爸妈妈——我的意思是，他们也许会担心我象昨天晚上那样。

**米尔德丽德**　好吧。不过，当我求你帮忙的时候，你也得答应我。

**理查德**　那当然。（接着激动地）嗨，米德！对我来说，现在是出门的最好时机——大家都出去了！妈马上就会回来，到时候她会象猫一样地监视着我——（他朝后间走去）我走了。我要从后面溜出去。

**米尔德丽德**　（兴奋地）但是你在夜晚来到之前准备干些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要等呢。

**理查德**　时间等得再久我也不在乎！（十分诚挚地）我要想着她——还要编织美丽的梦！我就是等上一百万年也毫无怨言——只要是为了她！（他得意洋洋地看了他妹妹一眼）你的问题是在于不知道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穿过后间走出。米尔德丽德欣羡地目送着他。锡德喘着气，开始平静地打鼾。）

〔幕落。

## 第　二　场

### 景

沿港湾的一片海滩。左边是一块和海滩斜斜地相交的褐土堤岸，它标出了沙滩和沃土的分界线。岸的

尽头长着一些青草，几棵柳树的飘曳的枝条覆盖着这块地面，也遮掩住一部分海滩。左前方的柳树丛中有一条由海滩上岸的小路。在海滩的正前方，一艘白色的平底划艇停在那儿，划艇的船头几乎就要碰到堤岸，船头的缆索拖到岸上，显然是系在哪一棵柳树的树根上。左后方的半空中挂着一弯新月，月牙儿将它柔和、神秘和爱抚般的光华投射到一切物体上。海滩上的沙粒闪烁着幽光。划艇的前半部（中间靠左）被浓重的柳树阴影所遮盖，后半部则处在月光的照射之下。一所避暑旅馆里发出的管弦乐声间或从远方隐隐传来。

理查德正斜坐在划艇尾部的船舷上，面朝左方，望着那条小路。他焦急地等待着，在坐着很不舒服的狭细的船舷上扭来扭去，心神不定地用脚踢着沙子，并将他那顶有着条状色带的草帽套在手指上转来转去。

**理查德** （自言自语）一定快到九点了……我听得到市政厅的钟声，今天晚上是那么静……哎呀，妈如果发觉我溜了出去，一定会大发脾气……回家后我将要挨训斥，不过这是值得的……只要穆丽尔能来……她并没有说她肯定能……天哪，我希望她能够来……我能确定她写的是九点吗？……（他把草帽放到划艇中部的座位上，掏出口袋里的信，借着月光看起来）是的，是九点，没错。（他刚要把信放回袋中，又突然住手，把它拿到嘴边吻了吻——接着又急忙一下子拿开，满面羞愧地环顾四周，仿佛害怕被他人看

到）啊，那太傻了……不，也不能算傻……如果你真的已经爱上……（他不安地跳起来）见鬼，我真希望她就来！……想一些其它的事情吧……这样时间也许可以过得快一点……昨晚这个时候我在哪儿？……等在快活滩旅馆的外面……贝尔……啊，忘了她吧！……现在，穆丽尔就要来了……这一时刻想起来真是美妙！……但是你紧紧地抱住她，吻她……在我还没有喝醉的时候，我并没有……接下来就是摆阔……该死的笨蛋！……我并没有同她开房间……尽管她长得很漂亮……啊，她并不漂亮……她完全靠打扮……她只不过是个妓女……她的一切都是肮脏的……不管怎么说，穆丽尔要比她漂亮一百万倍……穆丽尔将会和我同住一室……当我们结婚之后……那将是美妙的……但是我还不能够想这种事……这是不好的……我决不会——现在……她也决不会……她是个正派的姑娘……我不能爱抚她，如果她不……但在我们结婚之后……（在热烈的期待中，他略微有些哆嗦——接着他毅然丢开了那些不适当的、几乎有点儿秽亵的想法）那个该死的酒吧间侍者踢了我……要是我没喝醉，我准照着他鼻子狠狠地揍上一拳，哪怕他再将我打一顿！……（接着由于羞愧和自厌而打了一个颤）啊，你屁股上挨一下踢也是活该……居然变成这么一个该死的庸人……对着那些缺乏教养的人念《累丁狱中歌》！……你到家时的那副样子一定相当滑稽……不得不躺倒在床，难受得要命！……呸！……（他厌恶地扭动身体）你能不能想些其它事情？……背诵一些东西……看看你还记得起来吗……

“不，让我们在激情中浮沉

从充满情欲的痛苦走向极度的欢乐——
我那么年轻，不能过没有欲望的生活，
那么年轻，不能虚度这夏夜的良辰——”

……哎，这首诗真是不错！……我得把其余的一些句子也想起来，下一次背给穆丽尔听……我希望我能够写诗……写关于她和我的事……（他叹了口气，环顾四周的夜色）哎呀，今天晚上真美……仿佛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为了我和穆丽尔……哎，我爱这夜晚……爱这儿的沙，这儿的树，这儿的草，这儿的海水和天空，还有这儿的月亮……它们都在我的心中，而我在它们当中……天哪，多美呵！（他站起，凝神地望着那一弯新月。远处，市政厅的钟声开始敲响。他吃了一惊，重新回到现实之中）已经九点了……（他不安地望着那条小路）我没有看到她……她一定被拦住了……（差不多要哭了）唉，我不情愿回家挨训斥……如果没有见到她！……（接着又自我解嘲地）啊，谁曾听说过女人会准时……现在我应该更充分地了解人生，不要再期望……（然后突然激动起来）她来了……天哪！（他宽慰地重重叹了一口气——然后两眼盯着正在走近的人影，独自演戏般地吟诵道）

“瞧我的心爱，她是我灵魂的灵魂，
比我自己的灵魂更宝贵，比上帝更美，
我的生命已掌握在她的手中——”

（接着性急地）决不能让她知道我有多高兴……不管怎样，我应该对她的第一封信感到恼火……如果女人对你予如指掌，那她们就会把你当作奴隶一样看待……为了改变一下这种状况，让她吃些苦吧……（他带着一种夸张的漫

不经心的神气踱起方步来，他背朝那条小路，两手插袋，满不在乎地用口哨吹着《等待在教堂》的曲子。）

〔穆丽尔·麦科姆伯从左前方的那条小路走上。她十五岁，将近十六了。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有着娇小而丰满的身段、蓬松松的浅棕色头发，她那双时时显出惊讶神情的黑眼睛又大又天真，她还有一张有着酒窝的圆脸和一副柔声细气的嗓子。现在她正处在一种冒风险的紧张情绪之中。她在小路尽头的阴影中犹豫着，想等理查德发现她；但理查德背朝着她，嘴里继续吹着口哨，穆丽尔只得叫他。

**穆丽尔** 哦，迪克。

**理查德** （装出一种在沉思中被人打扰的样子，转过身来）哦，你好。已经九点了吗？天哪，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你在思考什么的时候。

**穆丽尔** （向他走去，站在阴影的边缘处——失望地）我以为你会在路的这一头等着我。我敢断定你已经忘了我要来了。

**理查德** （朝她走了几步，但并没有靠近她——漫不经心地）不，我没有忘记，真的。我是在思索有关人生的一些问题。

**穆丽尔** 你应该换过来想想我，我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来见你！（在阴影的边缘处踌躇着）迪克！你走过来。我不敢走到那么亮的月光下去，那会被人看见的。

**理查德** （走向她——轻蔑地）啊，你又来了——老是害怕人生！

**穆丽尔** （生气地）迪克·密勒，我冒了很大的风险和你约

会，然后又偷偷跑出来，想不到现在你竟会说这种话！我发现你并没有想方设法悄悄地送信给我，对不对！

**理查德** 的确没有。在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之后，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过去了。

**穆丽尔** 我敢断定你对此一点儿都不在乎！（因为羞辱而马上就要哭出来）哦，我到这儿来真傻！我已经明白了，我这就回家，以后再也不理你了！（她朝那条路转过身去。）

**理查德** （惊慌——一下子变得十分真诚——抓住她的手）啊，别走，穆丽尔！请别走！我一点儿也没有那个意思，真的，没有！哎，要是你知道我拿到你第一封信时多么伤心，而你的第二封信又使我多么高兴——

**穆丽尔** （感到宽慰和愉快——但意识到她现在已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没有马上软下来）我不相信。

**理查德** 你去问米德我到底有多高兴。她可以作证。

**穆丽尔** 她当然会照你的意思说。我不管她说些什么，主要是看你。你得给我赌咒——

**理查德** 我赌咒！

**穆丽尔** （娴静地）好吧，这就可以了。我相信你。

**理查德** （充满爱意地望着她的脸——声音中含有真诚的倾慕之情）啊，今晚你真美，穆丽尔！从我们俩上次会面至今，仿佛已经过了很久很久！要是你知道我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

**穆丽尔** 我也一样。

**理查德** （一时间情不自禁地摆出舞台上的姿势）我心中的失望——（演戏般地吟诵道）“在我们中间，有些东西已经死亡，而死去的就是希望！”那就是我！我对幸福的希望

已经死亡！（接着以一种纯粹孩子气的热情）啊，穆丽尔，能重新和你在一起真是快活！（他胆怯而笨拙地搂住她。）

**穆丽尔** （羞怯地）我很高兴——能使你感到快活。我也很快活。

**理查德** 我能不能——你愿不愿意让我吻你一下——现在？好吗？（他把脸向她的脸凑近去。）

**穆丽尔** （将头掉开）不。你不能。不要——

**理查德** 啊，为什么不能？

**穆丽尔** 因为——我害怕。

**理查德** （窘困——把搂着她的手臂拿开——对她略微有点生气和不耐烦）啊，你老是那么说！你老是那么害怕！你会不会一直不愿意让我吻？

**穆丽尔** 我会愿意的——总有一天。

**理查德** 什么时候？

**穆丽尔** 也许快了。

**理查德** 就在今晚，行吗？

**穆丽尔** （忸怩地）那要看情况。

**理查德** 能保证吗？

**穆丽尔** 我保证——也许。

**理查德** 好啦，你可得记住你已经作过保证了。（然后连哄带骗地）啊，我们别站在这儿。走出来，我们可以到船上去坐坐。

**穆丽尔** （踌躇地）那个地方太亮了。

**理查德** 不会有人看见的。你知道，这儿晚上从来没有人来。

**穆丽尔** （语无伦次地）我知道这儿没人，所以把它看作是约会的最好地方。但也许有人会来。

**理查德** （抓住她的手，轻轻地拉她）那儿没有什么鬼。（穆丽尔从树影下走出一两步，害怕地四下张望着。理查德坚持往前走）啊，月亮究竟有什么用，如果你不能看它！

**穆丽尔** 但这只是一弯新月，并没有多少好看。

**理查德** 但是我要看看你。我不能呆在这儿的阴影里。我要——饱餐——你的秀色。

**穆丽尔** （无法拒绝这一要求）唉，那好吧——不过我只能在那儿呆一会儿。（她听任他把她带往那艘划艇的尾部。）

**理查德** （恳求地）啊，你是可以呆一段时间的，是不是？我求你！（他帮着她爬进划艇。她坐在艇尾的坐位上，斜对左前方。）

**穆丽尔** 呆一会儿吧。（他坐到她身边）但我十点钟一定得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装作在睡觉。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床了，这差不多已成了规律，而妈妈在临睡以前总要到我房间里来看看。

**理查德** 但时间还早着呢。

**穆丽尔** （兴奋地）迪克，你绝对想不到今晚我是怎样跑出来的！哎呀，那真教人激动！你知道，爸爸为了处罚我，规定我八点正就要上床，所以我只得脱掉衣服，躺到床上；半个小时后他让妈上来看看我有没有睡，妈上楼时，我装出睡着的样子，她一下楼，我就爬起来匆匆忙忙地穿衣服，真是急得不得了——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吧，是不是？

**理查德** 不，不难看！你看上去漂亮极了！

**穆丽尔** 然后我从屋后的梯子上悄悄地溜下来，那要命的旧梯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害怕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后来

我从树下的暗处蹑手蹑脚地穿过后院，于是——哎呀，那真是紧张！迪克，你不知道我为了你的缘故吃了多少苦。爸爸的手段真是卑劣，我几乎恨他了！

**理查德**　你也不知道我为你吃了多少苦——不知道我还得受处罚——因为我偷偷地跑出来——（接着忧郁地）——还有我昨天晚上干的事——也就是你的信使我干的事！

**穆丽尔**　（他那不祥的口气使她极为好奇）我的信使你干了什么啦？

**理查德**　（开始有点儿得意洋洋）这件事说来话长——让过去的过去吧。（接着又真心诚意地）只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爸爸一旦找到我，我可得受罚了！

**穆丽尔**　告诉我，迪克！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理查德**　（悲伤地）好吧，你的老——你父亲离开我家之后，我被爸爸臭骂了一顿。

**穆丽尔**　迪克！你不要说粗话！

**理查德**　（忧郁地）情况确实是那样。讲到最后，为了进一步折磨我，他把你写的信给了我。看了你的信，我简直不想再活下去。当时，我觉得人生真象是一出悲惨的滑稽戏。

**穆丽尔**　我实在太抱歉了，迪克——我真的感到抱歉！但你也许知道，我决不会写那种信，要不是——

**理查德**　我认为你已经不再爱我。我觉得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只是一直在残酷地欺骗我——折磨我！

**穆丽尔**　迪克！我决不会这样！你知道我绝对不是这样的！

**理查德**　我想去死。我坐着，翻来覆去地想着死这件事，最后我下决心自杀。

**穆丽尔** （激动地）迪克！你千万不能那样做！

**理查德** 我真会那么干！要是有一枝赫达·加布勒的手枪的话，你就能看到我干得多么漂亮！我想，我死之后，她也许会因为毁了我的生命而感到懊悔！

**穆丽尔** （向他身边靠了靠）如果你那样做了！我也会去死！真的，我会的！

**理查德** 但是自杀是懦夫的行为。我想到这一点，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然后换了一种抱怨的口气）再说不管怎样，我暗自思忖，为她自杀是不值得的。

**穆丽尔** （不高兴地）说得真不错！

**理查德** 咳，如果你象你信里所写的那样想，那我的确是不值得，是不是？

**穆丽尔** 但我已跟你说过是爸爸——

**理查德** 所以我对自己说，我已经看透了女人；她们都是一路货！

**穆丽尔** 我不是。

**理查德** 我想，现在我无论干什么都已无所谓了。我可以忘掉她，找些事情来排遣排遣愁怀！你知道，我已经积蓄了十一元钱，那是准备给你买一些生日礼物的，但是我想，她对我来说已经死了，我为什么不可以把钱挥霍掉呢？（然后草草了事地）我还剩下五元钱，穆丽尔，我还能够给你买一些好东西。

**穆丽尔** （激动地）谁希罕你的破东西？快告诉我你干了些什么！

**理查德** （重又显得忧郁）天黑之后，我偷偷溜出去，跑到我知道的一个下等酒吧间去。

**穆丽尔**　迪克·密勒，我决不相信你会去那儿！

**理查德**　你可以去问快活滩旅馆里的人，看看我到底去没去过！他们不会马上将我忘掉的！

**穆丽尔**　（感到紧张和害怕）你到那地方去了？嘿，那是个极其糟糕的地方！爸爸说警察局应该取缔它！

**理查德**　（阴郁地）我说过这是一个下等酒吧间，是不是？实际上这是一个“秘密的耻辱之屋”。他们让我进了酒吧间后面的一个秘密的小房间。那儿除了我认识的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年级生外别无他人——他是“老虎店”的成员，还是校足球队的后卫——他带了两个从纽约来的歌剧合唱队女演员，他们都在喝香槟酒。

**穆丽尔**　（听说有两个女演员时心里有点儿烦）迪克·密勒！我希望你并没有注意——

**理查德**　（漫不经心）我独自要了一份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喝起来，然后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姑娘——不是同那个足球队后卫坐在一起的姑娘——正朝着我看。她眼中的表情真是奇怪。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们一起喝香槟并过去和她坐在一块。

**穆丽尔**　她一定不是个好人！（接着有点畏缩地）那么——你呢？

**理查德**　（辛酸地）你在给我的信中说，你将永远不再见我，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过去呢？

**穆丽尔**　（差不多要哭了）但你应该知道是爸爸让我——

**理查德**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然后故意说给穆丽尔听）她的名字叫贝尔。她有着一头黄发——是那种会使你感到恼怒的黄发！

**穆丽尔**　我敢断定那一定是染的！

**理查德**　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但那对一个合唱团女演员来说算不了什么。

**穆丽尔**　（气愤地）她下贱，她恶劣，那是肯定的，要不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合唱队的女演员，她抽烟就证明了这一点！（接着又有点畏缩地）那么，后来又怎样了呢？

**理查德**　（漫不经心地）哦，我们只不过喝喝香槟——我买了一巡酒——然后我同那个酒吧间侍者打了一架，我把他撂倒在地，因为他侮辱了她。他是个又高又大的恶棍，但是——

**穆丽尔**　（生气地）我不明白他怎么能——侮辱那种人！而你又为什么为了她打架？为什么那个带她们去那儿的普林斯顿大学队的后卫不出面？他肯定长得比你高大。

**理查德**　（停了一会儿——接着很快地）他那时已经喝醉了。

**穆丽尔**　那你有没有喝醉？

**理查德**　那时我只略微有点儿醉。后来就醉得不象样了。（自豪地）你应当看看当时我回家的那副样子！我差不多已有点震颤性谵妄的症状了！

**穆丽尔**　我很高兴没有看到你的那副模样。你那时一定变得十分可怕。我恨那些喝醉了酒的人。我也会恨你的！

**理查德**　咳，这都是你的过错，是不是？如果你没有写那封信——

**穆丽尔**　但我已跟你说过我不是有意——（接着畏缩而又执着地）但是你同那个贝尔干了些什么事——后来——在你回家以前？

**理查德**　哦，我们喝着香槟酒，她说她对我一见钟情，后来她

走过来，坐在我的膝上，还吻我。

**穆丽尔** （发呆）哦！

**理查德** （急忙地，害怕说漏嘴）但是这完全是开玩笑，接下来我们就只是喝喝香槟，最后，我道了一声晚安就回家了。

**穆丽尔** 那你有没有吻她？

**理查德** 不，没有。

**穆丽尔** （心烦意乱地）你也吻了她！你在撒谎，这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也吻了她！（接着眼泪汪汪地）那时候我正躺在床上，睡也睡不着，心里老想着如何才能再见到你；我眼都哭肿了，可是你却在——（在猛烈的哭泣声中蓦地跳起）我恨你！我希望你已经死了！我马上就回家！决不要再见到你！我这一回说的是真话！（她想从划艇里跳出去，但理查德将她拉了回来。现在他已没有任何架子，只是既懊悔又害怕。）

**理查德** （恳求）穆丽尔！等一等！听我说！

**穆丽尔** 我不要听！让我走！如果你不让我走，我就咬你的手！

**理查德** 我不会让你走！你得让我解释一下！我绝对没有——哎哟！（因为这时穆丽尔把他的手咬了一下，他感到一阵剧痛，便本能地松开手，穆丽尔立刻跳出划艇，开始朝那条小路奔去。理查德在后面失望而痛楚地呼唤着她）好吧！你要走便走吧——如果你连让我解释一下都不肯的话！我也恨你！我将要去找贝尔！

**穆丽尔** （见理查德并没有来追她，在小路的尽头站定——对抗地）好吧！去见她吧——如果你喜欢的就是这种人的

话！这关我什么事？（理查德这时坐在划艇尾部，沮丧地凝视着前方，成了一个受了伤害的可怜的人）你无法解释！你能够解释些什么？你还是爽爽快快地承认吻过她的好！

**理查德** 我没有吻她。我说是她吻了我。

**穆丽尔** （轻蔑地，但不知不觉地朝理查德的方向迈了一步）想一想吧，你仅仅坐在那儿，听任她吻你！你这种话谁能相信！

**理查德** （被触怒）好吧！你可以称我为吹牛大王，说我讲的每一个字都——

**穆丽尔** （不知不觉间又退了一步）我并没有叫你吹牛大王。我的意思只是——你那种说法听上去是很可笑的。这你难道不明白吗？

**理查德** 我什么都不明白。我只明白我希望我已经死了！

**穆丽尔** （温柔地责备）你不应该那样说。这是不好的。（然后停顿了一下）我想，你会愿意告诉我你并没有爱上她吧？

**理查德** （轻蔑地）这怎么会呢！爱上一个象她那样的女人！你把我当作什么人啦？

**穆丽尔** （着眼于实际）你在喝了那么多香槟后，怎么还能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呢？

**理查德** 和她在一起——我始终十分镇静。我可不是那种容易被女人迷住的人，不管你怎么去想我！

**穆丽尔** （不觉间走得离理查德更近了）那么你并没有——爱上她？

**理查德** 我恨她！她根本就不漂亮！我临走之前还同她打了一

架，她太放肆了。我对她说，我爱你，而且决不会再爱上别的人，以此来让她离开我。

**穆丽尔**　但刚才你说你将要去找她——

**理查德**　那只不过是一时说错话。我决不会做那种事——除非你离开了我。要真那样的话，我无论干什么都无所谓了——哪怕是做比昨晚更过头的事。（接着突然又挑衅性地）即使我吻了她那么一两次又怎么啦？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报复你！

**穆丽尔**　迪克！

**理查德**　你把我骂得好苦——这全是你的过错！你为什么不心平气和一点？难道我没有想到你将要永远离开我？你信上不就是这样写的吗？回答我吧！

**穆丽尔**　但我已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爸爸——

**理查德**　你自己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却让他指使你这样写呢？你这样做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穆丽尔**　是你自己不好，因为你太笨了！你应该知道，他就站在我的身旁，要我逐字逐句照他说的写。如果我拒绝，这将把事情弄得更糟。因此我只得假装服从，以便找机会来见你。明白了吧，傻瓜？今晚我偷偷跑出来同你会面，胆子够大的啦，是不是？（他没有回答。她又走近一些）我也能理解你已做过的事——也许这事得怪我。所以，我会原谅和忘却这件事，迪克——只要你能向我发誓说，你从来就没有想到爱上那个——

**理查德**　（热切地）绝对没有！我发誓，穆丽尔。这不可能。我爱的是你！

**穆丽尔**　好吧，那么——我仍然爱你。

**理查德**　那你回到这儿来，好吗？

**穆丽尔**　（忸怩地）时间太晚了。

**理查德**　还没有到九点半呢。

**穆丽尔**　（走回艇中，羞涩地坐到理查德身边）真好——只是我马上就得回去了，迪克。（他搂住她。她将身体紧贴着他）我很懊悔——我伤了你的手。

**理查德**　没关系。我感到很舒服——即使是被你咬一口！

**穆丽尔**　（感情冲动地拿起他的手吻着）是这儿！这样也许可以治好它。（她因采取了这一大胆行动而显得很窘。）

**理查德**　你不应该——把那个浪费在——我的手上。（然后声音发抖地）你说过——你愿意让我——

**穆丽尔**　我也许说过。

**理查德**　我求你，穆丽尔。你知道——我真想极啦！

**穆丽尔**　这能不能洗掉——她的吻——使你忘掉你曾经——永远永远地忘掉？

**理查德**　这当然能！我将永远不会想起——任何事情，除了你的吻——永远不需要其他什么，除了你的吻——永远永远。

**穆丽尔**　（羞怯地仰起她的头）那么——好吧——迪克。（他微微有点颤抖地吻她，他们的嘴唇粘合在一起；然后她把头倚在理查德的肩上，轻声地感叹道）月亮真美，是不是？

**理查德**　（吻着她的头发）没你那么美！没有任何东西比你更美！（接着停顿了一下）我们结婚的时候一定是很美妙的吧？

**穆丽尔**　是的——但还得等很久呢。

**理查德**　也许我不必进耶鲁大学。爸爸会替我找个工作。那样我很快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来——

**穆丽尔**　你最好照你爸爸的意思去做——我倒希望你能进耶鲁读书。（然后轻轻地拍着他的脸）可怜的人儿！你认为他会狠狠地处罚你吗？

**理查德**　（热切地）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今晚跑来见你——哪怕要我从烧得通红的煤块上爬来！（接着援引斯文朋的诗句——但怀着满腔热情）我的生命已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是“我的心爱，我灵魂的灵魂，比我自己的灵魂更宝贵，比上帝更美！”

**穆丽尔**　（既惊讶又高兴）嘘！那样讲是不对的。

**理查德**　（倾慕地）天哪，但是我爱你！天哪，我爱你——宝贝儿！

**穆丽尔**　我也爱你——亲爱的！（他们接吻。然后她又将头倚在他的肩上，两人销魂似地坐着，凝望着月亮。隔了一会儿——梦一般地）我们将去哪儿度我们的蜜月，迪克？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去吗？

**理查德**　（轻蔑地）到那个只有傻瓜才去的蹩脚地方去？我才不去呢！（以一种充满热情的浪漫情调说）不，我们要到某一个遥远而奇妙的地方去！（他想起了吉卜林小说中的描写）某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到的地方——那些小路常常是还未有人走过的——就象那条到曼德勒*去的路那样！我们将在中国看着黎明象雷霆一般来到！

**穆丽尔**　（有点儿迷惘，但是幸福地）那将会十分美妙，是么？

〔幕落。

---

* 缅甸地名，又名“瓦城”。

## 第 三 场

### 景

还是密勒家的起居室——当晚十点钟光景。密勒坐在桌子左前方他那只摇椅上，他的妻子则坐在桌子右前方的摇椅上。月光穿过右后方的纱门照进室内。只有那盏绿罩台灯亮着，密勒戴着眼镜在灯下看书，他的妻子膝上放着针线篮，正在缝制一块碗垫。密勒太太脸上显露出一种无忧无虑、心满意足的表情。密勒也不再愁容满面，尽管他想起某些事还是免不了忧心忡忡。他肘旁的桌面上堆着几本书，这是从理查德那儿没收来的。

**密勒** （看到某个地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合上书，把它放到桌上。密勒太太停下手里的活儿抬头看了看）这个肖伯纳是个非常滑稽的家伙——即使他的思想甚为奇妙，他的书也不应当出版。至于那个斯文朋，他的诗韵律不错——但他要是除了写放荡的女人外还能选择一些别的题材，那就更好了。

**密勒太太** （戏弄般地笑道）我发现你自己也中了这些书的毒——装出似乎为理查德之故读这些书的样子，但自己的鼻子早已粘在书页上了！

**密勒** 不，不——但是我应当实事求是。那些书中有些内容还是可以的。譬如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我把那本书

重新读了一遍，现在甚至比当初读时更喜欢它了——我是指其中的部分诗篇，并不是说所有的诗都很好。

**密勒太太** （这时正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之中——宽慰地深深叹了一口气）哎呀，米尔德丽德把理查德的去向告诉了我，我真高兴，要不我真的会愁死。但现在没有关系了。

**密勒** （稍微皱了皱眉）我还不打算讲那种话，因为要知道，他今晚很好不等于就能把昨晚的事一笔勾销。为了那件事，他还是得受处罚。

**密勒太太** （袒护地）好吧，如果你问我，我想，我整整罚了他一天，而且我知道他用那种办法折磨了他自己，这样，他已经得到了该受的处罚。我已告诉过你，他是那样懊悔，还说今后永远不再喝酒了。他喝酒不象锡德那样感到快活，只感到悲哀和懊丧，因此他看不出喝酒对他有什么好处。

**密勒** 那好，如果他真的把对此事的看法装进脑子里，我将感到很高兴，虽然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可要比斯威千上万次的演讲——仅仅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些起码常识——更能保护他自己。（接着又皱起眉头）但是，我还是不能让他干了这种事而免受惩罚。再说，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他突然间停住不说。）

**密勒太太** （不安地）你那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指的是什么？

**密勒** （急躁地）我指的是规矩。一个家庭总得有个规矩，我不希望他存在这样的思想，就是他修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爸爸。不，他应该受到处罚，只要能使他牢记这次教训就好。我要告诉他，因为他是那样不可靠，所以他不能进那鲁大学读书。

**密勒太太** （马上竭力反对）不进耶鲁大学！我认为他能进耶鲁大学！资产和你差不多的那些人都把他们的孩子送进了大学！人们会怎样看待你？你让威尔伯念大学，让劳伦斯念大学，可他还不想念，现在你又让阿瑟进了耶鲁大学！要是我们别的孩子都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你就不应该偏偏不让理查德——

**密勒** 安静些，看在上帝面上！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说我现在得那样告诉他——这是吓唬吓唬他——如果他以后变得规矩了，我也会改变想法的。

**密勒太太** 哦，如果是这样，那就好——（接着又袒护地）但你有责任为他提供各种良好的机会。他的脑袋瓜子特别灵，真的！他喜欢读所有那些深奥的剧本啦，书啦，诗啦，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密勒** 但是我认为你——（他停住不说，无可奈何地笑着。）

**密勒太太** 你认为我怎么啦？

**密勒** 没什么。

**密勒太太** （嗤之以鼻，但觉得还是不逼他说出来为好）你听我说，那个孩子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律师，或是了不起的医生，了不起的作家，或——

**密勒** （露齿而笑）不管怎么说，你肯定他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罗。

**密勒太太** 是的，毫无疑问我是对理查德寄予厚望的。

**密勒** 嘿，我也一样，尽管发生了那件事。

**密勒太太** （停了一下——批评道）至于他和穆丽尔谈恋爱的事，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理查德要把事情弄糟呢。

**密勒** 但我认为你是不喜欢她，觉得她愚蠢。

**密勒太太** 不错，是这么回事，但假如她对他有帮助，而他又需要她——（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妈以前常说你不够聪明，可当她发觉我对你是否聪明毫不在意时，便改变了她的想法。

**密勒** （并不真正感到高兴）嘿，我已经聪明得——

**密勒太太** （仿佛密勒并没有插话似的继续说下去）我承认穆丽尔长得确实很迷人，她象她的母亲。艾丽丝·布里格斯在结婚以前是这儿最漂亮的姑娘。

**密勒** 是的，穆丽尔在结婚以后会变得象一幢房子那样又宽又大，就同她母亲一样。那真是够呛。一个男人绝对没有办法预测他自己会不会碰到这种麻烦事——（他打住了，发觉他的妻子正以一种愤怒的猜疑目光盯着他。）

**密勒太太** （怒气冲冲）我并不过于肥胖，用不着你说！

**密勒** 谁说你来着？

**密勒太太** 我倒情愿骨头上多长些肉，而不愿意长得象根菜豆似的，往椅子上一坐就是一个窟窿——如同某些人那样！

**密勒** （没有理会这一侮辱——讨好地）哎呀，没有人说过你肥胖，埃西。你只不过是丰满，就象一个体形好的人应该有的那个样子。

**密勒太太** （象孩子一样高兴——感激地给予回报）哎唷，你也并不是皮包骨头——只不过苗条一点——而且我觉得近来你的体重还一直在增加。（在双方取得谅解之后，密勒太太又开始忙她的针线活。一阵子沉默。然后密勒怀聚地问道。）

**密勒** 你并不是打算告诉我你当真准备拆散穆丽尔和理查德的

关系，是吧？我觉得眼下还是鼓励他们为好——不过，哎，要是将他们分开，要不了半年，理查德管保把她忘得精光，而她也将会忘了他。

**密勒太太**　不要这样玩世不恭。（接着顿了一下，沉思地）噢，不管怎样，他将会永远记住这件事——不论今后发生了什么——这多少是一种安慰。

**密勒**　你居然断定那是一种安慰。（接着笑了笑）你那深奥的知识常使我感到惊奇。

**密勒太太**　你甚至不相信我懂得一般的常识，道理就在这儿。（继续缝制碗垫。）

**密勒**　（停了一会儿）你说锡德和莉莉上哪儿啦？

**密勒太太**　到海滩边听乐队演奏去了。（她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可怜的莉莉！锡德再也改不了啦，而她也永远不会同他结婚。但她象母亲孵小鸭一样过于喜欢多管闲事，而且似乎从中得到某种奇怪的满足——上帝知道，我是不会象她那样的！

**密勒**　我想，阿瑟是在埃尔西·兰德那儿吧？

**密勒太太**　那还用说。

**密勒**　米尔德丽德哪儿去了？

**密勒太太**　同她最近的男朋友出外散步去了。我已经忘了那个人是谁。我可不能时时刻刻注意他们的动向啊。（她微笑。）

**密勒**　（微笑）那么，从各方面的情报看来，我们已经完全处在爱情的包围之中罗！

**密勒太太**　唷，这里面我们自己也有份，是不是？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抱怨孩子们。（接着突然想到）我一直责怪穆丽尔和

理查德，而完全忘了那个不开化的老麦科姆伯也在竭力反对他们的事。但是我想，他终究是会克服他的偏见的。

**密勒** （轻声笑着）他的态度已经转变了。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碰见他，他显得非常客气。他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他还说，理查德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照抄书本，孩子毕竟是孩子，如此等等。因此我对他也客气了一些——但还不至于去巴结他——我想，这件事再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烦恼了。（接着搓了搓双手，高兴得象孩子一般笑着）我已告诉你我从劳森那儿接到一笔生意，是不是？这真是一个好日子，埃西——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日子！

〔从前客厅外的门厅那儿传来了前门开启和关上的声音。密勒太太往上推了推眼镜，探身张望。

**密勒太太** （低声说）是理查德。

**密勒** （立刻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哼。（他取下眼镜，把它放回眼镜盒里，又在椅子上挺了挺身子。理查德从前客厅慢慢地走进来，神思恍惚地迈着步子，眼里闪耀着梦一般幸福的光辉。他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中，完全忘却了周围的事物，也没有想起可能要来到的处罚。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但根本没有意识到它。）

**理查德** （梦幻般地，就象鬼魂在招呼同伴）喂。

**密勒太太** （担心地注视着他）喂，理查德。

**密勒** （敏锐地打量着他）喂，孩子。

〔理查德从他母亲身边经过，走到左前方灯光最暗的一角的那只沙发上坐下，凝视着前方，帽子依然拄在手上。

**密勒太太** （既怀疑又害怕）天哪，他的举动真怪！纳特，你

认为他会不会——

**密勒** （带着宽心的微笑）不，这一回是爱，不是酒。

**密勒太太** （打消了部分疑虑——严厉地）理查德！你怎么啦？（他吃了一惊，醒悟过来。她继续训斥道）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回家以后要把帽子挂在门厅里！（他看了看帽子，似乎对此十分惊奇。她无事找事，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来，把帽子给我。我再替你挂一次。你坐在这个暗处干什么？别忘了你父亲一直在等着找你谈话！（她回到桌子那儿，理查德跟着她，依然有点恍惚地走到他父亲的椅子边站定。密勒太太拿着他的草帽向门厅走去。）

**密勒** （平静然而坚定地）你最好让我和理查德单独呆一会儿，埃西。

**密勒太太** （转过身来担忧地望着他）那么——好吧。我到游廊里去坐一会儿。需要的时候叫我一声。（接着仿佛恳求似地）但你要记住我说过的那些话，纳特，好不好？（密勒保证似地点了点头，于是她穿过前客厅走出。这时，理查德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就象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流露出一种既内疚又有点抵触情绪的神色。他不安地睨视着他父亲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决心承受即将来到的一切。）

**密勒** （相当随便地指了指密勒太太的那把摇椅）坐下，理查德。（理查德尴尬地倒在椅子里，以一种很不自然的姿势坐着。密勒敏锐地打量着他——接着突然闷笑起来，以一种平静的嘲弄口吻问道）喂，今晚你头上的藤叶怎么啦？

**理查德** （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种开场白——满面羞愧地嘀咕道）我不知道，爸爸。

**密勒** 那些常春藤原来是有毒的，对不对？（然后心平气和

地）但你用不着那么害怕。我不会给你作任何关于节制问题的演讲。对这种做法，我甚至比你更感到厌烦。再说，尽管你昨晚干了那种该死的蠢事，我仍然相信你是一个有头脑的孩子。因此，我深信我能对你说的话你已对你自己说了。

**理查德** （低着头——谦卑地）我知道我是个该死的傻瓜。

**密勒** （觉得围绕这一方面谈较好——厌恶地）你当然是——不仅仅是傻瓜，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愚不可及的、讨厌的傻瓜！（理查德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头垂得更低了）你给我和阿瑟看到已经够糟的啦，可你竟在你母亲和米尔德丽德面前丢丑！我真怀疑，穆丽尔当时要是看到你那副模样，她是否还会认为你那么好。我想她肯定要同你一刀两断。即使这样，你也决不能怪她。没有哪一个好端端的姑娘愿意把自己的爱情奉献给一个糊里糊涂的酒鬼！

**理查德** （局促不安地）我知道，爸爸。

**密勒** （顿了一下——平静地）好吧。那么算了——关于酒的问题谈完了。（他用锐利的目光看着理查德——然后突然严厉地）但是还有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在快活滩旅馆和你开房间的那个妓女是怎么回事？

**理查德** （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你知道？但我没有！如果他们告诉你她去过那儿的话，他们也一定会告诉你我没有做过那种事！她想要我去——但是我不愿意。我给了她五元钱，她这才肯放了我。真的，爸爸，我没有！她干的一切事在我看来都是那样讨厌和下流——嗯——那种事我一件都不想对穆丽尔做——我不管她怎样恶劣地对待我——甚至在感到自己醉了之后，我也没有。真的！

**密勒** 那么，你究竟是怎样碰到那个女人的？

**理查德** 我不能讲，爸爸。否则我就得告发某一个人——而你是不希望我做那种事的。

**密勒** （稍微有些吃惊）是的，我想我并不希望你那样做。嗯，好吧，我相信你——那么那件事也算了结了。〔接着，他飞快地偷看了理查德一眼，下决心进行这次十分困难的谈话。他带着一种羞惭的、不自然的严肃神情开了口）听着，理查德，现在该是你和我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的时候了，关于——嗯——关于某种——现在这个问题自己找上门来了，所以这是个好机会——我想，谈话转弯抹角没什么意思——因此，我还是开门见山吧。（但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他说话的时候，他显得羞愧、窘困和不安，表情越来越不自然。理查德小心翼翼地避免看他父亲的脸，他自己的窘迫和痛苦比他父亲的要厉害十倍）理查德，现在你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这个，从某一方面来说，你已是一个发育成熟的人了，因此，你有着人类的某种欲望，这是很自然的事，你用那种方式表达这一欲望——我指的是关于异性间的——某种自然的感情和吸引——它们希望得到满足——而你也很乐意满足它们。嗯——于是，人类社会就成为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里只有一种发泄情感的途径——除非你是个流氓，到处糟蹋正派的女孩子——你当然不是这种人。嘿，世界上还有某种女人——她们过去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只要人性不灭，她们将一直存在下去——也许，这是不好的，但对此你又有什么办法？我指的是那种女孩，也就是你——和她们干某些事的女孩——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漂亮的，那是人类的天性，假如你

——但那并不是指同她们严肃地交往！你只是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东西，付了钱，过后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知道这话听起来非常冷酷无情，但我们谈的是事实，而且——别以为我是在鼓励你——要是你能远离她们当然更好——但假若——呃——嗯——我指的就是这个，理查德。她们往往是些巧伪人——我的意思是，你的一生也许会毁了，假如——因此，该死，你应该懂得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一个方法问题——（他突然再也说不下去，无可奈何地打住）但是，见鬼，我猜想你们男孩子相互之间常常会谈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你们比我要懂得多。我承认我不是权威。我从来没有同这种女人打过交道，如果你永远不同她们打交道，那就更好了！

**理查德** （没有朝他看）我永远不会，爸爸。（接着声音中流露出一种愤慨情绪）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以为我——现在——你知道我爱着穆丽尔，而且我将要同她结婚。我会去死，如果我——

**密勒** （甚感宽慰——热情地）这就对了！你那样说，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接着急忙地）现在我们谈得差不多了，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了，让我们把它忘掉吧，嗯？

**理查德** （隔了一会儿）你将怎样处罚我呢，爸爸？

**密勒** 我几乎把那件事忘了，是吗？对了，我想告诉你，你不能够进耶鲁——

**理查德** （热切地）我不用去吗？哎呀，太好了！穆丽尔还以为你要我进耶鲁呢。我对她说，我情愿你替我在报馆里找个工作，这样她和我就可以早点结婚。（然后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哎呀，爸爸，你的办法不灵。那算不上什么处

罚，你应该找一些别的办法才是。

**密勒** （严肃地——但这只能部分地掩饰他在回答时露出的笑容）那么你得进耶鲁，并且要在那儿一直呆到毕业，这就是我的回答！穆丽尔很有见识，而你却没有！（理查德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指责）现在我们谈完了，去把你母亲叫来吧。

〔理查德打开那扇纱门叫了一声"妈"。过了一会儿，密勒太太走了进来。她对儿子和丈夫飞快地掠了一眼，马上就知道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接着，她非常老练地把一切问题撇开。

**密勒太太** 哎呀，真是个美丽的夜晚。月亮已落得很低——差不多要下山了。（她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理查德依然站在门口，凝望着天边的月亮，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十分苍白。）

**密勒** （对理查德点点头，朝他妻子眨眨眼）是的，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夜晚——有着这么奇妙的月亮的夜晚。你见过吗，理查德？

**理查德** （转向他们——热情地）没见过！这真是奇妙——从海滩上落下去——（他突然顿住，羞怯地笑起来。）

**密勒** （注视着他的儿子——踌躇了一下——平静地）我仅仅只记得几个象现在这样美丽的夜晚——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你母亲和我都还年轻，正要准备结婚。

**理查德** （十分惊讶地朝他父亲看了一会儿，然后很快地把目光转向他母亲，接着又转向他父亲，仿佛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似的——他显出一种几乎要作呕的样子，但又忍住了，似乎尝了什么辣的东西——但是接着，他的表情突然

起了变化，脸上露出了羞怯的、会心的微笑。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的，我敢肯定那些夜晚也一定非常奇妙。但你们已有点儿忘记那个时候的月亮——和一切事物都是同现在差不多的了。

**密勒** （嗓子有点沙哑）你说得很对，理查德。（他站起来，擤了擤鼻涕。）

**密勒太太** （慈爱地）你是一个好孩子，理查德。

〔听了这话，理查德显得极为羞怯和窘困。他的父亲连忙替他解围。

**密勒** 孩子，今晚你最好早点去睡，好吗？

**理查德** 我睡不着。我能不能到外面游廊里去坐一会儿——直到月亮下山？

**密勒** 好吧。那你最好现在就说再见。我不清楚你母亲怎么样，我是马上就要去睡了。我困极了。

**密勒太太** 我也一样。

**理查德** （走过去吻她）晚安，妈。

**密勒太太** 晚安。你可不要通宵不眠啊。

**理查德** （走到父亲面前，尴尬地站住）晚安，爸爸。

**密勒** （搂住他，紧紧地拥抱）晚安，理查德。（理查德转过头来吻了吻他——接着很快地走出纱门。密勒望着他的背影——嘎声说道）他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那样做。我不信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父亲和儿子亲吻——就会显得有点痴头痴脑——实际上这样做很有点意思呢！我想，我们不必再为他的安全担心；不管他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已经能照顾他自己了。（他满意地叹了一口气，坐到他的椅子上，开始解鞋带）我那该死的脚真是

够呛！

**密勒太太** （笑）你现在为什么要忙着解鞋带呢，大傻瓜——我们不是就要去睡了吗？

**密勒** （似乎刚才没想到这一点，停止解鞋带）说得不错。（接着站了起来——露齿一笑）今晚我不做祈祷你介意吗，埃西？我确信上帝知道我倦得要命。

**密勒太太** 别那么说。这是有罪的。（她站起——然后深情地笑着）你就是那个脾气！老是要找借口来——简直比汤米还要差劲！但是好吧，我想今晚你就免了。你今天也是够辛苦的。（她把手放在台灯开关上）我要关灯了。你好了没有？

**密勒** 好啦，你关吧，加拉格尔。（她熄了灯。在黑暗中，可以看见淡淡的月光透过纱门照进室内。他们并肩走向前客厅时在月光下站了片刻，望着门外。密勒搂住她，低声地说）他就在那儿——象一尊“爱神的春梦”的雕像。（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带着一种怀旧的忧郁神情温柔地说）《鲁拜集》中这样写道：

“但是，啊，春天将和蔷薇一起消逝！

青年时期那芳香的手稿即将写完！”

（然后他摆脱了他的忧郁感，给了她一个情意绵绵的微笑）哦，春天不一定是最好的季节，是不是，埃西？秋天也很值得赞美，它同样十分美丽。就是冬天也很美——只要你同我在一起。

**密勒太太** （简单地）是的，纳特。（她吻他。他们沉静地步出月光，走进前客厅的黑暗之中。）

〔幕落。

——剧　终

#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汪义群　译

## 人　物

**杰姆斯·蒂隆**

**玛丽·凯温·蒂隆**　他的妻子

**小杰姆斯·蒂隆**　他们的长子

**埃德蒙·蒂隆**　他们的次子

**凯瑟琳**　女佣

## 景

**第一幕**

蒂隆家消夏别墅的起居室。

一九一二年八月的一天。上午八点半。

**第二幕**

**第一场**　景同前，午后十二点三刻左右。

**第二场**　景同前，大约半小时后。

**第三幕**

景同前，当晚六点半左右。

**第四幕**

景同前，半夜时分。

# 第 一 幕

一九一二年八月的一个早晨，杰姆斯·蒂隆家消夏别墅的起居室。

台的后部是两扇挂着门帘的双门。靠右的一扇通前客厅，那是一间摆设讲究、看上去不常用的屋子。另一扇通向一间光线暗淡、没有窗户的后客厅，这后客厅除了用作起居室与饭厅之间的通道外，别无他用。在两扇双闭中间，靠墙摆着一口小书橱，书橱上方挂着一幅莎士比亚的画像。橱内陈列着巴尔扎克、左拉、斯汤达的小说；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施蒂纳的哲学与社会学著作；易卜生、肖伯纳、斯特林堡的剧本；以及斯文朋、罗塞蒂、王尔德、恩耐斯特·道生、吉卜林的诗集，等等。

右边靠着后墙上，是一扇通往游廊的纱门，这游廊围着房子绕到两侧。再往前，是三扇并排的窗，从窗口可以望见码头前的草坪和临河的林荫道。靠墙处，侧对着窗口，放着一张小藤桌和一张普通的栎木书桌。

左边墙上，是同样的一排窗。从窗口可以望见房

子后面的庭院。窗前是一把靠椅，上面安有坐垫，靠椅的头朝着后台方向。再往里是一口嵌着玻璃的大书橱，里面陈列着大仲马、雨果和查理斯·利弗的全集，还有三套莎士比亚全集、五十卷大开本的《世界文学精华》、休谟的《英国史》、梯埃的《法国执政府与法兰西第一帝国史》、斯摩莱特的《英国史》、吉朋的《罗马帝国兴衰史》以及各式各样混杂在一起的旧剧本、诗集和几本爱尔兰历史书。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整套整套的书看上去都是被人念了又念的样子。

屋内的硬木地板刚好被地毯盖住，这地毯的图案和颜色都还好看。屋子正中是一张圆桌，桌上摆着一盏绿罩台灯，台灯的电线插在上面枝形吊灯的插座上。围着圆桌，在台灯照得到的距离内，摆着四把椅子。其中三把是藤编的扶手椅，另一把（在桌子的右前方）是皮面的、涂过清漆的栎木摇椅。

八点半钟。太阳从右窗射进室内。

幕启时，一家人刚用过早点。玛丽·蒂隆和她丈夫从饭厅穿过后客厅进。

玛丽五十四岁，中等身材。体态依然年轻、优美。虽然略微丰满了些，但没穿紧身胸衣仍看不出中年妇女那种臀部和腰部发胖的迹象。她的脸是明显的爱尔兰型，以前一定绝顶漂亮，即使现在，仍然楚楚动人。她的脸瘦瘦的，十分苍白，颧骨很高，和她那健美的体态不太相称。她的鼻子又高又挺，嘴很阔，嘴唇丰腴而敏感，不抹口红，也不用任何化妆品。她

额头很高，一头浓密的头发已经全白。她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在苍白的面容和一头白发的衬托下显得乌黑。这双眼睛异常的大而美丽，眉毛墨黑，眼睫毛又长又翠。

给人最明显的印象是她的极端神经质。她的一双手从来没有安定的时候。这双十指纤纤的手，以前是很美丽的，可是关节炎症使手指变弯、骨节粗硬，给人一种残缺的感觉，看上去十分难看。人们总是避而不看这双手，尤其当你知道她对自己的手十分敏感，而且因自己无法控制那种惹人注目的神经质而羞愧不安时，你更不好意思去注意它们了。

她衣着朴素，但天生地懂得挑选合适的服装。她的头发经过精心梳理，说起话来声音柔和动人。当她快乐的时候，声音里自有一种轻盈而富有节奏的爱尔兰腔。

她个性中最动人之处还在于那种从小在修道院里养成、始终没有从她身上消失的质朴自然、毫不做作的妩媚——一种内在的、超尘脱俗的天真。

杰姆斯·蒂隆六十五岁，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十岁。他身高五英尺八英寸，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膛。由于他习惯于昂首挺胸、收腹直腰的军人姿态，因此看上去比实际身材更显得颀长。他的脸已经显出衰老的迹象，但仍不减当年英姿——硕大端方的脑袋、轮廓俊美的侧影、一对深陷的浅棕色眼睛，真是一表人材。他头发灰白而稀疏，头顶已秃，很象削发教士的模样。

他身上有着明显的职业特征，这倒并不在于他一味的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明显派头。他生性质朴谦逊，仍旧保持着爱尔兰寒微的农家本色。但他的演员生涯还是从他的举止谈吐中无意识地流露出来。这些举止谈吐显然是经过演员的专门训练方能获得。他的嗓子异常悦耳，说起话来声音宏亮，控制自如。他对这一点特别感到骄傲。

从他的衣着来看，他倒丝毫不象他所扮演的传奇式人物。他穿的是一套破旧、便宜的灰色便装，一双没有擦亮的黑皮鞋，一件无领衬衫，用块厚厚的白手帕围着脖子松松地打了个结。这并不是什么潇洒风流、故意不修边幅——老实说，简直是一副寒酸相。他的主张是衣服非穿到不能再穿为止。此刻他就穿着一件园艺匠的衣服，也不管这身打扮看上去有多滑稽可笑。

他有生以来从没有真正害过一天病。他的神经特别健全。他身上有着一种迟钝粗鲁的农民气质，掺杂着一种多愁善感的忧郁，偶尔还会出其不意地表现出一种直觉的敏感。

当夫妇俩从后客厅出来时。蒂隆的手臂挽着太太的腰。走进门口时开玩笑地搂了她一把。

**蒂隆**　玛丽，你体重增加了二十磅，都快搂不住了。

**玛丽**　（深情地笑笑）亲爱的，你意思是说我长得太胖了。我真的应该想法减肥了。

**蒂隆**　没有的话，我的太太！你现在正好，不胖也不瘦。我们

不要再说什么减肥的话。原来你早饭吃得那么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玛丽** 那么少？我还以为自己吃得挺多呢。

**蒂隆** 你吃得不多，至少没有我希望你吃的那么多。

**玛丽** （取笑地）嗬，你这个人！你就希望人人跟你一样，早饭吃那么一大顿。别人要是这么个吃法早就噎死了。（她往前走了几步，站在桌子的右边。）

**蒂隆** （尾随着她）但愿我不是你讲的那么个大饭桶。（打心眼里感到满足）不过，感谢上帝，我的胃口一向很好，我的消化力抵得上二十岁的小伙子，尽管我已六十五岁了。

**玛丽** 当然罗，杰姆斯，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她笑着在桌子右后方那把扶手椅上坐下。他从她的身后绕过来，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用小刀削去烟尾。这时从饭厅里传来杰米和埃德蒙的声音。玛丽将头转向饭厅方向）奇怪，这两个孩子干吗老呆在饭厅里？凯瑟琳一定在等着收拾桌子。

**蒂隆** （开玩笑的口吻，隐隐地却微带愠意）他们又在私下谈什么秘密不愿让我听见，我知道。我敢打赌，他们又在要什么新的花招来对付老头子了。（她对此默不作声，仍将头转向说话声音传来的方向。她的两手在桌面上不安地动来动去。他点燃雪茄，在桌子右边那把摇椅上坐下，心满意足地吐着烟圈）没有比早饭后第一支雪茄再好的东西了，当然，得是上等雪茄。这次买的雪茄烟味很醇，还真上算呢。我这次讨了个便宜货，是麦克桂尔介绍的。

**玛丽** （略带尖刻地）我希望他没有趁机劝你购置什么地产吧。跟着他买地产总没有好结果。

**蒂隆**　（采取守势）不谈这个了，玛丽。不管怎样，是他劝我买下栗树街上那块地皮的，我很快转手卖出去，不是还赚了不少钱吗？

**玛丽**　（微笑着，亲热地取笑他）我知道。你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交好运。我敢肯定麦克桂尔做梦也没有想到——（拍拍他的手）别生气了，杰姆斯。我知道这是白费口舌，要你承认自己没本事搞土地买卖比什么都难。

**蒂隆**　（生气地）我可没有这种念头。可是土地毕竟是土地，它比股票，比华尔街那些骗子推销的债券要保险。（和解地）好了，我们不要一清早就为了做买卖的事争吵不休。

〔停顿。这时又可听到里面传来孩子们的声音，其中一个咳嗽了一阵。玛丽担心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神经质地弹动着。

**玛丽**　杰姆斯，是埃德蒙在咳嗽。你应该骂他一顿，他老是吃得那么少，除了咖啡以外，几乎什么也不碰。他得吃点东西下去才能维持体力。我一直这么跟他讲，可他说他根本没有胃口。可也是，再也没有比夏天的热伤风使人倒胃口了。

**蒂隆**　不错，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你也不用为这事太担忧了——

**玛丽**　（很快接过话头）哦，我才不担忧呢。只要他自己当心，我知道要不了几天就会好的。（似乎想不谈这事却又不能）可是他在这时候生病也真是太叫人扫兴了。

**蒂隆**　是啊，真是倒霉。（忧心忡忡地向她很快地偷看了一眼）但是你也不必为了这事烦恼，玛丽。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体也要当心。

**玛丽**　（急忙地）我没有烦恼。没什么事值得烦恼的。你怎么会以为我心里烦恼呢？

**蒂隆**　嗨，没什么原因。只是你这两天老是有点神经过敏。

**玛丽**　（勉强一笑）我神经过敏？胡说八道，亲爱的。这是你的想象。（突然紧张起来）你不要一天到晚眼睛不停地监视我，杰姆斯。别的没什么，这样会弄得我怪不自然的。

**蒂隆**　（将手轻轻地按在她那只神经质地抖动的手上）听着，听着，玛丽。这是你自己在胡思乱想。如果说我眼睛老是看着你，那也是因为我在欣赏你丰满的体态和你的美貌。（他的声音突然因无限的深情而变了）亲爱的，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心里的快乐，当我看到你这次回家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心里有多高兴！（他弯下腰来感情冲动地吻了吻她的脸颊——然后又收回身子，不自在地加了一句）希望你能继续保持下去，玛丽。

**玛丽**　（将头扭开）我会的，亲爱的。（她心烦意乱地站起身，走到右边窗前）感谢上帝，雾总算散了。（转过身来）今天早上倒真有点不舒服。昨晚那讨厌的雾笛叫了一夜，弄得我简直睡不着觉。

**蒂隆**　是的，这雾笛不停地叫，就象后院里养了一条害病的鲸鱼似的，把我也吵得睡不着。

**玛丽**　（又心疼又好笑）你也睡不着？你表示烦躁不安倒是有一种特别的办法。你昨晚鼾声如雷，我简直分不清是你还是雾笛的声音了。（朝他走去，笑着，逗趣地拍拍他的脸）十个雾笛也闹不醒你。你的神经才健全呢。你是向来如此。

**蒂隆**　（自尊心受到挫伤——暴躁地）废话。你老是对我的打

鼾夸大其词。

**玛丽** 我可不会夸大。要是你能听听自己的声音——（这时从饭厅传来一阵笑声。她转过脸去，微笑着）两个人不知在笑些什么。

**蒂隆** （悻悻地）在笑我。我敢打赌，他们老是取笑我老头儿。

**玛丽** （逗趣地）是的，真可怕，我们大家都欺负你，是吗？你可真是受委屈了！（她笑了——然后怀着一种喜悦、宽慰的神情）好了，随他们笑什么，只要听到埃德蒙的笑声我就感到欣慰。近来他老是垂头丧气的。

**蒂隆** （对此不以为然——还是满肚子的不高兴）又是杰米在讲什么笑话。我敢打赌，他老是喜欢拿人开玩笑，这家伙。

**玛丽** 亲爱的，别跟可怜的杰米过不去了。（缺乏信心地）他最后会变好的，你等着瞧吧。

**蒂隆** 那他最好马上就开始。他已经快三十四岁了。

**玛丽** （不理他）天哪，他们打算在饭厅里呆一整天吗？（走到后客厅门口喊）杰米！埃德蒙！到这儿来，让凯瑟琳好收拾桌子。

〔埃德蒙在里面高声回答："我们来了，妈妈。"她回到桌前。

**蒂隆** （牢骚满腹地）不管他干什么你总是替他寻找借口。

**玛丽** （在他身旁坐下，拍拍他的手）嘘——

〔他们的两个儿子，小杰姆斯和埃德蒙一起自后客厅进。两人都咧开嘴在笑，显然他们仍在为刚才引起他们大笑的事而暗暗好笑。当他们上前见到父亲时，笑得更厉害了。

〔老大杰米已有三十三岁。他长得象父亲，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膛，只是比父亲还要高出一英寸，体重要轻些，但看上去却比父亲来得矮胖，因为他缺乏父亲那种优雅的举止和翩翩风度。他也缺乏父亲那种虎虎生气。在他身上有一种未老先衰的，被生活压垮的迹象。他的脸相当漂亮，可是多年沉湎酒色已经在他脸上留下痕迹。他的那种漂亮从来没有达到过父亲那种神采飞扬的境界，尽管在形象上他象父亲比象母亲多些。他的眼睛是很纯的棕色，介乎父亲的浅棕色和母亲的深褐色之间。他的头发很稀，已经有他父亲那种秃顶的趋势。他的鼻子和家里其他成员都无相似之处，是明显的鹰钩鼻。这样的鼻子，再配上他那副一天到晚对人冷嘲热讽的态度，使他的脸给人一种狡猾狠毒的感觉。但是，在他偶尔不是那么冷嘲热讽地笑的时候，也往往会显示出他性格中残留的那种富于幽默感、浪漫的、对什么事都毫不在乎的爱尔兰人特有的动人之处——那是一种讨人欢喜而又老出洋相的脾气，带着一股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这种气质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在男人中也受人欢迎。

〔他身穿一套旧的便装，不象蒂隆的衣服那么寒酸，而且还戴了硬领，系上领带。他原来白皙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晒出了一脸雀斑。

〔埃德蒙比他哥哥年轻十岁，个子却要高出好几英寸，身材瘦长而结实。如果说杰米长得与父亲维妙维肖而和母亲毫不相象的话，那么埃德蒙则和父母都很相象，尤其是象母亲。在他那瘦长的爱尔兰型脸上，长着一双他母亲那样又黑又大的眼睛，特别引人注目。他的嘴也和母亲的一

样，极其敏感。他那高高的额头只有比母亲的更为突出，一头深褐色的头发被太阳晒得发根变成红色，从额头向后梳得很直。但他的鼻子象父亲，因此从侧面看去就很象蒂隆。至于他的那双手一看就知道属于母亲的类型，手指特别纤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母亲那种神经过敏。正是这种极其神经质的敏感，使他和母亲的相象之处显得更为突出。

〔他一望而知健康状况不佳。人太瘦了点，两颊深陷，眼睛象在发烧。他的皮肤尽管被太阳晒成深棕色，但看上去又枯又黄，毫无血色。他穿着一件衬衫，也戴上硬领和领带，但没有穿外衣。下身穿一条旧的法兰绒长裤，脚上是一双棕色运动鞋。

**玛丽** （笑盈盈地转向他俩，说话时带着一种强作欢笑的声调）我正在取笑你父亲打鼾打得那么响。（对蒂隆）我把这事留给孩子们来评评看，他们一定听到了你的鼾声。不，不是说你，杰米。我听见你在穿堂那一头也在打鼾，跟你父亲差不多了多少。你跟他真象，只要头一靠上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十个雾笛都吵不醒你。（她突然住口了，她的眼睛与杰米那不自在的、探询地望着她的目光相遇。她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举止也变得不自然起来）你在看什么，杰米？（她两只手心绪不宁地拢了拢头发）我的头发垂下来了？这一阵子我实在没法把头发理好，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我又老是不知道把眼镜放在哪儿了。

**杰米** （负疚地把目光移开）你的头发没有乱，妈妈。我刚才只是在想，你看上去气色多好。

**蒂隆** （由衷地）和我刚才说的完全一样，杰米。你妈长胖

了，精神也好多了。要不了多久，准没人能制得了她。

**埃德蒙** 不错，你看上去挺棒的，妈妈。（她感到放心了，对他充满慈爱地笑笑。他咧开嘴嘲弄地笑着，一边挤了挤眼睛）至于爸爸打鼾的事，我可以替你作证。天哪，响得可厉害呐！

**杰米** 我也听到他打鼾来着。（摆出一副不高明的演员的姿势，背诵莎士比亚的台词）“那个摩尔人来了！我听得出他的喇叭声音。”*

〔母亲和弟弟被引得笑了。

**蒂隆** （尖刻地）要是我的鼾声能让你记住莎士比亚而不是去背那些注释本，那么我倒希望这个鼾能一直打下去。

**玛丽** 好了，杰姆斯！别为了一点儿小事生气。

〔杰米耸了耸肩在她右边的椅子坐下。

**埃德蒙** （烦躁地）真的，爸爸。看在圣徒的面上，不要一吃完早饭就吵！你能不能安静一下？（他倒在桌子左边那把椅子里，坐在哥哥的身旁。父亲不理会他。）

**玛丽** （不以为然地）你爸爸又没有和你过不去，你别老袒护着杰米。好象倒是你比他大十岁似的。

**杰米** （厌烦地）你们都在大惊小怪些什么？好了，别提这事算了。

**蒂隆** （轻蔑地）算了，算了，什么事都算了，什么事都别管！这是最方便的办法。要是你一辈子没有个奋斗目标，只想——

**玛丽** 杰姆斯，别说了。（她把一只手臂勾住他的肩膀——连劝

---

* 《奥赛罗》中伊阿古的台词。见《奥赛罗》二幕一场。

带哄地)今天早上怎么了，一起床就闹别扭。(换个话题，对两个孩子说)你们两个刚才进来时傻里傻气在笑什么？你们在开什么玩笑？

**蒂隆** (勉强装出不计较的样子)是啊，把你们的秘密透露出来大家听听。我跟你妈说了，我心里很清楚，你们又在拿我开玩笑。不过没关系，听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杰米** (冷冰冰地)别对着我瞧，这是弟弟的事。

**埃德蒙** (咧着嘴笑)昨天晚上我原想告诉你的，爸爸，可我忘了。昨天我出去逛逛，走进一家小酒店——

**玛丽** (担心地)埃德蒙，你现在这身体不该喝酒。

**埃德蒙** (不予理会)你们猜我在那儿遇上谁了？遇上你田庄那个佃户萧纳西，喝得醉醺醺的。

**玛丽** (笑起来)那个讨厌的家伙！不过人倒挺滑稽的。

**蒂隆** (蹙眉)要是你做了他的庄园主你就不会觉得滑稽了。这个人诡计多端，调皮得要命，他简直可以在开瓶塞的钻子背后藏身，他现在又在抱怨什么了，你告诉我，埃德蒙——我肯定他在发牢骚，大概他希望减低房租吧。我几乎分文不取地给了他一个栖身之处，只是为了有个人在那里管管。可他却每次都要等到我威胁着要收回租房才肯付钱。

**埃德蒙** 不，他什么也没有抱怨，他对生活那么称心，甚至还自己出钱买了杯酒，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啊。他高兴得什么似的，因为他和你那位朋友，那个标准石油公司的百万富翁哈克干了一仗，而且还打了个大胜仗。

**玛丽** (又感兴趣又震惊)哦，天哪！杰姆斯，你得想法子管着点——

**蒂隆** 该死的萧纳西！

**杰米** （幸灾乐祸地）我敢打赌下次你在俱乐部遇到哈克，象平日一样对他毕恭毕敬地鞠躬时，他一定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埃德蒙** 是的，哈克会想，你窝藏了这几个在美国大亨面前趾高气扬的佃户，你自己也不是好东西。

**蒂隆** 别在我面前喋喋不休说些社会主义者的时髦话，我根本不想听——

**玛丽** （解围地）后来怎样了，埃德蒙？

**埃德蒙** （挑衅地冲着父亲咧嘴笑着）是这么回事，爸爸。你总记得哈克庄园的那个冰池就在我们田庄的隔壁。你一定还记得萧纳西养了不少的猪。事情说来蹊跷，据说篱笆上破了个窟窿，萧纳西的猪都跑到隔壁财主家的冰池里去洗澡，哈克的管家跟他说一定是萧纳西故意将篱笆挖了个洞，为的是让那些猪可以自由出入。

**玛丽** （又震惊又感兴趣）天哪！

**蒂隆** （愠怒。可是又不无钦佩之意）我也肯定是他干的，这个下流的无赖，这象他的为人。

**埃德蒙** 所以哈克亲自前来训斥萧纳西。（忍不住格格笑了）真是一场好戏！我一向以为我们这班财阀，尤其是靠着祖上的剥削继承产业的家伙，智力上一点也不比普通人强。如果我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这件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蒂隆** （未假思索，表示同意）是的，他哪里是萧纳西的对手。（随即厉声指责）哼，把你那套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收起来吧。在我这个家里，就是不许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存在。（可是又急于知道下文）后来怎样了？

**埃德蒙** 哈克哪里是他的对手？就好象我不是拳击冠军杰

克·约翰逊的对手一样。萧纳西几杯老酒下肚，便在大门口恭候大驾光临了。他告诉我他根本就不给哈克开口的机会。他一开始就大声嚷嚷，说他不是标准石油公司可以任意践踏的奴隶。他还说如果天下公道的话，他早就当上爱尔兰国王了。还说对他来说出身下贱的人到底还是下贱，不管他从穷人那儿抢去多少钱财。

**玛丽** 哦，天哪！（可又禁不住笑出声来。）

**埃德蒙** 接着他又指控哈克，说是哈克唆使管家把篱笆弄破，引那些猪过来掉进冰池好把它们弄死。萧纳西大声嚷着说，这些可怜的猪，都给活活冻死了。许多猪得了肺炎死了，另外有几只喝了池里的脏水得了霍乱症。他跟哈克说他要雇律师上法庭告他，要他赔偿损失。最后他还说呆在这个田庄实在不好受，他得对付虱子、臭虫、蛇和黄鼠狼。虽然他是个安份的老实人，忍耐也总有个限度。他宁死也不让什么标准石油公司的小偷非法侵入他的领地。所以他请哈克先生立即把他肮脏的脚从这块地皮上挪开，否则他就叫狗来咬他一口。这话倒真灵验，哈克居然马上照办了！

〔他和杰米两人大笑。

**玛丽** （大吃一惊，却又忍不住格格地笑）天哪，那人的嘴好厉害！

**蒂隆** （未假思索即表示钦佩）这该死的老流氓！天哪，你简直拿他没有办法！（哈哈大笑——突然停止了笑，蹙起眉头）这个下流的恶棍！他这么搞会给我带来麻烦的。你有没有跟他说，我简直气得发疯，对于他那种——

**埃德蒙** 我跟他说你被逗乐了，为了大爱尔兰的胜利高兴得不得了，你是这样嘛！别装模作样了，爸爸。

**蒂隆**　噢，我可没有那高兴。

**玛丽**　（取笑他）你怎么没有？你简直高兴得什么似的，杰姆斯。

**蒂隆**　我才不呢，玛丽。开玩笑毕竟只是开玩笑，不过——

**埃德蒙**　我跟萧纳西说，他该提醒哈克，标准石油公司财主的冰水里加一点猪味儿，实在是恰到好处，他应该表示欢迎才对。

**蒂隆**　你干的好事！（皱起眉头）我和你那种他妈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井水不犯河水！

**埃德蒙**　萧纳西听了我的话懊悔得要命，只怪自己没想到这一着。不过他说他会给哈克写信时把这个意思写进去的，还要加上几句一时漏掉的骂人话。（他和杰米又大笑不止。）

**蒂隆**　你们笑什么？我看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他真是个孝顺儿子，帮着那个无赖把我也卷进这场官司里去！

**玛丽**　好了，杰姆斯，别发脾气了。

**蒂隆**　（转向杰米）你比他更坏，在背后怂恿他。我想你大概在后悔当时没在场帮萧纳西出点子，想几句脏话来侮辱哈克。要是你在别的方面一无所长的话，在这方面倒是个天才。

**玛丽**　杰姆斯！不要无缘无故责怪杰米。

〔杰米正要对父亲冷嘲热讽一番，这时却耸了耸肩，不作声了。

**埃德蒙**　我的天，爸爸！要是你又开始唠叨那些废话，我可要走了。（他跳起身来）我的书还在楼上呢。（他朝前客厅走去，一边厌恶地咕哝着）天哪，爸爸，我看你自己听了这些老生常谈也一定听腻了。（离开起居室。蒂隆愤怒地

望着他的背影。）

**玛丽** 杰姆斯，你不要跟埃德蒙计较。别忘了他身体不好呢。

（只听见埃德蒙一边上楼一边不停地咳嗽。她不安地加了一句）夏天得感冒，谁都受不了的。

**杰米** （发自内心的关切）他不只是感冒，这小鬼病得厉害。

〔父亲严厉地瞪了他一眼，警告他不要往下说，可是他没有注意。

**玛丽** （恨恨地转向他）你为什么说这话？他只不过有点伤风感冒！谁都看得出来！你这个人老是想入非非！

**蒂隆** （又警告地瞪了杰米一眼——轻松地）杰米的意思不过是说埃德蒙也许还得了点其他什么小毛病，这样一来他的感冒就更不好治了。

**杰米** 真的，妈妈，我就是这个意思。

**蒂隆** 哈迪大夫说这也许是他在热带染上的疟疾，如果真是疟疾，吃几片奎宁就能治好。

**玛丽** （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敌意）哈迪大夫！即使他对着一书架的《圣经》起誓，我也不相信他讲的话！我看透了这些医生，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什么都肯说，只要让你不断上他的门，让他骗钱。（忽然发觉大家的眼睛都盯住她，停了下来。她觉得极不自然，神经质地用手去拢拢头发，勉强装出笑脸）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看什么？是不是我的头发——

**蒂隆** （用手臂搂住她——带着一种真诚的内疚，开玩笑地用力搂她一把）你的头发挺好的。你越是健康、丰满，你就越显得漂亮。要不了多久你会在镜子前面一站老半天，只顾自我欣赏了。

**玛丽** （多少有点放心）我真的需要配副眼镜了。我的眼睛现在是越来越坏了。

**蒂隆** （用爱尔兰式的奉承话哄她）你的眼睛再美也没有了，这一点你自己最清楚。

〔他吻了吻她。她的脸豁然开朗，还带着点羞答答的娇媚。就在这时，人们仿佛突然在她脸上找到少女时代的神态，这不是已经消逝的昔日幽灵，而是她身上仍然活着的部分在显现。

**玛丽** 你不要干傻事了，杰姆斯。都让杰米看见了！

**蒂隆** 哦，他也看穿你的把戏。他知道你抱怨眼睛和头发不过是为了讨两句恭维话，是吗，杰米？

**杰米** （脸色也开朗了，象小孩子讨妈妈喜欢那样对母亲亲热地笑笑）可不是，妈妈。你瞒不过我们！

**玛丽** （笑了。她声音中有一种爱尔兰人轻松的口吻）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开！（接着用一种少女般的神气，郑重其事地说）不过我从前倒真的有过一头美丽的头发，是吗，杰姆斯？

**蒂隆** 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头发！

**玛丽** 是一种很少见的，带点红棕色的头发，长长的一直拖到膝盖下面。你也应该记得的，杰米。直到生埃德蒙那个时候，我没有一根白头发。打那以后就开始变白了。（少女般的神气从脸上消逝了。）

**蒂隆** （赶快接上）这样一来你的头发就更漂亮了。

**玛丽** （脸上有点不好意思，心里却觉得美滋滋的）杰米，你倒听听爸爸在胡诌些什么——结婚都三十五年了，还是这样！怪不得人家说他最会演戏呢。你就是因为我刚才取笑

你打鼾，就这样对我进行报复？那好吧，我把说过的话收回。我夜里听到的准是雾笛了。（她笑了。他们也跟着一起笑。她随即换上一本正经的神气）时候不早了，我不能老呆在这儿听你们的恭维话。我得去跟厨师安排午饭和买菜的事。（她站起身来，幽默而夸张地叹了口气）布丽奇特真是又懒又刁。她老是不停地在我面前议论她的什么亲戚长亲戚短的，弄得我插不进嘴，想责怪她做错了事都找不到机会。我这就去，不妨把这事跟她谈谈。（她朝后客厅走去，然后转过身来，脸上又露出忧虑的神色）别忘了，杰姆斯，不要让埃德蒙跟你一起去干院子里的活。（脸上又摆出一种奇特的固执神情）倒不是因为他身体不行，是因为他干了活会出汗，那样感冒就更重了。

〔她从后客厅向外走去。蒂隆转身责怪杰米。

**蒂隆**　你这个十足的笨蛋！你还有没有头脑？我们就是要避免谈起任何使她为埃德蒙担心的事。

**杰米**　（耸耸肩）好吧，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照我的看法让妈妈老是自我欺骗下去不是个办法。到头来她不得不正视现实时，她只会打击更大。不管怎样，你应该看得出来她是在故意编造一套夏天感冒的话来欺骗自己。她对事情的真相心里清楚得很。

**蒂隆**　清楚什么？真正的情形到现在谁都不知道。

**杰米**　嘿，我就知道。埃德蒙星期一去哈迪大夫那儿时我也在场。我听到医生跟他胡诌了一通疟疾之类的话。其实他是在那儿敷衍搪塞，这话他自己一点都不信。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你昨天上街时去找过哈迪大夫，是吗？

**蒂隆**　他当时还说不上个准儿。他答应今天埃德蒙上他那儿去

之前打电话给我。

**杰米** （慢吞吞地）他说是肺结核，是吗？

**蒂隆** （勉强地）他说可能是。

**杰米** （动了感情。对弟弟的手足之情油然而生）可怜的小鬼！真他妈的！（狠狠地责怪起父亲来）要是他刚生病的时候你就让他去看一个真正靠得住的医生，事情就不至于弄成这样。

**蒂隆** 这和哈迪有什么相干？我们家不是老请他给治病的？

**杰米** 一切都和他相干！即使在这个乡村小镇，他也只排得上第三流！他是个廉价的江湖骗子！

**蒂隆** 骂得对！把他骂得一钱不值！把每个人都骂得一钱不值！在你眼里人人都是骗子！

**杰米** （轻蔑地）哈迪看病只收一元钱。就因为这一点，你认为他是个好医生！

**蒂隆** （被他击中要害）够了！你现在还没有喝醉！没有什么借口可以——（他控制住自己——为自己分辩着）那班医生乘阔佬们上这儿来避暑，便漫天要价，大敲其竹杠。要是你以为我请不起这种医生的话——

**杰米** 请不起？谁不知道你是这儿一带地产最多的财主。

**蒂隆** 这并不说明我有钱。这些都是用来当作抵押品的——

**杰米** 那是因为你没有付清就要再买，老是没完没了的买地。假如埃德蒙是你需要的一块地皮，那么天大的价钱你也舍得出！

**蒂隆** 胡说！你刚才讥笑哈迪大夫的话也都是胡说！他只不过不会摆架子，也不在上流人出入的地段开设诊所，也不坐华贵的汽车到处兜风。你就是喜欢花五元钱门诊费去请教那

些只知道叫你伸出舌头装模作样看看的家伙。你要的是排场，不是医术。

**杰米** （不屑地耸了耸肩）好，算了吧，跟你争个不休也是太傻了。我可改变不了豹子身上的斑点。

**蒂隆** （怒火上升）一点不错，你休想改变得了。你的所作所为倒真的让我看清楚了，你的本性一辈子也改变不了。你竟敢跟我侈谈什么付得起付不起钱？你从来就不知道一元钱的价值，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你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存过一元钱！一年到头是个穷光蛋！你每星期一拿到工资就扔给酒馆和妓院！

**杰米** 我的工资！天哪！

**蒂隆** 这工资不算少了。要不是我的话，凭你的本事根本挣不到这么多。要不是看你父亲的面子，没有一家剧院经理会给你一份差使的。这是你的臭名声造成的。就连现在，我都得低三下四地替你求情，说你已经改邪归正了，虽然我明知是在撒谎！

**杰米** 我从来就不想当演员，是你逼着我上舞台的。

**蒂隆** 又是胡说！你根本没有花过力气去找别的工作。你把找工作的事完全推给我，我当然只好去找剧团，除了戏剧界我别的地方毫无办法。还说我逼你！你什么事都不想干，只知道在酒吧间鬼混！你也应该满足了，整天无所事事，在我这儿吃白食！你想，我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受教育，你偏偏给我丢脸，让学校开除出来。读一个学校开除一个学校！

**杰米** 嗨，天哪，别唠叨这些陈年宿古的事了！

**蒂隆** 你每年夏天回家还得靠我养着，这可不是什么陈年宿古

的事！

**杰米** 我的膳宿是靠自己在花园里干活赚的。我干了活倒替你省下一个雇工。

**蒂隆** 呸！就是那些活儿，也是被逼得不得已才干的！（他的怒气消了点，化为有气无力的抱怨）只要你对我表示出哪怕一丝感激之意，我为你做这点事根本不在乎的。可是你根本没有。你对我唯一的表示是讥笑我是个肮脏的吝啬鬼，还嘲笑我的职业，嘲笑世上的一切——就除了你自己。

**杰米** （苦笑）这话就不对了，爸爸。我怎么不嘲笑自己？我跟自己说什么你听不见罢了。

**蒂隆** （大惑不解地望着他，然后机械地背诵台词）“忘恩负义，这遍地丛生的毒草！”

**杰米** 我猜到这句话又要来了！天哪，这话说了几千几万遍了！（他忽然住口，对这种争吵感到厌腻。耸了耸肩）好了，好了，爸爸。我是个叫化子，随你叫我什么都行，只要不再吵下去就是了。

**蒂隆** （理直气壮地规劝）要是你头脑里有点雄心壮志，而不老是胡闹就好了！你年纪还轻，将来还可以出人头地。你本来具有名演员的天赋！即使现在也不晚，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杰米** （厌倦地）别谈我的事了。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我看你也兴趣不大。（蒂隆只得作罢。杰米漫不经心地继续往下说）是什么引起我们谈这事的？哦，是哈迪大夫。他什么时候打电话来谈埃德蒙的病情？

**蒂隆** 午饭前后。（停顿——然后又象替自己辩护似的）我当初找不到比哈迪更好的医生了。当埃德蒙只有膝头那么高

时，不管什么病总是让哈迪给治的。对他的体质，没有人比哈迪大夫了解得更清楚。这不是象你说的舍不舍得钱的问题。（痛心地）埃德蒙被学校开除后过的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把他的健康全毁了。现在即使把美国最好的专家请来，也无能为力。其实，不用说大学开除以后，就是以前还在预备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你的样在百老汇酗酒放荡、寻欢作乐。而他又不象你那样有个强壮的体魄经得起折腾。你跟我一样，身壮如牛——至少你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是这样——但他却象他的母亲，天生就是神经脆弱。这些年来我一直提醒他，他的身体受不了这种生活，可他就是不听，现在就太迟了。

**杰米** （尖刻地）你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你这样讲倒好象是——

**蒂隆** （恼羞成怒，爆发出来）别装糊涂了！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事可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他的身体完全垮了，要恢复可不是三天两天的事。

**杰米** （盯着父亲看，对他的解释置之不理）我知道这是爱尔兰乡下佬的意识，以为结核病是不治之症。也许住在泥坑旁边的茅草棚里，可能会这样。可是在我们这儿，有着现代化的医疗条件——

**蒂隆** 难道我不知道这一点！要你来唠叨些什么？把你的臭嘴闭起来。不许你谈论什么爱尔兰，不许说什么乡下佬、烂泥坑和茅草棚！（责难地）你少谈些埃德蒙的病，免得良心不安！他生这病，你比任何人都应该负责

**杰米** （被刺痛）你在胡说！我不能容忍你这样说，爸爸！

**蒂隆** 我说的是实话！你是对他影响最坏的人。他从小就把你

当作英雄一样崇拜！你给他树立了多好的榜样！我从来没听说你做哥哥的怎样好好引导他，只是一味把你那套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教给他，引他走邪路！你把他弄得少年老成，把你所谓的学问灌输给他。他年纪小不懂事，不知道你这种颓废的思想是因为你自己一生毫无成就的结果。你对什么都抱嘲笑否定的态度，在你眼中所有的男人都是出卖灵魂的无赖，所有的女人不是妓女就是傻瓜！

**杰米** （带着一种厌倦而冷漠的神情申辩）是的，我看到他在那里闹得乌烟瘴气。我知道要是我以老大哥的身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去开导他，只会被他笑话。所以我干脆把什么都跟他说了，这样他或许会聪明一些。我所做的无非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好朋友，对他完全地坦率，这样他至少可以从我犯的错误中接受点教训——（他耸了耸肩——玩世不恭地）嗯，如果自己不能学好，至少也要小心行事，免蹈复辙。（他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忽然间杰米真的动了感情）爸爸，你那样责怪我真是冤枉。你明知道这小鬼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们一直形影不离，有多么亲近——和一般的兄弟不同！为了他，我什么事都肯干。

**蒂隆** （受了感动——平息了怒气）我知道你本意或许是为他好，杰米。我没有说你存心要害他。

**杰米** 都是些废话！我倒想看看如果埃德蒙自己不情愿，有谁能对他产生影响。他温文尔雅的样子给人一种假象，好象谁都可以随意支配他。其实他内心倔强得很。他干什么事都非出于自愿不可，别人要他怎样他才不管呢！他最近几年里搞的那些名堂，什么当水手啦，周游全球啦，还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别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当时就认为这是

愚蠢到极点的想法，而且我当面跟他说了。你以为我会去南美洲做个流浪汉，或者去住蹩脚旅馆、喝劣等威士忌吗？不，谢天谢地！我宁可呆在百老汇，住那种套浴室的房间，去酒吧喝两杯上等的勃尔本。

蒂隆　你还提百老汇！就是百老汇把你害成今天这样！（颇有点得意）埃德蒙就不同，不管他干了些什么，他至少有勇气，靠自己远走高飞。到了那儿即使花光了钱也不会到我面前哭哭啼啼诉苦。

杰米　（被他的话刺痛，嫉妒起来，于是反唇相讥）不过他每次总落得个身无分文回家，不是吗？远走高飞有什么结果？你看看他现在搞成这样！（突然为自己的话感到羞愧）天哪！我说了些什么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蒂隆·（决意不予理会）他这阵子在报社里干得不错。我倒一直希望他最后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杰米　（又嫉妒起来，冷言冷语地）一份微不足道的乡下小报！不管他们在你面前胡说了些什么，他们可跟我说了实话，说他是个没有出息的记者。要不是你的儿子——（又感到羞愧）不，这不是原话！他们愿意让他留在那儿工作，不过据说是因为他善于写特稿。还有，他写的几首诗和一些讽刺小品真他妈的妙不可言。（又有点嫉妒了）当然他那样的人才大报馆倒不一定看得上眼。（急忙补一句）不过他总算有了个良好的开端。

蒂隆　不错，总算开了个头。你以前也常说喜欢当新闻记者，可是你却从来不愿意从最低贱的工作做起。你总希望——

杰米　哦，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爸爸！别说了！

蒂隆　（眼睛盯住他——然后将目光移开——停了半晌）埃德

蒙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生病，真是运气坏透了！（又补充了一句，无法掩盖内心的不安）现在对他不是个时候，对他母亲也不是时候。这阵子正赶上她需要安静休养，不能过分操心的时候，偏偏弄出这件事来让她担忧，真是糟透了。她回家两个月来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声音渐渐发哑，而且有点发抖）这两个月对我真象天堂的日子，我们这个家又象个家了。不过我不说你也知道，杰米。

〔儿子第一次用谅解和同情的目光看着父亲。仿佛突然间有一种共同感情的纽带将他们联在一起，在这种共同感情中，他们的对立情绪消失了。

**杰米** （几乎是温顺地）我也有这种感觉，爸爸。

**蒂隆** 是的。你现在可以看得出她有多健壮，对自己又有多么自信。她跟以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她已经能控制自己的神经，不那么紧张了——至少在埃德蒙得病之前是这样。可现在她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内心却越来越紧张和恐惧。我真心希望我们能把真相瞒住她，但是如果他一去疗养院，要瞒也瞒不住了。最糟糕的是她父亲也是得肺结核死的。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对他念念不忘。唉，这对她真是难以忍受的事。不过她能熬过来的！她现在又有了意志力！我们得帮她度过这个难关。杰米，让我们尽一切办法帮助她！

**杰米** （感动）当然，爸爸。（犹豫地）除了神经有点紧张，她今天早上看上去相当正常。

**蒂隆** （此刻出自内心地充满信心）没有比现在更好了。她一直不停地淘气、开玩笑。（突然怀疑地对杰米皱皱眉头）你为什么说“看上去”？她为什么不应该正常？你到底是

什么意思？

**杰米** 怎么又向我发脾气了！我的天，爸爸，这件事我们总应该坦率地谈一谈，彼此心平气和不必吵架了吧。

**蒂隆** 对不起，杰米。（紧张地）那你就往下说，告诉我——

**杰米** 没什么可说的了。完全是我神经过敏。就在昨天晚上，我以为——哦，你是知道怎么回事的，我怎么也忘不了过去的情景，动不动要起疑心。（痛苦地）这日子真他妈的怎么受得了！最不好受的还是妈妈！她老是留意我们，生怕我们在那儿监视她——

**蒂隆** （悲哀地）我知道。（紧张起来）那么你注意到她什么了？能说出来听听吗？

**杰米** 我跟你说，什么也没有。都是我在那儿胡思乱想。今天清晨三点钟左右，我醒了，听见她在那间空房间里走动。后来她又到洗澡间去了。我假装睡着，她在穿堂里停下来听，好象要确定我是不是真睡。

**蒂隆** （勉强装出嘲笑的口气）我的天哪，就这些吗？她自己已经告诉我了，是雾笛的声音吵得她一夜睡不着。还有，自从埃德蒙生病以来，每天晚上她总是跑上跑下，到他房里去看看他好一点了没有。

**杰米** （急于同意）是呀，她在埃德蒙房门外也停下来听过。（又犹豫起来）她呆在那个空房间里倒真的叫我着了慌。我禁不住要想起以前她每次一个人搬到那里去睡，就是一种迹象——

**蒂隆** 这次不会的！原因很好解释。昨天晚上我打鼾打得厉害，她不躲到那个房间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大发雷霆）你怎么能这样老是疑神疑鬼，什

么事都往坏处想，跟你这种人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杰米** （感到委屈）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刚才不是承认自己在胡思乱想吗？你以为妈妈身体好我不跟你一样感到高兴？

**蒂隆** （态度软了下来）我相信你会这样，杰米。（停顿。表情变得阴沉了。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慢吞吞地说）如果她为埃德蒙愁出什么事来，那倒真的有点象命中注定的了——就是为了生下这个孩子，她害了一场大病，从那时候起她才开始——

**杰米** 这不能怪她！

**蒂隆** 我可没有怪她。

**杰米** （辛辣地）那你在怪谁？怪埃德蒙不该出世？

**蒂隆** 你这个笨蛋！什么人都不能怪。

**杰米** 应该怪那个婊子养的医生！照妈妈的话说，他和哈迪一样，是个江湖骗子！你就不愿意拿钱请个第一流的——

**蒂隆** 胡说！（狂怒地）那么，照你的意思应该怪我罗！你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对吗？你这个专动坏脑筋的流氓！

**杰米** （听见母亲在饭厅里走动，警告地）嘘！（蒂隆慌忙站起身来，走到右边窗口向外望去。杰米口气完全改变了）哦，要是我们打算今天修剪门前那排冬青树的话，最好现在就动手。

〔玛丽从后客厅出。她迅速向两人投来怀疑的一瞥，神情紧张而不安。

**蒂隆** （从窗前转过身来——象在台上演戏一样精神饱满地）对，今天早晨这么好的天气呆在屋子里吵嘴岂不可惜。过来看看这窗外的景色，玛丽。海滩那儿没有一点雾。我看这一阵子的坏天气这回总该结束了。

**玛丽**　（走到他跟前）但愿如此，亲爱的。（勉强装出笑脸，对杰米）我没听错吧，杰米？你主动提出要去修剪冬青树，是吗？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奇迹！我看你一定等着零用钱花。

**杰米**　（开玩笑地）我哪一天不缺钱用？（向母亲递了个眼色，同时嘲弄地看了父亲一眼）我就等着干一星期的活能领到至少一元大洋的工钱——好让我去痛饮一番！

**玛丽**　（对他的幽默毫无反应——两手不安地抚摸着衣服的前襟）你们俩刚才在争些什么？

**杰米**　（耸耸肩）还不是老一套。

**玛丽**　我听到你说起什么医生的事。还有，你爸爸骂你专动坏脑筋。

**杰米**　（急忙接过话头）哦，那么回事。我还是那句老话：哈迪在我心目中不是世上最好的医生。

**玛丽**　（明知他在撒谎——含含糊糊地支吾过去）可不，我也是这么说来着。（换个话题——勉强笑了笑）那个该死的布丽奇特！我还以为被她缠住再也脱不了身了。她把那个在圣路易斯当警察的表兄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然后又紧张又不耐烦地）好吧，既然你们打算去修剪冬青，干吗不走呢？（慌忙地）我是说，趁太阳好，雾还没有出来。（神情有点奇特，仿佛在大声自语）因为我知道雾还会再出来的。（突然她觉得两人都留意地盯着她看——慌张地将两手往上一举）哦，我应该说，是我手上的风湿病知道天会变的。它预测天气比你还准确呢，杰姆斯。（她极其反感地看着自己的手）唉！这双手多难看啊！有谁会相信它们以前是很美的？

〔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心里愈来愈恐惧不安起来。

**蒂隆** （握住她两手，轻轻地往下按）听着，听着，玛丽。别说傻话了。它们是世上最美最美的手。（她笑了，脸上焕发出光采，感激地吻了吻他。他转向儿子）过来，杰米。你妈骂我们骂得有理。说干就得干。再说，在热辣辣的太阳下出一身汗，你这酒鬼的大肚子也可以变得瘦一点。

〔他打开纱门走了出去，他来到游廊上，从通往庭园的台阶上消失了。杰米从椅子上站起，脱去上衣，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转过身来，但竭力避开母亲的目光。玛丽也没有看他。

**杰米** （口气温顺柔和但很不自在、十分尴尬地）我们都在为您感到骄傲，感到高兴呢，妈妈。（她态度生硬，带着挑衅的神气望着他。他只得硬着头皮往下说）不过您仍旧得小心，不要老是为埃德蒙担心。他会好的。

**玛丽** （露出执拗、忿懑的神情）他当然会好的。我不明白你劝我小心是什么意思。

**杰米** （碰了钉子，自尊心受到挫伤。耸了耸肩）好吧，妈妈。我不该说这话。

〔他走到外面游廊上去。她僵直地站在那儿，直等到他的身影在台阶消失，才一屁股坐在他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她脸上的表情泄露了内心的绝望和恐惧。她双手在桌面上不安地拨弄着，漫无目的地将桌上的物件移来移去。她听见埃德蒙在前面穿堂下楼，走近楼梯底时猛地一阵咳嗽。她跳了起来，仿佛要逃避这咳嗽声似的，急忙走到右边一排窗子那儿。一会儿他从前客厅进来，手里拿着

本书。她站在窗口往外瞧着，表面上装出十分平静的样子。听到动静便转过脸看着他，嘴角露出一种表示欢迎的慈爱的微笑。

**玛丽**　你来了。我正想上楼找你。

**埃德蒙**　我故意等他们走了才下来。我不想卷入他们的争吵。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玛丽**　（几乎埋怨地）好了，不要神经过敏，哪有那样不舒服。你真是个孩子，你就喜欢让大家为你操心，一天到晚围着你转。（急忙加了一句）亲爱的，我是说着玩的。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心里有多难过。不过你今天感到好一点了，是吗？（担心地。拉着他手臂）不管怎样，你还是太瘦了。你需要尽量休息。来，坐在这儿，我会让你感到舒服的。（他在摇椅上坐下。她拿个枕头垫在他背后）好，你觉得这样好吗？

**埃德蒙**　好极了。谢谢你，妈妈。

**玛丽**　（吻了吻他——温柔地）你需要的是妈妈的照料。你知道吗，尽管你长得这么高大，对妈妈来说还是家里最小的小宝宝。

**埃德蒙**　（握住她的手——非常认真地）不用管我。你还是当心自己的身体，那才是最要紧的。

**玛丽**　（避开他的眼睛）我很好，亲爱的。（勉强一笑）天哪，你没看到我长得多胖吗？我得把衣服都放一放才行。（转过身去，走到右边那排窗前。故意装出轻松愉快的口吻）你看，他们已经在修剪冬青树了。可怜的杰米！他多么讨厌在大门口干活，那儿每个过路人都看得见他。查德菲尔德一家坐着他们那辆墨西迪斯牌新轿车刚刚打这儿经

过。那辆车子很漂亮，是吗？不象我们从旧货店买来的那辆帕卡特。可怜的杰米！为了不让别人见到他，几乎把身子藏到冬青树下面去了。你看，那些过路人老是给你父亲打躬作揖，你父亲也一一还礼，好象谢幕一样，真有趣。他还是穿着那件我早就叫他扔掉的衣服，又旧又脏，真丢脸。（她的声音变得苦涩了）真的，他应该懂得自重一点，不要老是出乖露丑。

**埃德蒙** 他一点不在乎人家怎么想，我觉得这倒是对的。杰米是个傻瓜，把查德菲尔德一家那么当回事。其实，要不是住在这个乡下鬼地方，谁还听说过他们？

**玛丽** （满意地）你说得对，埃德蒙，谁也没听说过他们。他们不过是臭水坑里的大蛤蟆，自以为了不起！杰米太傻了。（停顿。往窗外瞧瞧——然后带着一种隐隐的孤独惆怅的神情）话虽这么说，查德菲尔德这一类人究竟代表着一种势力。我意思说他们都有一个体面的、自己不必为之羞愧的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招待朋友，或到朋友家作客，并不象我们这样与外界隔绝，独来独往。（从窗口转过身来）我并不是说要和他们有什么来往。我一向就讨厌这个镇，讨厌镇上所有的人。你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一开始就不愿意住在这儿，可你爸爸却喜欢这个地方，硬要盖这幢房子，这样我也只好每年夏天来这儿住了。

**埃德蒙** 喔，这儿总比在纽约旅馆里消夏要好一点。而且这个镇也不算太坏。我倒是挺喜欢它的。也许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自己的家。

**玛丽**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儿是我的家。当初一开始我就觉得

不对头。什么东西都是贪便宜买的。你爸爸从来不肯花点钱把事情办得象个样子。我们在这儿没有朋友也好，就是有我也没脸让他们上门来。可他从来不需要个亲戚朋友。他不愿意走亲访友，也讨厌人家上门。只知道在俱乐部或酒吧间跟那帮狐朋狗友聚会喝酒。杰米和你也是这样。不过我不怪你们。你们在这儿从来没有机会遇到体面的人家。我知道如果你们能结交一些格调高雅的小姐，而不是那些——你们都会变成另一种人，也不会象现在这样丢现眼儿了。弄到现在，没有一家有身份的父母肯让他们的女儿跟你们出去的。

**埃德蒙** （烦躁地）哦，妈妈，别提了。谁在乎这些？杰米和我都听腻了。至于老头儿，讲他又有什么用呢？你改变不了他。

**玛丽** （不加思索地斥责）不要叫你爸爸“老头儿”。你得尊敬他。（阴郁地）我知道说也没用，可有时我觉得太孤单了。（嘴唇颤动着，将头扭向一旁。）

**埃德蒙** 不管怎样，你也得讲良心话。一开始也许是爸爸的不是，可是你自己知道，到了后来即使他愿意我们也不便请人家到家里来——（知道说漏了嘴，内疚地纠正过来）我意思是说，你也不愿意让他们来。

**玛丽** （躲躲闪闪地——嘴唇怪可怜地颤动着）别说了。你使我回想起以往的一切，叫我受不了。

**埃德蒙** 别那么想！妈妈，我求你。我是想对你有点什么帮助才提起这些的。因为忘记过去的事对你并不好。还是记住的好，记住了你才会时时提防。你一定还记得以前发生了些什么。（痛苦至极）天哪，妈妈，你知道我多么不愿意让

你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旧事重提只是因为这次你回家以后象过去一样健康，我们大家心里有多么快乐！我们最最担心的是——

**玛丽** （心力交瘁）求求你，亲爱的。我知道你说这话是出于好意，可是——（内心不安，又是那种为自己辩解的语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忽然说起这种话来。为什么今天早上你会想到这上头去？

**埃德蒙** （闪烁其辞地）不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自己身体不舒服，情绪低落的缘故。

**玛丽** 跟我说实话，为什么你突然怀疑起我来了？

**埃德蒙** 我没有怀疑！

**玛丽** 不，你怀疑的。我感觉得到。你爸爸和杰米也在怀疑我——尤其是杰米。

**埃德蒙** 好了，别又胡思乱想了，妈妈。

**玛丽** （两手不安地颤动）生活在这种不断怀疑的气氛中，明明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在窥探我，没有人相信我，这日子怎么过！

**埃德蒙** 你想到哪里去了，妈妈。我们是相信你的。

**玛丽** 我恨不得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躲上一天，就是一个下午也好。或者有哪个知己的女友可以谈谈心——不谈什么正经，只是随便说说笑笑，暂时地忘却自己的不幸——我需要的是除了佣人，除了那个傻里傻气的凯瑟琳以外的什么人！

**埃德蒙** （忧心忡忡地站起，用手臂搂住她）别说了，妈妈。你这是无事找事，自寻烦恼。

**玛丽** 你爸爸老是往外跑，去酒吧间或俱乐部会朋友。你和杰

米有你们自己认识的小伙子。你们都往外跑，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我老是孤孤单单没个伴儿。

**埃德蒙** （安慰地）好了，好了！你自己知道这不是真话。我们不是总留一个人在你身边和你作伴，或者陪你出去坐车子兜风。

**玛丽** （痛苦地）那是因为你们不放心让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她把矛头指向他——尖锐地）我一定要你告诉我，为什么今天早上你的举动这么特别——为什么你觉得应该提醒我——

**埃德蒙** （犹豫地——终于内疚地招供）我是在瞎猜。昨天夜里你到我房间里来的时候我并没有睡着。你后来没有回你和爸爸的房间，你上那间空房间去了，在那儿一直呆到第二天清早。

**玛丽** 因为你爸爸的鼾声叫我烦透了！而且，我以前不是经常把那个空间当卧室的吗？（痛苦地）可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那一次——

**埃德蒙** （过分激烈地）我什么也没想！

**玛丽** 原来你在装睡，目的是偷偷地监视我！

**埃德蒙** 不！我装睡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你发现我发烧睡不着觉，你会心烦的。

**玛丽** 我敢肯定杰米也在装睡。而且，你爸爸也——

**埃德蒙** 别说了，妈妈！

**玛丽** 哦，我真受不了啦，埃德蒙，连你也在——（她颤巍巍地举起手，心不在焉地拢了拢头发。忽然间说话声音中含着一种奇特的、报复的欲望）如果事情真如你们所担心的，你们活该！

**埃德蒙**　妈妈！别那么说！你从来不用这种方式说话，除非当你——

**玛丽**　不要再怀疑我了！求求你，亲爱的！你真叫我伤心！我睡不着觉是因为我心里老记挂着你。这是真正的原因！自从你得病以来我一直为你担着心。（她用手臂搂住他，露出一种惊惶和怜悯的表情。）

**埃德蒙**　（哄着她）傻念头。你明知道我不过是伤风感冒。

**玛丽**　当然，我知道！

**埃德蒙**　不过，听我说，妈妈。我要你答应我，即使到头来证实了病情比较严重，你也要相信我迟早会好的。不管怎样，你别老担心，把自己急出病来。你一定得自己保重——

**玛丽**　（惊慌起来）我不听你这些傻话！你这样讲简直莫名其妙，倒好象你在希望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似的！当然，我会答应你的。我甚至可以向你发誓！（说到这里，悲哀而痛心地）不过我知道你心里在想，我以前也向你发过誓的。

**埃德蒙**　我没有这么想！

**玛丽**　（她的痛苦已渐渐转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怨）我不是责怪你，亲爱的。你忘不了那些往事也是不得已啊！我们有谁能忘得了那些呢？（声音奇特地）就是因为这样，生活才变得那么难以忍受——对我们大家都一样。谁都忘不了。

**埃德蒙**　（一把抓住她肩膀）妈妈！不要再说了！

**玛丽**　（勉强一笑）好吧，亲爱的。我倒不是存心要这么郁郁寡欢的。不用管我，来，让我摸摸你的额头。咦，摸上去

很好，凉凉的。你现在一点热度也没有。

**埃德蒙** 这下可以不想这事了吧！就是因为你——

**玛丽** 可是我很好呀，爱亲的。（对他迅速投去一瞥，眼神中流露出奇特的、颇有心计的、几乎是狡黠的神情）别的没什么，只是昨晚没有睡好，今天早上自然感到有点疲劳和不安。我想我实在应该上楼去躺一会儿，一直休息到吃午饭再下来。（埃德蒙本能地对她投去怀疑的目光——随即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赶忙将眼睛移开。她慌慌张张地急忙往下说）你打算干什么呢？在这儿看书？你还是出去透透新鲜空气，晒晒太阳，这对你身体会好得多。不过要当心，不要晒得过分热。一定要戴上草帽。（她住了口，对直地望着他。他避开她的眼睛。紧张不安的停顿。然后她用嘲弄的口吻说）要不，你是不放心让我独自一人呆在楼上？

**埃德蒙** （痛苦地）不！你能不能别那么说了！我看你应该休息一下了。（走到纱门前——勉强装出开玩笑的口气）我要到下面去给杰米鼓鼓气。我最爱躺在树荫下看他干活。

〔他勉强笑着。她也附和着笑。然后他走出房间来到游廊上，消失在台阶下面了。他走后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口气，显得自在起来。她倒在桌子后面的藤椅上，头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她又变得极度紧张起来。她睁开眼睛，使劲往前探出身子，被一种神经质的惊恐所攫住。她内心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搏斗。她那因风湿病而变得扭曲多节的纤长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在椅子的扶手上敲着，完全不听她的控制。

〔**幕落。**

# 第 二 幕

## 第 一 场

景同前。中午十二点三刻左右。这时，右边窗户已经没有阳光进来。户外天气依然晴朗，只是渐渐闷热起来。大气中一片雾濛濛的，连耀眼的日光也变得朦胧起来。

埃德蒙坐在桌子左边的椅子上看书。他竭力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但却做不到。他似乎在侧耳倾听楼上的动静。他的神态十分不安，忧心忡忡，看上去比上一幕病得更重了。

女佣凯瑟琳从后客厅进。她托着一个盘，盘上置一瓶勃尔本威士忌、几只酒杯和一罐冰水。她是个胖胖的爱尔兰农家女。二十来岁，长得还算漂亮，红红的脸蛋，乌黑的头发，一对蓝眼睛——随和、无知、笨手笨脚，一副好心做坏事的蠢相。她将托盘放在桌上。埃德蒙装出专心读书的样子，对她不予理会。但她丝毫也不觉察。

**凯瑟琳** （为了表示亲昵，喋喋不休地）喏，威士忌在这儿。马上就开饭了。我去喊你父亲和杰米先生，还是你去？

**埃德蒙** （照样看书，并不抬头）你去吧。

**凯瑟琳** 奇怪，你爸爸也不看看手表。每次都是等他等得开饭迟了。布丽奇特老骂我，倒好象是我的错。不过，你爸爸虽然年纪大了，还是相貌堂堂。你一辈子也甭想有他那么漂亮——杰姆先生也不会。（格格笑个不停）我敢打赌，要是杰姆先生有表的话，他才不会忘了收工时间，回来喝杯威士忌呢！

**埃德蒙** （不理她也不成，咧开嘴笑了）我不跟你打赌，你准赢。

**凯瑟琳** 我再打个赌，还是会赢的。你把我支开，让我去喊他们吃饭，你就可以乘机会在他们回屋之前偷喝一杯，是吗？

**埃德蒙** 喔，我可还没有想到——

**凯瑟琳** 哼，你没想到！这话说到哪里去都没有人相信。

**埃德蒙** 既然你现在提醒了我——

**凯瑟琳** （忽然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埃德蒙先生，我可从来不会劝人喝酒的。真的，就是为了喝酒，我老家的一个叔叔送了命。（变得宽厚起来）当然，要是你心情不好或者害了感冒，难得喝一滴也没有什么坏处。

**埃德蒙** 谢谢你替我想出一个好借口。（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你最好也去喊一声我妈。

**凯瑟琳** 为什么？她一向很准时的，从来不用喊。上帝保佑她，她对我们下人很体贴。

**埃德蒙** 她在睡午觉呢。

**凯瑟琳**　我刚才在楼上干完活的时候她还没睡着。她躺在那间空屋子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她说她头疼得厉害。

**埃德蒙**　（他更加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哦，那好吧，就去喊一下我爸爸。

**凯瑟琳**　（走向纱门，嘴里嘀咕着）怪不得每天晚上我的腿就疼得要命。这样热的天我才不到太阳底下晒昏头呢，我就在游廊上喊。（她走到旁边游廊上去，将纱门砰的一声在背后关上，然后消失在去正面游廊的路上。一会儿传来她的喊声）蒂隆先生！杰米先生！开饭了！

〔埃德蒙刚才一直用惊恐的目光望着前方，听到喊声神经紧张地跳起身来，把读着的书也忘了。

**埃德蒙**　嗨，这丫头！

〔一把抓过酒瓶倒了一杯，兑了点冰水喝起来。他正喝着，听到有人从前门进来，便急忙将酒杯放回盘内，重新坐了下来，将书打开。杰米从前客厅进。他手臂上搭着外衣，硬领和领带也已解下拿在手里，一边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埃德蒙抬起头来，仿佛正在专心看书被人打了岔。杰米看了一眼酒瓶和酒杯，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杰米**　偷喝酒了，是吗？别装蒜啦，小鬼。你演戏的本领还差我一筹呢。

**埃德蒙**　（笑嘻嘻地）是啊，我瞧准机会先喝了一口。

**杰米**　（将手友好地搭在弟弟肩上）不错。你刚才干吗要骗我？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埃德蒙**　我不知道进来的是你。

**杰米**　我叫老头儿看看表。当凯瑟琳拉开嗓门喊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一半路了。咱们家这只爱尔兰百灵鸟！她那个嗓子

只配到火车站报钟点！

**埃德蒙** 我正是因为受不了那嗓门才喝杯酒舒舒心的。机会难得，你也来一杯好吗？

**杰米** 正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他快步走到右边窗前）刚才老头儿正在和那个老船长特纳尔攀谈呢。不错，他还在谈个不停。（他走回来喝了一杯）现在得作弄一下他的眼睛。他那双老鹰眼睛可尖着哩，每倒过一次酒就记住还剩下多少。（他量出两杯水倒在酒瓶里摇了两下）好了，这下子看不出来了。（他倒了一杯水放在埃德蒙面前的桌上）这就算是你在喝的水。

**埃德蒙** 妙极了！你想你真能骗得过他吗？

**杰米** 也许骗不过。但他也无法证明你喝了。（系上硬领和领带）但愿他不要只顾说话把午饭给忘了。我可饿了。（在埃德蒙对面坐下——烦躁地）就是为了这个，我讨厌在大门口干活。不管哪个傻瓜混蛋走过，他都要装腔作势地表演一番。

**埃德蒙** （阴郁地）你觉得肚子饿倒还算运气。我就老是不饿，一辈子不吃饭也无所谓。

**杰米** （对他关切地看了一眼）听着，小鬼。你了解我，我是从来不教训你的。不过哈迪大夫劝你戒酒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埃德蒙** 哦，等他今天下午告诉我坏消息以后再戒不迟。在这之前先喝上几杯也无妨大局。

**杰米** （犹豫了一下——慢吞吞地）我很高兴，你对坏消息心里有了准备。这样真有坏消息来就不会太意外了。（注意到埃德蒙正盯住他看）我是说，你真的有病，不要再欺骗

自己了。

**埃德蒙** （不安地）我没有欺骗自己。我自己难受自己心里最清楚，晚上热度一高直打寒战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看哈迪大夫上次倒没有猜错，准是疟疾又他妈的发作了。

**杰米** 也许是，但也不能太肯定了。

**埃德蒙** 怎么啦，那你倒说说是什么？

**杰米** 见鬼，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医生。（突兀地）妈在哪儿？

**埃德蒙** 在楼上。

**杰米** （盯了他一眼）她什么时候上楼的？

**埃德蒙** 哦，大概是我来看你们剪冬青树的时候。她说她要上楼躺一会儿。

**杰米** 你没告诉我——

**埃德蒙** （为自己辩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她累得要命，昨天一夜没睡好。

**杰米** 我知道她没睡。

〔停顿。兄弟俩彼此避开对方的眼光。

**埃德蒙** 讨厌的雾笛弄得我也一夜没睡好。

〔又一停顿。

**杰米** 这么说她一早上都呆在楼上？你没见到她？

**埃德蒙** 没有。我一直在这儿看书。我想让她有机会睡一会儿。

**杰米** 她会下楼吃午饭吗？

**埃德蒙** 当然。

**杰米** （冷漠地）我看就不见得当然。她很可能不想吃饭。也许她又要开始独自躲在楼上吃饭了。这事以前发生过，对

吗？

**埃德蒙** （又害怕又有点愤愤不平）别说了，杰米！你为什么不往别处想，只想着——（入情入理地）你这样疑神疑鬼的，倒是你的不是了。刚才凯瑟琳还看见她来着。她并没有跟她说不下来吃饭。

**杰米** 那么说，她没在睡觉？

**埃德蒙** 那时候没睡，不过凯瑟琳说她躺着呢。

**杰米** 在那间空房间里？

**埃德蒙** 是的。你也真是，在空房间又怎么啦？

**杰米** （发作）你这傻瓜！你为什么让她独自一人呆那么久？为什么不去陪陪她？

**埃德蒙** 因为她怪我——还怪你和爸爸——说我们老是偷偷地监视她，不放心她。她这话让我感到羞愧。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而且她还向我发誓——

**杰米** （痛苦而不耐烦地）你应该知道她的话是不算数的。

**埃德蒙** 这一次是真话！

**杰米** 我们以前也这样相信过。（他朝桌子那一头探过身子，充满激情地一把抓住弟弟的手臂）听我说，小鬼，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不过是个玩世不恭的混蛋，不过你别忘了，这一套把戏我见得比你多得多。你是直到进了预备学校之后才知道家里出了事情。在这以前爸爸和我一直瞒住你。等我们再也瞒不下去，只得告诉你时，我知道这个秘密已有十多年了。我最清楚她玩的什么把戏。我今天整整一上午都在想着昨晚她以为我们都睡着了，一个人在干些什么。我脑子里老想着这件事，没想到现在你又告诉我她一个上午都把你支开，独自躲在楼上！

**埃德蒙**　她没有把我支开！你简直疯了！

**杰米**　（和解地）好了，小鬼，别跟我吵嘴了。我跟你想的一样，宁愿是我疯了。最近一些日子我真高兴得什么似的，因为差不多真的相信这一回——（忽然打住——眼睛穿过前客厅朝外面的穿堂望去——放低了声音，慌慌张张地）她下楼来了。还是你说得对。我真是个疑神疑鬼的混蛋。（两人不觉紧张起来，因为又满怀希望，又担心希望落空。杰米嘀咕着）该死！我刚才不该只顾讲话，忘了再多喝一杯。

**埃德蒙**　我也是。

〔他因心里紧张而干咳了两声，不想却引出了一阵不停的咳嗽。杰米担心而怜悯地瞥了他一眼。玛丽从前客厅入。初一看人们看不出她身上有何变化，只是感到她比刚才镇静了，不那么神经紧张，似乎恢复了早餐后我们最初见到她的样子。但很快人们就会发觉她眼睛有点异样，比刚才亮了一些，说话的声音和一举一动也有点特别，似乎故意在回避人。

**玛丽**　（忧心忡忡地走到埃德蒙身旁，用两手搂住他）你不要那么咳个不停。这对你喉咙不好。你不要感冒没好喉咙又发炎了。（她吻了吻他。他停住了咳嗽，很快地朝她担心地看了一眼。但是尽管他对母亲起了疑心，母亲的慈爱却使他疑虑俱消，暂时将一切往好处想。但就在这时，杰米却在一旁用探询的目光扫了她一眼，证实了自己的疑虑。他把眼睛盯着地板，脸上露出失望、痛苦和装作满不在乎的神色。玛丽继续往下说，半坐在埃德蒙那把椅子的扶手上，一只手搂着他。这样她的脸便躲在他头的后面，使他

无法正面看着她）不过我这么跟你说，倒好象我老是挑你在的错，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原谅我吧，亲爱的。我这么说实在是要你注意身体。

**埃德蒙** 我知道，妈。你自己怎么样？休息过了吗？

**玛丽** 休息过了，感觉好多了。你出去后我就一直躺着。昨晚一夜没睡好，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呢。我现在神经不那么紧张了。

**埃德蒙** 太好了。

〔他拍拍她那只搁在他肩上的手。杰米用一种奇特的、几乎是轻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不知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埃德蒙并未注意到哥哥的眼神，倒是母亲注意到了。

**玛丽** （装出开玩笑的口吻）天哪，你哭丧着脸干吗，杰米？又出了什么事啦？

**杰米** （避开她的目光）没什么。

**玛丽** 哦，我忘了你在门口冬青树那儿干活来着。所以弄得现在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是吗？

**杰米** 随你怎么想，妈。

**玛丽** （仍旧用开玩笑的口吻）嗳，你每次干完活总是这样，是吗？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孩子！你看他是不是这样，埃德蒙？

**埃德蒙** 他老是担心被人家见到了丢脸，真是个傻瓜。

**玛丽** （说话神态有点奇特）是啊，作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在乎人家怎么想你。（她一眼瞥见杰米抱怨地望着她，于是换个话题）你爸爸在哪？我刚才听见凯瑟琳喊他来着。

**埃德蒙** 杰米说他和老船长特纳尔聊着呢。他又晚了，老是这

样。

〔杰米起身向右边窗口走去，借此机会转过脸去，背对着母亲。

**玛丽** 我跟凯瑟琳说过多少遍了，应该走到他跟前跟他说话，别那么尖声尖气地乱叫，倒好象这儿是搭伙的饭馆似的！

**杰米** （望着窗外）她现在走下台阶跟他说了。（嘲讽地）你可把人家的金嗓子打断了。真是不恭之至。

**玛丽** （严厉地——听任自己对他的厌恨情绪发泄出来）你才该对你爸恭敬一点！不许你再嘲笑你爸！我可不想听！你能做他的儿子是你的骄傲！他也许有他的缺点。谁没有缺点，他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他尽管出身低微，也没念过什么书，可硬是靠自己的力量闯出条路来！他在自己那一行里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人人都羡慕他，可就是你一个人在那儿说他笑话——你这个人，要不是亏了你爸爸，你能这样一辈子游手好闲地过轻松日子吗？（杰米被刺痛了，转身盯着她，两眼含着谴责的敌意。她不觉有点内疚，将眼光避开，又补了一句，语气变得和解多了）别忘了你爸爸年纪老了，杰米。你也真应该体贴体贴他老人家。

**杰米** 就我应该？

**埃德蒙** （不安地）好了，别吵了，杰米（杰米又朝窗外望去）我的天！妈妈，你怎么忽然跟杰米过不去了？

**玛丽** （恨恨地）因为他那张嘴老是嘲笑别人，老是找别人的短处。（忽然出乎意料地换了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口气）不过我想也许是生活使他变成这个样子，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我们大家都一样，生活使我们变成这样，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毫无办法。有时候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我

们自己还莫名其妙。可是一旦发生了什么，你就得一步步走下去，一误再误，到最后误了终身，自己心里想的事倒一件也实现不了。你就这样永远违背自己的心愿。

〔埃德蒙见母亲神情异样，不觉恐慌起来。他抬起头想正眼看看她，她却躲开了。杰米回头望了她一眼——又赶紧看着窗外。

**杰米** （无精打采地）我肚子饿了。但愿爸爸别老站在那儿不动。吃饭时候他老让我们等，到头来还要抱怨菜冷。

**玛丽** （表面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实际上心里却并不在乎）不错，杰米。这真叫人恼火。你不知道有多恼人。你不需要当家，不必对付那班夏天临时的佣人。这些佣人知道不是长工，对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只有那些自己有固定的家，而不是消夏住宅的人才能用得上好佣人。而且你父亲即使用临时工，也不肯出高价钱。所以每年我都得应付这班又蠢又懒的生手。不过我这话你们也不止听了一千遍了，你父亲也一直听我唠叨，可他就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根本不当回事儿。他认为钱花在自己住的房子上等于白花。他只知道住旅馆，而且从来不住上等旅馆，老是住蹩脚旅馆。他不懂什么叫个家，就是有个家他也不会舒舒服服过日子。可是到头来他还是要个家。他对这幢破破烂烂的房子还挺得意呢。他还真喜欢这个地方。（笑了笑——无可奈何，但又觉得好笑）想起来也真好笑，他就是这么个怪人。

**埃德蒙** （又忐忑不安地抬头看她）你唠唠叨叨说这些干吗呀，妈。

**玛丽** （赶紧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拍拍他的脸）也是，没什

么非说不可的，亲爱的。我说了这么一大套，真傻。

〔说话间凯瑟琳从后客厅进。

**凯瑟琳** （饶舌地）开饭了，太太。我遵照您的吩咐到院子里去喊蒂隆先生，他说他马上就来，可是还在和那人没完没了地谈着话，他说当年——

**玛丽** （不感兴趣地）好了，凯瑟琳。跟布丽奇特说很抱歉，只好让她再等几分钟，等先生来了再开饭。

〔凯瑟琳应了声“是，太太”，便从后客厅出去了。一路上还在嘟嘟囔囔地抱怨。

**杰米** 讨厌！为什么不先开饭，偏要等着他？他叫我们先吃的。

**玛丽** （带着一丝心不在焉的微笑）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个意思。你还不知道你爸爸的心思？要是我们不等他，他会生气的。

**埃德蒙** （跳起身来——似乎很高兴有个借口离开这儿）我去催催他。（他走出屋子，来到边上的游廊上。不一会儿，游廊上传来他不耐烦的声音）嗨！爸爸！快来，我们等了你半天啦！

〔玛丽这时已从椅子扶手上站了起来。她的两手在桌上不安地扭动着。她并没朝杰米看，但却感觉到他正在用一种冷嘲热讽的目光打量着她的脸和手。

**玛丽** （紧张地）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看？

**杰米** 你自己知道。

**玛丽** 我不知道。

**杰米** 哦，天哪，你以为你瞒得过我？妈，我可不是瞎子。

**玛丽** （此刻正眼看着他，脸上又露出那种茫然、执拗的神

气）我不懂你说的什么。

**杰米** 不懂？对着镜子照照你的眼睛！

**埃德蒙** （从游廊进）我到底让爸爸动动脚了。他马上就到。

（对母亲和哥哥瞧了一眼，母亲避开他的目光——他心中感到不安）出什么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妈妈？

**玛丽** （被他的到来弄得更加心烦意乱，又是内疚又是不安，激动得什么似的）你哥哥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他一直在那儿指桑骂槐地不知说些什么。

**埃德蒙** （转向杰米）你这个混蛋！

〔他向前跨了一步，好象要揍他的样子。杰米耸耸肩转过身去，只管望着窗外。

**玛丽** （更加不安起来。一把抓住埃德蒙的手臂——紧张地）马上给我闭嘴，听见了吗？你竟敢在我面前说起粗话来！（忽然她语气和举止又回到原先那种奇特、超然的样子）你错怪了你哥哥。他也没有办法。他以前的遭遇把他变成这个样子。就跟你爸、你和我一样，我们也都没有办法。

**埃德蒙** （惊慌起来——在毫无希望中还抱着一丝希望）他胡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是不是，妈妈？

**玛丽** （一直避开他的目光）你说什么胡说不胡说的？你现在也象杰米一样，说话叫人猜谜。（这时，她的眼睛与埃德蒙痛苦、谴责的眼神相遇了。结结巴巴地）埃德蒙！别这样！（她把眼睛移向别处，立刻恢复早先那种奇特、超然的态度——冷静地）看，你爸爸走上台阶来了。我得去叫布丽奇特开饭了。

〔她从后客厅走出。埃德蒙慢慢向他那把椅子走去，看上去一脸病容，毫无希望的样子。

**杰米** （仍旧站在窗口，并不回头）还有什么要说？

**埃德蒙** （不愿同意哥哥的想法——有气无力地争辩）什么还有什么要说？我说你在撒谎。（杰米又耸了耸肩。从前面游廊上传来纱门关上的声音。埃德蒙郁郁不乐地）爸爸来了，我希望他能大方一点，让大家都喝点酒。

〔蒂隆从前客厅进，一边在穿外衣。

**蒂隆** 对不起，我来迟了。特纳尔船长过来和我闲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打开话匣子就没个完。

**杰米** （并不转身——冷淡地）你意思是说他一听起来就没个完吧？（蒂隆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走到桌前仔细看看酒瓶，测量着瓶里威士忌还剩下多少。杰米不用转身就猜到他在干什么）别看了，瓶里的酒没少。

**蒂隆** 我才不留心这个呢。（挖苦地补充一句）你在家里呆着，瓶里酒少没少还不一样？你的那些花招我早领教了。

**埃德蒙** （木然地）你是说让大家都喝上一杯？

**蒂隆** （对他皱了皱眉头）杰米干了一上午的活，倒是应该请他喝一杯的。可是对你，我就不客气了。哈迪大夫说过——

**埃德蒙** 让哈迪大夫见鬼去！喝一杯酒死不了，我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爸爸。

**蒂隆** （担忧地看了他一眼——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神气）好吧，那么你也来一杯吧。我总觉得上等威士忌酒饭前适可而止地喝一点开开胃，倒是再好也没有的补药。（埃德蒙站起身，接过父亲递给他的酒瓶，满满地斟了一杯酒。蒂隆不满地皱起眉头）我刚才说了，要适可而止。（他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将酒瓶递给杰米，嘴里嘀咕着）跟你们说适可而止等于白费口舌。（杰米对他的暗示置之不理，只顾满

满地给自己倒了一杯。他父亲一脸怒容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又打起精神，高举酒杯）好，祝各位健康快乐！

〔埃德蒙苦笑了一声。

**埃德蒙**　真会开玩笑！

**蒂隆**　你指的什么？

**埃德蒙**　不指什么。来，我敬你一杯。

〔大家喝酒。

**蒂隆**　（开始感到气氛不对头）这儿怎么回事？空气沉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愤愤地转向杰米）你要喝就给你喝，还要怎样？干吗哭丧着脸？

**杰米**　（耸耸肩）过一会儿你也唱不起歌来的。

**埃德蒙**　别说了，杰米。

**蒂隆**　（开始感到不安——换个话题）我还以为饭已经好了。我都快饿昏了。你妈呢？

**玛丽**　（从后客厅回来，高声应着）我在呢。（她走了进来，显得非常兴奋，很不自然。说话时眼睛朝四处环顾，可就是避开在座三人的脸）我刚才哄了布丽奇特好一阵，总算让她的气平了下来。她知道你又晚到就大发脾气。我倒不怪她。她说如果为了等你把菜都煮干了也是活该。她才不管你爱不爱吃呢。（越说越激动）好了，我一直装模作样地把这当成个家来操心，我可受够了！你也不帮帮我的忙！你从来不肯动一动手，你就不知道这个家该怎么当！不，你根本不要家！你从来就没有要过一个家——从我们结婚那天起！你这种人就配打光棍，住蹩脚旅馆，请些狐朋狗友坐酒吧间！（用一种奇特的神情补充了一句，与其说在跟丈夫说话倒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干脆那样倒好，什么事

情也不会发生了。

〔大家呆呆地望着她。蒂隆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忽然间他变成一个疲惫不堪、心情沮丧的老人。埃德蒙对父亲瞧上一眼，知道他明白了真相。但是他仍忍不住要劝告母亲几句。

**埃德蒙** 妈！别说了。我们都吃饭去吧。

**玛丽** （一惊。脸上立刻又显出那种不太自然的超然的表情，甚至还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是的，你爸爸和杰米一定肚子饿了。这个时候我还来翻旧帐，实在太不体谅人了。（用手臂搂住埃德蒙的肩——流露出一种溺爱、关切的感情，同时又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我真希望你胃口好起来，亲爱的，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她眼睛忽然停在他身边的那只威士忌酒杯上——厉声地）这儿怎么有个酒杯？你喝酒了？嗨，你怎么这样不懂事？你不知道这酒对你身体最有害？（转身责怪蒂隆）应该怪你，杰姆斯。你怎么能让他喝酒？你要送他的命吗？你忘了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他生了病还不肯戒酒，还说医生都是些傻瓜！他的想法跟你一样，以为威士忌是补药呢！（眼里露出恐怖的神情，说话也结结巴巴了）当然，我爹的事和眼前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要——请原谅我，杰姆斯，我不该怪你。稍微喝一口，如果能让埃德蒙增进食欲的话，不一定会有什么害处。

〔她拍拍埃德蒙的脸逗着玩，神情又变得奇特而超脱。埃德蒙把头一扭，转过脸去。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本能地走开了。

**杰米** （粗鲁地，为的是掩饰自己的紧张不安）看在老天爷的

份上，我们吃饭去吧。我在冬青树底下泥地里干了一上午的活，就为的是挣这一顿饭吃。（他眼睛躲开母亲，从父亲身后绕过，走到埃德蒙眼前，抓住他的肩膀）来吧，小鬼，咱们填肚子去。

〔埃德蒙站起身来，眼睛还是躲躲闪闪避着母亲。兄弟俩从她身边擦过，向后客厅走去。

**蒂隆** （呆呆地）好吧，你们跟妈一起去，我随后就来。

〔可是他们不等母亲，只顾往前走。她望着他俩的背影，心里不好受，但又无可奈何。当兄弟俩进了后客厅，她也打算尾随而入。但蒂隆那双充满忧伤和谴责的眼睛望着她。她感觉到他的目光，猛地转过身来，但却依然避开他的视线。

**玛丽**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两手不安地拢了拢头发）我的头发散了吗？昨晚没睡好，我累坏了。我原想今天早上最好能躺一会儿，谁知真的迷迷糊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够舒服。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醒来后又梳过头的。（勉强一笑）虽然我还是老样子，找不到眼镜。（严厉地）别再那么瞧着我！你这样瞧着我，倒好象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恳求地）杰姆斯！你不明白怎么回事！

**蒂隆** （憋住一肚子的气）我明白得很，我明白自己是个大傻瓜，一直把你的话信以为真！

〔他从她身旁走开，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

**玛丽** （脸上又露出刚才那种执拗、挑衅的神气）你说把我的话信以为真，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我只觉得你们都在怀疑我、监视我，对我毫不信任。（指责地）你怎么喝第二杯了？你午饭前不是一向只喝一杯的？（痛苦地）我知道

等着我的是什么。今晚你又要大醉了。好吧，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也许是——第一千次了吧？（又忍不住恳求起来）哦，杰姆斯，我求求你！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真为埃德蒙担心！我怕他——

**蒂隆** 我不想听你的狡辩，玛丽。

**玛丽** （受到极大打击）狡辩？你意思是——哦，你不要以为我又是那样了！你千万不能往那上头想，杰姆斯！（然后又回到原来那种古怪而超然的状态，径自走开，一边漫不经心地）我们也去吃午饭吧，亲爱的？我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我知道你饿了。（他缓慢地走到门口她站的地方，走路的神态简直有点老态龙钟。当他走近时，她止不住自己的痛苦，悲悲戚戚地哭喊出来）杰姆斯！我好苦啊！我想尽了办法不这样的！请你相信我——

**蒂隆** （禁不住感动起来——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知道你已经想尽办法了，玛丽。（痛苦已极）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为什么不挺住呢？

**玛丽** （脸上又露出一副坚决不承认的表情）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你要我挺住什么？

**蒂隆** （绝望地）算了吧，现在说也没用了。

〔他向前走去，她形影不离地跟在他身旁，两人步入后客厅。

〔幕落。

## 第 二 场

景同前。大约半小时后。桌上那只放着威士忌酒

瓶的托盘已经拿走。幕启时一家人用过午餐正回到起居室来。玛丽第一个从后客厅进来。她丈夫尾随其后。这一进场使人想起第一幕开场时的情景。不同的是原先两人是用完早餐亲昵地并肩而入，此时却是一先一后，互不相干。他避免碰到她或正眼看她。在他脸上可以看到一种谴责的神情，在这种谴责中又包含了厌倦、绝望和无可奈何。杰米和埃德蒙跟在父亲身后进来。杰米脸色严峻，带着一种若无其事的嘲讽神气。埃德蒙也想模仿哥哥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没有学象。一眼就可看出他身上有病，而且心里极端痛苦。

玛丽又显得神经极度紧张不安，似乎陪着他们吃这顿饭对她来说是一件无力胜任的重负，简直把她拖垮了。但与此同时，她那种奇特而超然的态度却比以前更为明显，似乎跟她那种折磨着家人的紧张不安互不相干。

她一边进来一边说着话——说的是一连串漫不经心的家常话。尽管旁人根本没有听她的唠叨，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她却毫不在乎。她边说边走，走到桌子左首停了下来，脸朝着前面，一只手在胸前衣襟上摸索着，一只手在桌面上神经质地来回摆弄。蒂隆点了支雪茄，走到纱门那儿，向外呆望。杰米从后边书橱顶上的罐子里取了些烟丝装进烟斗，一边点烟斗一边走到右窗，朝窗外望去。埃德蒙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侧面向着母亲，免得正面遇到她的目光。

**玛丽** 算了，找布丽奇特的错也没用，她根本就不来睬你。我也不能讲她什么，要不然她就反过来要挟我，闹着要走。再说，有时她倒也挺肯干的。糟糕的是每当她挺卖力气的时候你偏偏总是迟到，煞她的风景，害得她等着开饭。不过问题不大，她肯干也好，不肯干也好，做出菜来味道也不见得有什么两样。（不觉好笑，竟笑出了声——漠不关心地）没关系，反正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谢天谢地。你又快参加演出了，我们又得回去住蹩脚旅馆，又得坐着火车走南闯北了。我恨死了坐火车、住旅馆的生活。不过至少我没有把旅馆当成家，而且也不去操那分管家的心。你要布丽奇特或凯瑟琳在这儿好好干，把这儿当成家一样，在道理上也讲不过去。她们佣人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家，就跟我们自己不拿它当家一样。这儿从来就不是个家，而且永远也不会是。

**蒋隆** （头也不回，痛心地）是的，现在它当然不能算个家了，但过去它曾经是的，在你还没有——

**玛丽** （脸上立即摆出一副完全否认的样子）在我还没有什么？（死一般沉寂。她恢复那种超然的态度，继续往下说）不，亲爱的，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这儿从来就不是个家。你自己也宁可到俱乐部或酒吧间去。而对于我来说，这儿永远是冷冷清清的，就象那种住一夜就走的肮脏小客栈一样。一个人真正在自己家里是永远不会感到冷清的。你也许忘了，我的父母家可是个真正温暖的家。为了嫁给你，我把那也放弃了。（突然脑子里产生一种联想，便转向埃德蒙，她的神态变得温柔亲切了，然而仍带着那种奇特而超然的神情）我真为你担心，埃德蒙。你午

饭几乎一点东西都没吃。你不吃东西身体怎么会好呢？我胃口不好没关系，我近来太胖了。可你一定得吃点什么。（母亲哄小孩的口吻）亲爱的，答应妈妈你要吃东西，好叫妈妈放心。

**埃德蒙** （木然地）好的，妈妈。

**玛丽** （拍拍他的脸。他硬着头皮不躲开）这才是好孩子。

〔又是死一般的沉寂。前面穿堂里的电话铃响了。大家都惊惶不安地僵坐在那儿，一时没人去接。

**蒂隆** （急忙地）我去接。麦克桂尔说好要打电话给我的。

〔他穿过前客厅往外走去。

**玛丽** （若无其事地）麦克桂尔。他一定又有什么东西要脱手，除了你父亲没有人会要的。不过现在我也无所谓了。以前我可老是在想，你爸爸有钱买地产，但却从来不给我安置个好好的家。

〔她停下来，侧耳倾听蒂隆从穿堂传来的声音。

**蒂隆** 喂。（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喂，您好呀，大夫。

〔杰米从窗前转过身来。玛丽的手指在桌上摆弄得更快了。蒂隆说话时强作镇定，却更加暴露出他听到了坏消息）我知道了——（赶快接上）好吧，今天下午见到他时您再详细谈吧。是的，他一定来。四点钟。他没来之前我先到您这儿跟您谈一下。我本来就有事要上城里来的。好吧，再见，大夫。

**埃德蒙** （木然）听上去不象好消息。

〔杰米怜悯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又朝窗外望去。玛丽脸色吓得发白，两手心烦意乱地扭动着。蒂隆从外间进来。他竭力装出随便的口气和埃德蒙说话，可是仍旧掩饰

不了内心的紧张。

**蒂隆** 是哈迪大夫来的电话。他叫你别忘了四点钟去见他。

**埃德蒙** （机械地）他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对这根本不在乎了。

**玛丽** （激动地爆发出来）我才不相信他的话，即使他按住《圣经》发誓我也不信。埃德蒙，你不要去理睬他，不管他说什么。

**蒂隆** （厉声）玛丽！

**玛丽** （愈加激动）哼，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杰姆斯！就因为他要价便宜！不要跟我辩了！哈迪大夫是什么货色我还不知道？我吃了他这么多年苦头，也不应该不知道了。他是个医术一窍不通的傻瓜！应该有一条法律，不许这种人开业。他一点都不懂——你在那儿痛苦挣扎，死去活来，他却坐在那儿拉着你的手，教训你几句，要你坚强些，挺住，挺住！（由于回忆起自己的过去，脸上露出剧烈的痛苦。这时她再也顾不得克制了，将满肚子怨恨一古脑儿发泄出来）他故意出你的丑！他逼着你去求他！拜他！他拿你当犯人看待！他屁都不懂一个！就是这类江湖骗子当初给了你那张药方——而你却蒙在鼓里，等到知道已经晚了！（感情冲动地）我恨死了医生！他们只要能骗住你，让你一次一次地去求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即使把自己的灵魂卖了也行！更可恶的是，他们不但出卖自己的灵魂，还要出卖你的灵魂。等你明白过来已经太晚了，你已经被送进地狱了！

**埃德蒙** 妈！看在上帝面上，别讲了。

**蒂隆** （颤栗着）好了，玛丽，这种时候不要——

**玛丽**　（突然止住了，深感内疚，不知所措地嗫嚅着）我——原谅我，亲爱的。你说得对，现在气愤也不顶用。（又是死一般的沉寂。当她再次开口说话时，脸色已平静下来，声音和举止又恢复了那种神秘而超然的样子）对不起，我要上楼去一下，我得梳一梳头。（她含着笑又补了一句）我是说如果我找得到眼镜的话。我很快就下来。

**蒂隆**　（当她刚穿过门槛——恳求中包含责备）玛丽！

**玛丽**　（转身冷静地望着他）什么事，亲爱的？

**蒂隆**　（无可奈何）没什么。

**玛丽**　（露出奇特的嘲笑神情）如果你对我那么不放心的话，欢迎你上楼来监视我。

**蒂隆**　上楼来看住你也没用！你完全可以捱一个时辰。而且我可不是狱卒，这儿也不是监狱。

**玛丽**　当然不是。我知道你总是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后悔说了这话，连忙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对不起，亲爱的，我的意思倒并不想埋怨谁。这又不是你的错。

〔她转过身去，穿过后客厅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人，保持着沉默。仿佛要等到她上了楼才敢开口。

**杰米**　（冷酷无情地讥讽道）给她手臂上再打一针！

**埃德蒙**　（气愤地）不许说这种话！

**蒂隆**　对！不许胡说八道，学着那一套百老汇流氓的行话！你难道没有同情之心，不能学点正派人的样子？（怒火上来）你这种人就该一脚踢出去！可你知道得清清楚楚，要是我把你一脚踢出去，谁又要来哭哭啼啼为你求情，帮你辩解，还要替你抱怨，直到我把你领回来为止。

**杰米**　（脸上痛苦地一阵抽搐）天哪，我难道不知道？你说我

没有同情心？我同情妈比谁都甚。我懂得她为了对付那东西得忍受多大痛苦——这种痛苦你从来没有尝过！我有时说些难听的话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感情，我不过把大家心里都知道，而且无法回避的事直截了当说出来罢了。（痛苦地）那些治病的办法根本不顶用，最多只能见效一会儿。说实话这种病是没法治的，可我们这批傻瓜还在希望——（满不在乎地）一上了瘾，就没法改过来。

**埃德蒙** （故意模仿哥哥那种满不在乎的口气奚落他）一上了瘾就没法改过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人生就是一场骗局！我们都是受骗的人，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不屑地）天哪，还好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样，不然的话——

**杰米** （被他的话刺痛——随即耸了耸肩，冷冷地）我还以为你的想法和我一样呢。你写的那些诗也不见得怎么乐观。你读的那些书，你欣赏的那些东西，也不见得都乐观吧。（指了指后面的小书橱）就拿你最喜欢的那位来说吧，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他的名字我可念不上来。

**埃德蒙** 尼采。你说些什么自己都不懂。你又没念过他的书。

**杰米** 我别的不懂，就懂书上都是些废话！

**蒂隆** 你们两人别吵了！你从百老汇流氓那里学到的东西，和埃德蒙从书本里啃出来的没什么两样，都是些颓废无聊的东西。你们都把天主教的真理不当一回事——但这却是你们有生以来教养和信仰的根基——你们背弃信仰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只有毁了你们自己！

〔他的两个儿子轻蔑地望着他。他们忘却了彼此的争吵，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对付父亲。

**埃德蒙** 那都是些空话，爸爸！

**杰米**　我们至少不装样子。（挖苦地）可我也没看见你经常去做弥撒下跪嘛。

**蒂隆**　是的，我承认我不是个好教徒，不常做礼拜，上帝饶恕我。但我是有信仰的！（发怒）可你却总是满嘴的胡言乱语！我虽然不去做礼拜，但每天早晚总是跪着做祷告的！

**埃德蒙**　（尖刻地）你为妈祈祷过吗？

**蒂隆**　祈祷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上帝面前为她祈祷。

**埃德蒙**　这样看来还是尼采说得对。（引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中的话）“上帝死了：上帝是为怜悯世人而死的。”

**蒂隆**　（不予理会）要是你母亲也祈祷就好了——她倒没有放弃信仰，只是一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到如今她已经缺乏抵抗魔鬼引诱的精神力量了。（呆呆地，无可奈何地）唉，光说有什么用呢？我们以前经历过这种痛苦的日子，现在又得再经历一番了。有什么办法呢。（痛心地）只是这次她不该让我们抱有希望。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上当了！

**埃德蒙**　你不能说这种话，爸爸！（挑衅地）可是，我还是要希望！她不过才开始，还没有上瘾，她还是可以戒掉的。让我去跟她谈谈。

**杰米**　（耸耸肩）你现在没法和她谈。她那种似听非听、恍恍惚惚的样子，你根本拿她没办法。你是知道她那种样子的。

**蒂隆**　不错。吸了毒老是这个样。从今以后，每天她都会和我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哲学著作。

们躲躲闪闪的，一直等到半夜她就——

**埃德蒙** （悲惨地）别说了，爸爸！（从椅子上跳起）我去穿衣服。（一边走一边痛苦地）我要弄出声音来，这样她就不会疑心我是去监视她了。

〔他从前客厅出去，可以听到他笃笃笃地上楼的脚步声。

**杰米** （停顿片刻）哈迪大夫说弟弟怎么来着？

**蒂隆** （阴郁地）你猜着了，得的是肺结核。

**杰米** 真要命！

**蒂隆** 他说病情确凿，没什么可怀疑的。

**杰米** 那他得去疗养院。

**蒂隆** 是的，而且越早越好。哈迪大夫说，这对他好，对周围的人也好。他保证只要听他的话，半年之内病就可以治好。（叹了口气——郁闷而怨恨地）嗨，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孩子会——不过，这病不会是我这一方遗传的。我家的人肺都没毛病，个个象牛一样健壮。

**杰米** 谁在说他妈的遗传不遗传的事！我问你，哈迪大夫打算把他送到哪个疗养院？

**蒂隆** 这正是我要去找他谈的。

**杰米** 好吧，看在上帝的面上，挑个好一点的地方。不要为了省钱随便找一个垃圾堆！

**蒂隆** （触着痛处）只要哈迪大夫认为哪儿最好，我就送他上哪儿！

**杰米** 好吧，只是不要在哈迪面前旧调重弹，把付税还债什么的说上一大通。

**蒂隆** 我可不是百万富翁，可以把钱乱扔给人！我为什么不能

把真实情况告诉哈迪？

**杰米**　因为他会以为你要他找个省钱的地方，而且他以后会知道你说的不是真实情况——尤其是如果他听说你又和那个招摇撞骗的生意人麦克桂尔搞在一起，而且有钱去买他妈的地产！

**蒂隆**　（大发雷霆）我的事你别管！

**杰米**　这是埃德蒙的事。我担心的是照你们爱尔兰乡下佬的看法，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因此你就会以为在这上面多花点钱犯不上。

**蒂隆**　你胡说！

**杰米**　好吧，那你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胡说。

**蒂隆**　（余怒未息）我完全相信埃德蒙的病能治好。至于你，我请你少讲两句爱尔兰的坏话！你还配嘲笑爱尔兰，你不看看自己那张脸，一看便知是爱尔兰人！

**杰米**　我把脸洗洗干净就不象了。（把自己的祖国侮辱一番之后，不等父亲有所反应便耸了耸肩，冷冰冰地说）好了，我要说的都说了，现在轮到你了。（突兀地）你这就要进城去了，你要我今天下午干什么？修剪冬青树的活儿我要干的都干了，就等着你再去修整了。我知道你是不要我独自干你那修整的活儿的。

**隆蒂**　当然不要。你剪不齐，就跟你干其他事情一样，什么都是毛手毛脚的。

**杰米**　那我还是陪埃德蒙一起进城吧。妈妈的事已经够他受的了，再加上医生那儿的坏消息，对他打击太大。

**蒂隆**　（将刚才的争吵丢在脑后）好吧，你陪他一起去，杰米。要是你做得到的话，尽量让他高兴点儿。（又挖苦一

句）可不要借机会喝醉酒！

**杰米** 我没钱怎么会醉酒？我听说酒还是要钱买的，没有人白送你的。（他向前客厅走去）我去换件衣服。

〔他在门口看到母亲从穿堂上过来，便靠边停下，给她让路。她眼睛闪闪发亮，态度也显得更加超然。这一变化在这一场里越来越明显。

**玛丽** （无表情地）你没见到我的眼镜吧，杰米？（她眼睛并没朝他看。他也尽量回避，没有理会她的问题。但她似乎并不期待别人回答。她走上前来对丈夫说话，但眼睛也没有瞧着他）你有没有看见？杰姆斯？

〔杰米在她背后乘机从前客厅溜走了。

**蒂隆** （转身望着纱门外）没有看见，玛丽。

**玛丽** 杰米怎么啦？你又在跟他过不去了？你不该老是看着他不顺眼。其实并不是他的错。如果他在一个象象样样的家庭里长大，我相信他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她走到右边窗前——轻松地）你预测天气的本领不怎么样啊，亲爱的。你看这会儿雾有多大，几乎看不到对岸了。

**蒂隆** （尽量把口气放自然些）是的，我结论下得太早了。恐怕今晚又是一场大雾。

**玛丽** 哦，不过我今晚倒不在乎了。

**蒂隆** 是的，我想你也不会在乎了，玛丽。

**玛丽** （对他扫了一眼——停顿）杰米没有在冬青树那儿，他上哪儿去了？

**蒂隆** 他要陪埃德蒙去看医生。现在上楼换衣服去了。（很高兴有个借口可以离开）我也该去换一换衣服，要不俱乐部的约会又要迟到了。

〔他向前客厅门口走去。她冲动地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玛丽** （带着央求的口吻）现在别走，亲爱的。我不愿孤单单一个人呆在这儿。（急忙地）我意思是说，你时间还早呢。你夸口你换衣服很快，跟两个孩子比只需要十分之一的时间。（含糊地）我有一件事要说。哦，是什么？我倒忘了。杰米愿意进城，这很好。我希望你没给他什么钱。

**蒂隆** 我没给。

**玛丽** 他有了钱就去喝酒，你是知道的。他喝醉了酒就满嘴恶言秽语出口伤人。我倒不在乎他今晚说什么，可是他每次总是惹你发火，尤其在你自己也喝醉的时候，更会大闹一场。

**蒂隆** （不满地）我才不会喝醉呢，我从来没有喝醉过。

**玛丽** （若无其事地取笑他）哦，我知道你酒量大，你一向是海量。不熟悉的人还真看不出来呢，可我们结婚三十五年了——

**蒂隆** 我一生中从来没误过一场戏，这就是证明！（随即痛苦地）即使我真的喝醉了，也轮不到你来责备我。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喝个大醉。

**玛丽** 理由？什么理由？你每次上俱乐部总是喝得过量，不是吗？尤其是跟麦克桂尔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怂恿你。亲爱的，别以为我在找你的错儿。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好了，我才不在乎呢。

**蒂隆** 我知道你不在乎。（他又转向前客厅，急于溜之大吉）我得去换衣服了。

**玛丽** （又一次伸手抓住他手臂——恳求地）不要走，亲爱

的，请等一下。至少等到他们下来一个之后再走。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全走了，把我一个人撂下。

**蒂隆** （又痛苦又悲哀）是你把我们给撂下了，玛丽。

**玛丽** 我？你在说胡话，杰姆斯。我怎么能把你们撂下呢？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去看谁？我一个朋友也没有。

**蒂隆** 这怪你自己不好——（他停住了，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随即好言相劝）玛丽，今天下午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对你肯定有好处。你可以坐车出去兜兜风，别老呆在家里。到外面去晒晒太阳，透透新鲜空气。（委曲地）这辆汽车是给你买的。你知道我不喜欢这鬼东西的，我宁肯步行或坐电车。（越说越气）我买了这辆车就是等你疗养院回来用的，我原以为它会给你带来点乐趣，让你散散心。你以前还每天坐坐，可是近些日子你干脆就不用了。我钱不够用，可还是花了一大笔钱买汽车，还雇了个车夫，不管他开不开车都得给他吃住，付他大工钱。（痛心地）浪费！老是这样浪费下去，等我年纪老了只好去住贫民院！买了车子不用，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倒不如把钱往窗外扔了。

**玛丽** （超然而冷静地）不错，这是白费钱，杰姆斯。你当初就不该买这么一辆旧车。你买这车又上了个当。你样样东西都想贪便宜买旧货，你就老是上当。

**蒂隆** 这可是辆名牌车！人人见了都说比随便哪一辆新车都要好！

**玛丽** （不予理会）你雇那个史密斯又是白白浪费钱。他从来没当过司机，不过是汽车修理厂的学徒。哦，我想起来了，他的工钱比正式的司机要低。可是他把车子送修理厂

去修的时候，油水早就捞足了。他揩的油，不但补足了工钱的差额，而且比人家拿得还多。咱家的事老是搞不好。史密斯就是看中了这点。

**蒂隆** 我才不信呢！当然，他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家的佣人，但他人还算老实！你就和杰米一样，对谁都起疑心！

**玛丽** 你也不必生那么大的气，亲爱的。你给我买那辆汽车时，我也没生气嘛。我知道你不是存心叫我丢脸。我知道你干什么事都是这个脾气。我还很感激呢。我知道买辆汽车对你也真不容易，这就证明你是多么爱我，尽管是用你的那种方式来爱。尤其是你明知道这对我的身体不见得会有多大好处。

**蒂隆** 玛丽！（猛地将她搂在怀里——心碎地）亲爱的玛丽！看在上帝面上，看在我，看在孩子们，也看在你自己的面上，你就戒了吧，嗯？

**玛丽** （一时慌乱而羞愧，结结巴巴地）我——杰姆斯！我求求你！（立刻又恢复了那种奇特的、死不承认的固执劲儿）要我戒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他沮丧地将搂住她的两手松开，手臂垂了下来。她冲动地伸手抱住他的双肩）杰姆斯！我们彼此相爱过！我们要永远相爱！让我们只记住这些，不要去想法了解我们无法了解的东西，或者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生活给予我们的许多东西，我们既回避不掉，也解释不了。

**蒂隆** （仿佛没有听见——痛苦地）你连试都不愿意试一试？

**玛丽** （绝望地将手臂垂下，转过身去——超然地）你是说今天下午试试坐车去兜风？好吧，你要我去我就去，尽管一个人出去兜风比呆在家里还要寂寞。我没有人可以请来陪

我一起出去，我也不知道叫史密斯往哪儿开。但愿有个朋友家可以去坐坐，随便谈谈笑笑也好。可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过。（她越来越沉浸到遥远的往事中去，神态举止也变了样）在修道院念书时我有好多朋友。那些女孩子都有一个漂漂亮亮的家。我那时经常到她们家里玩，她们也经常到我们家来。可是后来我嫁给了演员——你知道当时演员是被人瞧不起的——许多人就对我冷眼相待了。后来，就在我们结婚不久，又出了桩丑事，你以前的那个姘妇把你给告了。从那以后，我从前的那些朋友不是可怜我就是和我一刀两断。我最讨厌那些可怜我的人，她们比干脆和我一刀两断的人还要叫人受不了。

**蒂隆** （又内疚又怨恨）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去揭这些早已长好了的伤疤。现在刚过了中午，你就在想着那么久以前的往事，到了晚上又怎么得了？

**玛丽** （挑衅地望着他）我想起来了，我得坐车进城去一趟，我要上药房买点东西。

**蒂隆** （痛苦至极，轻蔑地）你藏了那么多不算，还有药方可以再买！我倒真希望你多存一点在那儿，省得再象上次那样，用完了便大哭大喊，发疯似地穿着睡衣跑出去跳海自杀！

**玛丽** （不予理会）我得上街买牙膏、香皂和雪花膏——（她精神上再也支持不住，可怜巴巴地）杰姆斯！你不该提起这事！你不该这样羞辱我！

**蒂隆** （羞愧地）对不起。饶恕我吧，玛丽！

**玛丽** （又超然地为自己辩解）没关系。没有那回事。你一定是梦里见到的吧。（他无可奈何地凝视着她。她的声音飘

忽不定，似乎越来越远）杰姆斯，你一定记得生埃德蒙之前我身体有多好。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病痛。即使跟着你一年四季跑码头，接连好几个星期演一场戏换一个地方，坐的是没有卧铺的火车，住的是肮脏的旅馆，吃的是最差的伙食，甚至在旅馆里生孩子。可我还是熬过来了，没有生什么病。可是生埃德蒙那次我实在撑不住了。孩子生下后我病得那么厉害，旅馆里那个收费便宜的江湖医生对医道一窍不通——他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我痛得厉害就给我止痛。这还不容易！

**蒂隆**　玛丽！看在上帝的面上，忘掉过去吧！

**玛丽**　（平静下来，倒变得冷静而客观了）为什么要忘掉过去？我怎么忘得掉？过去不就是现在吗？过去不也就是将来？我们都想自欺欺人忘掉过去，可人生就是怪，它不让我们忘记。（继续往下说）我只怪自己，尤金死后我就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他的死我有责任，要不是我把他丢给母亲，自己陪着你到处跑，杰米也不会没人管，生着麻疹还往小宝宝房间里闯。那时你写信给我，说你多么想我，在路上又那么孤单，我就跟你出来了。（脸色变得阴沉起来）我一直认为杰米是存心这样做的。他嫉妒弟弟，恨他。（蒂隆正要分辩）哦，我知道杰米那时才七岁，可是他并不笨。大人告诉过他麻疹有传染性的，会送掉弟弟命的。他明明知道这点。我永远不会原谅他那件事的。

**蒂隆**　（悲怨交集）你又提起尤金来了。你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死了的孩子在地下安静点？

**玛丽**　（好象没有听见）都怪我不好。我当初应该拿定主意和尤金呆在一起，不应该仅仅为了爱你，听你一说就赶来陪

你。而且，我更不应该听你的话，再生个孩子来代替尤金。你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忘掉死去的孩子。其实，在那时我已经从亲身经历中懂得孩子应该有个家才能长成好孩子，女人也需要一个家才能成为好母亲。我怀着埃德蒙的那些日子里，心里一直在担心害怕。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知道象我那样丢下尤金不管，就不配再生孩子。就是生了上帝也会惩罚我的。咳，我真不该生下埃德蒙。

**蒂隆** （不安地朝前客厅瞧了一眼）玛丽！说话小心点。要是让他听见了，他会以为你一向就不喜欢他。他自己心里已经够难受了，你不要再——

**玛丽** （狂怒地）你胡说！我怎么不喜欢他！我喜欢他胜过世上的一切！你根本就不懂！我的意思是为了他好。他生下来就没有快乐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快乐。也不会健康。他生来就是神经质，太敏感，那是我不好。现在，自从他病得那么厉害以来，我一直想起尤金和我父亲，心里又是害怕又是内疚——（发觉自己讲漏了嘴，突然停住，立刻又换成那种死不承认的口吻）哦，我知道这样毫无理由地胡思乱想太傻了。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免不了要伤风感冒，过会儿就会好的。

〔蒂隆盯着她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他朝前客厅转过身去，正好看见埃德蒙在穿堂的楼梯上下来。

**蒂隆** （压低嗓门厉声地）埃德蒙来了。看在上帝面上别激动——至少等他走了再说！为了他好，你这一点总可以做到吧！（蒂隆站在那里等着。脸上勉强装出一副高兴的、慈父般和蔼的神情。玛丽也在等着。她是那样惶恐不安。两

只手神经质地拨弄着衣服的前襟，又伸到上面摸摸脖子、拢拢头发，一副心烦意乱、六神无主的样子。当埃德蒙走近门口，她无法正视他，便急忙走到左边那排窗前，背过身来，向窗外望去。埃德蒙进。他换了一身便宜的蓝哔叽衣服，戴着硬领和领带。脚上是一双黑皮鞋。蒂隆用演员那种爽朗的声音喊道）嘿！你穿得可真神气啊。我也要上楼换件衣服呢。

〔他刚要擦肩而过。

**埃德蒙** （冷冷地）等一等，爸爸。我不喜欢老讲不愉快的事，可是出门的车费还成问题呢。我身边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蒂隆** （不由自主地又照例教训起儿子来）你这样子只好永远身无分文，直到你知道了钱的价值——（忽然感到羞愧，停了下来。又担心又同情地看着儿子满脸的病容）不过你已经懂事多了。你生病以前工作很努力，成绩非常出色。我为你感到骄傲。（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叠钞票来，仔细地从中挑出一张。埃德蒙接过钱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他父亲照例又带着讽刺的口吻）多谢啦。（背诵起《李尔王》中的台词）“毒蛇的牙齿也比不上——”

**埃德蒙** “忘恩的儿女那样可怕”。这台词我也知道。爸爸，给我一个机会。我被你说得哑口无言了！这不是一元钱，是十元呢。

**蒂隆** （对自己的过分慷慨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快收起来。你在城里说不定会遇上几个朋友，总免不了要花些钱。袋里无钱难交友嘛！

**埃德蒙** 你当真给我？那么谢谢了，爸爸！（他打心眼里又是高

兴又是感激——但随即心里不安起来，盯住父亲的脸看，怀疑地）可是，你为什么突然——（往坏处想）是不是哈迪大夫告诉你我病得快死了？（发觉父亲痛苦委屈的神情）别听我的！我这是开玩笑，闹着玩的，爸爸。（感情冲动地用一只手臂搂住父亲的肩膀，亲热地抱了抱他）我非常领你的情，真的，爸爸。

**蒂隆**　（感动。也抱了抱儿子）不用谢，孩子。

**玛丽**　（突然转向他们，又是惊慌，又是气愤）我不要听！（跺脚）你听见吗，埃德蒙？不许你说这种荒唐话！什么死不死的！这都是你从书上看来的！你那些书里没有别的，尽是些悲伤啊，死亡啊！你爸爸不应该让你买这种书。还有，你自己写的诗更不象话！你好象不想活下去似的！象你这样年纪轻轻、前程无量的孩子居然开口闭口离不开死！你只是从书上学了点皮毛装模作样罢了！你根本就没病！

**蒂隆**　玛丽！别说了！

**玛丽**　（立刻换了一种超然的口气）可是杰姆斯，你应该知道埃德蒙这样郁郁不乐、自寻烦恼实在可笑。（转向埃德蒙，但竭力避开他的眼睛——亲亲热热地取笑着）没关系，亲爱的，你的心思瞒不过我。（向他走去）你就是喜欢有人疼你、宠你、围着你团团转，是吗？你还是个大孩子呢。（她搂住他使劲拥抱。他却仍旧保持僵硬的态度，一点不肯妥协。她声音有点发抖了）不过请你不要太过分了，亲爱的。别说那些叫人听了害怕的事。我知道把这些事当真也太傻了，但我却总禁不住要信以为真。你已经叫我——吓得够呛了。

〔她支撑不住，将脸藏在他的肩头，抽噎起来。埃德蒙禁不住感动了。他不太自然地，然而十分温柔地拍拍她的肩膀。

**埃德蒙** 妈妈，别这样。

〔他的眼光和父亲相遇了。

**蒂隆** （喉头发干——拼命抓住一线希望）也许你现在问问你母亲，刚才你说起要去——（掏手表）天哪，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得赶紧动身了。

〔他急忙从前客厅走出。玛丽抬起头来，她又恢复了原来那种有点超然的、慈母般的神态，似乎已经忘了仍然噙在眼眶里的泪水。

**玛丽** 亲爱的，你现在感觉怎样？（摸摸他的额头）你头有点热，不过那是刚从外面进来，太阳晒的。你看上去比今天早上好多了。（拉着他的手）来，坐下。你不要站得太久。你得学会保养自己的身体。

〔她拖着他坐下，自己则侧身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坐下，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肩，使他不能正视她的眼睛。

**埃德蒙** （刚脱口而出向母亲恳求，转眼又觉得说也无用）妈，你听我说——

**玛丽** （赶快打断）好了，好了！别说了。把身子往后靠着休息休息。（劝慰地）我说，你今天下午最好呆在家里别出去，让妈好好照看你。这样热的天坐着那肮脏的破电车进城，非得把你累坏不可。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呆在家里好。

**埃德蒙** （呆呆地）你忘了我和哈迪大夫约好了。（又一次向母亲恳求）妈，你听我说——

**玛丽**　（急忙）你可以打电话给大夫说你不舒服不能去。（激动地）去看这种医生简直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他只会跟你胡诌一通，还会装作看出什么严重的病来，因为他就是靠这个混饭吃的呀。（发出无情的嘲笑）这个老混蛋！他懂什么医道，只知道板起面孔教训病人坚强些！

**埃德蒙**　（企图截住她的目光）妈，你听我说！我有事要问你！你——你不过刚刚开始，你还是能戒掉的。你的意志力很强！我们都会帮助你的，我为了你什么都肯做！你说好吗，妈妈？

**玛丽**　（结结巴巴地央告）请你别——别谈你不懂的事情！

**埃德蒙**　（木然地）好吧，我就不说了。我知道说也没用。

**玛丽**　（此刻又全然否认了）我可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只知道要说还轮不到你呢——我刚从疗养院回来你就病了，疗养院的医生跟我说，到了家里一定要安安静静，不能有什么烦恼。可是回来后我就一直为了你担心。（心绪不宁地）不过这不是怪你！我只是想解释一下，并不是怪什么人！（一把抱住他——恳求地）答应我，亲爱的，你相信我不会怪你的。

**埃德蒙**　（痛苦地）我还能相信其他什么呢？

**玛丽**　（慢慢松开两臂——她的神情又变得冷淡而不偏不倚）不错，我知道你忍不住又要起疑心了。

**埃德蒙**　（感到羞愧但仍旧痛苦不堪）你说除此之外还能怎样？

**玛丽**　不怎样。我不怪你。我连自己都不相信——你凭什么要相信我呢？我现在已经成了个撒谎成性的人了。从前我是向来不撒谎的。可现在我却不得不撒谎，不但骗别人，而

且骗自己。可是这些你怎么会懂呢，连我自己都不懂。我自己就一直没搞清楚，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已无法主宰自己的灵魂。（停顿——然后将声音压低，好象在悄悄向人吐露心中的秘密一般）可是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找到的——总有一天，等你恢复了健康，我看到你又健康又快乐又成功。而我也不再感到内疚——总有一天，圣母玛利亚会饶恕我，使我重新象当年在修道院那样，对她的爱和仁慈抱有信心，这样我又能向她祈祷了——当她看到世上已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时，她才会来相信我。而有了她的帮助，我会觉得轻松多了。我会痛苦得大声哭喊，同时我也会因为对自己有了信心而大笑。（见埃德蒙不抱任何希望地保持缄默，便痛苦地补了一句）当然，这话你是不会相信的。（她从他的椅子扶手上站起身，走到右边那排窗子跟前，背对着他向外望去——漫不经心地）我现在想起来了，你还是进城去吧。我忘了我要坐汽车去兜兜风。我得到药房去一下。你是不肯跟我上那儿去的，你会觉得丢脸的。

**埃德蒙** （心碎地）妈！别这么说！

**玛丽** 我想你会把父亲给你的十元钱拿去和杰米平分的吧。你们俩一向是有福同享的，是吗？真是和和气气的一对。其实，我清楚他那一份要派什么用场。还不是到那种他熟悉、喜欢的坏女人那儿喝个烂醉！（转身对着埃德蒙，惊恐地向他哀求）埃德蒙！答应我你不喝酒！喝酒太危险了！你知道哈迪大夫跟你说过——

**埃德蒙** （辛辣地）我还以为他是个老混蛋呢。

**玛丽** （怪可怜地）埃德蒙！（从前面穿堂里传来杰米的声

音："小鬼，过来，我们走吧。"玛丽的神态立刻变得超然起来）走吧，埃德蒙。杰米在等你去呢。（她走到前客厅门口）你爸爸也下楼来了。

〔传来蒂隆的喊声："过来，埃德蒙。"

**玛丽** （又亲热又漫不经心似地吻他）再见了，宝贝。要是回家吃饭，不要太晚。跟你父亲也关照一声，免得布丽奇特又发脾气。（埃德蒙转身急急走了。蒂隆的声音又从穿堂传来："再见了，玛丽。"接着杰米也喊："再见了，妈妈。"她也向他们道别）再见了。（只听见前面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们走了。她走到桌子边上站住。一只手在桌面上敲着，另一只手不安地拢了拢头发。她睁大眼睛环顾屋子四周，眼里充满了恐惧和被人遗弃的寂寞。一面嘬着）这里好冷清啊。（随即脸色阴沉下来，显出痛苦和羞惭的神情）你又在欺骗自己了。你心里是巴不得把他们赶走。你不喜欢他们那副瞧不起你、讨厌你的神气。他们走了你才高兴哩。（绝望地苦笑）可是我的天哪，我为什么会感到这样寂寞？

〔**幕落**。

## 第 三 幕

景同前。晚上六点半左右。暮色开始笼罩着起居室。这天天黑得早，从海湾往岸上弥漫的雾就象一层白幔罩着窗外。港口外边的灯塔上时断时续地传来雾笛，呜呜地象一条分娩的鲸鱼在呻吟。海港上停泊的游艇也发出间歇不断的警钟声。

和上一幕午饭前那一景一样，桌上摆着托盘，盘内置一瓶威士忌、几只酒杯和一大罐冰水。

玛丽和女佣凯瑟琳在屋内。凯瑟琳站在桌子左首，手中拿着只空酒杯，但看那神态似乎忘了手中的杯子。她喝得颇有点醉，她那愚蠢而随和的脸上带着一种因受宠若惊而快活无比的痴笑。

玛丽脸色比以前更苍白，眼睛闪出一种不自然的光。她举止中那种奇特而超然的神情比以前更为加剧。她将自己更深地藏在内心深处，只是在幻梦里才找到逃避现实、放松自在的处所。在梦境里，眼前的现实只是一种若即若离、不能引起任何感情的外观现象——甚至可以对它置若罔闻。有时在她的神态中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高兴劲儿，一种无拘无束、自由奔

放的青春活力，仿佛她精神上已经得到解脱，又很自然地回到从前那种天真、快乐、爱说爱笑的修道院学生时代。她穿着一身款式朴素、价格却相当昂贵的坐车外出时穿的服装，这身衣服若不是因为她穿得随随便便、不修边幅的话，倒是极其配身的。她的头发已不再是少女时代那种特别挑剔讲究、一丝不乱的样子，而是散乱蓬松，一边的头发耷拉了下来。她和凯瑟琳说话用的是一种推心置腹、亲昵随便的语气，仿佛眼前这女佣是她多年的知交一样。幕启时她正站在纱门处往外凝视。可以听见远处传来雾笛的呜呜声。

**玛丽** （觉得有趣——女孩子般的口吻）你听那雾笛！你不觉得讨厌吗，凯瑟琳？

**凯瑟琳** （说话比平时随便一点，但绝不是故意傲慢无礼，因为她真心实意地喜欢自己的女主人）可真是，太太。象鬼哭狼嗥一样。

**玛丽** （继续往下说，仿佛并未听到她的话似的。在以下几乎所有对话中，都可以感觉到她将凯瑟琳留在身边，只是使自己有个借口可以不断说下去）我今晚倒不在乎这声音。昨天晚上它真把我逼疯了。我整夜地躺在床上东猜西想，到后来简直再也忍受不住了。

**凯瑟琳** 真倒霉！我刚才坐车从城里回来时，简直吓坏了。我真以为史密斯那丑猴会把车子开到沟里，或者撞到树上去呢。雾可大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多亏您让我和您一起坐在后面，太太。要是我坐在前面，和那丑猴坐在一块儿——他那双脏手才不懂规矩呢，只要一有机会就伸过来拧

我的大腿，或者摸那个地方——对不起，太太。可这是真话。

**玛丽** （梦幻般地）我对雾并不在乎，凯瑟琳。我还真喜欢雾呢。

**凯瑟琳** 人家说雾对皮肤有好处。

**玛丽** 雾可以把你和外面那个世界完全隔开。你觉得在雾里一切都变了，什么都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谁也找不到你，谁也不会来碰你了。

**凯瑟琳** 如果史密斯象我见过的司机那样，是个漂亮小伙子，我倒也无所谓——我意思是，如果他只是闹着玩的话。我可是个正派人呐。可史密斯这个干瘪枣子！我跟他直说了，你别以为我手头找不到相好，会看中你这副猴相。我警告他，总有一天我会一拳把他揍得半死。别以为我不会！

**玛丽** 我讨厌的是雾笛。它老是在你耳边缠住你，让你不得清静，老是提醒你，警告你，让你回顾过去。（奇特地笑了）可是今晚它办不到。这声音实在刺耳，但它不会让我想起什么往事了。（象女孩子一样开着玩笑）也许最多让我想起蒂隆先生的打鼾声。我老是拿这开他的玩笑。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就是这么打鼾的，尤其酒喝多了，打得更厉害。可他就象小孩一样，说什么也不肯承认。（笑着走到桌旁）其实，我自己有时说不定也打鼾的，我也不肯承认。所以我没有权利取笑他，是吗？（在桌子右边那把摇椅上坐下。）

**凯瑟琳** 哦，可真是。身体好的人都要打鼾的。人家说这是一个人心智健全的表示。（这时担心起来）太太，现在几点

钟了？我得回厨房去了。今天湿气重，布丽奇特风湿病发作，又在那里大发脾气了。我再不去她准会把我的头一口咬下来。

〔她把酒杯放在桌上，正要举步往后客厅走去。

**玛丽** （恐惧的念头一闪）不，你别走，凯瑟琳。我不愿意孤单单一个人在这儿。

**凯瑟琳** 你不会孤单很久的。先生和孩子们马上就要回家了。

**玛丽** 我怀疑他们不会回家吃饭。他们有的是理由呆在酒吧间，在那儿他们才自得其乐呢。（凯瑟琳呆呆地望着她，一脸大惑不解的神相。玛丽含笑接着说）不要怕布丽奇特。我会跟她说是我让你陪着我的。你去的时候带一大杯威士忌给她好了，有了酒她就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凯瑟琳** （咧嘴笑了——又放下心来）是的，太太。酒会使她高兴的，她就喜欢喝一口。

**玛丽** 如果你喜欢也再喝一杯，凯瑟琳。

**凯瑟琳** 太太，我不知道该不该再喝。刚才已经喝得有点头晕了。（伸手拿酒瓶）好吧，也许再喝一杯不会有什么坏处。（自己倒了一杯）为您的健康干杯，太太。（一口喝完，也不喝点清水。）

**玛丽** （梦幻般地）我以前身体确实很好，凯瑟琳。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凯瑟琳** （又担心起来）先生一定会看出瓶子里酒少了。他对酒很留心，看起来眼睛象老鹰一样尖。

**玛丽** （乐了）哦，我们来学学杰米的法子捉弄他一下。只要量一点水掺进去就看不出来了。

**凯瑟琳** （往酒里掺水——咯咯地傻笑两声）啊呀，差不多一

半是水了。他味道一定辨得出来。

**玛丽** （若无其事地）不要紧。等他回家一定喝得烂醉，哪里还品得出味道有什么两样。他今天自以为有的是理由在外边借酒浇愁呢。

**凯瑟琳** （振振有词地）我看啊，就是圣人也难免有缺点。滴酒不沾的人我才瞧不起呢，总是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又是一脸大惑不解的蠢相）有的是理由？您是指埃德蒙少爷吗？我看得出来，蒂隆先生为他担心着呢。

**玛丽** （直起身子似乎想辩白——可是她的反应很奇特，机械而呆板，仿佛不是发自内心似的）别傻了，凯瑟琳。他为什么要为埃德蒙担心？一点伤风感冒有什么关系。而且蒂隆先生从来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钱和地产，只怕将来老了会穷困潦倒。我是说，他不是一般的担心，他担心得可厉害呢，因为别的事他一概不懂。（觉得很有趣，超然地一笑）我丈夫是个很古怪的人，凯瑟琳。

**凯瑟琳** （很不以为然）太太，不管怎样，他还是个体面漂亮的好人。别老是计较他的短处。

**玛丽** 哦，我才不计较呢，三十六年来我一直非常爱他。这说明我知道他这人心底里可爱。至于他现在这个样子，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是吗？

**凯瑟琳** （尽管懵懵懂懂，倒也放了心）太太说得对。是真心真意地爱他。就连傻瓜都看得出来，他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刚才那杯酒开始见效，她挣扎着压住酒态，尽量理智地维持谈话）说起演戏来，太太，您怎么从来没上过台？

**玛丽** （不快）我？你怎么会有这种荒唐的念头？我是在有身

份的人家长大的，而且在中西部最好的修道院受过教育。认识蒂隆先生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世上还有戏剧一事。我那时是个非常虔诚的姑娘，真心诚意地信仰上帝，还梦想着做修女呢。我可从来没有想当戏子，压根儿都没有。

**凯瑟琳** （心直口快地）哦，我才想象不出您当修女会是个什么模样，太太。我敢肯定，您从来没有进过教堂，上帝饶恕您。

**玛丽** （不予理会）剧院的生活我一辈子也适应不了。即使这样，蒂隆先生还是要我跟着他到处奔走。我跟他剧团里的人很少来往，可以说跟任何演戏的都不来往。倒不是我跟他们有什么过不去。他们一直待我很好，我也和他们和睦相处。可是我和他们在一起总是感到别扭。他们的生活和我完全不同。总有一层隔膜，在我和——（她突然站起）不过事情过去了，谈也没用。（走到通游廊的门口向外凝视）多浓的雾啊，把道路都遮掉了。即使全世界的人从我身旁走过，我也不会知道。我希望永远是这样。你看，天已经黑下来，夜很快就要降临，谢天谢地，一天又快过去了。（她转过身来——恍恍惚惚地）凯瑟琳，你真好，陪了我一个下午。要不是你，我一个人坐车进城多冷清啊。

**凯瑟琳** 可不，难道我不愿意坐汽车出去兜兜风，倒反而愿意呆在家里听布丽奇特吹嘘他那些富亲贵戚？今天跟您出去，就象放假一样，太太。（停顿一下——随即呼呼地）只有一件事我不乐意。

**玛丽** （无表情地）什么事，凯瑟琳？

**凯瑟琳** 就是我拿着您的药方去配药的时候，药房伙计那副腔调真叫人讨厌。（愤愤不平地）多管闲事！

**玛丽** （执拗地佯作不知）你在说什么！什么药房药方的？（见凯瑟琳呆若木鸡的样子，又赶紧说）哦，是这么回事，我差点儿忘了。你是说治我手上风湿痛的药。那个伙计说什么来着？（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说些什么其实也无所谓，只要把药配了就是了。

**凯瑟琳** 对您无所谓，对我可有所谓呢！我才受不了他那种把我当小偷的神气。他对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无礼地说："这药方你哪儿弄来的？"我说："这管你什么屁事。不过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给我的东家蒂隆太太配的。她就在外面汽车上等着。"这一说可把他的嘴给封住啦。他往外看了您一眼，然后"哦"了一声就去取药了。

**玛丽** （无表情地）不错，他认识我。（在桌子右后方那把扶手椅上坐下，又平静了下来，超然地补了一句）我得吃这种药，因为除了这种药没有别的可以止痛——止住一切痛苦——哦，我说的是手上的痛。（她举起手来，无限伤感地端详着。现在这双手不再颤抖了）可怜的手！你怎么也不会相信，它们以前曾经象我的头发、眼睛一样，是我身上引以自豪的东西。而且我的身材也是非常苗条的。（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带有梦幻色彩）我这双手天生是弹钢琴的。我以前喜欢弹琴，在修道院的时候我学琴非常刻苦——当然，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本来也谈不上苦不苦的。伊丽莎白嬷嬷和音乐教师都说我比所有其他学生都有音乐天赋。我父亲还额外付钱让我进修专业课程呢。他宠得我厉害，对我真是有求必应。他原先打算在我修道院毕业后送我去欧洲留学。要不是爱上蒂隆先生的话，我

早就去欧洲，或者当上了修女。我当时有两个梦，最美的梦是当修女，还有个梦就是当个钢琴演奏家。（停顿。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凯瑟琳眨巴着眼睛，克制着微醉的睡意）这么多年来我钢琴碰都没有碰。手指都变形了，即使要弹也不行了。结婚以后有一段时间我还设法经常练练琴，可是根本办不到。每天换一个新的地方，住的是蹩脚旅馆，乘的是肮脏的火车，把孩子丢给别人照顾，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家——（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手，又厌恶又忍不住要看）你瞧，凯瑟琳，这双手多丑！弯弯扭扭的，残废得不象个样子！看着这双手你还会以为它们受过什么重伤呢！（表情奇特地一笑）说起来倒是可以说受过伤。（突然将双手藏到身后）我不想看这双手，它们比雾笛还要可恶，使我想起以往的——（随即带着挑战的神气，十分自信地）可是即使它们，现在也奈何我不得了。（她把手从身后拿出来，故意盯着看——平静地）它们已经离我老远老远了，我虽然看得见，但已经不再感到疼痛了。

凯瑟琳　（一副大惑不解的表相）您吃了药啦？这药使您举动很奇怪，太太。要不是我知道您吃了药，我还会以为您喝醉酒了呢。

玛丽　（梦幻般地）这药能止痛。这药能带着你往回走——回到很远很远的往昔，直到再也不觉得痛苦为止。只有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停顿。仿佛她自己的那些话唤起了昔日的快乐，使她整个举止和脸部表情都起了变化。她显得年轻了，带着一种修道院女学生的天真无邪的神态，含羞带笑地）凯瑟琳，你现在觉得蒂

隆先生长得漂亮，你最好见见当初我认识他时的那种风度神采。他那时被公认为最美的美男子之一。修道院里的女学生，凡看过他演戏或见过他照片的，都对他一片痴心。你知道，他那时可真是戏迷们崇拜的偶像。女人们总等在戏院子门口，争着看一看他的丰采。有一天我父亲写信给我说，他和杰姆斯·蒂隆交上了朋友，等我复活节回家就可以见到他。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多么激动。我把信给所有的女孩子看，她们都羡慕极了！后来我父亲先带我去看他的演出，这是一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戏，主角是个贵族。我眼睛老盯住他，一刻也不曾离开。当他在剧中被投入监狱时，我忍不住流了泪——后来又恨自己不该流泪，生怕眼睛、鼻子都哭红了。我父亲事先告诉我，戏一结束我们就去后台。后来我们果然去了。（她兴奋起来，羞答答地一笑）我那时多害羞啊，只会满脸通红，结结巴巴象个小傻瓜。但他倒好象并不觉得我傻。我看得出来，我们一见面他就喜欢我。（卖弄风情地）也许我的眼睛鼻子并不红吧。我那时真的非常漂亮，凯瑟琳。而他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脸上化着妆，身上穿着那件非常合身的贵族的戏装真是神采飞扬。他和一般的人都不同，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可同时他又那么朴素、和蔼、谦逊，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虚荣轻慢的样子。我当时对他可真是一见钟情，他后来告诉我，他对我也是一样。我把自己想当修女或钢琴演奏家的愿望一古脑儿丢掉，一心只想嫁给他做他的妻子。（停顿。眼睛直勾勾地往前看着，眼珠亮得出奇，如梦如痴般，嘴角上露出一丝着了迷的、温柔的处女的微笑）这是三十六年前的事，可我仍历历在目，仿佛就

发生在今晚！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彼此相爱。在这三十六年中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丢脸的事，我意思是说，跟了别的女人。他见了我以后，就再也没有过。这使我感到幸福，凯瑟琳，这使我原谅了他许许多多别的事情。

**凯瑟琳** （拼命驱走睡意——做出多情的样子）他是个品貌出众的君子，您的好福气。（然后，心神不定地）太太，我拿一杯酒去给布丽奇特，好吗？快到开饭时间了，我该去厨房帮她忙了。要是不送杯酒去平平她的气，她准会用刀子捅我呢。

**玛丽** （因凯瑟琳的话将她从梦幻中带回现实，感到一股无名的恼怒）好，好，你去吧，我现在不需要你呆在身边了。

**凯瑟琳** （感到轻松不少）谢谢您，太太。（斟了满满一杯酒，端着往后客厅走去）您不会一个人呆很久的，先生和两位孩子——

**玛丽** （不耐烦地）不，不，他们不会回来。告诉布丽奇特我不等他们了。六点半准时开饭。我虽然一点也不饿，但还是得坐下把这顿饭对付过去。

**凯瑟琳** 您总得吃点什么，太太。这药也怪，把您的胃口都倒了。

**玛丽** （又开始回到幻梦中去——机械地回答）你说什么药？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想打发她走）快去把酒带给布丽奇特。

**凯瑟琳** 是，太太。

〔她从后客厅消失了。玛丽等到传来厨房关门的声音，才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又回到如梦如痴的状态中去，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她的两臂无精打彩地耷拉在椅子的

扶手上，那双指头又长又弯、关节红肿、十分敏感的手非常宁静地垂着。屋内此刻更暗了。有一阵子死一般的沉寂。过一会儿，从外面传来雾笛忧郁的呜咽，接着，停在港口船只的钟声也透过浓雾一阵阵传了进来。从玛丽的脸上看不出她对这声音的反应。但她的手却痉挛起来，手指不由自主地在空中舞动着。她皱起眉头，机械地将头摇了摇，好象有只苍蝇在她脑子里爬过一样。她突然间失去了刚才那种少女般天真烂漫的神情，又成了一个韶华已逝、悲苦愤世的女人。

**玛丽** （痛苦地）你真是个多情的傻瓜。一个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女学生和一个舞台明星一见钟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认识他之前心里不是快活得多？那时候在修道院里经常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心里平静而欢乐。（渴望）但愿我能找到我失去的信仰，那样我就又可以祈祷了！（停顿——随即用一种呆板、空洞的声调念《圣母颂》）“赞美玛利亚，仁慈赐恩宠！主与你同在，天下同感恩。”（自嘲）哼，你以为圣母听了一个撒谎、吸毒的魔鬼背几句《圣母颂》就会受骗吗？你骗不了她！（她跳起身来，举起手惘然若失地拢了拢头发）我得上楼去了。药还没有吃够量。好久没吃了，重新开始就拿不准究竟需要多少。（她向前客厅走去——听见门外走道上有人说话的声音，便停下脚步。她吃了一惊，内疚地）一定是他们——（急忙回屋坐下。脸上流露出一副执拗的神气——怨恨地）他们干吗要回来？他们并不想家。我也宁可一人呆在家里。（忽然间，她整个神态都改变了。那种哀怨悲悯的心情稍稍减轻，急切地）哦，他们终于来了，我真高兴！我真寂寞死

了！

〔传来前门关上的声音以及蒂隆在穿堂焦虑不安的呼唤声。

**蒂隆** 玛丽，你在家吗？

〔穿堂的灯亮了，灯光穿过前客厅照到玛丽身上。

**玛丽** （从椅子上站起身，脸色开朗了。露出亲切的神情——兴奋而急切地）我在这儿，亲爱的，在起居间里。我一直在等你回来。〔蒂隆从前客厅进。埃德蒙尾随其后。蒂隆已喝了不少酒，但除了眼神有点呆滞，说话声音略微含糊以外，并无明显喝醉的迹象。埃德蒙也喝了好几杯，表面上也看不出来，只是瘦削的脸颊有点泛红，眼睛象发烧一样亮晶晶的。他们在门口停下，挑剔地打量着她。他们看出他们唯恐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但玛丽一时还没有觉察到他们眼里的谴责神情，她先吻了吻丈夫，然后又吻埃德蒙。她的举动过分外露，倒把他们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她兴奋地说开了）你们回来了，我真高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呢。今晚天阴沉沉的，雾又那么大。你们在城里酒吧间一定玩得很快活吧，在那儿可以有人聊天、说笑。好了，别否认了，我知道你们在想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怪你们。你们回家来，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我一直坐在这儿，那么孤单，那么凄凉。来，坐下吧。〔她在桌子左后方坐下，埃德蒙坐在桌子左边，蒂隆坐在右边的摇椅上）晚饭还有一会儿。你们今天回来早了一点。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喏，威士忌在这儿，亲爱的。要我给你倒一杯吗？（不等对方回答就动手倒酒）埃德蒙，你呢？我倒不是鼓励你喝酒，只是饭前喝一杯开开胃，不

会有什么坏处。（她替埃德蒙也斟了一杯。他们坐着不动，谁也不接酒杯。她继续不停地说着，仿佛并未觉察到他们的沉默）杰米呢？当然，他只要口袋里有酒钱，是不会想到回家的。（伸出手紧紧握住丈夫的手——悲哀地）亲爱的，我担心我们早就管不住杰米了。（脸色沉了下去）可是我们决不能让他把埃德蒙也拖下水，他是很想这么做的。他心里嫉妒埃德蒙，因为埃德蒙是全家最小的——就象他以前嫉妒尤金一样。要是他不把埃德蒙变得象他那样一败涂地，他永远不会死心。

**埃德蒙** （痛苦至极）别说了，妈妈。

**蒂隆** （木然）是的，玛丽，你现在最好还是少说几句——（随即转向埃德蒙，带点醉意地）不管怎样，你妈的劝告是对的。提防着点你那位哥哥，要不然他那张冷嘲热讽、对什么都不在乎的嘴，会把你也弄得一辈子不快活！

**埃德蒙** （跟刚才一样）别说了，爸爸。

**玛丽** （继续往下说，似乎没有人插过嘴）看着杰米现在这副鬼样子，你真不会相信他曾经也是我的宝贝。杰姆斯，你还记得他小时候长得多么健康，多么活泼吗？尽管我们到处奔波，每晚演一场戏换个地方，坐肮脏的火车，住下等旅馆，吃得也差，但他从来不吵闹，也不生病。他老是笑嘻嘻的，从来也没哭过，尤金也是这样，在他活在世上的短短两年中，又快活又健康，后来是由于我的疏忽失职，才送了他的小命。

**蒂隆** 哦，看在上帝的面上！我真傻，回家来听这一番话！

**埃德蒙** 爸爸！别说了！

**玛丽** （对着埃德蒙温柔而超然地微笑）倒还是埃德蒙小时候

难侍候，动不动就闹病，就受惊。（拍拍他的手——取笑地）亲爱的，那时候人人都说你是个一碰就哭的小泪人儿。

**埃德蒙** （压抑不住满腹心酸）也许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值得笑的地方。

**蒋隆** （又责备又可怜地）好了，好了，孩子。你知道得很清楚，不该再提起那些——

**玛丽** （仿佛没有听见——又悲哀地）谁想得到杰米长大了会给我们丢脸。你该记得，杰姆斯，他进了住宿学校后，一连好几年学校成绩单上都是对他夸奖备至。人人都喜欢他，所有的老师都跟我们说，他的脑子很灵，功课一学就会。即使到了他学会喝酒，学校不得不把他开除的时候，他们还写信来说他们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们仍然认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聪明学生。他们还说杰米只要对生活采取严肃态度，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停顿——然后神情奇特而超然，补充了一句）真是不幸得很，可怜的杰米！真叫人难以理解——（忽然间她神气又变了。脸色沉了下来，两眼充满谴责，敌意地盯着丈夫）不，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是你把他培养成酒鬼的。他第一次睁开眼睛，就看到你在喝酒。在那些下等旅馆房间里，桌上老是放着一瓶酒！要是他半夜里做了恶梦或者闹肚子疼，你的药方就是一小匙威士忌，免得他老是哭喊。

**蒋隆** （刺痛）这样说来又是我的不是。这个天生懒惰的家伙自己不争气当上酒鬼，也怪我不好。我回家就是来听这种话的？我早就该料到了！你一吸上毒就什么人都怪，只是不怪自己！

**埃德蒙** 爸爸！你刚才叫我不要提起这事。（随即，忿忿不满地）不管怎样，妈说的是实话。你对待我也是这样。我还记得小时候每次做恶梦醒来，你就喂我一小匙酒。

**玛丽** （沉入回忆中。超然地）是啊，你小时候接二连三地几乎夜夜恶梦不断。你一出娘胎就担惊受怕，那是因为我怀着你的时候就一直担心害怕，不敢让你出世。（停顿——然后仍用这种超然的口气往下说）请你别以为我是在怪你父亲，埃德蒙。他根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用酒来治病。他自己十岁以后就再也没上过学。他的父母是最穷、最无知无识的爱尔兰乡下人。我相信他们真的以为威士忌是治小儿病痛、惊厥的良方。

〔蒂隆正欲大发雷霆，为自己父母辩解，埃德蒙立即插进话来。

**埃德蒙** （厉声）爸爸！（换个话题）这酒我们到底喝不喝？

**蒂隆** （克制自己——呆滞地）你说得对。我真傻，何必认真呢。（无精打采地拿起酒杯）来，我们畅怀痛饮吧，孩子。

〔埃德蒙喝酒。但蒂隆却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不动。埃德蒙立刻发觉威士忌掺过水了。他蹙着眉，看看酒瓶，又看看母亲——正准备说什么，却又打住。

**玛丽** （改变语气——后悔地）杰姆斯，如果我刚才说话不好听，请你原谅。我不是故意的。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你刚才说你早知如此就不回家了，这话倒真叫我伤了心。我看见你们回来，心里有多宽慰，多高兴，又是多么感激你们。雾这么大，天又这么黑，一个人呆在家里真闷得难受啊。

蒂隆　（感动）我回到家里，自己也很高兴。玛丽，只要你一举一动都象你原来那样就好。

玛丽　我刚才孤独极了，我把凯瑟琳留在身边，只是为了有个人陪着我说个话儿。（神态和性情又回到修道院腼腆的少女的样子）亲爱的，你知道我刚才跟她说了些什么？我告诉她那天晚上我爸爸带我到后台化妆室看你，我一见面就爱上了你。你还记得吗？

蒂隆　（深受感动——声音哑了）你以为我会忘记吗，玛丽？

〔埃德蒙将头扭开，心里又是难受，又感到不自在。

玛丽　（柔情地）不，我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仍旧爱我的，杰姆斯。

蒂隆　（脸上肌肉搐动了一下，眨眨眼睛不让眼泪掉下——表面显得平静，内心却充满激情）是的！上帝明察一切！我永远永远爱你，玛丽！

玛丽　我也永远爱你，亲爱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停顿。埃德蒙很窘地移动一下身子。玛丽又露出那种奇特、超然的神情，仿佛她说的都是些相隔很远很远，与自己无关的人）可是我得承认，杰姆斯，虽然我不由自主地爱上你，但如果当初我知道你这样狂饮烂喝，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你的。我记得你第一次喝醉的那个晚上，你那些酒巴间的朋友把你送回我们旅馆的房门口，敲了敲门，不等我出来开门便丢下你走了。那时我们还在度蜜月呢，你记得吗？

蒂隆　（内疚，但口头上仍十分坚决地）我不记得！那不是在我们度蜜月的时候！而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让人家扶我上床，也没有错过一场演出！

**玛丽** （就象他没有开过口一样）我在那个叫人恶心的旅馆房间里等着你，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着，心里一直不断地替你找借口。我跟自己说，一定是剧院里什么事情耽误了你。我对剧院里的事一点也不懂。后来我心里怕极了，我脑子里尽在胡思乱想，以为出了什么事故了。我跪下来祷告上帝，但愿你不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后来他们把你送回来，丢在门外便走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我当时不知道这种事情以后还要发生多少次，我以后还有多少次要在那些叫人恶心的旅馆房间里等呀等的。不过后来我也习惯了。

**埃德蒙** （对父亲恨极了，爆发出来）天哪！难怪——（克制自己——声音粗哑地）什么时候开饭，妈妈？时间一定到了。

**蒋隆** （羞惭不堪，无地自容，一边抚摸着怀表）是的，是开饭的时候了，让我看看。（他注视着自己的表，却视而不见，恳求地）玛丽！你能不能忘掉那些——

**玛丽** （超然而怜悯地）不，亲爱的，我忘不了。但我可以宽恕，我一直在宽恕你。所以你也别弄出这副负罪的样子。对不起，我刚才一边回忆往事，一边就说出来了。我并不想伤心，也不想叫你伤心，我只想回忆过去生活中的快乐的那段时光。（她的神态又回到修道院少女的那种腼腆而快乐的样子）亲爱的，你还记得我们的婚礼吗？我敢肯定你一定完全忘了我的结婚礼服是什么样子了。男人是不留心这一类事的，他们认为这是小事。可我告诉你，这对于我才重要呢！为了这身结婚礼服，我不知道惦念了多少遍，担了多少心！那时我多么兴奋、快乐啊！爸爸叫我喜

欢什么就买什么，不要考虑价钱。他说，即使最好的都不够好。你看，他把我宠成这样。妈妈倒不宠我，她非常虔诚，又很严格。我觉得她有点儿嫉妒我，她不赞成我结婚——尤其是和一个戏子结婚。我猜她是希望我将来去做修女的。她经常骂爸爸，她嘀咕着："我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从来没有叫我不要考虑价钱！你把孩子宠成这样，如果她嫁人的话，我倒真有点可怜她的丈夫。她会问他要这要那，连月亮都要。她永远也做不成贤妻良母的"。（很有感情地笑着）可怜的妈妈！（带着一种奇特的不太谐调的娇态，向蒂隆一笑）不过她这话说错了，是吗，杰姆斯？我这个妻子还不算太坏吧？

**蒂隆** （声音沙哑，竭力装出一副笑脸）我可没有抱怨过，玛丽。

**玛丽** （脸上掠过一丝内疚的阴影）至少我一直爱着你，而且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这样的环境里。（脸上的阴影消失了，又恢复了那种腼腆的少女的表情）那套结婚礼服真把我和裁缝累得半死！（笑了）我可挑剔得厉害，横也不是竖也不是，最后，那个女裁缝说衣服已经是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简直无可挑剔了。再要改动就非把衣服弄坏不可。这样，我才打发她走开，让自己一个人对着镜子照啊照的。我照着镜子心里多么喜欢，多么满足啊。我心里想，"就算你的鼻子、嘴巴和耳朵稍微大了点儿，可你的眼睛、头发和身段，还有你的两只手都完全可以弥补。你并不比他见过的女演员差，而且你比她们自然，不用擦那么多粉。"（停顿。皱起眉头竭力回忆）我倒不知道这套结婚礼服现在在哪儿？我原是用很薄的棉纸包好放

在箱子里的，我以前还希望有一个女儿，等她出嫁的时候——她不可能买到比这更漂亮的结婚礼服了，而且我知道，杰姆斯，你也决不会叫她不管价钱多贵，只管去买。你会叫她东挑西拣，找个什么便宜货。我那套衣服是用又软又亮的缎子做的，领子和袖口都镶着极好的褶裥花边，完全是公爵夫人的派头。长裙背后的褶层上也缀着花边，那件紧身上衣用鲸骨撑得笔挺，非常合身。我记得试衣服时我屏住了气，让腰身收缩得越小越好。我爸爸甚至让我在白缎子的拖鞋上也缀上这种名贵的花边，而且面罩上也缀上衬着一朵朵桔花的花边。哦，我多么喜欢这套衣服啊！真是漂亮极了！可是，它现在放到哪儿去了？以前，每当我感到寂寞无聊时就忍不住要拿出来看看，可是看着看着，却总忍不住要掉眼泪。所以，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终于——（又蹙起额头）我记不起来把它藏在哪儿了？也许在阁楼上一个旧箱子里。哪一天我得去翻一翻。

〔停顿。她两眼凝视着前方。蒂隆叹了口气，绝望地摇了摇头，想和儿子的视线接触，从他那儿找到一点同情。可是埃德蒙却两眼盯住地板，不予理会。

**蒂隆** （装出若无其事的口吻）不是到开饭时间了吗，亲爱的？（企图说句笑话逗逗乐）你老是骂我吃饭迟到，可我今天准时到了，饭倒晚了。（她仿佛并未听见。他仍旧乐呵呵地加了一句）好吧，饭吃不到，酒总可以喝的。我忘了我还有酒在这儿呢。（他喝了一杯。埃德蒙望着他。他紧蹙眉头，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妻子——粗暴地）谁动过我的威士忌了？这酒里他妈的一半是水！杰米不在家，而且他即使耍点花枪也不会这么乱来的。现在连傻瓜都吃得

出来——玛丽，回答我！（气极）我希望你没有喝过，你已经有了那种——

**埃德蒙** 别说了，爸爸！（对母亲说话，但不敢正眼看她）你请凯瑟琳和布丽奇特喝过酒，是不是？妈妈？

**玛丽** （若无其事的样子）当然是的。她们工钱少，工作又重。我是管家的，我得把她们留住，不让她们跑了。而且我是要好好款待一下凯瑟琳，因为我让她陪我坐车进城，还叫她去药房替我配药。

**埃德蒙** 天哪，妈妈！你不能信任她！你难道愿意传出去弄得满城风雨吗？

**玛丽** （脸沉了下来，执拗地）传出去什么？让人家知道我手上有风湿，要靠吃药来止痛？这有什么丢脸的？（带着严厉而谴责的对抗情绪转而反对埃德蒙——简直好象跟他有什么不解之冤似的）在你出生以前，我可从来不知道风湿痛是什么！你问问你父亲！

〔埃德蒙扭过头去，沉默不语。

**蒂隆** 别理睬她，孩子。她的话毫无意思。当她到了不得不搬出风湿痛作为借口的时候，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玛丽** （转而反对他——露出一种奇特的、得意洋洋的嘲笑）杰姆斯，你知道这一点，我很高兴！现在你也许不需要再来劝我了，你和埃德蒙两人！（突然又变得超然起来，用一种讲究实际的口吻）你为什么不点灯，杰姆斯？天已经黑了。我知道你最不喜欢点灯，但埃德蒙已经告诉过你，一只灯泡费不了多少钱，不要因为害怕将来进贫民院，就老是那么吝啬。

**蒂隆** （机械地反应）我从来没说过点一只灯泡要费好多钱！

问题是灯老是点着，东一只，西一只，到头来只是富了电气公司。（站起身把台灯扭开——粗暴地）我真是个傻瓜，和你们论什么道理。（对埃德蒙）我去拿一瓶新的威士忌来，孩子，咱们好好喝一杯。（从后客厅走出。）

**玛丽** （心里觉得好笑，超然地）你看他偷偷地绕到外面酒窖里去，为的是不让佣人见到他。他把威士忌老是锁在地窖里象防贼一样，自己也感到羞耻。埃德蒙，你爸爸就是这么个怪人。我跟他一块儿过了好多年才了解他。你也应该想办法了解他，原谅他，不要因为他吝啬就看不起他。他跟着自己那个家移居美国还不过一年，他父亲就把母亲和六个孩子丢下不管。他父亲跟他们说他有一种预感，他活不长了，而且他又想念爱尔兰老家想得要命，所以他要回去，死在家乡。他就这样回去了，后来果然就死掉了。他一定是个怪人。你父亲才十岁就到一家机器厂干活。

**埃德蒙** （呆呆地表示异议）哦，你少说两句吧，妈。这机器厂的事我听爸爸讲了倒有一万遍了。

**玛丽** 不错，亲爱的，你不得不一遍遍地听你爸爸唠叨，可是我看你从来不想去理解爸爸的意思。

**埃德蒙** （不予理会——痛苦地）听我说，妈妈！你的记性还没有坏到把什么都忘掉的地步吧？你还没有问过我今天下午医生那儿有什么消息。难道你真的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玛丽** （颤栗）别那么说！你说得我心都乱了，亲爱的！

**埃德蒙** 妈，我的病很重。哈迪大夫现在非常肯定了。

**玛丽** （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同时又固执地坚持己见）那个骗人的江湖医生！我早就告诉你他会胡诌一些——

**埃德蒙** （痛苦地坚持着）为了把病情完全弄清楚，他这次请了个专家来会诊。

**玛丽** （仍旧不予理会）别跟我再提哈迪了！要是你听听疗养院那位确实有点真才实学的医生是怎样批评哈迪误了我的病，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了！他说这种医生应该关起来！他说我没有被他治疯，倒是个奇迹呢！我告诉他，我真疯过一次，那次我半夜起来，穿着睡衣跑到码头要跳水自杀。你一定还记得吧？你记得那事，现在还要我相信哈迪大夫的话。哦，我才不听他的呢！

**埃德蒙** （痛苦地）是的，我记得。就是打那以后，爸爸和杰米决定不再瞒我了。是杰米跟我说的。我不相信，说他撒谎，还想好好揍他一顿。但我心里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声音颤抖了，眼里噙着泪水）天哪，它使我觉得生活中一切都完了！

**玛丽** （可怜地）哦，别那么说，我的好宝贝！你叫我太伤心了！

**埃德蒙** （木然地）对不起，妈。这是你自己提起的呀。（随即痛苦、执拗地坚持往下说）听我说，妈妈。不管你爱不爱听，我都要告诉你。我得住疗养院去。

**玛丽** （不知所措地，仿佛从未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离开这儿？（激烈地）不！我不能让你去！哈迪大夫竟敢不问我一声就答应让你去！你父亲竟敢让他为所欲为！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是我的宝贝！让他去管杰米好了！（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痛苦）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送你去疗养院。他就是要让你离开我！他一直想这么干。我的每个孩子他都嫉妒！他老是想办法让我把孩子丢开不管。尤金就是这

么死的。他对你最嫉妒，他知道我最喜欢你，因为——

**埃德蒙** （悲痛万状）哦，别说蠢话了，妈妈！别老是怪他。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我离开家？我以前经常离开家，可我从来没有看见我出门让你这么伤心过！

**玛丽** （痛苦地）我恐怕你这个人毕竟心肠太硬。（悲哀地）你应该猜得出来，亲爱的，自从我知道你发觉了我的事后——我宁愿你离得远远的，到看不见我的地方去。

**埃德蒙** （肝肠寸断）妈！别说了！（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来抓住母亲的手——但很快地又放下，又被极大的悲痛征服了）你说了这么多如何喜欢我——可是我告诉你我病得多么厉害，你却连听都不——

**玛丽** （语气突然变了，带着一种母亲呵叱孩子的超然口吻）好了，好了，说够了！我不愿意听，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哈迪不学无术的胡说。（他沉默不语，她又继续说下去，勉强作出取笑的口吻，但声音里却潜伏着一种日益增强的怨气）你真象你的父亲，亲爱的。你们就是喜欢小题大作，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事情弄得悲悲切切，富有戏剧性。（藐视地一笑）要是我再稍微怂恿你一下，你接下来就会告诉我，你病得快死了——

**埃德蒙** 是有人生这个病死的。你自己的父亲——

**玛丽** （厉声地）你干吗提起他？他的情形跟你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生的是结核病。（发怒）我最讨厌你那副阴沉沉无病呻吟的样子！我不许你再提我父亲死的事，你听见了吗？

**埃德蒙** （脸绷得紧紧的——冷酷地）听见了，妈。可我但愿没有听见！（从椅子上站起，用谴责的眼光盯住她——痛

苦地）有时真叫人受不了，自己的母亲是个吸毒的！（她象触电一般退缩着——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好象是一副石膏面具。埃德蒙顿时后悔不已，恨不得把说过的话收回来。他结结巴巴，一副可怜相）原谅我，妈妈。我刚才气急了，你说的话伤了我的心。

〔停顿。远处传来雾笛和船上警钟的声音。

**玛丽** （象机器人一样慢慢走到右边那排窗前——往外看去。说话的声音给人一种空虚、遥远的感觉）你听那讨厌的雾笛。还有那钟声。我真不懂，为什么一有雾，什么声音听起来都是悲悲切切、迷迷惘惘的？

**埃德蒙** （心力交瘁地）我——我不能呆在这儿。我不想吃饭了。

〔他匆忙从前客厅出。她仍旧两眼凝视着窗外，一直到听见他出去关上大门的声音，这才回来坐在椅子上。脸上还是刚才那样毫无表情。

**玛丽** （呆呆地）我得上楼去了，我药吃得还不够。（停顿——然后渴望地）我但愿哪一次不小心吃过了量。我存心那么做是万万不行的，要那样圣母是绝对不会饶恕我的。

〔她听见蒂隆回来的声音，便转过身来。此时蒂隆正好从后客厅进屋。他手里拿着一瓶刚刚开了瓶塞的威士忌，正在发脾气。

**蒂隆** （怒气冲冲地）我那把挂锁全给撬坏了。那个游手好闲的酒鬼一定是想用铁丝撬开我这把锁，他以前也这么干过。（洋洋自得起来，仿佛这是跟大儿子反复较量的又一次胜利）不过这次我可把他制住了。这是一把特制的锁，即使职业小偷也撬不开。（他把酒瓶往盘里一放，忽然发

觉埃德蒙不在了）埃德蒙上哪儿去了？

**玛丽** （一种毫无表情、遥远的神情）他走了。也许又进城找杰米去了。我猜他口袋里还有点钱剩下，不花掉是不甘心的。他说他不想吃饭了，这些天来他好象一点胃口都没有。（执拗地）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只是热伤风而已。（蒂隆注视着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替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喝掉。忽然间她支持不住了，啜泣起来）啊，杰姆斯，我怕极了！（她站起身一把抱住他，将脸埋在他的肩头——泣不成声）我知道他快死了！

**蒂隆** 别说这种话！不可能的！他们向我保证不出六个月他的病就会治好。

**玛丽** 你自己也不信这话！我知道你又在演戏！唉，这是我的错。我不该让他出世。那样对他更好。要是他不出世，我就不会让他这么伤心了，他也不会知道自己母亲是个吸毒鬼——也不会恨她了！

**蒂隆** （声音发抖）嘘，别说了，玛丽，看在上帝面上！他是爱你的。他知道这是你命不好，不是你愿意的。他还因为有你这样个母亲而感到骄傲呢！（听见厨房门打开的声音，急忙）嘘！凯瑟琳来了。你不会喜欢让她看见你哭吧。

〔她赶紧转身望着右边窗外，慌忙擦了擦眼睛。一会儿凯瑟琳在后客厅门口出现了。她步履不稳，醉醺醺地傻笑。

**凯瑟琳** （见到蒂隆吃了一惊，心里感到羞愧，却又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开饭啦，先生。（毫无必要地提高嗓门）开饭啦，太太。（又忘了自己的身份，兴致勃勃地和蒂隆

亲昵地攀谈起来）您总算来了，是吗？好啊，好啊，布丽奇特这回可真要发火了！我告诉她太太说您今晚不回来的。（见他神色不对）别那么瞧着我。就算我喝了一点酒，也是太太请的客，不是偷吃的。（气呼呼地从后客厅昂然而去。）

**蒂隆** （叹了口气——随即振作起来，摆出一副演员的兴高采烈神气）来吧，亲爱的，咱们用饭去吧。我肚子饿死了。

**玛丽** （向他走去——她的脸又象石膏一般僵硬起来，说话的声音仿佛非常遥远似的）对不起，杰姆斯，我恐怕不能陪你了。我简直一点东西都吃不下。我的手疼得要命，我想最好还是上床休息。再见了，亲爱的。

〔她机械地吻了吻他，朝前客厅走去。

**蒂隆** （严厉地）上楼再去过个瘾，是吗？这样不用到天亮，你准会象个疯鬼！

**玛丽** （动身走开——茫然地）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杰姆斯。你每次酒喝多了总是说这些刻薄的坏话。你和杰米、埃德蒙都是一丘之貉。

〔她向前客厅走去。他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他看上去又伤心，又茫然，象个老态龙钟的老头。然后拖着疲惫的脚步穿过后客厅向饭厅走去。

〔幕落。

## 第 四 幕

景同前。午夜前后。前面穿堂的灯已经熄了，因此没有灯光从客厅射来。起居室里只有桌子上那盏台灯还亮着。窗外那层雾比先前更浓了。幕启时，可以听到雾笛的声音，接着传来港口船只的警钟声。

蒂隆坐在桌旁。他戴着一副夹鼻眼镜，正在玩单人纸牌。他已脱去外衣，穿着一件旧的棕色睡衣。托盘里的威士忌酒瓶已喝掉了四分之三。桌上还摆着一瓶新的，这是他从酒窖里取来备用的。他已经喝醉了，这一点可以从他打牌时那种过分认真、几乎有点深思熟虑的举止上看出：他将每张牌凑到眼前仔细辨认过以后才打出来。他醉眼惺松，嘴巴松弛着。然而尽管喝了那么多酒，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看上去和上一幕结束时一样，俨然一个伤心的老头儿，被生活所击败，无可奈何地接受自己的噩运。

幕启时他刚打完一局牌，将牌收拢。他笨拙地洗着牌，有几张牌掉在地上。他费力地俯身拾起，重新洗牌。正在这时他听到有人从前门进来。他从夹鼻眼镜上边向前客厅望去。

**蒂隆**　（声音重浊不清）是谁？是你吗，埃德蒙？（传来埃德蒙的声音，简短地应了声“是我”。接着显然在黑暗中撞到什么东西，只听见他咒骂了一声。俄顷，穿堂的灯亮了。蒂隆眉头一皱，喊了起来）进来前把灯熄了。（但埃德蒙并没关灯，便从前客厅走了进来。他也喝醉了，但是他跟父亲一样，还很挺得住，外表上看不出醉态。只是眼神有点异样，还有一副勇狠好斗的神气。蒂隆见他回来，放了心，说话时一开始显出亲热的样子）你回来我很高兴，孩子。我一个人在这儿真他妈的冷清。（接着怨恨地）你这个好家伙，自己往外一跑，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坐了一夜，你明明知道——（老羞成怒，厉声地）我关照你把灯熄掉！我们这儿不是在开舞会，没有理由半夜三更把家里点得灯火辉煌。简直是在烧钞票！

**埃德蒙**　（也火了）灯火辉煌！只点了一只灯泡！哼，哪一家前门穿堂里不是灯亮到睡觉才熄的。（用手搓搓膝盖）我在帽架上撞了一下，膝盖差一点给撞坏了。

**蒂隆**　这儿的灯照得到穿堂。要是你没喝醉的话，你完全可以看清楚的。

**埃德蒙**　要是我没喝醉？说得好听！

**蒂隆**　别人怎么做不管我什么事。如果他们愿意讲排场出风头，让他们去浪费好了！

**埃德蒙**　就一只灯泡！别那么小气！我已经给你计算过，一只灯泡点过夜也抵不上喝一杯酒的钱！

**蒂隆**　让你的计算见鬼去吧！你只会计算计算，钱可是要我付的！

**埃德蒙**　（在父亲对面坐下——一副瞧不起的神气）不错，事

实如何可以不考虑，对吗？你自己愿意信什么，才是唯一的真理！（嘲弄地）比方说，莎士比亚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

**蒂隆** （顽固地）他就是嘛。他的剧本中可以找到证据。

**埃德蒙** 可他就不是。至于他剧本里的证据，除了你以外谁也找不出来！（嘲笑）还有那威灵顿公爵，也是个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

**蒂隆** 我可从来没说过他虔诚。他是个叛逆分子，但毕竟仍是个天主教徒。

**埃德蒙** 可他就不是。你说他是，仅仅因为你愿意相信只有爱尔兰天主教的将军才能打败拿破仑。

**蒂隆** 我不准备和你争论。我只是叫你把穿堂的那盏灯关掉。

**埃德蒙** 我听到了，可我偏不关。

**蒂隆** 不许你这样目无尊长！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

**埃德蒙** 不听！如果你要做吝啬鬼，你自己去关好了！

**蒂隆** （怒不可遏，威胁地）你听着！我一向对你忍耐着，因为从你经常做出的蠢事来看，你脑子不太正常。我一直原谅你，从来不去责怪你。但凡事总有个限度。你得听我的话，把灯关掉。不然的话，别以为你长得又高又大，我还是要叫你尝尝我鞭子的味道，让你懂得点——（忽然记起埃德蒙有病，顿时感到内疚和羞愧）原谅我，孩子。我忘了——你不该惹我发火。

**埃德蒙** （也感到羞愧起来）别再记住这事了，爸爸。我也感到很抱歉。我不该没事找事。我想，我大概也有点醉了。我去把那盏倒霉的灯关掉。（他准备起身。）

**蒂隆** 不，别去了，让它亮着好了。（他猝然站起——多少带

了点醉意——将枝形吊灯上的三只灯泡一个个扭亮，脸上露出一种孩子气的、痛苦而自怜的神情）我们把灯都点起来！让它们都点着！管他妈的！贫民院不过是走到路的尽头，早一点晚一点去都一样！

〔他把灯全点了起来。

**埃德蒙** （看着父亲的举动，不觉感到好笑——于是咧开了嘴，亲切地逗着父亲笑起来）你这一套在台上准能博个满堂采。（大笑）你真了不起，爸爸。

**蒂隆** （讪讪地坐下——可怜巴巴地咕哝着）好吧，尽管嘲笑我这个老傻瓜吧！嘲笑我这个可怜的蹩脚演员！不过最后一幕不管你怎么说，还是在贫民院收场。而且不会是喜剧的！（见埃德蒙还在笑，便换了个话题）好了，好了，咱们别争了。你是个有脑筋的人，虽然你怎么也不肯用一用你的脑筋。你以后会明白一个美元值多少。你跟你那位游手好闲的哥哥不同。对他我早就不抱希望了。哦，提起你哥哥，他现在上哪儿去啦？

**埃德蒙** 我怎么知道？

**蒂隆** 我还以为你刚才进城去找他来着。

**埃德蒙** 没有。我刚才到海边去走了走。今天下午跟他分手后我就没见过他。

**蒂隆** 哼，要是你象傻瓜一样把我给你的钱分给他，我可要——

**埃德蒙** 我当然分给他了。他有钱的时候也总是接济我的。

**蒂隆** 既然这样，那就不用问人，他准是逛窑子去了。

**埃德蒙** 就是去了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去？

**蒂隆** （轻蔑地）是呀，为什么不可以去。那种地方对他最合

适。他从来没有表现出除了妓女和威士忌以外，他还有什么更高尚的志趣。

**埃德蒙** 嗨，别说了，爸爸！要是你又提起这一套，我可要走了。（他准备站起来。）

**蒂隆** （和解地）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我自己也不喜欢说这种事儿，这上帝知道。咱们喝一杯吧？

**埃德蒙** 啊！这才象个话！

**蒂隆** （将酒瓶递给他——机械地）我不该请你喝酒，你已经喝得不少了，也要适可而止啊。

**埃德蒙** （倒了一大杯——微醉地）适可而不止，才是快事哩！（将酒瓶递还给他。）

**蒂隆** 你身体这种样子，实在不该喝得太多。

**埃德蒙** 别提我的身体！（举杯）来，我敬你一杯。

**蒂隆** 好吧，咱们喝个痛快！（两人饮酒）要是你刚才一路走到海滩，你一定又湿又凉了。

**埃德蒙** 哦，我来回路上都到酒店去歇了歇脚。

**蒂隆** 我可不会在这种天气出门走长路的。

**埃德蒙** 我喜欢雾，它真对劲儿。（他说话的声音中露出了醉意，而且神态也证实了这一点。）

**蒂隆** 你不能一点不讲理智，冒着险去——

**埃德蒙** 滚他妈的理智！我们都疯了，还要理智干吗？（用挖苦的口吻背诵道生的诗句）

“一切都不会长久，眼泪和欢笑，
爱情、愿望和忌恨：
它们将永远与我们无缘，
一旦我们跨过死亡之河。

一切都不会长久，那酒醇花好的日子：
人生的足迹，从朦胧的幻梦中
刚刚浮现，便又在幻梦中
悄然而逝。”

（凝视着前方）我喜欢呆在雾里。没走出一半路，你就看不见这幢房子了。你简直想象不出这儿有过一幢房子，也看不出路那一头的房子。我只看得见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一路上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影，一切看上去、听起来都显得虚无漂渺，没有一样东西是本来的面目。我就喜欢这样——独自一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儿真假难辨，整个人生都被遮盖起来。我走出港口，走在沿着海滩的那条路上，甚至觉得不是行走在陆地上。雾和海连成一片，分不出彼此，我觉得自己是在海底行走，仿佛很久很久以前就沉在大海中。仿佛我就是个雾中的鬼魂，而雾就是海的鬼魂。然而做一个鬼中之鬼，倒使你感到内心平安。（他看到父亲交织着忧虑和恼怒的两眼盯住他，便嘲讽地笑了）别那样瞧着我，倒好象我是疯子似的。我可不是在说胡话。要是能够避而不看这人生的丑恶，谁不愿意？人生就象神话中的三个蛇发女妖，谁见了它们都会变成石头。又好象人身羊足的潘神，谁见了就会丧生——我指的是心已经死了——虽然还得在这世上苟延残喘，实际上却已是行尸走肉了。

蒂隆　（深有感触，同时又有些反感）你倒有点诗人气质，可就是他妈的无病呻吟！（勉强一笑）让魔鬼去欣赏你的悲观论调吧，你不说我心情就够坏了。（叹息）你为什么不背背莎士比亚的诗句，把这些二三流的货色丢在脑后？你

会发现莎士比亚真了不起，你要讲的他都讲了——一切值得讲的他都讲了。（他用自己那悦耳的音色背诵了两句）“我们是编织梦幻的材料，我们这匆匆一生，前后左右都裹绕在睡梦中。”*

**埃德蒙** （讽刺地）妙不可言！真美。不过这并不是我要表达的思想。“我们是造就粪肥的材料，还是让我们大醉一场把这不幸忘掉。”这样说倒更象我的思想。

**蒂隆** （厌恶地）呸！这种伤感情调还是留着你自我欣赏吧。我刚才不该给你喝酒的。

**埃德蒙** 这酒倒真有股冲劲儿。你也有点觉得出来吧。（他亲热地取笑父亲）即使你从来没有误过一场戏！（挑衅地）嘿，喝醉酒又有什么不好？我们就是为了寻求醉的乐趣，不是吗？我们不要再互相欺骗了，爸爸，至少今晚不要。我们都知道喝了酒我们就可以忘掉那些痛苦的事。（赶紧说下去）好，咱们不谈这事了，现在谈已没有用了。

**蒂隆** （木然地）没用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听其自然——跟过去一样。

**埃德蒙** 或者借酒浇愁，把一切都忘掉。（他背诵起西蒙斯翻译的波德莱尔散文诗，背诵得很好，充满着痛苦和冷嘲的激情）

“但愿长醉不醒，这是唯一可能的事情，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如果你不愿承受时间压在你肩上的可怕重负，不愿让它把你压成齑粉，那么就继续烂醉下去吧。

---

* 见莎士比亚《暴风雨》四幕一场。

“用什么来使自己陶醉其中？用酒，用诗，用道德的自我完善，什么都成，只要烂醉便行。

“如果有这样一个时候，当你在宫殿的玉阶上，在绿草如茵的水渠旁，或者在你自己沉闷孤寂的陋室中，你一觉醒来，醉意半消，或神志顿清。那么你就到处去问，问风、问浪、问星星、问飞鸟、问时钟，问一切能飞逝、能叹息、能抚慰、能歌唱、能说话的，问它们是什么时候了；那么，风儿、浪儿、星星、飞鸟、时钟会回答你：‘是醉倒的时候了！醉吧，如果你不愿做时间的奴隶，那么就继续烂醉吧！用酒，用诗，用道德的自我完善，什么都成。’”

〔他咧开嘴对着父亲挑衅地笑笑。

**蒂隆**　（口齿不清，幽默地）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不管什么道德不道德了。（然后讨厌地）呸！都是些无病呻吟的废话！这些话里如果有一点儿真情实感的话，那你在莎士比亚作品里准找得到，而且表达得更崇高。（随即又赞赏地）不过你朗诵得真不错，孩子，是谁写的？

**埃德蒙**　波德莱尔。

**蒂隆**　从来没听说过。

**埃德蒙**　（挑衅地咧开嘴笑着）他还写过一首关于杰米和百老汇的诗呢！

**蒂隆**　别提那个二流子！但愿他误了最后一班车，今晚只好呆在城里才好呢。

**埃德蒙**　（不理会父亲的话，只顾自己讲下去）虽然他是个法国人，从来没到过百老汇，而且在杰米出世前就死了。但他对杰米这样的人和纽约这种地方还是十分了解的。（背

诵西蒙斯翻译的波德莱尔《尾声》）

“心情是那么平静，我登临陡峭的城头，
犹如从塔顶向外俯视，将全城尽收眼底。
病房、妓院、监狱，真是一片人间地狱。

罪恶自那里滋生，恰如花朵轻柔出土，
啊，撒旦，我的痛苦的守护神，
你知道此刻登临，我不是为了轻洒泪珠。

而是象个轻狂一生的色鬼，老景凄凉，
却一心想在凶狠的娼妓怀里寻欢，
她那恶魔般的美貌，唤回我的青春年华。

或许你已入睡，白昼的种种仍令你酒醉神迷。
或许你换上了新衣，在镶缀金边的
美丽的夜的轻纱中悄然伫立。

我爱你，臭名昭著的城市！
卖笑的、逃缉的，自有他们的赏心乐事，
芸芸众生却永远无法理喻。”

**蒂隆**　（烦躁而厌恶地）又是些无病呻吟的污言秽语！你的文学趣味到底在哪儿养成的？尽是肮脏、悲观和绝望！我看又是个无神论的作家。你不承认上帝，你就不承认有希望。这就是你的毛病。要是你能跪下祈祷——

**埃德蒙**　（仿佛没有听到——冷嘲热讽地）你说诗里写的象不象杰米？无法摆脱自己，无法摆脱威士忌的诱惑，躲在百

老汇旅馆里跟什么胖女人开房间——他喜欢胖女人——还给她朗诵道生的《辛娜拉》。（他用嘲弄的口吻朗诵着，但声音里却包含深沉的感情）

“整夜里贴着我的心，我感到她的心跳，
长夜的偎依，她在我怀里作着爱的梦。
那卖笑的红唇纵然甜蜜销魂，
然我心凄凉孤寂，不能忘怀昔日的情意。
醒来时发现晨光熹微，一片灰黯：
我对你忠诚如一，辛娜拉！用我自己的方式。”

（嘲笑）那个胖胖的脱衣女王一个字也听不懂，还疑心人家骂她！杰米从来没有爱过什么辛娜拉，在他一生中也从来没有忠于过什么女人，即使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爱也没有！可是他却躺在那里自欺欺人，自以为比别人高明，陶醉在“芸芸众生永远无法理喻”的欢乐中！（大笑）疯子——地地道道的疯子！

**蒂隆** （毫无表情地——口齿不清）不错，简直是发疯。只要你能跪在地上祈祷。你不承认上帝，就等于不承认理智。

**埃德蒙** （不予理会）可是我比谁高明一些？这些他妈的事我都干过。不过诗人道生也不比这好一些，他若等酒喝醉了，来了灵感便写下这首诗送给酒吧间一位愚蠢的女招待。那女人还把他当作灌醉酒的疯子，结果把他赶走，自己却嫁了个跑堂的！（他笑着——随即严肃起来，带着由衷的同情）可怜的道生，嗜酒和肺病把他弄垮了。（心里不由一惊。一瞬间露出痛苦和恐惧的神情。然后自嘲地）也许我应该知趣点，换个话题吧。

**蒂隆** （口齿不清地）你的那些混账的书——你就是在那里养

成了这种文学趣味的!(指了指舞台后部那个小书橱)伏尔泰、卢梭、叔本华、尼采、易卜生! 都是些无神论者，傻瓜和疯子! 还有你的那些诗人，什么道生，什么波德莱尔，什么斯文朋、王尔德、惠特曼和爱伦·坡! 尽是些嫖客和下流坯! 哼! 我这儿摆着三套莎士比亚(他朝大橱那边摆了摆头)你倒不读。

**埃德蒙** (挑衅地)人家说莎士比亚也是个酒鬼。

**蒂隆** 胡说! 我并不怀疑他有时也会贪杯——圣人也难免有缺点的——可是他有节制，不会喝得满脑子的荒唐下流。别拿他和你书架上的那批家伙比。(他又指了指那只小书橱)你那个下流的左拉! 你那个罗赛蒂，那个吸毒鬼! (不由一惊，露出内疚的神色。)

**埃德蒙** (为自己辩护，冷漠地)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好。(停顿)你不能指责我不懂莎士比亚。记得有一次你跟我打赌，看我能不能在一周之内背出莎剧主要角色的台词，结果我不是还赢了你五元钱吗? 我把《麦克白》读得烂熟，你在一旁给我对台词，我背得一字不差。

**蒂隆** (赞许地)不错，真有那么回事儿。(笑着逗他，一边叹了口气)我记得当时听你把莎翁的台词糟蹋得不象样，可真是件活受罪的事。我边听边想，宁可早点认输，也不要让你背下去了。(他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埃德蒙也咧开嘴笑。这时他听到楼上有人走动的声音，吃了一惊——恐惧地)你听见了吗? 她在来回走动呢。我还以为她早睡着了。

**埃德蒙** 不管它! 再来一杯，怎么样? (伸手拿过酒瓶斟了一杯，把瓶子递了回去。他父亲也斟了一杯，他勉强装出若

无其事的样子）妈是什么时候去睡的？

**蒂隆**　你一走她就上楼的。她不肯吃饭。你刚才干吗跑掉？

**埃德蒙**　不干吗。（突然举杯）来，敬你一杯。

**蒂隆**　（机械地）好，咱们喝个痛快，孩子。（两人对饮。蒂隆又侧耳倾听楼上的动静——惶恐地）她来回走个不停。但愿她不要下楼才好。

**埃德蒙**　（阴郁地）对。这时候下来，她准会象个幽灵似地缠住过去的事不放。（停顿——然后凄然地）一直要讲到我没出世之前——

**蒂隆**　她对我还不是一样？一直讲到她没认识我之前。听了她的话你会以为她一生中唯一欢乐的日子是出嫁以前在父亲家里、或者在修道院里整天祈祷、弹钢琴的那段日子。（痛苦中掺杂着嫉妒与怨恨）我以前跟你说过，她回忆过去的话你不能完全当真。她父亲就不是她说的那种慷慨、高尚的爱尔兰绅士。当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交游广，能说会道。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他家境还算富裕，做的是食品批发生意，人很精明能干。但他也有他的弱点。她现在骂我不该喝酒，可她忘了自己父亲也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不错，他在四十岁以前还是滴酒不沾的，可是一过了四十就喝起来了，而且只拣香槟喝，似乎要把以前没喝的酒都补回来似的。这香槟可是最危险的东西。就这样，他很快就送了命——香槟酒，再加上肺结核——（把话打住，内疚地看了儿子一眼。）

**埃德蒙**　（冷冷地）看来咱们老是避不开不愉快的话题，是吗？

**蒂隆**　（凄然长叹）是呀。（然后怪可怜地强打起精神来）纸

牌呢？咱们打一盘“卡西诺”好吗，孩子？

**埃德蒙** 好。

**蒂隆** （笨手笨脚地洗牌）我们得一直等到杰米乘最后一班车回来后才能锁门睡觉——我宁愿他搭不上车——而且，你妈没睡着之前我也不愿上楼。

**埃德蒙** 我也是。

**蒂隆** （继续不停地笨手笨脚洗着牌，也忘了发牌）我刚才跟你说了，她讲起过去的事来，你不能完全当真。弹钢琴啊，将来梦想成个钢琴演奏家啊，都是那些修女们恭维她的话，她都记在心里了。她们最宠你母亲，因为她非常虔诚。那些修女都是些心地单纯的人，她们不知道做个演奏家有多难，一百万个有出息的学生中也不见得有一个长大了能上台演奏的。我倒不是说你母亲做学生时琴弹得不好，但是单凭这一点就肯定将来——

**埃德蒙** （厉声）你要打牌干吗拿在手里不发？

**蒂隆** 嗯？我就发。（牌发不准，忽远忽近的）还有那个想当修女的想法，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你母亲年轻时绝顶漂亮，你再也找不到比她更美的女孩子了。她自己也知道这点，她有点儿淘气，又有点儿卖弄风情。尽管她总是羞答答地，动不动就红脸，她却天生不是那种看破红尘的人。她象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健康、活泼、生机勃勃，喜欢谈情说爱。

**埃德蒙** 天哪，爸爸！你干吗不把牌拣起来？

**蒂隆** （拣牌——呆呆地）好，让我看看我拿到什么牌。

（两人都呆呆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牌，却什么也没看见。随即，两人同时一惊。蒂隆轻声说）你听！

**埃德蒙**　她下楼来了。

**蒂隆**　（慌忙地）我们打我们的牌，只装没看见她。她一会儿又会上楼的。

**埃德蒙**　（眼睛朝前客厅那边看去——松了口气）不见她下来。她一定是走到一半又回去了。

**蒂隆**　感谢上帝。

**埃德蒙**　是啊，现在见到她，那样子一定非常可怕。（痛苦万状）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她在自己周围筑起一堵墙，把你隔开，或者更象一层浓雾，将自己遮起。她存心这么着，真他妈的叫人受不了！你多少有点知道她是故意这么做的——让我们无法接近她，把我们赶开，忘掉我们的存在！她这样做，倒好象不是爱我们，而是讨厌我们似的！

**蒂隆**　（好言相劝）好了，好了，孩子。这不是她要这样，是那要命的毒品害的。

**埃德蒙**　（痛苦地）她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才吸毒的。至少今天是这样！（突然）轮到我出牌了，是吗？喏。（打出一张牌。）

**蒂隆**　（机械地打牌——好声好气地责备）她虽然装出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可是听说你病了，还是急得什么似的。孩子，你不要跟她那么过不去。你要知道这不能怪她呀，一旦那倒霉的毒品缠住了你——

**埃德蒙**　（脸色渐渐阴沉起来，用怨恨而责备的目光怒视着父亲）这毒品本来根本不会缠住她的！我心里明白得很，不应该怪她的！我知道应该怪谁！你！怪你他妈的吝啬！生下我以后，妈病得那么重，要是你肯花钱请个象样的医生，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世上有吗啡这样东西！可你呢，

却把她交给旅馆里的庸医。那些家伙不肯承认自己没本事，只会敷衍塞责，至于病人会有什么后遗症，他妈的，他才不管呢！你请这种医生，还不是因为他们收费便宜！你又占了个便宜！

蒂隆　（触到痛处——发怒）住嘴！你什么也不懂，竟敢信口胡说！（勉强忍住火气）你也得想想我的苦处，孩子。我怎么知道他是这种医生呢？他的名声还不错——

埃德蒙　我看，是在旅馆酒吧间那批酒鬼中名声不错吧！

蒂隆　胡说！我请旅馆老板替我推荐一个最好的——

埃德蒙　可不是！一面哭哭啼啼说什么没钱只得住贫民院，让人家知道你要一个便宜的医生！你那套鬼把戏我早就看透了！哼，即使以前不知道，今天下午也领教啦！

蒂隆　（内疚地申辩）今天下午怎么啦？

埃德蒙　现在别管这些了。我们是在谈妈妈的事！我说不管你怎么为自己找借口，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只怪你一毛不拔——

蒂隆　你在胡说！你马上给我闭嘴，要不——

埃德蒙　（不予理会）你发现她上了吗啡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送她去治疗，乘她还有治好的可能？不，你才不肯呢！那样做得花钱哪！我敢打赌，你只是劝她乐观一点，坚强一点而已！事到如今你心里一定还是这么想的，不管真正内行的大夫跟你说什么，你还是相信自己那一套！

蒂隆　你又是胡说！我现在总算清楚一些了！可是当初我怎么会知道？我懂得什么吗啡？等我发觉不对头，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以为她只是有点病痛，一直没好，没什么别的。我怎么会不送她去治疗呢，你倒说说看？（痛苦地）我怎

么没花钱？为了治她的病，我花了好几千元钱！都是白白扔掉了！医院对她有什么用？她还不是发了又发。

**埃德蒙**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给她一丝希望，使她自己愿意戒掉！你不让她有个好好的家，只有这幢破烂的避暑房子，又是座落在她最讨厌的地方。你甚至不肯花钱把房子修饰得象点样子，却只顾自己买进地产，象个傻瓜似的老是上当，随便哪个骗子说他有金矿、银矿或其它发财的玩意儿要你投资，你没有不上当的！每年巡回演出，你总是拖着她到处跑，每到一处，演一场戏就换个地方。可怜她孤单单一人，也没个人可以谈谈心，每天晚上在肮脏的旅馆里等啊等啊，等你回家——可等到的却是酒吧间关门后你喝得烂醉回来！天哪，难怪她不愿意戒掉。嗨，每当我想到这点，我真恨死了！

**蒋隆** （受了打击）埃德蒙！（发起火来）你竟敢和自己老子这样说话，你这个乳臭未干就目空一切的家伙！我为你尽了那么多力以后，你还要这样说话！

**埃德蒙** 我们就要谈谈这事呢，你到底为我出了多少力！

**蒋隆** （脸上又露出内疚的神情——不理会他的话）你不要学着你妈的样子乱怪人好吗？她除了吸了毒，平时是从来不讲这话的。我从来没有不顾她的意愿拖着她到处跑，因为她也爱我，喜欢跟我厮守在一起。就是这么回事，不管她吸了毒以后胡说些什么。而且她也不是那么孤单，只要她愿意，总可以在我们剧团里找几个人谈谈心的。她身边还有孩子，而且我坚持不管花多少钱，总要雇个奶妈一路上陪着她。

**埃德蒙** （痛苦地）不错，这一点你倒是从来不吝啬的，那是

因为你嫉妒，怕她在我们孩子身上花太多功夫，所以找个奶妈来把我们带得远远的！这又是一个失算！要是她得亲自照顾我，把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也许就不至于——

**蒂隆**　（惹火了，反唇相讥）好了，要是你把她发病时说的话当一回事儿，那么你最好不要出世，她也就不会——（他住了口，为自己的话羞愧不已。）

**埃德蒙**　（忽然间觉得筋疲力尽，凄然地）不错，爸爸。我知道妈妈是这样想的。

**蒂隆**　（后悔莫及）她不是这样想的！她最爱你，比任何一个做母亲的都要爱！我刚才这么说只是因为你把我惹急了，老是提些陈年老账，还说你怎么恨我——

**埃德蒙**　（呆呆地）我不是那个意思，爸爸。（忽然露出笑容——醉醺醺地开起玩笑来）我跟妈一样，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总禁不住还是要喜欢你的。

**蒂隆**　（也有了点醉意，咧开嘴报之一笑）我也可以说我对你的感情没什么两样。其实，作为一个儿子，你也不过是个平庸得很的人物，这叫做“自己的孩子不嫌丑”。（两人格格地笑了，一半出自真诚的感情，一半也因为酒的作用。蒂隆换了个话题）我们这副牌怎么了？轮到谁出牌了？

**埃德蒙**　好象是轮到你了。

〔蒂隆打出一张牌来，埃德蒙随手接过。两人又忘了打牌。

**蒂隆**　你不要为今天这个坏消息过分难受。两个医生都向我保证，只要你到了那儿肯照那儿的规矩办事，半年内就可以治好，最多一年。

**埃德蒙**　（脸又沉了下来）别哄我了，这话你自己也不信。

蒂隆　（过份激烈地）我当然信！为什么不信？哈迪大夫和那位专家两人都——

埃德蒙　你心里是以为我会死的。

蒂隆　胡说！你疯了！

埃德蒙　（更加怨恨地）所以为什么要白费钱呢？所以你要把我送到州立农场去——

蒂隆　（内疚，不知所措）什么州立农场？我只知道那儿叫“山城疗养院”，两位医生都说这地方对你最合适。

埃德蒙　（尖刻地）对钱最合适！也就是说什么也不花，一个子儿也不花。爸爸，你别抵赖！你知道得最清楚，“山城疗养院”是州里办的慈善机构！杰米早就怀疑你会向哈迪哭穷，所以他想法让医生说出了实情。

蒂隆　（勃然大怒）这个不务正业的酒鬼！我要把他一脚踢到沟里去！你刚刚学会听话起，他就在你面前说我坏话！

埃德蒙　关于州立农场的事你可否认不了，是吗？

蒂隆　事情并不是象你所说的那样！就算是州政府办的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说它的坏话！州政府有钱，可以把疗养院办得比私人的好，我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呢？这是我的权利——也是你的权利。我们是这儿的居民，我又是纳税人，我纳税养他们，我的税高得要命——

埃德蒙　（痛苦地讽刺）不错，算起来有二十五万的产业。

蒂隆　胡说！全抵押出去了！

埃德蒙　哈迪和那个专家知道你有多少家当。我真不知道当他们听见你哭穷，暗示他们送我到慈善机构去时，会作何感想！

蒂隆　全是胡说！我什么也没跟他们说，只是告诉他们我负担

不起百万富翁们住的那种疗养院，因为我的几个钱全放在地产上了。这是真的！

**埃德蒙** 然后你就到俱乐部去和麦克桂尔碰头，又让他敲你一笔竹杠，卖给你一块白送给人家都不要的地皮！（蒂隆正想否认）别抵赖了！麦克桂尔和你分手后我们在旅馆里见到了他，杰米跟他开玩笑，说他又让你上钩了。他跟我们挤挤眼睛，高兴得直笑！

**蒂隆** （无力地抵赖）如果他这么说，他就是撒谎！

**埃德蒙** 你自己别撒谎！（情绪越来越激烈）天哪，爸爸，自从我出海过独立生活以后，我知道为了挣一点点钱没命地干活是什么滋味。我也破过产、挨过饿，因为没有栖身之处就在公园的长凳上过夜。因此我总是想法子原谅你，因为我知道你小时候也吃过不少苦。我总是为你设身处地地考虑，天哪，在我们这个倒霉的家，你要不设身处地为别人想想，真要发疯了！我有时想起自己所干的荒唐事，我对自己也只好采取姑息态度！我一直想学妈妈的样子，原谅你的弱点，认为一碰到钱的问题，你总管不住自己。你这也是没有办法。可是万能的主啊，你今天的做法未免太过份了！简直叫我恶心！倒不是因为你待我凶声凶气的样子，这一点我也不计较了！我对你的态度也不见得好，而且也不止一次了。不过想想看吧，现在关系到你儿子害肺病的事，你居然做出这副守财奴的寒碜相，在大庭广众面前丢脸！你难道不知道哈迪会到处去讲，弄得他妈的全城人家喻户晓！天哪，爸爸，你难道没有一点尊严，不懂得羞耻吗？（爆发）你别以为这一回我还会放你过门！我决不会为了让你节省几个臭钱多买几块蹩脚地皮，就到那个

他妈的州立农场去！你这个一钱如命的吝啬鬼！

〔他气得差一点噎住，说话声音直打抖。接着又是一阵不停的咳嗽。

**蒂隆** （在他的攻势下畏畏缩缩，内疚与悔恨之情压过了愤怒。结结巴巴地）安静些！别跟我说这样的话了！你喝醉了！我不和你一般见识。不要咳了，孩子。你无缘无故把自己折磨成这样。谁说你非去山城疗养院不可？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了。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只要你能把病治好。不要仅仅因为我不愿被那班医生当作百万富翁敲竹杠，就骂我是一钱如命的吝啬鬼。（埃德蒙咳嗽停了。他一副病态，显得十分虚弱。他父亲瞧着这模样吓坏了）你看上去很虚弱，孩子。你最好再喝点酒提提神。

**埃德蒙** （抓过酒瓶，满满地斟了一杯——虚弱不堪地）谢谢。

（一饮而尽。）

**蒂隆** （给自己也斟上一大杯，将瓶里的酒倒空了。他把酒喝了，低下头，呆呆地望着桌面上的牌——毫无表情地）轮到谁出牌了？（他呆呆地说下去，并无怨意）说我是一钱如命的吝啬鬼。是啊，也许你说得不错。也许我拗不过自己的脾气，见钱就爱。虽然自从我有了点钱以后，我在酒吧间总是掏钱请这请那，或者把钱借给那些吃白食的家伙，明明知道借出去就甭想收回——（喋喋不休地自嘲）当然，那是在酒吧间，而且是灌饱了威士忌以后。等我回到家里，头脑清醒过来，就没有这么大方了。我小时候在家里吃过苦，才知道一元钱来之不易。也是从那时候起，担心老了会住贫民院。打那以后，我从来不相信自己真会走运，老是提心吊胆，唯恐运气会变，我得到的一切到头

来都会被夺走。说来说去，地产置得越多，你心里就觉得越安全。这种想法不一定合理，但我总免不了要这样想。银行会倒闭，到时候你的钱也跟着没了。可是你却总是能感觉到自己脚下那块土地，它是丢不了的。（突然，口气里带有一种藐视一切的优越感）你说你知道我小时候吃过多少苦，你知道个什么！你怎么会知道？你从小样样都有——有奶妈照应，后来又上学读书，还念过大学，虽然没有念完。你从来不愁吃不愁穿。不错，我知道你也曾经到国外去闯过几年，很吃了点苦，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对你这股闯劲我倒是很看重的。不过那毕竟只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冒险，闹着玩儿的。

**埃德蒙** （毫无表情地讥笑着）不错，闹着玩儿的。尤其是那次我在“杰美牧师酒店”企图自杀，而且真的干了。

**蒂隆** 那是因为你神态不清。我的儿子没有一个会去——你那时是喝醉了酒。

**埃德蒙** 我清醒得象块冰凉的石头。问题就在这儿。我就是不该多动脑子。

**蒂隆** 不要再学无神论者的样子，什么事都往坏处想！我不要听。我刚才不过是想给你解释一下——（藐视地）你哪里知道一元钱的价值？当我只有十岁的时候，父亲就撇下了母亲独自回爱尔兰去等死。后来他果然不久就死了。他也是活该。我但愿他在地狱里受罪。他好象是把毒耗子的药当面粉或者白糖什么的吃了。也有人传说他是故意的，可那是胡说。我家从来没有人会——

**埃德蒙** 我可以打赌，他是故意的。

**蒂隆** 又是往坏处想！这是你哥哥教你的，无论什么事，他总

是往最坏的地方去想。好，别管它了。再说我母亲被抛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异乡，身边还带着四个小孩，我和一个比我稍大几岁的姐姐，还有两个比我还小。我的两个哥哥早已离家了，他们自己谋生都不容易，当然更没有办法帮助家里。我们的那种穷法才没有那种他妈的罗曼蒂克的味道呢。我们那个被叫作家的，实际上只是一间可怜的茅棚，即使住这种房子，我们还因为付不起房租两次被赶了出来。我妈的几件破家俱被扔在街上，妈和姐姐妹妹在一旁直哭。我尽量克制自己，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呀！但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那时我才十岁！可我没钱上学。我在一家机器厂干活，学做锉刀，一天干十二小时。那工厂就象马厩一样，又臭又脏。下雨天雨水顺着屋顶滴滴答答直漏。夏天象个火炉，烤得人发烫，冬天又不生火，手都冻僵了。而且那里还暗得要命，从两扇又小又脏的窗子射进来的亮光，是室内唯一的光源。遇到阴天，我们只得弯起腰，眼睛几乎碰到锉刀才看得见！你也在说什么工作！你猜我拿多少工钱？一星期五毛钱！我说的是实话！一星期五毛钱！我那可怜的母亲白天在一家新英格兰人家里帮佣，靠洗衣服、刷地板挣几个钱。我姐姐给人家做针线活，两个小妹妹留在家里管家。我们从来没有吃饱穿暖过。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年感恩节，也可能是圣诞节，母亲帮工的那家新英格兰人多给了她一元赏钱，在回家的路上她全买了吃的。我记得她抱着我们亲个不停，一面快乐地流着眼泪说："荣耀归于上帝，我们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大家都吃得饱！"（抹去眼中的泪水）她真是个温柔、坚强的好女人，没有比她更好，更坚强的了。

**埃德蒙** （感动）对，她准是这样的人。

**蒂隆** 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将来哪一天她又老又病，死在贫民院里。（停顿——然后苦笑了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吝啬的。那个年头一元钱可真值钱啊。一个人学会的东西要改掉可不容易呢。我就学会了跟人讨价还价，什么东西都非占点便宜不可。如果我看中了这个州立农场是因为贪图它的价钱公道的话，你也得原谅我。两位医生确实都跟我说那地方不错，你一定要相信，埃德蒙。我向你发誓，如果你不想去，我决不强迫你去。（热烈地）你自己挑好了，什么地方都行！别管要花费多少钱！我什么疗养院都出得起。只要你愿意，哪儿都行——当然也要合情合理。（听到他最后那句留有余地的话，埃德蒙不禁嘴角一动笑了出来，顿时怨气全消。他父亲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继续往下说）那位专家还介绍了另一家疗养院，他说这家疗养院的治疗成绩在国内算是第一流的。它是好几个有钱的企业家出钱资助的，主要是为他们厂里的工人提供福利。因为你是本地居民，所以你也有资格住院。这家疗养院资金雄厚，他们收钱不多，一星期只收七元钱，可是你却能享受到七十元钱的待遇。（赶忙加一句）你知道，我不想劝你上这儿上那儿，我只是把听来的情况向你重复一遍。

**埃德蒙** （收敛起笑容——若无其事地）哦，我知道。这地方让我听起来真是个上算的地方，我愿意去那儿。好，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忽然又感到痛苦和绝望——呆呆地）不管怎样，现在没什么关系了。我们把这事忘掉吧。（换个话题）我们这副牌怎么啦？该谁出牌了？

**蒂隆** （机械地）不知道。大概是我吧，不，是你。（埃德蒙

打出一张牌来。他父亲接了过去，然后打算从自己手上打出，却又把牌忘了）不错，也许过去的经历给我的教训太深了，让我把钱看得过份重了。这一点后来甚至断送了我的演员生涯。（凄然地）孩子，我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可是今晚我心里难过，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还有什么必要去装腔作势、顾全面子呢？你知道，我那个没花多少本钱买来的剧本居然一举成功——非常的叫座——这样轻而易举地发财倒毁了我的前途。我别的什么戏也不想演，只想靠着这棵摇钱树了。后来当我醒悟过来，认识到我已成了这出倒霉的戏的奴隶，想要排点别的什么戏时，已经太晚了。在观众眼里我就是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就是我，他们再也不要看我扮演别的角色了。他们的眼光真准。我一年一年地故伎重演，一味地偷懒，不学新戏，这样把我以前有的天才都糟蹋掉了。你想想看，一个演出节净赚三万五、四万元钱易如反掌！这太吸引人了！可是在我买下那个倒霉的戏之前，我是全国最有前途的三、四个青年演员之一。我那时拼命地干，我放弃了机械师的工作去当跑龙套的角色，因为我爱好戏剧。我那时野心勃勃，把所有的剧本都找出来读，还认真研究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就象读《圣经》一样用功。我通过自学，把自己原来很重的爱尔兰土音都改了过来。我太喜欢莎士比亚了，我宁愿演他任何一出戏，不收分文，仅仅为了享受一下在他的伟大诗篇里生活的乐趣。我演他的戏倒还真出色呢，总能从他那里获得灵感。要是我努力下去，准能成为一个演莎士比亚的大明星。这我心里明白！一八七四年那年，大明星埃德温·布斯到我们芝加哥这个剧院来，我是本台的主角，

我就和他演 $A$ $B$ 角。头一夜我演凯修斯他演布鲁托斯，第二夜掉过来我演布鲁托斯他演凯修斯。* 我们还轮流演奥赛罗和埃古。** 我演奥赛罗的第一个晚上他跟剧院经理说："那小伙子演奥赛罗比我还要出色！"（骄傲地）这句话出自当代最杰出的大明星布斯的嘴里！他并没有过誉！而我那时只有二十七岁！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真是我舞台生涯的顶峰。真是前途无量！打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还是雄心勃勃。后来娶了你母亲，你可以问问她，当年我是何等的威风。她对我的恩爱只有增强我的雄心壮志。可是几年以后我就交上了那个倒霉的好运气，找到了那出赚钱的戏。一开始我倒没想到会赚钱，我只是知道这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色我能演得比谁都好。不料一上演就旗开得胜，卖座好得不能再好——就这样，命运控制了我，将我随意驱使——为每年净赚三万五到四万而奔波！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即使现在看起来也不算少哩。（痛苦地）嗨，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买什么，竟然肯付那么大的代价——好了，不去管它了。现在即使后悔也晚了。（无动于衷地望着手中的牌）轮到我出牌，是吗？

**埃德蒙** （受了感动。用同情的目光看着父亲——缓慢地）我很高兴你把这事告诉了我，爸爸。我现在对你比以前了解多了。

**蒋隆** （歪着嘴轻松随便地笑着）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你，也许你听了只会更瞧不起我。要让你知道一元钱的价值，这也

---

* 布鲁托斯和凯修斯是莎士比亚悲剧《裘力斯·凯撒》中人物。

** 奥赛罗和埃古是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人物。

不是个好办法。（仿佛“一元钱的价值”这句话使他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联想，他习惯地抬头看看枝形吊灯，很不以为然地）那些多余的灯照得我眼都痛了。我关掉几盏好吗？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灯，而且也没有必要让电气公司赚钱。

**埃德蒙** （忍住了笑——和颜悦色地）当然没有必要。把灯关掉好了。

**蒂隆** （挪动沉重的脚步，摇摇摆摆地站起身来，伸手摸索着关灯——他的思想又回到刚才的思路上去）不，我真的不知道当初自己想买什么。（咔嗒一声关了一盏灯）我可以发誓，埃德蒙，即使我现在一亩地都不买，一分钱存款都没有，我也心甘情愿——（咔嗒一声又关了一盏）如果我现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看到自己成就了优秀的艺术家，我即使晚年无家可归只好住贫民院也决无怨言。（他把第三盏灯熄了，只剩下台灯还亮着，于是便又重重地坐了下来。埃德蒙忽然间忍不住爆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冷笑，这笑声伤了蒂隆的自尊心）你到底在笑什么？

**埃德蒙** 不是笑你，爸爸。我在笑人生。这疯颠的人生。

**蒂隆** （咆哮着）又是那一套无病呻吟！人生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自己。（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停顿——然后凄然地）埃德温·布斯夸我演奥赛罗的那句话，我叫剧院经理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那张纸我在钱包里藏了好多年了。我曾经每隔一段时间就拿

---

* 莎士比亚悲剧《裘力斯·凯撒》。

出来看看，到后来越看越难受，再也不想见到它了。不知道这张纸现在搁在哪儿了？总不出这个房间，我记得我是小心翼翼把它藏起来的。

**埃德蒙** （心里悲痛，嘴上说着带刺的恭维话）也许在阁楼上那只箱子里，和妈妈那套结婚礼服放在一起。（见父亲向他瞪眼，又赶快补上一句）看在圣徒的面上，我们既然要打牌，就好好打吧。

〔他接过父亲打出的牌，自己又打出一张。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两人动作十分机械地打着牌。接着蒂隆停了下来，谛听着楼上的动静。

**蒂隆** 她还在走来走去。天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去睡觉。

**埃德蒙** （神情紧张地恳求）看在基督份上，爸爸，别提它了，

（他伸手取瓶，倒了一杯酒。蒂隆想反对，却又作罢。埃德蒙喝酒。将酒杯放下。脸上表情起了变化。他开口说话，仿佛故意乘着酒意作出伤感的样子，将真正的自我却藏了起来）是的，她在上面来回走动着，一个过去的冤魂！而我们却坐在这儿，一面假装忘掉过去的一切，一面却竖起耳朵捕捉最轻微的声音，听着雾滴从屋檐上啪嗒啪嗒滴下，象一只走走停停的破钟——或者象下等夜总会里妓女潸然而下的泪水溅在桌上走了汽的啤酒里！（他为自己的比喻自鸣得意起来，又不免带着几分感伤）这句话说得不错吧，嗯？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可不是波德莱尔的诗句。想不到我还有这么一手呢！（因酒兴而嘈苏起来）你刚才跟我讲了你记忆中最得意的事情。想听听我的吗？我得意的事情都和航海有关。我就给你说一个吧。有一次我坐着一只德国的横帆船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去。天上正满月当

空，贸易风迎面吹来，那条破船倒也以每小时十四海里的速度前进。我倚在斜桅上，脸朝着船尾，脚下海水翻滚着泡沫四下飞溅，头上桅杆高高地扬着风帆，在月光下一片洁白。我陶醉在眼前的美景和帆船悦耳的节奏中，一时竟悠悠然魂驰神外——真的好象魂儿出了窍一样。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我的整个身心都溶进海水里，和白帆、飞溅的浪花、眼前的美景、悦耳的节奏，和帆船、星空融成一体！我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只感到宁静与和谐，只感到一阵阵的狂喜。我似乎超越了自己渺小的生命，超越了人类共同的生命而达到永生，也可以说达到了与神同在的境界。还有一次，我在美国远洋公司的一条船上。我一清早在桅楼上值班。那一回大海却是那么平静，海水懒洋洋地荡漾着，象催眠似地将船轻轻地摇动。这时旅客们还在梦乡，船员也一个不见，真是万籁俱寂。在我的下面，黑烟从烟囱里冒出，弥漫在我的身后。我站在那儿似梦非梦，也忘了自己的值班任务，只觉得孤零零一人，在这高高的桅楼上，远离尘世的喧嚣。我看着晨曦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这水天一色的沉睡世界，给它染上一层朦胧的色彩。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感到了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自由。我只感到平静极了，已经无所追求，只觉得满足的快乐和安慰，仿佛到达了人生最后一个港口，超脱了人生一切丑恶、可怜而贪婪的恐惧，超脱了一切希望和梦想！还有几次，当我远远地游离海岸，或者独自一人躺在海滩，我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仿佛自己成了悬在空中的太阳、热烘烘的砂砾或缠在礁石上随着浪头浮动的水草。就象圣徒受到了祝福，就象有只无形的手将遮蔽万物的纱幕拉开，就在这一瞬间

你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看清了藏在纱幕背后的秘密，而你自己就是秘密。一瞬间一切都有了意义！然后纱幕放下了，你又感到孤独无慰，迷失在雾海中。你跌跌撞撞不知往何处去好，也不知为什么要去。（苦笑）我来到这个世上做个人，真是个大错。要是做只海鸥或做条鱼，我一定生活得更好。作为一个人，我将永远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家。我不需要什么，也不被人家所需要。这样的人永远找不到归属，永远对死亡抱着一丝眷恋！

**蒂隆** （注视着他——勉强地）你真是块诗人的料子。（然后又不安地声明）不过什么没人需要啊，眷恋死亡啊，实在是愚不可及的无病呻吟。

**埃德蒙** （挖苦地）诗人的料子！不，我担心自己倒象那个老是向人讨烟抽的乞丐，他连做卷烟的料子也没有，有的只是那股烟瘾。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我实在表达不清楚，只能结结巴巴讲一通。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不过，这至少是实实在在的写实主义。（停顿。两人突然惊起。从屋外传来响声，好象是什么人绊了一下，在门前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埃德蒙咧嘴笑了）哦，这声音听上去象哥哥。他一定喝得烂醉了。

**蒂隆** （一脸怒容）这个不务正业的小子！他赶上了最后一班车，算我们倒霉。（站起身来）让他上床睡去，埃德蒙，我要到外面游廊去站一会儿。他喝醉酒说起话来更刻毒，我留在这儿只会发脾气。

〔他走出房门，向屋子一侧的游廊走去。这时只听见杰米走进穿堂，将门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埃德蒙颇觉有趣

地看着杰米步履不稳地穿过前客厅。杰米进。他已酩酊大醉，两腿软绵绵地不听使唤。他目光呆滞，脸上浮肿，口齿含糊不清，下巴象父亲一样耷拉着，嘴上挂着嘲弄的笑容。

**杰米** （站在过道上，身子摇晃不定，眼睛一个劲儿地眨巴着——大声嚷嚷）喔唷喲！喔唷喲！

**埃德蒙** （厉声地）别大声嚷嚷！

**杰米** （惊愣地看着他）哦，是你，小家伙。（一本正经地）我醉得不成样子了。

**埃德蒙** （冷冰冰地）多谢你。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

**杰　米** （傻呼呼地张开嘴笑）说得正是。其实说不说还不是一样，呃？（弯下腰，拍拍膝盖）真是个意外，前门的台阶找我的麻烦，乘着大雾拦我的路。外边得盖一座灯塔才行。哦，这里边也这么黑。（皱眉）这儿到底算什么，停尸场不成？咱们还是把话说明了吧。（他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桌旁，口中念念有词，背着吉卜林的诗句）

“趟啊趟，趟水走过卡布尔河，
在黑暗中趟过卡布尔河！
抓住木桩不松手，木桩就是引路人，
引你黑暗中趟过卡布尔河。”

（他伸手在吊灯上摸索着，终于把三盏灯都扭亮了）这才象个样。管他妈的老吝啬鬼！咦，那个老守财奴到哪儿去了？

**埃德蒙** 在外面游廊上。

**杰米** 谁也别想叫我在加尔各答的黑洞里过日子。（一眼瞅见满满一瓶威士忌）嗨！我浑身发抖，发酒疯了！（伸手乱

摸，一把抓住酒瓶）天哪，这倒是真的一瓶酒，老头儿今晚怎么啦？一定是脑袋僵化了，要不然怎么会把这个忘记在外边呢。有吃就吃，抓紧时机，这是我成功的秘诀。

〔他满满地倒了一杯，酒都溢出杯外。

**埃德蒙** 你已经醉了，再喝就要烂醉如泥了。

**杰米** 真是孩儿口里吐名言。好了，别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小家伙。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呢。

〔他慢慢在椅子里坐下，小心翼翼地把那杯酒高高举在手里。

**埃德蒙** 好吧，醉不醉悉听尊便。

**杰米** 可惜我醉不成泥，问题就在这里。我喝的酒可以沉一只船，可船就是沉不了。来，干杯。（喝酒。）

**埃德蒙** 把酒瓶递过来，我也喝一杯。

**杰米** （突然带着一副老大哥关心弟弟的神情，一把握住酒瓶）不，你不能喝。只要有我在这儿，你就别想喝。别忘了这是医生的嘱咐。也许你死了别人根本不在乎，可是我在乎。我的小弟弟，我爱你爱得要命。我在这世上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你了。（将酒瓶紧紧握在手里）只要我做得到，我就不给你喝酒。

〔在他酒后一味伤感的背后，有着一种诚挚的感情。

**埃德蒙** （烦躁地）唉，别提了。

**杰米** （伤了感情，脸沉了下来）你不相信我关心你是吗？还以为我是在那儿醉后说胡话。（将酒瓶推过来）好吧，喝去。喝了好早死。

**埃德蒙** （见他生气——深情地）我当然知道你关心我，杰米。而且我也打算戒酒的。不过今晚是个例外。今天倒霉

的事太多了。（他倒了一杯酒）来，敬你一杯。（喝酒。）

**杰米** （立刻清醒过来，对弟弟露出怜悯的神色）我知道，小家伙，今天对你来说真是个倒霉的日子。（接着用嘲讽的口吻）我敢打赌那个老吝啬鬼可没有劝你戒酒吧。说不定还会让你带一箱酒到那个收容穷病人的州立农场去哩。你早一天见阎王，他可以少花一天的钱。（怀着藐视和怨恨）什么狗养的父亲！天哪，要是你把他写进书里，也没有人会相信！

**埃德蒙** （替父亲辩解）哦，爸爸也没有什么不是，要是你了解他的话——对有些事情只好一笑了之。

**杰米** （愤世嫉俗地）他又在你面前诉苦了吧？他可以骗得了你，可骗不了我。再也骗不了我了。（语气放慢）虽然有一件事情我多少也有点可怜他，可是即使那件事也是他自讨苦吃，只能怪他自己。（急忙加了一句）好了，不说它了。（一把抓过酒瓶，又倒了一杯。又是一副烂醉的样子）刚才那一杯倒真有点厉害，这一杯下肚准会叫我醉得醒不过来。你有没有告诉老吝啬鬼，我从哈迪大夫那儿打听出来这个疗养院实际上是个慈善机构的收容所？

**埃德蒙** （不太情愿地）我说了。我跟他说我不愿去那儿。现在问题都谈妥了。他说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毫无怨意地笑着补充一句）当然，价钱得合情合理。

**杰米** （醉醺醺地模仿着父亲的口气）当然可以，孩子。只要合情合理，什么都行。（嘲讽地）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你送给另一家便宜的收容所。哼，他要演起《钟声》里的老吝啬鬼盖斯帕，准用不着化妆。

**埃德蒙** （烦躁地）哦，别说了，行吗？你那个盖斯帕，我听

了不知有多少遍了。

**杰米** （耸耸肩——口齿不清地）好吧，只要你愿意，随他怎么安排吧。死活是你的事——我是说，但愿你不要死。

**埃德蒙** （换个话题）你今晚在城里干什么了？到玛梅·伯恩斯那里去了？

**杰米** （醉得厉害，直点头）不错，除了她那儿，我到哪里去找女性的安慰？还有爱情。别忘了爱情。一个男人得不到一个好好的女人的爱，还算什么男人呢？只不过是个他妈的躯壳。

**埃德蒙** （带着醉意格格地笑了。此时干脆忘乎所以地一醉为快）你这能傻瓜。

**杰米** （兴致勃勃地朗诵起王尔德的《妓院》）

“我转向我的爱人说，
‘死人陪着死人翩翩起舞，
尘土随着尘土团团回旋。’

然而她——却神往于提琴的悠扬，
离开我的身旁直往里走。
爱情啊堕入了肉欲之家。

此时乐曲忽不成调，
舞伴们对华尔兹也觉厌倦……”

（他猝然停下，口齿不清地）诗句记不准了。要是有爱人陪在身边的话，我才不管什么爱情肉欲呢。可我没有爱人。（停顿）你猜猜我在玛梅家挑的是哪一个美人儿。小鬼，你听了一定会好笑，我挑了胖子维欧莱。

**埃德蒙** （乘着酒兴大笑）真的吗？真给你挑了个好的！天

哪，体重足足有一吨呢。你到底为的什么？只是为了闹着玩儿吗？

**杰米** 不是开玩笑。我是非常认真的。当我走到玛梅家时，心里不知怎么难过极了——我为自己，也为世上象我一样的可怜虫伤心。我准备在任何一个女人的怀里痛哭一场。你是知道的，当酒神捉弄你，在你心灵深处弹奏伤感的音乐时，你是怎样的心情。再说我一走进玛梅的门，她就开始向我诉起苦来，说生意如何如何清淡，还说她打算把胖子维欧莱解雇了，因为客人没有一个中意她。她能留在这儿唯一的理由是还能弹弹钢琴。可是近日来她老是喝酒，而且常常醉得不能弹琴，整天只知道坐吃。虽然维欧莱心地很好，为人忠厚，她也可怜她，假如把她解雇了真不知道她怎么过活。但是公事只好公办，她也实在养不起一批胖妓女。你看，这话倒叫我可怜起胖子维欧莱来了。因此，我就在你给我的钱中花了二元大洋陪她上楼。我这样做倒实在没有什么邪念，虽说我是喜欢胖女人的，但也不见得喜欢那么胖。我所需要的只是推心置腹的谈心，互相诉说人世的无限悲哀。

**埃德蒙** （醉兴所至，格格地笑着）可怜的维欧莱！我敢打赌你一定又向她朗诵吉卜林、斯文朋和道生的诗句，还跟她说“我对你忠诚如一，辛娜拉，用我自己的方式”。

**杰米** （漫不经心地笑）当然——好在有酒神在我心里奏着音乐。她对我这一套倒也顺着，可是后来却恼火了，以为我把她带上楼是为了开她的玩笑。她把我臭骂一顿，说什么她总比我这个只会背背诗的酒鬼强。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于是我只好说我是因为她胖才喜欢她的。她也愿意把

我的话当真，我就留在那儿一直陪着她，以此证明我说的是真心话。她这才高兴起来，临走的时候她跟我亲嘴，说她爱我爱得发疯。我们俩在走廊里又相对流了一阵泪，一切都挺好的，只是玛梅大概以为我该进疯人院了。

**埃德蒙** （带着嘲讽的口吻朗诵着）

“卖笑的、逃缉的，自有他们的赏心乐事，
芸芸众生却永远无法理喻。”

**杰米** （醉醺醺地直点头）一点儿不错！那一刻过得真逍遥自在。你应该跟我一起去的，小鬼。玛梅还问起你来着。她听说你病了很难过。她倒是真心诚意的。（停顿——然后带着酒后的伤感，用拙劣演员那种过火的语调）今晚的事让我睁开了眼睛，使我看清自己的灿烂前程！我要放弃舞台生活，将表演艺术奉还给杂耍班的海豹，这海豹才是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我要尽量发挥自己的天赋，用得其所，将来一定能在成功的路上登峰造极！我可以去扮演马戏班胖女郎的情人！（埃德蒙笑了。杰米的情绪又变得傲慢不逊了）呸！你以为我当真堕落到这步田地，跟这乡下酒店的胖女人谈情说爱！想当年百老汇最漂亮的明星都追求过我！（背诵吉卜林《流浪汉之王六行诗》的诗句）

“总而言之，我什么都尝遍
那幸福之路遍布全球。”

（沉浸在忧郁之中）此话不对。什么幸福之路，都是些骗人的空话。乏人的旅途才对。踏上这旅途，你自己都不知往何处去。我就是到了这步田地——不知往何处去。天下人人都是这个下场，即使大多数傻瓜不肯承认。

**埃德蒙** （冷嘲热讽地）算了吧！你过一会儿哭都来不及呢。

**杰米** （一惊。敌意地盯住弟弟看了一会儿——口齿不清地）你不要——他妈的太放肆了。（突兀地）不过你说得不错。让那些牢骚不满都见鬼去吧！胖子维欧莱倒还不错，我很高兴能陪着她。这是基督的牺牲精神。我安慰了她，使她不再闷闷不乐。那一刻过得真逍遥自在。小鬼，你应该跟我一起，忘掉你的忧虑和烦恼。你急急忙忙赶回家来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犯愁有什么用？算了，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完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住了嘴，昏昏欲睡地点着头，闭着眼睛——随即突然抬起头来，脸绷得紧紧的，用嘲笑的口吻朗诵起来）

“如果将我绞死
在那最高的山巅
母亲啊，我的母亲！
我知道谁的爱还会跟随着我……”

**埃德蒙** （粗暴地）住嘴！

**杰米** （冷酷而鄙夷地，口气里带着仇恨）那个吸毒鬼上哪儿去了？去睡了吗？

〔埃德蒙往后一仰，仿佛挨了一击。紧张的沉默。埃德蒙脸色惨白。接着他大发雷霆，从椅子上跳将起来。

**埃德蒙** 你这个下流的孬种！

〔他朝哥哥脸上猛击一拳，这一拳从他颧骨上擦过。杰米立刻对此作出反应。他好斗地从椅子里站起准备打架，但忽然间似乎清醒过来，想起自己刚才说的话，不觉怔住了。于是又无力地坐下。

**杰米** （怪可怜地）谢谢你让我清醒了，我真是该打。我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喝醉了就信口乱讲——你是知道我

这个坏脾气的，小鬼。

**埃德蒙** （怒气顿消）我知道你绝不会说这种话的，要不是——可是天哪，杰米，不管醉成怎样也不该说这种话呀！（停顿——凄然地）对不起，我打了你。我们从来没有吵得这么厉害过。（颓然倒在椅子上。）

**杰米** （喉咙沙哑地）没什么，你打得好。我这条脏舌头，最好把它割了。（用手捂住脸——呆呆地）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心情太坏了。因为这次妈妈真的把我给骗过了。我真的认为她这回改了。她说我凡事从坏处想，其实这一次我倒是从好处想的。（声音颤抖了）我想我这回不能饶恕她。这事对我关系太大了。我甚至燃起了希望，心里想如果她能洗手不干，那我也做得到。

〔他呜咽起来。最可怕的是他的哭不象是酒后感伤，而是头脑清醒得很。

**埃德蒙** （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流下）天啊，我难道不知道你心里有多痛苦！别这样了，杰米！

**杰米** （竭力忍住啜泣）我对妈的情况知道得比你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了解真情时的情景。那次她正在吸毒时被我撞见了。天哪，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除了妓女以外还有别的女人会吸毒！（停顿）后来你又得了肺病。这对我真是沉重的打击。我们俩不光是兄弟，你还是我唯一的知己。我对你的爱比什么都深，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埃德蒙** （伸手拍拍他的手臂）我知道，杰米。

**杰米** （已停止哭泣——两手从脸上拿下——带着一种奇特而痛苦的口吻）可是我敢肯定你一定听了妈妈和那老吝啬鬼的话。他们老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说我什么事都往坏处

想。你准是在怀疑我又在动什么坏念头：爸爸老了，没几年好活了。如果你也死了，那爸爸所有的财产就归我和妈妈所有。所以我心里很可能在希望——

**埃德蒙** （义愤地）闭嘴，你这个傻瓜！是谁他妈的在你脑子里装进这种念头的？（责备地看着哥哥）是的，我就是想知道，是谁在你脑子里装进这种念头的？

**杰米** （慌乱地——又显出喝醉酒的样子）别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他们老是怀疑我凡事往坏处去想。我被他们弄得实在没办法，只好——（醉醺醺地怨恨已极）你准备干什么？难道还想给我加个罪名不成？你别跟我来那么一套了！我见识过的东西比你多得多！你别以为自己读了几本冒充高雅的书，就可以捉弄我了！你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妈妈的宝贝，爸爸的宠儿！全家的指望！近来你头脑膨胀得厉害。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在这个乡下小镇的报纸上登了几首歪诗！哼，我以前大学念书时在文学刊物上写的东西都比这个好！你最好还是头脑冷静冷静吧！你没有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你让一批不见世面的乡下佬把你吹捧得天花乱坠，似乎你真的前程无量——（忽然他的语调又变得悔恨交加。埃德蒙这时已将脸扭开，不去理会这番长篇大论）嗨，忘了我这番话吧，小鬼。这话就算没说。你知道我不是故意这么说的。你做出成绩来，没有人会比哥哥更感到骄傲的。（喝醉了酒说起话来武断起来）我为什么不骄傲？这可是纯粹的自私心理。你有出息我脸上也有光采。你长大成人，我的功劳比谁都大。我教会你怎样对付女人，你才没有受骗上当，做出自己不愿做的蠢事来！再说，是谁第一个教你念诗的？举

个例子，斯文朋的诗是谁教你的？是我！因为有个时候我自己也想写诗，我就促使你心里早早地立下了志愿，将来有一天成为一个作家！他妈的，你不仅仅是我的弟弟，你简直就是我培养造就的！你是我按照自己的理想一手创造的！

〔他乘着酒兴，滔滔不绝。埃德蒙只觉得有趣，笑得合不拢嘴。

**埃德蒙** 好，我就算是你按照自己的理想一手创造的吧。来，咱们喝一杯。（笑着）你这个疯子！

**杰米** （口齿不清地）这杯该我喝，你不能喝。我得照应你。（伸手抓住弟弟的手，脸上露出疼爱的傻笑）不要被这疗养院的事吓倒。他妈的，你可以对付过去，不消六个月你就可以恢复健康。也许你根本不是什么肺病。医生中骗人的多。他们许多年前就跟我说，要是不戒酒我马上就得去见阎王——可我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他们都是些江湖骗子，只要能骗到你的钱，什么都干。我敢肯定那个州立农场是个贪污受贿的地方。医生每送去一个病人就能拿到一份推荐费。

**埃德蒙** （又好气又好笑）你这人真叫人受不了。到了最后审判的那天，你也会跟人说只要送几个钱就可以进天堂。

**杰米** 怎么不是。给上帝塞几个钱，你就可以得救。可是如果你身无分文，你就得下地狱！（说出这句亵渎神灵的话，他咧开嘴笑了。埃德蒙也只好跟着笑。杰米继续往下说）“把银钱放在你的钱袋里”*，这是最可靠的办法。（嘲讽地）这也是我成功的秘诀！你看我有多得意啊！

---

* 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一幕三场。

（他将埃德蒙的手放开，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他醉眼迷糊地望着弟弟，充满着疼爱——又抓起他的手，用那种口齿不清但又诚恳有力的奇特声调说起来）听我说，小鬼。你就要离开这儿了。我也许找不到其他机会跟你谈了。即使有机会，也不一定能象今天这样酒后吐真言了。所以我得趁现在跟你说了。有些事我早就该告诉你的——为的是你好。（停顿——内心斗争着。埃德蒙睁大眼睛不安地望着他。杰米脱口而出）我不是喝醉酒胡说，是真话。你不要把我的话当儿戏。我想劝你——对我警惕着点。妈妈、爸爸的话没错。我给了你坏影响，而且更坏的是，我是存心这样做的。

**埃德蒙** （不安地）别说了！我不愿听——

**杰米** 不！你得听！我存心把你引坏，想让你也变成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至少，部分的我是这样想的，而且是很大一部分的我。这部分的我早已死了。它是仇恨生活的。说什么我是为了让你变聪明些，这样你就可以从我的失败中引出教训等等。这话有一个时候连我自己都信以为真，但那是虚伪的，那只是为了使我即使做错了事也显得有道理；使我的狂饮烂醉带上点浪漫色彩；使我玩过的娼妓显得妖冶魅人，而不是那种又愚蠢又可怜、身染梅毒的丑八怪；使正经的工作倒成了笨蛋的营生。我一直不愿意让你成功发迹，唯恐自己更加相形见绌。真的，我心里希望你失败，我老是嫉妒你这个妈妈的宝贝、爸爸的宠儿！（他怀着越来越深的敌意望着埃德蒙）而且就是为了生你妈妈才染上吸毒的瘾。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可是结果还是一样，他妈的，我忍不住要恨你——

**埃德蒙** （几乎吓坏了）杰米！别说了！你疯了！

**杰米** 不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小鬼。我虽然恨你，可是我爱你更深。我现在向你坦白的话就是证明。我冒着你恨我的危险，跟你说了——尽管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不过最后那句话我原来并不想说的——没想到会讲到那么多年以前的事。我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全讲出来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希望你在世上出人头地、获得成功。但是我也要你对我抱有戒心，因为我也会千方百计让你失败的。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我恨自己，总想在别人身上报复，尤其在你身上。王尔德在《狱中诗》里把事情给搞颠倒了。一个心已经死了的人，当然不得不毁了他心爱的东西。事情只能是这样。我已经死了的那部分就是这样。它希望你的病治不好，甚至还高兴见到妈妈又染上了吸毒瘾！他需要有个伴儿，他不愿成为家里唯一的死人！（痛苦地勉强笑笑。）

**埃德蒙** 我的天，杰米！你真的疯了！

**杰米** 你只要仔细想想就知道我的话不错。等你进了疗养院，再也见不到我时，你可以好生想一想。你得下决心时时提防着我——把我从你的生活中驱逐出去——就当我已经死了——跟人家说："我有一个哥哥，可是已经死了。"等你出院回家，小心不要受我的骗。我会等着你，嘴里说着"我的老朋友"之类的话欢迎你，欢天喜地和你握手，可是一有机会我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

**埃德蒙** 住嘴！我要是再听你胡诌下去我就不是人——

**杰米** （仿佛没有听到）只是不要忘掉是我告诉你的，是我劝你提防着我——为了你好。这点功劳倒是要归于我的。

谁的爱都比不上这么深，竟然劝弟弟不要上自己的当。（醉得厉害，象摆锤一样摇着头）我的话完了。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舒服多了。就好象做过忏悔一样。我知道你会赦免我的罪孽，是吗？你有同情心，你真是个他妈的好孩子。你应该是好孩子，到底是我一手造就的。好，你去好好养病吧，可不要死在我的前头。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愿上帝保佑你，小鬼。（闭上眼睛，嘴里还在含糊地咕哝着）这是最后一杯苦酒——喝了就完了。

〔他醉得厉害，昏昏沉沉地打起盹来，但并未完全入睡。埃德蒙痛苦已极，将脸埋在手里。蒂隆轻手轻脚地从通往游廊的纱门进。他的睡衣已被雾水浸湿，领子往上翻着围住了脖子。他的脸严肃中透出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气，同时也带着几分怜悯。埃德蒙没有注意他进来。

**蒂隆**　（低声）谢天谢地，他睡着了。（埃德蒙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我以为他会一直谈下去，没个完呢。（把睡衣的领子翻下）我们最好还是让他躺在原地别动，等酒醒后再起来。（埃德蒙仍保持沉默。蒂隆瞧瞧他——继续往下说）我听到他刚才最后几句话了。这就是我一直劝你要提防的事。既然现在他亲口承认了，我想你总不会再当耳边风了吧。（埃德蒙不动声色，就象没听见似的。蒂隆爱怜地补充几句）不过你听了也不要太放在心上，他喝醉酒就是喜欢夸大自己的弱点。他对你还是很好的，这是他身上还保存着的唯一优点。（俯身看着杰米，忍不住又痛苦伤心起来）真是叫我出尽了丑！我的第一个孩子，小时候那么聪明、有出息，我指望他能光大门楣、耀宗荣祖的！

**埃德蒙**　（痛苦地）爸爸，别说了，行吗？

**蒂隆** （倒了杯酒）给糟蹋了！一个无用的躯壳，一只酒囊饭袋，这一辈子算是完了！

〔蒂隆喝酒。杰米似乎感觉到父亲站在面前，动了动身子，从昏昏沉沉中挣扎着起来。这时终于睁开眼睛惊愕地看着蒂隆。蒂隆戒备地往后退了一步，脸色阴沉了下来。

**杰米** （突然用手指指着父亲，富有戏剧性地朗诵起来）

**“克莱伦斯来了，——虚伪、善变、背誓的克莱伦斯，他在图克斯伯雷战场上刺杀了我；——来抓住他！怨鬼们，抓他去上酷刑。”***

（然后怨恨地）你对着我看什么？（又带着讥讽的口吻背诵罗赛蒂的诗句）

**“望着我的脸。我名叫‘奈何天’，**
**也叫‘悔不该’、‘叹已迟’、‘别旧日’。”**

**蒂隆** 你叫什么我清楚得很。而且上帝知道我可不愿意看你这副尊容。

**埃德蒙** 爸！别说了！

**杰　米** （冷嘲热讽地）爸爸，我给你出个好主意。这个戏剧节咱们重演一下《钟声》这出戏如何？戏中有个角色你不用化妆就可以演的，就是老盖斯伯，那个吝啬鬼！

〔蒂隆转过身去，强压下火气。

**埃德蒙** 别说了，杰米！

**杰米** （嘲弄地）我认为说起舞台表演技巧，连大明星埃德温·布斯都从来没有赶上杂耍班的海豹。这海豹聪明而且诚实，它们从来不侈谈什么表演艺术来吓唬人。它们承认

---

* 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三世》一幕四场。

自己演出不过是为了挣口鱼吃而已。

**蒂隆** （伤了自尊心，对他大发雷霆）你这个二流子！

**埃德蒙** 爸爸！你想大吵一场弄得妈妈下楼来吗？杰米，回去睡吧！你已经信口开河说得太多了。

〔蒂隆转过身去。

**杰米** （口齿不清地）好吧，小鬼。我可不是为了吵架来的。我瞌睡得要命。

〔他闭上眼睛，头一下一下地往下沉。蒂隆走到桌边坐了下来，将椅子移动一下，背对着杰米。他很快地也瞌睡起来。

**蒂隆** （昏昏欲睡地）但愿她上床睡了，让我也好去睡。（睡意更浓）我真是累死了。我现在不比从前，熬不了夜了。老了——不中用了。（呵欠打得震天价响）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好吧，我也来打一会盹吧。埃德蒙，你为什么不也睡一会儿？这样可以消磨点时间，等到她——

〔他声音逐渐低下去，终于闭上了眼睛，下巴垂得低低的，半开着嘴呼吸着。埃德蒙紧张地坐在那儿，他听到什么声音，不安地从椅子上猛地往前冲出身子，盯着前客厅那个方向看。接着，他跳了起来，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起先他似乎打算躲进后客厅去，后来又坐了下来等待着。他眼睛尽量避开，两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突然间，有人把墙上的开关一扭，前客厅枝形吊灯上的五盏灯泡全都亮了。不一会儿，有人在那间屋子弹起钢琴来——弹的是肖邦的一首比较简单的圆舞曲的开头部分。弹得很不熟练，时断时续，僵硬的手指在琴键上摸索着，就象中学里的女学生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在摸着键练习似的。

蒂隆猛地惊起，睡意全无，禁不住惶恐起来。杰米将头往后一仰，睁开了眼睛。他们一动不动地听了一会儿。琴声戛然而止，就象刚才开始时一样突兀。玛丽出现在门口。她睡衣外又罩了一件睡袍，光着的脚上趿着一双饰有大绒球的精致的拖鞋。脸色苍白得很，两只眼睛显得其大无比，象两颗圆溜溜的黑宝石晶莹发亮。不可思议的是她的脸倒显得年轻了起来，那些记录着沧桑经历的皱纹似乎也熨平了。嘴角带着羞涩的笑，整个脸就象是天真无邪的少女的大理石面具。她的白发梳成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她手臂上漫不经心地挽着一件老式的白缎子结婚礼服，上面还镶着雅致的花边。这礼服拽在地上，仿佛她已经忘掉自己手里拿着东西似的。她在门口踌躇了一下，朝屋子四下里扫了一眼，将眉头一皱。这神态就象有些人到房间去取东西，一路上心不在焉，到了房里倒又忘了自己为什么而来似的。大家瞪着眼望她，她也注意到他们的存在。那样子就象注意到房间里其他东西，例如家具、门窗等习以为常的东西一样，由于自己心事重重，也不去特别留意它们的存在了。

**杰米** （打破这难堪的沉默——痛苦而自我嘲解地）《哈姆雷特》中的发疯一场。奥菲利娅上场！

〔他父亲和弟弟都恶狠狠地转身对着他。埃德蒙手快，用手背一巴掌打在杰米嘴上。

**蒂隆** （声音气得发抖）好孩子，埃德蒙。这个下流的恶棍！居然说起自己母亲来了！

**杰米** （羞惭不已。嘟嘟囔囔地，并无怨意）打得对，弟弟。我该打。可是刚才我还跟你说，我多么希望——（以

手掩面，啜泣。）

**蒂隆** 我明天就把你赶出家门，你等着瞧吧。（可是杰米的哽咽消了他的怒气，他反而转过身摇着杰米的肩膀，恳求起来）杰米，看在上帝面上，别哭了！

〔这时玛丽开口了。他们一动不动，默默无言地瞧着她。玛丽对这儿发生的事毫不理会，仿佛刚才父子间的争吵只是这屋内熟悉的气氛的一个部分，跟她眼下全神贯注的事无关；因此她并不是跟他们说话，而是在大声地自语。

**玛丽** 我现在琴弹得坏透了。都荒疏掉了。德莱莎修女要狠狠骂我了。她又要说爸爸花这么多钱让我学点东西，我怎么对得起他。她说得不错，我实在对不起爸爸。他待我那么好，又那么舍得在我身上花钱，还常常为我这个女儿感到骄傲。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天天练琴。但是我的手不知怎么回事，可怕极了。手指变得又僵又硬——（她伸出两手仔细察看，脸上露出又怕又惶惑不安的神情）骨节都肿起来了。这双手难看极了，我得去医务室让玛莎修女看看。（甜甜一笑，亲切而信赖地）她年纪老了，脾气有点古怪，不过我还是喜欢她。她柜子里的药，什么病都治得好。她会给我一种药，让我搽在手上，还叫我向圣母祈祷，我的手马上就会好了。（她把手忘了，走进屋来，手里的结婚礼服在地上拽着。她毫无表情地向四周望了望，额头又皱了起来）让我想想，我到这儿来是要找什么的？真糟糕，我现在变得这么健忘了。我一天到晚好象在梦里似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蒂隆** （闷声闷气地）她手里拿着什么，埃德蒙？

**埃德蒙** （木然地）大概是她的结婚礼服。

**蒋隆** 天哪！（站起身来，站在她面前挡住去路——极度痛苦地）玛丽！事情闹得还不够吗？（克制住——好言相劝）来，我来替你拿，亲爱的。你这样会踩在上面，把它扯破的。而且拖在地上也会弄脏的。脏了以后你心里不是要难过了吗？

〔她让他接过礼服，从自己心灵深处远远地瞧着他，漠然地，既无好感又无恶意，仿佛不认识他。

**玛丽** （那样子好象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得到比自己年长的男子的帮助，腼腆而有礼貌地表示感谢）谢谢您，您太客气了。（她注视着结婚礼服，很有兴趣，但又困惑不解地）这是件结婚礼服，非常漂亮，是吗？（脸上掠过一层阴影，不安地）我现在记起来了，我是在阁楼上的一只箱子里找到的。可是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把它找出来。我要去做修女了——我是说，只要我能找到——（她朝四下里瞧瞧，额头又蹙了起来）我在找什么？我知道在找我失掉的一件东西。

〔猛地见到蒋隆，往后退了几步，仅仅把他当作一个挡住去路的障碍物。

**蒋隆** （无可奈何地哀求）玛丽！

〔然而他的哀求无法将她从沉思默想中唤回。她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他无可奈何地只好把要说的话缩回。原先酒后还有点冲劲，此刻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觉得头脑清醒，心里难受。他一屁股坐回椅子，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套结婚礼服，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

**杰米** （手从脸上放下，眼睛盯着桌面。忽然间也清醒过来

——呆呆地）爸爸，没有用。（朗诵斯文朋《告别》中的诗句，朗诵得很好，朴实中充满无限凄凉）

“让我们起身告别吧，她不会知道。
让我们向海岸走去，一如大风吹走。
黄砂飞卷，海沫迸溅，有谁能挽回？
万物皆有序，无人能主宰。
啊，人世犹如伤心泪，
纵然要解释，何以会如此，
她也不会知道。”

**玛丽** （四下里瞧着）有件东西我老忘不了。总不至于全部丢失了吧。

〔她绕到杰米椅子背后，来回走动着。

**杰米** （扭过头来看着她的脸——也忍不住苦苦哀求）**妈妈！**（她似乎没有听见。他无可奈何地把目光移开）该死！有什么用？跟她说也没用。（又朗诵起《告别》词，痛苦益深）

“让我们从此走开，我的歌声，她不会听见。
让我们一起离开，不用惧怕；
沉默吧，欢唱的日子已经过去，
一切可爱的往事也转眼已逝，
她对你对我并无情意，纵然我们始终爱她。
我们在她耳边如天使般歌唱
她也不会听见。”

**玛丽** （环顾四周）我缺少了一样要紧的东西。我记得没有丢失以前我从来不感到孤独，也从来不觉得害怕。我不能永远失去它，如果那样，我宁可去死。因为到那时就没有希望了。

〔她象梦游一般地走着。绕过杰米的椅子。又从埃德蒙身后绕过，走到左前方。

**埃德蒙** （冲动地转身抓住她手臂。向她哀求着，那神情就如受了委屈的小孩，不知如何是好）**妈妈！我得的不是热伤风！是肺结核！**

**玛丽** （有那么一两秒钟，埃德蒙的话似乎打动了她。她浑身发抖，大惊失色。接着发狂地大喊一声，似乎在对自己发命令）**不！**（蓦地又飘然远去。她轻声自语着，好象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你不要碰我。不要拉住我。不能这样。因为我要去做修女。**

〔埃德蒙把手松开。她走到左边窗下沙发的前端，坐了下来。脸朝着前方，两手交错着放在膝前，完全是一副娴静的女学生姿态。

**杰米** （神情奇特地朝埃德蒙看了一眼，既可怜他，又免不了幸灾乐祸）**你这个傻瓜。跟你说没有用。**（又朗诵起斯文朋的诗句来）

**“让我们从此走开，从此走开，她不会看见。**
**再一起唱一遍昔日的歌；她一定不会忘记，**
**那已逝的岁月，旧日的话语，**
**还会向我们点头示意，叹息一声，**
**我们却从此走开，一如足迹从未到此，**
**唉，纵然人人见了都对我同情，**
**她却不会看见。”**

**蒂隆** （企图振作起来，驱走酒后恍惚的神态）唉，**我们都是傻瓜，这样认真。问题出在那倒霉的毒品上。可是我从来没想到她吸毒吸到这种程度。**（粗暴地）把那瓶酒递给

我，杰米。不要再背那种他妈的无病呻吟的诗了。我不许在我这个家里背这种诗！

〔杰米把酒瓶推给他。他一手斟酒，另一手仍旧好好地将那套结婚礼服小心翼翼地搭在臂上。斟完了酒将瓶子推了回来。杰米给自己也斟了一杯，然后将酒瓶传给埃德蒙，让他也斟了一杯。蒂隆举杯。两个儿子也机械地举起杯来。没等他们喝酒，玛丽开口了。大家慢慢地把杯子放下。将喝酒一事置诸脑后。

**玛丽** （痴呆地望着前方。她的脸显得异常年轻而天真。嘴边浮现出羞涩而信赖的微笑，一边大声自语）我跟伊丽莎白嬷嬷谈了。她心地善良，真是个圣人。我非常爱她。也许这是不应该的，但我真的爱她胜过爱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总是理解你，不等你开口她就理解你了。她那双蓝眼睛可以一直望到你的心底，使你无法对她保守任何秘密。你没法子骗她，即使你心肠很坏想骗她也办不到。（她倔强地把头一仰——带着女孩子常有的赌气口吻）话虽这么说，她这一次可没有象以往那么理解我了。我跟她说我要去当修女，我向她解释自己是下了决心的，还说自己已向圣母祈祷，让她给我信心，使我认为自己当之无愧。我还告诉嬷嬷，有一次我在湖心小岛上的露德斯圣母神像前祷告时，神灵果真向我显现。我说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就象我知道自己现在是跪在地上一样。圣母当时对我微笑了，还为我祝福。可是伊丽莎白嬷嬷对我说这还不够，说我一定要想办法证明这不是我自己头脑里一时的幻觉。她说，如果我果真有把握，那么我也就不在乎接受一个考验：等我毕业后就回家去，和别的女孩子过一样的生活，参加晚会、跳

舞，玩个痛快。这样过了一年两年，倘若我还是执意要当修女，那么我可以回去见她，跟她再谈这件事。（将头往后一仰——愤愤不平地）我做梦也没想到嬷嬷会给我这样一个劝告！我当时真的惊呆了。我说我当然会照她的建议去做，但我知道这纯粹是白费时间。我离开她以后心里乱极了，于是我又跑到神像前向圣母祈祷，并得到了内心的平安。因为我知道圣母听了我的祈祷。只要我对她的信念永不丢失，她就会永远庇护我，不让我受到伤害。（停顿。脸上显出越来越不安的神色。她用手在额头擦了一下，仿佛要擦掉脑子里杂乱无章的思绪——毫无表情地）那是我中学最后一年的冬天。到了来年春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是的，我没有忘记。那年我爱上了杰姆斯·蒂隆。那一阵子我有多么快乐啊。

〔她凝视着前方，沉浸在忧郁的梦幻中。蒂隆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显得局促不安。埃德蒙和杰米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

〔**幕落。**

**——剧　终**

# 授　奖　辞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佩尔·哈尔斯特龙**

尤金·奥尼尔的戏剧创作一开始就带有忧郁的色彩，他很早就认为人生意味着悲剧。

这已被归因于他青年时期的痛苦经历，尤其是作为水手的遭遇。传奇故事中绕在名人头上的光轮，在他那儿，表现为由他的背景创造的英雄事件。奥尼尔鄙视出风头，立即制止一切这样的企图；他的单调乏味的艰辛困苦产生不出魅力。我们确实可以断定：严酷的经历并不与他的精神格格不入，而是有助于释放他心中某些混沌的力量。

他的悲观主义推测起来，一方面是他的天性，另一面是时代文学潮流的分支，更确切地可以称之为一个深刻的个性对美国旧式乐观主义的反拨。然而，无论他的悲观主义来源是什么，他的发展方向是清晰的；他逐步变成独特的和尖锐的悲剧作家，如今已经闻名世界。他提供的生活概念不是苦思冥想的产物，但具有某种经住了考验的真正标记。它基于一种极其尖锐的，也可以说是撕裂人心的，对于生活之严峻的认识，同时

也着迷于在与机会作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命运之美。

如我们所见，一种原始的悲剧观，缺乏道德后盾，没有内在胜利，仅仅是建造古代宏伟风格的悲剧庙宇的砖瓦灰浆。然而，通过这种原始性，这位现代悲剧作家已经到达这种创作艺术形式的源头，一种对于命运的天真而纯朴的信仰。在一些阶段，它已将跳动着的生命之血贡献给他的创作。

然而，那是在后期。在他最初的戏剧中，奥尼尔是一个严格的和稍微有点枯燥的现实主义者；那些作品我们在这里可以一掠而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根据他海上生活那些年积累的材料创作的一系列独幕剧。它们带给剧院一些新奇东西，他因此而博得人们的注意。

然而，从戏剧的角度看，那些剧本是不值得注意的；确切地说，它们仅仅是用对话形式表现的短篇小说——不过，是它们这一类型的真正艺术品，在简朴粗犷的勾勒中有股激动人心的力量。在其中一个独幕剧《加勒比斯之月》中，他达到诗的高度，部分由于在刻划水手的贫困生活及其对于欢乐的天真幻觉时所具有的柔情，部分由于这个剧本的艺术背景：在闪烁金属光泽的棕榈树和加勒比海大月亮底下，一片白色珊瑚海岸，从那儿传来悲哀的黑人歌曲。忧郁、原始状态、渴望、皎洁的月色、沉闷的荒芜，这一切神秘地交织在一起。

剧本《安娜·克利斯蒂》（1921）通过描写水手们在岸上滨水客厅的生活，取得最惊人的效果。第一幕是奥尼尔在严格的现实主义领域里的杰作，每个角色都得到最真实和最熟练的描绘。内容是一个堕落的瑞典少女，在强大而有益健康的大海熏陶下，上升到体面人的地位。就这一次，画面中排除了悲观主义，剧本有所谓的快乐结局。

随着他的也是描写水手生活的剧本《毛猿》（1922），奥尼尔开始采用标志他的“观念剧”的表现主义。文学和造型艺术中的表现主义，其目的难以确定，我们也无须讨论它，因为在实际上，只要简单说明一下就够了。它竭力通过一种数学方式产生它的效果；它可以说是求复杂的现实现象的平方根，并用那些抽象物建造一个宏伟壮观的新世界。这种程序是令人厌烦的程序，几乎不能说是为了达到数学的精密。然而，长期以来，它却在全世界获得巨大成功。

《毛猿》企图以一种纪念碑式的规模，表现一位反叛的汽力奴隶，他陶醉于自己的力量和超人思想。在外表上，他已回复到原始人；他表现得象是一头野兽，因渴望才华而蒙受痛苦。这个剧本描写他由于起来反抗残酷的社会而遭到悲剧性的困窘和毁灭。

此后好多年，奥尼尔专心致志，大胆运用表现主义手法处理思想和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剧本与真实生活没有多少关联；诗人和梦想家使他自我孤立，沉浸于他狂热地追求的思辨和幻想。

《琼斯皇》（1920）作为一个艺术创作，确实是依靠自身站住的；剧作家通过这个剧本，首次获得莫大的声誉。主题是表现一个黑人暴君的精神崩溃，他统治着西印度群岛中一个黑人居住的岛。这位暴君失掉光荣，出逃而死。他在深夜受到追捕，耳边回荡着追捕者轮番敲击的鼓声，脑际萦绕着往事的回忆——一幅幅令人沮丧的幻象。这些回忆越过他自己的生活，追溯到黑暗的非洲大陆。这里隐含着这种理论：个人无意识的内在生命是种族进化的渐次阶段的运载工具。至于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我们无需在这里加以评判。这个剧本如此强烈地触动

我们的神经和感觉，以致完全吸引住了我们。

这类“观念剧”又多又杂，无法在一篇概述中全部谈及。它们的主题来自当代生活，或来自传奇和传说；一切都经过作者的想象而变了形。它们演出时，绷紧感情之弦，产生惊人的装饰效果，显示出一种永不衰竭的戏剧活力。实际上，具有斗争或战斗性质的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在这里被用作创作的主题，力图解决所呈现的精神或心灵之谜。一个受宠的主题是人格分裂；这出现在一个人的真正性格受到外界的压力，被迫让位于伪装的性格，将自己的真相隐藏在假面具后面。这位戏剧家的思索总是发掘得这样深，以致他展示的东西，象是被拽到光天化日之下的深海动物，有一种想要爆炸的强烈欲望。然而，他取得的成果从来不乏诗意；饱含激情和富于想象的词汇奔涌不止。情节也充分证实这种永不疲惫的活力——奥尼尔的最伟大的天赋之一。

然而，奥尼尔酷爱实验，暗含着他渴望达到古代戏剧特有的纪念碑式的质朴。他的《榆树下的欲望》（1924）作了这方面的尝试；他从新英格兰农业社会汲取主题，那里经过世世代代的发展，已经僵化成一种逐步丧失理想主义灵感的清教主义社会。这是开了个头，随后将在《悲悼》三部曲中获取更大的成功。

在这中间，发表了戏剧：《奇异的插曲》（1928）；它受到高度赞扬，成为一部名作。称之为“戏剧”是正确的，由于那种宽绰松懈的表现方法，它不能被认为是一部悲剧；然而，将它称之为一部有场景的心理小说，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副标题“奇异的插曲”的含义在剧情中有直接的提示：“目前的生命是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奇异的插曲。”作者为了尽可能清

晰地表达他的思想，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法：一方面，角色按照剧情要求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他们以一种舞台上的其他角色听不见的独白方式坦露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回忆。又是伪装的因素！

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一部任何心理学都不可能替代的心理小说；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它饱含分析的、尤其是直觉的聪明睿智，显示出对于人类精神的内在活动的深刻洞察。这次训练的成果见诸下一部真正的悲剧、作者的最重要作品——《悲悼》（1931）。在它所展开的故事和所笼罩的命定气氛这两方面，这个剧本接近古代戏剧的传统，不过其中也有所变化，以适合现代生活和现代思想脉络。这个现代阿特柔斯之家的悲剧，场景安置在伟大的国内战争——美国的“伊里亚特”时期。这一选择为这个剧本提供关于过去的清晰看法，但也提供十分接近当代的理智生活和思想的背景。这个剧本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命运因素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它依据现代的假设，首先是依据遗传学说的自然和科学决定论，也依据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关于反常家庭感情的梦魇的无限知识。

如我们所知，这些假设尚未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但是，这个剧本的重要之点在于它的作者以坚定的一贯性采纳和运用这些假设，在它们的基础上构思一系列仿佛已由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亲自宣布而必然发生的事件。因而，他树立了一个构思能力和精心的情节设计的典范，在全部后期戏剧中肯定没有一部与此相似的剧本。这情形特别适用于这组三部曲中的前两部。

随后是两部迥然不同的、对于奥尼尔来说是新类型的剧本。这两部剧本特别能说明他从不满足于现有的成果，不管这种成果已经获得怎样的成功。也证明他的勇气，因为在这两部

剧本中，他向相当一部分他已经赢得他们赞赏的人、甚至是持有这些赞赏观点的权威们提出挑战。尽管在目前时代，冒犯正常的人类感情和概念并不危险，但要是刺痛批评家们敏感的良心，那就不无危险。在《啊，荒野！》（1933）中，这位尊敬的悲剧作家提供了一部田园诗式的中产阶级喜剧，使他的赞赏者惊诧，而博得观众的赞同。这部剧本对于年轻人的精神生活的描绘饱含诗意，同时，它的欢快的场面展示真正的幽默和喜剧性。此外，它的感染力全然是纯朴的和富于人情的。

在《无穷的岁月》（1934）中，戏剧家处理宗教问题。在此之前，他只是站在自然科学家的战斗立场上，肤浅地触及这个问题，没有投身进去。在这部剧本中，他显示他能欣赏这个无理性的事物，感到需要绝对价值，并觉察到在这虚无的空间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精神贫困将遍布这个坚固的理性主义世界。这部作品采取一种现代奇迹剧的形式，或许，如同他的命运悲剧，实验的诱惑力在这部剧本的创作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严格地考察他所选择的这种戏剧形式的法则，在表现善与恶的斗争时，采用中世纪的天真纯朴，然而，也引进新奇和大胆的舞台技巧。他将主角一劈为二，黑白分明，不仅在内心里，而且在肉体上，每一半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一种互相矛盾的暹罗双胎。这是更早时期的实验成果的变种。尽管这种冒险伴随那种冒险，然而，这个剧本受益于作者精湛圆熟的戏剧性处理；同时，剧中的宗教代言人——一位天主教牧师，是奥尼尔创造的最逼真的角色之一。这情形是否可以解释为表明他对生活的看法起了决定性变化，还须拭目以待。

奥尼尔的戏剧作品领域宽广，角色多样，创新丰富，而且这位创作者还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是，从本质上看，他始

终是同样一个人：具有奔放无羁的想象力；孜孜不倦地赋予思想以形象，这些思想不管来自内心或外界，都在他的沉思的天性深处冲击碰撞；或许，最主要的是，具有一种骄傲、粗犷的独立性格。

通过选择尤金·奥尼尔作为一九三六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学院能够表达自己对他的世所罕见的文学天才的欣赏，并通过如下言词表达对他的个性的敬意："本奖金授予他，以表彰他的富有生命力的、诚挚的、感情强烈的、烙有原始悲剧概念印记的戏剧作品。"

林　凡译

# 受奖演说

美国代办 **小詹姆斯·E·布朗**

这是一个特别荣幸的权利，我能在这个杰出人士的集会上代表我的同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先生，他令人遗憾地今天未能光临。

这是一个特别荣幸的权利，因为诺贝尔奖金的意义和价值在世界一切先进地区受到公认，奖金公正地掌握在荣誉和尊敬手中，因为众所周知，奖金是由几个委员会评定的，他们不怀任何偏见，慷慨地花费大量时间和脑力完成他们所承担的这项任务。

除了激励雄心和表彰成就，奖金还有另一方面的价值。由于在评判上完全不存在偏心，奖金引导各国人民站在世界和人类的立场考虑问题，不顾忌任何人物的分类或分界。因而，这样表彰一种特殊成就，它所产生的良好影响远远超过它的特定目的。

奥尼尔先生今天未能光临，主要是因为他工作过度劳累，损害了健康，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命令，绝对安静地休养几个

月。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希望所有出席这次庆祝活动的人，真诚地接受他所作的缺席声明，而不要将这声明看作是恣意任性或诸如此类的行为。

鉴于他不能出席，他立即发出一篇请人在授奖仪式上代为宣读的讲话。奥尼尔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他的讲话时说："它决不是故作姿态，以取悦瑞典读者，而是坦率地陈述事实和我的真情实感；我很高兴有此机会，让它当众宣读和记录在案。"现在，我怀着无比的喜悦，宣读奥尼尔先生向这个集会发表的讲话：

"首先，我希望再一次向你们表达我的深深歉意，情况不允许我访问瑞典，赶上这次喜庆，出席这个宴会，亲自向你们倾诉感激之情。

"任何言词都难以表达我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工作所能渴望获得的最高荣誉而产生的由衷感激。这个最高荣誉益发使我感激的是：我深深感到获得荣誉的不仅仅是我的工作，而且是所有我的美国同行们的工作，因为这份诺贝尔奖金象征欧洲承认美国戏剧时代的来临。我的工作是大战以后这些年中美国剧作家们所做的工作，仅仅由于时机和境遇的幸运，我的剧本成了这一工作中最出名的例举。这一工作终于使现代美国戏剧，甚至在最精细的方面，取得美国人完全能引为骄傲的成就，有资格与我们无疑从中吸取了原初灵感的现代欧洲戏剧平起平坐。

"一想到原初灵感，我进入了眼下这个场合所提供给我的极乐境界；我趁此良机，怀着感激和自豪，向你们和瑞典人民鸣谢：我的工作受惠于一切现代戏剧家中最伟大的天才——你

们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当我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冬季前着手写作时，首先是读了他的剧本，才使我明确什么是现代戏剧，并激起我本人为剧院写作的欲望。如果我的工作中有任何持久的价值，那是归因于他的原初推动，从那时以来所有这些年中，这一推动始终激励着我；也就是说，那是归因于我当时受他启发而树立的雄心，要尽我的能力所及，并怀抱同样纯正的目的，遵循这位天才的足迹前进。

“当然，我的创作受到斯特林堡的影响，获益匪浅，这在瑞典，对你们不算是新闻。那种影响清晰地贯穿我的不少剧本，对每个人都是一目了然的。这对任何知道我的人也不会是新闻，因为我经常亲自强调这一点。我从来不是那种人，他们如此怯懦，不能确定他们自己的贡献，以致感到不能承认自己受过影响，惟恐被人发现自己缺乏完整的创造性。

“不，我为自己受惠于斯特林堡而感到莫大自豪，并为有此机会向他的人民宣布这一点而感到无上快乐。他对于我，就象是尼采对于他，始终保持大师的地位。直到今天，他仍然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人更现代，仍然是我们的导师。我骄傲地揣想：或许，他的幽魂在沉思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露出略微满意的微笑，感到这位门徒多少还配得上他的导师。”

林　凡译

# 自　传

尤金·奥尼尔

我于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生于纽约。父亲詹姆斯·奥尼尔是受人欢迎的浪漫派演员。我生命的头七年，大多是在旅馆和火车里度过的，因为我的父亲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我的母亲陪随他，尽管她从不是女演员，而且厌恶剧院，对戏剧界敬而远之。

七岁至十三岁，上天主教学校。然后，在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预备学校读了四年，接着又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一年（1906—1907）。

被普林斯顿大学开除后，我过了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从事过各式各样的职业。在纽约一家小型的邮购商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然后到西班牙所属的洪都拉斯荒野探寻金矿。金矿没有找到，反而染上疟疾。回到美国，在一个巡回剧团当了一阵副经理。此后一段时期，我出海航行；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快速包装公司和辛格缝纫机公司干过活。从来没有一个长期职业。不是人家很快解雇我，就是我很快向人家辞职。我作为美国大西洋航运公司的一等海员，结束了我的航海生涯。此后，做过短期的轻歌舞剧演员，担任过

一个小镇报纸的记者。一九一二年末，我的身体垮下来，在一个肺结核疗养院呆了六个月。

一九一三年秋，开始写作剧本。一九一四年春，写出独幕剧《东航卡迪夫》。这是这一时期所写的剧本中唯一有点价值的一部。

一九一四年秋，我进入哈佛大学，学乔治·贝克教授主讲的戏剧技巧课。一年后，我离校，没有学完这门课。

一九一六年秋，我的一个剧本首次在纽约上演；这个剧本即是《东航卡迪夫》，是由普罗文斯顿剧团演出的。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剧团几乎演出了我的全部短剧。但是，直到一九二〇年，我的一部长剧《天边外》才在纽约上演。它由商业管理部门安排在百老汇演出，但最初只是作为附加的日戏，一星期上演四个下午。然而，它博得了一些批评家的赞赏，于是立即被正式安排在一个剧院连续演出，并获得这年的普利策奖。我后来再一次在一九二二年因《安娜·克利斯蒂》和第三次在一九二八年因《奇异的插曲》获得这个奖。

下面是我所有值得提及的已发表和上演的剧作名单，并附上它们的写作年代：

《东航卡迪夫》（Bound East for Cardiff，1914）

《早餐之前》（Before Breakfast，1916）

《漫长的归途》（The Long Voyage Home，1917）

《战区内》（In the Zone，1917）

《加勒比斯之月》（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1917）

《鲸油》（Ile，1917）

《绳索》（The Rope，1918）

《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1918）

《做梦的小孩》（The Dreamy Kid，1918）

《画十字的地方》（Where the Cross is Made，1918）

《稻草》（The Straw，1919）

《黄金》（Gold，1920）

《安娜·克利斯蒂》（Anna Christie，1920）

《琼斯皇》（The Emperor Jones，1920）

《不同》（Diff'rent，1920）

《原始人》（The First Man，1921）

《源泉》（The Fountain，1921—1922）

《毛猿》（The Hairy Ape，1921）

《焊接》（Welded，1922）

《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All God's Chillun Got Wings，1923）

《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1924）

《财主马可》（Marco Millions，1923—1925）

《大神布朗》（The Great God Brown，1925）

《拉扎勒斯笑了》（Lazarus Laughed，1926）

《奇异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1926—1927）

《发电机》（Dynamo，1928）

《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29—1931）

《啊，荒野！》（Ah，Wilderness！1932）

《无穷的岁月》（Days Without End，1932—1933）

林 凡译

# 奥尼尔创作与生平年表

汪义群辑

1888　　10月16日生于纽约一家旅馆。父亲詹姆斯·奥尼尔为当时一著名演员兼剧场经理。

1895—　　在芒特圣文森特的一家天主教寄宿学校求学。

1900—1902　　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特的贝茨中等学校求学。

1906—1907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1909　　与凯思琳·詹金斯结婚。

去洪都拉斯“淘金”。

1910　　儿子小尤金·格拉斯通·奥尼尔出生。航海去布宜诺斯艾利斯。

1911　　水手、无业游民。住在一家叫作“杰米牧师”的下等酒店，该酒店后来成了奥尼尔著名剧作《安娜·克利斯蒂》及《送冰的人来了》中的背景。

1912　　与凯思琳离婚。

夏末，去《新伦敦电讯报》当记者，在那儿工作了四个月。在此期间经常写诗，对诗的兴趣大大超过新闻采访。

圣诞节前夕得轻度肺结核，于12月24日被送往“格

劳德疗养院”，在该疗养院呆了六个月，读了不少尼采、斯特林堡的作品及希腊悲剧。

1912—1913　　养病，身体逐渐康复。 养病期间写了十一个独幕剧和六个多幕剧。他对自己的作品不甚满意，只留下六个独幕剧，其余均毁掉。

1914　　由父亲出钱出版了第一个独幕剧集《渴》，其中收了五个剧本。该书只印了1000册。

1914—1915　　进哈佛大学贝克教授所办戏剧班（第四十七工作室）学习。

1916　　迁居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顿城。

《东航卡迪夫》、《渴》和《早餐之前》上演。这是他搬上舞台的第一批作品。

1917　　《漫长的归途》等剧上演。

1918　　与阿格尼丝·波尔顿结婚。 迁居科德角。

1919　　儿子夏恩·奥尼尔出生。

《加勒比斯之月及其他六个海洋剧》出版。

1920　　2月，第一个多幕剧《天边外》于纽约上演。

6月，《天边外》获普利策奖。这是奥尼尔第一次获得该奖。

8月，父亲詹姆斯·奥尼尔卒。

11月，《琼斯皇》上演。

1921　　11月，《安娜·克利斯蒂》上演。

1922　　母亲艾伦·昆兰卒。

3月，《毛猿》上演。

5月，《安娜·克利斯蒂》获普利策奖。这是奥尼尔第二次获得该奖。

1923　　兄小詹姆斯·奥尼尔卒。

1924　　5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上演。

11月，《榆树下的欲望》上演。

二卷本《奥尼尔作品集》由纽约博尼和列夫莱特出版公司出版。

1925 女儿欧娜·奥尼尔出生。欧娜后为查尔斯·卓别麟夫人。

《源泉》上演。

四卷本《奥尼尔剧作选》由纽约博尼和列夫莱特出版公司出版。

1926 《大神布朗》上演。

获耶鲁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28 5月，《奇异的插曲》获普利策奖，这是奥尼尔第三次获得该奖。

离美赴欧三年，其间去东方旅行一次。

1929 《发电机》上演。

与阿格尼丝·波尔顿离婚。与卡洛塔·蒙特莉在法国结婚。

1931 《悲悼》上演。

1932 在佐治亚州海岛建“卡莎·金洛塔”别墅（该别墅的名称是杜撰的，它是奥尼尔的名字尤金和他妻子的名字卡洛塔相合而成，以纪念他们的爱情）。

《奥尼尔戏剧九种》由纽约列夫莱特出版公司出版，约瑟夫·伍德·克鲁奇作序。该书收有《琼斯皇》、《毛猿》、《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榆树下的欲望》、《财主马可》、《大神布朗》、《拉扎勒斯笑了》、《奇异的插曲》、《悲悼》等九个剧本。

1933 《啊，荒野！》上演。

1934 《无穷的岁月》上演。

1936 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瑞典科学院在授奖时说，他们

授予奥尼尔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剧作具有力量、真诚的深刻的感情，并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现实观。奥尼尔在答辞中说，美国戏剧从现代欧洲戏剧中获得灵感和启发。他特别感谢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他说，“对我来说，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大师，仍然是我们的表率。”

1937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丹维尔建“道院（Tao House）。

1939　在“道院”构思并创作《送冰的人来了》。

1940　动笔写《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1941　三卷本《奥尼尔剧作选》由纽约兰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了除第一个独幕剧集《渴》以外的全部剧作。

1943　完成《私生子的月亮》。

1945　离加利福尼亚州返纽约。

1946　《送冰的人来了》上演。

1947　患震颤性麻痹症。

1950　儿子小尤金·奥尼尔卒。

《奥尼尔佚作集》由纽约纽法托姆斯出版公司出版。本书收了从未发表过的奥尼尔早期独幕剧《流产》、《拍电影的人》、《狙击手》、《奴役》和《人之妻》。

1952　《私生子的月亮》由纽约兰敦出版社出版。

1953　11月27日于波士顿逝世。

12月2日葬于波士顿森林公墓。根据奥尼尔本人的遗愿，葬礼十分简单，墓碑只镌上“奥尼尔”三个字。

1956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演。同年，该剧在美国百老汇上演并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送冰的人来了》在纽约重演。该剧于十年前首演失败，这次由青年导演约瑟·昆特罗担任导演，引起轰动。

1957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获普利策奖。这是奥尼尔第四次获得该奖。

《私生子的月亮》在百老汇上演。

《诗人的气质》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演。

1958　　《休吉》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演。

1962　　《更庄严的大厦》的改编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演（奥尼尔只留下该剧草稿）。

# 奥尼尔剧作首演系年

汪义群辑

## 1916年

**《东航卡迪夫》**

演出日期　7月28日

演出地点　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顿码头剧场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尤金·奥尼尔　　E·J·巴伦汀

（这次演出是奥尼尔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码头剧场十分简陋，实为一地处码头边的鱼栈，只容得下九十名观众。该次演出被文学史家称为“美国戏剧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一夜”。）

**《漏》**

演出日期　8月

演出地点　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顿码头剧场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乔治·克拉姆·库克

舞台设计　威廉·卓拉克

（在该次演出中，奥尼尔本人饰演剧中一名混血水手。）

《早餐之前》

演出日期　12月1日

演出地点　纽约剧作家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剧中有一始终未出场、只是偶尔在后台发出声音的角色爱尔弗雷德，由奥尼尔饰演。）

## 1917年

《雾》

演出日期　1月5日

演出地点　纽约剧作家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舞台设计　玛格雷特·斯威恩　　B·J·O·诺非尔特

《狙击手》

演出日期　2月16日

演出地点　纽约剧作家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进入交战区》

演出日期　10月31日

演出地点　纽约剧作家剧院

演出单位　华盛顿广场剧团

《漫长的归途》

演出日期　11月2日

演出地点　纽约剧作家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鲸油》

演出日期　11月30日

演出地点　纽约剧作家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尼娜·莫依斯
布　　景　路易斯·B·埃尔

## 1918年

**《绳索》**

演出日期　4月26日
演出地点　纽约剧作家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尼娜·莫依斯

**《画十字的地方》**

演出日期　11月22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艾达·劳伍

**《加勒比斯之月》**

演出日期　12月20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托马斯·米切尔

## 1919年

**《爱幻想的孩子》**

演出日期　10月31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艾达·劳伍

舞台设计　格伦·科尔曼

## 1920年

**《天边外》**

演出日期　2月20日

演出地点　纽约莫罗斯科剧院

主 办 人　约翰·D·威廉斯

导　　演　霍默·圣一高登斯

**《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

演出日期　3月9日

演出地点　纽约州大西洋城　阿波罗剧院

主 办 人　乔治·C·泰勒

导　　演　弗雷德里克·斯坦霍普

**《驱魔》**

演出日期　3月26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爱德华·古德曼

**《琼斯皇》**

演出日期　11月1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乔治·克拉姆·库克

布　　景　克里昂·斯洛克莫顿

**《与众不同》**

演出日期　12月27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查尔斯·奥布赖恩·肯尼迪
舞台设计　克里昂·斯洛莫顿

## 1921年

**《黄金》**

演出日期　6月1日
演出地点　纽约弗拉齐剧院
主 办 人　约翰·D·威廉斯
导　　演　霍默·圣一高登斯

**《安娜·克利斯蒂》**

演出日期　11月2日
演出地点　纽约万德比尔特剧院
主 办 人　阿瑟·霍普金斯
导　　演　阿瑟·霍普金斯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救命草》**

演出日期　11月10日
演出地点　纽约格林威治村剧院
主 办 人　乔治·C·泰勒

## 1922年

**《最初的人》**

演出日期　3月4日
演出地点　纽约芳邻剧院
主 办 人　奥古斯丁·邓肯
导　　演　奥古斯丁·邓肯

《毛猿》

演出日期　3月9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演出单位　普罗文斯顿剧社

导　　演　詹姆斯·莱特

助理导演　阿瑟·霍普斯金

舞台设计　克里昂·斯洛克莫顿

助理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 1924年

《难舍难分》

演出日期　3月17日

演出地点　纽约三十九号街剧院

主 办 人　麦克哥温　奥尼尔　埃德加·赛尔文

导　　演　斯塔克·扬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老船夫》

演出日期　4月6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主 办 人　麦克哥温　琼斯　奥尼尔

导　　演　詹姆斯·莱特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

演出日期　5月15日

演出地点　纽约普罗文斯顿剧院

主 办 人　麦克哥温　琼斯　奥尼尔

导　　演　詹姆斯·莱特

舞台设计　克里昂·斯洛克莫顿

**《榆树下的欲望》**

演出日期　11月11日

演出地点　纽约格林威治村剧院

主 办 人　麦克哥温　　琼斯　　奥尼尔

导　　演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 1925年

**《源泉》**

演出日期　12月10日

演出地点　纽约格林威治村剧院

主 办 人　麦克哥温　　琼斯　　奥尼尔

联合主办人　　A·L·洛弗斯　　莫里斯·格林

导　　演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 1926年

**《大神布朗》**

演出日期　1月23日

演出地点　纽约格林威治村剧院

主 办 人　麦克哥温　　琼斯　　奥尼尔

导　　演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 1928年

**《财主马可》**

演出日期　1月9日

演出地点　纽约同人剧团剧院
演出单位　同人剧团
导　　演　罗本·曼莫里恩
布　　景　李·西蒙森

**《奇异的插曲》**

演出日期　1月30日
演出地点　纽约约翰·戈尔登剧院
演出单位　同人剧团
导　　演　菲利普·摩勒
舞台设计　乔·米尔齐纳

**《拉扎勒斯笑了》**

演出日期　4月9日
演出地点　加利福尼亚州帕沙顿纳剧院
演出单位　帕沙顿纳剧社
导　　演　吉尔默·布朗
舞台设计　詹姆斯·海德
音　　乐　阿瑟·亚历山大
舞台动作指导　凯瑟林·爱迪生

（该剧约有420名角色，由159名演员扮演。除了16名较主要的角色外，其余均为群众组成的合唱队。）

## 1929年

**《发电机》**

演出日期　2月11日
演出地点　纽约马丁·贝克剧院
演出单位　同人剧团
导　　演　菲利普·摩勒
舞台设计　李·西蒙森

## 1931年

**《悲悼》**

演出日期　10月26日

演出地点　纽约同人剧团剧院

演出单位　同人剧团

导　　演　菲利普·摩勒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 1933年

**《啊，荒野！》**

演出日期　10月2日

演出地点　纽约同人剧团剧院

演出单位　同人剧团

导　　演　菲利普·摩勒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 1934年

**《无穷的岁月》**

演出日期　1月8日

演出地点　纽约同人剧团剧院

演出单位　同人剧团

导　　演　菲利普·摩勒

舞台设计　李·西蒙森

## 1946年

**《送冰的人来了》**

演出日期　10月9日

演出地点　纽约马丁·贝克剧院
演出单位　同人剧团
导　　演　埃迪·道林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 1947年

**《私生子的月亮》**

演出日期　2月20日
演出地点　俄亥俄州哥伦布　哈特曼剧院
演出单位　同人剧团
导　　演　阿瑟·谢尔兹
舞台设计　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 1956年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演出日期　2月10日
演出地点　瑞典斯德哥尔摩　皇家戏剧院
演出单位　戏剧艺术剧团
导　　演　本特·埃克洛特
舞台设计　盖奥格·马格努森

## 1957年

**《诗人的气质》**

演出日期　3月29日
演出地点　瑞典斯德哥尔摩　皇家戏剧院
演出单位　戏剧艺术剧团
导　　演　奥洛夫·莫兰德
舞台设计　斯文·法尔司伯特

## 1958年

**《休吉》**

演出日期　9月18日
演出地点　瑞典斯德哥尔摩　皇家戏剧院
演出单位　戏剧艺术剧团
导　　演　本特·埃克洛特
布　　景　马利克·沃司
服　　装　贡纳·盖赛特

## 1962年

**《更庄严的大厦》**

演出日期　9月1日
演出地点　瑞典斯德哥尔摩　皇家戏剧院
演出单位　戏剧艺术剧团
导　　演　司蒂克·托尔斯洛夫
布　　景　斯文·法尔司岱特
服　　装　阿克耐塔·帕奥利